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二五冊目次

粵西詩載二十五卷文載七十五卷叢載三十卷（二）
（清）汪森輯　清康熙四十三年汪氏梅雪堂刻雍正印本　〇〇一

粤西詩載二十五卷文載七十五卷叢載三十卷（二）

（清）汪森輯

清康熙四十三年汪氏梅雪堂刻雍正印本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南府通判汪森編輯

志

安南志

明 蘇濬

安南卽古交趾書云宅南交禮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其地東距海西抵雲南老撾宜慰司南抵占城北抵廣西思明憑祥山則勾漏佛迹江則富良爲最大其俗夸獠雜居不知禮義其性輕悍以富爲雄役屬貧弱椎結剪髮文身跣足暑熱好浴於江便舟善水其產多魚鹽亦金砂珠璣玳瑁之奏也周武王時交趾南越裳氏重三譯來朝迨其衰也荒服不至秦

置象郡以謫卒戍之秦末爲南越王趙佗所併漢武帝元鼎五年平南越以其地爲交趾九眞日南三郡領縣二十有二先時粤王遣二使者治交趾九眞聞漢兵至合浦籍其戶口以降卽拜二使者爲交趾九眞太守置交州刺史領之是時雖置郡縣而猶仍其俗不習漢文書第羈縻耳平帝時錫光爲交趾大守始導以禮義光武中興遣使貢獻封鹽水侯而有任延者用徵辟爲九眞守鑄田器教民墾闢示以嫁娶禮法於是徼外蠻夸舉鄉華風云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命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漢界一在欽州一在思明府而日南林邑間亦有建者其詞曰銅柱折交趾滅交人往來纍石以固之援鑿南塘通九眞置望海太康縣自是銅鼓銅馬始入中華矣永和間日南蠻爲梗朝議發荆揚諸郡兵討之中郎李固駮其不可謂宜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爲刺史太守帝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由是嶺外復平三國間吳魏與蜀更置官吏不能相統一晉平吳蜀始置刺史以便宜選用長吏陳隋以來改九眞爲愛州日南爲驩州皆設刺史又添設九德新昌諸郡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安南都護開元間大與文教而九眞姜公輔遂用經學起家入翰林爲名宰輔交

人自是益嚮於文學矣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交人不堪命結南詔以叛攻陷安南經畧使蔡襲死焉都護高駢復其地因以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五代間土豪互相篡奪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有丁部領者自稱萬勝王以子璉爲節度使宋初璉遣使入貢太祖封之璉沒爲大校黎桓所篡太宗怒議興兵問罪水陸二軍分道並進前軍侯仁寶沒於賊旋議班師桓遣使貢方物謝罪因而撫焉桓倨驁宋使至受詔不拜信宿後乃張筵飲宴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譟呼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辭後李若拙爲使衘以禮詰之眞宗卽位封南平王黎氏

有安南自此始傳三世大校李公蘊篡黎氏自稱留後遣使奉貢上以蠻夷不足責遂用桓故事授公蘊交趾王再傳日尊僭稱帝改元神武子乾德繼之尤誖誕熙寧間王安石謀立奇功議者以開邊中之言交夷可取狀沈起劉彝後先經略益挑釁結禍交人遂叛分三道入寇陷欽廉又陷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民五萬餘口詔以郭逵為招討使趙卨為副討之二將相左至富良江不敢渡官軍八萬死者什六僅得四州一縣而還逵卨皆得罪乾德乞再修職貢還所奪州縣時置戍鎮守罹瘴霧多病沒朝廷知其無用以四州一縣還之自端拱迄嘉祐以來兩江州峒數為蠻所侵軼潛舉外鄉蘇

茂廣源甲源等處入交趾者六十二村累朝以其僻在海隅不復與較也傳十一世至吳昊無子壻陳日煚遂有其國傳子光昺元世祖既平雲南光昺上表奉貢遂封光昺為王光昺死子日烜自立世祖召入覲稱疾不朝右丞唆都等收占城遣使假道不聽世祖命鎮南王脫懽征之右丞唆都中書李恒以兵會日烜空其國航海而逃李恒等追襲於海敗之會盛夏軍中疾作霖潦暴漲議者請班師恒弗能奪遂還蠻兵追敗後軍恒及唆都俱戰死官軍溺死者什有五六二十三年詔發江淮蒙古雲南黎兵九萬餘人水陸並進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追之海口不知其所之會張文虎等糧

船不至諸將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議全師還日烜分兵三十餘萬以遏歸師鎮南王由間道歸日烜卒子日燇遣使來貢時復謀大舉平章不忽木曰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日燇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則不煩兵而下帝從之於是交趾遣昭明王詣闕謝罪成宗即位命罷征皇慶二年交趾犯鎮安歸順二州略祿洞知洞岑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數千人中書省遣使詰之安南飾辭以謝因飭邊吏毋令侵越自是貢獻不絕明太祖既集大統安南陳日煃遣使進貢封日煃為安南國王且戒後世毋伐其國日煃卒封日熞為王五年安南陳叔明奉表貢馴象禮部主事曾魯取其

副視之曰前王乃日熞今曰叔明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具言日熞為叔明逼死故託貢以覘上意上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卻其貢不受七年叔明詭稱奉詔視事且自稱年老以弟煓代許之十一年煓卒弟煒襲叔明仍專國政二十一年國相黎季犛廢煒尋弒之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次年又弒日焜立其幼子顒假煒名遣人來貢二十九年思明府奏安南奪丘溫如嶅慶遠淵脫五縣上令以地還思明日焜不聽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三十二年季犛復弒顒而立其幼子𤇼尋復弒𤇼奪其位季犛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奃尚僞稱日焜奉貢承

樂初季犛詐稱陳氏嗣絕登陳氏甥求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踰年日焜孫天平間道由雲南走愬京師會安南賀正旦使至上出陳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上遣使責之黎季犛詭辭謝罪請天平還國上遣廣西都督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嵓等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境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中等遣騎覘之壺漿屬路無他也遂進度雞陵關至芹站山路險峻林莽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鼓譟出斷橋後騎不得進遂刼天平格殺之嵓亦死中等以聞上大怒決意討之命成國公朱能西平侯沐晟新城

侯張輔都督柳升率裨將朱彬陳旭等分道並進尚書劉儁黃福參贊軍務會朱能疾卒以輔代之輔入安南破隘留雞陵等關沐晟率雲南兵與輔合遂自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舟以進敗賊衆於嘉林江夜入多邦城進克東都西都聞之焚宮室倉庫以遁於是宣江洮江等州縣皆降輔等督舟師攻賊於富良江賊以海舟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督柳升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乘勝長驅得船三百艘復引兵出奇羅海口生擒賊首黎季犛季保并其子澄及黎蒼黎芮黎澂偽柱國胡杜等安南平先上勅張輔求陳氏子孫不可得國中官吏耆老

咸稱安南本中國地願復古郡縣俾於齊民輔以情聞乃置交趾三司以都督呂毅黃中掌指揮使司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前侍郎張顯宗爲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新華等十七府統四十七州一百五十四縣衛十所十三市舶一遂選文武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各進爵級賞賚有差六年交趾餘黨簡定反上命沐晟討之晟與簡定戰於生厥河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參政劉昱都指揮柳琮皆沒上復命張輔往征時賊黨阮師等推簡定爲僞上皇別立陳季擴爲僞皇輔進兵慈廉州攻喝門江務社營柵皆破之

獲賊首簡定檻送至京伏誅八年陳季擴請降上以爲交趾布政使九年張輔奏反賊陳季擴外示順服中實詭詐終無悛心請討之十年輔遣都指揮師佑獲陳季擴於老撾賊黨皆平十五年召輔還京命李彬鎮交趾御史黃宗載言交趾新入版圖勞來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歲貢生乞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諳法律宜令御史二司嚴覈上狀黜陟從之十六年季擴餘黨黎利等復叛先是上因給事中馮貴奏賦安南金珠命中官馬騏鎮守擢貴參政時官吏貪夸財物人不勝徵求靡有固志馬騏尤爲不法土官州縣不勝其

毒反者四起而黎利尤劇馮貴有土兵二千人驍勇善
戰馬騏嫉之盡奪其兵貴與參政侯保俱力戰死李彬
分兵勦捕時有擒獲然反者愈多終不能制也亡何彬
卒利賊益張都督方政敗績指揮伍雲陳忠俱死之仁
廟初即位遣中官山壽諭黎利授以清化知府命都督
方政榮昌伯陳智鎮守交趾利不受職日肆侵掠智政
素不相能山壽擁兵觀望宣廟元年智等進兵至茶籠
州敗績知府岑彭死之上命成山侯王通都督馬瑛往
征交趾尚書陳洽參贊軍務至寧橋遇伏軍遂敗陳洽
死之指揮李騰等俱陷於賊通奏賊猖獗復命安遠侯
柳升保定伯梁銘都督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興安

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由雲南會兵討賊命尚書李慶參
贊軍務黃福仍掌交趾二司事二年黎利陷昌江城都
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知府劉子輔中官馮智死之
利攻交趾城通等斂兵不出利致書與通請和通自寧
橋之敗氣大沮喪遂許以清化等州地按察使楊時習
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而擅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
聲叱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
無敢言九月柳升師至隘留關利及大小頭目具書遣
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升等受書不啓封遣
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
抵鎮夷關升意易之不嚴戒備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

騎先馳所履皆淖泥地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
皆沒是日梁銘李慶相繼病死都督崔聚率官軍進至
昌江遇賊敗績聚爲賊所殺官軍或死或竄竟無降者
利益侵我內地祿州西平州及欽州四峒皆沒於安南
通與利盟遂宴利遣以金織文綺利亦奉重寶爲謝是
月利遣人至京表以陳暠爲名貢出利上集大臣議之
張輔等謂太宗經略數年得此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
耳上問楊士奇士奇曰求立陳氏後者太宗初心也求
之不得乃郡縣其地今陳氏既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
名楊榮亦曰永樂中費數萬命得此無益國家今勞者
未息困者未甦更發兵不可上曰爾兩人正合吾意皇

祖亦[illegible]之乃出詔[illegible]下[illegible]撫諭罷兵[illegible]通馳奏[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遂[illegible]師將[illegible]武臣多不能返惟尚書黃
福[illegible]交[illegible]閣者羅拜曰公交民父母
也利聞之[illegible]遣[illegible]交[illegible]使人人如黃尚書皆按兵
不復與交遣人[illegible]送至龍州二年通等至京下
廷劾[illegible]通等大[illegible]許[illegible]殺戮馬騏激變諸方論死
餘坐罪有差贈[illegible]死節[illegible]臣武官世襲文官復其家
誅叛臣蔡福等籍其家遂大赦交趾令具陳氏嫡孫之
實以聞利遣人奉表奏陳暠病死國人推利守國以俟
朝命上命再求陳氏子孫利再疏稱陳氏無後上屢降
勅責之六年利遣人貢方物并上國人奏言陳氏果絕

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爲藩臣詔利權署國事八年利死子麟襲自黎氏據安南雲南鎮遠州復爲所侵欽州貼浪如昔二都亦入安南朝廷置不問正統元年麟遣陪臣來賀封麟爲安南國王并賜印四年安南寇掠安平州思陵州竊據二峒二十一村上遣官諭之麟乃謝罪悉行退還七年麟死子濬襲天順三年濬爲庶兄宜民所弑國人討平之四年濬弟灝襲弘治中灝死子暉襲暉死子敬自立未及請封而死以敬弟誼襲正德初安南臣阮种弑誼立其弟阮伯勝國人黎廣等討平之以灝庶子賙襲時安南謀蠶食占城占城上聞諭禁之瓤陽聽命侵盜如故已而中國人多潛入安南至有受僞御史者教之窺伺安南太監錢能貪殘令指揮郭景往來安南竊奔奸闌出入莫敢誰何遂誘我逋逃𡨚我虛實鎮南關外類多華人而臨安諸郡所在有夷賊矣於是撫臣處請敕文武吏士控制彈壓然交人侵奪我州里我亦不能禁時暉弱懦羣小下專權虐政暴虐國人怨之十一年社堂燒香官陳暠作亂弑暉詭爲陳氏後冒曰莫登庸者故有勇力暉以爲都力士亦叛降暠尋復與黎氏大臣阮弘裕等共立黎譓爲主而攻敗陳暠時譓方十歲兵柄在登庸掌握黎氏臣鄭綏以登庸不臣譓擁虛位仍復立其族子酉榜爲主登庸攻敗鄭綏捕酉榜殺之十六年登庸率兵攻陳暠暠

敗死嘉靖元年勅編修孫承恩等齎詔往諭即位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弑譓譓走清華登庸立譓庶弟懬爲王國亂道梗承恩等不能達三年登庸冒譓名遣人進貢并求封四年黎譓遣人請兵救援俱不能通五年登庸賂欽州判官唐清爲懬求封都御史張嵿留於獄六年登庸復使國人范嘉謨僞作懬禪位詔遂篡之立子方瀛爲僞太子尋弑懬九年登庸禪位於方瀛自稱太上皇退居都齋海陽爲方瀛外援擅作大誥五十九條秋黎譓卒於清華鄭汀黎駉等共立黎寧爲嗣十五年黎寧差頭目鄭惟僚泛海至京歷奏登庸僭逆之罪是年以皇子生先議頒詔諸夷禮部尚書夏言奏安南不貢逾二十年宜罷使上命兩廣督臣潘旦覈其罪狀及寧奏至遂下廷議禮兵尚書嚴嵩張瓚等會府部多言議興兵致討命工部尚書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從宜撫剿兩廣侍郎潘旦疏稱莫氏奸雄之賊黎氏逆利之裔皆非所宜立如以夷狄處之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二氏紛爭兵甲未息皆欲假天朝名號以爲之主只宜靜以觀其變與廷議不合因召旦還以侍郎蔡經代之是時欽州知州林希元奏交人侵欽州如昔貼浪二都澌凜金勒古森了葛四峒宜問罪而廉州守張岳獨言用兵之害宜留使者勿前督府蔡經問岳曰容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岳曰

欲降之必令納地令貶號且令匍伏詣關獻國中圖籍
聽上處分夫國體固不可褻也督府曰如此能令登庸
聽乎岳曰祇岳一檄之力足矣於是督府以兵事調度
一屬之岳而岳具有成畫司馬毛伯溫至岳以先所論
列者告之復手賊情地形冊子授伯溫曰公計用兵則
圖進取方略無逾此者然不若罷兵毋征為完計也願
公策安決耳連數日語輒當伯溫意伯溫密謂岳曰交
事屬子矣先是登庸聞廷議興師遣人上表乞降未幾
方瀛死以福海嗣之登庸密遣使輸情於岳岳絕不與
通至是求益懇岳用前言於督府者要之登庸初猶倨
驚岳懼以禍令蚤自為計於是登庸惟命會岳遷浙江

皆舉章論發致登庸復首鼠兩端伯溫經奏乞還岳歲
東登庸密覘曰廉州守安在岳今登庸曰張太守在吾
無恐矣伯溫機事兵略節制嚴而參政翁萬達者素負
知略諸所策如之岳疏伯溫益信之萬達使指揮王良
輔通判嚴廷瑛傳諭令束身軍門歸地繳印去僭號奉
正朔遣良瑛等作書諭之登庸乃以十一月素衣繫組
與等頭目若干人等各以尺帛束頸候於南關萬達等
先於關內近地開張幕府設龍亭覆以黃幄傳令開關
登庸暨其姪莫文明并頭目人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
足面北而跪傳解其組及接受降書遣指揮王良輔馳
送莫文明等赴京奏曰安南自漢晉雖稱內附然夸俗

瘴鄉終不宜中國大率數歲一亂又必數歲而後定昔
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年郡縣叛者相繼卒歸於
夸此明驗也參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不內如以登庸
有罪未宜輕授爵土伊孫福海見今待命倘蒙矜宥或
可別與都護總管等項名色如漢唐故事此所謂以夸
治夸者也至若黎寧雖稱為黎氏子孫節據諸司查勘
或以為阮淦子或以為鄭氏詐但難憑據但黎氏修貢
已久若遺裔尚存似宜體恤合行雲南撫鎮官查勘果
有可據仍令於漆馬江居住不致失所如此處分庶為
曲盡登庸亦上表謝罪願以如昔貼浪二都澌凜金勒
古森丫葛四峒歸之欽州如林希元議上從之乃降安

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改海
陽由南等十三路各設宣撫使司盡取欽州侵地仍令
守臣撫勘黎寧果係黎氏後授以境土以承宗祀制下
登庸已死伯溫等乃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乃以二
十年四月詔各暫管官屬二十五年莫福海卒子宏瀷方
在褓國內多亂又五年始襲時黎氏雖居一隅而黨類
實繁黎寧死其臣鄭檢立其子黎寵寵死復立其宗人
維邦會莫臣黎伯驪叛以兵會之宏瀷奔海陽自是
不能赴關領職而貢使亦不能行矣四十三年莫宏瀷
卒萬曆元年子莫茂洽襲自嘉靖四十二年入貢迄十
餘年方以期修貢蓋邦內多梗也其後黎維邦死鄭檢

子松立維邦之子維潭襲以師攻殺茂洽輔黎氏據安
南莫氏越在草莽僅數十人或竄欽州或竄思明未有
振者黎氏叩關求款聽天朝處分然黎惟潭真否論者
不一上命覈實以聞瞿九思莫茂洽傳附後
莫茂洽者宏瀷嫡子也嘉靖四十三年宏瀷以正月二
十七日卒於是茂洽使龍憑指揮盧堂告訃於左右江
僉事徐浦因以請襲於是吳司馬下所司驗問明年冬
僉事章汝槐得茂洽實宏瀷正室裴氏所生於嘉靖四
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今五歲矣為嫡長子當襲而庶子
莫演瀷差居長屬婢妾武氏出乃趨召世父莫敦讓及
宣撫阿富春等赴關果無異狀先是黎伯驪之變自三

十六年及三十九年四十二年四十五年朝貢後先並
未至至是茂洽請修舉前貢儀部乃視宏瀷例宏瀷二
十七年當入貢會未除官誡監門弗得通其後得襲都
統使始以貢入今請襲茂洽官然後謝恩修貢如故約
於是授茂洽都統使是歲萬曆元年也故事安南先國
王時天王即位遣使齎詔至國王即備儀差遣陪臣赴
闕朝賀茂洽乃循國故實敬預備賀儀欲隨貢以進於
是憑祥指揮龐鳴周請於分守使高則益分巡使高克
謙因制置使殷正茂以聞上可之其後辛巳復使使者
梁逢辰貢金瓶香爐諸物先是嘉靖中罷安南諸貢使
宴至是始命宴之已使通事范可久送逢辰行至憑祥

州土吏李德勝索使使者袁中裴不得因阻驛騎馬低
徊者五月出關乃佐土酋陸珠等奪一介行李遂毆可
久及潘應科科傷而貌久之死於是制置使陳瑞御史
馬呈圖後先劾奏之而給事張問思亦上書大略以為
粵西諸土吏獨養利南丹向武諸州奉約束惟謹他一
切桀驁不服漢使每至其地往往毒而殺之大不敬請
比陳瑞滅大王州郭應聘滅永安永寧州近事如法事
下大司馬皆輕重罰治是時茂洽乃獲爲思恪封彊矣
始下琅州西伴上琅州東伴地接下雷峒上琅州中西
伴下琅州全伴地接峒順州久為二峒州所侵茂洽乃
因貢使以請於是都御史吳文華屬同知南寧府周易

驗問無給安南隅州不從下人中理泉忝柳州理李
遂從索之於是歲以內村鄧鴻桐均代龍浦通逆吟邦
屬下古歲以內村獨洸雅江右屬安南至芭丹十一村
泡泉六村以江為限十下侈伏良亂屬下雷江以西村
那泉野關某那古屬安南江以北村恭拱莧米喉龍那
馬弄龍古蒙多泥芭埒那弄洑淌芭嵩芭洛凌泥芭丹
芭洌芭客屬峒顯江以南村札義多邊芭啼打落倫定
屬安南他若祿架峨郡孤古沱泓芭米屬峒順茶嶺那
造郎穿拔立弄隘六甲內光外光上坤啼定四甲屬安
南安南不從以為臣所使使者阮洛察驗上琅州芭丹
之且實下雷所占鄧巷等二社大率二十村上琅州泡

泉江之北實峒順所占上贛等九社大率一百四十六
村石林州茶領以北亦峒順所占茶嶺莊及清明等四
社大率九十五村至全勝虎眺二所臣先國故基猶存
前是高平撫治使黎如恭聞漢使至躬率疆吏治厨傳
爲下雷許宗蔭襲殺甚多皆有狀事下戎部亡何給諫
王致祥上書譁責茂洽大略以爲茂洽所請地失於數
十年之前而爭於數十年之後此或假以出方物取償
浜壤內厚其封疆而外固其藩籬未可知也於是大司
馬張佳胤移粵西都御史吳善善乃屬左右江兵巡使
陳誥郭棐即日是日南寧理萬煜慶遠理王體昇乘傳
後先馳下雷至峒順而下雷土吏許宗蔭峒順土吏岑

確及安南使者甲辰並以狀來請所安南亮守猶初約
乃遣漢官覘黎氏風當是時吟那龍潘人民皆披髮跣
足長衣大袖而今盡竟與安南而峒順稱架祿郡沱
沿二村又皆束髮短衣實漢人所制制邑米孤古二村
與安南安南大率得村凡一百二十六人司馬張佳胤
以行部罷使者是其奏上乃詔曰朝廷優待遠人已曲
從所請今後再不許越分陳乞是歲丙戌也其後清華
道人鄭檢自稱黎氏後引兵使茂洽亡何檢物故子松
乃以十一月朔入城逼茂洽茂洽犇於是莫敬邦提兵
十萬人擊松戰而以世父莫敦讓告急於上因引孫一
人弟九人族屬五十人直走永安願借欽州一撮土毋

爲鄭松所魚肉也是時朝鮮亦乞兵御史徐兆正上書
以爲朝鮮與安南殊科朝鮮中國之門戶勢且當援今
安南遠在萬里之外亦請比以援之此於策不便且欽
州實雷廉門戶珠池在焉有如一日不可知則百粵五
嶺豈得高枕而臥乎事皆下大司馬石星大司馬以御
史議趣制置使諭莫敦讓還峒故國上詔制置使相機
處置務求安妥是歲癸巳也安南東西可一千七百六
十里南北可二千八百里永樂初大將軍張輔奏舉懷
才抱德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
方正練達吏事明習兵法者凡九千人前是丁丑秋八
月土人陳一熊上書請學世業始未嘗不斌斌禮讓而
後漸替遂弒也

集325-009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 山川

新開石巖記　　唐　鄭叔齊

城之西北維有山曰獨秀宋顏延之嘗守茲郡賦詩云未若獨秀者峨峨郛邑間嘉名之得蓋肇於此不籍不倚不騫不崩臨百雉而峙立扶重霄而直上仙挹石髓結而為宥神谿嵌寶呀而為室巖崿可遠幽偏自新勝概鬱寂人無知者大曆中御史中丞隴西公保障南服三年政成乃考宣尼廟於山下設東西庠以居胄子備俎豆儀以親釋菜雖磴阯可尋而叢薄未翦公乃目常

從役上徑指顧蛛而拔翦為乃無底得巖穴高闕而外嶮其內[illegible]曰是其背有洞闢其腓於是申謀以石闢進[illegible]之可經者[illegible]之可轉者[illegible]而就[illegible]天賦其質智周其川[illegible]人之跡也[illegible]逕獨居[illegible]之[illegible]不過知己險則側逕高而聯步命浩怡觴東無[illegible]其奧和氏不得成其寶矣篆刻非能庶貽後賢建中元年八月廿八日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柳宗元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滙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或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

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名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其南有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畜崖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稌陰酒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新開隱山記　　吳武陵

入則維化出則寧物物寧而後志適乃有西垌之賞始一日命騎西出出門里餘得小山山下得伏流顧曰石秀水清蔥蔥乎其韜怪物邪乃釋騎躡履北上四十餘步得石門左右劍立嬰然若神物持之自石門西行十步得北洞坦平如室室內清絲若綺秘乳旁溜凝如壯士上負橫石奮怒若活乘高西上有石窓櫺窓下望千山如指自石室東廻三步得石巖巖下有水泓然疑虬螭之所宅水色墨綠其濟二丈載舟千石舟可坐數十人羅絲竹歌舞飄然若乘仙巖之南壁有石磴可列樂工十六人其東若畝滄貫石流去不知所止北壁半穴如懸門徹外容小舟出門有潭袤三十步潭有芰荷潭

北十步得溪溪稍廣里得[illegible]有步可以走方舟可以泛鳧鷗澂然有江海趣而能泛游鷗鷺如參自溪潭之間有地丈餘其色正赤有石門東南越小嶺石林危嶠夾行十有自嶺下十步得東巖自巖口直下二十步有水深二尺許淺涉若昔細草如織南壁有結乳如蓮能其上有室自巖西南上陟飛梯四十級有背石盆二乳竇滴下可以兩飲又梯九級得白石盆盆色如玉盆間有水與潭香甘自然可以飲十人不竭還自石盆東北上又陟飛梯十二級得石堂足坐二十人乳穗駢垂擊之鏗然金玉聲堂門有石方如棊局即界之以弈脩然不知柯之爛矣自堂北出四步直西二筵南入小峽得內

洞東有石室如畫頂上方井弱翠輕綠便如藻繡自洞南下仰矚東崖有凝乳如樓如閣如人形如獸狀闇然不知造物之所變化也自樓閣斗下七步次石渠渠深七十尺渠上為梁曲折縈繞三百步遠日月所不能燭矣左右列炬而後敢進自梁直南抵絕壁斗下為飛梯飛梯九盤而後及水水北涯有石闌峭甚綴以欄檻適可宴息水道魚淼東出側陽西隅黝黑方谷如響以石下投波答聲自山來篙人往往畏恐自石闌還上絕壁西去十步又得小洞洞中[illegible]步左右壁有鍾乳或垂或滴其怪有石室正如帶俺名有蝙蝠出小洞北上二十步又得外洞石色倔可洞東西壁下有石鼓十枚其

面砥平闊有凹鏤琴薦廠狀甚怪游人列坐彌若朱霞其東有便房桁檻棋梲支撐環合猶鬼工之椎琢也洞北七步臨西石門石門西去三十九步得西洞洞深九十尺北岸有道可容一軌岸南有木木容若鏡纖鱗微甲悉可數識東過小石門門東頻行三十步詰屈幽邃道絕窮岸又寬明置水閣岸下闊勝九人閣下水澗三十尺伏流崖南亦達朝陽自西洞口南去一矢得南洞洞西壁可讌數十人其東有木轉風徐來微波蕩漾琴高遇之當不返矣北上山頂盤曲五百步石狀如牛如馬如熊如羆劍者鼓者笙竽者埙篪者不可名狀石路四周而松蘿翠於西北公曰茲山之始與天地並而無

能知者揭於人寰淪夫騷脊又將與天地終豈不以其內妍而外朴邪君子所以進夫心達也吾又舍去是竟不得知於人矣乃伐棘導泉曰山曰隱山泉曰蒙泉溪曰蒙溪潭曰金龜洞曰北牖曰朝陽曰南華曰夕陽曰雲戶曰白蝙蝠蒹蓮生曰嘉蓮白雀來曰白雀石渠寒深若蟠蛟𤼵特曰蛟渠或取其方或因其瑞幾焯於圖牒也於是節稍廩儲羨積庀材命工爲亭於山頂不采不雘儵然而成憑軒四望目極千里高禽遊獸蛟翔蟻走攏然令人心欲狂又作亭於北牖之北夾溪潭之間軒然鶴飛矯若虹據左右翼爲對爲廊爲歌臺爲舞榭環植竹樹夏朊器浮邦人士女咸取宴適或景晴氣和翛然獨往聽詞於其下嗟乎我俗陋詞我風陋調茲亭茲山又與人物共之則不如古之卄棠其類是邪他日會新亭之下好命紀事不能讒題於北榮曰成紀公字游之不名重也內吾爲伊闕外吾爲方名疏山發明也洪泉亭棠也作亭予來也三者其異乎四賢之志乎不異也故書

隱山六硐記

韋宗卿

天作南北星斗辨之地分方夏山川間之其土殊其鎮異故傍礴博厚隱嶙鬱律連岡走峰千里一息秦之山也發地干霄上爲嶕嶢攢空交映積爲崇嶺越之山也桂林郡郛千嵒競秀世情賤目俗態無心故茲山挾城郭之間億萬斯年石不能言人未稱爲寶曆紀元給事中隴西李公以直諫匡主圖贊國政將未及泰人安得寧公辭帝鄉白雲爲越嶺將兩六條紘布百城震肅人既安年既豐羽扇登揺鈴閣不引吩羣山而獨往興發得絕境而素尚心來茲山在焉且謚爲隱若大地固人弘山自人顯故有巖結太素至是稱傳谷闢洪荒及趁號張我得茲山以隱名彰爾其爲狀也左扼郡城之固右對招提之刹前虛明而敞祇融之火後湍洸而壓玄武之水外孤峰而韜嶺中六洞而潛通涼仁智之所樂信靈仙之所宅登山自西衆趾維左首至於南華尚峒中水長十餘步淵不可喻深莫之測澄爲靈泉播爲陽江水側平坦可坐數十人自南華峒西轉五十步至夕陽峒峒大數十丈其旁有水穴峒終始在水之東高下有行如碪如礦十數人可憩峒旁有大石高可蹴及廣不盈尺鑿穴而掎之使下亭自潭東去其究深窟又北轉而東八十步至於石門自石門又東北五十步至北牖峒峒虛深幽其水發懸中有巨魚可三四尺鐵鱗鏈甲未放湘起人或見者龍以敬之潭之左右怪石萬狀眾鳥斯飛如虎斯蹲如衣裳發簪如龍蛇出穿乳竇懸走石壁流與潭之前有石室深有便房高有石窗追琢不加清瑩可愛又東南轉山一十步至朝陽峒峒中有水穿浸潭側長可數十步三峒之水周圜相迴亂於池

入於江水中有石高可三尺其色白其容光潤如燕簏
大如巨牀以其水浸於潭側故曰側潭尋側潭之西數
十步上有滑洞踁險可至窈窕深邃羽人來壁却上南
壁約六七丈有雙碧石盤懸如半璧容水數升其上尋
尺有一白石盆常有水升餘酌之不竭味甘如醴色白
疑乳煎以病愈飲以蘚蘚其側可坐五六人左右石壁
皆光滑密緻有如磨礱不得綴絜却下從峒口北轉路
絕越險由复不通構梯架空得至雲戶戶內博敞容三
十人旁透虛明洪纖可鑿有貞石綢勒為棊局對以手
談爲之至在可以偃仰詠於斯觴於斯賓從徒侶各有
從遊常[illegible]戶下觀其[illegible]如指諸掌戶外有二徑其

一循上至山頂山之最高處也俯江嶠望婺紆若帶越
嶺逕跳點簇如黛寸眸平四顧一息構亭其上以俟
登臨是歲孟秋月慶雲見於西方自卯及酉南北極望
萬狀競變五色相鮮州吏請圖以獻之公允而不阻既
亭構因目之爲慶雲亭自亭却下至南華峒口又一
自西去十餘步至白雀峒郡人有獲白雀來獻者毳毛
纖羽頳背[illegible]且旌雀瑞因志峒名峒口狹隘側身稍
進攀躋[illegible]而西以方之漸下十餘步其右有穴有松生之
如人家有石室光滑質陵人或宴息可容數十從此更
下有夕潭其深莫測渟泓西崖下有一石樓高低可二
三尺自下而望如妝點成樓南有二石相去纔數尺彼

服如人狀意若就慢而看者有夕潭泓澄水色如墨見者
神竦方暑生寒乃作閣道架潭聯息疾過西南透於石
穴中石穴路右復有乳垂亦如朝陽峒者視其周圍但
微小耳愛其光潤則或逾之峒內有穴通嘉蓮峒初嘉
蓮峒開而未得其號會有獻同心蓮者遂紀事而名之
從峒北出六十步西去有峒其深不測中路多白蝙蝠
飛舞在空從東有穴棧閣盤廻却透玄潭之北有兩穴
東穴透明長可數丈人不可過莫能究之西穴出於峒
口峒內平坦石榻縱構湯若在茲笙竽以間有石琴薦
貢以無絃聲越金玉白峒西去至夕陽出西山復人寰
六峒之能事畢矣自諸水隱山下池諡曰蒙泉派合成

流水源有二其一源自夕陽洪流逕絡白雀歷朝陽旁
從北牖出於南華流注檻爲池其一源自蒙溪溪源在
北牖峒東北里餘蒼翠山下山南流會於南華峒水
合而成池池因山勢不資人力高深向背縈繞紆廻五
六里間步移景異風鏡清波粉女唱樵人歌羽族
異禽鷗鷺翔泳鱗介是宅魚鼈噞喁野花依叢游絲轉
芳洲木蘭清荷底水紅蕖者取飲者採與人同利根斯
池之不大也招提之南長松夾路陰濃蔽日韻響含秋
外有連理松異本同幹內有假松低枝覆空爲寺之
光華作山之粉澤松側有竹負緣盡岸策杖未窮步履
猶違北牖峒口有嗣因砥平南北十餘步東西稱是可

以施欄檻爲戰酒之場可以構簷楹爲更衣之所乃作水閣立風廊闢廚戶列便房華而不逾儉而不偪面茲池以洸漾對他山之青翠絲竹競奏賓僚滿觴歌聲遏雲舞影臨水取樂今日鄉心斬忘客有中席而言曰夫時景賞樂四者難備東西南北百年不問旣別而復會茲山悵懷而未卜他日請執筆紀大賢獨得之勝并立碣乖隱山六峒之由匪曰爲文且示來者

疊綵山記　元晦

按圖經山以石文橫布彩翠相間若疊綵然故以爲名東至二里許枕壓桂水其西巖有石門中有石像故曰福庭又門陰構齋雲亭迥在西北曠視天表想望歸途北人遊此多軫鄉思會昌[illegible]年六月蔵功而自曲江上桂山林四年七月功[illegible]

[illegible]越山記[illegible]

[illegible]

自溶之北有[illegible]門北[illegible]有各趣所抵不指山腰[illegible]山之傍各[illegible]北[illegible]山有[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紀[illegible]人泰[illegible]以自越之地[illegible]林郡[illegible]遺[illegible]有于越[illegible]字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山小記

[illegible]等故亭舊[illegible]之前後縈絡山腹皆徑梁危[illegible]至福庭石門約三十餘步

靈渠記　魚孟威

靈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謂之灕水焉舊說秦命史祿吞越嶠而首鑿之漢命馬援征徵側而繼疏之乃用導三江貫五嶺濟師徒引饋運推[illegible]以化俗欲演墳典以移風俗爲宣德化也則所係實大矣年代寖遠隄防盡壞江流沮潰渠道淺澀潺潺然不絕如帶以至舳艫經過皆同擱淺雖篙工檝師駢臂束立瞪眺而已何能爲焉惟仰索挽[illegible]日寸進或王命急宣軍儲速赴必徵十數戶乃能濟一艘因使樵蘇不暇採農圃不暇捿爨間是夜必遭掠捕鮮不胥怨冒險遁索矣是則古因斯渠以安蠻夷今因斯渠翻勞華夏識者莫不痛之寶曆初給事中李公渤廉車至此備知宿弊重爲疏引仍增舊跡以利舟行遂鋪其隄以扼其旁流陡其門以級其直注且使派沿不復稽澀李公眞謂有新規[illegible]民也然當時主役吏不能協公心尚或雜束篠爲堰間散木爲門不歷多年又聞堙圮於今亦[illegible]紀餘焉桂人複罣已恨中無可奈何矣況近歲以來蠻寇猶梗王師未罷或宣諭旁午晦暝不輟或屯戍交遷星火爲期役夫牽制之勞行者稽留之困又積倍於李公前時轉使桂人膚革羸膌指足胼胝且逃且死無所怨訴殆十七八年癸歲適九年余自黔南移鎭於此纔棹渠首

備觀其事試詢左右曰向時何不疏鑿版築而使難阻如是邪則有未校劉君素前曰遠事固不可指明近事又非不知修渠必去民病然其奈邇來屢以迎送輶軒供億師旅名爲捕卒僑賚征夫帑藏且殫閭井亦罄故無可以興疏鑿版築也余因謂父慈於子孰有子病而爲家貧不醫救乎是知長吏所當子民也今民塗炭若是又何緣帑藏且殫而無暇救之固須約用公費日積乃布名丁壯導排窒以平民病也因名君素曰若能主張乎君素唯唯遂領其事凡用五萬餘工費錢五百三十餘萬因不敢侵正賦以竭府庫也不敢役窮人以傷和氣也皆括求羨財搮示善價以傭願者自九年九月

興工至十年十月告畢其鏵隄悉用巨石堆積延至四十里切禁其雜束篠也其陡門悉用堅木排竪增至十八重切禁其間散材也浚決磧礫控引汪洋防既定渠遂洶湧雖百斛大舸　一夕可由是科徭頓息來往無滯不使復有胥怨者嗟草木無情也榮落限於春秋然猶於其生也猶以利於人焉而人稱萬物之靈擅有威之奇安可不以利於人哉况予無大勳業而且擁節麾尤宜政致九流戶素從今草木反鄙於予哉是以關害必剷見善必樹益爲此爾時上聞其役遂降詔書褒賜加獎蓋人臣受國恩爲惡則罪耳爲善乃常事亦猶子孝於親詎可誇乎况余所爲未增丘山一塊矣又何敢當詔書之美也余所記事修又非爲名且要敘民之艱苦實由斯渠葺後之居者不鬬其修行者不毀其修長利民而已矣

重修靈渠記　　宋　李師中

嘉祐三年詔置都水監明年以諸道提點刑獄兼領河渠事既被命詢所以稱明詔按廣西湖南抵嶺弗接秦史祿導海陽山水造爲石磯以激水分嶺而下會湘桂二水合爲一北通京師南入於海厥功弗究石巨數十里不絕自秦迄今千餘年勞民力爲隄爲陡門以制水於石上水漸而走疏渠是渠也後以堙廢公私患之至是定計以閒逐發遣縣夫千四百人授張競曰往

營之勤而免險功斯濟矣競與石懷玉孫約等親率其徒鑿石以攻隄導隄以行　十四日乃成歷陡門三十六[illegible]其事於乎嗟至誠能通於天之下合人之者今從行當簡易行有尚往有功者其心亨與衆之利不足以朝廷稽古建官爲萬萬世計用此以觀天下六府三事庶乎可治也已故敢書以告[illegible]有

曾公巖記　　劉誼

元豐元年冬交人入貢上方擇人處置邊事乃詔曾公自廣州移帥桂府二年南方無事民和歲豐公以其餘暇訪尋桂之山水奇勝處一日率羣僚遊所謂風洞者

縱步而東行得一巖於榛莽間巖之前有石為之門曲屈而入則流水橫其中碧乳垂其上周環四覩其狀如雕鐫刻鏤始出於鬼工而不類於融結者也公於是拂石求前人之遊蹤未嘗有至者焉乃搆長橋跨中流而渡以為遊觀宴休之處且與衆共樂之自是州人士女與夫四方之人無日而不來其巖遂為桂林絕觀夫桂之洞穴最多前有白龍北有石門廻穴據其東隱山在其西皆唐名流之所嘗遊也觀其詠歌序刻莫不極道其勝概而歎前人之所遺者斯巖之勝亦逝絕矣而乃獨遺之是豈可歎也已豈當時忽於尋訪而不見邪將唐人所謂天作而地設之必待我子而後彰邪余生長

東吳號為山水窟中如天台鴈蕩最為奇觀然未有過此者也邦人樂公之德政而願以曾公名其巖以比甘棠之思余故為書之且以告後人收入為圖經盛事云公名布字子宣

闢清秀嵒小記　唐　鐸

桂林多勝致其廢於榛棘者十八九斯洞以遠尤不獲蒙呂公一賞居民爭出力以新之樓閣巋然不日而就幽奇儁發應接不暇驟改觀於游人殆非偶然之遇也靖康改元七月朔臨桂令唐鐸謹題

勾漏山寶圭洞天十洞記 并序　吳元美

天下洞凡三十有六容南西及鬼門關內一郡而得三焉南都嶠北白石西勾漏西山之南去郡一舍而近古銅州也平川中石峰千百皆巋立特起周圍三十里其巖穴多勾曲穿漏故以是名予足迹半天下所閱名山多矣卓絕雄傑鮮或儷此者愛而不可失列為十圖置諸座右朝夕自其外而想其內外所見者毫楮可及然特彷彿一二耳若三洞中所有須至者自知譬如乾坤容日月之光安可綸盡也

靈寶觀記

度西山嶺涉落桑江豁然川夷曠野中石山綿延直抵北流之西其南跨大江之半古勾漏城也距今邑凡十里翠峰屹然如中天觀闕旋旋嵲峨武庫五兵森羅在十而道出其間行者皆愕然不敢前靈寶觀蓋直當其門入觀後石峰丫併獨以 科擎天三朝宸奎閟藏其跡案圖經此有觀久矣南漢始更今名殿庭畢臨門徑荒蕪碑碣可考可尚令人慨嘆不已然土木雖儉陋而氣象雄古靈物輪囷真靈仙所宅香火道掃跡無人而个峰嵯峨雲漢昭回自有神物護持之左右數里雖絕無居者豈仙聖之意樂閒曠耶抑靈境故不欲塵井齊敎之瀆其所也觀東百餘步臨大道傍有龍湫洞披荊榛而入俯伏跨踞潤亭幽閟冷駭毛骨村氓云神龍所蟄伏勿以瓦礫投也出觀後一小洞南向者曰太陽有浮屠象其北曰太陰淺狹不通然名義所稽第恐俚語以

南北分陰陽耳故附書之或有知其詳者

寶圭洞記

谿觀後西北行二百步如倚屏門闕象魏榜其上曰勾漏洞天正寶圭洞此葛仙翁修煉所也洞前小亭俯瞰橫塘倚欄四顧則列峰回環如衆星之拱北辰其魁磊而秀偉者稷契皋夔冠弁圭璋以侍堯舜其挺特雄毅者韓彭吳鄧戈矛劍戟之衛高光也石室中有玉虛老君及葛眞人石像石室之東爲寶圭洞雄偉壯觀裏有而入有丹竈牀几盤甕碾臼皆石乳自然凝結而成奇怪萬狀神摹鬼刻非人間所有約半里水涯循梯直下挐竹筏以行歷甕門三四重間關委蛇燭盡而回翌日

枘小舟而往乃窮水際益廣益奇波光澄明蒸霧溫燠嚴冬如三四月時同遊者驚駭以爲神龍窟中不可久居乃歸中流矯首見　黠州如長虹出天表蓋石鐘之容光也捨舟躡梯攀躋而上曲磴飛棧數點如瑤階雲徑小石羅列如瓊杯玉笋玫瑰如楊梅荔枝充實其內不可名狀轉左側身而入直穿太陰洞後山半而出蓋寶圭之東掖也其中室曰蟠桃深三四百步仰視高處杳不見頂然蟠桃之名闕經不載他無所考據其西小室洞明外達邃榻周遍可踞可臥蓋寶圭之西掖也犄予嘗遊都嶠怪其山奇秀巖穴在下其色黑青而多膏乳每疑二洞其受陰陽之殊近見寺丞王君云凡陽洞

凝仙所宅陰洞鬼神所居勾漏陰洞也抱朴乃於此修煉者蓋寶圭衆峰左右拱揖受陽和之氣水火既濟故能成功亦如男子通身皆陽獨尾閭穴屬陰女子通身皆陰獨玉泉穴屬陽此造化妙用處葛君深知之予謂其語頗有理遂記於此以俟識者

白沙洞記

予不佞俗眼未嘗觀寶圭之勝以爲天下極美而客有言曰白沙其尤美乎予聞喜而不寐黎明杖屨崎嶇亂石間秉燭從賓人俯僂扶伏凡經六七竇所過益寬而所見益奇行里餘乃至中洞縱廣一頃高數十仞石膏下英散彩流光大者奔雖堞小者雜毫若奎壁交加星

宿羅列愈於寶圭不可爲指數仰睇之如崩雲如飛幄如棟梁如榱桷俯盼之如驚濤如怒猊如伏獸如丘阿如鼎如卣如甕如釜皆殺然之爲鐘樂器者如弧矢刀劍戈矛甲胄之爲兵仗具者如杵臼磐軸餅罌甕盎爲農器皿所費用者如塔像香案幡幢鐃磬爲僧道佐所嚴設者如齊紈吳綃宋練蜀穀其文彩鋪張於桅架如蛸繯楚球圓璧方玦其雕琢堆疊於府藏其什如貫榜上設其奇怪如神鬼形狀千變萬態不可殫盡或考擊之則鏘然如洪鐘錚然如震雷厲然如長風吼衆籟泠然如飛瀑瀉谷令人神思飛揚形容不逮但索筆書曰勾漏甲於天下而此洞爲勾漏第一既而俯覷於下有澗

井數十皆舊時採砂處凡砂生於此獨白蓋坎離之交自然變化非若鉛石有假人力也予俯拾之得數塊如粉道人云春水滿谷而砂始凝採者宿火其傍候凝白光漾乃可取間或得之亦不常有近聞有好事者以厚貲募少年乘懸索而入下方至地聞霹靂聲若數千牛吼然少年驚仆久之迺蘇以爲遊觀者之戒自且達午予遲留不能去從者告饑乃側身由小竇出行數步豁然見天其旁羅周遍怪怪奇奇間架逶延幃幄參差下開齋房上聳觀閣玉橋蕩射星斗錯落出門回顧則飛簷峻宇嵯峨峻岅若過清都閬闔之下前視峰巒拱對列侍翕然一都會也始客導予入曰洞當從後門出蓋

[illegible]林[illegible]爲役[illegible]予是[illegible]大笑曰何[illegible]罷也凡[illegible]其間不[illegible]分[illegible]後今[illegible]數[illegible]滅樓[illegible]定[illegible]數[illegible]之何[illegible]後之也遂今罷樓座[illegible]叢書者大其[illegible]

[illegible]十八[illegible]

[illegible]鼎觀記

[illegible]湖[illegible]而西[illegible]不[illegible]峰相[illegible]山[illegible]孤烟落照[illegible]好[illegible]人[illegible]道[illegible]東南[illegible]峰間見層出與松[illegible]樹蓊鬱香[illegible]掩映其間[illegible]與觀中有不雅[illegible]漢時[illegible]終[illegible]及今[illegible]自[illegible]離墻道院[illegible]盡[illegible]茶[illegible]道[illegible]不可久[illegible]至[illegible]令火而焚

之課僕從芟茅齋一間爲食息處修治掃除鳴鐘鼓奉香火已從洞前山川改觀矣左右二石室其深四五尋石林相對大冬亦溫疑下積硫黃氣而然其一[illegible]而長鬪壁度穴直抵玉虛洞後山而出約不啻里餘也觀之上重重如層樓複閣其下溪澗映帶如長虹巨蟒其外亂石崖立絕如家人假山有靡麗如羅縠者有雕鏤如珠帶者有明潔如金玉有連綴如鱗波者其各體異狀亦多怪也前其旁云巖洞多嵌空或深數尺遂積土以實之予闢之曰大爲洞小爲穴凡石以嵌空爲奇政欲空所有安可實所無哉令仰觀者如綺疏叢井旁通者如甕牖圭竇凹者如囷如臼凸者如簦如蓋[illegible]陽闔闢明大穴地豈不奇哉乃實而夷之使吾不獲見造化之全巧顧不惜哉茅齋之右有石竇高深丈餘古木垂蓋蘇蘿陰緣予終日坐臥其中近私其言曰茲觀當勾漏之中旁鄰玉虛面揖玉田東望寶圭三里抵普照巖前抵獨秀巖漁歌樵吹雞犬相聞吾儕得三四人從者五六人相與耕田鑿井暇則往來徜徉其間或有移翁之來話方刀圭可幸而親也因問村叟曰道人有居此者乎村叟曰一老黃冠隸名茲觀久矣然去此四十里而家焉或一來來未嘗留宿予蹙額曰有志於此者何憚遠而不來而有此佳境迷不肯住世間凡骨何其滔滔邪

玉虛洞記

予寓韶與洞與道村老農周遊遍覽酷愛東南諸峰傑出烟林之表丹楓翠嶂與洞穴相間晴嵐霧靄變態無窮繚繞如城郭羅列如屏幢堆疊如囷倉馳驟如車馬上而高室者下而突竅者浮岡而合其尖者大圭而挫其首者如指日之戈如倚天之劍如囊脫之錐如垂雲之翼如承露之掌如威象之齒如芒星之光如堂階之設虞業列羽如壇壝之爲俎籩尊罍競巧效奇譎怪百出雖公輸之巧不能琢削雖龍衍之辯不能形容也每疑其下巖虛孕秀各有洞府但不能得其門入耳村甿陳鈁者頗通曉識時人語言予始叩之不肯吐久乃曰此豈無有但父老戒我勿以告人耳詢其故則曰官客來遊吏卒有追呼之擾若繕橋道備芻火尚有可爲其需物品備飲食何其甚也驅逐捶罵雞犬不得寧靜何爲於我哉予聞其言而然之止不復詰他日復來勞以酒食指觀旁一峰曰此念經窩也舊有淨行諷誦於其石相與謂此能可登乎予從之捫蘿而上山谷穴數重至其腰有巖深廣二丈可坐外瞰東野如觀畫圖循緣躋攀如旋羚羊之角如披蝸牛之殼久之直徹峰頂而出憑高遐矚去天尺五令人有飄然凌雲泠然御風之態既而復指其下曰此觀衝洞也復隨之從穴而入其峰勢支分派別闢拓旁午紆餘屈曲如列衆柱而成室戶南北東西路脉交通火光四燭洞焕太虛俯者仰者蟠者飛者走者倚者負者皆瑩如玉爛如銀也有瀰碧色或云每枯旱時雲氣中蒸上徹霄漢如薰爐如炊饋雨必立至雨止則四風颯然崇翁而入若龍之升降也予謂此峰上摩天輪下控地軸其中洞然凝結如玉色而名曰念經窩觀衝洞皆不雅輒更其名爲玉虛洞云

巫山寨記

玉虛洞之西北得小道上有寨而望之天地設險隱然蟻垤蛾冠巍然當前者拜伏也洞然旁達者睥睨也邃然下瞰者遷庭也萃然上聳者峰巒也拂雲而銛指者尖巔也射日而森布者上楼也屹立而齊整者守卒也羅平而拜類者士卒也行將建門則橫屏騎羅曲磴則道為其咽關入道何處松門竹樹雞栖蛇行雀步乃至北落入其中見閣唯絕壁千仞十有二峰四顧閣接鄭連邱前為樓觀後爲香爐左拱而敦右倚而趨其色紫翠開闔心峰懸崖卓犖連嬰嶙峋怪奇可喜可愕蹶插重泉頂穿九天接武差肩揖遜相先信乎瞻在前忽在後仰彌高鑽彌堅也予拱手而還曰此寨之景得非吳許十二神仙宴序壺中日月長處乎不然則妙嚴國梵大七同如來光明藏也遂規地雜草刪石環坐且仰而歎曰彼爲道士者何人乃托名於此而易

名之為巫山寨其何如哉

玉田洞記

玉田洞在韶真觀之西巫山寨之北其界相望也洞闢三門其高者險絕難攀其卑者偪塞難行獨由中而入路分三岐右則坎陷杳黑左則虛明明快受明之所則洞門高處也庭中廣深如在觀閣之下其盤石皆翠碧色平夷通明可以偃仰其倚乳則玉石流光悉其物象綠石棧行百步傾身而入乃至石田其田數丘廣有二丈長三倍之中且平其塍畔皆勻繞蜿蜒刻鏤精緻如今人食用器皿所為其傍有花瓣寸餘純然玉色亦如今人器皿日用銅銀為飾造化巧妙瑣屑遂至於此安

可以描模億度也田中積水無間夏冬不溢不涸不增不減又澄潤和為為穴所[illegible]洩其總而東其發多飾乳垂而下五寸皆光采瑩然可採取傳曰石田于耕石田何所用之此乃人所不墾遂更名曰玉田洞出洞而南半里至玉田寨寨高至十餘仞其坳中瀦為湛然如拔藍潑黛風不動搖廣四五丈深莫測也篠蘿陰翳怪石蹲踞如神守鬼護其北流為二池中有小鳥啖狀其前則瀦流北出溢入大江春時江中大魚逆躍而上此亦未知也自玉虛洞至此皆畔陳訪所導疑訪尚有隱祕處然游覽止矣雖有他奇吾不敢請已其土人好事者亦未往由間二十年未嘗有至此者然予觀覽之勝其盤空固自我發之異時車馬蹄至晨夜囂呼攫及田桑則作倆之罪將何逭之既而自覺曰嗟乎簞食瓢飲芒鞋布襪曳短節探餓虎之穴與猿猱為伍世間嗜子如我者寧有幾而誰肯為此來乎

普照巖記

普照巖距韶真觀五里山如覆釜洞穴當其胸唐時有道亭於上燕沒久矣或以洞中之奇來稔遂到其麓從者獻發涉剪薙荊榛雜然因以兔窟見哉予曰第焚吾先登既至巖下偽坦豁然回首却顧則西望東皐南北阡陌盡在足下黃坡翠巘與石峰相間歷歷落落尤可觀也入間數步上通若中霤狀古木覆之屏几之右有

玉猊立於旁掌之中藤蘿高張筵几肆列俯視則如玉京山紫虛府叢秀不可階升也俯瞰宮內恍敞森嚴詭怪絕異令人心[illegible][illegible]興日夜偏舟於千崖萬壑風烈水寒無異其中仙壇[illegible]茶低昂交錯靈旛寶幢霓裳羽衣皆儼儼然虹如龍天矯如龍[illegible]如龜拆甲如鱗有賞以火燭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擊之聲響駭可分聽壁間則離象瑣碎奮發成文絲質白章駢花鬭錦攢羽疏密各有態度不知雕琢之奇繪繡之工果誰為之當安術迎於巖以質其名以傳不朽可也

獨秀巖記

度普照巖之西[illegible]坡[illegible]阪川原遐曠石山到此稀矣遠

矚平野中鬱然孤峙者獨秀巖也予初望如屏狀忘顧隘之既至則洞門宏邃古木蕭森與韜眞觀抗衡石室中廣六丈高倍之虛明平夷可容千數人石乳挂壁上如彌陀大士像此又韜眞所無者徐升其巔徘徊倚望四顧豁然前雖小室附庸亦足觀者此蓋勾漏別峰也車馬往來距邑十里雲山莽蒼西入鬱平松澗竹塢樵牧出沒此異人居止處倚在中州堂上列鐘鼓門外來名士可時刻已乎然遊遨寶圭獨秀姓名歲月題刻宛然記此奇勝何忽略耶豈以遷謫之故曰悽惴惴惲於來遠耶將駐旌倚馬匆匆去來未暇徧歷耶殆亦有記之而斷碑漫版荒陋中無好事者爲之流傳愛護耶予方來假道過此不敢賦詩姑爲偈曰遠投鬼門關徧歷仙世界皆敢問丹砂無欲銷罣礙此題寫興而不已者也

金龜山記

圖經俗名爲眞武嶺高八十丈在邑東二里山色蒼蒼遠望其背穹窿坡陀肆垂首戴巨石高十餘仞崟欲突出崖色青黑且有口吻狀四圍遠近視之如眞龜龜也天下峰巒巖谷若龍若馬若獅子之像多矣然彷彿而得四五獨此粹然逼眞顧不異哉水流大江直西南來龜從東北舉首而赴之或云隔岸有山曰會靈相對而起此上有壇而彼土有臺予未能至不知狀貌如何也是山最與勾漏爲鄰而龜闘然於洞前故附於勾漏之末

張公洞記　張維

環桂之郭嵓洞二十有四皆人迹所至者獨佛嵓之下有峒焉虛明而邃幽過之者弗顧豈遊人慕佛嵓而來窮其足力興盡則汲汲而去雖欲一顧有所不暇耶抑視之如苦李以爲不足齒耶乾道元年予承乏按刑嘗同張使君紫微公幽尋得之相語曰斯峒蔽於昔今自吾人始發盡立亭於峒之前俾來遊者指爲張公洞可乎明年使君去予實繼之又明年治中從事因入心之夫思也於是大書以表之

開潛洞記

乾道四年春正月浚西湖秋七月開潛洞明年春二月疏鑿亭踰二百六十步有畸可通畫鷁而洞山宛在水中矣疏鑿之力汲邵吳進平原聶倫東明石良新蔡李所部不日成之延平張維識於洞濱之石同里曹總書

西湖記　鮑同

桂林西湖今經略使徽猷張公所復也舊曰蒙溪去城里許而近勝槩爲一郡甲按唐吳武陵隱山記韋宗卿六洞記皆述溪潭可以方舟然歲久廢爲田尚可考者特一灑二池有芰荷廣不踰尋丈餘盡耕稼之墟矣初公游山中得二記按之以求後讀吳記至走方舟泛畫鷁渺然有江湖趣則嘆曰[illegible]茲觀美可謂殺風景者矣

遂已默記厥由居山之麓衆泉所會中低而四穿茲蓋天成第流泉使之不得去則湖可坐而復乃相所從泄作斗門以閘之未幾水遂𣽂衍瀰漫若潭若池橫徑將數十畝望之蒼茫皎澈千峰影落寒色秋清景物輝煌轉盼若新然𡖼記以爲溪而云作亭臨北夾溪潭之間築堤以爲池而云北臨洞口有田砥平可施欄檻以知昔時猶有淺陸水所不及之處而今洪深之滙矣其中流下沙隆出波面如島嶼因築亭其上命之曰瀛洲植斥蕩竹映帶遠近南闢松堤西隱山爲亭每遊覽則憶家山因命之曰懷歸北依茂林俯流爲閣用老杜湖水林風之句命之曰湖清放船集賢於是乎在環山循趾引木疏泉[illegible]絶巒超牽奇[illegible]南得新洞[illegible]命曰北潛南潛人爲亭於其隣而西命之曰望陽是皆出乎[illegible]洞之外發[illegible]人之遊遨者[illegible]之水畝遂從而湖勝概翛然如[illegible]出塵[illegible]之表[illegible]物外未能道過也

遊南中巖洞記　　劉大經

桂林名山怪石東南所[illegible]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嶒峨[illegible]謂拔[illegible]云環城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林[illegible]容然直[illegible]日[illegible]在山川於巖洞之瑰怪尤不可具述[illegible]相傳[illegible]九疑相通范石湖嘗遊[illegible]燭盡而反余嘗隨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於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洸如隔宿興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曰瑰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巷俄敞如華堂玉椅巧鑽鑿寶戶正當窓仙佛肖彷彿鐘鼓鏗擊撞鼎[illegible]冬頤臨[illegible]役狀飛丹竈儼在悉芝田萬生香搏壁千冬浆[illegible]蜩五色光更鮮一瞭鏡但覺六月凉玲瓏穿數路[illegible]曲道一一関[illegible]思妙刻乾坤[illegible]芹入如深夜[illegible]中乃渡川光隔世疑恍然異境雖[illegible]歸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入門兩石山圍繞中平野數甲[illegible]依平地不[illegible]登涉外路敞豁中一溜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結小桴乘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猱玃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崗岸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絶不可[illegible]人人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湘水說　　吳曾

采蘋曰于以湘之維錡及釜說者曰湘烹也韓退之盤谷歌曰盤之泉可濯可湘蓋水之清潔可滌可烹者也按酈道元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海陽山注海陽湖也應劭曰湘水在零陵縣北故縣零陵之南部孫皓曰甘露元年立始安郡湘灕同源分爲二水南北南則灕水北則湘川而東北流爲羅含湘中記曰湘水之出

於陽朔下流至於洞庭日月若出入其中自今觀之静江之木兆自陽朔以抵全州其源流大小可以考見不誣而國朝李宗諤所修圖經以湘水源自桂州興安縣伏波渠口分流東流至州一百六十里誤矣故凡稱湘之山水今皆不在境內水自陽朔山自縣北爾零陵郡自漢武始而縣名洮陽隋名湘源至晉天福四年馬氏改爲清湘杜子美詩峭壑清湘石疑其所自云唐戴叔倫詩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

韶音洞記　張栻

山虞祠之後不十步至虞山之下有石門可窺入其中則虛明以長仰而視之石去人僅尺許色清潤可愛瞰其旁蹲踞蜿蜒如虎豹龍蛇者皆是也行其中十步餘望北牖清江横於前下臨深淵所謂皇澤灣也始栻既新帝之祠得新安朱熹爲之記命工人度山之崖磨而鑱之偶發石而得斯洞鑿其下石之翳足者剪其北林薄之翳目者而地之勝有若天成焉名之曰韶音洞蓋淳熙三年秋也洞之深凡十有三丈廣二丈有奇牖之外少西有地隆然而高爲臺可釣明年秋又於洞之左得小丘平曠爽塏江出於旁凡桂之山现奇傑出者悉獻其狀作亭於上名之曰南薰之亭於是祠之前後皆有覽觀之美來拜祠下者已事而退又得以從容而游

息焉嗟乎有虞氏之德其盛蔑以加矣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彝性孰不具是哉帝之所以爲盛德亦盡吾心之所同然者爾是則帝之澤流洽於人心將與天命並行而不可泯夫何有古今之間哉後人徘徊於斯地遐想簫韶之音詠歌南風之詩歎舞有忘時也其亦庶幾有以興起乎遂書於石

御山記　林岊

登其堂西山其高去平地六七十丈許望三江東北流[illegible]繞回複渺不見蹤迹忽獻波光照人心目約百餘尺亭名其亭曰寸月而將爲之記客方就予以守滿浮湘至瀟湘合流處適值風雨陰雲迷冥未覩所謂月也舟泊浯溪三更登元木部堂亭時孟冬望後六日月半壁矣三分許瑞光出於林表坐客停盃觴影散於波心歸舟到水同遊侶　十人許下水上天月行其間水月之光混溶太虛未散之光收斂色界頗未到洞庭君山而有洞庭君山之奇象而未識蜀江嘉陵而有蜀江嘉陵之景趣嘉陵八月之濤黃河千年之清碧海三神山島嶼峯島可以意遇也因思寸月臺別去甫旬茲余適斯時登斯臺不知山中何人亦以斯時登斯臺邪讀書夜半仰觀星宿者古有之矣噫何必夜半江光四時皆月也昔人詠未望之月曰龍爪曰玉鉤曰闕鏡曰磨鐮詠既望之月曰金鉶曰半輪曰金樞曰寸銀各以所見

也余取寸月比書屋西望之江流適與命意云爾後之
覽者當有賞於余心是爲記

脩朝宗渠記　方信孺

嘉定十年□月提舉河渠公務方信孺修復古渠築渠
閘二石堰一霸溪之水大至略城而西達於陽江舊事
者略用土山縣尉丁似儀邊軍統轄孫恢造工六旬靡
費萬錢因採范石湖詩以朝宗名且志於石嘉平月日

程公巖記　侯彭老

自湖南樓浚東江而東林樹曠然距水五里有山如屏
鏹然高峙若環翠峰而主之其中巻然虛廣而邃深幽
巖大成仙居神護凡數百步貫徹山之陰高明爽塏下

觀七星山若導於前西顧洲渚城邑可以指數磊磊隱
樓霞之所蘊蓄與夫龍隱雲之所鋪寫是皆氣而有
之備其衆美拒於大自然造物者更復運意不可增
損崇寧之初鄱陽貿文程公始開是巖方是時桂人樂
公之化而從公之遊蓋無日不然然也咸以程公巖名
之遺愛在人百年之思景物如昔言者墮淚後數年公
之子纖來帥桂其忠義文武所以爲國家扞邊而庇其
民者一如公而年尚壯力方剛稱稱功名未易量也公
之盛德可信者如此則是巖託公以久者當與名芙同
日而語又非特若羊公之峴山而已昔柳子厚爲裴中
丞記訾家洲其辭瓌怪然從列遊觀之勝而是嵒也余

可以無藉乎

靈渠二陂水利記　林仲賢

灌水以激衡溝其引下及三□□□□其利大自夫楷
於己見不知利有大小而至於爭訟紛擾州縣拘牽
于決莫定都運都監援領大卿先生一覽民訟權衡輕
重立談而判至誠感動爭心自弭於是帖官毀除水碓
就大田畝令田兩開溶水則深濶各二尺五寸通泄江
流遷進下灌富多堡二十餘頃因此其利大矣百姓歌
舞護石樹碑以歲歲月庸永久遠不忘之意

劉仙巖記　元潘仁

桂林諸山奇秀爲嶺南最皆平地拔起望之亭亭玉立

或森若劍戟而嵒穴幽邃寘搜莫極至雕鏤萬狀窮極
天巧雖給事不能彷彿其最近可朝夕遊者則有若七
星嵒木月洞惟劉仙白龍二嵒尤號奇觀然夫城踰十
里詩遊者數至焉宋嘉南宋公紹明按節廣右越仲夏
初吉昕雨新霽嵐氣廓清相與同集嵒下屏徒御攀危
磴蹴幽穴摩挲石刻以訪劉仙之遺蹤蹟昔賢之芳躅
登日瞻漠之野而憐茲耕稼之民俯仰今古悵然興懷
歸過白雲洞仰觀絕壁巉崖神爽飛越是日樂甚命侍
史潘仁記之

粵西文載卷十九

粵西文載卷二十

叅政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南寧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　明

容縣龍墳山記　明　彭清

龍墳山距城南二百里許路由古鄧經維﨑白花村沿溪澗中行輿以進抵猺人居有崢嶸為嶺飛瀑如傕下日其在峰時斷時續當中儼然一月堂龍之墳巋然中處墳之前偏左有石池一容水數斛山石如削下臨急湍不可步稍緣湍水而視皆無二十步湍之上則羣流奔瀉潟泉口近丘六步漸流無滯聚成一潭淵深莫測吝宗物潛藏於此其源乃天塘九支之一潭之右有石如棊高可二尋與龍墳對其視墳則俯瞰矣永樂十九年歲在辛丑亢旱若自春入夏不雨官民徬徨詢諸父老皆莫知其究時容郡千戶政其叔甚人也多聞博記得龍墳事實於屯夫樵豎之口具以告予十日齋戒齋潔偕道永臨等行　日又申至則木石之交聚者拔之僧道呪其亦有魚類鰍鯰蜿蜒遊於水面浮漚相接而上丙時則鸞風飆飆林有暗色稍予測流恐歸失路余出已倦若上得山老鳥萬四傭眾取堅木立祠於石基之上先捌行寮為式署其牌曰龍墳潭龍母夫人之位囑鄉農歲祀之是夕城鄉皆雨自西及東地多黃潦歲之所獲比鄰邑加二之二焉其應驗如此越明年壬

寅首夏祠成里之老人梁保以舊志白余余撰文一首具禮以祀邑人薛以文請其事於志尾庶後有以攄其實為來者告因錄之

堯山帝堯廟記　李棠

桂林城之東有堯山山之麓有堯廟莫究其所始然唐宋後道士軒轅淵有堯廟詩宋廣漢張宣公有謁廟辭則廟之成久矣景泰丙戌夏四月鬯參約制使諸公復三司長佐謁廟且以當民之疾是日梅雨初霽風日清朗出就山門登舟過漓江由小徑道田間可十餘里至山下父老數人前道山有兩岡若修肱環抱廟當其中栝木奇古偉然物外一石澗自左而右潺湲不絕跨澗一石橋接嶺道去廟十許步眾下車橋之南肅趨而入焚香展拜廟中巍然帝像左右像二神與帝並余與諸公命撤而正之父老戄然曰二神事之久撤之恐厲及民余曰帝位天子其德化之盛與天地流通二神設無知事之何益有知彼且以踰越自咎尚禍福汝邪父老皆釋然遂撤像帝后亦雜以詭怪眾形並撤之廟前二碑一刻宣公修廟洎詩祀典始末一刻經略張維廟辭一為元廉訪經歷郭思誠從田記已事復過橋登車緣澗而出澗之濱一老人野巾藜杖貌甚古其髮如雪問其年曰五百二十甲子矣道前時事甚悉山之前民居鱗比彌望皆秧疇麥壟耕者牧者荷而樵者擔而饁

者林林然道之左右老少若環堵皆津津有喜色熙然
陶唐氏之世問之曰比歲風雨以時無疢疾無盜賊故
吾民得盡力農畝而安且樂如此余與諸公喜甚因少
憩道傍之寺大監總戎設醪餞觴酌屢行劇談傾倒一
奚童歌數闋以侑堅十數嬉狎於前殆若相忘衆以粮
餌分食之皆抵掌欣喜不忍去既而夕陽過西山遂復
瀨江發舟還中流相謂曰吾徒之憂樂一考之民今日
之樂由民之樂民之樂由歲之和與吾君之賜也不可
以忘時同遊而遊者鎮守太監班祐總督兩廣軍務副
都御史馬昂副總兵征蠻將軍都督陳旺巡按監察御
史艮瑱右布政使梁琛右參政婁良按察使計澄副使

甘澤記其事者巡撫兼督軍務刑部右侍郎李棠云

重修靈渠記　孔鏞

成化丁未歲夏廣西桂林府興安縣重修靈渠成知府
羅珦守備興安行都指揮事楊觀全州知州單渭請記
於予予按舊志靈渠自海陽山出下流直注湘源行西
北至興安縣東南五里所薄嶺址磯逆為塘渠引其水
為二北會於湘南會於灕湘達洞庭江漢灕通兩廣南
海史祿鑿於秦馬援繼疏於漢作鏵隄剷陡門踵前
武增舊蹟唐之李渤魚孟威宋之邊詡李師中相繼修
葺事具載孟威師中記厥後五嶺朱晞顏提刑胡長卿
以次加葺至國朝千有餘年歲久渠壞洪武二十八年

秋奉議南丹向武諸州土人誅叛朝廷命將征之時致
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唐公鐸來議軍事道經興安視
渠廢弛聞上勅監察御史嚴震直來董厥事嚴公恪遵
上命躬督修築不兩踰月而告成上嘉其功歷官至工
部尚書成化乙巳洪水蕩至渠隄大壞官民病焉郡吏
考諸故府比舊以請藩臬議宜修建以復舊規時欽差
總鎮兩廣司禮監太監劉公倜鎮守廣西御馬監太監
劉公祀總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旻
總兵官安遠侯柳公景副總兵都督王公受巡按監察
御史程公春震余公鏃咸曰是渠當南服往來喉舌之
地田疇之灌溉舟楫之通塞繫焉今已湮廢公私患之

烏可已哉遂允其議發公帑市材採石宋公復下令曰
財不可妄費民不可數勞必究其所以長久者工曰隄
不以石則無以禦橫流木不以堅則無以支永久往昔
雖屢葺屢壞皆踵舊迹弗克遠圖所以徒取其易成而
不計其易壞也於是更相告飭務圖經久命知州單渭
相度浮圯示要害庀材物集工力乃先紓溝漢瀰故迹
以通乎塘橫岸鏵嘴北壞以抵乎溝溝會北渠通穴之
處以暫泄水於中岸塞中江併走之流以便施工於下
次用巨石以甃鏵嘴措魚鱗繕渠岸構陡門然後闢橫
岸以復北渠之口塞紓溝以絕漢瀰之流三十六陡延
袤五十里凡有缺壞葺理無遺爰得兩渠舟舸交通田

晴均濬復舊爲新較之舊規相去萬萬始於成化二十
一年冬畢於成化二十三年秋夫靈渠之役有人民土
地之常事令諸公同心協謀視民事之急乃力爲之況
役之以時而民不告勞用之有度而財不妄費無一不
合於理者揆之春秋之法常事不可書也此何以書之
哉噫善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不爲而不捐爲其所不
得爲輕其所不必爲則渠作於一日斯持久於方來不
以速成爲能而以他日易壞爲慮盖仁者之事而斯民
之所共賴也君子之者豈記其功之鉅哉謹具以告來者
俾有所考以闕其無數耳若夫綜理其事者則有左布
政使今陞右副都御史廣東何經鄱陽劉城右布政桂

陽周瑛右參政今陞江西按察使上海王濟前戶部侍
郎今任右參政東魯秦紘左參政浮梁戴琥右參政粵
城傅寶副使姑蘇林符內江吳玉參議南海唐盛陽城
潘洪僉事泰和蕭蒼香山黃鎬瓊臺李珊巴渝陳嘉謨
與鏞垂成時又得尚書嚴公震直外孫吳興閔珪以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改廣西按察使相與嚴公後先督修
是渠之成則是渠之遭遇也豈偶然哉是爲記前洪武間有修陡渠有記不錄

仙巖記　　桑悅

融本融城而南三四里有洞洞前有小江並造三石橋
俗云人神鬼行之可笑洞門高三十餘丈猿猱不能上
昔道士杜應然置鐵環岩頂燃燈光照二十里今環尚
存進洞高明軒豁石崖蒼然與雲氣相接從旁穿竅宛
而入有小洞口應化頗淺狹外爲壇三層置三清諸眞
像稍曲折而進有精乳長二丈餘遠望儼如老子宴坐
其間顏貌皓然凝然不動有新浴非人意者石獻奇旋
幢擁列獅子居前烏獲居左青牛臥於溪旁直前丹竈
半破屐迹如新水從安靈潭界岩而下激石作潺潺聲
似誦五千言者相傳老子曾投丹其中飲者恒得高年
故入奇溪用火炬直入寬廣如堂殿復從一石奧穿出
達溪下視洞見溪流曰木月洞天履小石隄過溪而南
崖邊有白石佇立如鶴又有一四平小石門嵌石壁中

名兵書峽門巳缺一角少西攀躋而上一穴通天恒
置竹梯其中上爲羊角寨羣寇不靖居民則從梯而下
避兵岩中其芝田丹井連絡布列循溪西行復從南斜
入沙磧積乳成屋戶牖玲瓏化工結構奇巧入神又下
溪澗而望岩之盡處明露一竅乃一小舟從竅而出俱
巨石撒廓其前涉流而北面西復得一洞垂乳如纓細
流一溜從洞前過至此如入老君之室卽李惟德所謂
千萬年人迹罕至者初洞以老君名又名靈岩宋祥符
中改今名張孝祥嘗評是巖爲天下第一仁宗賜御書
百軸石像後建閣寶藏歷經兵火琅函與閣俱付烏有
數百年故物惟洞門左二角卷石上嘉定間守融州鮑

榨外建亭其上如魯靈光之獨存屢毀輒復王疑有神
護舊插木版於嵓寫僑川渡今版將腐人無敢過名亭
從嵓名長沙易稜爲之琢碑藏嵓中如新刻洞凡數處
性靈化有扁其迹或名天龜或名乳花或名和光或名
冥符或名玉泉或名清律或名碧堂或名清奧奇石異
狀余有雅狀定名外其他或名仙佛或名仙衣或名瑛
瑞或名金星或名玄令或名蓮花或名北山蹲斗或名
另仙鶴形或名蠶娥頭或名碑其現狗各同分支如
仙宮仙僅戈垂複如舍北窗天麓飛亦花澤漬壁又不
可悉數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之
謂歟嵓中碑刻其多非數門不能盡觀略可記者元祐
黨籍碑韓魏公像及魏公所書老杜義鶻行端楷森嚴
可敬可愛蘇黃字則散漫其中嵓前後俱村有變侍此
洞爲長城不知沒後一洞以舟而入者尤爲險固木洞
時亦可活數十命垂白之老莫知其處

開達巖記

弘治甲寅正月予築城於玉融揮使苗侯廷珍邀予同
按行郭外尋杏部落以宣朝廷威德出城而西馬步雜
沓旗旄錯明笳鼓聲競猺獞頭目來謁者絡繹悉慰勞
而遣之及歸侯曰聞此地有彈子嵓其勝不減老人者
予盍臨文旆一遊可乎侯遂與予並馬從馬腸峒口而
進盲行將二里忽見一山橫亘儼如聽對侯廼駐馬仍

陳師守隘以戒不虞鐵銃一聲雷霆震驚連山答響移
時乃止衆扶予下馬相翼屨蛸峰而上數十步進口稍
狹內甚高明寬敞穿穴始用火炬直入愈深莫知所極
玲瓏透漏戶牖相通左窗列有石室規制如殿上擁華
蓋蓋上爲閣壯麗莫比足處石乳融結玉柱柱頂多綠
以發寶如天瓶如承露金莖狀其他如塔如爐如餅如
卓如幡幢如屏風如鐘鼓如大象獅豹者凌亂塵
目不可止觀造化結構之精天孫投其機杼公輸跪其
羅巧斲削開萬象發其祕奇亦信奇矣哉予見通都大邑
多名山林之勝好事遊賞者肩摩踵接頑石荒阜得以
被綺羅而聽絲竹有嵓如此而乃置之窮荒之域虎狼
之與居猺獞之與鄰蒿萊荊棘爲之充塞蒙蔽夫乃宰
造物者亦疾其盡奪乾坤之秀而投之非其地邪觀化
工可以推世故睹物象可以驗人事非偶然也嵓產圓
石子故以彈子名在宋元豐間權融州軍事錢師孟易
名曰德予慨茲嵓甘埋幽僻深藏不市且其量之宏足
以容民而畜衆又敢今名嵓之久閟理宜大顯嗚呼天
之所以處嵓與嵓之所以自處是必有待者矣朱子云
千載而下不患知我者之無人此之謂歟開是嵓後士
女遠近遊觀者日以千計盃盤相接筆墨成蹊不知爲
邊州落寞之地凡物通塞有數理或然也

遊古鉢山記　王濟

州治北數里有山名台鉢以形如覆鉢故名上有一女郎神廟余職歲祀事當一至焉其山視諸山頗秀拔當入嶺處行深澗淙淙不絕石梁跨之徑路縈紆松柏楨榕諸木蓊鬱可愛路半有壘三楹名半山亭殷指揮貫重建余為記於石自半山轉百餘磴有一坡稍平坦復上數十磴有大榕木夾道雙立過此即絕頂神廟在焉四顧遠近諸山若拱揖不暇者南望州治大江寶華諸山皆在指顧山後林木一望無際誠一州之勝也考宋元豐碑神乃有唐姓陳一婦人嘗縱鯉一日道遇白衣人告云可速携家避去鉢山上此地明將為巨浸矣遂告其夫倉惶挈家方至山半其地已陷今存能池塘數十頃即是後其婦遂神此山前所謂白衣人蓋所縱之鯉報活己恩也唐宋及我皇明皆有夫人之封著在祀典横人至今不食鯉云

遊湴塘巖記

與客坐間談横州山水佳勝必首及湴塘嵒次則謝村嵒焉彼人呼洞曰嵒余終以公事羈縻不能一往後乘進表之行節備鄉官舉人諸公置酒舟中餞別乘興一登始畢叅廉先至謝村方維舟村老一人率百夫列炬前導行半里皆平坡後入小路逶迤縈繞數曲即有巨怪石數十餘依石轉二三曲得一絕壁若無可入處復巡一石後方有一洞門頗寬敞入數步一小方池水甚

清澈云歲旱不涸冷池轉摺數十步秉炬而行復轉一曲即有小水聲常汨汨深淺莫測約深數里木亦如之白石如玉奇怪不可言有石如老君危坐臺上人亦呼為老君石亦有若獅象人虎千態萬狀或如冰柱下垂亦有自地涌出上插者行半復有一岐石亦深廣至盡處極高嶠頂有一穴光射洞中明朗可愛人云其小水中產嘉魚至九十月自穴出大江人從穴口捕得甚肥美人極珍貴地理志載云嘗夔府達縣雅州與漢中沔縣俱有丙穴產此魚獨不云横其穴亦宜以丙穴呼可也游畢還舟渡江行里許見一山巋然於下曠中即湴塘嵒也陸行皆叢楚榛莽中有小蹊乃前村老輩率人新薙入者約數百步有巨石磊塊塞洞口巡石環走得入洞處中甚寬廣明朗四圍及頂皆有穴透入日光中多奇石色青翠若所繪金碧傍升一石有若磴數級即一小路巡石壁而行縈繞數曲一石隙可上地亦平曠其西有窓數處可以下窺先所入處復於其上有一石如舌下垂人呼為龍舌石遂索一梯自龍舌攀而上得一門入復平曠如前以入洞時計此第三層也余遂索筆大書重樓洞天四字於上傍亦有一門出得平地一區若露臺下視甚高峻四望亦曠遠長江若一練帶闕遠遠近諸山如列屏障此又可愛諸公於洞中盡醉出至江滸而別

完山記

顏璘

完山者州城東北隅山也巍然負郭三江滙流其下爲州之鎮也今李氏大中丞梅軒暨少宰敬所二先生之居近焉洪山形圓帶笏又帶笏安若覆盂士人號曰鉢盂山大山川鍾神生人其奇也乃以人頭若孔子之尼丘由斯之以爲是也茲山鍾秀二公既大顯聞斯名弗雅且沒傳可乎易是名曰完象山形也夫人德行政事修於己者也兼位名事功於天者也禮樂者用塞道缺者不備皆帶可以輝六者二公皆其何不具哉舉斯名之蓋人與地兩無愧焉者也衆咸曰然遂立石以識俾後來者知所始云

遊磯巖志

蔣冕

自予爲舉子至官翰林每歸自京師與人談及吾全名勝恒欲爲磯岩之游俗務因循輒弗之果及蒙恩謝事歸忽忽且三年復感衰病殆居其半亦不果於遊也嘉靖丙戌冬祠祭主事鄭琬德甫自桂林訪予湘皋書屋中乃十一月朔日偕主客主事陳邦偁宋卿過予繼妻陳夫人葬於七里橋北予遂與二客同游焉巖在城北十餘里深數百丈前後虛明中尤邃杳廣如大屋三數百楹澗水從西南石罅中流來數十折北去珊珊作環珮聲中有石乳石葉石米而石田尤奇高下小大櫛比鱗次塍徑粲然畝與其形多至數十畝無一同者石田上數步有一石可坐三四人狀如蟠龍煙雲繚繞德甫欲以雲龍名之予與宋卿皆謂爲然觴詠其上甚適自巖口十餘步後至此非束薪燃火則莫能行所積雨新霽高低亂石中澗水出沒其間老病足蹣跚行頗不易兩童扶掖之乃能緩步雲龍石旁別有一小洞舊傳行十數步寒凜莫前是日從隸中有謂先是數年嘗有二野叟由此前行出城西村落者其言之信否未可知予覘其中窅然深黑未能二三步遽慢然而返還坐石上再續石田所登緣石磴上下摩挲古今石刻且誦且行望巖南口益軒豁顧瞻壁崖茅竹蒙翳不可行乃循舊路出徘徊巖口見前知州顏璘華玉所題先兄姓字

悽愴久之緣澗回至普潤寺寺廢已久有二三殘碑縱橫草莽中命僕從拂拭苔蘚辯認數過漫筆書四絕句二客皆次韻句後出谷奇大兒詹事府主簿履坦次兒履仁皆執杖屨以陪乃命坦兒書之於石以紀歲月先兒以四川左布政使便道過家與華玉同游茲巖未幾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進南京戶部右侍郎遷本部尚書尋致仕歸而卒華玉今以山西按察使養親於家予則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蔣冕敬之甫也

太平巖碑記

潘恩

獨秀山下傳有西洞湮沒久矣嘉靖某歲靖江王稽於傳志得之迺喟然歎曰夫山有嵩地有竅所以洩幽彰灼孚陰導陽節宣氣脉達諸人文者也夫人不有耳目乎耳目聰明謂之備耳目聾瞽謂之偏塞之非是迺謀復焉於是聚徒發石啓土芟穢俯視其裏寥廓窈冥越數武而下其容若室其平若砥始而觀之泛乎若沉淪之下驟其少還也恍若日月之蔽虧徐而察焉石髮若鬚木根若瀉鍾乳垂者若瓔[illegible]若眾色炫燿若龍鱗殊形詭狀若[illegible]莫可窮詰特遣侍中官得太乙通寶錢一以進王喜曰茲非兆哉山寶告予矣我太祖高皇帝濟世文明奄有萬國大啟皇極界茲南海至於今日奕葉重光潤色鴻業玄化旁流天發之祥地呈其秀爰惟我邦錫圭作瑞寔賴其福若此之應殆將永為藩輔與天無極者也神明之所酬酢嘉徵之所來格豈其微哉遂以太平名嵩丙申夏六月朔日王名廣西左布政使進賢萬潮右布政使涪州夏邦謨按察使貴溪周忠暨愚飲酒樂出遊後園探奇歷勝成歎茲嵩之復也來令賦詩與詞同肯爰刻山石且屬愚次第始末以標靈異不敢以不文辭

觀賀將行遊廣西諸山記　田汝成

予以己亥十一月分守左江草竊紛紜瘴癘沉鬱岵屺之思無間日夜嘗戲署臥榻云囓骨不若香豔遠宦不若力田閉者以爲新語云會有[illegible]之役軍需旁午未[illegible]明年五月記事畢上達大[illegible]貞萬年故事省官表賀而予以吾見行[illegible]道路艱辛不可言迺以閏七月朔日[illegible]王上迄十月二日至桂林詩賀郡表箋未集予試兵[illegible]一日自寮方以澹書交際參差[illegible]十七日王子游[illegible]

疊綵寶積二山皆在城中其南麓大街山脊隱隆起有碑書桂嶺二字宋所立也其時帥守監司過此即有任予思然此不在五嶺之數予既還憩洞中徘徊倦起宗室經含者以醞酒盂藏餉予曰聞君發興願助豪襟便與藉磐石笑飲三觥而去翌日癸丑陸還之李雅大闕之以詩嘲予有貪奇凭枯藤畢竟忍枵腹之句予續占一聯云離群厭喧譁會意屬幽獨二君笑曰將謂我嵩獨無豪襟邪會給事中朱敬之延臣以使事入省省賽祝允緒洪玉方董約予酌朱君隱山予曰昨望虞山有奇趣已神往矣姑畢我願乃追隨爾遂出北郭五里詩陟虞山謁舜廟廟後爲二妃祠祠後爲韶音洞南軒

張敬夫所開發也石門窄隘中長十有三丈𧹞然虛明北戶清汀橫前水石相激爽氣披襟爲皇澤灣以小篷洽江南轉爲黃陵洲洲上竹樹蓊鬱可風並岸爲南薰亭瞰對江山秀色可攬遂繞城西去十里許憩張氏園副總兵公別墅也其植多榕多篔簹之竹少選徑田中入朝陽洞則朱君澄菴菜蔬集矣隱山舊有六洞惟此可穿懸磴竹起北戶絕壁百尺俯視木杪洞中有磐石勒爲某仲俗稱蝙蝠石山下舊爲巨湖七百餘畝唐刺史李渤所開可以方泳芰荷蒲蒻綠鴨牙檣景物之美賢武陵比之其後亭就堙湖宋經略使張維復濬之瀦水瀦泓增置臺榭植竹藝卉侈於前觀元季爲田迄今

荒壤蔓草狼藉狐兔之居惟蒙溪湍激猶存一帶陵谷遷易亦可歎也遂携榼而西穿回龍洞洞口廣坦可布六七筵後淵中斷架杉橋渡之攀蘿陟嶺有亭翼然臨返照射人涼飈拂襟洪君曰振衣乎何與此其近之衆曰然遂揮翰書之爲振衣亭也循崖右轉扶竹欄而下過藥師寺謁慶元伯祠伯李氏孝穆皇太后父也爲賀縣龍塘村人后初以俘媵入侍宮誕敬皇甲寅偕諸僚友朱敬之遊七星山去城東里許錯落如北斗之形下爲冷風洞陰氣觱烈盛暑如躡層冰凛凛不可久處傳曰谷來風又曰盛怒土囊之口然諸岩洞亦有無風者豈地脈若殊與宋室約張爲予言岩洞冬時溫如附

火蓋陽伏之徵也繞而西爲棲霞洞內極寬衍兩崖石乳凝結刻畫峥嵘蒼翠清潤若佛剎書像頂懸金鍾髻尾伸縮勢欲騰騫稍深即窈黑秉炬而入所見益奇瓌瑋百態其最肖者漁父施罛偃僂踏船彷彿若畫中多岐路云通九疑然未有探極者洞口有老君像傳唐明皇所置故又名仙李岩前有齊雲碧虛二亭今廢癸巳從赤含等擁入迷失道者六人經宿不可出翌日乙卯日始出之遂偕乃弟仲使顧良弼以小艇穿水月洞泊訾家洲洲上舊有亭榭乃唐部督裴行立所營而柳子厚爲之記今人不可復識而景物則猶今有競秀之景稍存焉還遊龍隱岩岩口臨江水深莫測仰觀其上

有龍迹天矯長竟數丈鱗鬣宛然疑龍蛻去迹印泥上久而化爲石也左有石屋寬闊可容百人頂鐫元祐黨籍一通以司馬光爲首豈諸賢倒迹龍蟄於斯與繇隥而上石有驂鸞亭宋郡守范成大所搆也今改怡雲亭稍北爲月牙岩捫蘿而上石磴數十級崖室半懸形如初月故以名也還舟過花橋泝灕水幾伏波山入還珠洞相傳昔有漁翁入此遇睡龍竊其珠懼而還之詭猶未瞭也又言馬援征交趾載薏苡而還旁有石柱去地不合者一線許乃伏波試劍石云此皆幻妄無據今洞中石上有巨人迹紋理如刻復有紫白二蛟長數丈蜿蜒相向有圓石如珠貫其首豈還珠所起名與舍舟登

逍遙樓望海陽山湘漓二水所自出也同原別流南北分瀉灘水南下繞桂林合癸水瀓伏波山下諺云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頃之屬郡表箋已集乃卜翌日丙辰拜表導出東門還集風洞徑山中有二穴高數十丈仰望閉然予曰其峭怪物者邪披茅而上可四十步峻絕無蹊使童緣蘿之人列穴泥轉達於高層倚穴下瞰棹眩欲墜洞中有石筏橫危可容兩榻遂命之曰巢雲洞予既[illegible]足言之衛使[illegible]請往予曰卯翁之子[illegible]水之[illegible]衛固請乃進兩李導之數日[illegible]日大巧有餘而人力不足移寘蘇杭之間當絕品矣是夕宿舟中己未解纜二司會餞於東城日中而

罷陵李二君謂予曰儀部同寮至此復散矣盍陸君已得報轉廣東右布政使相對淒然遂聯棹送至訾家洲而副總兵張君亦挈舟出餞邀二君同行七八里艤鬪雞山西灘修竹一圍蒼翠可愛張君曰其下有君子亭舊年為木拔去予曰清陰若幄何以亭為遂撈榼藉草而飲薄暮三君別去時吏人已遣祭牘已輸舉止蕭疎肩若弛擔移棹入南溪將游白龍洞暝不克登嵒朝登焉嵒屏呀豁略肖龍隱其西為劉仙嵒異人劉仲遠飛昇之所乳竇窈窕爽氣淒清旁有履痕若攀躋之狀俗呼穿雲迹也還舟遄發過南亭驛游甘嵒嵒若剖甕外窄中穹輪廣畝許以搁柵入焉西壁有泉側出渟滙嵒

中深可二丈下瞰沙磧游魚如指者三五白頭往來追逐若與客戲者大抵桂林嵒洞爽明莫如龍隱潔奧莫如棲霞涵爽剜寥寂兼山水之奇莫如甘嵒之勝甘嵒名義無取殆以泉甘之故而土人此爲官嵒不可解矣是夕宿嵒下辛酉至陽朔推官陳絨敎諭黃文典來見壬戌至平樂僉事操君松邀予登鳳凰山三亭疊構巨松環繞嗣被溯將返照橫江淨若曳練少焉嶺月半[illegible]許覽考槃澗觀般井[illegible]丈餘洞[illegible]舟下過[illegible]猺賊百餘人跳踞[illegible]容舟人[illegible]遙近若此而走以示弱是[illegible]之也遂[illegible]之發[illegible]財[illegible]如兩[illegible]賊

遁去遁免是夕宿梢磯甲子過饒灘殺一從舟時江洄磯危舟行石罅每下一灘激浪過顙頗險不陷殆天幸乎是夕宿上仰堡乙丑仲秋朔宿古欖堡丙寅二更至蒼梧丁卯辭軍門遂游冰井寺有泉正出唐經略使元結飲而甘之作漫泉銘隔江二里許爲火山故有火山無火冰井無冰之語宋知州任詔砌爲雙井右清左濁井今存焉先是予以家累在潯州託翁仁夫移之至是會於蒼梧因念仁夫年好離居不可不覿乃以己巳泝藤江往別仁夫而仁夫亦以送予東下夜會赤水共宿舟中庚午同至蒼梧辛未朱敬之亦自桂林畢事而返遂方舟齊發仁夫相送過繫龍洲而鄉宦員外郎馮世

立承芳亦送予二人同泊李家園氈帳爲別閣中多修竹怪石蘭蒲橘柚有荔樹一株陰覆四丈許下羅石鼓七八座有石坪可弈右垣有泉深然引之亭中石琳刻道屈折流觴焉又西方塘磯石可釣亭榭無他巧而野趣天然亦嶺右所少壬申仁夫龍別去夜半抵封川

游桂林諸山記　袁袠

余到桂林甫旬日即下蒼梧病瘴瘵還省上章乞骸骨不報臥病閱月復出視事乃七月二十日熊師子敬邀余觀劉仙巖出城南七里得白龍洞俯瞰清潭石室窿然峻而高唐李渤命曰玄巖宋更名白陽其陽即劉仙巖也相傳仙人劉仲遠居此登磴而上洞府高寒旁

有穿雲仙磧兩巖望中陽朔諸山森若劍戟皆獻奇目前應接不暇明日登桂山疊綵巖觀風洞歷華景山下有洞深廣如廈屋轉寶積山山多怪石其旁有呂公巖山之巔有諸葛亭或曰珠合無所考又明日出就日門東北行十里餘得清泉寺復二里謁堯廟復三里登堯山觀天子田山有泉分二澗繞出堯廟淙淙可聽雜以松風如怒濤決泱桂之山皆石此獨土蓋桂之鎮也是日復至七里山入棲霞洞穿曾公巖而出桂多巖洞然深奧怪奇未有逾七星者也復觀玄風洞而還二十五日將趨全州至虞山謁舜祠觀韶音洞讀宋張南軒碑記山石奇峻下臨灕江旁有渡曰皇澤灣洞口有南薰

亭唐宋刻石具存余嘗讀范石湖評桂山之奇爲天下第一今乃知非虛夸也夫其千峰挺拔怪奇誠天下所未覩也然猶假其多險峭孤危而無高厚蜿蜒之觀是以無所鍾靈萃淑卓然名世者出乎其間而徒猺獠獞狫盤據鼠穴挽戈負弩以爲民蠹豈山川之險怪固生此類歟

游乳洞記

余既以七日與公同出之可游者得乳洞出城西南十里路多崎嶇至洞口有清溪石梁洞有三下曰噴雷中曰駐雲上曰飛霞下洞有泉流石壁間滙而爲溪觸石潺湲有聲洞門軒敞其中虛明夏涼而冬溫其下石如

田疇溝塍如繫左旋至中洞烟霧冥濛有石柱三及石室石牀復左旋百步至上洞石門平曠水淺可涉石乳玲瓏有五色石纈亘其上秉炬深入石愈怪奇三洞蓋宋李邦彥名也有碑記及張孝祥大書上清三洞皆在下洞口上有范成大詩刻循讀之小飲下洞而歸夫桂多巖洞然三洞並勝殊足奇矣興安土風簡朴故不知遊而三洞者竟不能闕見賞名流如范張李諸公將山川發靈因人益顯與譽之士苟有奇雋瑰瑋雖在遐壤必能振奮施其聲光翻起穎露欲自閟匿不可得也余於茲游重有感焉

太極洞記　茅坤

予攷升陽洞工上諸觀之其峯石皆拔地而突立其高
者因千仞有餘其次則足可三千仞又其次或百丈或
百、十丈其次則三四十丈得此矣其色如黛青深者
如淀之如翁鱗總計一百八十丈排衙列戟門之人人
雨[illegible]途中[illegible]偶峰石壁奇巉異常見從攷陽鐃前
何皆[illegible]號可入[illegible]可[illegible]遂[illegible]從[illegible]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及過

且水源深故所聚魴鯉數多我輩得以數取之予同王
使君撫掌大笑因名之曰太極洞

柳山飛來石記　周宗正

予始至全陽登湘山見所謂飛來石者詢之老衲談甚
悉云自羅浮飛來予意羅浮去湘山數千里卽有神物
挾之以飛亦未應若是其遠況羅浮之石嶙峋南海之
上不下千萬區誰能歷其地而驗其飛去之迹果與此
石度長絜大乃知其的自羅浮也石而飛已可駭愕而
謂飛自羅浮則愈怪誕可疑矣無何西山陳工客虛峰
陳黃門二先生招飲儒素堂酒半具言柳山書院壬寅
四月七日午時有石一區乘風雨雷電飛入應泉井中
頭昂尾低狀如龍馬此耳目所逮睹日無幾殆非傳聞
影響者比予方疑湘山飛石而顧有此卽日偕客采揮
予友子往觀之見其形狀頭具高可三尺長可六尺濶
亦不下二尺有奇重可數千斤卽使好事者舁而措之
非二三百人舉之莫勝況其自遠井中僅與其周遭石
甃廣狹相當雖人力巧爲排安亦不若是之湊合而無
牴牾也訪之守者云其日午時風雨晦冥雷電大作初
未聞墜聲雷雨止[illegible]之忽見池中有此石也噫亦
奇矣

中嶺山記　張澣

蒼梧鎮城北枕大雲道星東探金石西峙朝臺南俯大

江江上諸峯龍嵸羅列如屏如案舊名火山謂其上夜
光燭天相傳木有明珠又云南越王佗埋劍山阿莫可
考旁居民往往戒火卜日不雨闔闢祈禳獻賽金鼓相
闐聞之曰火山相對故多火災不穰疑有害夫山川興
雲注雨利潤民物故曰說萬物名澤終始萬物者山奚
不祭夫山本有利無害而徒稱名之惑也山本無名由
人始名稱名自我乃妄意說山惑甚矣龍劍在地則劍
光生蚌珠在淵則珠光生闕然彰明若錐處囊中其末
立見賢才處世亦復如是迺年梧郡人才幾於不振頗
兹萬山盤紆兩江縈帶當五嶺之中挹九疑之勝山高
水深分野在牛女河漢間謂非渾融佳麗淵迭宜朗不

可也其所疑結會萃於人者豈不然哉今學宮坐對此山尤近余竊於斯有深意焉改題其山曰沖秀沖傍從水寓上從兩皆以制火且不失夜光之義既以解愚氓之惑爰爲七人觀讖曰今賢豪奮雲蒸用而用匪籍我國家以道德文章豐功偉烈被濡宇宙不齊山川之光芒上觸即嵩鍾秀孕淳求寄者不在珠劍而在人賢矣既于膺二大字勒石以旗以俾登俾生斯地者永以懋且勖云

粵西文載卷二十一

李與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

遊桂林諸巖洞記　董傳策

余聞宋范石湖公志大桂山嶼甲於所佳山之奇以爲千峯嶙然特立爲興造化巧及筍瑤簪其森列怪且多若此實爲天下第一私竊意其爲過言乃今來遊桂林觀諸巖嶼疊之正忽則出數百千丈不假纖培而[illegible]或挺或[illegible]俱無甚[illegible]奇峰[illegible]驚心殆不可具狀皆人所以名則稱為不及云余得稍遊覽其最著者系合傳志因爲撰次於左略諸瑣瑣不記八月二十有四日余與吳子泊舟桂江西阜復會張子子儀是日學憲殷石汀君邀余三人遊風洞巖巖在疊綵山後石門砼砑嶃壁嶄裂下瞰平野千峯競奇雲樹滃勃洞中陰風襲人毛灑灑起立張子謂即當盛夏無暑而殷君遂持觴起飲復爲指點桂山三峰巃嵸宛轉悉入矚界益竟日酣眺焉賦得古體一首明日張子去余二人結纜伏波巖崑突起孫高石懸如柱去地纔罅一線俗云馬伏波試劍石入而有洞豁然約可容數十榻戶牖穿透俯瞰灘水洞中踞石有巨人跡宛如刻紋又紫白二蛇蜿蜒相向有浮石絡其頂大似老龍戲珠洞因得名還珠

或云馬伏波領所載薏苡於此因賦近體詩折而遊眺
水月洞洞門踞江圓如滿月一統志稱灕江洞惟水月
最佳然不能過還珠洞也已又登崖望獨秀峰孤標直
脩直平如蒼玉正面凝然秀聳側視果如卓筆校諸峰
獨雄奇張固詩所稱南州擎天柱者也其北麓山臨江
有韶音洞宋張南軒先生有記刻崖間又明日遊隱山
六洞[illegible]李渤出鎮桂管見石門大開有水
泓夜遊[illegible]天造靈府不可窮詰因
名之[illegible]六洞為朝陽夕陽南華北牖
[illegible]一大[illegible]門遠進白[illegible]外
[illegible]中勝概也唐吳武陵韋宗卿俱

有記由隱山轉出去七星巖甚近余二人復挈周山人
季生往遊焉巖有七峰列如北斗旁垂小峰如輔星緣
磴而上山半有亭曰纖帶亭其下為曾公巖山根石戶
中有澗水伏流宋曾布帥桂跨澗為石橋因以名巖橋
下水聲泠泠寒氣侵肌橋側有石乳雙懸如垂蓮頹雲
危欲下歷度橋有石池往昔鱗遊其中今水涸復過
野田數十步路偪窄不甚可通頫視有石罅尺許側身
而進忽更高廣其側徑可詣棲霞洞洞旁水清淺不流
岸塹如削余二人從石門而入頓覺坦夷爽塏約可列
坐數十人其上石乳凝結下復有洞名玄風初覩洞口
甚低遊者秉炬捫壁以進天門三層層各三耳前阻大

壑不可渡有路北行頫僂而前數步復寬衍兩旁十餘
丈石柱下垂如玉簪珠旒曲折躋攀所覽視彌奇高穿
斷霓從空墜落斗室陰崖森幽徹髓從者慄慄持酒榼
為各酌一巨觥復行食頃珍窩怪石交撐層崎殊形詭
狀盤蹴爭頓其中詩者雖工畫者難巧即遊人猶錯迕
相望稍認識漁網燈檠無量佛逍遙牀獅象駱駝神工
斧出宛肖人間世所有又踞老君像甚古唐人因號為
仙李洞張成子詩乃[illegible]金九彈謂洞中景也洞倚
層崖極玄遠扣其響石如簫鼓鳴余輩數人語笑聲如
大兜中聞雷霄隔塵世有崖棧閣潛水一泓匯成深淵
路從岑崿崖側行迤邐凡三里許始從頂上出世傳穴

通九疑山以故其祕奇特甚余意天壤間仙靈所棲或
未必勝此即桂山多奇然如風峒之陡然擘出朗朗相
屬跨為六洞已益奇至如七星巖轉折獻勝重以玄風
洞幽邃不易究竟又其最益奇者也劉牧詩陰崖走別
洞陽嶺帶迴溪信然信然歸舟各賦近體詩夜深方就
寢明旦起眺江漲將復遊他所適巡院藩臬諸司出貢
院來訪於是諸舉子亦來而秦生者道其父發解時遠
棄去遊仙不復返今其母尚在也余笑曰粵山好奇乃
其人豈亦好奇若此午後往東北遊屏風嵓斷山高聳
中有平地亦甚敞鍾乳倒垂透石穴而出山川城郭恍
然如在壺中范成大建壺天觀空明巖刻銘於石又東

遊觀龍隱嵒灕水分繞其旁下有洞深奧莫測龍迹夭矯然印其上於時桂林諸嵒洞之奇大略已得遊惟華景洞在城中逼近王公府遂不復入而堯山有堯田特以桂山多石惟此獨積土益無他奇焉日晡放舟象鼻山山在訾家洲之西突起水濱厥形類象余輩方箕踞眺嘯適蕭參洪方洲君臬僉向懷莿君載酒來尋遂歡飲至夜分而別明旦發舟下西南境入戊所道中山水鈎奇迺更瘴霧遶壁四望荒落猺吹猿嘯聽之淒淒然余顧益猛有躊躇愧戊靡非其栖也因憶姑蘇袁永之氏遊桂山記謂其山石險峭宜生蠻獠猺獞之類爲民蠹又意淑詭奇偉之氣不鍾之人而鍾之物余以爲不

然夫人寰風氣寖開拓荆蠻於越甌亦榛獉八桂雖遜良非殊域且石巖巖等耳失之邪或歸險峭得其正堪秉孤貞彼其人靈心故在也抑天王統壹區寓覃牧黔黎詎應鄙夸絕徼中謂必難振禮敎古今俗移須政權政維人特慮分疆宰割者未暇經籌云爾夫山川草木夸裔之主非其人誰當爲又安知八桂諸巖洞之間異時不有賢豪士出而剪除荒穢興起斯文與天壤相終始也漫并附麗之記中庸論後人之好遊者因復得粵西山水歌一篇云

渡灕江記

灕水經興安海陽山斷爲灕水流而泝靈川其渠甚偏仄本秦史祿所鑿今置斗愼啓封云斗畔悉蒼莽區曠無居人時時有蠻獠數輩持挺倚嵒谷間幸其蠢蚩無大害然客遊者自此非夸境矣獨桂林當最高處控制數千里拔山帶江褒然西南要會世謂桂嶺摩天灕波經地水環湘桂山類蓬瀛迺猶雜郭伊邇遽嘯諸獠屬邑古田永福開大爲占據剪除宰貳至不敢入界子子從省司候差遣余益覘而憤焉自桂以南遂而接乎陽朔昭平旁及左右兩江藤峽八寨大都諸獠猺阻今惟府江爲尤甚府江即灕江也以迫平樂府名府江又以灕水流至此益疏迅名灕江余素聞其險炙與吳子留連桂林數旬須諸藩守出棘院挈之行至是九月五日

發桂林越七日渡陽朔道中嵒石尤奇崛就其羊皮元寶諸峰突兀空透飛挂疊數節下瞰牛樂趾鑰天河纜脫諸灘大非常目所經觀陽朔人蘇御史水追訪舟次語中更及灘江苦險阻余輩兩舟人有戒心云是日逾燕子巖白面雷公諸山猺人村八日渡龍頭磯出灘江兵寨林君載酒餞江滸已而兩舟人與藩臬吳君梧邕守何郭二君並放中流日晡泊長灘九日晨發吳君舟觸石幾破舟中帶有人匠粘鑄至旁午復發於時瘴霧彌野山川咸不可辨旁午猶無日光吳君設桑寄生酒邀余與吳子酌之云敵瘴氣復出雁蕩山茶烹以解酲吳君雁蕩人也語中誇雁蕩之奇余笑曰若不覩此灘

江景乎夫灘江水波層絡下舂石齒兩岸皆高山峻谷然吾儕身渡之不得遊抑不可一瞬日焉卽若所談中土奇遊不且重有感恬方覆澤哉不且重有感恬方覆澤哉吳子遽障余喙曰子又酒發矣俄而窓縫稍豁因捲簾睨兩岸山迺有獰惡獠人數百羣挾戈戟伺隘灘上余輩幸舟順流其迦而上者篙稍緩輒被迫邏鹽米吳君蓋坐而目擊之與余輩咨嗟良久因憶田少參汝成藤峽府江議謂勦藤峽宜速勦府江宜緩又有疑勦撫二議誰適從者余覽觀其槪大都江峽勢相連繹未應異治諸獠志索鹽米非有遠圖彼中洞丁格主往往聲狀相通今昭平建設王巡司亦略扼其咽吭謂宜

聽諸土官報効兵自齎糇餉勦逐苟得尺寸地卽以立其支子爲巡司官仍於要害處酌在設巡司令通峒丁鹽米禁其侵暴久而化誘諸獠爲良民因可潛消土官諸子弟相讎殺事或亦一籌策耳日晡泊大龍灘十日晨發午抵昭平復逾馬難唐釣上曲下曲石龍諸灘至上洋堡泊十一日發上洋堡逾上洋下洋蜆殼龍口月口爛板諸灘自出灘江諸灘俱險而馬難尤甚水當灘處湍洶若飛矢石尖尖錯兀其底迦流者篙竟日難上順流尤虞觸石灘旁復多滙深潭其上嵐氣重遮舟中闃之至不可忍四野箐篁邃蔽鳥棲絕少時有二三水鳶墮而前昔人所稱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蓋實景也

柳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又添嵐瀧徭三字云十二日舟抵蒼梧漸覺岸有人迹間見一二小舟蕩槳而過然猶數十百里無村烟江灘亦尚多險回憶江左風流不啻將爽公爾日晡何郭兩郡守置酒馮大夫園中邀余兩人話別二君余同年友方有事入覲夜泊蒼梧明晨解發作行路難辭三十首

渡左江諸瀧記

九月十三日出蒼梧發羽白鶴觀森泊羅洲灘十四日渡藤縣管洲縣岸蜈蛇藤蛇酒窩江數里爲洲洲有抓村貝氏採蓀苴族營觜火眼森泊大灣自此入大藤峽猺寨設公衙發引斷林遠也十五日渡白馬十二礁暮

泊白馬堡十六日渡黃婆五龍諸灘午抵平南復渡大小黃岡諸灘暮泊牛石堡十七日渡銅鼓灘自出蒼梧通海潮其瀧水多濁不類湘桂清流至是水分兩大支一入左江一入右江云午抵潯州王參戎夏尹諸官入訪談銅鼓之險暮泊前村十八日風泊十九日渡浪灘吳子遐日刲橫槎遠并力先刺船去暮泊石門自蒼梧來懲蒸不異盛暑至不可衣單衣而搖櫓人裸裎袒裼猶汗流浹背至是忽雷聲震烈雨大作如注頓覺瘴氣疎爽人至穿夾襖子云二十日雨泊二十一日渡大王灘時風雨猶颯颯不止秋氣蕭然江中悄無行船岸多叢箐其路通諸蠻洞雖逆流不可挽纜惟以篙楫施中

流焉暮泊石龍岡猿聲清淒孤舟雨夜不能不攪離人憶也二十二日渡貫縣馬騮諸灘暮泊六村埠二十三日渡大急水小急水四層諸灘舟子云其最多剽寇暮泊鄉江二十四日渡大銅鼓馬槽烏蠻龍門泥灣諸灘而烏蠻尤險灘流駛處噴如匹練中突巉巖亂石作澎湃旋舞狀迤邐幾三十里是日風順舟子猶努力撐鐵頭篙雖陰霧中至汗透其衣自辰至申始克達云灘上有漢伏波將軍廟舟過者必謁禱凡余作詩弔之其云忠武風雲界暉明身依日月尚遺珠薏難其遺也於時鶻鵠倒挂諸異鳥啼聲徹耳老榕蟠脣祠畔令人欲舟悲歌感慨之思焉二十五日渡黃泥苦竹諸灘因憶鄉

人贈行詩云落日玄猿啼苦竹秋風黃葉下烏蠻實境語也午抵橫州晤吳子相與話橫槎風景因入訪其旅舍署州陳飾推君攜酒過飲暮泊橫江二十六日天始霽辰發橫江渡上下三十里灘暮泊蕭李埠二十七日渡磨麵諸灘野泊二十八日發數里抵火燄有雷埠磯風勁甚不可渡遂泊二十九日風泊三十日晴晨發渡老鼠洞諸灘泊十月一日朔渡永淳其令朱君挾鄭博士追送自此而上水稍平二日風泊三日渡伶俐水入宣化界起視其境殊荒落多出異竹木數十種至桄榔木本類竹尤奇野有胡蔓悶陀羅草能毒人村墟市果菜及擔負行者皆婦人蓋其俗如此四日泊長沙五日

渡黃范午抵南寧余便登其青秀山兵憲程君郡邑長帥廖吳諸君咸勞余於郊越九日始入戍舍迺於是轄瀧游而棲遲逆旅焉

青秀山記

粵西奇山水大都在桂柳諸境而邕潯罕者稱焉意其湮沒韋徵者民人茂樸不好游無從搜剔荒穢即有奇安所得覽覩若邕之青羅二秀雖已晤晤人耳目然羅山崎僻村無甚奇青山郡滸鬱江可常游其中石泉清甘絕頂洞開朗如天窟悉皆翳棘莽凝被徑石又亂出障其竅即邕老人不一步而知刻諸寓紳忽漫游余得逕由郡山數出深翳勝絕處稍稍為棲息計迺亦居久

之始得石泉於叢草中遂剪其薉為石龍口盤之以便汲吸又久之因挈友人避暑山巔笑嘯連日夕始從絕頂上望見巖際石影隱相納罅中窺之意其為古洞遂掘而得大窟焉因余得之題於是邦侯鄉人大各各為余結構其上亭榭臺池宛成勝境余既屢從諸人上游賞不能徧憶乃爰記其山中景各為命名以須後來人記曰青秀山故當郡右去郭可十里高不下數十百丈有上中下三峰廣袤幾數里厥背負陰厥面迎陽厥陰介降厥陽臨江客游舟而馬者甚便云山勢自東南來遶以西北迤若蛟蟠矯若鳳翔一名鳳頭山其左有蛟潭今聚大魚噴薄水有聲韶潭里許為山麓游者從中

而上有石級歷級數仞一門累石而成是曰石門門之
上有大巖里父老緣而屋焉屋凡三楹四面皆石楹可
容數十人巖氣從屋中騰騰上命之曰烟崖右屋屋右
道稍而峻有石壁濛烟蘿俯眺鐔江妹清曠是爲滄嶼
蓬瀛壁旁循級而登有巖礴而當者湼緣如兩斗命之
曰雙斗巖其頂[illegible]嗡巖鋪[illegible]其右六屋左道甚
阻敞石洞如[illegible]從石
[illegible]村民汲
[illegible]濟鳴渴
[illegible]郡君守
感[illegible]以余故爲[illegible]泉是混可喻學有本

命之曰混混亭未幾分巡兵憲徐君行部至境謂余雅
好斯泉鐫泉畔石曰董泉遂更名亭爲董泉亭刻詩其
上余益得專泉亭之幽勝云亭下有臺臺外有池種蓮
是曰青蓮池出亭緣土級而登厥道亦坦又可類覜諸
空濶處余因自築臺一區命之曰白雲臺而徐君復檄
郡守方君葺於臺上搆室三楹命之爲白雲精舍鐫其
左扁石曰青山白雲右曰海天一覽余復於精舍中題
楊子云天容海濶中原界雲白山青萬里心寄思也巡
君因爲白雲精舍記碑之舍中而守君青山記復以茲
山歸重余余殆莫能當焉舍左有片石如劃爲余試劍
石其孤聳可眺鐔江者名釣石從兩石中道上爰達平

疇平疇者謂山平衍若田疇然蓋積石中獨包曠土亦
一奇也疇上塊石疊出中夾青松數百株旁插蒼梧花
覆之方池爰有村民數家巢其腹宛若仙家左臥仙人
沖退石仰拴巖迹俗呼爲仙人履其方而蹲者介莓苔
間題曰松風水月循疇而登有古佛寺寺鐫元人碑記
厥名青山寺文辭剝不可讀[illegible]其詩命之曰遲
仙巖巖上石乳滴成池是曰天池[illegible]泉脈也巖頂有洞
曰天[illegible]洞有門曰玄[illegible]門[illegible]余鑿塞土命名緣門側足
而上有石壁一片厥形平厥色赤命之曰天南赤壁壁
鋪平臺[illegible]出其下爰臨而眺其面五象峰朝焉天覆如
蓋江環如帶余每坐而心賞其中郡因爲作小亭通四

面余復命之曰浩浩亭蓋援浩浩其天之義庸戴明時
浩蕩恩云而巡君更題其洞爲洞虛刻詩扁亭上亭之
下有小巖峙其左是曰卷石嵒嵒左復有坦途行人繞
出其背即所謂負陰介陸者也其東沿途而上大塊聳
然迸狀岡者有古石佛在焉是爲山額蓋赤壁爲鼻寺
爲頂平疇爲大腹而原泉斗巖夾其雙腰鐔江圍其四
面厥道如貫珠然以故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較
覜西北之險巇爲善云舊名青秀山今仍其本彖廓然
予門余記青秀山之奇蓋不敢以余謹辱山靈焉雖然
余得滃滃然游茲山假之逍遙戍缺即茲山不應舍我
作主人矣謂余記之爲宜嘉靖甲子春正月上元日記

遊南山記

余夙聞貴邑南山之奇初入戍渡貴雨不克游庚申送家君出渡行遽不克游還而再渡王少府預設酒招游有主人矣適余心緒愴然又不克游及是始獲與陸山人同往游云既渡江登岸與行可六七里望見野畤上有青嶂數撮至則其撮高者有窟如大甕窟中有竅如門入而景象軒敞約可列坐數十人亦奇麗洞也嵓上鑲佛象俗子更覆屋傃焉其左復有一竅空透石傍鐫流雲洞三大字洞之絕頂又復有洞甚奇天窓晶晶然石乳初凝棧壁如剸較視橫棧空洞嵯差小其層遞複折略相似因口占一詩而還復與陸山人箕坐江邊老

木上木中空穴宛肖巖狀遂名之爲木巖余顧陸山人曰假令蜂蠓攢游其中寧不類吾輩游南山詩奇乎相顧一噱登舟北發

雷埠石壁記

雷埠磯在永淳之南去火墟可里許厥石聳突成山廣袤數十丈峨而森森者龜背者駝而負者鳯翥而豹蹲者環旋其左右兩崖相對夾之湍流厥壁峻立如巨障復突一尖者於江心亙其崖石宛成二門粵自橫槎而上諸瀧惟此爲險諸瀧之石惟此壁爲勝余初入戍渡此方搜奇時未暇搜及也至是挾友朋出游既得之喜甚爰告歐陽巡道鐫石巔而歐陽君欲鐫余名余笑謝名石不名余適相與假重王陽明子鐫之云董子云余記雷埠石壁良怪物有遇不遇焉夫斯石壁者余即不出游雖經一再渡之猶略而過彼諸未得渡者與然則奇巖石之泯泯荒僻者又可知已雖然石無奇不奇人奇之即奇苟不奇之亦不奇夫石塊然無問奇不奇其又奚假余輩名哉

衆妙巖記

永淳縣之北幾二十里有村曰滕村去江幾三里村突衆山環而拱其一有二尖石插天耳各聳丫髻宛若仙人厥山面艮而背坤中開大竅朗然一室室高二丈許縱之深於橫寬可坐百數十人是爲廣莫室室中有石

仰而若吸厥狀類蟾蜍名之曰玉蟾其蹲而坐者曰獅子坐背石削如屏曰石屏石尖而懸厥文若篆曰石篆篆之左有隘竅游者然炬而入行數步寖廣有門豁然夾以石柱名之曰一天門中有石臺平而邃若龕是曰石龕其上有石鸚鵡循龕而行後有一門門之奇逾初門名之曰二天門入而厥道彌寬有石蹲且昂其首其上有月形俗呼爲犀牛眺月背有二石室一室有竅通天名之曰天窓備室而左後有門門之奇尤逾二門名之曰三天門其右有窟徑而長游蹤率罕不入爰入三天門門列三石室厥道彌寬且平轉履石級緣之方臺不斷而坦厥石立者斜倚者臥者垂耳者肩而摩若負

持者曲肱者背而坐者蒙衣者跏者舞者背衆形者鏤文者空而鳴者錯而森其中也是爲衆妙洞天於時適一小橋橋濛烟苔側足而渡下有清淵泠然汁不舍石貞有大佛神工斧出宛成貌象厥乳滴而成柱名之曰佛柱有關曰佛關瀦淵而入其左有窟其長右一窟有響石駭聲鏗然俗呼爲銅鼓隔淵有石合而中開削成龍象俗乎爲臥龍石其傍有窟不可渡洽厥故道出二大門石有篆窟可淦寘笑室歲壬戌春廓然子從三仙客游茲嵓也仙客者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於時括而名之曰衆妙巖

遊貴縣南山記　張佳胤

山川以經緯乎兩儀而呈形乎日月之所照臨所謂靈境仙都尤多顯於遐邈幽荒之域載在山經竹書可覩已後世好游之士凡勝槩之在中原者窮備舟輿橇檋杖屐之物卷石勺水一草一木原本命辭譬賦累吟其至留連光景放形自廢狂呼無賴與振發清言爲風流之宗如晉王謝諸人是也若乃五嶺之表古所謂寘域絕徼人迹不到爰有高曠之徒如唐柳宋二蘇者以屏斥憤鬱之抱寄情於嵓壑烟雲之間遺迹片言輝耀焯嶺而有餘光豈非大荒之外賢者之迹爲難乎貴故嶺外小邑有嵓洞在邑南五里許余行部邕橫返棹豚蔚之水見江上數峰側起如盡心樂之時方與綠戎亦君

愼菴議略山峒事狀常思臨高以得地形亦君要余游其洞而觴焉仰視垂乳萬狀奇瑰好事者作浮圖像於中傍多石竇游者傴刓列炬宛轉捫蘿而后造其絕嶺嶺有石室方丈爽塏空明指顧四際北盡柳桂南盡雷廉東盡潯梧西盡駱越近則龍山五山寶宜爵臼基布雙鶡之下余舉觴屬亦君曰茲景壁自開闢而奇紀所不收古昔棲遁之賢曾未寄屐洞中之一盻寧非文教之未同邪皇明華夸統一百粵號稱善地凡山川明麗之區皆足以供眺嘯而堪史者之隱余與君扶策振衣慨然想先臣之風烈而思圖所未備以貽斯士不窮之樂其道在問罪兩山之猺落因而和輯其頑然後擇他

部酋以君長之并徙徭所屯伍其地而折制其萌又發合浦二邑之土城邑九懷以宣明刑政禮樂之教庶幾翰翼二廣山川無慙乎亦君曰某職甲兵公職錢穀戮力構會雖不濟矣然蕩也其山川之遇哉余曰山川有與樂人不得取之以爲有非厄於時則辱於志也王謝柳蘇翩翩有雋俊之風不知永嘉之際神州陸沉而元和紹聖之三子不能安於朝廷之上故肆爲極樂之迹者亡以洩其至悲之心爾余與君仕於熙明之朝可謂遭時而不辱其志使足迹之所窮彻無放廢憤鬱之思付乎山水之樂盡爲吾有視昔賢之遇抑又過之矣乃相與酣暢和適返於碧壁之野亦君磨崖而邑博黃章

來請記因書以歸之亦君名孔昭關象衛人時為左叅將云

遊木月巖記　張一清

薄林東南行二十里有所謂木月巖云東距勾漏洞三十里骨脈聯絡斷續嶔崟至木月則石更瘦峰越嶄削虛其中而為巖門西北首清澗潆洄曲折遶其外渡澗橋抵巖虛明爽豁中高類蓬壺鐘乳瑱玕倒懸錯列其下可坐數百人澗水迂其中蕩漾奔泼微有聲澗之中巨石蹲踞砭為砥柱由巖右轉遵澗行為陰洞日月祕而龍虎藏遊必列炬跨木渡澗數十步水石益奇削為玉蓮伸為仙掌渦而為盤立而為柱飛翔變怪流泉縈

紆蒼壁之下有銅鼓石擊之能作雌雄聲澗之東有石竇木半坎把火下照紫鱗巨細洋洋悠悠不避人再攀援而上數十步旋轉曲折則出於巖左矣山之麓有田疑坂環列數峰所鈇一草亭耳復西南行有峰拔地起草木森蔚是為天馬洞云洞視木月差小其中佳勝略與木月埒外無障蔽有兩石昂首而對峙若上馬不不之前地平若泥沙視之皆石也有馬蹄迹莫詎數遊入二三十許洞最幽邃潑環瑞轉出入共二門復行西處兩峰則為鈞天洞焉洞頗高門在山之半其下多峻石廉利不堪步履須捫蘿傴僂然後至門之內有奇石卓立若樹塞遶石行數步滿木為彈斷焉潭夏盈冬涸處

潭廼為鈞天洞大洞分上下二界下界臨潭水有石垂垂下叩之鏗然若金鐘[illegible]有石磬[illegible]之爽然若玉地中虛撞之聲若鼓越石而登上界龍軒豁天光透明虛可坐百人下瞰深潭鼓鐘迭奏金玉相宣飄飄乎眞半凡骨而為仙人之居蓬萊之宮中絕景非耶復行西南折而北東[illegible]小峰高聳奇石錯羅擁為胡椅內邃崎[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有巨石石中分為小門僅通人行從門入[illegible]亭曰太虛亭亭之左有小洞[illegible]為泉為潭曰浴日潭右有天井[illegible]之泠然內石門而右去山麓遠[illegible]院舊址焉下從蓊

中出有老父焉蓑衣箬笠揖予言曰君胡為乎來邪君胡為乎來邪予祖宗耕食茲土不知年代矣耳不聞車馬聲月白風清玄鶴鳴而白猿嘯君胡為乎來邪予追憶為童子時喜吹笛聲中律呂幽為應節松風遥響意甚適今老矣時時披蓑衣臥白雲中遍索諸岩洞為樂此非塵凡界也今爾子來然君所遊僅得茲山之一二耳其餘藤蘚而封苔蘚者尤多也能從老父遊當授子以青竹杖言罷而去予心異之姑識其言以為野遊記

遊龍隱巖　胡直

陽月之五日余先出東江門蕩小艇絕江抵東岸其友黃子劉子從之過花橋橋側巨石拔地數丈有樹相摟

結倒影漾波余却觀裴回循橋南山轉行又有石發山角若卓杖愈南從怡雲亭址先入後洞至則二君已軒軒翔且歌矣洞面西俯江瞰城然不見城獨見羣山之巔雖隆冬翠冉冉飛几案間矣濶可坐二三千指高不下數丈上懸若幢蓋後壁稍左有宋磨刻二其一卽蔡京所書元祐黨籍首司馬光呂公著蘇軾劉安世諸君子凡三百餘人其一爲寧宗書字頗遒勁二君酌而弔宋之君臣曰彼京者遏天子命謂足以貶斯人百世矣不知反褒且遂也自今觀之則孰褒孰貶孰榮孰辱余曰天下有道則是非在上在當時天下無道則是非在下在後世相與歎且笑出洞石多精立磨刻宋方信儒三大字頗偉又有記儂智高事折而東卽龍隱處初人稍狹中乃穹朗上有龍迹夭矯長數十丈鱗鬣宛然疑龍從上躍出印石成文古稱龍擎石如泥其或然與穿嵓而出卽灕江支流下深不測春夏水瀰巖非舟不通今水落舟止停石下予與二君登舟酌酒放歌二君曰巖藏司馬諸君子名所謂龍隱非邪余曰龍神物非隱非不隱非顯非不顯故曰與時偕行能何心爲乃爲歌曰山之巃兮維龍之宮兮與道沖兮山之闢兮維龍之騰兮與道適兮歌未闋遂鼓枻去而東

遊隱山六洞記

余旣遊龍隱則詫於其友合溪子合溪奮曰子不聞有形游有神游苟知神游則天之寥地之泓日月山川之羅列與夫草木禽鳥羣物之糾紛何適非遊矣必龍隱余曰富哉子之言然孔子嘗登泰岱觀呂梁樂山樂水咸有天游存焉第貴勿溺耳故遊而溺者非非遊而溺者亦非矣必不遊於是至兩之日合溪子命觴邀遊於隱山之六洞隱山者唐李渤吳武陵咸有稱述亦名山也是日遊出麗澤門里許至山下小亭憩長往侍都閫錢君城求夕先亭的虛河洞水浮碧可鑑西轉北牖洞繇夕陽洞愈西至嘉蓮洞或云石似蓮又云昔有木蓮折北躋一石磴援如絲轉至白雀洞末乃穿谽谺入小門至老君巖仰朝陽洞也東對獨秀山上鑱石成老

君像左右垂石彷彿鶴鹿咸天造因共酌賞之愈北爲石蟾鼎遂南步而酌於亭良久復南走里許登披雲閣閣據叢石之心延覽益遙或曰是閣當春花秋月彌佳閣內一石立如樹與羣樹混從後北轉爲石蔽益參嵯狀如蓮瓣如敗蕉葉又縱觀四面之山皆石也於是相携下山穿紅葉林而返

遊七星巖記

是山亦純石巒凡七而巖竅其腹余以孟秋遨其上巖奇之而未知下巖之奇之難狀也上巖始入有真武閣回觀灕水西北屈曲入人抱左顧羣峰擁旋雲攢把炬穿後穴抵巖竟可羅百座上湧濤文勢澎湃左右石柱

凡三北則哆張而夾入爲出口轉到下巖門外覩樓霞洞字遂返輙謂奇止此耳久之聞都督俞公談下嵓之勝時維仲冬方伯萬公廉憲桂公暨予三人乃敦俞公偕遊於是盛張烈燄令道士前導下歷數十級旋就軒躋進出乎臺危數十丈上坐老君像下鐫仙李洞字旁有石鯉躍濤文中再進一色若白浪飛擁虬螭百千奮濤奔勇力不可勉上有石乳倒垂者三滲泉滴下之三柱若相吻然又進則交撑疊閣漸束就狹道士告曰此地中天界也是爲一天門入門有仙龍漏石欄護之已而躋第二門中立石柱從旁登降入三門愈益寥濶石垂乳數十丈者不可勝數變幻詭絕縱橫萬貌不啻開

秦宮漢苑飛閣叢臺複道并幹燊闍珠箔駢列錯歟雜遝薇蕨抑亦啓甲乙之藏發牛渚之怪馳長揚之異獸森縣圃之若木觀者目眩神飈應接失次道士搪然指曰是爲毬爲戟爲牀爲架爲獅爲駝爲猢爲龍爲鉢爲燭爲將軍爲諸佛爲須彌普陀爲白果又云穴通九疑名言因多然質巧畫不能設色嗚呼不能傳神不知孰生化孰經營至是也旁有大壑滙泓不測或曰蟄龍家焉愈南窈窔傴巇傴僂行數十步又復弘衍其奇視前未肯下又數百步爲督公嵓約共里許覩天日矣度石橋始出洞休慶林觀咸若超然自世外歸引觴各舉其奇不能悉胡子曰巖奇獨珍閟固隱不一槩其倪離亏

亦嘗少之豈哉所謂崇藏若虛者邪雖然使非能眞際其奧者經覆闢予言尤不能悉也

遊還珠洞記

還珠洞卽伏波山前鐘賓江穿起舒巖中垂一石瑩潔如皆一作及地纔許志稱有紫白二蛟相向沸之類也左右石轉出道如火道後有數穴有傳昔有漁父從穴深入見物如大蚌錯旁有一珠拾歸或謂曰此龍珠也遂獨其然我今遂之宜乃又名由馬伏波載薏苡經此一異可珠也皆不可知洞中獨宋刻最多其下皆平石也一水上若洪堂下上予欲延覽久矣適余友少微楚子從內蜀至門送之鎮遂共覽焉楚子謂蜀山雖崇峻遂

洞遜西粤矣同遊郎萬桂二公錢將軍暨予凡五人

迎仙洞記

羅黄裳

萬曆四年夏五月端午余謁督府於蒼梧且計事事竣泝流還平樂道經昭平會府江兩下如注瀨湍急舟人有難色余索民間竹輿舁從陸路歷星埠蓬相撓嶺石面崗峻坂盡四日將達平樂郭東十五里有峰崱屴獨峙約高廣千餘尺中稱嵓洞儼若天造石屋呼田叟問之曰此名珍珠嵓昔有異人棲住煉丹丹成羽化而去余異之修磴援蘿入憩洞中盤桓瞻盼鍚石纇紛交錯如垂珞如綴玉如累菌如伏獅騎象詭狀百出中復有石徑縈紆虬轉躡之若上通洞天石牀石臼丹竈具在

杳與塵世隔絕余因命石工乘天作之勝聊除榛莽加甃砌未幾會余有覲行所工未竟越明年夏六月余復視郡覲八屯妖氣屏息四方底寧乃更遣千戶朱濂鳩工構台之不越月洞前渠道成洞口亭軒成洞心石砌成遂命僧結宇守之余每政暇偕郡貳林君郡倅程君司理東君往遊洞中艱匏樽相對盡歡忘形物表縹緲比身若步青雲披羽衣於蓬瀛山島間矣特扁其洞爲遇仙云

淳川門石山記

龍岡薛

天地之奇於有之運崛而爲石石之高不知其幾千尺也剗峰爲兩翠黛霏微插青天吐白雲歷歷亭亭若削若

滌於是騷人杖迹衲子談空吏隱探奇墨卿弔詭而覺掌仙子時亦蕭颯至焉窈冥莫之覩也道籙者志怪者也籙之言曰洞天二十一通勾漏洞葛洪修煉其上丹竈存焉倘所謂仙窟是邪非邪余自虛無盼望肘憩欲飛巳乃駕雄風度丘墟列澗薦危林攀驂乘長松拂蒼怪石崩迎上嶙嶒達洞門古木蕭椮奇花點綴空明寂歷雲氣沾衣寺斬然亞漫然棟宇煥然坊第巍然皆新構也奕奕皇皇宵宵爆爆中肖三寶大佛金碧熒煌余既肅參乃始步兩廊揖山僧稍憩禪房上奉三四木主睇之則鄉先達戶曹貝公參藩李公郡丞陸公暨若子庠彥月軒公大都捐貲力理嶒崅故祀之云余畢致禮

山僧進茗啜余嗽飛泉剔蘚碑覓異覽乞旁觀鐵樹一本僧云六十年始花即彥曾丁卯云余怪之曰六十年一花見者幾何山僧頷笑逍遙行數步爲世尊祠莊嚴如前亦新搆祠後爲絕壁蒼翠蒙翳古字斷續雄腑讀爲宋洪熙中德進上人所爲祝聖壽作也以故揭其寺曰壽聖余讀且歎曰嗟乎嗟乎浩劫遞遷懸崖如昨德進巳化詞者伊誰山僧又笑性時夕陽西照烟霧縈廻迤北里許爲清真嵓廣袤二丈中有三真像前搆一堂稍巍峻側有泉如線潺流懸壁洪鐘叩之而兩響聲巳輒綫或曰上有李仙嵓基礎具在此靈水也或曰此勾漏洞所通之竅余記道籙適印證欲起而翶翔其境顧

崦嵫投昏而余乃始問傳燈舍羅筏譚空色暢無生躡深森息也夜半栩栩然夢也若登閬風見所謂異人導引云大覺琳鋪神清與逸遂與山僧履危石躡蘿徑巷敞天一線逶迤梯竹行三里爲白雲窩晴靄蓊鬱兩峰對峙北轉而東磴岙峻左右代受踵二分垂在外爲鼇頭峰上有龍洞水潺潺也歲旱致禱者挹是往往神應之盤曲迤東猿鹿吟嘯古幹煩拏四望溟濛萬里一碧天花亂落目幻心飛是爲會仙嵓噫吁嚱危乎真仙窟哉余因禮稚川問長生撫掌高歌仰天歎曰仙乎仙乎吾將會汝汝會之乎頃之商飈搖颯白雲如蓋恍然非夢導引其人豈葛翁來邪其事甚怪於是尋丹竈擬神芝

得萬年松萬年者乾之不朽潰之復生也滿志護持還寺與山僧談吐納之方茹煉之術因言火傳不盡噌齕有涯身世因緣總屬苦空無奇爾神日月青山子請筆記可乎余惟嶙峋削銳旖旎鄰房瀑布吞虛刁調怒竅山有笙文余何屑記托迹希夷談空物化探奇布采乎詭抽思玉藻瑣數余何敢記無已爲繹松樹之旨夫萬古常新山松似之歷世創見寺樹同之是乃所以記也新廟貌現莊嚴壯山寮成功果山僧洵軼德進之上而余觀勝事跳貽躍望先達請公頁且擇選之矣是舉也經始於萬曆庚辰訖工於癸未費金若干皆僧募之衆捐之而陸生坦居多審勢相形與有力焉坦益月軒

公子捐資姓氏類得鐫石僧名善慧別號本容上人

瑞泉記　　張所望

粵之西瘴鄉也溪水多毒吏茲土者尤戒心於此余受命備兵爵林既至首詢其水之宜人者州守李君準父進曰不腆下國越在遐鄙惟是南流之濱有紫泉焉可當滄溟之獻幸無虞余乃稍稍心慰已循故事周覽城垣守西向指謂余其下卽紫泉也然憑高一望了無所見余曰盍往觀乎守唯唯遂命駕出西郭不里許至江岸相去數十武得一盤石狀若蹲獸色清潤闊徑可二丈許右有二穴中濆湧而上涓涓不絕流入於江所謂南流江也挹而注之色瑩潔如玉氣溫而味甘風韻絕勝考舊志宋以前無聞淳熙間郡守黃勢名之曰濯纓泉至嘉定中水忽湧紫色因更今名自是每紫水出州人士獲雋必多勢之生常不爽故又稱爲泉云土人取以釀酒味清且旨亦謂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子[illegible]也余生平好遊所遇佳山水多矣如茲泉者殆未易[illegible]又泉穴多出山間茲山獨遊而泉而此獨得之乎原出於石鐘尤爲可異若過[illegible]並[illegible]泉[illegible]人文比諸[illegible]淸斯可作輔則又異之異者也不[illegible]什[illegible]而書以遺李守俾刻之於石尚後世復有[illegible]試品之以爲何如也

[illegible]木門[illegible]記　　楊于陛

州東南二十里許曰木門[illegible]未及巖半里大石踞道旁狀若龍盤水經其腹出少折而東有山介其側天半懸一小菴茅蓬傾圮僅四壁立上橫古木漸就浥爛詢土人云舊羽士嘗棲息此中今不可復識矣數武及巖山勢欲岑磈硊兀突奔騰高聳插天卉木菁葱陟其巔賓主羅浮昆季勾漏蓋南條極隩區云水入洞口砰磅訇磕穿洞而南折而東復折而北繞北以流更流而南以滙於海今縣名北流舊縣名南流皆隸於州托始於此耳洞口中峙石山以當門屏右有滴瀝若石芝然白皙楚楚穹窿谽谺嶔崟窞南北延長東西奇袤中結大宇蓋外平內深象渾天儀石乳交流有筍中立上撐如柱余目而識之曰微此柱洞其誰支坐久縱觀有伏地

以處作布袋和尚者有半空憑虛類菩提薩者直立儼挂如飛如潛如人如馬如金如鼓是不一相或青或黄或白或赤或碧或綠相不一色叩之而出金石聲即之而苔蘿薜蘚巧匠之所不能鑄丹青之所不能寫洞之庭堂也彌迤稍西深入可十餘丈轉幽轉邃底石稱是水亦委輸洞之退室也徑經小石橋而南上數級入一小穴狹隘僅可容身冥不見天左右告余曰前此來遊者止於此不遠入穴以內神仙之居蛟龍之所窟穴非凡人所敢近余咤而異之曰吾以神仙吾儕友蛟龍吾豢畜其何畏而不往同行者曰大夫體肥恐穴小未便跼蹐耳余應之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

不蹐余之跼蹐也久矣其何處而不往廼命隸人把火導引余就地作俯伏狀稍下更轉而西三兩武穴漸高頭漸起余仰視歎曰此必玉皇上帝臨御之所同行者曰何以知之余應之曰非至尊在上余何以方入而即俯伏也迫視之奇幻萬端又一周天寶幢翩翩成行列隊有若青衣童男女侍立者有若餅花果核供奉者有若執蓋御馬而給使令者有若箏帷設幔碧宮紺殿白堊丹漆之煌煌者洞之深突奥變處也又折而西左白石如獅子大右一石壁空同玲瓏其下皆石田歷畔分明土人曰此仙田也稍高埠有石牀土人曰此仙牀也田牀俱無恙神仙杳然豈部下神前知大夫來而避之

邪抑仙凡之隔不與我言今是未可知也左右告余以天晚循故道以出正日之方中庖樽相屬余徙倚長嘯有是哉大冶鑪錘之巧乎道家稱三十六洞天羅浮其第七羅浮群林皆古交趾地葛稚川求爲勾漏令後居羅浮此流有勾漏洞距此洞纔三十里地脈斷續起伏如人身頭顱肚腹手足支幹連絡貫通環交廣諸山結成朱明耀真天一塊世界則水月洞天即勾漏洞天勾漏洞天即羅浮洞天此洞正三十六洞天之散布凝結奇奇怪怪不可測識也如是夫土人復指某爲棲霞菴某爲釣天洞某爲天馬洞景致差勝土人懽來遊之妨農槩石塞之因塞以來適可乎余應之曰混沌鑿機智

生民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導民者因之而已其又何求焉同遊者莞爾而笑同遊爲誰州端鄭絡處山人陳少華也併記之

遊虞山記　鄺露

虞山帝祠秦松夾道若駕蒼龍乘雲螭南巡之狀其後堯山蔽天而下其前灕江經之皇灣緯之其制度則外朝內寢帝儀肅於明堂二妃正於端幃儼然南面而蒞之其儀禮則主鬯冠衣劒佩三十有九圳贊幘衣一十有六鐩豆瑚簋彝爵洗罇鼎盉爵卣罇鼓絃瑟七十有七廟後有洞鐫曰韶音石質純青深十三丈有奇其傍蹲龍走虺狀若筆甤塤篪者無算洞後見招隱山魚泛

島潮若提鏡之望方壺也外有鉅石西臨皇澤上左折爲南薰亭昇山枕灘諸勝攬擷其碑晉有庾闡之敘後魏有温子升之碑唐有張曲江之文宋延清之詩觀文之隸李陽冰之篆宋則朱紫陽之碑桂山文獻茲焉特盛出門薰風徐來舞於松柏之下石竅土竅和若鈞天不知身在何世也

陽塘記

漩桂皆山漩桂皆木也灕江陽江彈丸西湖白竹羅城郭市日域始未暇論郎城中揭帝梓漣華景西清色色入品惟陽塘最勝陽塘東西橫貫中東以橋東曰杉湖西曰蓮蕩征蠻幕府鎮守舊司南北相望演漾各數百

畝臨水人家粉牆朱榭相錯如繡茂林缺處隱見旌旗西枕城闉陽水入焉余先一日憶吾家花田遊舸有詩云芙蓉葉爛不還鄉五月玄嵩尚怯霜夢入花田看越女手擎丹荔倚斜陽及遊陽塘風闕擧扇水泛紅衣杜若芳洲不減花田珠海紅蕖白芷不減丹荔素馨紈綺王孫不減三城狹少詞郎佳句不減水部風流金谷佳人不減海邊素女至如玉山紫黛金創芙蓉倒醮冰壺天光上下則吾家之所無也昔人謂楚南山川造化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余雖非其人而所慰信多於人覩其所慰而天地之情見矣

遊桂林招隱山小記　四如

自西湖至招隱山二里山光水碧石門劍立嬰然若神物持之西折北漏洞綺窗串玉下則嵓水潑墨巨魚金鱗朱鬐北背有穴如門出門爲金龜潭潭盡芰荷外爲蒙溪橫五里徑二百步今皆灌爲田矣東南轉嶺石林夾磴至朝陽洞洞口直下二十步有水傍淺潭側南望玉乳如飛蕊擁簇南陟飛梯四十級有雙碧玉盤二乳滴下聲如清漏又九級有白玉盤自然出水可飲十人亍寫張衡四愁其上還白石盤東北上十二級得石堂乳穗并垂曼之錚錚泉玉自堂北出西入小峽得內洞東有石室如書頂上方井萃蟲綺藻自洞南下仰矚東崖小樓雙石人如舞閣妖姬峯栝窺客自樓閣斗下次

蛟渠渠跨石梁長三百步非列炬弗進南抵絕壁飛梯九盤及水是爲玄潭下有石閣纍以危檻景落潛圉聲龍語吸自石閣還上絕壁四十步得小洞僂行三十步左右鍾乳朗然映人有穴通嘉蓮洞從洞出六十步有石室名白蝙蝠又北上得外洞壁下有石其面砥平有白石琴薦可撫清絃東有便房節柷析檻門樽曲几鬼丁之追琢也北七步臨西石門至夕陽洞深九丈許崖北有道可以專車崖南有水可以鏡魚自南北崖下眺南潛北潛二洞有連理松連理樹偃蓋桓玲瓏鐵幹連卷怪石香臺梵刹皆從枝葉間出自西洞口去一矢得南華洞西有石可容數榻東有清泉又一矢得白雀洞

洞口隘狹摩勝擦耳側身通人北上山頂盤曲五百步
碑兀奇聳盡石奇於東南松蘿萃於西北其水自嘉蓮
經白雀歷朝陽傍伎北牖出於南華而入於湖又一派
自棠溪源出牖之北出於北山南滙南華而入於湖其
六洞小篆皆唐李渤所書然茲山雖奇著勝在水宋人
灌之爲田乾道張栻畝作斗門閘之作復西湖記嘉靖
中復灌爲田瘡負郭有田而豪傑無奮牖矣

粵西文載卷二十一

粵西文載卷二十二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輯

記 城郭公署

全義縣復北門記　唐　柳宗元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
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
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
於恡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
平盧遷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
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
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廻其途故塞之遵曰是
非恡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
詢於群吏群吏叶厥謀上於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
讙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
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
子徒也爲之記云

桂州新城記　宋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
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
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
之變也惟天子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
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

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戸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蠻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事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横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

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建築隆兌州記

李彥弼

蓋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國有聖人焉靈承駿命體道以光臨旋斡乾坤籠絡宇宙執象而天下往守樸而萬物賓殊類稽首遐陬嚮風圖山川以爲吾疆理闢墝埆以爲吾金湯糾種族以屏聖垠屬梯航以翔壽域茲固其所皇宋重熙八葉聖人秉至一照太清敷皇猷霧溶渥文聲之所陶沐義威之所驅脅薰華被夷雲潤星暉鳳儀獸舞亘尺寸之堪輿罔不替日月之榮光釀陰陽之沖和鼓舞乎風霆之震薄瞻仰乎河漢之昭回者矣夫蕞爾大邦載厥詩雅噬螫吾部創痏吾民茲浩古

所病也適今屈滕歟寨籍驪請吏顧無鶩邊而杌士遐有干城而固圉豈不端爲盛時休譃按邕州左江化外溪峒所列州縣株蟠帶縈環接外界中聯省地如自杞寬樂馬蔦等州級夜郎牂牁巴蜀之境西連大理南徼交趾旁介毗那逐距南詔其餘波羅瘴諸蕃錯以犬牙緣以鼠穴深探其淵而僉之凡爲州縣四百五十餘區幅員幾周萬里南皐蜩蕪土壤毛沃饒衆麻穀粟之賫毓金銀銅鐵之寶氍毹布馬之貨趨蜜麝鹽砂之商氣候得中無瘴癘嵐瘴之淫若風聲差爽有塗路言語之交通厥民以忠義信好相尚刻竹火書以爲要結然而其人常務息苟安不能自嬉其生何邪蓋緣瓜剖豆

怯自相長雄猾凶獷黠更鎖于而背魚肉洶洶罔寧厥
居惟是傾心跧蹟仰恩聖人之風願爲王者之民神宗
元豐之化浹洽炎海當是時諸蠻已啓納土歸順之志
聖上纘烈考之府明恢無外之神化嶺海之裔斑幡之
宗競輸誠而僥招納願人貢而即羈縻於是武經大夫
權知賓州黃遠政和三載閏四月抗章以鋪建闢之功
條利害之源謂撫柔鍔拓土撫倪遂乘機會採以德意
疏以利門扳而翕之酋豪靡然操銅印者五十餘枚以
爲贄驗經略安撫司劾狀以聞而公卿總議以謂來莫
禦去勿追三代所以待四夷也彼自挈而來吾因撫而
有此不忘遠無此覊之義也聖上訪道㕘同具茨之麓

凝神蝸蜎護蔭之虛曠然以天下爲度一脉而同仁廟
堂之上論道宗工乞言大老夾宸極而斡鴻鈞聚元精
而禪至德一心既協萬國乃寧適詔以集賢殿修撰鄱
陽程公鄰知桂州行經略安撫司事程氏世抱忠孝爲
時聞家先政寶文公帥桂垂十稔威勲兼茂夸蠻讋伏
修撰公挺奇麗□之資負顯允塞淵之器是爲寶文
公子矣遭遇聖知來綏爻政光開將閫三十餘城兵民
重寄專在掌握夙夜匪遑竭忠貢謀罔以報上於是詔
漕臺憲司常平使者戮力億贊以襄厥役命廣州觀察
使黃璘同經措置忠州團練使李玨專提統制衆髦花
奮據其要衝建築二州五砦春鍤雲驟板杵雷動衆心

成城百雉俄覩首功於政和四年甲午之冬迄績於政
和五年乙未之春凡所錄州縣鎮洞村團隘一千三百
七處丁口五十七萬四千一百餘人與收賦稅金穀糧
馬等物每歲各以一千六百有奇爲定式納土渠長各
補授印官班爵秩寵以衣襖冠帶新民繫籍方籍者以
驩綵牛酒充其犒賚聖恩涵濡遠情大震興隆山置州
賜名隆州萬松坡置州賜名兌州五砦以金斗鳳憐安
江思玉朝天名之二縣以興隆萬松名之樓觀岩嶢
溝池滲滴充實府庫開設學校去馬來牛之混同障烽
守鼓之滅臥盤石鞏固永爲邊藩於戲偉哉茲豈人力
益人和之也昔伏波將軍馬文淵提軍深入極九真交

趾之境鑄銅柱以標漢界想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然
而師老財匱僅以立功猶足以抗威稜而輝竹帛今都
忭程公運廟算研將略碧油乘除棨戟帶緩寸兵不試
斗柝無擾而驍騎席卷炎區底定豈非說禮樂敦詩書
明動邪夫中國太陽也四夷衆陰也陽動而陰趨中國
腹心也四夷手足也腹心爲而手足舉聖人在上四夷
綏懷自爲守邊此茲衆陰之順太陽手足之應心腹也
大道天下一氣也聖人假以精真燒以和平則很心易
慈鴞音變好混爲一致還於道樞蓋聖人法天天道不
爭勝故也夫有苗弗率舞干羽而格之下雖爲自
衛之兵未免乎執兵器以示人也氏羌之畏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未免乎宣威以服人也崇國不庭因壘而降之未免乎乘其亂而後降服也南征繇荊馬鳴蕭蕭雖動而靜旆旌悠悠不疾而速有聞無聲未免乎獲兮狄而復境土也聖上處事法宮與道爲謀雲行而雨施神動而天隨茲所以端拱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無不景從者與都督程公有美弗居撝謙不伐適緣文關博有詞人雖慚蒨纓之傑敢効勒銘之英抽毫進牘以命仲宣將以揚閎休於一人垂景鑠於萬年辭曰

日星兮攙搶括兮大同演漭蕩無名兮聖皇啓知道通鴻濛坱圠中運辰極樞八紘兮聖執大象旁燭胥塿嶸爲一照人清兮南陬炬狒朱方爛兮發潛猶宅績判渙兮淪隆堯埏將盪海兮阜文聖武負徠遠兮道涉德淵鏗韶奏舞洞炎方兮冠帷滯冉狼遷鶻華吮猶香兮卷彌叟踵從嚴邊析供天光兮遂荒駱越亘遼屏兮戈韜弧戢採奉犧兮芒芒貢城震土境兮天子萬齡無疆期兮

桂林館記

汪應辰

事嘗廢於所忽而人情所忽不在於大每在於細惟君子獨論其所當爲者而已莫知其孰爲大與小也然常情所忽而或者獨察焉則世始稱以爲盛德之事書稱畢公曰克勤小物詩稱仲山甫曰不侮鰥寡豈非皆以小者觀之歟踰衡湘而南靜江爲一都會崇墉複宇顯

敞壯麗通衢之廣衍闤闠之阜盛稱其爲都會之府獨所謂傳舍者在府治之西不數十步圮垣敗屋積久不治居者欲折敧者欲仆過者即趨懼將壓焉是豈見聞有所不逮哉夫力或不給而致然邪蓋部使者之居皆聚此邦非有待於外也加以地在一隅達宦貴人又無所爲而至彼其源源而前者往往皆隸吾封部之籍不然亦要爲有所求者方且奔走伺候以廁聞名於將命入不延勞去不追餞其則行者摩肩坐者爭席而何敢以舍館未定有請於從事之人哉則傳舍之有無宜若無係於損益今建安陳公之開鎭也實始慨然以爲力非不給而士或舍於隸人吾甚病之且傳舍之設著於月令大以待部使者之按臨而其次蓋將使士夫羈旅於道路者得其所安亦不以別異於吏民知所以重此皆朝廷美意其可以闕然哉於是即其舊基一新其棟宇爲堂面陽而列於左右者其位各四門之大可以方軌庭之廣可以合樂至於庖湢之所凡榻之具莫不畢其處而備焉非公之用心一視無間其孰能致察於此自其一節而推之有以知事無不舉而民之均被其澤矣夫事無大小其造始與夫興廢者常難而蒙成者爲其易公既爲其難矣則得其所甚易者當何以處之切思世之君子又將以此觀政於異日矣

桂州譙門記

尹穡

事莫急於正其疑莫善於因其俗惟桂爲廣一道都會內之二十七州與其縣之吏民外則襟帶之蠻大小以百數皆於是焉聽號令而取儀則而府之治獨設譙門而不由乃旁爲小門用以出入又爲樓於子城之西偏朝夕鳴鼓傳漏其上茲豈事所當然者蓋其相傳不同常有兵火癘疫之應是以前後來者皆畏懼牽束以故譙門久廢而不果復或復之未幾而即廢紹興五年詔以尚書隴西公來帥既至顧僚屬而言曰茲門之可復吾知之矣疑不可以不正而俗亦不可以不因乃求之父老得所鑄鐵牛上爲土宿之像於城北福興之佛祠況髣莫顯而考之圖志不載其始所置立厭伏之由說者以土牛爲鎮星而桂殿西南寔占坤隅若土與牛皆坤德之類也意其假是神物重器以爲一方之鎮乎遂命迎致以禮安之適有長沙黎新以易數知名召使筮焉得解之繇其辭云是謂雷雨偕雷天乘風難散而物遂事遇而寔通利不於民恩加乎公請以立春甲子日復之占宜有雷霆風雨是其兆矣已而果然惟桂之俗事神而信卜今公之所以復斯門者以此可謂於事能正其疑而因其俗矣故民始聞之甚疑以懼相與竊竊議論爭騰其說以相驚動終而聞之莫不歌舞頌公謂公既正我以疑而又惠我以俗然則斯門之復庶幾永矢而不廢無疑矣咸請書之以告後之人於是乎書

貢院記　　鮑同

郡國貢闈之興廢可以觀政之善否同轍半天下還省所歷蓋有初有而廢之者矣未有亡而興之者也邦之大政莫先於取士本朝置郡國歲選於里升於鄉而養之教之三歲則羣賢而試之賓之興之於朝其養之也有學其試之也有闈豈細故哉將取而貢之則接之必以禮又其衆也會之必有所於禮於事爲宜而置不講政之闕也然爲政者往往亟救目前盡心力於錢穀獄訟簿書期會間至於此則不暇學雖罔敢廢視之已不爲急務焉爾若貢闈則蔑不省十有八九廢且亡之矣近科詔下乃卒然治故驛闢僧院因陋就寡取具一時而類皆湫隘頹闕支撑補葺不免草創疎略既非所以待士而奸弊復不禁壞亂法制熟視莫救凡今郡國能奮然有作不蹈此轍蓋甚寡而靖江往時亦無以異自罷都數百年陞府又數十年更立帥守不知幾人未有加意者乾道二年今經略使左朝奉大夫直徽猷閣劉津張公來領府事甫報政即懷此志而府之經費百度皆仰漕臺財用無所從得又乏曠址可卜久未果爲每歎曰吾起諸生而弗就是役則終有愧會西城慈壽寺火乃以學遷焉既遷則欲即舊學作之以畢前志乃與提點刑獄滕公轉運判官姚公謀其時鹽法初復官以羅爲市凡於此取辦乃捐贏之以萬計者五百而公與

憲均任其飛輓之責貿鏟而取其資於是以五年十二月鳩工以明年十月告成其地居滕仙門之西南凡爲屋若干修麗宏偉莫不快目而增氣高明爽塏可以展舒而不廹甚稱士子挍藝之勇考官則爲之廳爲之堂而又寢息有室庖湢有處靡不至當至於諸司職守官吏若簾之內簾之外次舍咸備各有其序爲役甚夥而民不知猗歟偉哉自我朝開科之盛工力之富亦不曰易而況於此乎諸從事請刻記以告來者公曰土木不足錄也士者國之重器文王以濟濟而寧且有邦之治功與夫有司之職業孰非士爲之凡今之公卿大夫鮮不由此途出是役也不可不記爲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夫人物鍾乎山川之秀地理陰陽之說聖人不廢焉郡之秀氣慈壽擴其先舊學擴其次前既以慈壽爲學今又以舊學爲貢闈異材將輩出矣姑記此以俟其驗

重修古縣廳事記　何麟

古子男之爲有里者入其疆田野不闢屋廬不治者謂之無政況邑居之有廳事所以行政令臨吏民其可以一日而不葺乎然使奢者爲之侈棟梁華榱題飾壁塗若彼儉亦足以厲吾民矣故政爲言正也中也其猶爲屋者乎正與中而已推是道也均賦役謹朝會聽曲直決犴囹必歸於正而以中道處之何但足以觀政乎蓋亦進於德矣陳君汝霖之爲古縣也景行前修篤志遠人於臺池游宴之觀未始一經意也而獨以廳事爲急公餘處農隙民不及知而已告成邑之人咸請託焉因吾有以觀其政矣乃祖文惠公有言曰仲尼設四科而冉有季路居政事之列二子之器非止於是蓋十哲之賢各言其所工而二子工乎政事者也遂進於四科之首則其器詎止於百里之間哉并以于言書諸屋壁明攻

古縣爲古田成化丁酉重修古田城知縣卜彭澳有記不錄

重修鬱林子城記　譚景先

淳熙六年夏五月庚申寇李接起陸川聚徒數百癸卯劫調馬場攻邪南寨殺都巡檢使黨與日熾且萬人僭竊名號部分僞將相警報至鬱林官兵往討不敵而遁

太守以城不可守先事退避壬申賊襲傅白羅陷鬱林甲申帥司木軍自雷州至賊踰城走乙酉賊衆長驅趨容州又趨化州兩郡城壁堅攻不能克羽書上聞天子亟命帥臣節制調發軍馬賊始分黨隊散保山險秋七月辛巳節制駐師鬱林九月壬申李接始就縛冬十月己酉朝班師計六閱月矣明年天子命朝散郎施公埏分銅虎符來守是邦慰安斯民其時餘孽尚出沒山谷閭里之間烟火蕭然田疇荒蕪無見糧百事窘匱公延見父老宣德布政告諭遠邇捕逆僞宥脅從未踰月貿劒買牛咸就畎畝民是用安惟鬱林自至道二年徙治南流剏建城壁迨今百八十餘年墉堞頹陷壕塹堙

累歲一繕修不過增卑培薄而已公鑒往事具封事聞於朝特詔帥臣計其用度以施行之公不以既請於上而自怠其事絕游宴厨傳虛浮之費計材鳩工鑿石運甓浚深增高悉倍於前城周二里八十步高一丈九尺爲屋二百二十七間敵樓四倍譙門之樓而一新之與夫城守之備應敵之具皆爲料治外城濶遠上缺下陷亦加繕理且增築甕城而新其六門焉自十月丁未始事十二月甲子落成軍事推官符昌言兵馬監押趙節實督其役受成於公經理勸督不怠於素故能費約而功倍易壞而爲成自非意慮之深規模之遠何以有濟夫鬱林爲州由嶺以南亦一都會南連雷化至於瓊管

西接廉欽達於橫山爲海道之蔽翼桂林之藩籬也地平廣而無險水迂迴而不深魏文侯所謂美哉山河之固者咸兼焉以驕利所在舟車之會巨商富賈於此聚居所賴以固者城池而已今郡城既壯樓櫓既設器械既具雖異時縣有一焉盜弄庫兵於潢池之中如寇者殆將斂衽退避之不暇又豈敢爲窺闘之謀昔忠獻韓魏公知秦州也夏人鈔邊遂增廣州城屬兵以待賊訖公去不敢犯終之世正獻呂申公知定州也地接契丹嘗有邊患其初州城與築且四年僅成一面公曰定河之喉襟也城役其可緩乎勠力經營不期年而成今鬱林遭賊掠之所蹂與秦之夏人定之契丹爲邊患者何異公之備禦不失其宜亦二公之用心也故鬱林士夫皆欲刻之堅珉屬先敬叙本末使百世之下尚有考焉公毗陵人厚宗其字也明嘉靖壬戌重修施宗孟有記不錄

灌陽縣治記

趙善慶

縣固有宜陽之大曲逆之壯介通道大都爲四方萬里所屬目者吏於其間銛厥鋒穎以聒能名流治聲於天朝馳逸駕於官路殆如建瓴之水敷揚四達所居然也至若附庸之邑不能什伍鄰於鬱發僻在遐陬學士大夫率多陋其土而吝其民民亦恃陋阻其教化然則綏何而不胥爲吝哉全爲州窮湘源而瞰嶺右於湘部爲陋灌陽又其支邑去郡且百餘里遠中土而逼猺蠻前

後令長計資者徵倖以俟去苟祿者偷欲以自腴傷紀頹綱頗什相望逮師幵江鄧公垌念棠茇之舊思所以惠綏其民諏詢歷歲始得今令張公從龍而剡薦爲公單車至縣謁舜祠於華山之陽拜禹廟於灘江之滸退而歎曰是知所傳良心古意未泯也若之何使舜禹之澤不下於吾民乎入視公廨棟梁欲離咿軋作聲吏兩立於頹廊囚露坐於廡因曰是聽政修令之地壞圮至此於從政乎何有因命撤之捐已所有得六十萬鏹士衆叶助亦如之掄材於野甓瓦於陶備工於市公役而私酧之民用懽趨甫再閱月門庭堂故廳宇閎新廊以間計者百皆應時而具辛亥十月傭功壬子九月告成

爽塏高明閈閎楹巽咸中矩度民奔走受令於讌廡之側吏重足一迹於軒廡之下張君豈以是炫能名於通道大都乎又豈以是綴租賦於觀察刺史乎遠民望之曰吾慈君哲父之所宅也則信之滋篤奉之益專教化號令之孚於民顧豈貿貿而來憒憒而居遑遑而去此乎噫是眞能且賢矣予方以其治狀轉而上聞張乃具顛末要予記乃爲直記其實而慨士大夫分畫之大有不可同日語者以腴地要郡而姦利賦重大刻於民者類以不可爲藉口灌陽蕞爾邑外足貢輸內給營繕官不知費民不知役郡邑有不可爲者乎癡嘅鼓腹令戶鳴琴不下堂而芘蕭之宏浹於四境宜陽曲逆之大未能然而耀能名釣聲利殆智之鑿耳張君所差道也茲令尹至盍告之曰子善繼之國無小

重修義寧縣治記

曾垓

淳祐乙巳日南至余之義邑戾見吏民於邑治廨悉瓦解木壞中有門將壓而兩廡且墟惟瓦礫在草莽中詢邑士友以其故因爲官是邑者率視官舍爲郵舍苟攖而疾走他不之恤士友乃謂敝邑褊小山多於畝且環逵皆徭獠賦多不輸郡又督於縣救過不暇奚遑他務惟朱令尹沂力乞仙巢鍾帥書助葺治之得其請僅能成琴堂鼓樓余因思前輩謂官舍敝壞當葺以漸乃撙節務還舊觀至明年得緡錢半百逕入爲出凡新東偏堂暫聽政斤斧方聲錢穀已罄又錙積銖累越半年兩堂成因堂而樓遂集僚佐士友於其中座有進而前者曰堂與樓既新解與廡門不可不葺余思廨乃邑令於此臨民廡亦邑胥於此行文書門亦吏民於此出入余及瓜者僅其半不可不率作興事以貽弗克終之誚月離於畢淫潦不止壞者領解者仆不可以一朝居而邑胥服役幾無把茅遮頭者亦願出私力以助公費余又思官取之胥胥必取之民不若捐已俸而毋爲民擾乃十時需索亦減縮而紙裹作不可輟亦不可怠於是悉捐之贍勉以衛胥急總計之又僅可市竹木乃以朱令尹白郡之意荷帥侍矩堂董先生恤屬邑規廣而力不逮給錢一百緡於是工勤役輿而民不知其所謂隨而悅革而孚欲刻石以記其實余又思食焉不可怠其事一日不可以不葺此其心也何以文爲朱令尹之修繕鍾帥書助其費連帥公記其事余之興土木實董帥侍助其費今欲記其始末亦當叩諸文名於世者未幾瓜將熟余奉檄入郛且思昔人有謂不憂飢寒而憂齊居之未葺者黃涪翁譏之余恐又以是而譏余因記歲月以識其欲記實之意明嘉靖甲午增修元欽衛記仍錄

朔京館記

趙希

寶祐五年歲在丁巳科院清源梁公均治郡之明年也爲政廉勤甫及期雖廢不興猶病北門外道接行都屬

湖以南之尾為廣西之口士大夫高車駟馬如織往來其有不便入城郭者莫為之寓不特此焉郡自守倅以下初到官候朝謁率留二十里外泊民居最為非便公命理椽楊君繼烈度地營館得舊𡉏籌堂基建屋三重周以縫垣自門而廳旁有兩廂自廳而堂有室有庖輪奐煇煌器用完備扁曰朝京蓋取其北上也而今之南來賓客與官是郡者得以暇豫於入郭之次無復有前時患矣初是役也公不知費私不知役公自領事痛節浮費力檢姦欺貲得於積之羨役得於私之庸規畫於是歲之秋落成於冬初僅三月而就可不謂公敏於政而詳且悉歟嘗因是而思之自政道不古世之為吏者

惟促辦於簿書獄訟期會為能視此以為不急雖廨舍朝夕窮為風雨庇猶有敝而弗葺弗理者十常八九奚暇而之他即有異見超卓思以振舉起廢為已任其能節用之餘庸民有作惠於往來而民不以勞者鮮矣公其賢於世吏遠矣哉矧可紀之政非一端特皆施其小若耳等而上之大廈萬間明堂一柱將為天下國家依賴固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然於此之歲月顛末不可以無紀也於是乎書

慶遠城池記　元　羅　成

郡有城城有圖所以述古而垂後也百粵之間連城數十惟茲郡兼兵民之任控西南之邊隸五縣羈縻十七州扼東七十二寨其俗悍鷙難治前乎作牧登埤擊柝日事捍禦不遑他務本年春余來幕府適丁寇亂室廬俱毀思所以輯寧之公退之暇周覽形勢稽度力用導官陂疏龍塘衆流滙於城南引溉浸注瀦為西壕溢於東關光涵玻瓈冷浸城址磐盤石於香山寺囊括陂路甃涵竇於五通廟畜洩淫潦又自西原廟之西葺箐相土隨地高下植以柵欄絡以棘垣纏聯櫛比叢篁蔽虧連絡龍溪百堵皆作人戶趨揭敵樓十餘所參錯其間微巡委於停張候貫料具什物上泝漲浦下逮彭步延袤十里江流激湍相為首尾憑尚壩以遊目則瑯焉垂湖巨浸接天羣峰倒影廻波成紋市廛鱗次宛在空

明微范浩蕩若閬蓬島雖武夫千羣不能超而越也先世民間竊利屢賄於官欲墾為田者輒沮其事發言盈耳是用不就余既集衆力以就緒乃進父老而問故龍江蜿蜒石礅屏列北山崇峯接九龍青鳥天門左右翔翥此山川之清淑也馮三元以文章魁天下黎特科以及弟擢當時三吳繼踵二廖聯芳或軼駕仙蹤或抗志武毅或寄迹吏隱皆生而名世沒而廟食此人物之傑出也又如清獻趙公以政事著績兖國呂公以弭盜崇勳蘇府君之節鉞威震乎殊俗黃太史之流芳清風凜然高閣雲樓以飾以備式崇明祀景行先哲又慮其久而或弛也勒之堅珉凡國有未備則載之於文文有未

悉則見之於圖俾同志者咸知所考證云

靜江路屯田千戶所記

上以嶺南寇掠不常遴將校屯田乘山列隊絕諸仇寇遏其逗渡靜江西南曰茶峒當寇之衝朝發而夕至郡為連絡數百里設千夫長二人視五品副一人百夫長十七人視七品副如之兵二千八十六人人授田六畝計田萬二千四百八十有奇前桂平縣達魯花赤泰崑鄧忠翊校尉茶峒正千戶守其地務農訓兵芟薙梗連營樹柵恩楗江流作堋圳以溉瀉鹵事以就緒歲克有秋乃建候樓以伺烽警中搆蒞事之所若干楹賓僚有舍庖湢有次繚之以垣農隙則飭材閱武蒐以示禮

使民知戰故皆有勇而知方居之七年猺獠屏迹耕樂其業予既嘉君之績用有成屯之士兵請紀其事而勒之石俾後人知所效法遂摭其概而為之紀

增築藤縣城垣記　吳瓊

廣右之地西接八番南連交趾惟藤最為衝要蓋以其左右江東流而經其城之北繡江北流而遶其城之東二水湊流接於東廣舟車輳集人物繁稠古城方五里自宋末歸附至今圮壞久矣至治間始有峒寇自右江乘舟出沒行劫往來任守牧者每遇警急立柵隄防而已天曆己巳寇猖獗從繡江下攻陷其城殺傷軍民自後來攻一十七次縱火焚蕩民舍官廨神廟悉為煨燼

至順辛未春朝列大夫三峰文侯甦來知是州下車之初首詢被陷之故慨然發憤遂集諸父老會議因古城舊制而增損之務在於不擾而辦然以本州版籍遭火不存乃督屬邑各社農業丁口驗丁數派每十丁修築一丈立定規模傳之久遠但有損壞隨令修葺於是民皆歡忻趨役旬月之間城壘新而秋毫不擾敵樓雉堞聳漢連雲為嶺外之傑觀矣乃分布軍兵措備攻戰之具嚴加守禦至於四境亦設番日官給旗號法令嚴明隊伍整肅壬申二月初三日寇有四百餘徒乘舟至城西門侯乃將帥軍士赴敵殺獲旗頭蘇為等三名射傷頗眾又分攻東南二門城中策禦謹密寇各散退向梧

而去是歲五六月間寇數次往來皆潛蹤而過不能為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有寇千餘徒乘船百餘艘是夜艤於城之兩岸見城守嚴備不敢向邇下梧攻劫封豐諸邑殺戮軍民橫屍蔽江至二月初十日從州北潛地而回於是州人益感侯之功而遠方商旅鄰郡士庶扶老攜幼而來託者如歸焉侯乃西郡世家顯仕於朝自負器望出守於藤適際蠻寇作孽嶺外二廣海北三道多罹其害獨藤城殘破之餘得侯為完修蠻寇避不敢犯譬猶回狂瀾於既倒砥柱於中流焉信其難矣其他豐功盛德形於歌頌登於篇章於此略之可也茲以藤人父老備修城之蹟徵言書之於石予嘉是事而敬

公之德遂爲之記

陽朔縣署東向記　　鄒如孫

至正二十七年冬十月陽朔父老唐子良儒蘇子運員偕士庶等來謁於庭相告曰邑監南明安溥化侯十有餘年於茲政治浹洽遠邇向化猶切民詛每議署所廢向爲病必一攄之厥心斯樹按吳武陵記縣本漢始安郡地隋改今名朔北方爲復卦陽象東方三陽是爲一陽復而三陽泰自北而東山水宜然故古署所邑門皆東向令良吏爲民淳科目代不乏人三紀晏如也宋開寶間彭令始改今便而南之人元以來未之有改吏治民俗人才日益偷墮寇盜日更滋熾雖曰世道亦山水致然侯下車初首病此矣擊肘多故未遑改復今年七月南臺巡察掾瓊梁君禹錫道經登覽見其山水秀萃於東契侯夙心卽延父老於庭議所以變之衆謝曰唯侯便我唯侯是從侯首捐俸倡之士民協志奮力鳩工庀材首新譙樓門從次堂宇悉撤而東向煥然一新吏署茲所一日朝陽莫不懷想傾葵益歲對越偉矣哉此舉也嗟乎天下事無難爲惟狃於故常忍病民者恒致翫愒踰閱慶違今百二十餘年矣必侯而始布置之侯視邑猶家愛民如子彼所宅弗利惟恐病其子孫爲民父母知署所不利民而狃故偷安不爲一處置何愛民不如愛子也侯久有是心必至於今始得爲之豈非爲政在人而成功有時哉侯字德誠世爲濟陰宦族孫善國言爲南臺書寫歷今任爲記

陽朔縣鼎建西城記　　曹師孔

昔吳武陵記陽朔廳壁羣山發海嶠頓伏騰走數千里會衡巫諸山於陽朔孤崖絕巘森聳駢植勢險形壁千人守之十萬不能攻信斯言壯哉縣也夫何近年猺獠竊發屢攻陽朔幾不能存在令之賢否何如耳至正丁亥北庭明安縣浙洪二省掾吏受命宰邑乃辨方隅築郛郭審度面勢自都利峰繞於鑑山引東津之水跨雙月之溪下瞰灕江伐石紀工隨地制宜雉堞樓櫓屹若雲矗延袤數里闊六尺厚七尺高丈有三尺旁開八門圈串週匝旁通曲達女牆伏矢敵樓避身鳴鑼屬纍聲息相應侯之用心勤矣哉俾舊政皆若是則寇掠孰敢窺覬後之來者繼葺弗墜則民可安堵矣落成教諭劉觀裘其事求文以志諸石且曰公廉使戾兒赤之孫御史鐵哥之子歷歷省憲清節遠謫表表自著其爲斯舉不勞於民弗藉於吏身董其役以至迄事三閱月羽檄紛馳乎都境兵卒日調於大藩侯得以優遊琴韻適與種花理庠序之絃歌課農桑於畎畝嶺表連城列郡侯得以最聞曷可不記以告將來者

修築貴州城記　　鄒魯

至正十二年侯君文卿爲貴州幕不三月政和而理成

文卿復進父老士庶與之永圖曰裸裼而戰可乎曰不可也都鄙郡邑以固生民聚民非城弗可也城弗完豈爾民之安哉由前至今貴爲鉅州賓象潯藤鬱士犬牙谿猺峒獠旦發夕至州城不治殆將百年日月受敵數傾於陷吾爲若等倡大夫修之衆喜且謝曰是足以保我子孫黎民國家人社之利也請具畚鍤以從侯君則出私帑傭軍民築城以衛民於是趨事子來執功雲赴君又禱於北山之神得古石塚數千室於近郊砌壘有餘陶冶無費爲版築之役則城中之民第其物力而分築之不給則又以己帑相之城高十尺有奇上爲女墻五尺有奇土石塡實灰液膠固周圍二萬餘尺南距大江[illegible]由濬塹深丈餘[illegible]闊東[illegible]兩[illegible]一[illegible]丈[illegible]而分盡[illegible]無[illegible]木[illegible]衆者[illegible]門東南[illegible]朝陽[illegible]東西門之外各爲[illegible]又各爲石門門有敵樓[illegible]爲城[illegible]乃[illegible]使是役也經始於是歲之六月[illegible]功於明年之二月君與弟信卿日涖城上籌[illegible]民以理作者千人不加一杖而自勸於是[illegible]民始奠居而知有生之

樂矣州學正臨川陳復伯禮耆士楊榮祖等與父兄子弟既落其成乃相帥爲狀託潯州從事林君茂卿求文以記之余聞君之爲州幕政蹟昭灼凡所備寇周防爲生民計者莫不盡竭其心焉方城之未完也歲八月戊午賊至萬樊君即捐貲募勇士身先士卒擒其酋党八人斬五人明年五月庚午至於癸酉七月丁卯至於己巳賊皆數千人犯城壁君與弟信卿帥義兵出門連日逆戰以蘇五六合摧鋒陷敵敗退奔逐北殺獲無算於是廣西海北二司薦剡交致遣使亟鎭焉至若出積歛以給民與學校以勸士均賦役去寃暴復流亡決淹滯又不可一二數非其心忠以仁其志果以達而其天質之美有以異於人烏能成其功業若是之盛哉於戲世之爲卿相列方岳爲國勳戚爲時名臣尊爵祿而都顯寵者可勝數哉邇者烏合蝟集之徒竊發淮蔡閒肉食而佩吏者委城郭如敝屣曾不少顧恤視之爲可以少愧矣況嶺南去天萬里吏於其土者率自遠宦以王事爲貨市視公宇爲逆旅汲汲焉漁獵其民豐其家室不醫又安有割己俸以爲城捐軀命以禦暴盡忠報上若此人至者也坐省府鎭藩維者如彼而況於一郡之幕佐乎若君者誠所謂求十一於千百也使君居廊廟贊出納用足以究才位足以滿德其功業又當何如邪雖然有德者必食其報余於貴之士民望之余聞州有

紫水出則爲守佐之應君視事之初泉𤇾沸出城下噫石發於郊泉瑞於郭非人力之所至也賢者之獲於天蓋如是夫君名元釆文卿其字也信卿名元忠其先中原人宦游桂林因家焉

桂州新城記

楊子春

廣西古南粵地當楚粵之交秦漢爲旁郡史祿開靈渠漕運乃通歷代更革不一府廢始安郡爲桂州總管府仍置使唐因其舊尋改大都督府後又升爲節鎮宋置經畧安撫司國家混一，改宇建元帥府廉訪司以糾劾一道稽之分野則唐僧一行宋蘇文忠公諸說以湘南爲翼尾之次桂林當軫十一度其論乃有所據我朝

承平百年蠻夸率服城池稍以廢弛至正十有一年監憲也兒吉尼書副是邦明年淮右盜起湖廣不守遂入湘南衡永皆警嶺表震動公謂衆曰八桂控扼一十六州因保其民民保於城乃議建築城池以爲戍守因之要遂捐俸於官買易器物積以歲月□佰至萬經制之守皆出於上以至正十六年冬十月甲子埸工軍民從役者五千餘人自北而東由南而西城廣袤三千七百丈監築官吏分命督役鑿石於山督工吏士九千二百餘人計日取石皆有數工匠及軍民充夫役者日給鹽折錢一百文廩米三升凡城內外自頂至踵皆砌以大石瀋米爲膏煉石爲灰擣如埴泥塗澤其中城內廂皆砌石三重基址堅厚自下樹石櫛比而上端方周正文理緻密縈繞周迴一十餘里起於東北寶積山連風洞因山爲城增卑益高築女牆建睥睨各數十條丈東爲就日門又東爲癸水門又爲行春門又正東爲東江門正南爲安遠門爲通明門左爲掖門以達東江門又南爲小南門又西爲麗澤門爲西城門西北爲寶賢門正北爲迎恩門爲安定門爲拱辰門爲鎮嶺門城門皆建樓閣設闉闍其最大者爲迎遠樓下各爲磴道以便登陟圜敵爲臺者三十九臺上建樓樓皆外向以便觀覽圜敵之中又其大者建雄邊樓城門樓閣其高廣又倍之守城吏士爲屋廬五十三所以庇風雨城上壘陴

外向皆有窗眼可亦設女墻以時瞭望城之顛面皆砌以磚石若干如砥如矢熊關馬道以達城顛與一新堞相望流水繞帶羣山從立長虹天橋煙雲相連誠一道之偉觀也肇基於至正丙申之冬竣事於庚子之秋凡一歲耕獲之時休暇息力以實計之四年而克成厥事其勤可謂至矣城以丈計三千七百有奇高二丈有奇闊三丈有奇以丈計當用之石一千餘段爲石三百一十萬八千有奇攻石之工以日數之六十三萬五千五百有奇軍民夫役之在官者以日數之一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有奇城臺之樓以間數之一百七十五楹有奇竹木之數計百餘萬以與米和面爲膏計米四千八

百五十石有奇灰以石計三十餘萬有奇瓴甓之數三千萬有奇金錢之用以斤計一十萬三千八百有奇財用之廣鹽以引計九千九百有奇折緡錢三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軍民之役於官者傭稍爲米三萬一千七百二十石有奇犒賞之用不在數焉其費可謂大矣人惟知百號事之駿奔兵民之効力其勤勞之至四年於茲城築大事也不可以不書爰命備述其事勒之碑陰云

粵西文載卷二十二

粵西文載卷二十三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 城郭公署

河池州千戶所記

明 唐耕

皇明統一寰宇天地清寧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惟茲慶遠實古宜州爲廣右西南徼昔稱荒服密邇谿峒其屬邑河池山川嵓嶮林木深阻民夷雜居在昔號爲難治自歸職方民始向化國朝綏懷遠人爰設守禦千戶所以鎮其地凡民十有一而罹於法者貰其罪俾戍守之由是民夷輿安老倪嬉嬉各安耕鑿以樂太平然五嶺之南風氣與中土殊歷歲之間疫癘時作率以爲常人多病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遣天[illegible]天子

在上明見萬里無間遠邇一視同仁凡邊遠鎮戍必擇將士以求安之其深仁厚澤廣被遐陬至博矣哉後之蒞官茲土興兵牧民者當上體朝廷愛民之心克忠克勤以圖補報惟公惟廉力行善政以恤軍民是所望於將來也

重修按察司公署記　陳輝

皇明混一海宇既立藩閫以統領制馭矣尤必設風紀之司以綱維之所以崇治本潔政源也去其嶺南道廳改舊額爲廣西按察司又所以除舊更新作興而振起之也司在城西北寶積山之陽以舊桂林驛之地爲之其經營創始之由莫得而詳是司前爲堂三間中高

二十有尺中廣一十六尺旁各十二尺深比廣倍之名曰風紀今存翼以[illegible]之所廣狹比堂半之堂之後又有[illegible]兩廊南向各十五楹爲司房[illegible]一字[illegible]上文於前歷春夏[illegible]且狹隘蔽塞而無以[illegible]因循不以時葺成可慨歎[illegible]以名進士由[illegible]下車即[illegible]政洽乃相[illegible]所以爲民則今廢墜若是將何以[illegible]乃消已俸乃發公帑[illegible]不先備辛酉之歲改

年月朔公書與寅僚曰事可興矣欲新斯宇當增其舊於是撤舊而立之廣與旁比前各增尺者四中高增尺者九堂後又營明遠一亭踰月告成高明爽塏視昔有加名曰中立公復曰此可暫署公事不如是則未可圖也於是復積如初迨至癸亥秋八月復撤前堂而新之廣狹高深俱與後稱幕僚每署比舊加壽兩廊司房各退十武而立官第堂退吏廨櫛比架閣有藏犴獄有備中道傍徑井焉界牌宏敞壯麗丹碧照耀煥然一新誠可司之儀表一道之偉觀然其所以不煩而甚易經始而勿亟者蓋費出於公役出於傭而民不知勞故也相其事者憲副會稽胡公智僉憲四明黃公潤玉東[illegible]

陸公英武靑貢公和董其役者經歷陳寔知事陳壽從照磨潘淵董工於是年之十二月落成之日黃公屬言曰古之營建修復皆有文以紀歲月錄治前人之所未治憲使公之用心其可從乎宜爲記輝也忝備憲員闕不以蕪陋辭竊惟士之仕也[illegible]於所當務者曰尋不暇則望於修建之事分其心哉今憲使公進而席履善其政退而食思服其事其用心閑有大過人者觀一事則遠且大者從可知焉幸目其盛用敢記其顛末如此云（按成化己巳[illegible]署孔彰有記不錄）

重建慶遠衛城樓關堡記　章綸

慶遠府古宜州在廣西極邊爲猺賊淵藪前代築城存

千戸所守禦在我太祖高皇帝有天下以來洪武二十九年始設慶遠衛以舊基狹隘不足處民衆又徙城東空地增廣之城上止築雉堞南方多霪霖積洊歲久毁至頹圮前數十年間守郡者漫不加意永樂甲申慶遠指揮使彭擧始建置城樓沿城作串樓誅茅覆之僅足蔽風雨然隨修隨壞非經久計後間有能葺補之者亦不過循舊塞責耳非所以威遠人壯觀瞻保民命也天順壬午監察御史天台周君一清以簡命奮倩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天旱而民饑羣盜四發百姓皇皇如自膏火中出種貸來崻君首發倉賑之民食始足爰募壯士立民欵協官軍撫捕之賊亦漸却時中外大臣之出鎮廣西者圖買勞之舉乃檄君兼掌慶遠衛兵事凡軍中發宜君得可否之相從君於于民平賦之暇顧玆城六門惟鎮寧門樓[illegible]武定泰和永安安遠五門其樓皆已[illegible]備非保治良圖也謀之指揮使[illegible]皆作而賀曰願俟之闕之宜人之[illegible]與指部協心悉力召工度材百執[illegible]城樓[illegible]沿城串樓[illegible]材一新之復以附[illegible]爲城壕飛[illegible]保觀串樓高廣踰舊下可容列騎爲間[illegible]千有[illegible]通永安樓而東[illegible]民之[illegible]之爲東關題名曰迎恩而武定[illegible]一樓之[illegible]定遠樓之西又各爲關三

關之外皆深溝廣壕以塹之惟北樓則限於江而不設關焉各關樓垣其規制固皆翼然整飭而東關尤爲宏壯華美者蓋以地平坦受敵而恩來自天與夫教閱士馬達官貴人使客商貨往返旁午皆於是焉出入故也去城近而二三遠至十餘舍如大曹古邑坪勞馬驛鶴嵓鎮苓大瀨金城鬼嵓都銘洪沙大山凡一十二處舊近饑尚或爲賊出要衝則各立關堡其崇垣深溝一如城關令居民土相兼戍守之以通往來護耕作費皆出於君之設法措置毫髮歛不及民故民不知勞焉自經始至休工凡七易寒暑噫君爲民之切立法之詳如此由是民心德君之深遠近崻附賊始歛迹尋亦向化出降達內恬然成化紀元冬王師討峽賊而提督軍務都御史[illegible]韓公雍[illegible]知君之名擧召至帳下問討甚畧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能聞於朝陞正三品階以[illegible]忠乃事軍民恩君休養生息之[illegible]而或[illegible]乃介戶部員外郎羅綸嘆[illegible]以傳不朽於此先民嘗言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illegible]爲制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多盜千里之內能保黎民撫惠難在刺史國刺史若無文武材略若不明惠正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予嘗聞其說未見其人今觀周君之治慶遠則然夫今之守郡古之刺史也君以名進士爲御史爲郡守文獻武略廉節惠政備有

在人耳目所謂文武材略明惠正直皆君所素有而固城池保黎庶攘患難則君之餘事也如君之德之材之量使之居密近地藩屏四方爲國干城寄天下之安危庶幾盡君之材也修一城立一堡何足以概君之能哉姑用書之以慰宜山之人異時甘棠之思且以伺史氏採之以作循良傳焉前正統五年重建鼓樓正廳知府楊禕有記不錄

開設總督府記

韓雍

兩廣百粵地自秦置郡縣以來蠻夷叛亂代不能無置將分閫不常所治而總府之名未有本朝洪武初太祖高皇帝釐理天下設官分職兩廣分置都布按三司統治之永樂中廣西置鎮守內臣總兵武臣景泰天順間

廣東置如廣西然各守一方不相統制而兩廣總府之名未有也以後軍務兼用文臣或總督或提督贊理或兼巡撫或不兼或又專巡撫不加督理而總督兩廣軍務兼寄之撫之名亦不常有成化改元初聖天子赫怒兩廣生民久罹賊害未能寧乃命將出師以太監陳公瑄提督軍務雍贊理軍務問叛逆之罪師至廣前巡撫皆以他事去雍遂兼爲明年賊平班師詔留太監陳公鎮守廣東以雍提督兩廣軍務仍兼巡撫久之雍以地廣不能獨遍屢上章得請兩廣各添置都御史巡撫雍專提督五年春雍以憂制歸是冬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龔晟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於朝以爲兩廣事不協一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公宗玉集議規畫舉雍對上可之以太監陳公總鎮兩廣起復雍進今官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雍固辭弗獲始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公銳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兩廣同開總府於梧便宜行事兩廣副將以下俱聽節制前廣西鎮守太監兩廣總兵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公沁暨署都督僉事夏正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馮昇充游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充參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決於總府皆屬斷也雖梧州介乎兩廣之中水陸相通道里適均羣山環拱三江滙

流嶺南形勝無可比擬總府之基其山自桂嶺而來盡梧城中盡而復起巍然突出狀如磐石登臨遠眺一目千里閱歷千萬年而一旦顯於今日豈非天造地設有所待而然歟洪惟我國家列聖相承一以道德仁義爲治今天子纘承丕緒益邁前烈數載之間四征不庭罔不賓服大顯神謨命官開府於茲合天心光祖德超越漢唐以下因循苟簡之陋而成萬世之良圖自茲以往出令一而保境同以我堂堂仁義之師坐鎮於中四顧蠻夷殘賊向背而撫治之彼將日益循化理變惡習相安耕鑿以齊吾民而凡覆載之間有生之衆聲教所及將益無遠弗届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治不於斯見乎

雖然聖天子寵異臣下而付託至重其責望固在於此臣子感激圖報稱當何如哉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孔子曰節用而愛人雍萱皆實勉焉府之正堂五楹題曰總制百粵之堂後作亭曰寫心門三楹左右廂房各五楹經始於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落成於七年五月十八日既成太監總兵徵予記之監字德新鎮靜有謀屢立戰功總兵字志堅韜略家傳卓有將才皆重一時而雍得預其間始開府抑何幸與謹記府內太監建靜庵雍又有記不傳

重修梧州府城記　方瑛

廣東西二江之外重山疊谷皆猺獞窟也梧城扼其衝要不得於此不敢橫潰四出癸卯已未之間此城先陷兩從前東西千里之地民商幾空寇之設計亦巧矣先示必攻之勢又佯爲不克以歸者以飛樓四望寂無所見賊潜伺間寂遂其彼乃梯東北以入蓋城東北據山爲高外且不深超越登之無難則增之以益高擊之而成深豈小小之係哉成化乙酉秋都御史韓公督兵南征十五戰皆大勝之而後直攻猺之大巢窟所謂斷藤峽者旬日而平既而班師振旅詔巡撫兩廣公乃勞來蘇息新辟農桑興起學校養老與賢百姓安居牛羊布野而後下令屯州府縣之未城者必以時築壞必治卑必增必設串樓覆之以庇之可令風雨可行也必於睥睨間設門關閉開可以射閉可以守也必於城外設欄柵內開濠濠之內樹鐵蒺藜跣不能越步不能來也蹈年梧州增城浚濠以鐵力爲根一萬三千有奇柵其外又作五門甕城作串樓角樓五百六十餘間於城上後方竟公以外艱歸聖天子亟進公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而前後增城至一丈深其濠至三丈引泉周流不可涉而復繚以重垣其險固莫加矣

察院記　胡拱辰

察院在桂林府儒學之東自來巡撫都御史寓焉而巡按監察御史則寓諸桂林道領是道者又寓諸別署天順七年新城袁公純得副總兵舊廨於寧遠門右葺而

居之地逼兩江且其亦湫隘卑濕有餘并及肩牆外闊陋廢肆東南隅城闕自爲宗如爲敞路如晉拆南其門而東其廳是非舍也所宜也侍御方公佑奉當聖天子改元之年既還自京欲及於民舍從征揚江藤峽之賊不果越四年令省安爲公廳以顯朝之德適敏之才下車無何兼視四境未幾倍收然謀爲開乃相所宜居莫如軍需廨之故址遂遷焉公之意蓋以御史朝廷耳目也必所遊者高明斯不淪於卑污必所處者深遠斯不局於淺近必所務者簡靜斯不雜於喧囂必所履者正直斯不惑於邪曲以視則明以聽則聰而於是官庶乎其舉矣此固係於其人之身而居何與焉雖然凡人

之身失所居則失所養失所養則元氣不充百體不仁匪直耳無聞目無見而已況是官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爲是故也豈觀美燕樂之圖哉所以遠卑污而極乎高明也所以去淺近而入乎深遠也所以離喧囂而安乎簡靜也所以遠邪曲而遵乎正直也養吾人之氣體在是廣朝廷之聰明在是所係不亦大乎拱辰門而偉之又爲之記曰察院在今學之西北背癸面丁所以丈計南北二十有七東西南北之一屋以間計大小四十材因舊其不堪者易之力自公使專攻者縻之錢以貫計八十米以石計六十經始於成化五年十有二月二日明年二月十日落成贊其成者左布政

錢君奐按察使袁君凱右參政袁君愷右參政周君鐸副使周君瑞吳君綺右參議馮君思維僉事黃君聯何君漢宗梁君琪都指揮使□□都指揮僉事李君欽董其事者通判汪瑀知縣廖文題縣丞孫浦敘百戶翟賢司獄□人

開廣上林縣城記　彭景忠

上林爲古澄州隸橫林郡在宋始改爲邑繫於賓而粮於柳城郭悉大行也國朝洪武間州土其拓立屯田所城、嚴爲賊所破後詩中之復爲邑景泰間因邑民之請雖命築城然以軍守然關閉惟三百餘丈僅容縣治儒學軍倉居民不滿十室年來盜賊竊發或爭附城郭

盜莫能容成化壬辰歲於是白諸總鎮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總督侯陳公乃令有司各積石以待命參公瑛來築是邑公乃審度其地勢順其民情內築以城外環以池肇工於壬辰春三月望吉落成於六月十七日民之趨事赴工成若子來工訖又爭往伐石紀歲月具刑驛勢迫之也於是參將張公等左參政袁公愷僉事何公漢宗皆謂余宜爲記夫國以民爲本城以內爲安城安則民安民安則國無不治洪惟我朝承平既久舒教四訖民已安矣而九重之心安不忘危獨惓惓於民之痒痾疾病未易知也兵之悍勇驕怯未易齊也夸情之反覆變詐未易化也方伯連帥句當按察之

未乎撫禦征守之不紀撫綏懷來之失度故特命近侍勳舊大臣以經理之所以大臣始終一心憫民職猶不以剛國安民爲務哉今公允勸勸邑高城深池因安吾民於衽席之上不惟能以朝廷爲心而又能以大臣之心爲心矣爲人臣者何以加於此哉

桂林分巡道記　吳□

□□御史□建官內設都察院及十三道所以掌天下之刑獄糾察百司激揚庶職謂之內臺都憲出鎮則稱巡撫御史出治則稱巡按各有行臺察院居之外設提刑按察司司置四道所以掌一省之刑獄糾察激揚所部之百司庶職謂之外臺憲使居之總司擬三品業

統理庶獄憲副僉各綰道章方分歲代所在有分司居焉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朝廷倚之而尊嚴官司由之而振肅黎庶賴之而康乂其職不亦重乎廣西舊有分司解近南城歲久傾圮布政司庫地一所夫按察司僅百武前憲長江公元勲舉而易之兩司俱便本司所易庫地亢爽面陽方擬創建分司維時邊境欠寧遂寢其事因循幾二十載於茲矣成化癸卯始蘇林公衡天子命自御史臺出憲副政適僉憲長孔公韶文有朝覲之行代總司事未幾數日凡按察司俱有分司此獨未修寔爲缺典政暇往視故地病其前狹後敞有礙經營乃厚値市民居廣三十六尺深倍之通併前基均齊方正於

是卜云協吉民閑閑知料措於官工集於募又謀於分道憲副謝公時榮僉憲馮公承表以助不及前建正堂後爲燕寢各五楹高廣若干尺左右翼以廂房亦各五間儀門前門各三間庭井峻嚴以次落成棟宇崢嶸丹雘輝映創始於成化甲辰春正月畢工於次年冬十月謁予紀職教事宜有石以記顛末予惟分司之作非是壯麗以賢民之觀聽正欲繩糾吏治採訪民風撫訓善良千里無駭車之馬芟除強暴三江絕漏網之魚必如古人之訊獄至部平民洗冤先聲入境奸吏解印庶乎起居是堂俯仰無愧不然憩其棠之蔭亦可以聽訟何必廈屋渠渠也襄軺車之帷亦可以問俗奚必公府渠渠也至若分司之成又貴同事者相與守之但官無常居人各異尚敏於幹辦者席不暇煖突不暇黔或假手以理他務安於恬靜者視官傳舍弁置而弗治當如古人之必葺牆屋去如始至繕治解舍克若能聲庶乎愛居愛處愈久愈新不然衛公子荊云雖完美誰爲禁毀瓦畫墁之予杜子美云雖見突兀人將興頹牆敗壁之嘆公名符字朝信持身清謹蒞職賢勞振肅紀綱修舉廢墜此特美政之一端也他美尚富可居此者期盡當然之職繼此者無隳已然之功是則啓碑刻詞之深意也予喜公卓有成績故首述兩臺花崎之重而交致望於後之君子云

重修桂林府治記　伍芳

桂林爲廣西會省當三司之衝南江十一郡之冠群山拱抱江流環繞蓋嶺南第一勝處自秦置郡以來公署在獨秀山下漢晉隋唐迄宋元雖郡名更新不常而故址猶存迨我皇明以府治改爲靖江府洪武十四年去靜江路而以桂林名郡遷府治於布政司西街譙樓之北宋刺史程公植八桂於舊府兩所設八桂堂亦廢舊李彥弼記存舊志尚可考也新建府基雜市廛民之地未免低窪狹隘殊爲非稱宣德初再爲修建逮今五十餘年歲久不治腐者欲折敲者欲仆前守因循習故莫之能振成化十八年劉公次偉始營修之前後堂僅支

未克就緒而致仕去又二年郎陽羅公用誠奉璽天子簡命來守桂林視篆以來廉能公正節浮汰冗得古良二千石之風惟公署傾圮非所以威遠人竦瞻視也公欲修之度其工費不貲於是白之巡撫都憲宋公得本府所積帑錢二百貫乃擇日鳩工集材易腐為新撤朽為堅前後堂儀門及甬道基俱增土築高三尺其經歷司照磨所亦為新之視其舊址各高二尺而六房視二廳事稍殺一尺焉東西翼兩階之傍更植桂十株而扁其後堂為八桂菴以應前代所名八桂也經始於成化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落成於明年夏五月費出於官工出於傭故為是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費與勞也

一日太守偕僚佐過予屬文記之予以不文辭不獲因而告之曰守令以六事為職盡六事之外而致力於所先務則又守令之能事也故古之聞鐘鼓分明者則知守令得人而況公署凡發號施令之所乎苟於政事之所用於卑陋而不知治則不必求其政事之能與否而其人之賢與不肖亦可從知矣羅公心無私累處官奉如其家事故在官未盈一考而百廢俱舉人不知勞非守令之得人能是乎是役也贊之者同知西蜀何公堯通判岳州楊公綱推官增城鄺公渭云前宣德六年建府治後堂賦古常有記不錄

永安州治記

商輅

永安古蒙州地也蒙州舊治去立山縣西南五十步其地有蒙山蒙江州之得名以此年代久遠興廢莫詳考之地志唐武德間始有立山縣隸樂州樂州即今平樂府則蒙州在唐時已廢或併為立山縣未可知至國朝洪武乙丑邑民陷於草寇戶損過半知縣李昂奏革縣治為古眉巡司隸平樂縣立山之廢又經百年各處獞獞樂其土地闊曠自相屯聚竊弄刀兵肆行劫掠居民違遁官府失所倚仗反流移他境守土之臣間提兵深入殺戮未幾而兇獞愈熾卒未有思所以建置安輯之者成化丙申朝廷特命巡撫右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下車之初邊務方殷而平樂府江

之警尤急乃委發桂林之官軍順流而下會命總府諸軍授以方略分隊並期進攻荔浦破賊險隘賊畏威斂蹤寧逆功師因謀諸總鎮同事者曰自古為治貴威愛兼行鋤惡并衆彼猺獞亦人耳貪生惡死未必不同此心矧今聖天子明德恤刑頒詔所下未嘗不以撫綏為言吾儕受此重寄曾不此是議而惟終歲動兵以事征討無乃非朝廷意乎衆皆曰然於是推誠備榜諭以兩廣先此致寇之由與今所以弭盜之方愼簡司府賢而有為人所信服者遍行招徠期在同心同德感格兇頑俾為良善未旬月間梧州平樂等處撫安編籍各有成效立山猺老李恭止聞風知感首遣子扶實等率衆詣

軍門納欵爲編氓乞復州縣永爲保障都憲具招撫之由以聞上深嘉歎顧謂侍臣曰都御史言是四方蠻裡之民皆朕赤子與其征勦以爲功孰若懷柔以爲德卽日降勅獎諭許便宜從事都憲惻立山之民首先悔悟兼以其地深廣西阻大山實廣右之腹心猺獞之窟穴復立州縣以統攝之斯經久計也遂偕總鎮太監顧恒總兵平鄉伯陳政副總兵都督僉事白玉巡按御史劉喬暨三司議委副使范鏞參議謝綬都指揮王輔躬詣立山以建州之意驗厥人情土俗咸報曰宜遂舉桂林府推官閔參爲知州土民李扶寶爲吏目合詞上請俟詔許可名其州曰永安於是范鏞謝綬王輔率都指揮

事同知周尚文羅表指揮韓鐸王勛等卽其地披荊棘除草萊築城鑿池周八百九十步啟其門三包以磚石中建州衙正衙之旁爲吏舍爲帑藏前爲六房爲重門次儀門有明倫堂有大成殿有齋有廡又次城隍廟廟之後爲倉廒各分司有鋪舍以至城垣街巷井井有敘分工興作庶民子來於時鎮守少監王舉巡按御史謝顯閔番繼至右布政使沈敬適來暨按察使張翮右參政袁愷等遂相與董其成焉始事於成化丁酉夏五月至明年四月訖工鏞等復以各民丁糧通第高下編爲里甲以次應役又擇其俊秀子弟入學延師訓迪文教聿興人心知勸落成之日衆口嘖嘖稱歎謂百年梗化

之夸弗事干戈一旦入於版圖轉侏音變異服奔走承順與齊民等於此知聖明之恩都憲之功大矣偉矣不有記載曷示後來於是沈敬范鏞謝綬暨僉事吳玉等具建置顛末走書求記昔有虞之時徂征有苗三旬苗猶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遂振旅而還厥後苗民卒來格於帝舜文德誕敷之日我皇上繼天保民專務德化而於統御遠夸率先撫後捕是卽帝王遺意也都憲仰體聖心首建大策施兵威而布誠信安反側而貸遐陲將見遠邇嚮風爭先歸順兩廣軍民自是可以安枕矣若都憲者庶幾無負付託之重者哉而其建州設學編戶定籍經畫董

理之勞范謝諸賢實任之是皆可書者也予故爲之記以復以爲來者之勸云（陳憲副文有記不錄）

河池州治記

馮俊

河池縣本唐爲智州地宋始置縣隸宜州以富力縣省入天聖初卽縣治置州改縣曰懷德尋廢州復改河池縣仍隸宜州元因之國朝又省三旺州入焉改宜州爲慶遠府民風獷戾叛服不常凡吏於此者以地險民夸事煩爲往往先懷去志故廨宇之設苟簡弊陋且屢經遷徙靡有定處洪武四年知縣賈權於懷德縣創建永樂八年知縣鍾道生遷於村林天順六年知縣羅珍又遷於屛風山皆如村落然僅避亂而已殊非縣治

規模百餘年來雖沐列聖重熙累洽之化民猶未若攻劫鬬暴時或有之成化十一年夏太守豐城孫公下車之始詢知其故亟與守備連帥諸公謀欲以縣治復遷於要害地爲經久控治之所使長民者其體皇上德意用施政教以丕變其風未果成化十二年冬廣東嵎善陳侯琳來知縣事詣府受約束公知侯有爲卽以其志語之侯唯唯而去及覘篆首訪前人積習弊政與凡可以利民者悉罷行之由是民知侯可倚皆翕然服從侯亦知民可使益旣厥心因舉公之志與典史湘南郭君遜議合偕往相度州舊址堪爲縣治卽日還於彼以次第建爲廨宇而一新之乃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就工

役伐木陶瓦伕拓舊制築繚垣甲公亦因公暇偕連帥公臨縣大爲規畫就中是勸是勞故吏忘其私工忘其勤不期年而成凡爲正廳幕廳六房庫房儀門譙樓及居室總若干楹其藩垣分列公治居學亦各擇向背所宜建而新之守令門牆罔以法皆宏敞爽塏宛然一中州縣治社學則擇子弟之俊秀者延師教之而躬臨勸勵使開來學而已夫惟守令皆親民職而令尤親民之安否係焉天下之治起於郡縣而郡縣所以治本乎民生安民生所以安必郡得賢守縣得賢令體統相承共施政教而後實效可臻此朝廷於守令之選必嚴必愼而不輕畀良有以也今河池之民何幸得陳侯之賢而

爲令陳侯亦何幸得孫公之賢而爲守能協心協謀以興復百餘年已廢制度且得連帥公周旋贊襄於其閒故事成之速有如此者旣控制得所可施善政使民養其生又有學以施善教使民復其性蓋上有以流乎下下有以承乎上一惟以政教爲念是皆達大體而知所先務者也其民雖夸然而此心此理未始不同乎人侯能體賢守仁民之心旣不以夸待之始小試一二禁令合乎其心輒已服從今於此政教果能誠心行之始終不怠後必感發興起亦不以夸自待而益相率化服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耕田鑿井以享夫仰事俯育之樂無復攻劫鬬暴之態獷戾之風變爲禮義純良夫然後民

生舉安於田里而縣無不治矣先儒有言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人亦無不可爲之事以今觀之益信故樂爲之記

永福縣新城記

婁　洪

桂林古交徼荒服秦漢始開拓梁始建州唐武德初又建永福縣屬於桂林縣治依鳳山麓舊無城郭四周皆深山窮林叢薄藪澤閒有猺獞竊居其中年稍出與民雜居弘治五年壬子杜之屬邑日古田又爲獞賊所據地近永福常擄戕至民無寧居之心六年癸丑縣之僚吏耆老請於巡撫都御史閔公珪巡按御史鄧公司員欲築城衙民皆曰可經費不及者許取給於司府

公帑役夫不及者許取于太湖川義寧與役於是年冬
然土薄而礓累築累崩九年方岳廣州羅子勇來知縣
事公廉不欺處官如家見城久弗成復請於巡按御史
丘公天祐張公烜左方伯舒公清右參政武公清經營
官帑役夫工匠皆以百計用錢儲之伐木陳於江流至
邑門陶土以埴亦在城側力省而功倍至十一年戊午
秋告畢城以高計者三尋有咫地以袤計者三里有奇
雉以箇計者五百七十有三萬工以日計者二百六十
有八萬乃闢四門建樓於上然城中居民不滿百皆茅
舍草戶公宇惟一所亦湫隘弗爽塏去縣四十里有驛
曰蘭麻實當柳慶邕潯之衝使人行旅告至告去者皆
授館室惡於驛近亦因賊出沒居民皆遷惟驛館然獨
存公宇皆腐朽毀折門牆亦傾圯至者無所歸十三年
庚申御史袁公伯巡撫至永福欲別建御史行臺及使
館蘭麻驛恐民力罷拙侯爲助白金二百兩又見學
訓科皇殿有損力幹濟者命董其役乃於西城擇隙地
數畝建察院堂宇與寢門垣廡悉其若干楹蘭麻使館
規峙亦皆有所繚以周垣啓以二門府帑所出不給子
等指俸資以給之守備都司麻公林出軍夫以助之不
數月二處功皆告成然後永福居者行者皆無恐易曰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天下郡邑皆設城以居制也昔
楚儺吳侵令尹子囊却城郢以備之春秋譏其不能修

政以自強而城郢示弱永福自唐宋以來不築城而民
亦貧居邊者當時節度經略宣撫之人如裴公行立余
公靖張公栻章公伯龍皆有撫御之才而賊不敢爲民
害無庸城也我朝惟都御史韓公雍有文武才略成化
元年乙酉統領大師一搜原剿數自桂及潯𠌐獠略盡
二十餘年嶺南肅清自後蠻又生聚日繁勢復猖獗時
出抄掠爲害乃築城以備之亦子囊城郢討也嗚呼四
方多虞卿大夫之辱敢爲後之官斯土而受重寄者告
焉

修懷集縣記

李瀚

弘治癸丑秋瀚來守懷學敎觀廟宇傾頹殘成廢址往
縣治觀其廳堂亦與學類叩嘆息久之有近郭父老
來謁者詢其所以父老慨然曰吾邑僻處山谷不經當道
其凡白知守因循苟安久矣何來守邑者生員曰儒學
當修彼曰不忍勞吾民也耆民曰城池當修彼亦曰不
忍勞吾民也吏胥曰縣治當修彼又曰不忍勞吾民也
寧支敝補漏蔽修度日惟外假愛民之言內營賄利之
私凡所爲皆剝虐相殘民不堪命公私嗷然稿地赤事
自長於侈儉者也可忍言哉是歲冬順邑區君來尹兹
邑下車之初詢其害之尤者父老衆曰猺獞交横爲害
奸民興創興詞前守邑者蔽於聽理之私困於撫招之
難吾民始不聊生彼后來蘇之望久矣君聞言不遑暇

食爰覩至其巢穴開誠招諭孤竅很貪之徒一旦皆翕
然馴服各立牌甲咸安生業如銅鉢如卜師者可爲[illegible]
計既又嚴禁奸之條舉勸桑之典不踰旬月政通人和
教行訟息乃曰學校風化之源城池捍禦之具其廢圮
可坐視邪且材料上產工力借民非有傷而害之也由
是大興修舉百廢咸成廟宇尊嚴金湯足恃又以縣治
爲一邑之觀可忍視其圮哉故隘者闢之圮者修之如
鼓樓如倉廒如申明之亭如吏胥之舍皆重建之治之
后圃地勢低汙風氣不完又高其基架爲樓其上名曰
聳雲用以鎮接山勢凡有廨舍或建或修罔有不稱惠
不見費勞不見怨吏畏其明民懷其德視曩之所不忍

勞民而反致難大不[illegible]民失其業者大不侔矣君名昌
字世昌順德人起家鄉貢進士

重修賓州治記　　黎　暹

善爲政者必有以寧其居常若有弗忍舍者愛其民者
也居而飭之必完而固將以貽後之人俾得嗣其政愛
其民之深者也賓州界邕橫潯貴思恩之間今獞雜居
難化而易叛西廣歲恒用兵取道於此駐師於此文武
方面備兵分閫於此自是地益重政益煩供億益著仕
其地者未至而疑懼既至而思去不然則亦汲汲然營
其私計旬遂則委而行故視廨宇若傳舍頹折傾壞委
之不返其於州民之情曾稍相維繫哉弘治辛酉歲象

州同知新會陳君經綸攝州事得贓罰銀若干申請興
修未遂而去適順德梁君克龍自平樂令擢知是州製
動以靜御煩以簡濕犀燃而庖牛解州以無事乃分命
市木石水浮陸運不約而集而鋸者斧者削者鑿者[illegible]
墍者黝堊者劉應就事工有庀故精役有備故勤吏有
令故不敢自壬戌秋八月肇工至冬十二月正堂儀門
咸以完報又闢地增建後堂穿堂而大門規制皆以次
落成爲暈翬飛山聳林立州人驚駭以爲天墜而地出
乎何昔廢之久而今成之速也耆民謝讚譚貴不遠數
千里走書徵予記予於是可以考君之政矣闢棟宇之
輪奐知其民俗之必新也闢門闥之宏豁知民隱之必

達也闢其基制高而倂下知其必鋤富而振貧也闢其
材不興而用而知其必任正而去邪也夫甘棠一常木
耳行作[illegible]愍[illegible]遂今今咏歌之不忘矧是
州堂宇[illegible]作[illegible]之向善政之行不倦焉異時
遺愛在人[illegible]君之志州人之望亦予之所
願也是爲記

重修臨桂縣治記　　包　裕

邑治在郡城南本漢始安縣屬零陵郡分置始安郡唐
析置臨桂縣貞觀初以附郭桂州總管府故更名臨桂
宋以來化縣爲人附郭因之編戶一百二十有九里民
訟簡而習俗醇古其山拔水清士多秀美如經術登科

膴仕代不乏人氣候與江浙類衣冠與中州同稱繁劇
省會一望邑也縣之廳堂廨宇歷代廢修不一圖志無
傳莫知所自天順丁丑知縣南海吳侯漢以進士宰是
邑目見傾圮因陋就簡重加修繕迄今又五十餘年矣
正德己巳四月正廳年深時因風雨倒廢聽政者不免
露居甚可慨也夫正德辛未三月縣丞曾侯視篆顧瞻
著久之歎曰地方有累政令所出教化所關廢敝既以
將何以肅人心而彰上庶之觀聽乃請於巡撫蕭泉吳
上可以興廢墜隳爲己任鳩工庀材鑿石林峙翕錯雲
興首起正堂三間上構捲蓬以爲聽政之處後堂三間
中構過道以爲燕息之所前築月臺中砌角路樹戒石

亭以璇璣戒立日晷闢以定時刻與建儀門五間大門
六間與知縣正衙前後廳廂殺者飾之殘者葺之朽者
易之悉加修葺闢爲縣前街道門樓改觀左建旌善亭
飭別淑慝右建申明亭飭若舊制臨街坊牌一座名曰
桂郡首邑左立民安右立物阜二坊寬廣以間步計縱
深以丈尺計楹棟以架數計各若干材木堅良丸以鐵
其規制宏遠深邃斐亹綸視前而有增也經始於是
年六月初六日落成於翌年壬申三月二十一日事竣
邑之士夫縣丞王綱舉人祝澍生員白覲遣徵予記
將勒諸貞珉用昭永久竊聞柳宗元有言賢者必興廢
者之廢廢而復之必由乎賢用以利乎人也今縣治廢

獘滋久侯能作而復之規畫有方制用有策不支公帑
不費民貲間有不敷又捐己俸以助益之吁其亦賢矣
哉俶又得主簿泰和楊侯浩典史鍾侯富相與協心贊
襄以成厥美所以事易集而功易成也歟書曰悅以使
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後之君子能體侯之心而繼修
之俾勿壞則幸矣侯名順字安敍姓孝公先賢鄭國公
後吉之萬安人治邑廉明愷悌多善政此其一也

府江三城記　　蔣　冕

灕水自興安海陽山分流而南經桂及昭會荔水
及他諸小水經梧州曰府江梧有總府而桂則廣西三
司之治所在焉自桂之梧未有不經府江者其江之流

洄洑湍激亂石橫波兩岸之山皆壁立如削而林箐幽
阻爲猺人所居據險伺隙以事剽劫官舟商船往來爲
所患苦蓋非一日其間最爲要害之地曰廣運曰足灘
曰昭平上下百餘里自昔立爲堡戍以兩廣之兵合
千餘人然守無城垣居無屋宇披草茅樹竹木以爲營
名雖曰營而實上漏旁穿坐臥無所遇炎風寒雨軍
士不免仍棲息舟中嵐瘴爍蒸病死相枕其幸存者精
銳之氣銷耗且盡且夕惴惴焉恐寇盜掩擊之不暇其
孰能揚臂鼓勇以當賊鋒哉先是兵備副使餘干張君
吉議城三堡首其事於前總督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方
始事於廣運僅完外城而張君擢憲使去未幾莆田鄭

君岳以按察副使繼爲兵備念前功未究思緒而成之正德二年丁卯今南京戶部尚書應城陳公適以左都御史來總督軍務君具以其事白之公慨然報可蒞有柳慶之師公由梧至昭溯府江而上歷觀前所云要害處指授方略令嚥爲之君乃以其年冬城足灘廣表百餘丈高二尋爲門二爲樓五爲屋於城中者五十楹以處將吏士兵明年戊辰冬城廣運繼城昭平廣運則因其舊而加甃砌焉爲門一爲樓二爲鋪四爲屋如足灘之數昭平西岸有廢城一區成化中總督桂陽朱公所築後陷於寇榛莽荒廢狐兔所嘷豺狼所宅將營新城其父老進而言曰城之規制請廣之使兵與民並處而移廢城者甓以助費君乃度東岸尤爽之處爲城一百八十餘丈爲門二爲樓八爲屋七十楹移驛合巡司於城內居其地之[illegible]以爲民居而於三城之外皆環以壕塹其深與廣俱十餘尺豎旗標於方隅嚴鉦鼓於巨寨凡攻守之具無[illegible]而不給焉總其費磚以爲計者一百七十有奇瓦半之木與石視磚稍十之九用銀以兩計一千五百有奇然皆出於公帑未嘗濫徵一錢其力則取於輪戍之兵及所居之民未嘗他役一夫規畫考校極其纖悉無敢稍浮冗之費既落成形勢壯偉規制完整屹爲一方巨鎮君以書來屬予記其事竊嘗慨夫府江之寇巢穴深阻出沒無時臨以大兵則鳥奔而獸遁殄滅未盡遺種復熾肆常時防禦不能一日去兵兵所以爲守之之具者尤不可以無備顧茲三堡因隳就簡於數百年之間一旦舉而城之其爲一方永久之利未可以一二計也使非陳公好謀能斷長顧却慮知人善任不爲疑阻則鄭君雖負籌邊長算安能展布四體無少顧忌共成保障之功哉陳公名金字汝礪有文武長材豁達闓爽經略驕閩惟日不足其勳庸政蹟遺於兩廣者甚多此特其一事耳鄭君字汝華文名政譽著聞於時其兵備府江也凡可以捍奪寇而衛生靈莫不盡心力爲之事得牽聯書予諾之未遑執筆已而鄭君亦擢憲使以去予同年友平樂知府安仁官侯昶累書來速記且亟稱公及君保障之功赫赫在一方不可以無述遂敘次其始末以告後之人公既膺召赴留都君亦不日推擢入朝他時合并班行尚以其所以慮一方者爲天下慮予庶幾見之於未甚衰老之日哉

廣西貢院修拓記

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統馭萬方之初即詔天下設科取士所在藩服建貢院以爲試士之所廣西去京師雖遠貢院在洪武初已因唐宋之舊而修治之唐宋禮部及諸州貢院其建置皆在中葉以後唐禮部貢院蓋尚書省前一坊別有一院四方貢舉畢會於此遂因以試士自開元中始宋之貢院廢置不常自崇寧至

政和間中州外郡始咸有之未有開創之初卽能致營化原留意斯事如我皇明者聖聖相承法制益備而人才遂至於不可勝用於戲盛哉廣西貢院自國初至今百五十餘年凡三遷其在城西挹仙門者唐宋來已然洪武初始遷武勝門馬王關南天順間又遷於新西門內臨桂縣治西北則今地是也雖規制視前二處不同而終以卑湫隘陋爲病監察御史謝公汝儀按治之明年是爲嘉靖乙酉適當開科取士之歲周覽徘徊慨然咨嗟力圖恢拓左布政使彭公夔欣然任其事與右布政使傅公習左參政胡公忠右參政胡公堯元黃公芳按察使余公祐副使楊公必進廖公紀僉事楊公鳳張

公邦信唐公胄申公惠議皆克合爰市民居暨宗室園圃約衮二千餘尋廣視衮增三之一監臨有堂考校有室踰閒仿其舊而輪奐美與創始同自堂至庭自庭至門自門至於通衢甃砌陶甓次第一新庭中有樓扁曰明遠而門於其南則揭桂香扁焉展試士之舍至千有奇閒而其旁餘地尚倍於此以待後來試士孳增亦無不可容者徙儀門於舊大街之西門內左右創應奎起鳳二樓外爲大門其南正中及街之東西樹綽楔者三中曰天開文運東曰明經取士西曰薦賢爲國山峙翬飛見者嘖嘖歎美下至庖廚井湢道路垣牆與夫衛吏卒之所養生之房經畫布置舉愜衆望吾藩自有貢

院以來未有規制宏遠如今日者工旣訖功彭公書來屬予記傳公又屢書來促予聞古者射宮澤宮皆用以擇士禮不云乎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然未有不先試於澤宮而能與試於射宮者則唐宋以來在外諸州郡與今日各藩服之貢院大抵皆澤宮也澤宮疏禮者所謂在水澤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爲之今茲貢院脫卑隘而就高明非所謂寬閒之處邪夫試士之地尚增拓其規模修飾其室宇必惟脫卑隘就高明是求俾士之於學寧可不知觀感奮發求造高大光明之域以與之稱而可以或苟邪公私義利之間正士之所宜致愼而不可以苟焉者公而義焉惟道誼是

崇惟名節是勵則日進於高明矣私而利焉惟權勢是趨惟貨利是尚則日流於卑汙矣明以別其是非勇以決其取舍在士之自處何如耳吾藩之士由茲科試進對大廷他時列職中外隨所需使務皆卓然有立以求仰答朝廷教育作成之深恩有可風厲登進之盛意然後爲無負也謝公持憲嚴明如壁壘風具避按治未數月深山窮谷蠻烟瘴雨人迹罕到之處無不遍歷所至汲汲以洗冤澤物殄寇安民爲務方觸目炎熇而歸席未暇煖又能成此盛舉祗承德意以隆化本且事與禮合彭公協志并力爲是鉅役而勞費不及於民皆不可以不書余公旣陞任去而虞公守仁來爲按察使適謝

公監臨試事盧公貿彭黃廖二公定同事於院防範之嚴去取之公謝公蕃不遺餘力而田公亦罔不旣厥心焉是亦不可不書右布政使鄭公錫文副使王公顯高右參議鄒公覲先後繼至咸欣覩其成也法宜牽聯書遂不辭而爲之記

富川縣鍾山鎮城記　徐淮

平樂古昭州今廣右要郡屬邑富川有鎮曰鍾山距郡城東北二百餘里當富賀湖湘諸郡邑之衝居民頗繁故老相傳卽今馮乘縣廢址圖志莫攷然山箐峒獞地殊密邇歲時毒矢長戈剽掠之害相尋近徙邊蓬巡司於其地輪士卒以相兼守顧衆寡勢懸寇至亦無以抗

以故民多擇觭岸險穴以苟棲止弗克奠厥居正德丁卯前兵憲丁公始築土垣以衛民闢二門以通出入民賴安焉但土性易頹歲久傾圮殆盡正德乙亥今兵憲鉛山張公合溪所歷命來涖於昭公素負經濟而尤殫盡心力凡所以備因綏野撫寇輯民之務皆次第舉行丁丑春大征猺獞諸狡令屬邑後究心於斯民久遠之略鎮民適有以建城事告者公遂慨然身任之肩輿簡從親至於鎮遍觀於舊址營計徒庸會工費集儲糧疏畫一之規以達於巡撫報允請始從事遂選屬之文武吏得千戶王勳司編吏目黃寬而命之曰惟是役事無巨細汝其綜理之罔怠進鎮民鍾秉奎盧旻珊周世昌

鍾秉琨而諭之曰惟汝爲民之望於是役必倡率奔走分理於下罔弗勤於是衆唯命從罔或後公復親爲指授城廣二百九十丈高一丈二尺濶如之外用磚內塡以巨石設三門有樓以爲捍禦甃四圍濠溝以備敵衛修公館立軍堡俱整飭可觀始事於戊寅冬十月落成於己卯四月堅完壯麗見者改觀鎮之民皆懽呼鼓舞曰我民得有今日皆公之賜也其何可忘庠生周塡生其地目覩其盛適需予文勒之貞珉用昭永久予惟設險守國聖王之所不廢故重門擊柝以禦暴客見諸易城郎城鄆城平陽諸役屢書於春秋皆所以衛民攘寇圖危於安意也宋之時种世衡城清澗范文正城大順

民卒賴之今天下自大郡諸藩以及郡邑衛所皆有城郭金湯之固在在鱗比惟鄉鎮或寡然困於強横坐視塗炭亦仁人所不忍也以公茲役求之古人雖功力有大小時勢有緩急而一念衛民之心固無不同焉者也至其規畫周詳區處有道民不勞而事就緒財不費而工落成且親爲經略不憚勞瘁則又加諸古人一等矣夫觀河洛而思禹功詠甘棠而思召伯鎮之民食公之賜其可忘耶因其請遂書以崝之俾來者有所考云

養利州公堂記　姚鎮

自太平而北爲養利州土守也宣德初以僭逆誅朝廷沒其官弗用設流官同知判官吏目以理州事者已五

十餘年成化間郡守韓廷彧言其非便於是再爲更定去同知與判官弗用設流官知州一與吏目一以理之者又二十餘年然其俗本夷而流官至此者亦復夷之故官與民恒相詬而不能以相適況復有所改於其俗乎今守羅侯爵旣得命來視州事始以慈惠撫民民用帖系三年益浹悅乃告其衆曰吾命吏若州固以正若士而儀觀不備豈我國家設州分治意哉吾與若更新之可乎衆皆曰然於是官出其贏民輸其役匠傚工乃就其土之高爽者爲廳廳後爲堂廳左右爲庫爲室廳之前爲樓爲門臨涖有所燕休有次儲蓄有藏而晝夜出入有禁粲乎公府之規矣繼又即其便近者爲申明亭以餙里閭爲社學以教子弟爲公館以屬四方之賓客取其幽曠靜潔者爲城隍廟爲山川社稷州厲三壇戶而砌之以嚴祠宇無城爲之垣其四周而復兀垣爲門所以備保障也城之外有水五悍急不可渡爲之杙梁其上而或構亭以望所以利濟涉也夫以荒墟斷落之區餘瘴霧江濤之險惡而能月修歲葺悉去其陋一旦使官有寧處神有恒棲居者有固守行者有坦途侯之於是州亦勤且勞哉況其所謂民者復知具巾屨以爲裝通詩書以爲業衣冠文事漸即華風若是者皆侯訓教所及也侯不謂之賢哉夫昔之潮與柳皆蠻夷也潮得一韓昌黎變之養士治民具有成法而其俗始

化於文行柳得一柳子厚爲之凡城郭巷道皆治而其民亦始以樂生興事然則天下之俗成乎其人亦多矣使先此爲守而皆若侯之今日則其效當不止是他州之爲守而皆若侯之爲心則其可感而化者又豈養利之民爲然哉顧乃因循玩愒往往一遇其所難而遂却足自廢其可歎也矣侯字德器江右吉水名家嘗訓於慈有善教慈之人至今愛慕之予亦辱侯之教而愛且慕尤深焉濶別十餘年偶以宦途相值方幸有會於侯而又喜侯之能於其政也故爲書其概以歸之土人俾鑱諸石

梧郡府門驛記

服嶺而南俗尚質朴於其所謂居者樸桷不雕短椽不斲蓬蓽爲門環堵成室故雖官衙公署亦往往僅具名額蕪敗弗治焉無崇大鉅麗之觀也梧郡舊有府門驛蓋亦因其俗而爲之者自總督韓公開府於此始斥地以新其制旣足起陋一方矣顧歲久門燬於燎諸存者亦皆朽腐撓折今總督潘公至梧之四年復與總鎮韋公總兵毛公謀嗣葺之乃命左參議詹君暨僉事翁君茂南以董其事仍命知府黃鑑同知黃印通判李綬推官曾侗以相其役於是垣墉背闥之制梁棟瓦甓之具丹堊塗塈之餙皆以次告完衰者正卑者貸隘者闢淺且陋者渠焉以廣大漫漶而弗飭者煥焉以相輝眞有

以廣前規而侈後觀矣工既訖僉事翁君因屬鎮以記惟驛傳之設所以通使軺之往來故其制常周天下況梧當東南水陸之會而重以三府之臨蒞乎廩餼燕勞是誠不得而缺者特我總督潘公方用其文謀武略統理東西廣其大者則清姦剔穢以約羣吏於法垂膏濡潤以撫摩其人民其又大焉者則宣布國家威德以控引數萬里之羈屬其又大焉者則誅叛討逆捷書歲奏以紓九重南顧之憂惟是瑣瑣若不足以煩公而公復修廢舉墜日無停役凡城堡學校下及倉廩之屬皆一切綜理之公之身總衆務有如此者況公於公帑之儲素嚴制節拳拳焉足國裕民爲務固未始有毫髮假借也至於諸役之興則沛然舉以畀之而無難色此其規爲智慮當何如哉蓋古者大臣之於職業先於其所謂大未嘗不盡心於其小而財貨之在天下有所入者亦必有所出要亦不可以一律拘也以故諸葛孔明之治蜀日以輔劉伐曹爲討然其遺力之所及則橋梁道路井竈圊溷亦無一而不繕治焉者范文正入登政府一時所與革大率欲節浮去冗以爲當時之利及朝廷罷諸州公用錢則毅然爭之謂不可惜小費而妨大體夫二公相業之盛其赫赫於世者固不專在是而器局之公平設施之詳密蓋固有可徵者矣然則公之於是役也獨非古昔大臣之爲心者乎驛左偏有亭翼翼穹碑

屹立蓋前總督吳公紀韓公之功德也今之構亭樹碑於右者所以紀公且以明公之與韓爲匹也公昔自筮仕迨今凡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平生大節清操峻拔其聲實固已流天下而縉紳士爭嚮慕之若是者不待鎮言而後知然亦豈鎮之所能盡究也故敬述公之功以示人其詳則以俟後之特書與大書者謹記

粵西文載卷二十四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 城郭公署

修復洛容縣治記　黃芳

洛容當柳桂之衝與古田犬牙相銜連山環亘苗裔攸窟其闘暴慓悍習染成性正德庚辰主者憤嫉於頑橫師古田先聲震撼賊胥屏竄禍延於洛良苗及焉苗素嘯聚蜂起師方凱旋而縣治煨燼自是柳桂間道路阻絕鞠為蛇豕虎狼之窟莫敢窺其藩垠餘三年嘉靖癸未按治汪侍御淵乃協羣議以參政胡堯元憲副鄧炳參將李璋撫降之始復洛邑剪榛棘建公署招徠疲民

然巳不及十之一二矣越明年冬十月芳來按洛申以帝德復降其未附者千餘人羣嚮驩呼嵩風羅拜庭下其言侏𠌯不可辨察之若控訴然乃慰諭班犒有差俾各率所部還輯乃事罔逸於度且言曰昔商宗與罙伐之師及荊焉止矣而此地又越荊南數千里雖更盛世威德不加焉自入職方以還聲教洽於海隅雕椎之風悉易其舊與先王之世異矣而憑險寇虐鬼蜮變幻者莫或制之於是乎有興兵而襲加惠而撫肆師而討者矣襲則謫惡者惡之撫則瀆善者惑焉肆討則黷善惡胥戕也已夫惡九而善一猶將仇之況胥戕矣乎況惡一而善倍之者乎折馘殄殲反以爲亂自國初至今肆討者數矣兵聚而賊先遁兵散則賊愈熾而吾民始終偏受其毒未有能善其後者是故君子恥言之謂其備及而無益也且以韓襄毅之功烈斷藤甫捷而潯城壘破剗其餘哉然則將若何曰賓儲養兵遴將責成以衛我民毋亟爾功因物順應以靜制動體仁之宏行義之用恩則威之毋長其驕順則懷之毋撓其略毋留毋暴毋曲而老斃一懲百風動巖谷遠邇異勢緩急異宜參伍較量毋倒其施匪威勿振匪信弗立是爲宏綱慎守無易噫生摧枯機括在手孰其尸之銘諸座右

總督府記　倫以訓

維粵建極書野分州樹之監牧廣東西地方數千里大

郡二十二皆山海奥區天子俾重臣蒞之開總督府於蒼梧秉憲節握兵樞兩廣財賦於是乎會通兵民之命於是乎寄內總文武諸司外控百蠻天下雄鎮莫加焉前都憲姑蘇韓公雍肇基中乂維時草創急章程緩輿作府第規制多缺歲久益傾圮今都憲蕭山張公楓丘靜菴之暇實始作新撤其基拓而西之城中服爲聽政之堂五楹堂之後修廊燕寢書齋子舍翼以庖湢諸室啟以層樓堂之前戟門重啓廻廊四合百執事直所在焉門之外賞功所麗於東垣詰戎所麗於西垣前闢通衢樹三大綽楔榜其南曰節制兩藩東曰嶺海肅清西曰民物康阜經始於嘉靖二年冬十閏月告厥成功棲

州守任廣州守沛敎諭鰲等來謂使以訓盍記諸以詔曰先王綱紀天下爲之都邑宮室章服車旗之制辨其等威定其位著百官受之以照臨其民是故出政之始不敢不飭焉議儉就陋是廢王章而瀆民厭也儉爲其德君子自儉而已矣君子爲私室雖富不敢有加不及則止至於公家之宜先王制禮不敢不及焉抑猶有說者日時詘舉贏民不堪命夫苟詘於時孰得而訾之惟病民滋甚彖公蒞鎭不一年大兵三告捷民不知勞得以保其室家遂其恒產以其餘力給公役是誰之賜也其可以備而弗備也是儉於公而豐其私也以遺後人公又督諸將嚴武備風勵藩臬郡縣修學校勸農桑百

廢具興乃及府第且曰無亟成以勤民毋崇侈以滅德樹圯甃朽備規制而已君子謂公是舉也制尊王矣役因時矣可經久矣如之何勿書春秋重民力興作必書有所善亦有所譏公有二善而無譏請書之以告來者

荔浦修城垣串樓記　雷夔

爲邦之道在不失其本失其本則危得其本則安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是有國之常制關田里立廬舍設保障嚴守望築城鑿池皆固本之道自古及今孰能有外於此以立國乎況荔浦縣處邊徼爲山中編氓少而猺獞多往往出沒相爲凌轢尤所當急其保障豈可緩哉於是因山谷丘陵之險有城垣焉城上有關關外有濠守防不可緩也縣治舊濱荔江之滸國朝洪武元年知縣馬宥創建縣治并各衙門至景泰丙子知縣伍繪遷城砌以甎石覆以串樓無非所以固堞壘嚴守禦防患於未然者築斯城也建斯樓也鑿斯濠也設斯關也雖曰勞民弗敢後者何也擇可勞而勞之何怨之有嘉靖癸未聖天子登極之二年余奉上命來令是邑自分菲薄澁職弗克曾未浹辰上天示變風雷暴作雨雹交侵飄瓦折木壞民廬舍城樓東崩西塌官舍廟宇皆就傾圮災祲乃臨其莫能支四月十一日也厥明弗寧恐懼齋沐告諸祭爲勤於禱神引躬修省已而具由當路行優恤之典求修治之功請給公帑及捐俸鳩事獲攸

濟民不告疲非余之功主司之力也非惟主司之力實地方之幸國家之福也關門復飾樓垛完具一時偉觀遠望翬飛居然一方保障矣人功告成雖欲無紀不可以之屬余僉曰可紀其能已諸茲不揣固陋命筆特書城垣修築共一百二十六丈南北城樓二所樓四串樓共八十三間其費若干請給若干肇於嘉靖二年癸未四月十三日訖於四年乙酉三月十二日凡閱一十有六月告成士民請記以勵來世庶知修作之難而嗣守之不易也知邦本之不可輕而保障之不可不固也噫

尚有□一年改建縣廨
蔡燿□文亦有記不錄

重修廣西都指揮使司碑記　潘恩

皇明開國分置列省乃設都指揮使司用統戎兵矧茲西廣外控南交右連荊益左接炎海山谷峻危谿峒遼阻鎖耳之衝保險作寇地稱用武司創於洪武建極弘治九載復鼎新之正德以來日就圮傾室宇不治勤爲廢址議者數欲增修困於兵饑又商度茲費非千緡不可是用弗遺於成乃嘉靖十有三年都指揮僉事王君言高君萁謀於藩臬諸君曰斯役不與戎容沮怛非所以觀示遠人奉揚國烈也議縮厥費凡五之三請於提督都御史兵部左侍郎陶公諧巡按監察御史鄭公濂今御史曾公守約咸報可焉乃申議曰木事毋雕土事毋飾厥基惟固厥材惟良以規恆久豐儉折衷爰有

成晝經始於是歲之秋越明年乙未春三月訖工爲堂者二前曰宣武後曰壯猷翼以閫房環以廄庫重門有閌榭棟綿密文質輝炳由是涖事聽政銳氣斯張不威而慄矣是役也王君以公事北上高君獨蕆其成分理出納則都事包朴桂林府通判伍重落成之日左布政使萬君潮右布政使胡君岳右參政劉君士奇右參議劉君淮按察使陸君銅副使葉君珩龍君大有劉君守緒僉事龔君進汪君大受暨愚爲之頌曰美哉輪奐矧竹之苞如松之茂適有寧居尚作我師以綏百粵益昌皇治高君再拜稽首曰誼也敢忘斯教聯闔職哉又曰惟茲土功越數十年請君子僉謀始克攸濟厥亦惟艱盍勒貞珉以著經紀詒爰後人俾葺而守之永永無斁乃刻石記前弘治九年周孟中有記不錄

新建四都營判府揮使記　陳大綸

百粵自先秦以來尚矣唯邕州稱爲沃國竊伏海隅其勢則雄據交廣扼塞兩江給軍三甕嶺海一都會也明興百七十載德澤旣渥威武覃宣四境之民安於覆盂臻臻乎禮讓之風至於道矣邇者上下陵夷民日刓敝用荒野蕪室廬多空去皆不實十三四矣說者咸以爲內宄寇攻外遺寇患其然哉夫蠹政余不知已所謂寇患宜莫棘於四峒亡亦蠹政之所激歟夫四峒在唐爲羈縻距邕二百餘里山谿深阻叢林疏谷其民素土著

耕種其地饒金漆羽華楠桂蕉盧之產亦足以資生殆非飢寒所偪不得已而爲盜者或者謂無法以羈縻之邪夫以撮土之區而介於上流之間我國視之爲化外之氓矣安得而以法網之乎且其俗尚慓悍往往藏命爲奸煽惑鼓動鮮有固志故嘗附離二州土官則亦聯覬其土地之利而輒爲吞并互相爭奪兵連禍結歲無寧日天寔厭之矣維時嘉靖已亥秋適安南不共上命總制兵部尚書蔡公經按兵討之授以節鉞便宜行事公推副憲翁公萬達攝軍旅才獨任其事方時論洶洶邊徼騷恐變生不虞翁公言曰春秋之義無遂事不寧方來今內治未修而遽欲勤師於遠何以服敵良以

兵四誅要害將雞園振民而獸竄夫耀兵剋亂之謀也以是先聲所至無不赫然風靡頑之有峒民黃綱者率其徒黨十餘人首先效款歸孝以其地輿圖願編戶齊爲王臣乞貸不死公以峒民不道而多其義以狀白軍門案部守郭公楠議復其業衆驩踊讋懼俛而泣下幸得更生盡取諸峒編爲戶改其峒名爲都曰武黎曰武黎都曰華陽曰華陽都曰木口曰沙水都曰吳曰吳從都令都各有長以十家爲甲甲有總五總爲保保有長以約於都長句爲鈐制而又專設判府一員幷備揮使一員加意撫禦之由是乃築營垣建官舍分戍守定疆界正賦役其土地人民一隷於邕俾二州不得以凌虐

一切寬之至立學社以教其子弟漸銷其頑鄙之習獎其善懲其不悛甫年而姦宄息田里辟商旅通嘻嘻然吾邕之民矣外史陳伯言曰於呼孰爲峒民禁驁不可以馴化哉悲夫吏茲土者視其地爲甌脫而鹵使其民也公功顧不偉歟是以卽其風之所自交人聞之登肩震悚詘伏祖跣繫頸以其國降猶峒民黃綱輩也詩云荆蠻來威其信然邪余與翁公友善知公之爲人廉敏知機雅好談兵議論風起事事不避艱險嘗破藤峽靖思恩遺不朽之功芳聲顯譽翕騰宇內然方篤於聖學蓋得其本矣

重修全州城記

陳邦偁

全北據山麓南瞰江流蓋古清湘地也宋始築土城元總管王文幹改築而擴之石總管亨祖始砌以甎洪武間知府章公復暨裔千戶用重加修治爲門五門各有樓垣凡一千一十八丈一尺高二丈堞凡一千二百九十有五月城之闉凡九十七丈城端窩鋪凡三十有四自國初迄今屢圮屢修嘉靖初西南垣堞多壞於時灌邑切於流獠州城戒嚴亟聯栅爲防事寧稍加修葺丁酉夏積雨連旬三江水漲浸城溢池舟入東西二門衢漫若川垣堞益頹而西南其衚爲木瀆齧擊衝瀨圮隷辛丑而城之四隅壞者百二十有二丈堞之壞者八十時按察司楊照磨范攝政偕張吏目四箴慮事計費具

申於參政葉公照僉事王公宇藩臬二司布政使吳公章按察使章公書以聞於巡按御史何公贊巡撫都御史蔡公經乃發州帑鳩工募匠陶甎伐石燎灰畚土力役則兵三民七一循昔規委謝千戶和同省祭官文本積者民廖鼎星等督督砌完垣五所乃西南基石不足適陸同知昌亂者來任署章適再議伐石中外層疊俾暴流駭浪無可激擊石上甃甎縱橫交制并諸垣堞皆以糯爲漿調灰以砌期於鞏固一勞永逸之計也啟工於嘉靖辛丑五月朔日癸卯七月訖工費金凡四百餘益委任得人故費省董遴不欲速故工堅務不妨耕故人不言勞建以不救故罹水而垣不敗丁未春和念

城完恐無以示後特具狀索記秋初知州王侯筌之蒞任首脩庠門繼修城五樓及諸窩舖於是和復申請曰往年所修未及者樓與舖耳今王侯來而修理具備誠全城哉予聞繫曰天險不可升傳曰地利不如人和城之築修固義所當爲然非所專恃以爲固者於惟聖明建禮爲國正名分以達之天下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罔不周悉所謂無形之天險天下皆是也若夫承流宣化俾閭閻部曲咸知愛己保家尊君親上弗或乖以開弗或悖以携又所以翕和萃生而設無形之人險於金湯關者斯助之者力多守之者心一而城池之固永永無虞我皇明輿圖之大傳之億萬載而無窮矣

因記之以諗夫後之修城者

重建永平巡檢司記　張岳

故石康縣之永平信立永豐歸德四鄉在縣治東北斜入廣西界中環亘百餘里深阻而多通逃舊設巡檢司以禁詰之又度地據險立營爲木關以鎖諸隘在永平者曰平原營楓木關其外距博白之西鄉雲爐諸山在永豐者曰木頭横嶺營樟木關其外距欝林之富民興業之與德二鄉大桂諸山曰沙尾營康樂關其外距興業之懷南里在信立者曰馬頭營深水關其外距橫之端峰里而歸德之城隍營泰山關正當咽喉之處蓋其地外來而中寬如世所傳葫蘆形者自城隍以北逾嶺

二十里至康樂關則博白之狼麗江出焉合永平之黃藤漆桐二江北入貴之藤江與大江合蓋廉之水皆南流入海此數小水者獨折郡以北其形勢氣脈若與郡不相聯絡者故往往能爲寇孽以梗吏治然其地山高氣深美田疇斬山爲業饒於竹木穀米射獵之利春夏間江水生筏浮舟運以下蒼梧南海者不可勝計亦茲郡一奥區也成化二三年斷藤峽寇作破潯貴欝白轉入郡境先蹂數鄉然後石康不守而郡城亦以殘破當是時使先賊未至命一驍將將軍軍永平以扼路賊未必敢入既入亦必步畏牽掣未敢長驅縱掠其禍若當時之烈也豈非數哉其後寧謐日久流毗漸歸舊荒田

日益墾治宜爲之稽稅籍正疆界分別主客戶立保伍之法以約束之庶幾可使其爭吏畏法比近地而以懸遠莫之省處建其爭而訟訟累年不能決至相仇恨殺奪不能制然後草薙而禽獮之至無類乃止蓋自成化弘治以來如是者數矣歲後其不得已迺棄以畀狼兵此所謂引豺狼以守藩籬而欲與之俱安胡可恃也初石康既破不能縣省入合浦其四鄉者亦併爲歸德一鄉巡檢司寄寓無常處弘治元年移寓靈山石隆堡僅存空名而已嘉靖十三年甲午巡檢郭盛千夫長甯文聰求故司舊蹟得於永平村請復建廨宇徙居之又漸葺故營關以聯絡其聲勢議上府府爲申議報諸司其

賞與力盡與文聰率鄉民相勸為之官府不與焉其與
年乙未秋八月余抵郡而工適訖功兩人者以記來請
余諾之未暇為也又明年丁酉盛秩滿去後一年文聰
亦死余復檄其子令長千夫其冬有浙學之命將行矣
念既許此兩人不可以生死去留而遂易之乃備書始
末付署事義民林中鳳刻石以成此兩人之志云

宣化遷縣記　陳褒

宣化隋邕也隸鬱林唐更鬱為州曰南晉曰邕尋復
為郡曰朗寧為州仍邕置建武節度宋因之更建武曰
宋寧元復邕州更為路又更邕曰南寧至我朝更路為
府南寧仍元舊自唐以來宣化皆為邑未之有更也舊

治即今古城故墟洪武二紀徙附郭西南取足廨解栽
圖門庭蔬餘地右肘郭距江無幾每淫雨水輒患因循
至正統乙丑邑令盧彰繕新之又因循至嘉靖甲辰殆
將百八十年矣材朽甓落吏將無止案牘濕化至無稽
令周文與爰復謀繕新較改作勞費相直矧地卑隘居
民且厭乃相與議徙廢觀三清高據東北廣袤稍倍其
天儲之以待乎署郡推黃堯上其議於前督府半洲蔡
公巡臺少岳陳公以乎承之左江乃屬成之維時郡守
陳君健同余光判韓恩相與僇力經略其材其甓取諸
廢浮屠其地陰福凹則易諸生圃方之於是邃然深穫
然整巍然雄而規模改觀舊治矣出帑金二百儘佗勞

費不煩民力作之日繩直版栽百工咸理鼛鼓弗任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弗損而益固其所歡趨也已歲乙巳
正月穀日筮事越臘而落諸成濤已予謂先王因吉土
以享帝於郊則翼翼然四方之極必非卑隘之所能堪
自封建罷為郡縣而欲鎮撫百姓威令四境乃顧局於
一偏孰與齊民其何能振故衞文不徙楚丘則狄滅而
不復公劉不徙豳則職失而不舉太王不徙岐則戎侵
而王迹不肇新視聽作心志明教令飭民人固非徙治
不可也宣化令未之前者自今伊始其振矣乎夫衞文
不專於楚丘而秉心塞淵公劉不專於豳而克篤前烈
太王不專於岐而明德不殞厥問夫其所以自為以協

地道是故所以承天之祐者也獨徙乎哉予於宣化端
有望矣築事之始宣化藏忽盜昧者以為徙三清之報
然址與昔稱吉地乃神所以原道於浮屠之居且欲廬
焉處可也矧於公家乎三清有神則其司以待今日也
亦宜矧天子有天下天下之神民屬焉民而神之神而
民之何徙不可故曰達者信之衆人疑焉是役也今督
府淨峰張公巡臺桐岡馮公裁其成郡推黃堯總其責
義民黃御董其事而郡幕陳善民蘇人望南寧衞指揮
劉瑄宣化縣丞呂緇籌畫繼貫尉屆鳳凌山驛丞韓欽
則皆與有力也乎何功

柳州北郭碑記　余勉學

先王之建國也樹德以基設險以守此其爲慮豫且遠乎昔者儂寇甫平余襄公遂城桂州君子與之與其豫爾當馬平濯征蠻寇之餘諸椎髻卉裳方向風脅息人且以承平爲賀而亟城其北郭豈治安之道莫是急乎蓋先人之憂而憂之非漫然舉也吾柳郡城當五嶺西南牂牁水自西北來會遶郡城三隅周旋東注雖非濠廣亦可謂天塹矣獨亘北一面通塗數道無封域之限山谿之阻我因可往彼亦可來識者有深憂焉歷數百年卒莫之爲何機會之難遘如此哉嘉靖二十四年秋九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惠安張公淨峰征蠻將軍平江伯合肥陳公竹泉以天子命督師討

蠻寇於馬平之五都師旣克乃以其暇登郡城周覽鬱然雉堞之綿亘俯江流之迴合喟然歎曰美哉將將乎洋洋乎其斯以爲固曠然無崇岡巨阜爲之翼恐扶輿清淑之氣無以萃且覬覦者易道猺蠻雖平詎無他虞乎時郡邑諸生有獻議於茲欲城北郭以飭外徼者深然之念厎厥績須良有司迺難其人已而崑山王君三接以南京祠部郎來守茲郡首詢於耆艾僉曰是吳中人傑也必能憂吾憂事吾事矣遂以諸生之議畀之俾厎行焉君矦省之復曰是守職也敢不承命旣歸乃布德兆謀披草萊躬陟降旣景乃岡考中用極度財計工審時約費爲計簿以請於大中丞曰是果能憂吾憂事吾事者矣苟利生民財用何惜遂報荅俾厎行焉僉下君矦即名工師裒材伐石諏日肇緒距北廂闢闉五百步許爲外郭郭之長凡五百七十九丈高丈有四尺基視高省三之二起自西江迄於東沖因勢立基前卻委蛇甃以陶甓實屏塗泥故不必隍以金錘而豐坊袤址堅固如磐石焉郭之中爲譙門凡三北曰拱辰心王室思藩屏也東曰賓曦崇陽德布和惠也西曰留照存陽明燭幽昧也門之上拱旋以樓因賓曦留照以平居因各三間下宿備焉沿郭曲折爲敵臺十臺有舍旗幟列焉爲軍營二營有廬楚戍卒居焉距郭中南十丈築鎮閩臺其高七十有四尺應坤之數縱廣凡一百

八十尺當三九之數象兩儀也羅臺爲層樓高三十六尺應乾之數凡五間象五行也左右有軒前後有廊皆所以羽翼乎樓旋檽四周象列宿也縱橫觀臺樓之中扁曰粵西雄鎮言德威遠被胥厎寧也臺南下有堂凡五間東西爲序各如其數直前爲儀門樹坊於中又前爲外門凡三闢門之端扁曰龍城書院崇文教且將以象賢也中儀門左右爲碑亭二即東偏爲土地祠一自堂徂門蕭牆連絡左右布分環匝其外繚以閈閎規模氣象翼翼如也秩秩如也是雖因地利成天險而裁成輔相乎堪輿者陰以寓焉是役也內則取諸四廂之軍餘外則取諸三哨之士卒而居民曾不知有號召之煩

凡役於公者人日給銀一分有半圬者倍之梓匠覩圬者爲增損木石之直以良楛爲上下總其費幾千幾百兩有奇皆於軍餉取給而吾民曾不知有征科之擾工經始於歲丙午冬十二月末踰而臺成踰年而郛就樓觀門堂帶飛俯亭觀者驚猶神靈之所爲靡不嘉我君侯經理之有方也而中丞成始成終之功尤章章於今夏然其機會之際若有非偶然者已吾聞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其視民之憂猶己之憂天下之事猶一家之事也昔中丞觀發於茲常以誠明之學誨我諸生暨君侯蒞政告人每以不欺爲訓是其志同其道合雖職掌稍殊相感相生同一持官同一方其任之弗忝勞之弗惜固其宜哉吾柳當妖氛蕩滌之餘獲屢豐之慶中丞又能散其小儲建此長策風氣既萃人文以宣外侮潛消內寧益固天人合發交相爲益斯其時哉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謂歟又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則又君侯之謂矣二公惠于我民利及萬世邦人士蒙其惠利遠其災害懷德思報且將即是祠爲而尸祝之以崇報於無窮並勸於來世其誰曰弗宜今而後嗣君侯者皆能以中丞之憂爲憂君侯之事爲事則必藪和有民綏厥士女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雖亡一簣之覆臺也爲益崇郛也爲益厚若也匪德是務惟威刑是崇是淫若傳所稱好惡拂人之性則民心攜而叛離作雖有金湯其誰與守又不若折柳以樊吾圃也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是非古今之大戒邪是舉也巡按監察御史豐城徐公南金內江蕭公世延先後按治莫不嘉乃績俾爲成之副使新建魏公良輔長州徐公貞參議莆田朱公道瀾惠安康公朗參將變遠夏公振咸有功焉提調有魏公藏司兵備尤注意焉有同知東莞林君替表通判鄞縣徐君棫推官寧州鄒君鋭知縣[illegible]有功於協贊而徐君經費仁[illegible]稱無爽積允若[illegible]柳州衛帶俸都指揮張世爵指揮袁令謝贇本州衛指揮陶濬俱有功於督理者也于[illegible]程備悉智彈力作我邦君則唯陶子之能厥功告成郡選博士鄧炳黃處中屬予爲記因次其事以遺之且以當夫將來

千秋峽巡檢司記

全賜

靈川東北十里名千秋峽層山對列盤紆南下峽有怪石隨波隱見勢極壯駭飛湍激岸白華中噴靈川以是爲望別名銀江此水之文爲一勝也山回風翕四時如秋是名千秋此風之清爲一勝也山東有岸一徑危懸廣不踰尺盤磴鋭劇藤蔓縱橫此峽之危爲一勝也三勝具而皆有險道存焉凡挽舟上下負販貿易者悉由於斯行者易焉治之惟艱予往歲左遷入蜀自貴竹度龍里出三峽既苦蜀川之險又嘗蜀道之難及歸靈之

峽江顧瞻左右恍若蜀景思彼之險天造地設雖治世之危途實亂世之保障百二之勢關峽蓋相等也然舉之獞李伺伏險隘以市登龍斷之利者正惟關峽之類比比助之則亦何取於關隘哉予乃鋤其危而平治之使舟行可挽陸行可負是路之闢導將無益於人乎是舉也鳩工五十捐金三十自歲戊申孟冬至己酉秋越三仲落成人咸稱便謂當識其歲月以示履道坦坦之始云

天河遷縣記　　張烜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以土宜之法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是故辨土宜民司牧者先務也而怠於事者毀之莫或為也局於費者難之莫或振也知於才者僻之莫或舉也三者有一焉而欲建功施澤以圖報稱者未之前聞也由今觀之惟田侯其與於斯乎夫侯天河賢令也天河為縣鄉鄙有四里十有八國初建邑於思農高寨之城其勢孤其鄉僻蠻賊乘間得而侮之景泰以來劫掠日甚官民莫敵相與奔附上里之甘埸村因便就簡者八十餘年矣甘埸之地山勢險逼風氣弗闢民病於虎雉時嘉靖乙酉歲侍御謝公汝儀力主遷議而奉行者匪人莫克振舉及侍御鄒公濂又力主之相延十年於茲歲癸丑侯奉命宰治下車之初相厥險僻蹙然曰是可以安民物為政教地耶維時郡守林公庭枸郡倅鄒公志學節推安公和試侯以政知侯之可與有為也責以遷邑且戒曰慎哉無怠而事無革而舉無自廢而名侯毅然曰敢不敬厥事以成厥功遂與父老謝公厚公鉞公渠吳公楊遍登涉以規形勝測向背以望風氣歷原隰以辨土宜舉無愈於福祿社之下灘名僉曰是哉茲土山環水聚其宜於吾民乎遂繪圖形勢以白于郡郡以聞於督府陶公諧侍御傅公宗約僉曰允哉下侯於嘉靖甲午六月廿又九日涖官於是年閏月廿又二日興工於乙未春夏之交城池高深堅足禦止城周五百有餘丈池稱之若堂宇若倉廒若鼓樓若公館若城隍廟若山川社稷無祀壇壝一舉而新之問其力取那陽羅俠廷鳳義兵也問其材出諸捐罰也問其匠出[illegible]丁也問其犒賞之費出諸捐俸也惟儒學殿廡明倫特仍舊以移文於當道迄今未報是則莫遂就緒侯心歉然歲戊戌仲夏侯以調官去父老曰侯勞於力而民享其逸勞於收而民飲其惠功在於民而莫紀其盛豈其情哉相率屬記於烜且以告於署縣郡博毛君純曰宜哉遂勒石於縣治儀門之左繼侯而治當有感而起者則學宮之興不言可知侯之心可以自慰矣郡人張烜撰

古田改州記　　唐執中

古田在宋爲古鎮州至我朝乃改縣治幅員千里編民
千[illegible]日[illegible]民沐浴天澤也弘治間爲賊內侵民盡流移
惟長安里近郡[illegible]民[illegible]兵[illegible]東路寥寥數姓僅只三
十餘家死守勿去正德間賊穫頗繁鄉村皆被流毒嘗
道請命將出師[illegible]之弗克[illegible]學[illegible]壘初入寇會城
賊方[illegible]初可[illegible]爲退食[illegible]四年再請乃特命撫臺殷公
討之[illegible]公[illegible]師[illegible]四萬有奇分七哨既勦凡撫不
三月所[illegible]三千[illegible]除[illegible]及[illegible]優賊竊以萬計諸險巢如
[illegible]等[illegible]別[illegible]其[illegible]一時[illegible]空既凱旋題改州治[illegible]
設[illegible]守[illegible]其[illegible]受公命深入經理兵後
事[illegible]文[illegible]中[illegible]力命公乃議建治卜大宅之左

朱渠遷秩行兵憲黃公璉至仍舊治築城作室居焉工
甫成公復命余正疆界清田畝偕吏目游廣百戶李椿
領其事計丈田六百五十九頃二十四畝有奇其六里
絕田請給三鎮兵屯戍每鎮各萬餘畝四里絕田招流
移之復業者并新舊民計分田五百九十五頃有奇並
贍絕田三十畝給僧以資常住事將竣公以租庸謀余
曰今茲之民非貧即愚貧則力不能供愚則力不能用
輕徭薄賦俾不困於財不詘於力乃其所急者公然之
每畝稅糧三升有奇以供賦每斗定差銀二分以代役
民頗稱便公又曰賦役既輕且薄矣逸居而無教不終
於夸乎乃命建社延師舉新舊民子弟而教之於時椎

林庠生吳嘉會方美中等二十三人相繼而進余乃舉
列各村郡城則屬吳生教之稍稍變其聲音氣質一日
引謁公公方欲請於督學加以儒服未幾以內艱行城
故依隘軍民居皆覆以茅草二年夏俱燬右江李公以
署至余復以郭城建瓦屋請兵憲龔公繼至乃請於撫
臺郭公議建瓦屋二百餘間拓城西地二十餘丈未幾
亦以內艱行清軍劉公又以署至凡二閱月二事漸以
就緒公又以營務行兵憲莊公繼至見公私之上亦既
苟完無事矣余進余吾曰嘗聞邊方有衣巾化夸生員
今此新舊民生可以語是乎乃擇五十餘人請公試之
其儀貌聲音稍可觀聽公喜動於色命余引而之省謁

兩臺暨諸司道請督學江公試之與進者二十四人余
竊適觀厥成乃以是歲冬量移興化郡丞將戒行新舊
士民請余請記乃述其顛末紀之以俟若於建治事實
深有愧憾焉

重建懷澤驛記　　吳敬夫

廣西去京師萬里自古爲荒外聖天子包羅六合統一
華夸而聯屬之不以疵贅視荒外制於是省各郡州邑
設驛隨遠近錯然星綴無異中土以通使傳命達隱情
如人身血脈周流於上下四肢而無壅蔽其示荒外一
體義大矣廣西潯屬貴縣屹然左江中流舊有三驛惟
懷澤驛附郭爲最要其舊址距縣治東二里非當衝路

使客往來舟車不便駐泊前亭舍官罷不守遂傾圯驛然鞠為荒閩屢議改營以地方未寧因循莫舉隆慶二年冬余自海州涖茲土至之日即有以改建懷澤驛議請者余曰事豈無急於此者乎其竢之無遽也於是趨避焉日夜焦勞求民之瘼而去之輕其賦役恤其困苦以綏之又募諸僚屬石君輩之能者以戡定五山九懷之寇略剪其魁渠而撫循其良順時則遇當道有能信任密授神算者及鼓其氣求戰折首務從輸服貴境悉寧者驛事郡人使吾而復請曰是未可以改營懷澤乎余問之即令度地於要路將得郡內新南門梁氏地宅欲售因為之易其址於附近居人吳氏以其所易償增貿之具以議上允當道使大使董其事各如式鳩工斂材以營以構費不終輒損羨以益勿以浚民甫二月而驛巳告成門牆堂舍翼如也余偕僚屬陳君石君落成焉因為之言曰是驛也規制簡朴氣宇爽塏雖不中土之大而究此為邊方驛宇官樂有居守使客往來舟車便於駐泊亦可通國家血脈於上下以明聖天子永荒外一體之大義然非地方之寧靜有今日則此驛亦不暇改建然則驛之成又足以徵地方之寧靜其所關係誠百年之會豈可小視之哉陳君石君與鄭大使問余言而鑱之驛成於隆慶四年十月至六年春陳君以陞任行矣施君新任與石君偕請余記余遂書與之刻石焉

杜莫寨石城記

徐作

永安在萬山中椎髻卉服之流其性獷悍與齊民異名曰猺獞州凡五里曰龍回者猺獞居十之七為民者吳村裴村三里寨杜莫寨四村而已四村中杜莫最鉅其地險其居民二百四十餘家三面阻山獨通北平衍賊得馳突為患自建州治以來三尚山灣榕崗金麻諸巢賊而攻杜莫者凡十二焚掠之慘閭里蕩然萬曆元年賊攻吳村裴村急余提兵深入賊擺始奔逸時大田廖君書以藤州別駕來守永安亦詢禦盜之略咸謂杜莫舊有堡其遺址尚存迺與民謀所以城之白其事於余余曰是乃永荔咽喉之地人民輳集之區頃緣寨垣崩圯迭遭寇患茲欲復舊壘甃石城寔保障至計其舉之毋緩廖君首捐俸十金以為民倡民以義助者共九十餘金為石城一百八十餘丈高七尺有奇明年代巡臨江李公按平樂謂杜莫寨城有資防守奈何高七尺賊將垣視之宜增高非百金不給寨民自以所斂四十金來州捐二十金府四十金余請於李公軍門殷公郭公咸報可乃擇時鳩工城增高者五尺始事於乙亥冬迄丙子春竣事詩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斯之謂矣是舉也杜莫之民歸功於廖君廖君復歸功於撫按諸公暨余余曰不然赤子蹈水火鄰之

人救之則於赤子爲有功父兄者救之其責宜爾也否則匪父兄也杜莫之民吾赤子也復堡建城俾之去水火而已又奚功之足云廖公太息曰公言及此萬物一體之仁也憲不敏何足以知之於是次第余言以爲記

重修博白縣城記　陳良珍

博白縣唐南州故地也武德五年始置南州建城焉其後屢遭兵變初毀於淳熙六年再毀於洪武五年復襲陷於天順六年成化間都御史韓公雍營築之建門二正德初知縣吳侯光拓其南門名東門曰平政其形如甕卑且隘僅容輿脩巨室富民鮮居其中萬曆二年夏僉憲夏道南適按部至登而覽曰邑依於民民依於城

城而非民其誰與守況接嶺海之間密邇猺蠻荷戟爲劍者不時竊發不擒而大之非所以蓄廣衆而杜窺伺也於是上其議於撫按請發餘餉三百金修之顧尹是邑者咸亟遷代去址基雖規度訖無成功迨三年延平林君瑄至殫力畢功越竣事邑之博士吳君希孟王君文煒請余記其事勒諸貞珉以示來茲余曰土頫則草木不長木頫則魚鼈不大斯衆也得無重傷民力乎二博士曰適營度而衆工畢集令不煩而趨事爭先築者築度者度負擔而陶甓者環而列命侶而輿石者奕而至累土而荷畚者絡繹而不絕民咸樂之奚其勞余曰民其可以義動不可以私役乎令之以道則民翕然從令之不以其道則民蹙然拂故郝處築而晉石言長城築而土崩兆非民之情異也顧上所以令之者何如耳茲舉將以庇民也非以疲民也令之以道者也非強之使從也宜斯民之悅而忘勞乎夫秦有巨賈室湫且隘珠璣厚象文貝瑟琴錯落戶外客曰君有千金之積而無千金之室如慢藏何於是高其垣墉大其閎閈崇臺廣廈貨容攸紀約泉朱翁者三千雖有鬼蜮狐鼠之姦望其垣墉邊逗而不敢進矣博邑之饒甲西粵奚啻一賈也往治民之出非衣食之資族森列稠聚於郭外其內之所恃以爲衛者兵壯獵夫以傳樓櫓鳴擊析耳能保其無窺之者乎今有雄宏閎阜門並建爲室縉紳

環堵其中蓄莪棫樸之化日汪濊淪洽營堡卒旅之士日簡練操閱文教武備與版築並興稚埋不逞者行將屏跡榛莽伏戎者漸與潛蹤寧復有望其垣墉如昔者乎是役也增城一百八十丈有奇創南門曰廣化敵樓三串樓二百間功始於萬曆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成於萬曆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董事課功者則典史黃珮本州倉大使陳崇也

桂川公館記　張守約

臨桂距靈川五十里爲桂林首舍上官命使薦紳士大夫轢轂而繩武其舍中乍無堂宇可棲以停餐憩息每托足郵榭閭而從吏僕夫露立草野祁寒暑雨殊爲苦

非所以奉尊貴恤勞瘁也敬堂吳公爲郡始謀建之諸於當道皆報可揆址於盤古荒山陟巘降原覩茶卜吉詢諸於臨桂王尹懋中靈川陳尹一洙僉同焉遂相與審官董役鳩工市材不踰月而隆棟翬甍殖庭會正植以松竹衞以門垣四方之民咸樂其吉也揭木築土徙居環聚者二百餘家卒三日爲市蓊蘢然一巨鎮矣君子至止攸躋攸寧小人覩之以寘以塈道里既均夫役俾兄不知其爲邪賓者自迎往過來續罔弗頌公德焉公爲政崇大體流湣惠疾特其一事耳要之精心篤念徹於毫芒之末而後足以及此也司客以時平治道塗均人以時塡澣宮室傳大纖悉靡不畢具正所以爲王

道之修荀卿氏稱爲大儒之效故觀其小足以窺公之大矣公深厚不伐聲色不大臨細故若鉅對廉吏若賓視貨利若醜畏民嵒若瘝惟從野彭公之治郡是儆諸州縣觀德嚮風亦自得於不怒之畏不戒之孚若使孔子過之必曰美哉郡也敬惠以寬矣公諱肇東直隸太湖人戊辰進士

蘇橋公館記　郜以仁

蘇橋驛屬臨桂之西爲右江孔道臨桂距永福縣治百二十里驛處其中往來使客無卑尊非軍烽羽檄之急必於是假館少憩焉舊惟郵宇一區其後以民間社學增置公館湫隘淺陋門不容車僕從無所適并郵宇頹圮風雨不蔽無論一介行李即院道必兼程而進窮日之力寒暑陰晴不得寧次遐荒瘴箐天厲不戒豈清暇平平易象也余自庚辰歲十月始領邑事邑務固稱煩劇余且駑劣愧弗割肯蹉是顧奚能及於遠久矣獲畀於上下余不知也辛巳冬以清丈至如入無人之境蕭遂然驚規規然自失也曰愁至是乎余之罪也乃謀改作又念粵西財賦故寡需之公帑則三年不成於是廉官吏之積贖羨餘豪右之不法者共得三十餘金鳩工集材於社學故址而創造焉有堂有室廂廡稱之門之左右添置二倉蓄蘇橋額收稽糧以給兵餉從其便也第其地拖民居未由充拓匠拘并見不能盡美然視昔則

天壤矣他若城郭之圮當修驛舍之廢宜舉余固有志而未之逮且以俟後之君子經始於辛巳年十一月廿四日成於壬午年三月二十四日凡四箇月余聞之事之有利於生民有功於社稷者方可言功而記之是役也雖不傷財未免勞民詎可言功姑勒此以識歲月云

時萬曆壬午夏四月

復懷遠縣治記　余立

按職方氏懷遠古夜郎之域也崇山外連二江中貫谿峒盤錯封豕長蛇卵育其間實繁有徒漢唐以前尚矣雖可得而記云至宋至和中始略定其地置寨焉崇寧中又即寨置懷安軍尋改平州已復爲懷遠縣歷元至

明太祖卽位之八年命將出師蕩平南服傜僮諸蠻咸聳懼爭納土効贄願世世受約束比內郡縣遂仍其故弗誅焉然其地界居黔粵之交距郡城數百里而遙皇稜弗及[illegible]德無厭吏治之者大抵羈縻而已成弘以來因循既久諸蠻生聚益蕃漸不用命陵遲至於正嘉之際[illegible]長[illegible]炎負[illegible]公私占民田攻刼當路寨營急時門部太守江[illegible]乘[illegible]平五都之役請諸總督張公移師將[illegible]之[illegible]丙午也其明年諸蠻嘯聚遂攻陷縣[illegible]一容而去自是官於土者寄容名而[illegible]調兵[illegible]也隆慶初壬師平古田左江大震令馬希武[illegible]兵威風諭諸蠻以禍福諸蠻稍感悚因議城故縣居之希武朝夕巡功有息輒扶以徇間死罷者羣情大啼六年八月諸蠻復嘯聚戕希武及管工官役變聞上震怒詔征之時總督兩廣軍務兵部侍郎殷公巡撫廣西都御史郭公檄土漢官軍十萬人令七將軍分討焉兵士協力水陸繼進獲首鹵以萬計一方悉平其逋逃餘孽往往而聚者尚以千百數然皆竄伏深林茂箐之中豕息不暇已僉謂故縣濼惡謀遷於板江以主簿李材董其事百戶任邦祚武生朱應陽護其役奏上可行工興有日矣未幾材復爲叛蠻所殺邦祚應陽退保黃村時萬曆之四年八月也諸蠻跳梁如故十年秋增城李惇來令慨然有興復之志功緒未就會

以遷去是後莫復有議者云又七年爲萬曆己丑令蘇朝陽以濟寧學博遷茲邑至慨然曰令奉天子命宰百里而屏處自便官守之謂何亟畧得羅馬徧歷各峒集諸渠長面諭之嚮遣辯武吏習蠻事者徹以解仇開江之利且嚴禁諸使卒姦覺諸蠻始稍稍喜古何朝陽由板江舊縣程村趨古堀崎嶇山谷間往來拊循約法省禁民夸不擾由是諸蠻益歸心焉初懷遠之猺最鷙悍者曰樑口楊溪小[illegible]坡頭等村皆倚恃長戟毒弩負險自若朝陽乃白諸兵備按察使徐公分守參議先王公令龔公檄尉鄭良懋往諭意焉良懋至諸蠻列觀甚倨良懋挺身入宣布威德開示禍福諸蠻爲感動咸願輸賦如約遂歃血定盟而還適總督劉公旣平東粵諸寇矢謀於巡撫蔡公巡按饒公復城懷遠檄至朝陽曰此令事也又奚辭先是故縣兩遭兵燹議城板江板江復有李材之變議古堀至是僉以古堀孤懸賊中寄身虎吻非計也謀遷融之長安鎮龔公曰城長安是棄懷遠也豈稱恢復意哉復檄令趣擇焉朝陽躬視地跋涉山林靡所不到實鮮可邑者一日猺酋余金朝等介寓民張鵬吳自學圖上丹陽鎮乞爲新民請城焉鎮故巡司也自故縣廢沒於賊諸蠻耕牧於中有年矣一旦慨然順化殆天授也龔公聞之亟偕郡倅宋允殖往視見大江廻合如帶諸山環拱有潯融以流其惡有川澤以鍾

其美喜曰壯哉縣百世之利也爰可卜焉將遠近民夸
聚觀若堵成驩焉舉手加額適有雷聲轟然龔公遂叢
歡靄碑以紀異語在公集中議既定具以狀白當事者
咸報曰可遂鳩工庀材擇吉興事凡諸經費悉屬朝陽
而以民慫贊之朝陽坐臥小舟戴星出入人不知其爲
令也始猶偕尉共營度既見慫上計入都朝陽獨總督
城周圍凡三百三十九丈高一丈六尺厚四尺下奠以
石上甃以甎內爲上槀焉有爲城門四樓稱之爲悉備
距城若干丈環以舍營兵居之距營若干丈繚以垣並
以捆商倫肆之城以內爲懷遠縣一爲懷遠縣儒學一
爲分司一爲城隍廟一城外爲廒三爲哨守官署一爲

演武亭一費取諸公帑之餘役徵諸營兵之暇故邑成
而民若罔聞也經始於十九年之四月二十日落成於
二十年之四月十四日計費才一千九百七十餘金耳
工既竣龔公爲書以報當事者將轉聞諸朝而減令朝
陽過郡人余立俾執筆爲立辭弗獲記曰傳有曰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信善哉夫一懷遠也始瑞江公以
武往乃反失之迄數十載不忘誅譏役者屢已然終不
能拓尺寸之地獲一算之用者豈其威力不贍哉所繇
非其道爾是役也不頓一兵不戰一卒用口舌代鈇鉞
化異類爲赤子令若尉又能奉揚天子之威靈斬之蓬
蒿蘩薉而處之官無費事民有頌聲昔之荒丘今爲廛

邑此豈可與勢驅威逼者論哉其所繇殆與昔異已
雖然開創之云得之固難守之亦不易此非虛語也繼自
今牧茲土者守此心民之心急公務而緩私圖焉靄以
歲月仁漸之所罔繁當公有解讎結而襲冠裳者服或
不然逞而走險其何能保往事可鑒也已可不慎與令
又爲余言迎若列縣儀列左檢有鵲來巢右亦如之鸞
歲丁丁陽不畏人自翔乎果遊左今兩巢宛然可俯而
闚也余以之異龔公今其上頭其門曰名爾首瑞并志其
事夫異之所不謂人不能其爭其占事多中於人如
玄鳥亦以之爲不可誣也察綴知著茲邑之建休禎周
未艾也筍與盛哉是舉也總督兩廣都御史先劉公繼

文靈璧人蕭公彥涇縣人今陳公蕖應城人巡撫都御
史先蔡公汝賢華亭人陳公蕖見前今陳公大科通州
人巡按御史先饒公位進賢人錢公一本武進人今涂
公宗濟南昌人布政司左布政使先程公拱宸莆田人
今文公作濟州人右布政使先彭公應琦廬陵人今徐
公汝翼上海人按察使先顧公問咸寧人馮公役桐鄉
人今熊公惟學南昌人右江兵備兼分巡先按察使徐
公汝翼見前今副使周公一經貴溪人分守右江先參
議于公上性臨海人今副使兼參議龔公一清義烏人
柳州府知府陳公夢庚華亭人同知陳君基虞同安人
通判朱君允殖衢州人推官周君維新巴縣人與史鄭

良懿江陵人協城工融縣主簿錢位烏程人哨守千戶闞大任柳州衞人百戶王之翰融縣守禦所人或與有勞勤或樂觀厥成法得備書而知縣蘇朝陽則晉江人也

重修南寧府江城記　蕭雲舉

晉興郡治濱河河水嚙岸者數十年浸淫之久時有崩剝自鎮江樓毀後河流湍迅往往衝嚙射脅頻年物力影赴衿帶冠紳之屬不啻履星青烏氏輒云水之害匪直士庶病也城郭亦病蓋水為發生華祥之源靜則利激則害順則善下逆則橫流城郭於江宜遠不宜偪宜堅不宜瑕為水也計者與其勢為城也計者厚其基裁

成功力固兩相需也邕江之岸高於城身者尋丈循岸而上層累若升梯然岸距城不數武春夏之交桃花白蘋兩河並會洪流巨浸每歲輒二三至以為恒俯堞而瞰之百雉瀕危勢岌岌欲墮故郡邑之有河患猶三陲之患邊瀕海之患倭也故防河之憂與兵禍等而捍衛之功與折衝等夫愚者處堂而嬉無足訝已智士識微窺遠曷容泄泄然邕於江左為綰轂自儂氏亂蕩赫閭井以勤王師宋元豐六年城始再徙明興二百餘歲稍稍豐其齒育守土者蒙安襲嬉無暇問封圻事日月漸久城獨傾圮土惡善潰重以淫霖頹之城以下駸駸乎阯半齧矣去夏陽侯為祟佐以雨師一夕而拉然剨然

潰河之壁至為河伯窟宅何以奠厥攸居會治兵使者胡公諸所為恤人隱核吏蠹嚴斥堠蓄儲精練軍實以備緩急其綢繆武事殷悉殿以其時諸觀睥睨間而衋之曰亭有巨淵如城社何若不即治因仍陋簡及瓜以竣後之君子彼將毋如是乎縣官奚賴焉而郡守林公亦然曰設險捍民匪城奚寄是役曷容已已於是召商人為甓瓦若干名行人為燒甓凡若干名埏埴者司斂役簡其若干而以文武兩官董其役晝地而築分工而樂勤者綜之總者按之經始於庚申之秋越辛酉匝歲而城成之濱江與家者廣輪之八十一丈高二丈五尺有奇闉闍凡四堞凡八十有九費僅二百四十餘緡

費廉而速工堅而完厥狀如玉鱗皓齒而知為雄邦巖巖翼翼屹乎稱鉅觀矣於是文武董其事者與鄉大夫父老謀而屬余記石余聞夫子之繫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未已也而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當其卜卦尚象曷嘗有暴客虞而方晝儆夜方雨戒寒其重門擊柝之指所為建厥鎬薊計周而策遠如此楚師伐莒以渠丘城惡衆潰傳曰莒恃其陋而不營城是故浹辰而三都之境楚遂得志有土者柰何不人以瑕與時周宣王中興修明文武之業既命南仲往城朔方又令宰衡保傅之臣若仲山甫者出而城齊其功烈被之管絃聲若金石迄茲爛焉夫以莒之呰窳而償如彼

周之飭備而興如此城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天子沖齡
在宥詔飭武臣力効勤出塞奮而東征又睠焉南顧時
飭邊圉更與固城守乃臬使者乘軺行部宣政問俗郎
竟單騎登進公私之益豫江左上游襟漢措處盡善耽
耽在升職問而友講之戎首學兹役至是府督屬襄有
承圖日募健卒媺營旁行又集材鳩工葺復江樓以防
木患是役大夫暨郡守亦宣上意而與南仲山甫比
烈也詩所稱出車戎人可式辟宜云天保治內采薇
治外皆非形難然幾可有形險也無形之險在野首心
當自於又封以守要此之策已不樓櫓而壯不管鍵而
嚴禁可奮扣之有此形式即發事而榮之惟將有鶉升

瓜爾之上主者以爲祥徵余不佞以尼之言代瓜而爵
爲敢謝不敏惟是上下神祇實式靈之其荷寵於邦君
大夫也宜與邑之山川土田並永永已代有興者畏民
巖而增修其闕無俾城壞是在愛養拊循哉是在愛養
拊循哉臬大夫胡名廷安閩之漳浦人郡守林名夢琦
閩之晉江人郡丞張名繩皐滇之俞元人袁倅名挺楚
之潛江人司理李名自榮梁之固始人陳令名奇器東
粵之順德人督役者萬夫長蔡名若芝郡人治獄事吳
應選楚之黃岡人法得例書

蒼梧分守道賓館記

曾守身

蒼梧爲帝子南巡地玄德上聖詎無取爾如後世瑤池
駿馭淮海龍舟者哉以余所覽蒼梧當兩粵樞軸水控
三江山環五嶺高者出層霄深者入重坤遠者浩無涯
亘無端近者蜿蜒縈迴若子梧三致意焉是必有英奇
瑰偉之人麕集其間爲一方重者以故自姚姒後如馬
文淵李藥師狄漢臣岳鵬舉廖永嘉侯之武元次山秦
少游羅景綸解大紳黃才伯之文陶士行盧仲翔韓襄
毅劉忠宣張敬夫王伯安之德業靡可悉數梧皆得賓
之以澤梧而梧之士大夫如士威彥伯仲馮當世三元
陶孔思橋梓吳獻臣伯仲益省志載古今人物梧獨多
至三十九公其盛如此宦梧者皆得賓之以寡過庸詎
非山川萃靈乃爾今之天下東苦鹵西苦苗蒼梧與有

徵輸之苦梧之營則援黔援滇征連防交綏懷諸土司
輯寧諸猺獞撫梧之時務則謹蓋藏核餉糈繕城隍簡
卒乘梧之本計則安民勸士察吏崇教化厚風俗要在
使梧足爲西粵蔽此寧一耳目一手足之能辦所與賓
之居者行者詣繳砥歷不淺是梧曷可無賓賓曷可無
館也顧分守署賓館闕焉詢以故則故署燬遷此此故
鎮守監稅監署也夫監固丈夫之無鬚髯者其不館亦
宜豈藩臣守一方可以懸榻杜門擁獨坐南面抗士大
夫日與宵小輩治醯醢算金錢恣色然如監使哉余乃
稽所代庖諸上下費捌賓館二楹邑館二楹漢壽亭侯
祠三楹土神祠三楹庖湢六楹中軍諸武臣館六楹門

二重卒徒室數楹款賓諸具悉備凡費金錢若干緡經若干日而館成嗚呼世方苦賓之余豈好爲是美宮室邪理學之賓如敬夫伯安者屬余以進修經世之賓如威彥士行異毅忠宣者屬余以建明文藻之賓如次山少游景翁當世大紳才伯者屬余以博雅師武之賓如文淵蒙師漢臣鵬舉承嘉孔恩自強者屬余以安攘氣節之賓如仲翔獻臣者屬余以操執合今古於一堂得遐陬爲一體暇則投壺散帙歌宴爾急則借箸築壘賦壯士其俾梧之山川增勝草木樂生斯余構館意耳矧今天子仲爺御宇下令如流水從東若轉圜宵衣旰食以籌邊拔焚拯溺以恤保安居萌輪以崇貿結網揚旌以禮士其愛粵西不翅在几席下文告狎至天顏咫尺賓之奉簡書來應弓旌起者亦莫不驤首銜尾爲梧光寵卽重華氏之賓四門穆無以過假令守梧者有賓而不延有大主人延賓而可賓者不以將命請益員上下多矣故梧不患賓不至患主拒賓耳不佞陋誠無足縻賓顧乃奉敎一念自信歲虛使誠得文淵諸君子儼然辱而敎之雖爲執鞭所忻慕焉館有額余以粵起遺風署之若曰聖天子之賓臣諸大賓之造梧梧山川之新賴於賓者甚厚且直與梧先帝有虞氏之世明良喜起接武比烈而余不佞亦得以微靈稱西道主云

粵西文載卷二十四

粵西文載卷二十五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學校

柳州文宣王廟碑記

唐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鬭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子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秋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敎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於藝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敎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敎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敎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潯州府學記

宋 余靖

桂林之南州郡以十數潯爲善地鬱江東注十無氛惡

曁漢唐[illegible]不及其境[illegible]之從化豈問[illegible]哉國家[illegible]朔敷
佑[illegible]清海[illegible]董[illegible]設[illegible]書詔攸守立學序
以崇化[illegible]自進於教育之道缺然
[illegible]召守土下車三日進
謁[illegible]其[illegible]皇[illegible]像設[illegible]刹見[illegible]
[illegible]進[illegible]羅舞擺衣[illegible]無客
[illegible]進[illegible]其守賢也久矣州人未
[illegible]大明[illegible]士[illegible]學
[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勞
[illegible]於[illegible]學
[illegible]數[illegible]坐

黌門人知所觀廟學既成明年仲春行釋菜之儀爵坫俎房罍雲洗海丹縣矩纈一範之禮奠幣飲福仰登俯退相者肄習其容濟濟諸生袍鞹陪列終事越翼日經師執帙以正厥位聽徒就席坐立以齒出規入矩啓憤發悱州人觀者知邦君以齊魯周孔之教而爲政先與夫東刑名爭尋常以圖進者異矣先是邦之秀士白玘等聚而議曰君之丕訓於我而廣其黌樂育俊民俾邦其昌我不可以不贊其成願以私錢十萬佐官之費故是役也不發帑金不誅民財而人用休息也事畢以狀來請記予謂杜君上以宣朝廷嚮學之意下以成州里興賢之本能使遠邦學者異時取名爵於朝當自今始與善教者可記也哉

灌陽縣學記

熊詢

灌陽爲全之邑在州西南[illegible]百里不當郵傳顯塗山突乎其肖[illegible]乎其縈紆[illegible]夜[illegible]石類蹲虎清淑之氣分[illegible]士人衆多[illegible]其學以耕耨爲業不汲汲於[illegible]利[illegible]就之[illegible]進負販者莫不能筆其字故[illegible]城希有囹圄常空爲令[illegible]古今較量善否以爲[illegible]其地道臨遠還[illegible]後[illegible]藏相繼[illegible]有[illegible]以

居夫子像建炎改元之明年冬余以漕檄攝茲邑范侯以余舊嘗應詞賦舉朝晚過余余亦喜其勤嘗至於學聽其誦詠之聲若出金石觀其絺繪之文如鋪繡錦愛玩無斁每至忘歸因謂范侯曰羽服緇裳之流爲觀與寺必雄建殿堂設像貌以崇奉其教非特務爲觀美也且使人知欽畏而懼罪嚮福焉今有學而無殿夫子之像闕然未有所觀何以使人瞻仰是將爲釋老羞范侯矍然而起曰吾徒居此皆贏糧而相從非資於官也舊學有殿請以餘貲徙於此可乎余諾之乃鳩工集徒不旬日而徙置焉輪奐一新丹碧相照又命匠人重飾聖像繪羣子於壁間適當仲春上丁恭循舊制釋奠而奉

安之祀事云畢升堂而坐范侯請記其緒余曰吾夫子
之道如天焉不可階而升如日月焉不可得而踰仰鑽
瞻忽不可以心期而智索無像可也何以殿爲然學非
殿則制戾殿非像則名虛像顯殿肅學者目注心存殆
將逢其行以期庶於道豈特嚮懼罪福而已哉是爲記

古縣學記　高登

紹興八年登繆領邑宰釋奠於先聖先師奉祀惟謹逮
行事顧升降周旋弗容剡萃此肆焉異日生徒偕來請
闢而新之乃合其措畫俱有定議遠近咸悅恐助之或
後六月經始卒歲乃克增築而高爲屋凡十七楹頗宏
壯雖僻南邑邑悉莫之比於是延長諭就職行季試揭

中程者逕以騎從式燕公堂童子令吐所記賞紙墨有
差人知激勸鄰壤遺子弟踵接朝夕於斯以百輩絃誦
之聲洋洋盈耳俄有旨申飭郡縣嚴法禁修學宮舉盛
德事以厲戎馬之氣遐陬小臣丕命共承庶幾於宣化
無負矣然嘗論學校之興殆無踰於舍選人材之衆宜
有濟於時艱頃寇蹊中原盜攘神器銷患解紛曾蔑儒
效之·毫而臣子大戒掃地幾盡果學校隆虛名歟非
也由學術不正風俗隨以壞耳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
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學者學此者
也彼蝺學子安所從事哉□以多識鉺見以成說障術
以速化售今昔不知理亂不闢邪正不分終日回回醯

雞間疑君父於巳何親揣忠孝於世何物藉有小能激
昂則師友駭其不祥而禁之嗟乎平時懵夫在三臨事
昝之或二難矣仰覩命吾丁寧懇切可謂知本惟登執
掌所先非直飾耳目之近而已期以變學術於一方而
善風俗於百年尚望將來賢大夫屬意吾道勿散子衿
勿鞠茂草念地勢既冷忍復加寒之乎因書以告學者
并詔後人云

全州學記　劉岑

古者國之政事未有不成於學校也獄訟士之事也而
聽於學軍旅將之事也而謀於學進賢退不肖相之事
也而進退於學命令君之所作也亦得議其善否於學

是國之政事皆成於學矣而諸侯之學非受命天子則
不可豈若後世郡國而皆有也漢興反秦之弊武帝采
用儒生董仲舒公孫弘之言稽古立太學而文翁爲蜀
郡守起學宮成都市中蜀民大化由是郡國皆有學矣
然不過立博士養弟子員而止其政事則不與也其治
功不能如古者有由哉至於習文誦數使先王之言不
亡而民知孝悌忠信禮樂廉耻以成其俗者猶其効也
今天子再造區宇廓清氛祲勞來還定與民休息孝悌
之誠達於上下寧神事親靡求不獲弛兵休士遠人咸
格乃率舊章郊禮天地與廉舉孝命有司建太學擇吉
日率臨視之又詔奉使與州與郡縣之吏皆責以學事

頒鄉飲酒之禮使士大夫春秋有事其中貴禮尚齒以興民行文治炳然與三代同風盛矣哉今之為州南接百粵風聲氣俗皆近粵其君子則有齊魯之風不由立學而何學始於慶曆四年今三遷其址矣而居宇不修學者病焉知州事高君楫與通判事王君著𢹂工庀材易其敝完繕其闕之闕其弊敝自齋舍至於庖湢莫不有所會頒御製文宣王贊及書群經子傳於州則尊而閣之於講堂之左凡出私錢率十合財買田以補食之不足學無官師得命吏如此而前進士鄧滋實來官得其人而居以安食以飽學者益衆於是相與求予文為記夫能宣天子之化以被於下者吏之職也强問學正

身行以承天子之德者士之職也二君之舉既得其職矣則士之游息於斯者可失職乎

柳州修學記　汪藻

王者之政唯學校為最古學校興廢治亂因之然未有能行之以誠持之以久者也王制曰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學校由五帝有之更六七聖人而至成周教養賓興之法備矣周衰變古文物幾於掃地然當時列國朝聘會盟之禮與服宮室之度師田刑辟之制先王之遺意無不見於左氏之書獨教育賓興之法無聞焉其見於詩而言天子養士者不過周宣王而已今采芑之詩是也言諸侯養士者不過魯僖公而已今泮水之詩是也若夫烝我髦士則甫田思古矣在城闕兮則子衿刺亂矣由是觀之行之以誠持之以久雖三代猶難之況後世乎國家自祖宗以來無歲不留意於學至熙寧元豐之間盛矣大觀政和復加詳焉於是教養賓興之法達於海隅然則本朝之於學校三代不如也紹興十三年天子治外既畢始遑暇於庠序之事又明年親臨辟雍詔天下皆興學番陽許侯尹為柳州乃除地於故基蓬雚之叢掄材於嶺豈風雨之餘取費於諸縣帛布之羸衍敝一時條侯之良以之為殿為堂為閣為齋為門廡庖湢凡所謂廟學者無一不具經始於其年仲秋而成于季冬許侯以書屬予曰為我記之藻曰漢唐之君非

不致意於學也如永平開化之晚亦可謂盛矣然後世學者不稱而稱文翁常袞豈當時上之人倡之與夫下之人應之者皆不出於誠故風化不廣而其美為二人所專歟今天子詔令丁寧許侯奉行之如此可謂皆出於誠宜其棟宇樂成一旦赫然於朝廷數千里之外也昔唐柳宗元嘗為此州而新廟學矣被其教者至今為可觀故大觀中士之絃誦者至三百人為嶺南諸州之最矧今許侯方宣天子之德意而學者方嚮許侯之化則天子之道行於九夸者不知其何時而已噫柳人何其幸哉許侯以經術決科所至皆可紀此蓋其優為者故樂為之書

梧州府學記　洪邁

服嶺而南以千里名州者三十七獨以大海其山則羅浮桂林陽朔韶石諸峰皆扶輿蔚秀有仙者𡾟宅水則昭潭武溪湞灕貞湟瀹漣清瀉可鑒毛髮至於光靈紆餘發爲卉木之祥如水沉都梁素馨之葩鬱氣郁烈象犀玳瑁珠琲之湊　窮天下之産不足□□□都會蕃如此獨人物茲奇闇然弗章繇唐至今五六百年之間卓然於時者曲江張文獻公余襄公曰南姜公而已爾是豈山川炳靈精采盡於異物使魁奇偉麗之氣不淑諸人邪何其略無而僅有也余嘗遊南方私爲其人太息蓋閩蜀與粵是三者均古所謂斗絕不毛之區而蜀移於文翁閩變於常袞今言多士者指二部爲甲乙唯粵獨不幸無良二千石心乎教化者尸盟之至蠻地萬里而漠然自外於上國蒼梧自漢爲郡入本朝有陳公恭梁莊肅爲之守其風聲氣俗直出他郡顧學校褊陋不常厥居於山之巔於氷井於鰐魚池其後逼於縣舍科詔取士又不於其鄉而於潯於容最後賓於僧房白袍紛紛移徙之不暇奚暇誦詩讀書以偶其心今任侯爲州獨奮發其民顧瞻校宮以爲當遷爲諸生相攸宜而得神霄宮之舊址高明有伉龜食其墨禮殿齋廬閎嚴靚深廟廡門庖秩秩井井又作議道堂以待三歲角材之地并之爲八十一楹經始於舊年之仲冬斷手於今茲之仲春木出於山貲人不知費出於公而樂助者四十一鄉民不知工出於鄰邦州兵不知規模奕然粵中無足與比既成侯作書請記余謂士皆自修於窮閻之間而待舉於朝廷之上雖藜羹糲飯顒顒於寂寞之濱固有安之其身而安之者此其志豈一朝一夕之爲哉況乎有屋以居有粟而食用其藏修游息之暇以求夫存心養性之道聖賢閫奧直階而升爾一第常也何足以愜我爲哉多士其勉之必有不期然者侯名詔菴山人嘗令豫章之進賢余行其塗得歌謠於田里間又嘗過侯清江之居而爲之賦凌風閣者然則記學之成所不得辭也

桂林府學記　張栻

國朝學校徧天下泰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巙經始於郊而熙寧中徙於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宮寶故始安郡治請於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於桂之士栻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

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具於吾心心也者爲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故儘入學抑亦思我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

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遺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栻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侯盛意勉爲之書

宜山縣修學記

淳熙四年栻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韓璧聞於朝曰璧清介豈弟願假守符俾牧邊民詔使爲宜州使道之官宜爲州被邊所控制非一前此爲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繕治財賦之不暇奠遑他議韓侯至官既舉其職則慨然念學校委廢議所以修復者益積累而後成廟宇既嚴講肆有堂師生有舍門廡庖湢悉具合境人士歡息誦詠俾來請記方韓侯之爲是舉也或者竊笑以爲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宜州寡士亦何必汲汲爲栻獨以爲不然蓋俎豆既修則軍旅之事斯脩守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有實理非虛言也建學於此使爲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則其細民亦[illegible]親上協力一心守固攻究又孰禦焉遠而外[illegible]和輯則夫境外聚落聞吾風聲亦豈不感動有以設其心志柔其肌膚其非有不[illegible]況乎秉彝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間遐近遠方

固曰寡士然如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日南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過之者乎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故於其學之成樂爲書之

靜江府學記　　朱熹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彜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於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

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置之列位是以賓
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
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
之歸而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
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
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
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後至於風俗日敝人才日衰雖
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尚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
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
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
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

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輅臨幸
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爲者
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斯時一
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
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
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
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巙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
後又從於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庳堙鬱爲病有宋乾
道三年知府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於始安故郡之墟
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
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illegible]

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權宜於今侯然後乃得并
斥左右佛舍還他所更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
崇邃堂序廣深師生之舍環列無外隆隆翼翼不侈不
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宣布天子之命教者其實且
稱矣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明宗本教以修前人
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嘉已卽其聞之侯之所以教於
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教學之遺意而欲使其
學者皆用所以不襲人者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
則其可書又當從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
其指意所出與爲士而士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
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

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
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
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
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
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博白縣學記　曾丰

白爲郡寖久然後更爲縣學宮從之所更者捐爾餘加
故其規模比縣爲大久之風淫雨泆榦失負振杗失載
欂櫨失枝梧而敝日滋矣求一木更焉莫有稱者故其
葺視他宮爲難今復古憚也務一切苟且去歲復歲驟
驟歷矣議新之中若而堂若而門旁若而廡若而舍若

而廩若而庖厠一有不具曰缺事其木枚竹筒萬若干矣鐵石不與焉黝墨白青料百若干矣丹漆不與焉故其材視他役爲夥集材輯工米珠薪桂錢緡米石千若干矣蔬果酒肉不與焉故其費視他須爲無藝加之阽危之後賦籍门耗供億日繁符責四面絡繹而至應之如救尤然藏廳忽寢不暇遑卹學紹興丙辰更縣迄慶元丁巳六十年而簡無一荷責者大嵩坐此與明年吾廬陵李君大章職縣職無幾何何六十年而簡無一荷者之責曾未旬歲而落成僉曰能事夫能事者才也敢事者氣也肯事者職也所以充才者之識學也推素所學者淑白之學者君有意焉學成而君志意行道焉論

語二十篇首學學六行首孝弟入道首仁仁之體其大無外其高無上其遠無前其久無後然修道者仁修仁者覺也人之始赤子也赤子始覺有母次覺有父覺有兄弟駢而長之覺有身覺有族覺有戚覺有家次覺有國次覺有天地萬物如彼其多也而覺機自父母發故曰孝弟爲仁之本學者覺也自古有學矣妖李猝警吏遺其官卒遺其校恬無覺其非者猶可諉曰非學之教化所及子遺其父母弟遺其兄則將爲諉哉然則故無學矣新學成學者蔵修其間師爲模範友相磨習舍孝弟容有可入仁舍仁容有可入道各從爾志不則敢以覺厲焉此君之意也爾學者其體君意早而往與師友語求以自覺暮而歸與里閭語轉以相覺而之十之百之千之萬闔縣仁人也否則孝弟人也平世相須爲性亂世相須爲命不但父子兄弟而已他類皆然始得爲學之道

慶遠府學建閣記　陳逕

宜爲嶺右偏壘僻在西陲然而聲教之所暨文軫之所薄每舉應書之士不下五六百人前馮後黎相望而出未嘗無材也作成之地在加之意爾郡有學舊址在城塽之間淳熙戊戌郡守韓侯璧以其地湫隘而遷焉規模壯觀甲於旁郡厥初建雲漢閣於明倫堂之上閣之兩翼立濂溪二程馮三元豫章先生之祠翬飛鳥革上

摩穹蒼真與日月爭光矣然閣侈而峻木巨而窳未二紀朽蠹敧傾殆將壓焉今使君耿侯剛介廉勤兩攝是邦吏畏民懷百廢俱舉城堞倉庾郵傳驛館以次繕修尤惓惓於學校亟議撤而新之葺完舊堂又創傑閣於堂之後鳩工鬻材不擾而辦經始於慶元庚申之冬十一月閱五晦朔而告成朱丹黝堊磚甓甃砌輪奐有加氣象增倍旁及祠堂有像門廡齋舍煥然一新觀者歎美校正唐天麟猶諸生之意援魯正學校故事請記歲月使君曰學之修廢太守職也幸兹塞責不足以記力辭之侯語逕曰學舍苟葺矣而士不居學將何以作人材稱國家養士之意乎君其圖之毋忽乎庖廩之不繼

逕聞命踧踖赧容而對曰逕不才濫兹代庖行將解印然積弊未可以徑革善教實難於速效將必有勝是責者逕何敢當退卽學官揖諸生而進之道使君之語且告之曰語不云乎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斯言也君子之於學其猶百工之於肆乎工不居肆寧不作輟其心乎工何可成然則君子之於學也可知已今使君加意學校若此逕行有日矣當必有師儒聞風而起者諸君盍亦更相策勵毋狃舊習庶不孤使君作成之意不亦善乎諸君翕然曰願記其語將必有能成使君之美意者遂因筆之以爲記

桂林府學釋奠圖記　吳純臣

古者祀樂祖於瞽宗禮也後之釋奠祇祀先聖其隆古之意歟然祀以王禮眡古制爲有加自聶氏禮頒行缺略未稱朱文公近加訂正其制始備今在在郡邑大率仍其舊未能如儀間或據禮典易服範器春秋丁祀用於一旦之頃既畢事藏之有司士之周旋其間容有未盡講明者若名不登庠序之版儀文纖悉何繇知之純臣竊謂禮者教化之大端不容一日闕周官分職皆垂法於象魏斂以挾日至宗伯獨無聞焉蓋禮達於天下肆習以時非可斂而藏也縱今容典多存於朝廷宗廟間獨釋奠通行於郡邑圖而示之非要務乎純臣曩守潼川時取前輩所編成圖若刻諸學宮以詔郡人按刑

廣右又因舊圖列爲定式刊於靜江郡庠以表一道士君子而究心焉由文物制度之粗達而上之可進於廣大精微之域閭巷田野之民得諸目擊中心起敬亦將遷善爲君子之歸若夫推廣其傳人心觀感又不特廣右而已也是爲記

慶遠學御書閣記　蕭興宗

聖朝右文薄海内外悉沾聲教慶曆詔州縣立學宜處西陲學成最先規模宏壯爲冠一路時有郡人擢三元而登端揆文物彬彬迄今可想學有御書閣舊矣歲月寖久圖志弗具莫究顛末嘉定乙亥琊江張自明攝郡力請帑金撤而新之力殫財乏僅及殿堂餘遂廢焉繼

是以盤筵是圖他不暇顧嘉定辛巳陳公被命來守始入謁先聖顧瞻不稱列聖宸翰置之殿左甚非學宮尊君之義則謀更張之然蒙蠻雖稱投降而民之瘡痍未復勢不可亟既於朞年教令孚洽民物帖泰公曰昔之賢士大夫雖在徼外一飯未嘗忘君矧宸翰昭回燦然在目獨不思所以尊奉之乎於此輟公帑捐俸命工而興剏之別駕張公贊成之職教吳公共謀之方其經營遂有米書之機俾幕吏蕭興宗攝事督工鳩材依物給値規始於壬午之冬閱五朔而落成閣下爲屋五間中爲堂直舍翼左右橫袤六十有五尺前聯講堂後距山址三十有五尺闊高五十有八尺凡學之蘊著撤傾者

植汚者新一切丹堊靡容鏬飲然役不及民而見者歎美學正唐總龜領諸生謂興宗曰修學創閣公之嘉惠士子多矣請記歲月以詔來者興宗曰尊主崇儒公之素心歲月之記不足爲後然作成之意又不在是諸生盍亦思爲公嘗謂今之學者皓首窮一經經之外不暇他及又有能通究六籍百家諸子之書且疲神翰墨而論法古聖者益鮮矣仰惟國家列聖相承萬機之暇游心經籍揮灑宸章倬如雲漢昭如日星龍圖天章列閣集儒不一而足肆我高宗皇帝邇閱九經下至名臣列傳註釋贊咏著爲琬琰下賜爲國龍圖鳳篆奎璧燦然自古帝王未必有此諸生仰瞻是閣之創無徒以壯觀

學校而已亦盍仰體列聖崇儒重學之心而少自加勉抑亦上副我公建閣作成之意諸生曰宜勒諸石以勵學者侯名舜舉字元愷嘉禾人由右學登甲科倅名元佐字伯贊淮陽人自鄉遂聯膴仕時嘉定十六年正月吉日司理從事郎慶遠軍節度推官權州學教授蕭興宗記

灌學改建櫺星門記　　陳德一

灌陽爲全湘壯邑地居郡之東南距城百里按圖志於隋大業十三年夫子之廟今學乃三舍舊基其山來自八桂曰臺山面古鍾源源上羣峰參列秀甃左曰華山山有舜廟前曰蟠江江有禹祠又其前曰芴山西曰五樓山有筆華嵓有古城崗面洮水前有亭白雲亭洪濤沃日澄瀾際天可謂溪山爭秀矣嘉定辛巳冬邑令洪君若水邑佐蕭侯一致更捐郡帑之贏十萬爲興修學校計若大成殿進德堂齋舍廊廡悉已告備一日張君勾稽之暇來觀其成適慨山水之奇因集邑庠諸生諮之曰灌陽縣建以來登春官者五人自前己丑而後甲子凡再閱獨闃然無聞豈人才豐於昔而嗇於今耶意者地靈之秀未有所寓而人傑因閼生歟且邑之風水與瀟之湘鄉往往相類湘淳熙蘇丙午改櫺星門向所朝水丁未大魁王公作焉諸生翕然辟席曰敬受教遂以學門更向大江江水自鯉魚潭來朝幾十餘里以甲

申元日鳩工中下翔新門成諸生乃命邑士文元以余丞清湘時嘗游余門移書以記相屬喜灌邑諸生自期之勇張君期士子之大故不避荒陋拂拭而爲之辭

容縣學記　　余烝

君子化民成俗必由乎學蓋學者化民之本有功於世教大矣容之學校始於自唐成於我宋文風視古爲最盛爲南邦諸郡有學獨容人以先聖之道爲尊其學宮也亦復規模宏偉制度合宜教育諸生五十餘人學租歲入不益支則倍之每病不給故有拼撻之憂端平甲午三衢梁侯价來攝管郡印目擊學糧之闕嘗平盎羅面雲陵南霸等村沒官田一十三所歲增租米四十餘

石籍得以補闕而佃戶不輸者亦多往往巨室頑民負固不能一一如期侯聽治之暇嘉與諸君升堂講論闡大猷以淑之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行鄉飲之禮以序昭穆置王侯之服以議丁祭或童或冠衿佩青青思樂泮水如造闕里侯之化民成俗漸於人之氣血矣衆士乃於明倫堂之左爲立侯生祠以彰不朽未幾侯以憂去是後守容者除召不一博士更廢亦多學宮歲久雨凌風震頹墉半落大成殿幾至不宇學正梁汝翼等曰吾黨被夫子之教其忍夫子之宮夷陵至此邪於是多輒自捐己俸撙節支用以嘉熙四年十月興役州長吏梁侯亦捐金爲助不數月殿成度用爲緡五百有奇苟完矣結甃丹雘猶未也淳祐二年三月鄧侯復來攝守因復捐俸粟百斛以助丹雘今也盡善矣盡美矣雖然鄧侯篤眷學舍之意猶未已也茲又撥平蕃村盧氏十二戶絕田并禾倉牛畜復歸於學又增養士米租五十石樂育之心始終如一保惜善類如護元氣容之士友何幸際遇如此哉昔者夫子常欲居九夷門人以爲陋以今觀之家有洙泗道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聲歌繫誰之力噫化民成俗非梁使君吾誰與歸

南寧府學記　　鄧容

按建武志州之學基凡五易皆莫詳創建徙置之由唯者纖悉畢具士友言於容曰邕學五易其地毋慮數百年苟且相承文獻靡稽今葺數至六定請記之容曰學校者衣冠之闕禮義之府也我朝諸儒先所記者精詳廣大不可加矣晚學何所容喙謹摭梗概以敘於前

重葺興安縣學記　　李應春

嘗謂有緩急似緩而實急者其學校歟古者庠序盈門未嘗蹔發於外自田不井家不塾始不免去里巷違父兄而教養之機不得不出於上然郡國雖有學而邑多闕我國朝以文化天下慶曆中始詔縣立學如州制自是十室之邑無不具校官郁郁乎文非前代比矣爲長吏者鮮不念祗德意勸教事但偏於吏事者往往因是反緩急顛乃未了公事奚暇治庠義有能葺洞敝於兵燹而知學校爲先務非才識過人疇克爾嶺右統府實轄桂林屬邑凡十興安爲壯衣冠鼎盛夙號士鄉先是學宮轉徙無定所嘉泰間相攸協吉遂爲復還開慶己未戎馬自雲南入邑當兵衝天壽斯文學幸不燬然歲久蟲壞士弗寧厥居景定五年秋蒲侯應龍來爲宰下車謁廟周覽太息遂因舊而增葺之學之東瞰驛路實瀕湘江風濤岸崩過者病焉侯又因其故址築土以實其淵岸固而路夷學恃以無恐殿堂門廡煥然其崇士民瞻仰欣然慶幸咸相率詣公堂奉卮酒爲侯謝侯曰未也有以庇我土矣亦有穀我士乎於是又籍廢寺田

以入學爲晦六百豪右朝腴夕削存者亦荒茀弗治會邑行自覺發以傒疆埒者凡五十餘晦免租召佃復三倍爲侯意未恢又節縮羨贏貿上腴田附益之且合邑人唐若何所獻又爲畝百三十視昔不翅倍從衿佩如雲始無飯不足之歎侯且曰飽食日居是特養口體者乃合一邑章逢課試之事聞於府一齋趙公喜而輟緡錢爲賞功一時士氣鳶飛魚躍又念未達者不免進取一邑文風冠冕南服甲子一科新舊上南宮者凡二十有七矧方興未艾也貢士庄田晦僅百三十租入幾何方端居深念適大姓唐氏以逃産來獻劣三百晦通前所有爲勸駕費綽有餘裕嗚呼侯待士之厚如此是盍

無所不用其情矣宮室以庇之廩稍以飫之講課以淑之而又豐其行橐使不至失口失色於人以自餒其剛大之氣鉅細不遺雖父兄爲子弟謀不能毫末於此蒙侯之賜者宜何如其報哉始侯出峽寓巴陵余來守是邦助識之未幾侯南訪湘源契濶五年士大夫自嶺外來者莫不稱頌德政丙寅秋侯以書來請記學之成余謝不敢當意若弗釋越明年二月函牋申飛焉使者往復三千里視前滋益勤閔所寄蔣侯來叟舊述實開禧丙寅季春望甲子一周若有冥數存乎其間者是不獲終辭援筆叙梗概復侯命若侯所以經理是邑具有次第本末已經南山朱公品題不敢復下注脚侯𤣥是將考績敎思感人益深明詔賓興儁英角奮歌鹿鳴而遺之雙鳧徑朝天去龍飛新榜與安得人必多玉皇香案前親聽臚傳當耦自喜曰吾興學之驗如是云敢預爲侯賀且以書遺邑人其勿諼侯德是爲記

趙刺史建容縣學記　　李韡

維我宋受命五星聚奎秦漢以來學術之陋至於今純尚儒化慶曆熈寧間學校之官遂達天下容在唐列五筦因初因之以節度鎮撫其地若稽往志舊學建於郡之東既而遷之城南猥籍於景泰暴客之鬬灰燼於咸淳攤攸之熖焰典章文物之具蕩然無遺方冊旣毀前言往往不可復識前爲守者相度城西高尚拓數楹

而構焉建置苟而勢傾軋榛莽雜而迹荒凉青青乎子衿達今伲今誰爲之所顧學雖廢道終未嘗廢也剝極必復否將返泰太守東蜀趙侯奉聖天子德風惠雨之詔來牧斯邦當侯度久曠冠履矯虔披荆棘立官府日不暇給閔閔焉軫教法不競首以學宮移檄甚陋將有事於修泮焉嘩稽舊籍則積蠹經費粗見其贏猶懼力屈侯毅然輟俸以倡其後於時度材召匠擇日興工衆手皆作晨夜展力始事於厥冬陽月遂事於次年正月克用告成侯蒞學視之顧予曰子之職舉矣盍紀顚末以諗來者嘩惟容之學其來遠矣賢師帥急先務力舉而新之豈但曰爲藏修遊息之所俾士於此呻吟佔

畢釣龢利而已學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化民有道自正風俗始士風又俗之根源也冠章甫衣逢掖名教中自有樂地處家庭以孝弟居鄉黨以揖遜嚴義利之限顧言行之樞金玉自將行著習察於以企前修而挹淳風俾自成俗以究成德之歸將見咸淳以後之容從又輩出遜壆連茹文運復振成乎亞魁天下之遺響乾坤不斷之秀氣三洞天豈得而閟之然則侯之修泮人所能也而以時考之感應氣運無往不復詎非道之將行而侯實有以大振之歟侯名若訛字子振辛丑春官試第一今以正六品官守容州體博而用廣才大而不矜重義輕財信厚君子也曄既承侯之命以身其責忝

侯之心以記其事丁丑德祐改元夏五月既望從仕郎前肇慶軍節度推官權容州學校教授辛曄記并書

粵西文載卷二十五

粵西文載卷二十六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輯

記學校

重修桂林府學記

元　梁遺

桂郡去京師幾萬里藩百粵抵絕域為嶺表巨鎮所部多山民猺雜處俗尚剽刼古號難治官於廣右者較中土極煩重至元戊寅遺由湖湘調使廉憲時閫帥吹往伎烈章伯顏以猺怙惡厤慢簡義兵獞卒犬牙互翻成遏之覩往歲差遺民用少蘇因得以瞻泮宮泮宮舊在北峰宋遷於城東南隅厥後再遷城西淳熙中南軒張宣公帥是邦濶而廣之至元十三年丙子王師南下燬

於兵既而嶺南帥史格肇治闢還郎故址而新之後之典郡者繼踵興葺稽其年逮今五十有奇殿廡而下歲蠹朽將傾憲副伯篤魯丁偕僚佐李郡牧馮夢弼倅龍珙孫皮王琮議營建以學廩不足捐俸倡之發帑藏涅逸得楮幣若干耩市材售工因基而創者正殿戟門兩廡東西齋節和堂以楹計若干撤故易腐者講堂碑亭蕭容亭藏書閣過者拭目煥然一新但釋菜於庭觀禮殿殺瓦不殊民廬愧於瞻拜俾陶易之籩豆簠簋罍爵之飾鍾磬笙管琴瑟之音冕冠衰衣升降俯仰循循焉進止有度中土郡邑有不逮者始於戊寅春不再歲畢役凡諸監司并諸執事詣余請曰廟學成主校者欲得

立言之士文藥石以贊聖德鋪張荒服斯文之幸子其筆之遺曰聖道侔天非拘儒所可窺測何爲而自取愚惑之誚也第以遺書甚是以進義不容拒始識與修之歲月以告來者噫窮遐極微絃誦之音在在有之雖王化自北而南文教之盛以南爲文明之方古所然耳於以見夫子居夸浮海之語殆非託空言以興歎也敬爲之書

桂學建大成殿記　胡夢魁

建國君民敎學爲先唐虞之所以帝三代之所以王漢唐之所以治秦隋之所以亂亦在乎學校之興廢而已嶺右之郡桂爲大在宋淳熙時南軒先生帥是邦一新

府學規模殆與辟雍等廢後帥臣復創宣成書院於其西合南軒東萊而祀焉大元混一輿圖靜江最爲後服力屈自焚悉爲焦土聖上崇化厲賢旁求儒雅明良遂起異世同符至元十七年今湖廣行省右丞史公格帥其故址而圖新之始建大成殿越五年治中漢嘉張左垓創戟門越十年總管平陽趙珪創講堂然而未備也上命緣章陳茂卿提舉廣西儒學議完其缺顧學廪不足有爲廣西道宣慰使祝貞卜慨然捐己俸以爲之倡宣慰司總管府官之賢者翕然和之乃屬教授周天祥命館下士鳩工庀材各效其力於是講堂未畢瓦之墁之齋舍未立經之營之先賢未祠攻之成之庖井未做築之甃之門廡未葺約之椓之輪奐交輝衿佩胥悅群詣夢魁而告之曰宣明教化勉勵學校聖天子之詔也部使者之職也子其不可以無述夢魁曰建國君民古帝王豈無他道而獨以學校爲先何哉蓋必有學以教天下國家之才而後有人以治天下國家之事學者學孔孟者也昔南軒新是學也晦菴先生記之曰敬夫之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而南軒記三先生祠亦曰嚮三先生之在祠也其各起敬起慕心存身履以進於孔孟門牆孔孟遠矣朱張未遠也處斯學味斯言思朱張在是卽周程在是周程在是卽孔孟在是學以聚之當深契孔孟之心達而行之必無負孔孟之訓若曰泮宮

修矣繇役免矣吾姑游焉息焉食焉怠焉是孔孟門牆之所麾也二三子不可以不勉衆曰然遂書之記

重修靈川學記　祝夢解

靜江十邑惟靈川距城不三舍而近邑有庠舊在大象山之西令尹廬陵羅彝所建也歲久朽壞長斯邑者以送迎供給爲能學校之設不過因陋就簡而已豈知善風俗美教化之本源哉至元二十九年前廉訪使趙公按臨曰學廟宇隘陋殊失右文之意乃命縣尹岳嶂遷於縣治之東左右廣濶前後坦平基址方整氣象軒豁學之病於隘者今濶矣門廡宏壯講堂博敞廟像崇嚴徒祀布列廟制始就於陋者今新矣是役也經始於壬

辰之秋落成於丙申之春條其紀綱存其法制而底於成者皆岳君之力焉嗟夫人爲物之靈士爲民之秀古者皐夔稷契所讀何書伊周呂召所學何學凡章甫其冠逢掖其衣盍亦思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吾儒所當盡心之事何待上之人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而後學哉然自古聖人必拳拳於學校者蓋以化民成俗必由乎學所以明人倫也矧邑以靈名北接湖湘南通桂象玉笋羅帶競秀爭奇又南軒宦游是邦東萊降神此地士生其間聞二先生所以發明洙泗之道訓久矣感氣所鍾殺化所及正有望於吾黨之士相與維持經理以顯其地之靈孰謂嶺南爲遠且陋而其民之可歸夸

黃岳君名璋大名人備歷煩劇綽著廉能以學道愛人爲先夫武城魯下邑子游一邑宰耳夫子首以得人爲問蓋爲政以人才爲先學校乃人材自出之地子游不以邑小民寡爲可鄙必以禮樂爲教然則學校人材有益於政不大矣哉余因其建學之成而知其政之有本故喜書而樂道之是爲記

重鐫桂林府學釋奠圖記

桂文學魯君師道蜀士也一日捧桂學釋奠二圖而前謁予曰曩爲金陵學官時嘗爲平章呂公家客歲在戊子公以此圖見遺某曰此靜江府學釋奠圖也奚爲至我哉呂曰焉知異日先生不到靜江乃受而藏之越七歲甲午以扶溝蒙江浙省咨保遷調今缺毋乃二圖之讖有開必先邪大德初元始以一圖鋟梓立於明倫堂之右願記其事余即二圖而觀之宋嘉定十年丁丑廣西提刑吳公純臣石刻舉本也自嘉定丁丑至至元丙子凡六十年而二圖燬自至元丙子至大德丁酉凡二十一年而二圖復豈數也抑數不可逃而禮終不可泯也邪禮存乎人心寓乎器物而禮之行則實存乎人耳易繫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然則桂學二圖有吳憲而聖人之教始明有魯教而吳憲之功復著信造物者待其人而後行也嗚呼吳之立此圖也見於八十一年之前而復於

八十一年之後魯之得此圖也藏於十年之前而顯於十年之後非偶然之故矣魯於是學課試諸生恢復學田修葺補壞善於其職而立圖一事尤知立教之本者故書之曰禮在魯

重鐫桂林府學釋奠圖記　　魯師道

丁祀祭奠二圖廉使魯山禄公已紀其詳矣師道爰自至元甲午祇拜恩命授斯職暨元貞改元捧歸至桂學諸公見者曰此郡庠之舊典禮也兵火之後不得見者幾二十年矣今聖天子崇重孔道命公設教是邦而與二圖俱來識所謂復見魯靈光也豈非嶺右斯文興起之一大機括耶宜亟刻之石以復舊觀學校新創之初

所當講明者甚多學田當復學舍當修學門當建學規當立聖旨勉勵學校所當刻更衣亭神廚當創大成殿兩廊及廬亭齋扁當整宮牆地基當取周圍牆壁當築三年之間日不暇給竭盡心力猶懼未旣欲以二圖復舊則學校事力空乏未能如願若止存墨本則又恐淪墜或爲有力者持之而去則廣右後進不復得見古禮良可惜也載謀載惟姑鋟梓以續其傳若夫勒之於石以垂無窮則深有望於後之同志君子

義寧縣學記　張九垓

義寧爲靜江屬邑舊有學厥居屢遷宋乾道庚寅由閩閩而還於南登南軒張子時廣帥大書門扁以賁邑庠石朔崗無慮咸淳庚午以南登僻遠遷於香林之東偏去縣治近僻地望大不及於南登風雨震凌棟宇圮壞莫有過而問者邑令臧君試邑首謁文廟顧瞻太息念欲更諸爽塏以重風化詳覽審擇遂於閱武亭故址謀之同僚與儒之在籍者經營之今禮殿告成門廡就緒廉訪副使齊山臧公惠顧斯文作新門扁又念學成不可以無訓丐一言以惠多士愚聞而嘉之曰爲政莫先於建學有學不可以無教昔南軒有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天理之裁制士爲民之秀以明義也彼嗜於利放於利者烏足以言士夫子罕言利孟子不言利此聖賢垂世立教之大法邑之人士佩此明訓口頌之

心維之力行之則知孔孟之教非空言南軒之辨爲實學覩遺像如在其上觀石刻如見其人亦不負義邑之名臧君仲璧保定人爲政而知所先務是可書

橫州學記

夫子之道萬世而不息也夫子之道何道也三綱五常之道也位天地育萬物不可無是道安國家定社稷不可舍是道親百姓無四夸不可外是道自古迄今日月有盈虧而是道無盈虧陵谷有變遷而是道無變遷寒暑有代謝而是道無代謝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信斯言也孔子生於周末以身任斯道之責刪詩書贊周易作春秋定禮樂明舊章皆所以發明三綱五常之道示天下萬世也叔孫之毀何傷日月桓魋欲害其如予何彼宋衛木可伐而夫子之道終不可伐迹可削而夫子之道終不可削自時厥後儒學陵夷祖龍有焚坑之厄而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道則不可坑不可焚隆準有嫚罵之辱而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道則不可嫚不可辱抑不思世之人廬居而旅處端坐而安食泰然晏然有強凌弱衆暴寡之虞弱肉強食之患是果誰之力歟嘗竊歎夫戴天履地而爲人日受吾道之賜而敬心所發輒先於佛老往往以吾夫子無福田利益之可求蓋有坐視宮牆之廢睥睨宗廟之隳而略不之顧吁可歎也然則學校所以祀夫子學校之不修是誰

之責歟宜武將軍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朶兒赤求治於漢首崇儒道凡以士名者悉蠲其役因覩舊學湫隘亟欲撤而新之遂與判官東蜀馮震知事覃懷劉珪各捐己俸鳩工掄材以身先率日往程督雖簿書期會之繁軍務應酬之急弗怠弗惰厥後又得濟南劉淯提控案牘昭潭董桂同心乃事力與賛成爲學官者奉行惟謹遷禮殿於明倫堂之故基視昔則高明矣遷明倫堂於教授廳之舊址視昔則寛邃矣聖賢形像繪塑一新廟廡門牆罔不壯麗俾講道行禮悉有其地而無前日俛兮達兮之歎侯之爲政可謂知先務矣橫之士來游來歌當究三綱之所以爲三綱五常之所以爲五常體立用行毋使時人以不適時用鄙薄吾道則庶幾體前忽後可以無愧否則學校之輪奐雖美學校之教化不修逢掖其衣章甫其冠者寧不負吾侯建學之意歟

重修南寧府學記　　元文璧

天地百神皆有祭方伯連師與守土之臣奉命祭於封內者曰山岳海瀆曰社稷曰文宣王廟夫山岳海瀆所以載物而厚民之生者也社與稷所以有土而生民百穀者也山岳海瀆之祭使之奠安順理而無震裂沸騰之災社與稷之祭使之豐登盈足而無凶荒饑饉之患是皆不容廢者也若夫孔廟之祭則肅然齋宮牲具禮合樂登歌縉紳逢掖相與升降進退俛伏奠享於階墀庭陛之間若甚迂遠於事禱祈禳祓之舉報應休咎之符而祀典先焉何也三綱五常之在天地間將一日不可無如饑饉之於菽粟布帛也古之聖人有德有位作君作師斯人出作入息仰事俯育罔不協於有極及正道衰微五教不敷彝倫攸斁民無所賴夫子生焉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乘萬世立教之法存於易書詩春秋使三綱五常大明乎天下天地以之位日月星辰以之行山川草木鳥獸以之寧豈獨人蒙其賜哉漢初以太牢祀歷代命州縣皆立學夫子之宮牆巍焉時焉春秋行釋奠禮爲百世帝王之師蓋微夫子立是極也山岳海瀆誰其奠之惟社與稷誰其尸之天地且不可

違而況山岳海瀆社稷哉邕學初在城外沙市徙城中南隅又徙五花嶺第一峰前臨淸流後倚高阜王宮簪紳從廡斯翼前門後堂累疊書閣其創立規矩所由來尚矣炎陬遐壤山林材木不能支久遠比歲撤而新之壯觀有加焉知風化之本祀事之重者大名趙公修己也公奉天子詔來殿西南雖數遷凡十有五不離茲土由是秉鈞衡登樞要蓋有日矣趾美述事永永無斁不墜教基又將有望於後君子云

靜江路修學造樂記　　杜與可

皇慶聖人龍飛初元走使誕告萬方安南海郡惟邕與可在行畢事將復命闕下繇邕江行再之桂林明日郡

庠博士鄒煥午聯學執事卽驛館且致辭曰廣右統路七州九於古爲侯郡皇元統天兵憲二大府攸居邕潯柳梧慶遠南丹莫倫維學幾於丙子兵尋創已簡淺不類迄今元年壬子歷十二閏矣況有丹雘而新館而教祀而樂之有鏞鼓哉番陽三軒余公璉以儒術持官檢躬不懈隨在得聲臺臣騰章命下二憲一道前年至大庚戌公至首謁學顧瞻王宮日淪圮隳謂予職在勉勵何敢不力然事有不得數數度材計庸請先因其岌岌奠交首次第構其功倣而倍率如言迤邐就緒復於禮殿前築堂扁明倫中正師席朔望講說肄習左右故新齋室俾諸生止有歸宿庖湢式完壩址載堅差穀擬告公之勞於神公嗛嗛言是予之責豈區區容祿竊譽以自居仰惟我元累朝崇文育才殆期於是乎取人治人青青子衿庇此廣宇亦□□□　鼓而講藝而嬉遊乎若然學也名立而實亡校毀可也士黜籍可也國何資而克勤孔徒遂擇耆長士二人專職訓飭徵士民子□一　入學誦詩讀書餘力學文日廩月試躬第其優劣退□罰行薄賞以嘉善能鼓舞淬勵駸駸趨道非復舞昔成公之休施公一□□□先聖海內通祀二仲行禮側伶人於庭命操枹聲世俗　□□以降以迎瀆抑甚矣尸祭者溺習恒安之禮而不樂義不備登歌八音內服郡邑考古索制恭有作之玆鬮如也支而已諸緞□

□度特未有得夫業是藝之工會僉事王公蒙按部至郡還知事書臺趙公暎由湖南憲幕改遷至公以告趙日暎不敏敢不翼公□□請問具樂之費案從公報以已俸倡趙從而和闔司翕若附助帥府長也先不花經歷岳璋張克文本路總管梁國棟諸學自認祭典不舉有司所宜爲今怠曠失職上以煩部使者尚忍旁睨厚自增忸怩邪誠欲效尺寸聽下風用贖不逮之一力并錢定計得六□書臺以歌樂重經校讎稍希古叶音節令無逾長沙爲故宜慰乎遠先生趙□嘗究心事其事爲馳一介持直移文湖南憲司督□□□集矣二閱月樂果訖工琴瑟鍾鼓柷敔計六十二事延師授徒肄月學者盡得所師之學貯樂不可無所明倫東南隙更闢前□之堂三間榱桶楝楹皆取給總管公董役力居多仲秋八日上丁始獻奏用響式章成儀荒封索居實徹縣曠矣其戒者王人惠來講敘三軒廉使盛舉本末及列諸大夫士□皆□名再拜頓下執事文之堅珉昭煽無窮獲罔歸謬悠遂請學斯幸矣僕鞍馬萬里之餘耗眊飄忽神不保宅其何能發揚三軒先生之美乃進而語之曰記不云乎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所謂其人豈一端之辭哉自宰相方伯連率有民人社稷皆然政則又有小大有源委未必止刑法賞罰期會簿書之謂刑法賞罰亦未必必

於不用也小也枝葉委□溝瀆也風教禮樂其大之俗宗源之河海歟風教明禮樂張習俗以美天神人之氣以和亦安茂豐敦穰流徙之患息用之而因有□不用也用之而至有所不用堯舜禹湯之聖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之賢遠識其大與源故也三軒先生當學業道行爲政皆舉□□之宜乎識大者源者而急先務否則一以桂下惠文就不其能小子無述矣烦午欣然願即此品已俟曰諾胥舋□戊□多歷年□同條行學閣閱詩禮之裔有文有節者也斯役與有功憲史程輔謝裕德等餘名書於碑陰元年八月日記

重鐫桂林府學釋奠圖記　　蹟□

釋奠有圖尚矣桂林自秦漢訖唐歷宋爲嶺南大藩故學校之興文物之隆有自來矣延祐丙辰冬孟令憲秋嘉議公來司臬事始至即率先風教曰聖天子興學有詔進士有科此太平用文之時也賊茲學兵火以來廟設雖嚴而禮典不備生徒雖列而儀榘未修自非藏若宜明其何以昭理上尊崇樂育之美遂申飭有司凡禮文未肅則稽古考圖纂勒而肄習之士氣未厲則崇師問道懲勉而作新之樓宇未構則鳩工聚材經始而營度之廩帑未富則節費積羸經理埋沒而規運之於是□爲祀事膳養之餘猶積緡楮九千餘緡率倖易書得九經全史諸子千有餘卷聚書樓材木株一百五十有

奇又明年三月釋奠儀式器服圖成教授昭武高道孫請曰桂泮之興斯文得不朽者公之力也合附石紀諸拔二圖乃宋嘉定丁丑提刑番禺吳公緝勒朱文公訂正本也歷甲子一周石毀於兵又二十一年郡博士蜀爵師道自金陵携其圖來歸以得石難請於憲副魯山臧公姑序正梓於學又二十一年木朽漫漶而公復刻於石今圖器服與儀一依舊式配享十哲從祀未附則自鄒沂二國公陳公濂洛諸子以下各隨益列焉於戲記稱禮儀三百待其人然後行其信乎況是禮上而天子朝廷郊祀下而有司釋奠飲射均此敬也此誠也飲射禮廢久矣朝廷之禮又非遠民得贍其可見者學校釋奠禮耳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今公是舉也廣海之民來遊來觀其孝弟之心忠愛之念豈無油然興起於其間者將人材彬彬輩出率土之民皆樂而歸善其於省刑薄罰豈小補云乎哉然則公之率先風教可謂知大體矣公名重福世爲西夏唐兀人性剛烈嗜書敬士尤長於政事故所至有能聲于溥華領江西省延祐四年進士第五名舉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并書以爲來者勸云

重脩全州學記　　揭傒斯

皇元制治舉法周孔元微絕壞同風鄒魯一郡一邑必謹學校以爲教基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侯貫

治靖五年俗與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蒞於全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富風氣函豁郡西湘山寺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萬姓而夫子廟荒圮穿漏曾莫過者罷輭者以民勞爲解貪墨者以廢薄爲辭講誦不興廩祿無所俟至會缺太守侯總學事教授黃潤以爲請於是侯率僚佐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二月卽工前清湘長法黑進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陰谷伐石陽崖食功傭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夕勞休威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先儒及賢哲於講堂之左右翼門序軒陛以次成畢又闢廟南廢地爲杏壇三成以擬

闕里建明倫堂四楹以館諸生既告成於廟教授謁告還江西會丁廬陵白郭侯每以不得君記爲恨敢請乃述其事且俾告於有衆昔靖之鄙爲蠻獠劫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白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共不敢怠違及郭侯爲守天子出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誅滅侯以死爭乃去刑書復爲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恪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爲鹵而王共不缺故也全之四境盡爲中邦又當邇周元公之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彈才盡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耕田鑿井以服聖賢之教未必被禍且一絲一粟得以養生送死又使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登於俊選小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爲哉亦教化使之然耳爲民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郡治之陰鳳凰山之陽宋紹興十三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絕湘灌灕水合流其下蓋爲 郡之勝云泰定四年八月丁亥記

賓州學置祭器記　王廷秀

古鬱林郡之嶺方縣唐置南方州又析爲賓澄二州宋以賓澄及思剛合爲一今州治嶺方上林遷江邑屬焉按圖經云民淳事簡俗阜物康於嶺南爲樂土州舊有學在郡治東南是邦聲名文物前代奉賢書登天府者不一縉紳游宦如陶弼父子爲守翰林范太史輩皆過

化於茲流風餘韻至今猶有可想見矣至元混一海宇賓南服爲最遠然皆崇尚禮讓漸濡德化其士風之盛等中州非但揆文教而已昔有柳州廟記云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則知王化所至聖人之道亦至焉今觀之賓益信然自宋迄今牧是郡者率以遐僻不加意於學兼以學廩不給春秋歲祀多簡習故苟備禮而已泰定乙丑春平陽王侯遜來守是州兼督學事殿謁既詢學正莫君應辰曰聖朝尊崇孔道屢降德音茲學廟貌雖隆而祭祀缺典非所以崇明祀奉上意也乃率郡儒而告之曰禮以數教器以見道禮不明則教不數器不備則道不顯學校先務不在茲乎復咨於判官趙侯敏意

以克從乃捐已俸先之次命莫君勸率三司已儒士無不忻然願助丙寅秋莫君乘驛解來長沙命梁氏鼓鑄一如渾頖成式予適承乏郡庠得歷觀成器莫君將將求予記予不敢辭因語之曰聖人之道如日行天不以歲祀為隆殺增損然汙坏古也今樽爵焉燔犀古也今簠俎焉既今斯今中古然也形下之器即形上之道器有古今道無古今盤盎紛拏剖覩塋洗摩窪欸識能不浩歎諸侯子駿奔走執豆籩不必游心乎千載而聖人之道目擊斯存則器非器而器即道矣今茲華簡陋而新美彬彬文化及乎遐壤則亦繇王侯之用心矣永念莫君之行勞矣侯之功在宗廟矣但與是器相為不朽哉是為記

鬱林州學記　　　伯篤魯丁

學有廟者何王祀孔子也祀孔子者何尊聖道重民教也嶺南炎荒地遐聯延海北大理交趾雲南夸江犬牙相錯溪峒深窈憑險負固往往睽義奸宄悍然梗化鬱林介嶺海間地曠而今弁兵環池恒弗戢上下請張撫所於錯州有孔子廟在城南右憑江津春夏雨淫水瀦交注瓤匯溢漏浸殿堂門廡悉淪沮洳蠡嚙摧朽不可支柱矣至正二年夏五月與定張侯按攤不花知是州仰瞻彻牆陵夸草莽下視齋舍無簌而聲則喟然太息曰嘻吾聞為治有美化斯無獘民圖顧方趾戴天履地彼豈獨無人心哉明仁義惇禮教則學校所繫于何敢不力相舊址畢埶乃營治之內燥剛爽塏夫子正南面以四賢十哲配而後祀列在兩廡講有堂舍有齋庖廩有次皆無有缺春秋釋奠晨夕肄業學舊有田以頃計二十有八田畯逋上行私殺其租入歲用大乏侯立法嚴實悉復舊貫繇是新章民之耳口宣禮遜之風化庶知為政先後矣嗟夫邊徼搶攘日夕閫金湯峙芻茭礪弓矢鍛戈矛以為事若侯斯舉不幾論俎豆於問陳持章甫以適越者雖然萬古一理萬人一心明倫設教本於孝弟昔有苗弗化徂征之師而來格兩階之舞後世文翁當衮變移閩蜀豈非篤然可書禮義之效而足以化強暴哉學校教化相為終始教化風俗相為汙隆傳曰有教無類侯之政能以興學教民為務其可尚也夫達魯花赤扎蠻丁州判張了忠吏目粟益皆翕然以侯之心為心學正吳善孫實相厥事予嘗分憲至是故因其俊言為述本末俾刻諸石

荔浦縣學記　　　石天岳

桂林之南二百里有邑曰荔浦僻處萬山中草木叢茂居民鮮少至正已丑冬予捧檄來佐是邑至任三日謁夫子廟於城東視其殿宇則荊棘蔽翳風雨震凌獸蹄鳥跡縱橫於門廡間詢之父老則曰是邑東接猺峒猺獠混處比年以來出沒剽掠殆無寧日兵旅數起饑饉

薦臻民皆巢居崑處巢石結寨以偷生學校荒蕪職此之由予聞之心怖神悸不遑寧處即圖興修然視其民瘡痍者未蘇移徙者未還如是而役民亦聖人之所不與也遂捐廩粟姑略補葺爰率諸生徒以與講肄業數月而衣冠文物濟濟可觀越明年庚寅寇盜少息四境無虞士之遊於宮牆者頗有中土風予思夫子為萬世之師學校為育才之地作新之役豈容少緩乃召諸生而諭之曰夫禮飲食必祭者所以祭夫先代始為飲食之人蓋以吾之所以得此者皆斯人之力亦不忘本也吾夫子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今天下之人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得遂其生得復其性不淪於禽獸之域者皆吾夫子之所以教也於一飲食尤知報本而聖人之教乃忘其所自惑之甚也況我聖朝以禮樂治天下以忠信厚風俗列聖相承法度昭著而於聖人祀典尤拳拳焉今聖天子在上文命誕敷聲教遠被九夸八蠻罔不臣服邊陲寧謐海宇清泰報本崇化厥維其時茲欲以夫子之廟改而新之與諸生優游仁義之府顧不韙歟眾悉欣然願聽規畫於是教諭劉復考其歲賦究其侵欺凡豪民之耕占影敝者悉明經界以復之頑佃之積累負逋者嚴加約束以徵之由是而廩有餘畜歲計常用足以經營乃掄才鳩工相其便宜度其高下汙者除之卑者崇之方欲擇吏之

能且良者以掌其事而難其人縣之所隸南源寨巡檢董震乃儒家子遂委敦匠役而能竭誠殫慮克盡其勞幕賓秦仕奇相與立規矩計程度以成其事訓導龍殤朝課講之暇協力董役不數月而殿宇門廡穹然赫奕可謂輪奐美而成功速矣工始於至正十年之冬殿成於十一年之春遂次第書之以志其事非敢以矜能而耀美也蓋欲使後之同志者相繼而不怠云靜江路荔浦縣主簿兼尉石天岳拜手記

重建灌陽縣學記　孔思坦

興文學於多務之秋淑人心於艱難之後此當時之急務而任守令者所以究心也然嘗聞之武事用於戡亂文教行於治平孰知人心之趨向由於教化之素明而學校之興乃所以固結人心之本其事似緩而實急也灌陽為全屬邑值壬辰之變縣學燬焉至正十七年丁酉監憲公久任慨然以興復之責為己任教諭張顯仁具其事言於郡郡嘉其請君不勞於民不斂於眾悉捐己俸市材鳩工程督以勤靡間朝夕是年三月壬寅首建大成殿繼立明倫堂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五月塑先聖四配像成顯仁以監縣公志用有成欲為文勒石以傳永久而思坦適游學至焉遂俾記其事於戲自淮漢兵興湖南諸郡相繼陷沒時與定石侯治於全大興學校以結人心故克保其民不變士習城池以固閭井

以案文化以行風俗以厚富將寄屬邑如君者畢能知
學校之爲重不以其不切於所務而可緩也然昔將帥
承平民庶且富尚或廢弛矧今闘難四郊多壘將乃貲
糧給武弗贍而欲興復廟學以克訖事自非誠心化民
知所先務不能也灌陽之民亦何幸哉將見文教之行
人才輩出後之求洙泗於瀟湘者咸願詠歌於斯學不
其盛歟公號敬齋爲人豈弟慈良有長者風嘗修縣消
建譙樓旣揭牌而寇息改思濟爲順濟正坊名而四
境安雨暘時若歲屢豐登故能招復流亡惠及鄰邑其
力行善政蓋出於天性而於崇建廟學尤加意焉

重修桂林府學碑記　劉三吾

皇上踐祚二十有一年嶺南廣西道憲副公以學校王
政攸先風厲學校是首匪作新之將遂廢其今教官
定議於是桂庠諸生奉承惟謹經始是年之十一月訖
功明年之七月學正蔣倬狀其事請予文記之岡辟弗
獲按桂林舊有學前至元丙子王師南下燬於兵世祖
皇帝混一區宇大興文治中外咸設校官時則有若嶺
南帥史公格卽故址而圖新之以元有學自史公也閱
是之後至元戊寅嘗一葺治歲久自圮今憲副公朔望
親學惕然興懷廼稽學廩歲入倡以己祿鳩工庀材擇
日興事門櫺星樹垣牆內自禮殿徂於應門廡之椽之
腐撓者易瓦之墤之鏬漏者完戶牖闌楯丹漆雕刻煥

然可觀講堂齋舍繕修有加奎閣尊經塗墍如法祠廷
易向獻寢更新諸所宜葺咸以次舉輶車時臨是贍是
敬衣冠紱誦濟濟洋洋藹有鄒魯風桂林學校遂爲諸
道最憲副公作新之功偉矣嗟乎學校綱常之地臺憲
綱紀之司故自有親義序別信以來而大綱小紀無或
出之倫理之明風紀所由以振也昔東漢士高節義甚
湧者賢、時與游皆太學名士用克樹立有澄清天下
之志今憲副公居風紀之司而首致意綱常之地於斯
者道紛擾弗治獨廣右翕然靈光無恙修學之舉闡風
而與者數十城自可庶府恪愼憲章昭乎天日之臨而
凜乎風霜之肅也豈非公扶植綱常一念默有以行乎

其間歟抑是學前以史公倡之今以憲副公繼之中閱
六七十年豈無其人惟二公皆於干戈相尋之餘而有
尊道崇德之意公之心史公之心也則天相斯文而福
廣右者意有在矣公唐兀氏名乜兒吉尼字尚文歷御
史三臺僉憲三道皆有廉能政聲由中政院判階奉議
大夫居今職壬辰春汝潁寇陷武昌長沙等郡公督首
帥阿魯輝將兵往平之若清湘若舂陵咸賴克復時廣
右未有變者臨桂東鄉民謀始倡卽調兵撲逐之人心
遂以帖然他如汰郡縣之冗設而奸貪以息禁商販之
越境而鈔法以行節官府之浮費而餼餉以給民廬延
燒官爲賑之歲飢勸分俸以倡之繕城郭造陽橋修遞

渠皆政紀之卓然泮宮之修公實主之經歷左奉議班
磨趙儒林則克職憲佐者也是宜書銘曰我元龍興奄
有偶縣一視廣右仁同畿甸大府桂林斜以憲臣之綱
之紀迺宣迺旬惟爾校官實賴風厲以篤彝倫以新士
氣大惠爾廣我副公來風霜一道儀範百司維時湖湘
烟塵四起一柱狂瀾以公中砥謂茲人心係有綱常舍
而學校其何克臧載瞻桂庠歲久且圮誰其新之是在
我爾爰捐己俸爰集工人翼翼以正撤故以新櫺星峙
峙應門洞啓金碧輝煌宇廟之美於燦從祀於樂論堂
繹閣將罷奎文有光韜車時臨衿佩雲委匪怒伊教雅
歌泮水湘灕滙滙迫脈洛洛文運在廣如水潛通宜成

二公剡茲道化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凡厥來游宜體公
心頁履實踐毋即怡淫昔時草昧史公建學今時廢替
我公繼作史既有祠公宜並之後有述者視此歌詩斯
文有天承言無替輔我元皇千秋萬歲

平樂府學記　常　挺

廣右嶺南重鎮概管十六州平樂古昭州後陞爲府其
地去大府不數舍禮義之習風化所被前代科目得人
甲於諸郡故家餘俗猶有存者府學去城可二里許居
考槃澗之西國初燬於兵火前至元己卯郡監劉快達
知州孫武德經營創始歲次壬午武德之子夢得再知
州事力加修理規模愈益宏壯然官政有通塞或興或
廢其可稱述者蓋無幾至正二十有三年平章榮祿公
總制軍旅開署省事其明年以昭郡重地控制梧賀遂
本省理問官拓跋元善攝郡監義兵萬戶勸農防禦事
以鎮撫之君以是年六月涖事前政多廢弛君乃正身
帥下早夜以思寢食弗遑發號施令與民更始威惠兼
施寬猛得宜自郡城達於四境吏民爲之改觀朔望謁
學見其上漏旁穿震風凌雨日益傾圮喟然歎曰興崇
學校守令責也寻敢不夙夜祇懼恪勤厥職思建祠廟
以奉祀事郡博士趙顯祖文學掾尹龍協力贊成之爰
考覈學租之沒於某者得粟一百九十八石民儒戶之
義助者一十錠公與學官各捐己俸共得數千緡遂庀

具徒購木於昭賀之境至正二十有四年冬建立大成
殿舊殿湫隘不足以奉几筵則擴而充之應門西廡講
堂齋館煥然一新材木之良工匠之巧規矩準繩深應
如法川流山峙前拱後揖聖容穆穆衛坐肅然祭祀以
時洋洋如在春夏詩書之教朝夕絃誦之聲使民沐浴
於膏澤被服先王之道元善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恭惟
我國家列聖相承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孝弟忠信禮義
廉恥承平且百年士大夫以名節相尚變故以來仗節
守義者無慮數千人漢唐有愧焉下至閭閻窮巷匹夫
匹婦與析圭儋爵之君子同一貞節不爲利回不爲威
屈皎然如日星之光耀國家仁厚之澤於此可見天理

之在人心有非强暴所可奪者學校有功於世道豈小補哉昔衛文公當春秋時敷教勸學國以富强爲時賢諸侯漢文翁守蜀郡率民子弟教以經術蜀文之盛自文翁始元善監是郡不朞年而政化大行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庠序之興明倫育俊秀化民成俗有古君子風事旣落成來謁曰願有以記之吾聞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事書之於簡作而不記後嗣何觀建學大事也不可以不書郡監元善先世西夏拓跋氏龍川公始前世爲官由京秩出監象州再陞省理問官正直廉敏材略過人嘗爲時名公卿子春舊居省幕府相知爲甚詳以其言信而有徵謹具其顛末而刻諸石是役也湖廣省宣使權平樂縣令念禾府判梁倉赤何功應提控案牘譚紹祖主簿勾龍臻保監工千戶於德元府吏范宗林直學陳元亨知事何計孫皆預有勞焉是爲記

粵西文載卷二十六

粵西文載卷二十七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　學校

桂林府學重建明倫堂記　明　陳璉

皇明御宇一視同仁當投戈講藝之餘首興學校以爲治本於是天下郡邑皆有廟學郡學教授一員掌其政訓導四員司其教增廣生員四十名州有正縣有諭與生遇試之復嚴其廩膳蠲其差役俾得優游道藝以俟敎化大行絃誦之聲今徧於中外有聲成由此奮於遭聖朝與崇學校之意至矣桂林郡學基於宋南軒張公栻後建於元史公格洪武十五年壬戌右布政李公延中慨禮殿兩廡卑隘弗稱已重建之惟講堂未暇議茲十年壬申監察御史李公默來按廣西拜謁先聖顧使憲官曰聖朝龍飛淮甸以綱辟國顧乃首尊孔道錫禮崇祀揭科比士登賢建官不有望於聖道贊化天下乎今禮殿雖尊崇而講堂湫隘若此非所以居師生也宜闢於上新之僉曰諾適有司先年構王相府及譙樓弗克就見貯材木灰瓦甎石若干宜充所用於是使司覈實以聞朝廷允其請廼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七間規制弘敞始與廟稱復視射圃隙地創諸生號房二十間饌堂五間廚房三間皆端大堅緻始事於壬申夏四月竣事於是年之冬十月役凡半載提調者桂林知

府孫詳董工者廣儲倉副使鄧文郎也一月左布政使金華費公斗南謂璉曰斯堂奏厥完美惟是彰今而垂後者咸願有作璉嘗由學校奮不敢以固陋辭因曰學校明倫之地也講學之道無他在明古昔聖賢之道而已羲軒遠矣陶唐氏迄今三千餘年其道統之傳心法之授觀於六經則昭然明白誠能於此推原羲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堯舜之意則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其不自茲而始明乎然而明之則敘不明則斁此上古帝王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學校之敎所由設也孟軻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豈出於生民日用五常之外哉苟非所以明之則徑情妄

爲墮於人欲之私貪欲之歸者有矣是以古之學校之敎皆以明倫爲事豈非憂之深遠乎登斯堂者當覩其名而思其實毋徒視爲燕閑之地庶上不孤聖天子崇學之美意下不負大臣興作之盛心後正統甲子重修譚壽有記弘治己卯再修彭甫有記正德丁丑重修大成殿陳伯獻有記俱不錄

桂林府學祭器記

桂庠春秋釋奠祭器金爵爵二十八象樽二犧樽二龍杓一藥壺五簠二十四簋如數豆四十大小者香篆九鉼二洗二錫二百八十爵百有七壺六香爐三磁爵碗碟各八木爵牲匣二大盤一十八小盤百有五竹爵籩如豆之數篚數九金爵造於前元戊子錫與磁木之屬

造於聖朝觀其制度精緻咸出文公禮器圖識非苟作洪武壬申冬予忝掌學事首選其應用者列如前其餘用不及者另貯之嗚呼陵谷變遷人間珍玩之具十喪八九而金沒於水火盜賊者在在有之今此祭器歷年之久無少缺壞其必陰有以祐之者矣後之君子尚當敬而久之

桂林府學射圃記

古者射以觀德選士澤宮而鄉遂有射序賓以飲其禮甚備後世不講久矣我　朝稽三代之治復選士之方洪武二年始令郡縣學建射圃令士子俊秀講授之暇習弓矢之藝甚盛舉也靜江爲嶺南要郡時中書參知政

事劉公以節鎮來臨命有司即府學之西除地爲圃東西八十五步南北百二十步樹以崇門繚以周垣命射有侯觀射有堂遵定制也冬十二月上命廷臣以明年正月天下郡縣皆開學肄業置教官弟子員其式以禮律書爲一科樂射數爲一科日有授月有試歲有考嚴課業之法責其成效即古者德行道藝之遺意制下之日省臣遵其式而舉行之率僚佐詣學宮觀射於圃召諸生曰國家舉六藝之科兼歷代之長而弓矢武備皆在所習文以經邦武以定亂將相儲材萬世之洪規也故禮以節其心樂以和其聲律以明其法書以適其用數以盡其變必本於學而射之爲敎明敎率致巧力講

進退之節習揖讓之容以觀其成材此射之有圃也今之二三子進其業成其德三年大比由此以貢之天府擢於王庭其無負於國家教養之意

天河縣修學記　　柯　善

為政首務莫先於教化尤莫急於學校是知學校者賢才之所關教化之所係其重於斯世如此可少緩哉我之古制若夏校殷序周庠之建皆所以明人倫也降自漢唐或臨雍拜老或增廣儒員其創作之意良亦不苟可見有天下者未嘗不以是為先務洪惟我朝混一區宇文教遐敷內設國子監外有府州縣學雖遐陬僻壤亦莫不建學立師以教育賢才移風易俗誠有過於三

代漢唐之制矣天河邑庠舊在縣側之南地勢窄褊非尊教之所洪武典教喻公遜善覽江山之秀相風土之宜乃去縣之東三里卜築於大麓之下斯時基構偉壯堂宇軒昂扶輿清淑奎壁炳如前山後水環翠四時氣可謂端本育才之地迄今歲月彌久棟梁圮霾職教者豈容坐以待斃乃一日會諸僚友輿論協從僉曰捐俸葺修故於庚寅冬穀旦聚財興工迄今辛卯仲春落成祀先師禮畢升講堂揖見諸生既而舉杯相慶司訓仁化朱公乃作而言曰今茲廟貌一新講堂嚴整凡諸門宇靡不壯麗寔有以庇寒士於數椽關文風於百里作興吾道學舍增光且土木之工雖難其事不勞而集力不費而成甚盛舉也願侯一言播之金石記其成功俾遊息於斯者亦將有以覩茲壯觀上不負聖明作新之美意下則啟後日繼事於無窮也予固辭弗獲遂秉筆直書其事云

平樂縣學記　　楊　懋

平樂縣儒學在漢唐宋元志無所載蓋必總於郡學而邑學未立故也欽惟聖朝平定天下首建學校內設國子監外凡郡邑俱設儒學選民間俊秀充弟子員資給廩選師以道之務在得真才致用以躋唐虞三代之治也是邑學始於洪武四年知縣高忠鼎建歲久傾圮永樂二年知縣陳應文重修又餘一紀巨浸淹沒四壁

蕩然因循弗葺永樂二十年冬推官鄒寧知縣官勝顧訓導葉孟芳化貲百餘糾鳩工重修越明年聖殿兩廡戟門明倫堂東西齋煥然一新始有可觀矣予惟在昔文翁為蜀郡守修學官興教化名垂青史范純仁任襄邑令學舍倉廩一新而美譽耿耿豈易得哉蓋以學校乃為政之首務也古者大事書於策小事書於簡作而不記後世何觀茲焉諸君均能承流宣化崇飾學校誠大事也不可以不書故喜而為記以諗後人云（後正統丙辰重修唐復有記不錄）

重修平樂府學記　　蔡雷敷

學所以施教談道陶民育材以資用未有不權輿於此

者故自四代之盛爰於漢唐宋之治皆莫此之先也國
朝定制凡建學必立廟以崇祀先聖羣賢從祀於兩廡
廡外有門以列戟如王者之儀樂育善類則講授有堂
誦習有齋宿息有館其制度之大小則隨其地之廣狹
與其人之能否而然乎樂郡學建於昭潭之上自宋以
降隨郡廢置是古未有也我朝復郡治而仍其舊其規
畫初制至隘且陋背高深地不滿數畝依阻嚴險行不
得臂加以歲年上雨旁風棟撓蔽傾雖有魁偉之器寓
於荒凉之境亦神采消沮若是者殆非一年辛未見振
揚之者非有待而然歟宣德乙卯今上即大位勅唐侯
來守斯郡下車之初又明日謁學徘徊四顧不慊於心

乃倡而新之鑿石以通道斲山以廣地區畫既定取材
於龍平霽甓於火墟購匠於桂林於是廟廡之未肅者
堂齋隘陋館舍傾塌者廣而飭之以至神廚祭庫牧養
之地庖湢宿息之所昔未有者咸增置之又創尊經閣
於後以貯典籍建觀德亭於西以演射翼路以亭闢坦
以牆蒔木以池紆縈委曲纖悉具備與夫師儒寓次羣
彥几案閫不緝新地雖因其舊而葺治之功建置之數
則過之始事於正統丙辰十　月遂事於次歲十月為
屋一百九十八楹既完且美矣政暇觀之仰視於上則
棟宇清峻奉祀於庭則器件鮮麗課誦於堂則舉髦俊
爽於是下民觀仰感化者采章文物日趨於盛爲食我

飲華戶而蓬居者驟變其俗皆侯之功今逾時適儒學
梁伯振徵記惟天之生人付以此理不能俾之悉循乎
理聖人以神道設教所以陶民以協於理也然有學校
則地雖非閩蜀苟得賢守若文翁常衮者以作興之未
有不化而爲詩書之鄉爵者此教道之功所以爲大而
不可緩也今平樂之視閩蜀不加遠而唐侯興學以倡
之無間古賢矣俾士加自勵則必有歐陽詹蘇東坡其
人出乎茲鄉以資時用以昭茂績侯名復毘陵著姓家
登進士第者甚多而侯其一云後弘治癸亥重修張吉有記不錄

重建博白儒學記　　鄒鳳

博白古爲白州宋開寶中革爲縣南去縣一里許而學

建焉迄紹興間再徙於縣治東深得其地東有儒公山
之聳立南有盤龍山之鬱結文星橋之橫乎西登高嶺
之振乎北挹抱據夫古今之勝神凝聚產乎賢俊擢高
科登顯仕而蜚英傑出者非一二計若龐孝泰之忠節
李時亮之興政徐雍之忠功秦懷忠之文學豐功偉績
照耀千載皆由是學而馴第以學之設立年代久遠日
炙雨淋棟撓椽朽莫有舉志克而新之正統紀元春嘉
禾張公本忠來鎮是邑未幾吾章貢朱公最亦以貳縣
至覩大講堂圮毁師儒莫安其所齋舍傾頹弟子莫安
其業文廟廊廡弗壯觀瞻欣然同捐己俸交相規畫始
木命工以鼎修爲己任又既而新興李公銘拜命宰白

同寅協恭早作夜思率力以完始於正統丙辰十月吉日逮二年丁巳十二月一日明倫堂舍先成高深方廣如度黝麗丹漆如法師得以講學而安位弟子得以聽受而安業鐘鼓東西各有其序圖書左右咸獲其列師生有舍庖廩有次煥然壯觀誠不勞力咄嗟而集事遂命邑士張源深氏來書走幣禮請余記期勒石以圖不朽嗟夫爲政之道貴知所先蓋先莫先於親賢養賢莫先於學校禮樂詩書之府仁義道德之場教化之所由施綱常之所由明亘古今聖賢之所由相承養賢輔治莫不以爲首務有司爲政克知以是爲先者鮮矣今觀博邑自宰而丞而簿來有先後心無町畦庀財捐俸竭

木命工同寅協恭概然以鼎新儒學爲己任誠可謂知所先矣雖然學校興則教化美師道立則善人多將見英才樂育彬彬輩出嗣揚聖道明如日月之麗霄漢發爲文章沛若江河之湧波濤掄科折桂登金門步玉階竭忠佐治民之道國家太平之盛當復起乎麗李徐秦磊傑之輩以名登先之階則是碑之立也不惟有以昭今日諸君子爲政之美紀續亦有以歷傳悠遠爲千萬世爲政者勸是爲記

重修臨桂縣學記　周紀

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所謂繼往聖開來學者孔子也我朝聖聖相承君師宇內尊信孔子之道內而京師外而郡邑皆崇廟祀冕旒而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與社稷等其盛典也正統甲子冬予奉命巡歷廣右拜謁孔子於臨桂縣學宮顧瞻廟庭石碑具存稽之始末蓋縣學初建於城東南再遷於城南傳縣治之旁迨國朝始移置於此實宋宣成書院之故基也洪武乙亥重加修葺距今餘五十載棟楹榱桷日就毀壞予慨欲新之然未敢妄作勞民會有司修飭祀典恫守於是布政使盱江揭公稽富川孫公日良按察使余華亭公聰參政上虞謝公澤雲中武公達志副會稽胡公智參議新昌魏公完天台侯公臣

僉憲五羊湯公性方文江王公驥玉山王公受潮陽蕭公磐毗陵鄭公觀湘鄉江公玉琳偕郡守姑蘇吳公惠僉謀合志各捐己俸爲之倡於時同寅安成萬公節按節繼至觀而喜曰吾輩讀聖賢書敢忘所自哉遂相與相其成縣令括蒼陳蕭又勸邑之好義者出資補其缺市材募工綽有餘饒經始於己丑仲夏落成於是歲仲冬工善材良既堅且美巍然煥然不浮於度廟之制高二十五尺廣四丈有奇袤五丈有半視舊益增焉再越月而櫺星戟門之仆者以立敧者以正腐者以更規模宏遠矣先是御史三司朔望行禮皆止府學至是定議朔日從府學望日從縣學已而衆心歡然咸以爲當教

論三山劉和訓導番禺吳貞仙城陳適請因是廟更修式稱瞻仰矣宜有以記示於後予惟孔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所以為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所以為終默運於冥冥之中而有以裁成輔相於昭昭之際謂其道非天地之道可乎諸生游泳於斯涵養於斯瞻拜起跪於斯宛然聖人之在心目宜其於家為孝子於國為忠臣庶幾上不負朝廷建學育才之意下不負藩臬黃蒞之勤斯廟之修豈小補哉書以記之使後為賢有司者可不知所先務哉後正統戊辰重修尹鎡有記正德辛未重建大成殿包裕有記俱不錄

陽朔縣儒學記　吳惠

古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建國君民必以教學為先蓋以此歟我國家稽古崇文內設國子監有彝倫堂外設州府縣有明倫堂無非明夫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為是道計學者不可一日不講而治天下必本於此者也所以絃誦洋溢士習不變前古弗能及矣明倫之設豈小補哉陽朔有學其來已遠歷年滋敝伶俐咨嗟正統元年安成萬君來令是邑首謁宣聖顧瞻徘徊乃曰學校不飭何以興教化於是協謀計其經費遂鳩工集材修孔殿建兩廡以及櫺星門黝堊丹漆視故有加既而遷舊學門作後堂會饌堂又作讀書樓觀德亭神廚膳房靡不具備惟明倫堂舊隘弗稱乃廣厥址撤而新之經始於正統十年乙丑夏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高二丈三尺廣三丈九尺深視高加九尺左右翼以祭器書籍之房規制宏敞負加時昔教諭蕭文郁以為不可無記請予記之按郡志陽朔為桂屬邑東制邕容交廣之衝南扼賓巒嵩象之險孤峰絕嶺勢險形壁令於此者得以因循歲月為難況守其以教化自任而於風土民俗加之意邪若萬君者真可謂知所本為人所難能者矣嗚呼學校王政之本人材為政之具若予生長是邦遭際聖朝文明之世講業是黌朝斯夕斯烏可不思奮然致力於聖賢根本之學俾他日出而為政無媿於為臣事君之道則庶幾不負朝廷立教建學之意與邑令用心之勤若徒竊文藝以資進取之計則亦奚取焉予為郡於桂方勉力學校而聞萬令振廢不怠則是以倡夫弛教無政者故不辭而記之萬君名蒼字季丙由庚戌進士云後正德間重修王臣有記不錄

思恩府學記　萬節

昔孔子欲居九夷當時疑焉何也不察孔子意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用夏變夷之道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有天下皆致意於四海故有重三譯而來朝獻者下逮漢唐宋亦若皆為國者務以柔遠懷來為念故有蠻夷酋

長遣子入學者然未聞有懇請於朝設置學校選擇師儒增廣生徒與腹裏郡縣同一教化者正統丙寅予爲御史奉命巡歷廣右諸郡今思恩軍民府掌府事同知史均勸乃以知府岑瑛忠君愛民之實治兵御寇之方及肯願於其郡建學立師以服行孔子之教爲言予與布政使廣昌揭公稽按察使金華章公聰嘉其慕向而用聞於朝皇上許焉予由是信孔子之道感人之深如此皇上之化及人之遠如此所謂超唐虞軼三代而覘漢唐宋爲益下者良有以夫吾聞岑氏出自漢大將軍彭之後世有功德而子孫保守爵土與國家相爲休戚若田州嵩都皆其族屬獨瑛之守思恩能敬順天道勤勞于事崇尚師儒是以爵陞三品郡統軍民而異乎諸番之長也吾見思恩之學校既設人倫既明教化既行則諸番之長慕傚之風而興起者必衆矣將見番服人材由科貢出而效用於天朝也又自傚始矣然則夫子欲居九夷之明效果驗於今日設使孔子當時信從必居其過化存神之妙豈但如此而已哉

永福縣學記　　葉巘

古昔聖王建學育才必先文廟而享祀先聖先師者所以崇之報之師之法之抑亦明民生日用不可無斯道而又不可不知斯道之所自也粵稽諸古歷漢而晉隋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自唐太宗從房玄齡等議始尊孔子爲先聖玄宗始追謚爲文宣王宋元復繼加至聖大成之號則斯道運乎天地斯文麗乎日星敘天常修人紀立皇極振儒風蓋將與天地相爲悠久斯道不可尚已永福乃桂林屬縣所建之學興廢沿革顛末久近皆不可得而考詢諸故老云今儀鳳鋪乃宋儒學故基今學基乃狀元王世則故宅以是觀之恐或舊學毁於宋末而今學遷於元初也迨今聖朝文運天啓首以興學校爲務斯學之成斯廟之立因而仍之然廟宇既久榱木朽壞人皆有所不堪於瞻仰者于峯峯其眷邑宰而欲新之然俗鮮尚儒民鮮知義度材則甚艱爲工則致怨所以經理營辦將之三載事方成就經始於癸酉年八月朔日落成於乙亥年三月望日其廟之前後向背不減於舊左右空地則加旁屋而視舊過半焉落成之日予與邑令丞諸生行釋菜禮飲邑之父老而告之曰是役之作邑宰黃璦之功居多乃不幸以疾去而典幕阮清亦能善繼其志者庠生邑掾諸父老亦與有督勸之勞皆不可不書既爲文記其歲月復鐫其姓氏於碑陰庶幾徵諸將來而有考焉

重修慶遠府學記　　陳　文

學校王化之先務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也故自唐虞三代之盛下至漢唐宋元其間願治之君未嘗不以是爲急蓋以賢才由此而作養造就以底於成用之以致君

澤民弘其化理於天下而成雍熙太和之治者寔以此也我朝學校之設內而兩京國子監外而府州縣莫不有之其教養之法尤詳且備超越於前而化理之効亦過於漢唐宋元遠矣然所在有學以育生徒必有廟以祀先師孔子朔望春秋釋菜釋奠之禮所由行生徒之育於斯者皆知明君親之大倫以修其身以究其理以致其用以達其道者未有不由於學校也然有司奉行德意或勤或怠而學校之廢與係焉廣西慶遠府古粵地秦漢以後淪於荒服唐及五代為宜州宋咸淳升為慶遠府元改府為路為安撫司迨於今洪武初定為府領三州六縣其江山險峻人風橫戾宋始建郡學張栻

記之自宋至今人物科甲之載於郡志者亦比比也豈非所謂由教而入者歟天順壬午季春天台周君一清來守是郡下車之初即釋菜先師孔子遍視廟學慨其弊陋曰何以興教時郡寇擾弗靖君綏輯其民皆遂生樂業遂重建大成殿及旁兩廡前為櫺星戟門後作明倫堂并後堂會饌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以至庖庫牆垣亦莫不完葺而廟學煥然維新其前復侵地仍為泮池表以二坊又以宋馮京皇祐初隨父寓武昌登解省廷試皆居第一立祠肖像以祀之廨宇鋪舍舉傳城樓近而關廂遠而鎮堡無不修葺又立預備倉儲粟萬石以濟民蓋守是郡能遍治其事獲乎上而安乎民使民聚有養而習有學其周君之績亦盛矣哉於是郡學訓導閩中陳箎興國鍾淵暨諸士子目覩其盛欲述其概因刑部主事馮俊屬余為記余知周君久矣由甲戌進士為監察御史以事謫令臨桂政聲遐著遂歷郡守今以軍功陞支正三品俸而修葺廟學特君之一事耳因併記其修創與夫為郡之概俾勒諸石以為方來者勸云

桂林府學科甲泉記

胡拱辰

桂林郡庠舊有兩井東西相望缺一則科甲乏人有司作號舍西井乃壅蓋自乙未至於今五十年無一人登科甲諸弟子懼而以告其師訓導戴明遂即近地鑿之

文許得泉既冽且寒遂名之曰科甲泉乃改元成化冬十有二月九日也是夕訓導夢有自江西來者寸緘二緘皆黃色覺而以告諸弟子識者曰江西文獻邦進士榜用黃麻麻紙類也是庠其興乎明年春庠士劉策偕其兄本杲同登進士第孰謂井泉之興廢果不與於科甲哉

富川縣學記

袁袞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是學校為王政之大端而為政者不可以不先於興學校也蓋教道興舉民知務德則風俗可厚人材可興而治效可得而致矣仰惟國朝崇重學校大興文教恢宏治道百有餘年為郡邑

者奉承上之德意有祗有怠故學政修舉有能有否賀川爲平樂屬邑學在邑治西南一里許洪武二十九年縣治始自五十里外鍾山之下移來附於守禦千戶所鎮城之左當時知縣張純與教諭王惟政乃創立學其文廟戟門櫺星門東西兩廡與夫明倫堂東西兩齋會饌之所神厨倉庫之制靡不備具歷歲既久矣寖以頹壞弗稱教育賢才之盛典成化四年秋知縣瓊山韋英與教諭信宜張曜慨然興舉乃伐木於山陶瓦於野爲工聚材以重修之維時守備富川桂林右衛指揮同知王玫好學尚文多所助力守禦千戶周紀劉英亦克效勞以贊其成經始於是年冬十一月斷落成於明年夏

四月乃聖煥然一新教諭張曜乃具興建始末之詳徵文於予勒諸貞珉用垂久遠嗟夫守令六事以興學校爲首務令知縣韋忠輩能與是舉可謂知所先務達於政體而無負於朝廷崇重學校教育賢才之意者矣夫是舉書後弘治二年重修周孟中有記萬曆間重修汪若木有記俱不錄

賀縣學記

孔子之道天下萬世所共仰者師而事之可以修政可以立事可以化民而成俗故中州遐壤嶺海內外莫不惟孔子之道是尊國朝崇興治教於天下郡縣皆立學校學必立廟春秋以祭祀宜聖其尊崇孔子之道之意至矣賀縣爲嶺南名邑即漢之臨賀縣臨賀郡也元爲賀州國朝復爲賀縣而隸平樂府學在縣城之東永樂十六年主簿傅岳教諭李滋因其舊而修葺之歷歲既久間有摧敗前之官於是者漠然罔加之意日就頹壞過府倅南昌陳晃因公至賀嘗加修飭而未就緒成化二十年冬興安蔣智以太學生視篆於賀適桂林府學司訓番禺馬超奉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南郡袁公之檄來董學事同心協謀乃謁宣聖廟顧屋室凋敗神物故暗下視鄉門賢齋廡庶舍皆缺惡隙漏弗安弗嚴仰而歎曰吾輩皆出儒門讀宣聖書者又可玩愒歲月視此爲傳舍因循如向之官於是者之爲度外乎即一心與學乃召上木灰石陶瓦諸工以籌費既又曰士廩薄不可

以不給也民力瘁不可以重勞也則又出私帑與倅入之羨以爲倡邑之爲於義者咸忻然助費凡官於賀者業於學者與賀富商之爲於是者亦出錢捐貲以助役作功於成化二十年仲春朔日自禮殿至兩廡櫺星門悉易其舊而新之作儀門飾先聖先賢像其明倫堂東西齋神廚神庫宰牲之房庖湢之所與夫諸生講學會饌之舍皆不爽舊而糚修煥然一新噫何其既完且美之易邪蓋邑尹與師訓之用心勤而致邑之人士好義樂施之所致也訓與予爲同郡且有斯文之雅具興建始末之詳徵記其成予惟蔣尹克知爲政之先務而能體朝廷崇教立學尊崇先聖以致重斯道之心用書其成於

翠琰與廟學孔子者共勉之

重修潯州府學記

錢溥

嘗讀詩至大雅江漢之篇知召穆公平淮夷歸覲天子而乃言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不以武功忘文教也又讀魯頌泮水之篇知僖公修泮宮以復教化而乃言淮夷攸服在泮獻馘獻功者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三代文武之道所以交修並舉而人才以盛治功以成非若後世畢一而廢百者比我朝列聖相承交重文武之道凡府州縣及軍衛皆設學以育俊秀習射以修武備故百有餘年間人才爲世用者多文武兼資隆國勢而服戎醜求振斯道於上亦惟待其人而後興焉潯有儒學本

宋州學元爲路學國朝洪武初改爲府學在衛城小南門外恆病隘陋宣德間守臣王紀聞于上者從入城西隅南向成化丙戌戊戌之歲入賊攻學舍而學廟僅存然歲久頗隳圮是役首始議其人巡撫都御史姑蘇韓公雍特舉武陵孫侯時由博白縣令來守是邦侯方崇武靖寇賑飢恤學招撫流亡而未暇斯舉既而韓公雍與鎮守太監陳公瑄總兵平江伯陳公銳請建總府於梧州控禦兩廣命參將夏公鑑憲副范公鏞分鎮是邦奮患稍戢民漸休役侯乃歎曰古者軍旅之中不忘俎豆況學校教化之本而不加之意乎於是率諸師生父老周覽其郡南鬱北黔二水合流於東思靈秀[illegible]諸山連

鍾於西山川盤鬱風氣攸聚惟東爲最合順其勢而向之何如衆曰諾乃掄材庀工俟農隙而興役擴其舊址復其所侵地首建大成殿明倫堂饌堂兩廡戟門東西齋櫺星學門以次建立復肖聖賢像規模宏偉煥然一新使者士子瞻仰如願游歌得所自嶺以南蓋罕儷也非待其人而後興乎夫古昔帝王之御天下身君師之位民目濡於禮樂法度之中而無有自外其化者及周之衰治化衰微孔子出而任道德之宗師上卽立教於既庶既富之後民知[illegible][illegible]然去兵去食之餘定天中而立人極以萬古而必[illegible][illegible]常遵疾病定民心保皇度乃有舉學校內修而外懷使之知尊信親上之道效死

而勿去又何患教化不行人才不成夷不畏威遠道乎此爲僖公所以見頌於史克也嶺南列郡聞其風者皆興起於學明教以復性所謂洽文德於四國則韓公之功又豈無作吉甫詩以美其歸哉是役也經始於成化壬辰秋而落成於乙未春越三載侯曰坐學雖一木一石必經其目而後用不傷財不病民勸率有道而底厥功贊其事者推官程昇照磨封爵知縣劉欽始終董其役者經歷張鑑而乞余以記其成者教授陳佐訓導胡素李度蕭璋侯字景章世出官族以賢良丞太和歷今而轉今職文學識量兼優九載將陞則其晉用益未易量也

後弘治間重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中有朝門記
嘉靖間重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記萬曆間再修龍文光有記

記皆不錄

梧州府學記　丘濬

梧郡介兩廣間實惟嶺南要地皇上以邊方之不靖也令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畀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召去而平鄉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於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論於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絶亂略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歛其強梗之氣莫若修文教莫若興學校總鎮太監陳公聞而是之爰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允合一時兩府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勤郡守公視事之暇躬為督視衆心齊同畢力殫藝曾未踰歲而規制咸備中為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條之室饗食休宿之所以至於庖湢庾廥凡學制所當有者皆備焉閎麗靚深爲兩藩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獨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鄉也室家之不保何有於學校士民相與議於塗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呻吟之聲化為絃歌軍旅之用變爲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參議黃君因衆心之所願欲者求予文以記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氏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魯僖作泮宮而淮夷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在徂征之後蓋先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徂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遽格有苗於萬里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爲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講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人材出征則於此受成振旅則於此獻馘鄉則於此飲酒射則於此比耦與凡歲時師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illegible]扶世教於不墜蓄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氣於委靡之餘折姦謀於萌芽之始斂強梗之氣以同之道義之歸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於茲歟予既叙其實而又竊倣魯人作詩誦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歌誦公之盛德永永不忘也詩曰桓桓學宮於江之湄翬殿中峙翼以兩廡左郡右邑兩序夾輔經閣峨峨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設道之所棲士有盛養賢有廩有庖有湢有庭有戶凡制所有莫不備舉室千斯楹墉百其堵式完以整麟麟雅雅如砥之平如翬之翥如日暈之飛如枝條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缺有事上丁卜丁降附於論鼓鍾於舞干

羽麗牲有碑爵龍有俎駿奔在列心虔貌儀有儼其大
千百其侶誾誾秩秩僎笥斯鼓準圓於規則方以矩矣
數倍倍衣裳楚楚言笑訶訶和樂姁姁匪道弗談匪道
弗取百粵之墟于祀之下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書
曾如漢潁汝揆厥所元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
柔不爾茹剛不爾吐爾飢而寒我粟以哺爾冤而瘠我
礪以斧不飭而文不威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觀父訶
其子孫承其祖相話以言銘鐫肺腑曰今學宮皆爲草
莽倏然而成莫非求助匪惟學宮我室我處我田我耕
我子我孔今我所有孰非公與公不自有歸之當宁子
因民心代天作語述此銘詩以諗終古 成化十年春三月記後弘治戊[illegible]章有記李東陽有記丁酉甲午重修湛若水有記俱不錄

重修太平府學記

皇明受天休命克相上帝以治以教際天所覆之地凡
其人形居地之上者咸有以安其生復其性廣西左右
兩江在嶺嶠以南之邊境唐宋以來固已州縣之然要
今其守宰猶襲用其土酋學校尚未建立惟太平一府
其守特出朝命常調且立學設官俾以教焉兩江州縣
前此所未有也成化丙申番禺何侯楚英來知府事慨
然以用夏變夷爲意凡可以爲一郡之人變化其習者
安其居者無所不用其心大要欲其民風土俗一旦與
中土等使生其地者忘其身之爲夷入其境者忘其人
之爲夷爾侯蒞政未期年政行化施民夷胥悅乃與其
佐同知韓廷彧通判蔡顯推官陳宣訓導鍾秀等謀曰
左右兩江皆無學而吾太平獨有學太平之支郡屬邑
皆無學而獨府有學是則茲學之建其標準之所示教
廣風化之所及者衆非他內地學校比也絃歌俎豆之
地師生之所涖止民夷之所瞻仰爲政首務莫此焉急
於是請命於巡撫督憲朱公督學僉憲吳公深以爲然
於時巡察憲副范公僉憲熊公同而和之經理白金以
助乃鳩工庀材重加修葺規制宏壯藻飾華麗視舊蓋
有加焉既成適生員陳鼎趙馳應貢春官教授羅順具
事蹟以記來徵惟天在上其形穹然而下覆乎地地所
載之處極乎海而止凡有覆溺之內莫非天王之地然
其化之所及者有先後故其人之歸化者有蚤暮苟有
介然殊俗可通聖人在上推其教化而馴及之則無有
不可化之理原夫二帝 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
距亦不甚遠觀成周之故猶可覽以後世之職方可見
也洛陽爲王城而卑耕氏陸渾戎實邇乎其境其東之
萊牟介葛皆夷地也淮南爲鄀秦爲西戎河北眞定中
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
荊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遠中國所有者僅宋晉
齊衛鄭邇不過今數十郡焉耳自時厥後疆界日拓
而遠向之荊楚吳越閩蜀遂皆爲內地世不復知其爲

粵西文載卷二十七

今其聲明文物之盛顧若反有浮於宋晉齊魯鄭衛之舊者蓋天旋地轉氣運隨之而遷移而又有承流宣化之臣乘治教休明之時握其機而斡運自有以成就之焉則夫左右兩江之間其轉移通變之機安知其不本於今日茲學之設乎是則何侯雖爲一郡之人立學然所關係甚大而遠後之繼侯之蜀以治以教於茲者尚當體侯之心汲汲然皆以用夏變夷爲心而士之生於茲地受侯之治以教者亦皆幡然去夷從華繼繼不已與凡支屬之邑接近之壤聞其風者相與感發慕效處處迪賢爲家家興禮讓人人學周公仲尼之道亦如今日荊楚吳越閩蜀之區出而與北方士相後先其將自

此始耶何侯與此學其關係之大且遠如此不顧爲一郡也其不負聖天子所委任而允相之於是乎見焉侯字邦佐世家東魯之苗裔由監察御史知柳州府事丁內艱後今任人

馬平縣重修儒學碑記

桑悅

柳州爲嶺南名郡自唐以來皆有學柳子厚文宣王廟記云學者道堯舜孔子宋汪彥章學記云大觀中士之絃誦者五 自人馬平爲附郭縣邑士俱入郡學凡柳汪二先生所云馬平不得其大分景祐間甘君翔曾一甲科及第其後雖武閩而者逐逐惜郡乘遭兵燹失傳國朝洪武四年縣丞唐叔達始開設縣學自是登科第者

先後相望學在羅池街東地形稍卑弘治七年江水泛溢汪洋如海浸淫文廟半扉孔子與乘桴矣或者議徙遷於城中不染春漲隙地否則仍併入郡學爲土偶避泥計衆以水患不常有一饋曾宜廢食且茲學之設舊當大比宴座鳴者不下數人與賢勝地其忍鞠爲荒圃羣下欲遷秋元叶若宗道因上書於提學僉憲莆田彭公甫反覆辯論其事甚悉本學又移文於欽差總督兩廣兼理巡撫都察院左都御史鄧公處力陳仍舊貫爲宜得允所請儀予壁塘洒臨其址柳州守四川之內江李侯文安字邦輔少出宦族以文行名於時由名進士給舍地官正郎以老令職九年冬至任民務紛拏鋪以

太和本縣郡以靜治乃修舉廢墜概茲學頹圮已極又明年□月首造正殿次建兩廡門以儀星絲以周垣修輔明倫堂以及齋房庖舍無不堅固完好侯慨邊郡凋敝心恐煩民節縮衆費斡無爲有以成厥功新學既成士益增氣呻佔之聲在在盈耳惟是學政之關宜有訓言以代教象予乃揖諸士子而告之曰天地之間物各有職試以小者近者言之爲鼎能溫儲粟能飽備器則得用爲室宇則藉擀幪此物職之盡乎人者也雞司晨犬司夜鳥鳴春蟲鳴秋此物職之盡乎天者也惟人亦然耕食鑿飲趨事赴工亦皆有職況士乃天民之秀其可以無職邪爲學以盡性爲本讀書以明道爲先和順

於道德之塲洞達乎天人之表以腴其身以昌四海此則士之職也尋章摘句溥收急售以躑功名富貴為士之職如是而已乎天下無失職之物而有失職之士此古今所以稀善治也或曰先生論士之職如此然則有司之職何如曰修身範物造就眞才以為世用此則有司之職也溥昔期會云乎哉若侯者可謂知所盡職者矣諸士子其勗諸盡士之職斯盡有司之職譬如昆侖之出不能不資朱提也若然則所以厚報賢侯令目與學之心洮有大於是哉求之言者馬乎令鄭君項同府長沙尹君政協贊其成學教貧州宋君達可訓蒼梧李君昇方新學之造贊府內丘趙君洪同項實課讀工作行稽學之欲者遂等與小道能從汝究其中請皆道得有今學自此皆有功於名學者皆當為其名字以詔無窮

陸川縣學記　　周孟中

陸川縣學舊在城南一里所興廢者屢矣天順間知縣李宿始遷置城南門內縣治之東殿堂齋無号舍竹雜且逼近民居弗稍不足以安祀聖賢而師生朝夕講誦亦無所止息上下病之正德中奉命督學廣之日將何問覽夫憚無以仰稱上者既退諸生成請曰學近民居隘陋殊甚遷徙於所便余躬臨相視已念諸生曰茲地盜賊與戢前之興廢不常者職此之由可市蒙邪鬧所以重修者奈何寇賊之餘公私並無可措手者爰請於巡撫都御史秦公紘曰前都御史朱公發鹽糧銀六百兩修貴縣學今存尚有二百願舉此給其費公慨然許之遂下梧州府知府何珖如檄施行余因地畫圖授同知李智督役訓導彭鑾典史唐聰鳩工市材先建聖殿兩廡次明倫堂兩齋櫺星門戟門集賢門神廚會饌堂以次建立不侈不陋有嚴有翼庶足以副聖上建學育材之意今知縣申兆概來伤而美之制以大備偕訓導彭鑾具事狀請記余惟陸川設在萬山中界乎二廣四面皆通道之區民易煽以亂非教之詩書禮義何以易強悍之俗為仁厚之歸學校者詩書禮義之所自出可教民者可緩邪今都御史秦公倡於上同知李智等奉行於下皆可謂知務矣陸川人士可不知所以自勵乎哉勵之當何如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尊君而親親重義而輕利寧直而死不曲而生推是心以往無不可矣雖然陸川之民素易與為義往年草寇竊發余與同寅憲使喻君魯僉事黃君鑰謀所以治之既而庠生周南生省祭官何清以計斬其巨魁以獻地方遂寧後竟為賊所害若人惟易與為義者也素如此矧服學校禮義詩書之教所自勵為者異時出而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顧不尤易也哉并書為記

北流縣學記

北流縣儒學先後遷者數矣揆厥所由蓋以人才之盛衰係地勢之美惡於戲是或有然者矣盍亦思所以反其本與按志學唐貞觀三年肇建於登龍橋東宋大德二年遷於寶圭驛東延祐四年遷於寶圭驛西附縣治國朝因之天順間燬於兵成化七年遷於縣治之東北歲久朽壞且地勢逼隘弗稱育材衆議亟欲遷改會知縣事羅嵩至因衆之欲圖所以遷者相地得城東一里所卽寶圭驛西舊縣基相傳有讖云金在後木在前學橋連出狀元讖雖未足恃要亦善地也遂請於總督吳興閔公俞允時梧州府同知李智將順美意首措置羨銀三十兩羅令亦捐俸爲倡仍以禮勸致仕官曹新梁鏞翟各出貲以助凡應費工價物料羅簿籍令耆民周璉蘇鳳瑢曹忠王本稽其出入無少滲漏典史鄭彬專督工役而紀綱調度者則羅令也弘治五年臘月朔日興工次年正月二十二日首建講堂文廟次東西廡兩齋以及戟門大約爲屋三十餘間櫺星門三座俱用石以圖久遠聖賢肖像師生庖廩與夫鐘鼓器用靡不備然一新落成之日謁廟瞻拜升堂講誦邑人父兄嘖嘖稱歎作興者之有道然則爲諸生者可不知所自勵邪勵之當何如亦曰居敬以持己窮理以修身本之四書以求其端參之羣經以會其全博之子史以盡其變居則孝親出則忠君時平則建功立業時危則伏節仗義隨其所遭求無媿而已諸生知此而勉焉斯上不負聖天子教育之恩下不負都臺作興之意若屑屑以地勢之美惡爲辭而不知反求其本則亦末矣非余所以命於諸生也是爲記

岑溪縣學記

岑溪縣在萬山中往年草寇竊發其儒學遭焚蕩無復存者邇來知縣勞雍始作夫子廟未完去教諭蔣聰朱文通以告于叅督學心其病之嘗請於前都御史秦公得白金二百兩措其四分之三以修陸川儒學其一尚存復請於今都御史吳興閔公以畀岑溪遂命同知李智總其事典史張俊程其役材取於山皆鐵力木甕瓦出於陶力役出於民工價出於官自明倫堂兩廡兩齋以及戟門櫺星門次第鼎建煥然維新其稍有欠缺者復命典史鄭彬完美之深山窮谷獞獠聞者莫不奔走來觀嘖嘖歎曰不意復見學校之盛以至於斯教官請曰學不可無記以垂久遠余惟魯侯修泮宮詩人歌之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又曰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夫莫難化者夷狄魯侯修泮宮而多士克廣德心以爲之倡曷由自近而遠自易而難以至於禽獸格夷狄化邪然則諸生可不思所以如魯士乎哉嗚呼魯士豈有異於人者特以周之作士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

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已爾士執此三物以廣德心此其所以興於人也諸生尚取以為法則德日充矣深山窮谷梗化之徒將不憬然覺悟如淮夸者邪諸生尚勉之

貴縣學記　　張燦

貴之有學自宋慶曆間始其地在縣東城外其後一遷於城西再遷於下郭又再遷於中郭歷元季入我朝兵燹薦至士以出入為難成化辛丑巡撫都御史桂陽朱公英以斧鉞征木頭峒諸猺寔命軍兵於茲停驂入學顧見廟宇不飭堂舍傾圮歎曰此非風化之地也盍遷之城內俾以戒於吏則發官帑七百金以為之資取材於山鬻石於廢工庸匠隸有須之務各以次衆軍殿[illegible]規蒞指授經畫凡三月始功師而規模大具未就緒也越明年都憲被召還朝吏以滋懈弘治改元按察副使廬陵周公孟中奉命來督學政釋菜之餘慨然不樂遂檄吏備工責以程限於是丹漆依棟黝堊附牆殿廡堂齋廚廩庫舍之羅列不法式踰年而落成葢即興賢坊以為永基自宋迄今凡四遷而始在城內也既而憲副公謂茲事不可無傳乃遣庠生張瓚走幣千里而屬記於余嗚呼古之善教者四郊多壘而絃誦不廢此豈遠文強忍而已哉葢知五常之根於人心五典之維於世道者不可一日而懈也故漢高帝欲屠魯至城下猶聞

絃歌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釋不誅由此觀之學校何負於人顧士之無成者乃有負於學校耳方都憲公於戎馬劻勷之際而獨能注意學校以勵士風可謂知所重矣老成人之謀國固如是哉然則爾貴庠士當銘彝鼎以無忘都臺公之舊德當敦行懋學以無負憲副公之盛心使他日考事蹟實者有所稱指曰自茲學之遷而士之登科者未嘗乏人自茲學之遷而士之立於本朝與宦於四方者往往有風操政事可觀如此則茲之遷可謂有遺而二公之於遷學可謂有功也已不爾則為徒遷斯文之病也嗚呼可不勉哉可不懼哉

懷集縣學記　　彭甫

國家混一區宇首自國都至於郡邑皆命立學宮以崇祀先師孔子拔民間之俊秀者養於其中設師儒以教之是即唐虞三代興賢育材之遺意也至於經畫綜理以修舉其廢墜則有司者之職而師弟子不得任其責焉是故人才之盛衰係於學校之興替而學校之興替則又係於有司之賢否朝廷責成有司之意其重矣乎懷集舊嘗有學然而草創之餘規模未備加之歲月侵尋完者不能無圮亦勢之使然也大尹區昌氏來治茲邑惜其圮陋蓬悵然以興作為己任營繕之功視其緩急而次第為之敎論之公所先壞故其治之最先次及

於明倫之堂去其故且圮者而更新之牆垣完固可備風雨又其次及於櫺星門振其傾頹而飾以丹朱覆瓦器於其端若夫大成之殿則因其舊而闢爲三間間各廣一丈有奇棟宇簷阿烏革翬飛門牖丹堊煥然星爛蓋昔無而今有也又以聖賢遺像歲久剝落乃埏塑如其初而妝綵色潤觀初殆有過之學宮之前舊有路甚狹且卑稍雨則淤漫不可行至是乃填起三尺而甃之以石行者稱便最後乃營訓導之公廨凡三間生徒肄業之所十間自弘治甲寅秋七月興作至已未八月凡六閱歲工乃竣夫懷爲梧州下邑僻在東南按部之所罕及彼爲自安計者視學校亦可少緩尹乃不待督責

而能加之意焉其亦知所重矣況歷歲既久章程紛淆公私之間不見煩擾則尹之所以處之者固有道矣自是厥後懷之人覩門殿之崇昂爰興崇儒重道之心拜像位之儼雅爰起高山仰止之念棲身有所而爲師者益勤於教明倫有所肄業有所而爲子弟者益勤於學異日人才之出惡知其不至於拔茅連茹甲於他邑而爲廣右之光者乎其有功於風教蓋亦多矣予督學廣右惓惓於興復固非一日而未有能悉吾志者出按於梧而教諭李瀚訓導李琛述尹之修學始末甚備請爲記予嘉尹之志遂記其事俾之鐫諸石以垂不朽尹廣之順德人也由鄉貢進士年少有志操時輔尹者典史

李寔也時張詡又有記又黎澄有記嘉靖間重修蕭信有記萬曆間重修魏濬有記皆不錄

重修鬱林州學記

弘治己未冬十一月甲子予適試士鬱林越三日丙寅詣學宮釋菜於先師孔子再拜禮畢登殿環視出至明倫堂中坐揖諸官屬生徒以次立於左右鳴鼓講書講闋已且起知州事李永珍氏進曰殿堂告成請記歲月按志鬱林自秦以來屬桂林郡隋改鬱林至唐乾封初復爲鬱林州學在州治西南鼎建於正統之初閱年六十有奇中間修治類非一人或易其一楹一桷或更其一㮇一栱或修繕其牆垣或重置其甍甓至是而頹敗甚矣李始至覩而歎曰殿猶可修之而已堂則不可支

持必重作乃可圖永久否則隨葺隨敝用力多而成功少其爲計之得失吾未知其何如也況舊址甚湫且庳傍有地荒棄是不可以增而高拓而廣哉僉曰誠如守言於時亟欲事事而高州與鬱接壤時方不靖重兵剿亂悉屯聚於鬱輸餉之民日不暇給尚奚暇於他哉閱歲兵解民心甫寧又再期歲稔民思教化守乃籲民以農隙之時取材於山治瓦於陶用工於民力之餘以修治其百務凡既備矣乃以大成之殿用力宜先遂仍其舊重加修葺圮者完故者新廢替而弗舉者悉從而備聖賢遺像於是乎尊且嚴焉至於明倫之堂則悉毀而更爲之高其舊址廣其餘地左右視舊各深丈許規模

多壯軒昂𣪍拔蓋可以隆師儒而教育諸生雖久且不廢學焉夫古者建學以明人倫人倫明小民親其應猶形聲影響舍是而治則末矣其不淪胥而爲夸以至於亂亡者幾希故凡有天下者皆以爲首務而我朝尤加意焉偏州下邑皆命立學校之官必擇其人付之有司以修舉其廢替而又專勅憲臣一人以督察之三載考績視學校之舉替爲殿最其厚人倫敦風化之意何如邪守能仰副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而汲汲興作不敢少後其賢於人又何如邪昔文翁化蜀至今名洋溢光昭史冊守蜀人也得於文翁之化實多將移其化蜀者以潯又惡知百世之下潯之念守不如蜀之念文邪殿之修則是歲夏四月工成靈則始事於秋又月事於冬十有二月時相與協謀而鼎治其事者同知郭安也是歲記後萬曆間重修學正吳世成記有記乘浩有泮池記皆不錄

粵西文載卷二十八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學校

重修平南儒學記　　黃仕

聖賢廟祀建於郡州邑者蓋自唐貞觀始歷代因之我
太宗高皇帝定天下首建太學於國郡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設官以祀先聖先賢其崇儒重道之意至矣此所以治教休明昭宣人文加惠來學臻億萬載文明之治置生民禮樂之中而聖聖相承巍巍蕩蕩雖虞周之盛莫或愈焉倘歟休哉士際於斯世者如何其幸邪平南西廣望邑儒學在縣挹翠山前洪武初縣尹齊公遜建大成殿兩廡櫺星戟門明倫堂兩齋學門官舍射圃亭如制聖賢像未塑永樂間邑令汪公俊委老人黃伯奎粱秉彝營構始塑聖賢像景泰天順成化縣令諸君胡公濟陳公昇御史左遷簿事閻公與繆公敏左公傑御史謫知縣事劉公銘相繼凡學官類獎隨即修葺弘治甲子提學僉憲姚公鏌謁廟病其隘且低發鈌贍白金委本府節推樊公任奇邑宰岳琬蓮幕劉汝之生員馮盛世老人賓偉通與事撤其舊而一新之計木料之工自殿廡齋堂棟宇輪奐有加於昔少參林公瑢措置白金重修聖賢像其資不給司訓聶公啓同新尹喻公淳捐己俸勸士夫尚義報本者以助之塑之完日先聖

先賢軒冕尊嚴衣裳精采不愆於度而以正德丙子三月告成喻侯請記以表彰之爲將來者勸大抵文廟之建以崇先聖先賢良有司督率之德顧不美哉此謂體朝廷興敎之盛意也而俊秀揖讓其間誦詩讀書問俎豆之儀拜瞻夫道德之光興起鑽仰之心惟道之所循如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則於所明所教者槩可畏見俾求乎自修必將有所自得矣凡其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明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處焉而有厚於彝倫有美於風俗出焉而有益於邦家有益於生民庶無負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焉因爲記之以成賢有司之志云

重修藤縣學記　歐陽鐸

學校者王政之首務也自昔立國者視爲命脈與社稷等固能躋民於康阜繼序不忘日加已盛矣世久尚大費侈不知則由所趨者以爲急學猶是彌文也而又丁其獘上下苟且莫恤其學師儒存者名而已其有感於耳目遊諸讓飭治振起雖極弘嚴而羣居爲悅弗廸於帝則雖謂之無學也亦可是故君子重興學興者有其廢之者也如仆而值如滅而息續其功緊創始者攸賴而可少乎哉藤在廣右爲上邑於位署城南百武有廟學於秩官以道得民有教諭訓導諸生歲貢鄉選者常不乏人如是學固未嘗廢也其邑之學士大夫廼曰自我孫公毅菴學始興興者有其廢之者也玆惟漸乎哉泉閟於蒙將崩於隙棟撓榱折是用惻惻而又何及哉是故壞未極而有其形謂之廢可也續未章而有其幾謂之興可也考藤有學自洪武甲寅歷嘉靖乙酉凡百四十餘祀日趨於壞也固宜而毅菴適至然猶慕藏也皇皇然以爲己責惴惴然慮民之病之也募工於衛聚材於滛祠以丙戌三月始事殿庭門廡若齋舍饌堂次第維新以其餘力於學東作南麓書院講堂學舍咸備前闢東門門之左爲育賢坊示民以志也於是藤之學遂甲於他邑毅菴公事閒輒至書院親爲諸生講解考業肄習俱有定法藤之士益知趨向駸駸乎尚於中州矣如是謂之興不亦可乎然予以爲以事教者文也有司之責也可能也以身教者道也君子之事也不可能也毅菴由進士宰蒲城民稱其惠召拜給事南京歷推大議時稱其直參議廣藩轉副使兵備嶺南之人士於今稱其公仁無間以處遽至京下詔獄賴天子明聖左遷藤縣慕平生剛大之氣廉靜之節練達之識乃罔非學罔不爲教諸生何幸而得師哉昔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藤士豈直以科目興於時而已哉毅菴名懋字德夫浙之慈谿人述邦人之意以記來請者教諭謝宗孔訓導劉温章海諸有力於學者列之石之陰

全州修學記　蔣冕

全州古洮陽縣也地當楚粤之衝山水奇秀風氣清淑其學則肇還於宋中更爲元入我皇明以來百四十餘年修葺不常勢漸圮壞正德癸酉姑蘇顧侯自開封守謫知州事既至首謁夫子廟退即學宫周覽徘徊延見師生知前此學正楊葉嘗備以學圮宜修事目遍請於撫巡籓臬諸司已皆報可遂卜日釋奠以告於廟庀材鳩工遍吏目鄒濂董其役凡殿廡堂齋以及尊經之閣立教之廳與夫庫庾門墉之類或易以梁棟榱桷或加以黝堊丹漆次第修飾無弗完者又因學後城垣之上有會憲樓故址剏樓二間更名曰翔鳳以學宫在鳳凰山之陽據一郡之勝樓又據學宫之勝無異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也始事於是歲十二月訖工於甲戌七月輪焉煥焉地若改闢侯以予舊學於此具事顛末書來屬予記予喜侯之爲政知所先也諾之不辭因以告於吾全之士曰吾全去九疑甚近南望蒼梧儼數日程帝舜南巡蓋嘗經行其間漸被聲教自虞時已然及子周子挺生濂溪倡明孔孟不傳之絶學以開程朱理學之源吾全於濂溪尤爲密邇不異曲阜之視滕嶧蓋大聖大賢過化之近地也爾諸士生長斯地爲一郡秀民而來遊來歌於庠校一新之初豈徒逸居坐食誦說於其間哉夙夜孜孜思所以講明聖賢之學以求無負焉庶非爾諸士之志乎聖賢之學自孟氏沒失其傳也久矣世

之學者不溺於訓詁則淪於詞章甚或淫於佛老豈復知有聖賢之學哉吾州方重華既遠光霽未形之時自柳仲塗來刺郡以古文教學者士知文章之重而已自許待問唐同言先後以進士舉士知科目之榮而已其於聖賢之學概乎其未之有聞固無足怪今幸際明盛之世聖賢相繼表章六經聖賢之學燦然大明自宋以來未有過於今日者爾諸士夙夜孜孜講明聖賢之學盛惟其時矣寧可因陋守舊不思所以自奮哉居則修齊以化導鄉閭出則治平以利濟民物隨所器使務各盡其所當爲則庠校之新豈徒爲四方之觀美而已邪昔歐陽文忠公記其鄉郡吉州新學謂幸予他日歸榮故鄉因得以謁學宫問民俗歌國家太平踈守長遺愛予於文忠無能爲役而其心則固無以異也故因記斯學之修輒以致予惓惓之意且以勵諸士之志侯名纂字華玉別號東橋高才能文章尤以風節有聞於世今守台州時望甚屬之斯學之修也始終其事者楊葉鄒濂同知朱富訓導范獻留綸亦皆能體侯之心效勞於其間法宜書也予故牽聯書之（前正統時重修縣有記後五年正德己卯見人有後記不錄）

灌陽縣學記

灌陽有縣自吳始吳既得蜀零陵等四郡地遂分泉陵等十一縣統於零陵郡而灌陽居其一其詳載於晉書

地理志荆州部下灌晉志作觀唐長孫無忌撰隋志其
註湘源亦謂有觀水正與晉志相合蓋古字通用也灌
自置縣至今千有餘年其隸全州爲屬縣自石晉天福
初至今亦六百年縣之有學在宋慶曆後桂林府志謂
建於隋大業十二年不知何據其始剏於縣治之左崇
寧中遷縣治西慧明寺右其後更復不常淳熙十年縣
令趙永始即崇寧故地建前廟學教授徐元一記之嘉
定間令州守蕭一致楊若先後修葺楊守又給田於學
以養士學制既備自是士風民俗皆有可觀一時守令
作興之功蓋有不可泯者歴元至我皇明廟學皆在城
外地既荒僻且規制卑隘無以仰稱累朝興學養賢之

盛典又縣之南境與昭州接其吉宮灌合二鄉舊自昭
之恭城割而隸灌二鄉旁近恭城之蠻往往來肆剽刧
學宮既居城外蠻來輒恣意蹂躪殿堂焚圮荆榛彌望
過者愾而弗覩乃嘉靖二年癸未廣西按察副使楊君
必進行部至灌祇謁先聖畢周覽慨歎倡議遷復謀於
提學副使李君中且請於巡按監察御史汪君淵議皆
克協爰檄知縣周應祿任其事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
肇工廟自大成殿以至東西兩廡戟門靈星門學自明
倫堂以至左右二齋號房射圃及儒學門與夫庫庾庖
湢百爾咸備公館居其左縣治居其右高敞壯偉甲於
鄰邑明年四月二十六日周令率師生釋奠於廟以竣

事告適予得謝歸數諭黎獻太學生張鑑等詣予請曰
願有記也諾之未果作周令又數來速之予聞昔淮夷
病杞及鄫而魯爲之懼興學崇化夷患茲息故其詩曰
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其獻馘獻囚之在泮也孜其懷好
音而獻琛於庭詩人頌之吾夫子取焉非無是事而有
是詩也今嶺外諸蠻其猙獷狡悍未必過於淮夷而乃
憑恃險阻頻年弗靖擾我疆埸戕我黎庶聖天子既先
後簡命總理孜務重臣次第芟薙而禽獮之區區么麽
若灌之遐徼小醜猶疥癬之在手足間耳何敢復伸螳
臂以犯雷霆之威哉今日之歌頌聖明覩魯人之於僖
公益不啻逕庭矣興學崇化以息夷患今豈異於古哉

灌自肇新學宮以後凡學於斯者宜何如其用力邪蓋
飭忠信禮義廉恥以修其身頌詩讀書求師取友以窮
事物之理二者交盡一遵子朱子之教出而效用於時
則隨所器使盡心職業俾國家生民有所倚賴潛而未
用亦必謹言慎行有所不爲使宗族鄉里稱爲一鄉善
士或出或處而皆不失乎道義之正士風由是而盛民
俗由是而美不但僅有可觀如在宋時而已司憲二三
君子所爲惓惓焉求以祗承朝廷興學養賢之盛典意
寧有外於此乎予故丁寧以爲爾灌之士告其尚相與
勉之以求無負焉可也斯學之遷非楊君慨然倡議且
計處財費以給之功必不成而終始規畫備殫智慮又

力助用度之不足者以迄於成則周令之力至於朝夕贊相黎諭之勞亦足錄云

桂林武學記

武學之設我祖宗朝蓋嘗三致意矣正統壬戌英廟用御史彭勗言設武學於兩京簡素有學識之士爲教授訓導以司教事命五府各衛子弟充武學生武官之幼而有志者亦肄業於學講讀武經討論古今爲將勝敗之蹟而作策以驗其所業又較其馬步射法每月朔兵部卿武偕京營總兵官赴學考試以稽勤惰天順甲申憲廟命以故太平侯張𨥥第爲京衛武學簡名士閻禹錫爲國子監丞掌學事弘治中孝廟詔天下皆設武學如

兩京試策較射亦如之三聖相繼歷六十餘年而武學始建於各藩逮我武宗暨我皇上屢詔有司詳議武舉條格而得人益多每試必有錄傳布遐邇觀錄中姓名兩京武學生與甄拔者每科常十數人非養之有素何以致此桂林武學肇建於弘治丁巳再新於正德壬申始則太監張公瑄副總兵歐公磐其後太監陳公彬巡按監察御史舒公晟皆嘗致力然因陋就簡僅免頹圮未十數稔而已鞠爲瓦礫之場矣嘉靖己丑冬監察御史古吳施公一德來按廣西以所在郡縣民苦夲患剿所以消弭之謂非將領得人不足以消弭夲患而將領之才非素養而豫教之則亦不能以有成也方營度廢

址以圖修復既又患其偏小逼某於鎮守太監傅公倫暨藩臬三司長貳皆謂宜別圖之去廢址一舍許麗澤門左得隙地一區出公帑市之傅公歡然佽助三司長貳亦皆協謀贊相副總兵張公經蒞任之初欣有此舉且自捐其俸身於此佽助贊相尤殫心力乃鳩工計役卜日而興工前爲廳事後爲講堂左右爲齋房爲號房外爲重門外爲大門扁曰武學修梁傑棟崇墉堅壁無其不陶冶凡所資費之所皆又於城外百步許爲圃充蕩以教射功既竣副總兵遣使以書來謁予記惟予惟古之建學有備有備無患而易之萃說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予嘗慨夫世之君子以思患而豫

防之雖兵法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自古聖賢未有不以先事備豫爲要務者豫則立不豫則廢兵天下之事皆然而況於兵乎況於統兵之將乎將也者兵之司命一方之安危係焉而養之可以不豫哉將不豫養而付之以兵望其一旦緩急之用彼於兵機情勢莫識其爲何物奇正與形不知也攻守與勢不知也或可乘而不乘或當斷而不斷勇者輕敵而進怯者望風而奔豈不失機會而誤大事哉廣西夲患非一朝一夕之故是固不可一日而弛備也況事有大於此者唐之末造屯戍思亂龐勛以匹夫乘之倡戈橫行雖凶渠𥪡皆殲夲然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是唐雖亡於黃巢而實

實基於桂林此有識君子所以有患常生於無備之歎
也然則備將練兵[illegible]所以消弭[illegible]患而已
哉況[illegible]破衣
敗[illegible]知先事
備禦[illegible]如蟻[illegible]
在人[illegible]顧爲是說
哉施公[illegible]成伍伺練月
[illegible]建武學以備將領
之才[illegible]協謀贊相以
爲[illegible]兵法之旨其有
德於邊徼生靈不小是宜[illegible]學於斯者講讀

討論一如累朝規制孜孜夙夜求以仰稱德意他日出
爲世用掃蕩妖氛建立勳業將不在古名將下匪直效
力於一方也斯於諸公今日作興勸勵之盛心爲無負
矣不然飽祿食而安齋居雖學與不學等其或學焉徒
能剽竊空言而無俾於實用則豈諸公之所望哉是役
也布政使李公寅爲公韶按察使范公嵩參政蔣公
山卿胡公岳副使張公翀伍公箕顧公遂參議鄭公維
新陳公煥僉事張公邦信王公世爵邵公淸黃公佐金
公輅都指揮袁侯桂皆嘗協謀贊相者也詳書於篇俾
後之人有考焉

靈川縣重修廟學碑記　潘恩

靈川故有學歲久圮傾廟宇卑隘潢潦日積鞠爲沮洳
無以稱國家育才崇化之意嘉靖十有三年教諭陳雍
建議改闢率諸生請於督府巡按藩臬諸司咸可之乃
發公帑二百餘金檄桂林府通判伍重暨璇董其役爰
相利宜規惟久永乃購鄰地及益以淫祠一區理穢臭
無聚材伐石經始於是歲之冬明年乙未秋八月落成
右廟左學西東輝映翼以齋廡繚以門垣咸中厥制予
之行縣也謁於其廟曰穆哉輪奐斯飭可以妥聖靈矣
登於其堂端直軒豁長幼攸序進退有容曰秩哉可以
明人倫矣觀於其號舍櫛棟鱗次庖湢咸具絃誦之聲
視昔有加曰懿哉可以興教化矣於時知縣蔡鏊丞李

時敏訓導龐緯暨師生咸從謂予有巡視之責請紀諸石
用垂訓示予曰夫學何爲者也夫學欲才養正俾至於
聖賢而已者也嗟爾諸生不觀海陽之山乎山下有泉
深不可窮廣不踰尺蜿蜒百里沛爲灕湘灌注數州之
間澤枯潤槁弘往納來放乎四海是故至於海而水之
觀盡矣學之蘄於聖猶水蘄於海也在昔孔師厥有謨
訓其所雅言不曰詩書執禮乎其四教不曰文行忠信
乎循循善誘不曰博文約禮乎是故凡學之道忠信以
遂其源詩書以廓其流文以暢其潤行以稽其實禮以
束其端斐然成章漸底厥極則於希聖何有哉乃若從
辭華以媒祿貿聲譽以徼名爵是之溝澮雨集朝盈夕涸

君子恥之矣予爲此懼期與二三子偕勉之諸生唯唯
乃命匠鐫勒傳之將來示我同志於丙申夏五月六日
記

興安縣改建廟學碑記

桂林屬邑曰興安者舊學遷徙無常處紀於史籍爲詳
嘉靖甲午余常學行縣學官徐孝祥率諸弟子員請曰
惟茲廟學傾頹蠹敝新之久矣未能也術者謂茲地風
氣鬱不利科目故人才之興往往眇□異曩時矣
盍改建焉余校諸弟子文覘其才質甚休美然鮮知學
乃告之曰士以道德功用任力學不在地利也陰陽家
者流拘於禁忌泥於小數害人事而專任鬼神其言微

細不經乃自古記之矣諸士子其務力學越明年再至
又以請則覘其所欲徙地地在郭北門外乃故廢學遺
址宛存卉木蔚茂川水交注於前其後則翠峰羅立視
今學爲爽塏始定議復之上其事於督府巡院咸報曰
可於是發公帑二百餘金檄守備指揮使李南知縣陳
祖榮董其役崇土爲基甃石爲臺右廟左學翼然以興
齋廡鱗集門堂煥如咸麗廠制經始於丙申歲之冬丁
酉秋八月告成人士咸忻忻鄉往有豹變之思且謁余
請記諸石余惟國家之取士養之庠序三年比其鄉之
賢俊者登用之選辟差次之法上下相稽猶之用器也
大則爲柱石次則爲楹棟次則爲櫨桷榱題要之舉適

於用故士之所以顯榮與其所絀辱取諸己而已矣何
與地利哉世有無其才而倖獲者矣未有經明道修闇
然不暴著於時者也夫子之稱子貢曰女器易曰公用
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
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
者也故其道足貴也已昔人有樹瓠之術堅如石厚而
無竅者人曰堅如石厚而無竅不可以盛物不可以剖
而斟惡用此瓠爲也是故士莫貴於力學學不力則業
不精業不精則無所得於道無所得於道則用窒而名
不章是堅瓠之類也人斯賤之矣爾毋罪地脈哉爾毋
罪地脈哉 [illegible]

重修興業儒學記　李義壯

嘉靖十八年己亥春三月初吉興州重修儒學成越八
日丙子余行縣至焉環視宮牆數仞煥如也先是建於
洪武修於成化再修於弘治嗣後無聞焉崑山方尹謫
主政行教興慨然以興復爲己任撫按善其意而從之
迺於十七年秋九月甲寅以表中正以域內外以均損
益以程土物以具畚鍤以稱丁能然後而門而路而堂
室而號舍而庖湢而簠簋豆登之屬罔不具舉興州人
士益知有學矣余釋奠之明日方尹率博士暨諸生進
曰先生斯學之宗盟願有明訓以迪多士余曰聖人之
學非余所知嘗聞子貢辟言之宮牆矣爾諸生其尚睎而

求諸學乎由而路其思所以致義乎入而門其思所以致禮乎升而堂其思所以致大乎入而室其思所以致精乎即而號令而庖湢其思所以致安乎執而簠簋豆籩之屬其思所以致用乎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夫道猶路然人病不知求耳然求之自入門始故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入其門矣而升堂而入室而安宅則資之深矣由是舉而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學所由大成也孝生曰非曰能之願學焉有所益也曰夫難明而易晦之謂道難存而易忘之謂心難得而易失之謂時難修而易廢之謂學爾諸生之於學有能一日一至乎有

能一月一至乎有能終食不違乎有能三月不違乎慎斯術也以往其幾矣故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方尹闓之蹶然而起負糈而立曰諾也而今後得聞爲學之道請鑱之石期與多士奉以周旋

梧學建尊經閣記　毛伯溫

聖賢之心學傳於六籍故盛世育材以學宮取士以經術我祖宗右儒飭治養士之制駸漢唐之疏兼殷周之善故選則專科習則專經治效之收寖逼邃古夫郡守稽六教之課於諸令矣復設郡庠者亦所以廣賢途而責成專也梧之學自宋元祐建炎移遷靡定類非形勝紹興間刺史任詔以老氏廢宮改建爲國朝置梧州府學蒼梧縣學於東南門外學各有廟中限山川壇而學峙其左右成化初都御史韓公雍撤而新之徙壇他所中建文廟翼以二庠於茲七十餘祀築者圮支者撓然初未有閣也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蔡公瀶學之始周視三歎與總兵安遠侯柳公珣謀曰興師受成振旅獻馘皆度於學宮顧若此又安展禮而示武哉進朱守鴻漸曰今聖天子紹道學之元統敬一有箴播諸黌宇非藏以傑閣與五經並尊成缺典也乃檄朱守擇屬董工掄材衛力役弗出民民弗知役乃度廟後之地剪棘實坎豐址堅基中建尊經閣左右各創講堂以業兩庠諸

生閣崇若干尺講堂各崇廣若干尺殿堂門廡餼舍宿齋規制輿煥庖庾周垣靡不斬斬公又曰士固可以居業而達才之效或悠悠也乃復敦聘專經名家之士勤翼師訓政暇則視課之詰疑啓秘授說弗倦環橋之衆率多穎悟嘉靖庚子予偕公奉命平安南之僭制開闢於梧蓋嘗觀公之文而知其武觀守之教而知其政觀士之讓而知其習於乎地無遠邇聖教王澤漸被則化肆今南粵之才與吳閩關洛齊美並盛矧蒼梧又其上郡也哉夫明經所以自信講論所以自修匪干於時而世莫我違者此良士也良士之功無倍其師說不敢非先王之道而已矣是故士之所以優游於學者有所務

而無所勞上之所以責備夫士亦非有所甚難者也公名經闔產也振墜儒林揚犧文苑更躋齊㑹絃誦競勸乃令綏柔蠻方文蔚武戢士志賴以弗夸嶷以剛大之氣醇明之資淵博之才得之於學也純故其垂範也遠朱守與詞並道豈弟作人表式儼然諸生相觀以明倫肄居以工藝公之顯設守之身度有餘師矣予嘗記公不峽之烈茲復著其崇文之典夫學有體用政有張弛道有文武所謂挾修志而期以業者非文以附衆武以威遠無足觀矣𦵏士庶幾卒業於道哉推官唐世橋與贊見書敎授李仁敎諭林迥付訓導劉鐸戴恩咸有樂成之蹟得附於右

養利州學記

謝杰

敎化之於風俗猶隄防之於水然水性善動不有以瀦而蓄之則四瀆決嚙不可收拾是獨水罪哉亦不善隄防者之過也民生之初顓蒙鄙朴有如標枝野鹿而耳目之嗜好者又從而敺之隨化而染夫焉能不波古先哲王深鑑其然是以維之以禮敎而陶之以學宮有詩書六藝以定其業有講習辨說以明其道有端呼衿纓紳韠觿礪宮羽以束其形有籩豆簠簋爵斝琖斚盤盂几杖以習其度有賁鏞絃綴管籥柷敔以和其聲有珩珮琚瑀采齊肆夏和鸞勺象以諧其節有夏楚朴作移左移右移郊與遠方以收其威以故秀民之肄於斯者朝游夕息日去不善而趨於善眞若水之必寒火之必熱駒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焉漸摩既久人自爲敎家自爲學馴致閭閻之下絃誦相聞駸駸乎有比屋可封之俗何其盛也嗟乎達於此者可與之語葉大夫之政矣大夫玉融之儁儒以茂材異等入太學出倅江州尋擢養利州守大夫可謂用違其材顧大夫安之曰惟化理以圖稱塞養利粵西之僻壤去神京不啻萬里而獞玀之與居傜猺獠之與鄰官斯土者率世其土近雖易土而流然亦以土豚之因而就簡蓋非一日余嘗讀大夫所與呼大將軍書咏竊歎其有桑間濮上德色哼語之遺風以宣父所歎故貢大傳所謂嗟嘆太息者

大夫且身親之宜其不可以一朝居而思有以易之也先是州有學舍遠州治二里許博士棄之不居鞠爲茂草鑾入直儲胥日之去則牧豎飯牛叩角其間有司弗能詰也大夫至始議更之易遠而近易故而新易漱隘而爽塏拓城以爲衛引水以爲辟雍以丈計者三百四十有奇版築取諸力役不煩其材辟雍爲池從百二十亦衡殺從什之三深殺衡八之七會時苦魃大夫導水之源注諸池池溢令力役者得疏其餘潤以溉田民咸欣欣然色喜忘其爲泮宮役也不踰時而功告竣門堂殿廡齋祠舍宇暨於亭庖廄庫靡不種種具備母論鑾無從入即牧豎亦罔窺其門得優游於斯者非肄學之

薦紳則就學之㡳遂爾言言翼翼斯游斯咏洽洽若與成均並都者大夫既落成乃走价萬里告其友人謝杰且屬之記謝杰曰大夫可謂古之循吏矣余嘗讀史至文翁治蜀每數歎其知所重者蜀自漢景帝以來雖世有田土然僻遠僻陋未染華風翁欲誘進之乃遣小吏開敏者受業於京師損少府之奉使買蜀物以遺博士故小吏就學者多能精其業以歸轉相授受數年之間蜀士彬彬比齊魯焉大夫修起學宮業已無媿於成都矧數捐薪俸以助工役又適與減省少府用度者相類自今諸生有成就者亦嘗除更繇補孝弟力田乎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乎與學官僮子使其便坐受事乎

余知大夫必有合也他年諸生出行縣吏民見而榮之豈無如司馬長卿張寬王褒者出於其間耕令之賦子虛大夫頌金馬碧雞吾道亦愉快也且上方隆治文治薄海內外罔不率俾粵西雖遐兢非聲教所及漸濡洽浹以躋於古哲王之化夫何難者大夫治養利善狀甚衆政成召入於蘭臺則大夫方有子為太史當別作敘其余簡不勝書姑述其所教化者若是亦班史傳翁意傳以紀世家非余之能知矣是舉也督撫直指監司諸公咸是大夫而行其志故謀獨斷而總督兩廣吳公之主大夫尤力公清時名德用夏變夷余以桑梓後進竊懷高山景行之日久矣因於大夫之記也三致意焉

隆安縣學碑記

黎澄

天下之事善作者創其始必善繼者成其終蓋一人之智慮容有所未周而一時之創制或有所未備故必有所待然後其盛能傳也南寧在廣西為上部隆安舊屬南寧地西鄙之地為諸蠻出入之門戶去府治稍遠民俗雜寇劫殺無寧日我皇上初年總督王陽明公仗節平田州之亂思欲戢其驕縱於是即今地創為隆安縣治冀以保障此方也明令既充王公嘗經理凡城郭宮室公署學校之設冀如也然事甫始王公繼以去任故人於茲之來多於前之司舊學宮創於山巔之地尤為卑濕無所依倚風俗靡所觀感無怪乎二三十

年之間人文之不振也豈有待而然與閩姚子居易一以丙辰年來蒞茲邑即留意振作思欲舉瘡痍疲民而登之於詩書禮讓之俗然恐力之不逮也既三年政成民孚矣乃謀於衆而士民之心率能以有司之心為心復偕請於令欲以共圖厥成也令以僉謀之同益贊其必為之志乃捐俸以倡義舉而嚮義之民各效其子來之誠於是卜得城東之地平衍弘敞後有五峰如抱如擁前有三台如揖如朝而大江橫流周回環帶天其以啟隆安人文之盛乎爰即其地而遷建學宮焉是役也公私不擾居無何遍觀厥成上下胥慶焉工肇於嘉靖己未季冬月迄明年丁亥月而落成焉凡用材木幾二

萬磚瓦各五十餘萬前爲欞星門次儀門三間中爲聖殿中庭左右爲兩廡以妥配享諸賢右爲祠堂以祀王公示不忘本也左爲明倫堂爲升講之地聖殿之後爲啓聖公祠明倫堂之後爲學官衙宇祠堂之後爲齋宿所爲庖厨所以明之禮公私之義靡不具備視昔之學宫蓋所謂出幽谷而遷喬木者士有依歸民有具瞻豈非人事氣化一新之會邪予按南寧太守郭君應聘奉令與師生語曰人以記考久遠予竊聞民之初生如禽獸然伏然未有知也聖人者出爲之宮室以居之爲之衣食以飽暖之爲之立學校以教之仁讓之風成則爭鬭之風息夫然後民可得而治也故治與教非二事也

必先有以教之而後有以治之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由上有以風之也爲邑者或以學校非有司事而漫不加意風俗日頹干戈日擾而欲望治理之進胡可得哉姚子可謂知先後本末之序而明於理人者與予忝竊文衡深爲涼薄無以宣聖天子之德化於遐陬僻壤之方姚令茲舉所以相予之不逮者豈其微哉俾後來典茲邑者亦能以此存心而不忘鼓舞作興之道安知隆安之文教不寖昌寖明而與中州埒邪有民社稷之寄者尚其加之意哉

上思州學記　郭應聘

上思郡設學造士去今未遠我國家肇興編戶窮髮字內嶺表故茲郡也官尚士襲而民李獠逮弘治末年始改流從民請也民心已知慕華矣凡受簡命而守茲郡者孰敢不興文教引民以入於華也哉故破士之荒始於前守羅公璟建學之議起於別駕陳公璵而與立學校創有衣冠賢守黎公瓛成之是闡教之功莫有先於三公者嵗後陳公台峰徙建於郭內爲之卜吉周公一石立坊於序左爲之表章諸公相繼濟美而士風漸起矣二十七年夏新溪李公諱時芳以長寧令遷思守至則越三日尚廟觀學見多士衣冠楚楚禮度雍雍歎曰美哉士去夸態遠矣但荒奇之地卑隘荒陋營度位處率多失宜而明堂與廟庇列且居其左兩廡各三字相

去尋丈半掩廟以陛則無級以墀則沮洳廡門外逼三窟中埔巴無而小道止搭木橋以通出入欞星門逼街市氣象局促而廟與廡四壁皆土牆致木柱多腐朽且廟後穿塘最爲風水所忌以育才重地荒陋如是恐不足爲靈異之招而士子之無所興起亦不自知其爲國家之重望者非諸君願也各當草創自難爲功公以諸君之當其難不敢亦委其難於今日而轉移振作施有後先處學術無傳也就後廳爲講所解學庸論孟指授諸生處文體不達也刻二十七爲會期每親閱課程面箴得失慮儒名夸行也時因事以納約俾易知易能感觸洞然行之期年自有學深肯綮支思斐然者二三子

為至於行本人道事率常經者衆也是不可以觀教矣乎夫士運日隆而學校仍故非所以示重也公銳意興新力經漢制查理積欠計充各費酌畫既定始請於提學右汀翁撫答曰本官用意根源處置周悉使各郡邑皆然則將化俗成風矣准如議改圖分巡台山翁程答曰修理學校有司第一首務候通詳至日施行公乃擇沐卜吉鳩工經始自董其治廣廟後之基而上生納闢西廡之地而鄉民獻各量地授價營度有處矣首新文廟谷土阜基磬檻之上煥以節棁而陛而墀甃以磚石餙以堦級次及東西廡開空拓三而五增柱而廓廡門出前一位兩傍各增一空與廡連題攜星門進後一位

新以美材敞以外屏木襯易而石屏貝礎易而條礪然後以廟後塘日計百工民樂趨事不七旬而新封足明倫堂自左移建於茲由門而堂深遠嚴肅層壘峻然且分設得宜與中州學校同一規制矣則士之由此庠者莫不曰公不徒飾其觀美也重吾輩也非重吾輩也為國家儲才也知公之所以重則必知所以副其重知學校之所以興則必知所以感而興今雖無師友淵源之漸終必有不係世累出風塵與材奇貨居為孰謂麟鳳於郊鳳專於桐玄珠專於赤水而山川之靈果有所限量乎哉是役也謀始於訓導前川盛公廷昊粥成於訓導和龍宋公廷相皆時稽日省嘉勤警惰百工陳力允就斯休是為記

重改上林儒學記

莊朝賓

上林有學不知始自何代入我朝詔於天子而建者則洪武三年也故址與縣治皆南向據堪輿家弗叶縣治改於嘉靖戊子而學仍如故迨丁巳則又二十有九年矣適教諭梁與雅志作興與其僚訓導吳英鳳同至於是年之夏始謀易向以東而新之白其事於當道而下之縣得如議舉行時縣官以署代不常越二年而己未冬郭令日貞繼至覩文廟啓聖之祠明倫之堂皆煥然改觀他蓄木能稱是也適命匠庀材即廟之左右為兩廡以棲從祀之神為齋舍於堂之左右以肄士之出入

竦觀聽則有門以表廟垣以綠門悉次第繕治五閱月而工告成蓋嘉靖三十九年二月也成之日適余按臨斯土郭令藉其材與力以報會所出庫錢而令與學官皆捐俸以助之故士之得於斯勸作焉而趨於學也蔵蔵矣余惟學校之設在四代則然其褒崇孔子以示法則自漢唐始夫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能以其道而行於政治之間故其所以導民而與其行者已默寓於學教之所漸被而其建學立師則自射饗讀法勸民養老以至訊獄論兵而獻其馘也亦莫不在於學蓋非專為養士設也後世則以養士而專於學矣當時教化不明士之生其間負有英特秀

出之資爲能以其才智自表見於世者猶溺於見聞習
尚而不能以自振於是右文之君有感於道德之不一
也去其爲樂祖之祭於瞽宗者而師事以孔子然後聖
人之道尊而王化日益以溥夫孔子萬世道學之宗也
遇七十君而不用退而與三千之徒講學於洙泗其羣
言則詩書執禮其教則文行忠信其自爲學則自十五
志學以至所欲不踰矩終身未嘗一日離乎道也其未
所存則欲攘夷尊周明王者一統之治於無外至於傷
明王之不作則欲乘之九夷以居而不病其陋也則又
自信其忠信篤敬之可行於蠻貊而吾之素位而行固
將處貧賤富貴夷狄患難之倫來者而一齊於化其爲

教具存而人人誦法焉者也況遭聖明王者之化與聖
教相爲磅礴而此遐荒裔夸獷而不可馴以化誨者猶
竊伏於山之左江之右即其化誨而爲良民者又皆顯
蒙與隨譯焉而后通以言故士之生能以俊秀表於時
可爲闡道而從吾之教也則羣之庠序俾就師儒而學
焉以誦法於孔子孔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
之逮也而有志焉爾諸生於遺教者出而佐聖君得爲
孔子之所欲爲則當講吾禮樂干羽之治以洽辟稱於
茲即不出而處於鄉也亦當求孔子欲居之意而去其
陋以敦吾衣冠俎豆之教斯則朝廷命儒意也不此之
務而惟貨之估畢焉以階利祿詩書道廢而聖人立教

之意荒矣豈所以望於二三子哉二三子從郭令來請
記將以勒諸學宮也余故述其意之所懷而欲告者使
持以歸焉以備觀省一前嘉靖十年徙學內建敬一箴亭方田有記不錄

荔浦重修儒學記　　李宗節

儒學與縣治並建其間廢置沿革具載志中勿論天順
初邑侯伍公遷今縣治之西風氣攸宜且依城而居師
儒並得講業横經無蕩析流離憂用以妥聖靈興人文
甚盛舉也而將方遘亂今門不靖士各廢業科目之英
寥焉無聞此僞其致之使然非山川之靈罔效也壬申
王師大征三尚渠魁殲地方稍寧輯迺好事者復申
言於上改今學無他凡以爲造士育材嘉惠後學計也

維時干戈甫定規制草創木質匪堅不一紀而殿堂齋
廡庠聖名賢三祠仍荒圮猶故其明倫堂之前湫隘淺
逼不可以容多士而羣諸俊也侯涖任之初即欲更新
之而時以縣屏未興倉貯未備疲敝之民未蘇尚遲遲
有待也逮三年政成事舉民庶咸欣迺謂儒學之役今
固不可後也集諸鄉先生與博士弟子員商之衆唯唯
曰可遂掄材飭工估其直以聞於上僅可銘積七十餘
金衆咸謂前者改遷二次皆費金至三百餘兩而侯所
估不滿百金卒事之謂何侯竟身任之召集諸匠作指
晝度授不爽尺丈以幕史梁君敦其事果諸費俱數百
用咸足至竣事而丹堊塗漆尚欸十餘金蓋侯先時所

不及計以聞於上者而侯則以爲是何可以復請頒羨已爲一方長而不能捐十餘金其何有辭於人士廼卒成之始於癸未之冬畢於甲申之秋役有節而民不勞工有程而餼不濫財有式而費不浮自堂宇齋廡以及儒官廨舍皆煥然一新視昔數百金之費節省數倍而規模體制恢弘堅緻尤加遠矣又擇官地開曠者與居民葯廷厰蒲廷蘭換地直六丈橫十二丈將明倫堂遷入四丈而延除馳道益弘遂推觀矣工成多士屬予爲記予言何足爲公重者顧不可以已乃言曰孔子之道本諸六經見諸人倫昭布爲世徽如日星頒後世教弛學廢佛氏乘間入華吾民相争事之以翼免及懲激後

福也夫以彼異端者流其徒猶相與尊崇師事之不少懈乃讀詩書宗孔孟者則一切棄之而漫不加意何者教道之不明而士習之益窳也今邑侯呂君四禮之頒鄉約之禁所以指示途的使人易知而易行者亦既昭然備矣彼緇夯之流頑獷之醜且早夜思惟奮發更新處不得爲盛世之民是懼况爾多士陶育澤宮涵濡聖化而終無所振拔以與庸流伍寧不負侯建堂新廟至意與聖天子造士作人盛心邪且爾獨不取法邑之前修乎次山能君嘗以萬言對策獨魁大庭事業彪炳至今人士所樂道之而孝稱孝傑伯仲聯芳稱爲二則先生皆生長多士之鄉汝諸士所耳聞而目覩之者也侯初政首建科貢坊於邑之南是得無深意以厚望汝諸士而豈徒以備美飾觀爲也幸諸士相與勉之毋侯之光而節亦與有榮矣

新建懷遠縣儒學記

徐秋鶚

粵諸越地去王化號遼浸漬千餘年而東越南越文教隆洽稱上國西粵在南粵之偏大都郭內爲齊民而其夯雜處於郊蓋猶古稱伊洛之戎云而柳爲甚柳之邑懷遠尤甚五谿之峒鬼方之裔猾獞之猛環而居之邑孤懸其中去郡三數百里視邑任其啓吻奉賦惟恐後吏特羈縻之莫敢誰何成化以治聞邑陷沒守臣居不以聞所除令率僑居郡舍自閒理他邑其人民土地

存而若亡矧文物聲教哉嘉隆間閭恢復者職其令皐征伐者職其師規遷邑者職其官自是不敢復言懷遠事生儒假郡子弟充數不識孔子廟庭萬曆己丑邑令蘇公至大駭數請令隸邑除無邑固無爲用令有邑而郡夯其人不與治亦無用令爲夫豚魚可孚夯人固吾人也於是相度厥邑物土之宜而卜之率獄臨不可越士酋見公單車出入其巢咸曰蘇公眞父母至誠不欺我乃以所據丹陽鎮獻公曰有是哉是天啓其衷而不吾棄也卦之遇屯之革其繇曰洲之廣矣鬱鬱葱葱山之揖矣四木來同韜斂其口而邑其中公曰有是哉兆符其形是地劾其靈而不棄吾民也遂邑之庀材鳩工

酋衆子來不卒歲而事竣乃建文廟於邑署之東中殿巍然翼以兩廡屏以戟門泮池環之櫺星門峙之諸所祀事如儀東為儒學稍進列義路禮門門於東西又迤而北為甬道為月臺上為明倫堂旁兩廊為東西齋堂後為啓聖公祠為鄉賢名宦祠又東為官廨悉如制而加崇焉用是盛美於茲新邑而多士彬彬質有其文以仰稱聖天子廣厲學官之意昔柳子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顓禹湯文武之道即中夏猶漸滅焉而九夸八蠻固不知有仲尼之道故子欲居九夸豈真不以為陋哉蓋其過化存神將有潛移默奪而衣冠文物之者自不終於陋習爾懷夸因飯服靡常者宜求所為久安長治之策今獻地請城輸丁供賦亦既明於上下之分矣因其明而建學與禮邑之生儒誦法孔子絃鼓舞蹈以消其猛悍之氣而作其父母兄弟之心意亦舞干苗格者與豈直飭學宮崇祀典誨子弟哉夫粵自郡象郡千年而柳子治以文學家禮樂而戶詩書至今俎豆而師事之懷邑之敝也又千年而蘇公亦以文學治之蹟土改邑明倫造士使椎髻卉裳易慮於聖化以耀於遐陬蓋與柳子爭烈矣天子嘉之賜璽書勞曰大夫良苦已而進秩守是邑蓋異數云是役也建殿之夕星月朗映斗柄直臨其顛而鵲巢殿中累歲哺翼皆若致然者夫北斗為喉舌之司而騶虞為鵲巢之應皇仁聖德洽於

遠人而天文靈爲兆於黌宮維新之際文治之符休徵之應其效蓋可覩矣

重修柳州儒學碑記　王啓元

嘗觀豪傑之生有功於世道也人皆以爲地靈使然余獨歸其權於天何也柳之山川甲天下蓋天地開闢而已然矣河東柳子厚以唐之文臣來爲吾柳刺史則天所以開吾柳也至我朝嘉靖開兩廣制臺張襄惠以大征五都至始築三關外城建鎮粵樓於府城之北郡伯江公實灌成焉自是登樓瞻望山川之秀羅列于前應接不暇而天下奇觀若聚而供吾之日賞則天所以培吾柳也曾未數年徐司寇以文學鳴余司馬以清節著張司寇以忠諫顯皆府庠也書之國史傳之海內天下仰之如景星慶雲則天所以彰吾柳也茲崇禎戊辰我郡伯江右胡公由南秋官郎擢守吾柳謁廟既竣臨召諸生面諭之曰柳之山川則信稱雙美矣府庠之三大老亦既應運而生矣吾意殆不止此試思以瓊山之爲海外也而丘文莊蔡東壁之聲以交趾之炎方也而姜公輔樹南冠之幟此猶遠言之也而西粵之先以宏才翼世廟不有蔣文定乎以雅望佐穆宗不有呂文簡乎權之在天原不以地限人此其左劵矣夫豪傑所爲上有功社稷下有功生民人臣以人事君莫大於此吾藉手諸生以効事君之萬一矣先是本庠一二師全君廖君

與諸生議鎮粵於學少遠然且迅發於三大老倘於學後建尊經閣則主山特峙宜有進於前如公所期許若至是以爲請公曰成大功者必以其漸吾將以明倫諸廡爲建閣之端矣且首頁大倫文以經術尤教序也命匠鳩工亟舉其事本道陳公本縣張公咸喜捐金爲助而以巡檢楊玉琡督修雖經閣有待而堂廡落成規模宏遠矣則天所以新吾柳也則心豪傑之上古稱無待而興劉一府庠也予可開之愚懇啓之三大老彰之已若匠鳩之高懸者然乃我御伯胡公復從而興新焉中興之功與開創等且宜進於前有二師之言在又若聖鐸之深警者然豈非天所以啓吾柳者哉諸生勉之其無負公之期許可矣敬述始末紀之於石俾知建閣甚微以大吾柳願公功以時績庶有以慰諸生之厚望云

胡公諱世儁江右南昌人

重修容縣學記

鍾繼英

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故賢士之關自古重之不可尚已我國家創設大學於兩京天下郡縣莫不各有學校化行俗美賢才代興斌斌乎與唐虞周室比隆一何盛歟今上御極之五年繼英奉璽書督視粵西學校越三月行部至蒼梧遡藤州而上從陸而抵容邑先試之一日祗謁先師廟已而登明倫堂陟降周覽見其傾宇敧傾牆垣頹塌如器用如經籍亦且弛然不飭余低回而不能去因顧教諭張君邦樊曰爲政以人才爲先學校者人才從出之地今廢隆若此士何以觀相與咨嗟久之乃當其時蓋未有肩其任者比及期清流伍君可受來宰茲邑下車未幾毅然以興作爲已責於是鳩工聚材程物頒度首豎櫺星門次甃泮池甬路牆垣咸易以磚又建啓聖祠及號舍諸宇庖有所湢有次壞者葺之缺者增之聖殿門廡各額扁其上蓋煥然新矣廟左故有唐時元次山公經略嶺年久圮廢堪輿家言頗不利仕進遂勸募邑民搆復層樓於舊址屹然竦爲左翼他如經書性理通鑑百家子史諸書昔所未備者則廣市而樹置之以與學者觀考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類非俗吏之所能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今伍君初政其規模弘遠如此其知大體哉昔魯僖公修泮宮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容學肇制於唐貞觀元年距今蓋千百餘歲矣重建於洪武二年其在景泰成化間嘗一再修之顧其制度程章未有若此之完且美也矧由經始迄落成工不擾民費不費帑又皆時事之可書者凡爾諸生自今而始遊息於斯肄業於斯務升其堂而入其室相與求造於聖賢之域則庶幾哉有光於是舉而不負朝家教學意也奚論博一第爲榮耀哉張君邦樊等來請余文遂述顛末俾歸而刻諸石

重建桂平縣儒學記

曾守身

天啓癸亥甲子年間粵西御史臺西塞賈公玄珠王公相繼廣厲學宮咸以士爲重賈侍御之言曰本院以觀風爲職非見微知著之識何容易然而生心害事俱自其言得之今日士子之文正士子之言也柰何細視王侍御之言曰國家以孔孟書課士固欲借功名以暢道德而士不免借孔孟以餌功名且功名之士漸降爲富貴矣人文愈盛世趨愈卑大哉高皇帝一道同風之旨乎說者謂粵士無文本院正喜其無文而人心霧氣塞而未通庶幾留道德之意而功名富貴之竇或不盡開故無文之文觀風者所欲急求焉二公所爲望粵士者

殷矣及行部至潯適不佞署潯道首檄不佞試士不佞因得以一再閱其文而次第之大抵皆崇道德重功名絕無生心害事浸淫富貴之習二公必欽之不佞亦得藉道監司教化之責會桂平無黌宮士附府黌先是洪武四年建於城南隅成化七年燬萬曆三十二年鄉士大夫龍國祿楊大節黎大亨等請重構以費鉅未遂郡二守袁君溫邑令黃君夢詔翕然以建學爲任詢於鄉士大夫咸曰城東故書院址枕黔帶鬱二水滙於左爲鐔江龍山蜿蜒萃爲支隴甚秀白石洞天峙其前儼然卓筆峰也以是妥聖靈毓人文其可已乃議捐發自制臺胡公撫臺趙公學道黃公巡道胡公及府縣官鄉士大夫咸樂爲助賈公王公與不佞亦稍助焉合之得五六百金遂剏桂平學於此凡殿廡堂齋門櫺坊垣臺砦具備甲子仲春朔遷先師神位於中合邑之士咸來駿奔如艟曈然一偉觀矣夫數年來矢心力經營所望於諸士子無非爲立德立功立言計而不佞習見諸士子亦靡不魚魚雅雅朝夕絃誦翱翔於道德之林趨蹌於功名之圃期不負當事者作新至意今而後潯其有與乎然吾聞潯山川奇異鳳巢龍影之勝著在野史羅叢暢嵒則程明道父子兄弟讀書處也栢臺梧堂則廖子晦講書處也白馬渡梁狀元嵩發祥處也以忠降宜容二州賊爲殿中丞者陳公坦然也以孝建罔極亭爲蘇

子瞻所謂叩者梁公詔也司馬嵒則尚書張公仲湜父子所棲眞也斷藤峽則韓襄毅公王文成翁東涯諸公所奏勳處也高山武敏可仰歆諸生倘有意乎有宋宣和間召潯之拙翁施公才問爾鄉風物施對曰道德一而風俗同甚稱上意夫誠道德一風俗同也則先賢之所豎立潯上官之所培養與潯士大夫庶人之所奮勵敏劬日暮異日者道學修明事功彪炳超然於勢利誘淫之外詎曰徼靈黌序將益爲黌序增重矣多士勉旃

粵西文載卷二十八

粵西文載卷二十九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南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 書院

龍溪書院記

宋 張自明

崇寧甲申夏五月元祐太史豫章先生黃公謫來宜初僦居於黎氏居之三時甚安後有南樓之厄余得其僦居墨帖寄謫之意宜之人必以雪堂視其處及來訪之莽然荒墟矣黎氏不復能有已轉之謝之秦謝得其一秦得其二乃屬宜士唐總幹章安雅常文虎求之三家皆士人聞言欣然願獻其地嘉定乙亥三月壬申適鳩工作祠其中後建重堂上敞高開旁翼二室前立重門

又從垣之宜山少府張可久實督其役堂成乃集公在宜之翰墨刻之以寘於堂使宜之秀士游於斯修於斯景行於斯焉祠前離支兩古樹公所封植名之曰萬紅門前玻璃一方池中有立石形如半圭其色正黑名之曰墨池宜人尚多能道之始公既寓於南樓黎氏不忍以其居屬他姓遂易之爲亭請名於公以環亭多美石舊名華寶乃題之曰寶華亭黎氏又設公之像於亭而嚴事之故舊像藏之黎氏舊扁藏之秦氏一百一十年矣余物色得之復作亭以存其舊又以舊扁舊像函之閣刻之石以傳無窮於是總名之曰龍溪書院將成屬余記之故先述其所以作祠之意又作迎享送神辭六章章四句使宜之人歌以享焉而併刻之初度地祠成民宅其傍未去公使黃衣夢之云此非汝得居不去且有害黎明遂去之及鳩工又一民夢曰汝輩勿汙此地坎屋陰數尺地有器焉以錫汝民如言坎之得一古錢余既卽工恭奉安祠事衣冠請如登降成禮宜人來觀來瞻起敬起畏如公之臨其上也乃歌以詞以享之曰

宜之木兮龍藏宜之山兮龍驤德人兮天游炯秋月兮寒江來游兮自東騎赤驥兮秉剛風左卭杖兮右白羽扶烏兎兮雙童萬紅粉兮盈庭露半圭兮澄泓寶華舊兮扁亭煥高閣兮摘辰星蒸蕉兮荔菖桂酒奠兮蘭湯來游兮上下鏘鏘佩玉兮琳瑯刁斗兮沉沉士膺勳兮

新籍溪調錦瑟兮鳴琴詠舞雩兮千古心去帰兮蓬萊觀釣天兮泰階宜人兮永懷相斯文兮千歲借（明嘉靖間重修）

（舊案有記不錄）

龍溪書院圖記

宜州辭曹張自明既以俸贏十萬作龍溪之祠偶攝州又以州用贏錢二十萬作書院爲宜人游修之地又作齋館作庾庖作門牆而奠之辦也乃請於漕臺方公得緡摂錢二十四萬於是作東廡爲堂長位一齋爲二室作四廡爲講堂位一爲齋室如東東又爲庖西爲庾中爲門四圍牆之又重門於外又以俸贏五萬作禮殿於堂之西象周公孔子孟子於其内繪文翁蜀學圖像於

其壁使士知所尊焉方公又得鹺抵錢四十萬俾買田以養士既買民之地不足入請於倉臺劉公得平買閒田以足之於是歲取米三百斛日養士三十人絃誦聲洋洋如在鄒魯間矣宜山少府張可久董其役圖刻之石以傳四方曰岡俾石鼓白鹿得以專美於江湖間也廼爲之書其本末如此方公莆人名信儒劉公吳人名湛之皆世仁人君子也嘉定丙子人日敬題

龍溪書院養士田記　姚　灼

龍溪書院既成提學方公慮其不能久也捐鹺鹽命都曹攝州事張自明買田以給其養買圃以廣其居田圃既買方公又慮其不能久也於是法曹范公廼稟命作

帖某簿三其一留臺其一留州其一留書院書院者使錢糧官及堂長掌計同司之有侵移貿弄者凡堂之士皆得白於州白於堂以覈之又慮其簿之歲久而蠹且壞也又使買石刻之植堂之西廡與祠記圖碑對峙以詔於後又命灼董其成而志之灼既奉命成草則又思天下之事剏始固難保終尤不易求詳於法不若求詳於心法傳之紙有時而漫傳之石有時而剝漫而更新剝而改書不恃乎人之心也而可乎然人心無常公不勝私竊獘百出則惡其籍之害己也而沉諸淵畀諸火皆可矣灼廣教事於侯邦以輔成貽謀之盛意一大美事也而遐恤哉近世岳麓石鼓白鹿之復南嶽東湖紫芝之刱皆人實爲之而人實繼之是以教養不廢往成有方人才彬彬輩出矣州既以此復於方公又志於石願與同志者共保之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午從議郎權發遣宜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沿邊溪峒都巡檢使廣南西路兵馬都監姚灼謹志

重修宜成書院記　元　臧夢解

宜成書院祀南軒東萊二先生也前朝有四書院曰白鹿曰嶽麓曰嵩陽曰睢陽並賜勅額自是衡州有石鼓書院道州有濂溪書院黃州有河南書院湖州有安定書院嶽州有紫陽考亭書院建安有建安書院紫芝書院其後又有宗溪書院延平豐湖明道書院而宜成之

祠未聞也婺州有麗澤書院專祀南軒而宜成並祀無有也景定三年始以南軒東萊同升建祠加錫封爵時南山朱公經略兩廣以南軒持節東萊並孤實在茲土雖學有三先生祠而宜成之祀不及乃請於朝建二先生精舍勅賜宜成書院扁額此宜成書院之所由始也是年南山朱公又卽南軒先生所創郡學之西新城之東築臺立祠藏奎有閣講學有堂肄業有齋設山長職事弟子員帥漕兩司撥田租錢鹽數各有差月有廩歲有養輪奐之美十有五年適值天兵來臨凡天下地土之圖與夫人民之數悉以內附獨桂林不下由是吾夫子之宮暨二先生之精舍俱成煨燼平章史公在本道

宣慰使司僅能為郡學漸復舊規而書院未暇經理遂使宣成石刻沒於蓁莽宣成棟宇化於瓦礫於茲又十九年矣余猥以晚學謬分臬寄拜謁宣聖之始即詢宣成故祠則曰書院務有田租自丙子後入郡矣以故力不及書院余聞之驚歎曰郡學書院各有田租書院之租當為書院用食其租而廢其祠有司漫不加省可乎哉乃相與謀所以經理興復之起自至元甲子悉以書院之租歸宣成同志之士議以為然於是山長等共任其責不十月而棟宇新天相斯文不十日而郵書至道學增崇士類欣躍茲蓋千載一遇也有言於列者曰道之廢興皆關乎數始而創中而廢終而興數之不可逃

天地且不能違況於人乎余曰不然有成敗興廢者數之不可逃也無成敗興廢者道之不可泯也天地間事事物物有形之形者必有無形之形者必不可朽道在事物有形之形者也道在人心無形之形者也道在天地如木在地中無在無不在也學者能因其有在者求其無不在者因其形者求其無形者斯得之矣然則求之之法當何如曰人有此心則有此道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無物不備無時不存不以智而豐不以愚而嗇不以聖賢而加多不以不肖而損少特在學者能求與不能求之分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虛行待其人而後行今夫子燕居有堂宣成有祠前門旁廡次第而舉諸君出於斯入於斯藏修遊息於斯晨香夕燈月奠歲祭其知象宣成之像然而左簡右編晝誦夜思曾是學宣成之學也乎學不及也與志同道合心領意會曾是心宣成之心也乎心不違也與若猶未也則二先生格言曰學須常懷不足學忌毒過自足學聖人必學顏子學須以聖人為準的諸君子於此求之可也曰戒自棄勉自新先朴實後辯慧進學之號有六為學之要有五諸君當於此求之可也又曰學知難而後有進工夫無窮歲度可惜為學自飲食居處視聽言動致知力行遷實務本始諸君又當於此求之可也求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求之一月則有一月之功求

之一歲則有一歲之功求之終身則有終身之功先賢有云學道譬如登山登之尋丈固已勝於平地矣諸君讀其書釋其旨汲汲焉孳孳焉勉其如宣成者去其不如宣成者則洛張呂邇濂伊接洙泗使聖道之明千萬世如一日亦二先生之所喜部使者之所望也若夫講堂未建齋廡未立庖廩未具諸君勉旃毋使九仞之山虧於一簣又吾道之幸云

清湘書院記　柳宗豈

東郊先生大名人柳開仲塗守全州日作讀書堂於其山公退率學者講誦其間後人因名之曰柳山嘉定乙亥郡守林岊始即故基作齋舍賓致縉紳韋布之彦日

月肆習期踵先哲寶慶丁亥郡守程愉奏賜清湘書院額至元丙子燬於寇元貞丙申部使者登訪乃屬守臣總管耿大節復與之規制略備歲久寖以摧毀至順辛未予自成均出守是郡釋菜先聖先師拜先生遺像顧山川之映帶覩遺構而增慨病學廩不給謀所以新之未遑也元統癸酉乃始經營俾錄事劉晉董之山長李文郁佐之鳩材募工仍故址度地勢之宜而布置之以位作外門礱石材尙侑其柱剏堂閣兩楹應門爲重廊以陛燕居祠爲屋計百五十有八楹明倫堂之右又有源泉貫堂下而東出乃導之過率性堂滙燕居堂之左泉懸流百尺三折而下作池瀦之作齋池上爲屋五十

有二楹經始於八月甲申朔越明年六月甲子落成諸生請志之予思二儀既判山嶽攸奠扶輿清淑之氣不有賢哲搜抉呈露發揮幽潛以貽後人則樵牧區耳否則羽流釋子居耳自有此山幾千百年始有此州宅此者幾千百人始有先生表而出之其幸不爲二氏所先卒爲學者肄習之所夫道非文不傳自六籍不作百氏競出迄於嬴秦文與道俱喪雖然道在天地間若元氣不息人心天理未始喪也西漢之興董賈出焉班馬之流日繁肆以古書道與猶在下逮東漢以抵建安正始永嘉愈趨愈下光嶽氣判則鄒滲絕響駢儷併偶極於李唐昌黎倡爲古文期復古道學者仰之若山斗又趨

五季極於宋初先生始推尊韓子以淑後進力挽彫敝之風而歸諸大雅穆尹繼作歐踵而後文風丕變濂溪作太極圖說橫渠作西銘上遡千載始煥然與六籍相表裏實自先生啓之先生登開寶癸酉進士第雍熙丙戌來守是邦凡十典郡唯此郡有書堂他郡未聞焉予行天下歷閱書院或宅山幽或資水勝宏深靚麗足以有容或不讓此山逮夫地勢擁抱層岡疊嶂異態橫陳三江兩泉襟帶縈絡松風瀑霞宮徵迭奏靜觀元氣發歛化育以明此道全體大用則他山當少讓矣第局於形勢難以展拓講堂雖具齋舍闕焉而至是始備乃因源泉混混之來名曰有本於以表聖賢盈科後進之義

以廣先生汲引後進之志上距開寶癸酉適十六甲子全之人士涵濡先生遺澤以名世者蓋有之矣又焉知方來無勵志古學復古道發舒韓柳之氣爲此山增重若茲泉之放於四海者邪嗚呼文運方隆予日望之明永樂時重修汪鑰有記正德時鄧修翦棄有記俱不錄

瑲溪書院記　　曾　昺

瑲溪書院爲柳公仲塗建也宋端拱間公來刺全州築室讀書於山中嘉定八年郡守林岊卽其地爲讀書堂寶慶二年賜額曰清湘書院江南歸版圖修創如故實爲先聖燕居之所而旁爲柳侯立祠焉元統元年楊侯廷鎭撤而新之學賓鄧華夫實相其役載新柳侯之像

而舊像無所於舍適迴以歸於所居瓊溪之地築室而祀
奉安之故號曰瓊溪書院也瓊溪發源於高山縈迴演
迤達赴於灕江之會湘橋溪之左地可數十畝前挹雙
峰後枕高阜固原翼於左右若者楮故即其地而營築
焉其堂爲楹者三爲楹者六十有餘正堂以附先聖遺
像之碑祭敬其所由始也鄉侯舊像居房之右而東嚮
廳於祈尊也華夫之大父曰寧昆曾春秋以恩科謁橫
州司戶參軍乃爲于溪書房之右而西嚮謂其嘗被斯
文之澤以開明其學也亦所以合記侯於其地故使爲主而
副之也華夫以其學來告其役功亦勤矣余有感焉
華夫以其於公在王之後而於王正甲申余臨府判領公

用之以公委至其地猶未及建也余若其幽勝徘徊久
之且力贊其母後時而早爲又二年丙戌春余再訪其
始立外門華夫欲余隊記之余謂之曰書院成遊觀者
必衆其名將與柳山並傳豈無宗公鉅卿爲君記之者
華夫輒悵然而止是秋八月落成而余以其職更代合
猶未去竟執筆待償所願因知事之成否人之去留各
有其時不先後而適相合焉其數蓋前定也則夫士之
處世凡未來者何必役智慮而預計之哉（明宣德間重修吳賓有記不錄）

重修宣成書院記　　元光祖

踰嶺而南靖江爲會府昔南軒張先生嘗帥於此而東
萊呂先生實生焉宋末評略使朱禩孫請於朝因二公
之謚立宣成書院而附祠之不二十年而燬元貞丙申
憲副臧夢解始復立之惜得不廢至正三年冬憲使也
先普化來公韶明憲副脫脫木兒僉憲長壽經歷月倫
赤不花知事王士毅將潛其從禮并理某事政修民益
日有餘暇行視新學顧二先生之祠未稱也命山長黃
信臣撤而新之高明爽塏視昔有加人士登觀益重嘆
仰成功余以記言曰惟先漢道統不傳天相斯文濂
洛大儒崛出而明道學性命之學至紫陽夫子始集大
成而二先生實爲之輔六經四書之旨發明昔述無復
餘蘊厥功茂矣繇林放游之會使於茲郡者智略之士

非不多也生於茲土者文學之士非不多也而後之人
惟二先生是崇是仰獨何歟誠以有功於聖門也彼區
區功利詞章之習烏足與議哉學者觀此則亦知所尚
矣然是祠之建未及百年中間廢而復興敝而益以完
美者誰之力與我國家以宣明勉勵責之風憲職事而
能盡其責未有若公之賢者也人才治體爲斯道之最
而尤拳拳於斯道者意有在也廣西用於兵寇日尋干
戈讀書知禮義者蓋鮮不有遵道崇德之義行乎其間
使人有所觀感而興起我恐風俗日益偷薄而亂靡有
定矣舉是而表章之厥慮遠哉然則藏修游息之在是
者四方游宦而過是者登先生之堂拜先生之像求先

生之學以修其身推先生之政以及其民庶幾乎憲後
修祠之美意云（明正德間重修[illegible]伯獻有[illegible]謀）

同仁書院記

許賢

同仁書院南海李公所創也公以名僉憲受天子之勅以老儒臣握關外之權而吾鄉州地乃其所駐驆者鄉之士子得以萬劉親炙承受指示學之造詣門路規法然如也適遷陟小延鎬綏政事凡甚弗克恒至躬臨吾且以不得人人身教之爲憾謀諸郡守前太常少卿劉候[illegible]伯長守曾後論[illegible]教化政之首務也鄉閭俊秀投之學校中[illegible]有當乎教其未進行志業儒者或內無父兄以相告戒外無近戚以相依或門祚衰薄貧而鮮處一方其於禮義茫乎未知也若是者其誰使之同歸於教那予心甚懼焉乃因爲不售縣地創爲是院時則成化丁未夏四月也至秋九月落成屋前後若干楹門垣雖仍舊則又撤而新之公又命以規法若干條懸之於廳而親扁之曰同仁書院乃屬記於賢曰嘗謂同者無彼此之分也若貴者賤者富者貧者與夫親疎遠近而有以同其教則同其仁矣韓昌黎曰聖人一視而同仁是以公之意蓋出諸此若教以貴賤異施貧富分類進其親而拒其疎溺其近而忘其遠厚者厚之薄者薄之是豈謂之同仁哉然亦非公之意矣嗚呼茲既有院由是群總角之童萃於斯擇老成之儒教於斯公政事

暇又臨於斯而課其所肄之業此仁人君子之心也爾學於斯者亦當自勵勿爲嬰兒態而行大人志則學庶於成夫何難哉賢不佞僅書此以記李公名珊字廷珍前府京畿進道按察御史云

宜山[illegible]書院記

羅玘

上世何嘗有書院哉後世[illegible]鄉[illegible]不必有書院也中世文教浸起名賢致學之所或後人[illegible]之因書院或遂因之[illegible]其鄉爲[illegible]鄉[illegible]七賢人君子之鄉也鄉[illegible]可[illegible]之鄉進士沈君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書院推官貞人吳侯名[illegible]之而不遂[illegible]之[illegible]邁匪[illegible]京師而屬予記之使予記之而不可傳之則在宜山知有是院他邑亦未知之況天下後世乎然古今人高下未可知君其或者如孫泰山乎石徂徠乎李盱江乎三君子者以匹夫居其鄉初無勢位之可以恐喝爵祿之可以動人而其來學者常千百人計當時必有舍而留之今皆不知其處或雖其遺址可尋要皆同歸於廢耳而爲識之者蓋有矣亦未見其赫然照人俾三君子者至於今藉以重也然稱其鄉未有不知三君子之生於其閭何者其人何人也傳曰舜何人也況三君子之在近世君忍處於其下乎稱宜山則知君乃君事也是則是院之廢可也未廢可也亦何暇於吾記之傳不傳歟雖爲之

記亦可也記曰院有堂堂兩翼爲廡廡盡爲門背坦左
以合於堂之後又門而爲左右宇後爲亭亭後有池池
上有竹天虛日晶倒影涵澄棲風下鮮潛鳥影飛從之
命名取此院作於宜宜人之賢有馮公宇宇之右祀公
志主也君本衡人衡人之賢有趙公拚宇之左祀公忠
賓也端委肖貌如生命付君以爲教非取此乎不得賢
之詳得君所以命予記之意雖然亦無助於傳也

柳山清湘書院祠記　　顧璘

予作清湘書院成得觀以石刻跡其堂宇多湮廢不存
者乃歎曰非聞乃今特由知之也於是命工繪柳山圖
刻石以傳諸後凡池淵之經流堂宇亭泉之面勢與其
古今所稱名咸具焉夫柳山者固郡之北山以宋莉忠
仲塗居之故名曰柳山龍從秀阜帶山環阜泉自高注
下石之奇怪者皆聳峙道旁登其上高爽軒豁三面西
望各數十里外皆峰巒削立參差起伏平若列屏雖巧
者設之未易得其遠近之宜若是也四方來遊者咸謂
鮮見昔人嘗稱山水甲天下豈不然邪自刺史始建書
院因時廢興者屢矣始予之至輒爲荒墟度吾力所及
復二祠宇以無墜先正之迹庸詎如賢士大夫及吾民
之好義者協然來同一新其地之至此乎詩曰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信爲懿焉斯同好之矣是天理之在人心
唯其所化耳予小子聞道淺薄不能弘之以禮樂故僅
止於此苟有賢者作舉先生之道以道之又何三代之
治之不可臻乎因記斯圖併志予愧以俟夫將來者

桂林書院記　　黄芳

學校所以造士書院又合郡邑上論其最秀者造之桂
林宜有書院舊矣[illegible]侍御[illegible]王公淵所建也公歿
治廣右之明年[illegible]嘉靖甲申史治式序會稽學李公[illegible]
以憂去[illegible]宗公[illegible]教事乃葺之城西偶請於公[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公溥布政彭公夢傳公
[illegible]公進郡副沈公希儀其
[illegible]東西各一[illegible]若干
東[illegible]刑業寺書[illegible]門[illegible]列號
司閽二人以嚴啟閉門之外潴井各一以便庖湢區各
有講室置經師分處其所以時訓肄士至者稟費時給
疾病有醫任使有徒什器瀰滿咸庀且飾堂後爲燕寢
前爲中門爲大門扁曰桂林書院外東西豎牌坊二曰
師聖曰友賢其下縈川紆徐橫亘數里曰西湖塘塘東
構一亭曰浴沂循是邐迤而北有池介詩書二區間豪
十有六尋廣殺四之三環甃以石橋而亭之曰寶賢池
之西峙一亭曰觀蓮觀蓮浴沂言乎情鎮守所建寶賢
言乎德大參成之師聖友賢言乎志則憲副力也院後
園池數畝惟宗室別墅方伯彭公續貿益之建樓云

梧山書院記

嘉靖乙酉桂林書院成褒秀上讀書其中梧士患府江之險請別置以便居肄督府東泉姚公侍御黃梅石公屬芳暨僉憲李公董其役爰相地蒼梧縣學之西鳩工營爲丁亥落成姚公致政去新建伯陽明王先生奉命總制四省軍務來代貴倡正學風厲多士其言曰誠身爲聖門第一義今反落第二義而其知行合一之說於博文多識若有不屑學者疑焉芳解之曰知以利行行以致知此學者之當務不容已也先生之說啟局鑰以救流弊探本之論也大學知也者非以進德修業乎乾之九三言進德曰忠信所以進也修辭立誠是固主於行矣其曰知至至之決其幾也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堅其

守也故曰可與存義然皆忠信爲主焉而學聚問辯君子亦以爲進德之事非行與知合矣乎聖門四教學文主知非忠信則馳騖泛濫而無所益中庸知爲達德焉誠以行之皆有明訓故君子之學未嘗不博其博也必在於人倫日用之實而益致夫精擇固守之功蓋存誠者大本之所以立精義者達道之所以行也率是而進之夫然後學有定本而日躋夫美大聖神之域若如後世所謂學忘其本真而務雜博以廣知非惟不足以蓋游夏而沉溺文藝無所發明其所知者固有君子之所不必知適以濟夫驕吝之私長其浮誕之習而已亦將何所成乎故言誠則知在其中言知則誠猶有關執德

不一學將焉用此君子所以貴立本也愚以是質諸先生先生然之石侍御見亦脗合乃屬梧州守劉君士奇勸諸石致仕太守石君邦柱贊其成焉

敷文書院記

王守仁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臨與思恩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於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爰命新建伯臣王守仁曷往視師勿以兵殲其以德綏爰班師撤旅散其黨與揚在仁誕敷文德見亂之起由學不明人失其心肆惡縱情遂相侵暴積成叛逆中土且然而況夷狄不教而殺帝所不忍孰近弗繩而遠能準爰進諸生爰闢講室決蔽啓迷雲開日出各悟本心

匪從外得如風之動翕然無遠諸夷感慕如草斯偃我則自滅帝不我殄釋於自縛泣訴有泣旬日來歸七萬一千戢戢道路踴躍懽聞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來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明明天子神武不殺好生之德上下孚格神運無方莫窺其迹爰告思田毋忘帝德既勒山石昭此赫赫復識於此俾知茲院之所始舊屬異本

平樂縣紀有記不錄

道鄉書院記

張治

嘉靖庚寅平樂道鄉書院成其守龍子道亨使人以書告於治曰平樂在唐爲昭又曰樂宋亦曰昭徽宗崇寧

奸蔡柄國政以私寘鄒忠公於昭百代之下發光耿蔚草木衣被昭有遺思焉先是兵憲涔涯李公掘地得斷碑識其刻曰道鄉書院意前此其有建乎廢興弗可考已會黄學泰泉黄公按行郡以令諸大有曰民之多僻廢教之由民氣或柔或剛其弊也回舒激烈用罹於咎弼厥教俾若彝以頒予之不逮維汝庸揭潛昭德以程有衆俾正厥嚮往亦維汝庸大有曰唯唯乃訪公之故居披厥蘊崇得舊址夷壇可屋佛宮道舍與祀弗典者毀之厥貲可材鄉之耆若士與義民可使遂條其事以上之行都院行院宜司監司共報曰可役集其耆若士與民而告之曰維教克惠爾性維君子實嗣爾軌爾弗惠弗戟予則有懲予其樹之以惠爾衆旣成謀矣若可否亦惟爾之見僉曰諾民生絟侗顓蒙恣於情性關諸教教之所覆民所望也其誰弗從乃聚義勸分甬費程力號工授方五月而役成維吾子記之俾昭有光謂焉不亦遠乎治曰可以觀世運矣周公而下道莫明於春秋戰國然孔孟之學盛於北其世道亦從而北時南有荆楚之强孔孟而下道莫明於宋然宋周之學盛於南其世道亦從而南時北有胡元之亂至於我朝文明之化敷於四海禮樂詩書蠻服攸暨可謂當天地之中運撫四方之盛氣自生民以來未之能過也乎樂在昔窮竄逐之地今彬彬然齒於中土此固聖神甄育之澤而君子過化之功不可誣焉我覩之子衮衣繡裳衮衣之甫實獲我所非誠於道而能然乎田錫之言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由是而觀則嶺海非能亡志完而志完之道能存嶺海於今日耳天地無擇仁故大王者無擇化故遠君子無擇教故久也雖然今之爲道也吾憂焉孔孟周朱之說彼故[illegible]而詞章之惟道廢而功利之仁義廢而富貴之夫[illegible]也功利害道也富貴害義也三害出天下無[illegible]之邪世强志抗節如志完[illegible]泰泉之教能[illegible]之政其所有愛與其[illegible]日家燦之下甚無文王猶

興昭之人宜知所以自興矣乎書有云惠不惠懋不懋書院去府治之北凡幾里廣爲丈十有幾袤倍廣之前爲門中爲堂凡三楹左右爲棲士之舍凡若干楹周以垣額曰道鄉從公號也其應義而相厥費有差以俸入者爲教授某訓導某凡二人以材木甓埴與地入者爲鄉之耆某若干人以廩與金入者爲庠士某若干人民之以地與金入者爲某若干人

嶺表書院記

霍韜

嘉靖壬辰夏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公濟梧乃集屬僚誓於軍門若曰聖天子德戴宇宙東夷西戎北狄暨於南蠻罔

不軌順惟若兩廣時有寇竊嗟嗟廣粵之氓獨不蒙彼聖德至化哉時哉欽哉惟我臣工共天之休命涖鎮茲土爲民主凡民有弗式順執讞乃罪辜曰昭伊邇寶吾赤民若赦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自罹於非辜哀厥生生始自今大警戒吾屬若僚修爾丁繩爾矛愼爾烽凡山之嶼水嶼生生率育於茲矣孳孳之無漏補於茲士綏爾[illegible]爾城牧守爾湛島凡海之嶼脈厥生生率育於茲矣孳孳之無漏補於茲土赦則曰嗟嗟廣粵之氓[illegible]不[illegible]生生乃[illegible]於非辜哀厥生生豈[illegible]長民亦尚有[illegible]哉[illegible]惟良長之有之化之翊之吾其本之圖哉欽哉時哉不可失其崇化原其建翁表書院以翊化民其中堂曰敬寬以時敷教其齋曰修文惟厥士時習以游於藝臺曰春風曰沂水士民陟茲寤寐聖涯堂之前崇土爲臺曰聖謨之臺列刻聖訓五箴惟厥士朝夕瞻惕率若聖謨踰於大猷赦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胥跳梁喪厥生生豈不盡懸哉厥惟敷化治於近漸於遠凡爾谷棲穴巢之氓暨於水宿澳居開闢底於茲道化不沾聽爾稚耄學於茲仰式道謨廸爾良知以不終於迷凡爾遐邑僻壤暨於土夷道化懵不聞有司其式于茲廸訓爾土氓俾遐訓軌章爾舊風赦則曰嗟嗟廣粵之民豈不惜生生長民身教之不先民靡聽依懵頁於非辜豈不盡懸哉凡我聖天子守土臣若參政萬朝命事玄鳩爾實特國聖化氓之華惡從良惟爾之庸氓弗革惡從良惟爾無庸愼旃哉其身格訓不得休風漸於宥褒易俗[illegible]率於淑柔躋於化斯幾守劉土有翁其父母若父母保厥子在厥初生若考作室在剛厥基何不式刊化梧氓闢梧之基咨爾亦[illegible]定[illegible]於[illegible]生列堅於爾承式豈不休哉郡爾知舒[illegible]與風教率先非爾教[illegible]身後[illegible]數知學僻[illegible]今氓於爾身式[illegible]從化民始於[illegible]人[illegible]邁趨實[illegible]之[illegible]尚端爾身僻邑爾式哉爾帥爾士式哉式哉尚交勅哉南海審節寳嶺表人拜稽首曰於鑠休哉風教本基陶公是式講載筆

潯江書院記　　　張　翀

地因人而始勝士有待而後興者豈山川人才之氣運亦自有時耶潯江據蒼梧上流緣大藤峽合幛而出地始開闢古稱山水奇秀迤數百里是當有豪傑不羣之士出於其間者明興二百年以來以迄於今何其寥闊而久不聞耶豈所謂因而勝待而興者無以倡之於上然耶萬曆元年南昌高公以宗伯郎出參廣右適分守茲土迨至則布德宣政敷教作人懼士習之開見日益

寡陋也思欲聯聚而淑之會御史武陵唐公來按此郡其作與士類有不約而同者爰議以分守別署一所改置書院以成其事於先是巡撫廣西副都御史莆田鄭公暨提督兩廣右都御史新安殷公修內攘外孜孜以教化爲務成梁是與各允其工費乃檄該郡行屬縣之應給者取足焉遂於前縣中增置號舍二座一曰崇正二曰義聚爲講堂傍立號房六層約四十六舍以居多士爲坊門曰溥江書院[illegible]於去年秋八月訖工於今夏五月是以爲溥之制見矣嗟乎溥之士得不思所以副吾公意而[illegible]與以異於羣石既其[illegible]者造而成之異也諸

公望溥之士不使其終同於羣石也故造就之如此廣有待文王而不興反自後於凡民者乎予於是知溥之山川人才當盛於今日矣前所謂因而勝待而興者有以倡之於上非耶院既成高公走使於龍城張子問記焉龍城去溥江爲鄰郡張子不能明其道以淑之邦人顧使聞見猶爾爾焉張子之愧誠多矣然又喜公之能成就諸生與諸生之得所依歸也遂不辭而記之高公名則益號受所嘉靖壬戌進士郡邑諸有勞者咸列名左右

觀察徐蘇二先生與鬱林書院記　王同休

鬱林故未有書院建自覺齋徐公始徐公奉璽書備兵蒼梧循故事每歲一行部至州考政問俗百廢具舉暇則進諸文學掌故陳說先王相與探身心性命之旨亟嫌於無專所也因建書院羣人士其中無何徐公擢去吾邑紫溪蘇公代爲治兵使者益修其教時加勸董爰斥贖金增飾黌舍圮者更葺者培廣前地爲泮池浚西北之泉入焉間召諸生於庭揚繹鄒魯論議[illegible]辨析終日歸乎彝倫不爲清虛奇渺之言以惑人聽觀也一時士益兢兢靡然嚮風矣會不佞謫宦是州諸生踵至問業前後數十輩推是遷客多暇不束吏法上官大府亦不復引文貌相繩得時與諸生相忘形骸間吐一[illegible]抒一識往返辨難人若朗朗意得其嗒然受者心通其

豁然叩者起予不佞是以竊有疑安得此百粵象郡而埒若中州斌斌多文學士與諸生爭勝庠前曰生僻處遐陬欵察寡聞不知至道自二先生先後至則發吾覆遂始覩天地之大全也辟於二先生之教若蟄聵以車而駭以呂夫寧無異乎諸生之得命於先生可幸受教則亦二先生已耳余不佞是以益歎二先生之敷教遠而作人深也昔太史公傳儒林修齊魯諸儒文學自其天性敘循吏不與焉彼謂吏居官奉職守法爲良耳安用儒者言而以勸講治閒爲也至班孟堅始及之其傳文翁於黃次公龔少卿右也豈無意乎蜀地不知有齊魯學久矣文翁始誘進之廣厲學官遣至京師受業博

士卒令吏民見而榮之爭致為弟子及後漢立郡國學校官自此始則文翁教化之力為多渤海穎川之理其後至於耕桑種樹墾田治陂靡密纖悉之法豈不修舉而獨於新學廢興之道遂將未講功名安得不於丞相時猶郡令霸居郡校常以仁義講業以禮樂其君子修於藝其小人務於治功刑措不釋絃誦卽以公卿徵入時道德業亦不足過恐在其紀綱風采為不及也今上方修明之治過唐之盛無事偶日出之郡無不設學官有司誨督焉二公所行何如文翁亦過於黄次公遠矣要以盡其責者[illegible]二州[illegible]到承學者[illegible]之應幾待天子三歲一薦[illegible]者[illegible]州得賢有濮[illegible]徐公之有

徐公徐公之不可無蘇公也是在多士念之哉徐公嚴密細謹手金一芥蘇公高璨博大粹米六合氣岸不同造詣自別先後巡蒼梧規隨互劑治行不更僕余茲不具論論多士所嚮風思二先生不置有以也徐公名大任以政成入為京卿蘇公名濬今為參知旦夕且內召徵文者則州博士王君挺然維垣實率一州之文學弟子以請不佞休風從二公道誼文烏敢以不敏辭書之為記

新建南溪書院記　李盤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師氏居虎門之左司業掌成均之規皆學之地也周官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之殊其候小成大成之深其功皆學之時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學之人也均是人也有其地無間於時則業廣德崇無其地有間於時則言龎事易廣而踰之朱絲所以移素縣滋味所以養百節低昂之騶超於凡馬聲韡之騶貴於野膺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嶰竹未斷則鳳音不彰則蜩難承承者或持竿猶擬卷耳易采采者或頃筐不盈學與不學專與不專其相越豈不遠哉唐宋以來諸凡律學算學書學醫學莫不置立館舍月考歲稽至

於守聖賢之統明先王之道愈不可苟焉以幾之也高皇帝嘗諭銓部諸臣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州縣報政必以課農興學為最我皇上培植人材崇勵學行十六稔於茲繳甸遐荒皆靡然嚮風彬彬多歎雅矣余濫吹西粵僕遠得日與懷之人士相親觀其為人士率多清淳茂美好古讀書無巧僞以散其樸無聲色以亂其中無淫朋燕僻以虛其晨夕工力積類入文蔚起如苞苗蓓蕾根榮而葉沃日盛月新何可概量歲壬午嘉平例有祭竈告成之舉一時諸子衿揖余而請建書院余曰諸士篤於諷誦而猶欲敬業樂羣古所稱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斯之謂矣獨學寡聞何如

觀摩之益豫章州處何如講課之勤約略海內書院如如吳楚越閩有白鹿紫陽涵江東湖近如高梁南合桂平湖松明皆受名於昔人育材於今代則皆適時余與與諸士共成其事於是遴地城南可定基焉遴材鳩工院啓三進建講堂三楹陞閣一座周以垣墉闢東西齋齋櫳庖湢之室西南預谿因顏以南溪書院南麗其暉溪環其秀嶽靈攸萃厥美攸鍾城以內為泮宮城以外為書院如南查北斗互映光芒雉堞周遭又若星躔旋繞肇於壬午季冬成於癸未季春俟之人士喜聞向余徵落成更屬為之記余進諸子衿而告之曰昔黎氏有言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夜雨朝暉左圖右史揣摩既熟速售於有司此猶其小者夫以峨冠博帶之身而務內聖外王之學文非浮靡必期羽翼經傳發舒性情行非迂疎必期篤於天倫周於人事不徒爲宰鬼琐之聚而儒聖賢師相之光依據有地涵濡有時余能不相慶於斯堂之成乎試與子指顧廻環岡巒奇秀竹樹菁葱水石沉潛烟嵐蓊鬱可發爲文典冊之思疾雨盈河察霆駈電有類泉落千頃波搖可增走檄飛書之氣瀾廻靜夜尚餘清籟之傳星照澄虛長見一泓之滿升斯堂也可通一息萬有文章性道之符聚樂而深其情會心而暢其旨余實足以窺諸士之所至哉諸士競聚珠襞將來余

盟土余遄謝再四然余不禁許之攻玉洗金之助亦以既有其地無間於時依據涵濡仰裨聖明重學之思婉美成周作人之化白鹿紫陽之類固不難等而上之矣

粵西文載卷三十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

記　宮室

柳州東亭記

唐　柳宗元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有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直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圊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嶛瀾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亙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迹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概迺塈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遠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蠻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迹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遊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於閒壤伐惡木刜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

所未覩倏焉有見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上
凡材者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檐更衣周若一
舍北有崇軒以臨于甲乙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
與波升降包羅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
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
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
迴合遂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
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
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
至而好事者從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輿
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

他邦豈博物辨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
有遐絕特殊而不可至者邪吾非佳山之常不足以瓌
觀非是州之曠不足以環見宋公之望不能以獨得噫
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畫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

崇亭記　　宋　李師中

桂林天下之勝處茲山水又稱其尤而在城一隅荒穢
不治若無人知者數千百年間豈天秘地藏不以示人
意必有仁智者然後能樂吾性情自得之也緜略是君
嘗爲憲官以言事罷不復遂來貶方既安遷謫民而後
及此師中覽而壯之又因斯民之樂名其亭而繫以詩
詩曰凡物之聚在人亦昧況自見焉其跡雖晦斯亭之
成揆物來會江山之勝相與無際鳧鷖在水或在於渚
中洲蒲蓮逶遲靜深岩壑沉沉雲氣長陰自公以暇來
燕來臨同民之樂而無醉飽之心嘉祐七年八月二十
日尚書戶部員外郎直昭文館知桂州嶺南路經略安
撫果及上石是時師中以度支員外郎爲轉運使

五詠堂記　　孫覽

桂林爲郡千山環秀而弁邑之內一山峙立狀如冠冕
凡州堂亭樹開戶相倚清輝可掬玩之無斁游者忘
歸名曰獨秀山山復有岩可容十許人蕭爽虛涼坐卻
煩暑宋顏延年出守是邦來遊岩間讀書爲文以自娛
名曰讀書岩蓋紀於圖志者其略如此歷大曆中李昌

夔爲桂管觀察使因建學其下建元閒御史裴行鄭叔
齊爲之記脫落頗延年事而獨載昌夔之事景平建元
相去視今爲未久不應頓失其傳觀叔齊文字猥陋非
愛奇博古之流亦不能考著前載也余元祐五年被命
承乏於此覩事累月閒斯岩名嘉延年好尚不凡訪求
故迹而荒崖斷石榛莽蕪穢殆不可見乃命寺僧旻李
營葺之創爲堂軒以面岩曲而唐人名刻猶有存者因
鑱其旁曰顏公讀書巖延年才高性偏放蕩不羈前後
見斥於徐羨之劉湛輩不能無怨嘗著五君咏旨味閑
淡排重一時然亦以此取怨當路故又榜其上曰五詠
堂五詠雖非延年在桂所爲而乃午日自況也并刻之

左右嗚呼士之負才不羈而超世尤疎者其大足以殺身滅宗次或流離困挫不能自保者踵相躡也如延年文采江左以來蓋一二數少與謝靈運齊名辭氣軒揚凌傲當世亦略相似靈運竟以僇死而延年獲免蓋幸矣後之來者遊其嵓觀其詩足以想見其平生大槩云

蒙亭記　黃邦彥

紹聖改元秋八月天子以龍圖閣胡公帥桂林公素負才業踐歷中外所至有聲故治桂凡再恭邊境告寧乃得遊山水間訪其昔所嘗聞今所未見者則伏波嵓之蒙亭出焉先是嘉祐中經略吳公即嵓之左以爲亭名蒙漕使李公記之而鑱於嵓之崖亭久埋廢記亦湮滅

一日憲使梁公出其家舊所藏蒙亭記以觀焉由是益知其亭之詳嵓在城東北隅茂林修竹間有徑寂然而幽循山而轉石門磴道迤邐趣雅如在壺中却立仰視嵓石崒嵂壓乎江水之滸洞宇嵌空可以容賓從而列豆觴亭遺基僅存公斥其而新之凡此皆前日之荒菑岑寂隱晦而蔽蒙今則變而爲超絕殊偉之雄觀蒙其顯矣

八桂堂記　李彥弼

湘水之南粵壤之西是爲桂林恭以郡置唐以督分鎮制海蠻旁控谿峒宿兵授帥矜喉二十有六州巍然爲會府蕃承聖宋之御宇也堯仁舜恩覆被無外黠獠劫順師徒弗勤而邊境自拓斯民樂其業而安其生喜見太平官府故桂邦之俗歲時載榼提醪口籥腰鼓以遊遨燕賞爲事然而郡山蜿蟺環峙邪郭幽嵓邃竇窮觀密覽多栖於烟嵐風磴之外不足以容邦人車蓋之盛與愉悅之龍圖閣鄱陽程公自紹聖五載擁旄開府今閱五春矣公淵論胸襟恬淡廛宇闓開權謀不選聲氣而威揚澤霑癘塵消廓卧鼓邊亭於是裘輕帶緩時爲逍遥遊因欲以豁邦人鬱紓之情乃度州治東北隅有隙野蒿蘭阜蕪填陂陀軒隺萬景獻秀可以圖而堂之蜀乃薙芥斵榛掃除猩狖鼯鼪所以嗥風嘯雨之區而爲穹堂曲榭崢嶸琢麗之觀獨秀屹其孤伏波嶫其偉

前襟以平湘爲菰蒲蕭芳之境中闢以廣庭爲車騎樂舞之場右峙迎曦以賓朝暾左闢待月以呼夕魄山川滿目桃李成蹊鋪遊日以采蘩激光風而轉蕙而對植丹桂爲蒼蒼之林散蟠旎之天聲飄薄於几席之間是爲八桂堂也輪吸清漪倚奔迅注泛蘭舟而載雕觴環嘉賓而冐醉醪是爲流桂泉也鑿芳沼而聳中洲叩淺檝而數遊鱗儵然有濠上之趣不滅惠莊之眞是爲知魚閣也因岡爲臺憑高徙倚蘸波影於簷楹激灘聲於栱宇而嘯以青瑣翠窗而嬉士女喧咽心醉物華不知斑蹟而辯道是爲熙春臺也公乘休暇則驅貔貅抗幢旆引賢士大夫而來遊相與傲清晝攬芳鮮酌桂漿之

金波浮先春之玉乳投驍壺而鼓芳杯西昏頹光鳴珂
而歸夾道之人仰公高致邈在物表謂公雍容燕衎坐
鎮數千里於樽俎之上若將與民相忘者雖山巫倫之
酣習池羊叔子之登峴山風流之敏妙儔侶之英華未
足多謝彥弼乃招獨人而語之曰爾知公之所以遊乎
夫君子長者之於人未有不先同其憂而後同其樂者
蓋數歲秋秄燮足以巳享而不足以享人此小知之士所
以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公之帥桂也明政事練甲兵銷
患未萌而人無駭與之變此先同其憂也公之闢圖也
啟扉通途無關塞之禁而不忍擅一身之私此後同其
樂也惟憂樂與斯人共之是爲公所以建八桂之意歟

於是衆口嗟咨感公盛德謂山川可泐川澗可涸芳實
之貴豈有既乎雖然貴則無時而盡公則有時而去一
旦歸拜明光密侍嚴凝則吾人思公之心亦豈有既乎
願得公之文以紀無既之貴垂無既之思僕曰公手植
八桂於堂之砌異時公歸在朝爾邦之人擁翠榦而培
深根徘徊撫翫於濃陰之下想風采而詠芳馨斯爲勿
剪之千齡則是與甘棠之思也顧吾之文亦何與哉謹
記

湘南樓記

上登位之明年以直龍圖閣詔龍桂州經略安撫程公
所以奬忠勤厲勳閥也公初以新天子郎大號未及陛
見仰窺清光而遠守藩城適嬰嘉命德上之賜頓首感
榮惟是庶幾夙夜恪共厥職而公於府事無問巨細咸
與區處邊陲晏休鈴齋多暇顧無足以攄胸懷者而公
默恢遠慮謂桂西南會府所以爲襟繇帶海用兵進將
之區然自皇祐中儂賊噬邊朝廷始大城桂故其隍池
樓櫓之列有瓌瑋侈麗之勢閱歲滋久城東之門柱礎
綴頹棟桷腐撓甲陬偪迫甚非所以爲邊庭壯觀也公
迺因舊基而興新之運修城之金與羨成之卒搜山庀
材以其心匠授內殿承制兵馬都監和議俾董厥功惟
議精覈經營贊明巧思初無擾紛土木告辦與於建中
靖國之秋成於崇寧初元之夏下拔峻墉上聳麗譙翬

若雲翼峨而山峙舉簷牙以掛斗傍棨欄楯以羅林杪
赬棚丹綺與朝日爭輝高牖疏櫺與游氛襲氣觀者仰
俯謂是功不貲矣工既落成文武賓士咸列在席飲酣
公舉觴屬盧陵李彥弼曰茲樓揭尊輪囷壓百雉之舒
餘爽豁空濛睇千里之超忽平開七星之秀峰旁搴八
桂之遠嶺前橫灕江之風漪後瀕官府之雲屋環以羣
山參嵯錯而昂孤騫若神騰而鬼趯若波駭而龍驚茲
亦勝槩之絕倫者矣昔之賦客詩人咸指桂林爲湘水
之南嘗試以湘南命焉子其爲我摛藻而碑之惠茲樓
爲不朽可乎彥弼敬復公曰昔李太白人中仙才而以
不識韓荊州爲羞韓退之天下文伯而以不到滕王閣

爲恨益慨夫心賞之難遭也今僕之來藉羿憕之餘蔭
躡珠履之後塵將爲高明之遊寫凡襟而寓遙矚賜履
動而接混茫掺毫振英與山川淑靈相爲友朋斯豈尋
常之遇哉夫氣象之偃嘉此亦造物之所深惜也然其
有所謂神龍之洞淵真仙之窟宅名山巨川往往出於
遐州貶邑之陋幽林哀壑之荒軌迹不得而經者此亦
物象之不幸者也今湘南之景駿骋雄張環轃城郭而
雲烟之變化風月之朝昏千態萬狀惟公以一樓臨之
倚檻轉盼之頃盡得於俯啶之間則雖使造物欲韜光
匿奇秘藏而惜之烏可得哉公識量虛明禮賢揚善興
俊之士翔集府下號爲冠蓋之盛則公之騰聲於玆樓

豈造物者特所以露怪變之豪而侑觴詠之樂哉因復
系之以辭云偉桂林之通都兮邇三湘之嶺南控蠻陬
而轄海壖兮儼帥居之渾渾睿昌黎之高篇兮江山羅
帶而玉簪緊衔命而來遊兮若仙登而鸞驂邁我聖朝
之天覆兮烏奔猱竄而亂戢戢戈甲而銷氛埃兮肯弗
勞於韜鈐嘉龍閒之程公兮擁藩旌而笑談登清威而
抗稜兮洗蠻饕而律貪浹五春於蕃賓兮承皇流而布
澤涵脊樓觀以壯厥武兮屹飛甍之耽耽壓城椒而四
矚兮籠景象而錯參攢翠嶂而攬秀色兮駭造化之刻
鏤驅蒼螭而駕青虬兮欻層穹而仰巉穴來颫而嵓隱
龍兮悚靈扄之窈撖羌連峯而巘崿兮憑七星而葯神

撟嫖嵺脚以插紫洲兮匝清漪於玉險捫太虛而梯天
兮超惚恍於躡凡雅風餐而雲臥兮灑蠛蠓於襟簷羅
賓尊而虹吞兮醲醬糈而醉酣仰我公之輿復不淺兮
躡風御而溥氷蜡娩無荷馬之仙標兮爲我公翻墨海
而搜潛排閶闔而撤滯淫兮剖鬱紆於前瞻雖越吟楚
奏而忘異鄉兮仲宣依劉而知恬寄窮通於塵垢之外
兮探虛無曠莫於罔兩嗟景物之戀賢牧兮邈鄉主人
之留淹望堯雲於慶霄兮披何時而晝三異我公之橫
槊兮棋凝旒於邃嚴風流千載玆樓兮桂人志德以無
厭

翔風亭記　　鄒浩

昭州荒僻穢數百家無餘屋可以寓人余之來也偶得
進士王氏捨肯閑居均前術樂川後倚寶山修竹高松
環作清陰并刎四所及王氏翊翊類有識者特爲規山
腰松竹最深處築亭以避暑余題其膀曰翔風亭客未
喻請所以名意余曰此漢王褒語褒對詔有所謂恩從
祥風翔者聖王時如是是之取耳曰引古明今厥意安
在曰余罪多矣不可以一二數余罪大矣不可以赦宥
除前年貸新州去年放永州今又廢棄於此委親弗得
養委家弗得俱舉世言忠孝者莫不以余戒也今天子
孝弟尊奉先烈拔一時之英豪而與用之以昭好惡以
正是非以振綱紀以沛膏澤如天地焉無不覆載如日

月焉無不照燭問之萬民萬民有不樂其業者乎問之萬物萬物有不遂其生者乎問之蠻夸戎狄蠻夸戎狄有不安其所而不順爲臣妾者乎至和薰蒸鼓爲祥風恩實從之以遊以翔昭雖遠邦罔已動化於其中矣余旣獲全餘生又居此土登此亭導迎此風以延致蕭爽以祛逐炎歊瘴氛不能侵邪氣不能襲一旦仁聖哀賜刊石丹書還身故里老老幼幼怡怡愉愉歌詠時雍慶太平幸民則是上恩之賜未有如此其遭遇者此余所以名亭而見意也客欣然離席曰敢不傾耳而聽拭目而覩指日而造門爲先生賀客退書爲記

清華閣記

余以清華名閣有見美者曰紫薇玎闥公之所翱翔也丹墀文陛公之所陟降也天光玉色公之所聽承也深謀密議公之所獻納也公年齒方强志氣方盛固已自致其身而歷清華矣今居是邦能不孳孳於非常之遇乎忠不忘君與悻悻以自絶者異矣有見議者曰方仁聖在上之時彼乃廢爲平民方英賢並集之時彼乃竄投荒裔方夔炳紀功之時彼乃名掛黨籍方人子榮親之時彼乃久虛祿養彼求歸未獲從便未能固已不愼其身而失清華矣今居是邦尚奚戀戀於旣殘之夢乎迷不知恥與逐逐以徇物者類也有聞其說而折之者曰夫子之來居蓬門常關苔徑少掃日帷焚香燕坐誦

詠經典而已與一切聖賢異體而同心殊方而共處其容湛湛如水無波瀾其目炯炯如鏡無將迎其鼻間栩栩如天地陰陽交通而成和氣榮辱損益之分固已聞之而不得矣然自我觀之與其有榮於其外孰若無辱於其內與其有益於其僞孰若無損於其眞鬈韜束縛不便於環金之帶乎蒲團疊足不穩於被械之馬乎夏屋未必如茅屋之可安鼎食未必如簞食之有味是則前日之清華人間之清華也人故得而取之今日之清華物外之清華也物無得而傾之其爲清華誰愈哉二人又何知或者以其辭來告予應之曰響中求聲影中求形沒世窮年未見其有得也議者又烏知余意余之爲茲閣也樂川清寫於前仙嶺高擁於後越王佛子龍岳魏壇峰巒萬千森聳而周圍之日月之晦明雲烟之舒卷朝朝相尋乎空曠寥廓之中而江山氣象變化無窮此邦之人仕者効官居者營業雖深好其景而不暇遊樵者執柯漁者布網雖深造其景而不能賞惟余棲息其間越一年矣妙萬物而常新貫四時而獨見殆眞宰以此覺余恐懼修省君親之念而不余秘也昔之隱君子有以泉石爲清華者余嘗愛其言遂以名之耳議者又烏知余意且余一名閣而衆竊竊焉議其後況有大於此者乎此余之所以來也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信夫

止止堂記

釋氏三乘之別猶吾儒上中下三品之不同將聖有言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可語而不語失人不可語而語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而況聖人乎空谷無心於響響隨聲而自異止水無心於鑒鑒因形而自殊聖人無心於言言爲人而自不一故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而聞不能如顏子之無不說一以貫之子貢以爲多學不能如曾子之唯而已吾無隱乎爾而二三子以我爲隱豈足怪哉微妙難思之法佛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非小乘下根之所及也非小乘下根之所及而概爲說焉是載騏以車馬

巢鷄以鍾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昔舍利佛有請至於再三而佛言止止不須說亦至於再三特以聲聞在會故也夫以言乎慈悲則莫若佛之大以言乎方便則莫若佛之功宜其一視而同仁曲成而不遺乃特於聲聞如此亦猶吾夫子之爲人耳然則佛說法時孰知其未嘗說佛不說時孰知其深說之乎輿安唐叟元老遊場屋爲名進士遊諸方爲善知識人學亦學人仕亦仕其衣冠純儒其容貌類釋其心則釋儒之所莫能分也嘗於其私第爲燕處之堂而以佛止止之語名焉余嘗問曰君果誰止邪君之戶外問無隻履君之庭下蔚有深草出則人不避路坐則人必爭席君雖有喙三尺自不得不默尚欲誰止邪將君之口必無妄言之失而欲自止之邪將君之心不無喜言之意而欲自止之邪君之所以止與佛之所以止果有辨無辨邪試以語我來元老曰止止

梅園記

嶺南多梅土人薪視之非極好事不知賞翫余之寓昭平也所居王氏閣後半山間一株圍數尺高數丈廣蔭四十步余杜門不出不見他植何如問之土人咸謂少與此比然此株正在王氏舍東穿其下作路附其身作籬叢竹榛棘又乎其左右余久爲之動心顧王氏拘陰陽吉凶之說不敢改作須遇花時但徘徊路側徙倚

籬邊與之交樂乎天而已欲延一客飲一杯竟無班草處一日坐閣上聞山間破竹聲策杖往觀焉則王氏方且遵路增籬以邀歲月之利欣然曰時哉時哉諭使闢路而回之徹籬而遠之薙叢篁榛棘而芟夷之環數百步規以爲圃曾不頃刻而梅已顯顯站昂拔立乎雲霄之上如伊尹釋耒而受幣如呂望投竿而登車如周公別白於流言而袞衣繡裳西歸之日前瞻龍嶽回矚仙宮左盼魏壇右盼佛子其氣象無終窮悉在梅精神之中矣夫天地昔之天地也山川昔之山川也而俛仰之間頓梅以異梅果異邪果不異邪梅雖無言余知之矣昔之晦非梅失也時也今之顯非梅得也時也人以時

見梅而悔則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故雖壽賜之莊不以爲濫傳說之羹不以爲遭而況區區管窺之異又奚足一唉於其前姑與客飲酒

得志軒記

仙宮嶺下有塘數十頃曰木梁塘塘外有峰數千仞曰龍岳峰由峰傍塘有屋數楹則一國之善士張雲卿夢立之居也居有小軒余嘗縱步造焉是時碧岫崻雲青天飛鷺遊芳極目鮮風郁然余與夢立相視而笑不知誰爲賓主也莊子曰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頋軒未名乃以得志名之而告之曰莘野一犂伊尹之得志也磻溪

一竿呂尚之得志也陋巷鼓琴顏淵之得志也縕袍歌頌曾參之得志也方其志之得也果有志乎果無志乎果有得可得乎果無得可得乎天自高也地自厚也日月自明也寒暑自運也萬物自不同形相禪也而吾之志果得矣其樂果全矣樂全之謂得志亦强名耳彼軒車大馬中紬而表素欣然自以謂莫已若者烏知寄之去來不可得而攬之乎此子貢入環堵之室聞原憲之語所以逡巡有媿色也他日夢立坐軒上試卽無窮之蓮而諦觀之若華若藥若卷若舒一一色香一一境界有妙法出焉而悉以與人轉盻之間怳然而契則心且不冥而冥口且不黙而黙如余之言蓋有未嘗言者而未嘗不言也知古之人所以得志而無得而名焉者自古而常今也由此而處可也由此而仕可也由此而軒冕亦可也旣告之已又書以遺之以爲在在之筌蹄云

拱北軒記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此居由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羣臣者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內爲輔弼爲侍從爲六曹寺監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爲監司爲守令爲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某則名除於仕版身廢於炎荒旣已隕墜而爲石矣尚何麗天者之擬哉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

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某所忍爲也某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於內者輔弼盡輔弼之道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爲六曹寺監之事拱於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爲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木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環瀛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且四時序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況九州之內乎和氣浮於上則景星見慶雲飛和氣動於下則芝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紜

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社稷之安榮由此而彌昌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亭之所以拱北在是而已且既以爲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遍充太虛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篤歟又竊係以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時我不見窮達得喪之殊途兮惟拱北之知噫高無私兮日監在玆

天與堂記

昭州四邑惟恭城士人最多合平樂立山龍平之數而校焉曾不足以當其半自御史周公以來以力學知名以決科入仕者每每不乏方朝廷興崇庠校聘舉賢能

以紹隆光烈爲宗社無窮之計而恭城之士獨於此時中上舍者一人貢辟廱者[illegible]人而方之人策之齊君惟一方試上舍而[illegible]未有也余和知於此三年齊君顯問不[illegible]試[illegible]其志氣益以鄉評而質諸師儒可謂卓乎[illegible]以行義貢於辟廱策於軒墀而成名於此堂之[illegible]有齊君乃見訪而言曰惟一[illegible]山谷中[illegible]甲嘗規其勝構屋若干命之名而謂[illegible]敢[illegible]方不名余以其誠可嘉也使揭其名曰天與堂取老子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意也齊君平[illegible]身而樂取於人[illegible]已爲天所與矣更能務於者大者使[illegible]無媿於[illegible]心亦無愧於名教不惟獨善而已俊進有志之士亦以此善導之庶幾一邦悉惟賢是上副明天子長育之賜則天之所與又豈可以淺智窺乎余雖與齊君遠別猶能於耕牧之外詠歌太平之盛指日而俟傾耳而聽將聞朝廷之上縉紳先生之間歡然笑曰誰謂南方無人

率齋記　孫覿

左朝散郎象州太守陳公容德以率名齋隨所寓書牓揭之坐右以朝夕從事焉余嘗爲象居象宅容德大度長者不以得罪見遇[illegible]一日過余言曰與公同年又相好也牧[illegible]公之[illegible]記吾之率余曰象臺在嶺表去京師六七千里孤城嶤然出於荒茅白草之中異爲

賢守多南海閩人習夸居之陋一切草創官寺民廬城郭道巷與夫左右使令用器之物無一可人意者容德以文學知名徧更內外學官之選而屛居於此無留滯厭嗟不遇之歎下車未幾點政之疵願民之欲築二橋於州治之東以便往來聚上伐木横亘兩溪之間爲屋覆其上宏麗堅壯可支十世而蕞爾之國蓋將爲嶺右名邦矣容德爲政如此豈眞率者乎然天資簡亢不立崖岸遇人無貴賤戚疎輒輸寫肺臟聽訟如家人使各盡其說無不厭滿而去客至飲酒賦詩飯脫粟羹藜藿隨所有無豐儉不常歡不足而適有餘玆其所以爲率者也嗚呼末俗忌諱益繁士大夫倒行而逆施之懼譏

遠害救過不暇低首下氣惴惴焉不敢出一語視所居如傳舍也視吾民之休戚如秦人越人之肥瘠也視其家之緩急如塗之人掉臂而不顧也隨波上下泛泛然如水中之鳧全吾軀而已豈吾容德之所謂寧者乎容德治寧齋不擇地無常處無誅茅薙草之勤無塗塈丹漆之節無吹竹彈絲之娛泉石臨聽之樂也出而從政則約已便民檢身律物凡所操舍問三尺如何而不自已出退事一室則茫洋乎不知寒暑之交晦明之接以鳥獸爲羣與木石爲偶與天爲徒與造物爲友流行坎止若不繫之舟此殆莊周列禦寇之所爲邪世之君子嘗爲此不得爲彼於是併記之以風吾黨之士云容德莆田人諱大和容德其字也

柳州待蘇樓記　　許新申

凡游觀者必策杖躡蹻娶翊勃萃胸中無廊堂而有丘壑者然後足以盡山水之樂若夫役徒御盛輿服以勢臨之則雲霞亦將慽寒避去而不與我較矣此朝廷之士所以與山林相反者如此龍城山水之秀多在水南而州治在水北其宦者雖有登臨之興而限於大江非輿與舟楫不能以至焉其間治簿書決刑獄與來而爲俗物之所敗者多矣此古人所以有仙山不屬分符客之歎也亍爲州之明年民事稍簡每欲寓目江山以暢目適於州治城之上得飛宇焉鑿垣以通之爲戶北向由是水北諸山雜然並出不煩跬步可見於几席之上左臨翠埠右盼石壁更柳侯祠直其東天慶觀直其西古木森然短堞繚繞綵雲晝舒淡烟曉留清風時興毒霧永釋登而翫之無不動心滌慮矣因榜其額曰待蘇蓋取杜少陵之詩也夫炎荒之地溫寒不時一乖其度則五疾間作藥無良劑醫無良工有不幸而死者矣幸而不死豈非玄冥飛廉之功乎若乃饑寒迫於身勞苦見於外則人之所以待蘇者又不特瘴癘而已也余才薄德涼效用故不能以及遠姑樂是之雅淡簡古不煩輿與舟楫之勞而得山水之勝也於是朝而登登而飲飲而歌歌曰北風之涼吾民之瘵兮有芙酒跂予望兮而不見使我惆悵兮

皆山閣記　　楊萬里

衡湘以僻在南荒遠於中州而亦以山水重天下故天下有山水而衡湘無山水非無也無地不山水也然其聞者在道曰九疑在永曰浯溪曰澹嵓在衡曰祝融曰石廩在潭曰嶽麓而止耳予嘗南望九疑北登嶽麓其數者因奇矣而其他深林爽谷窮崖怪壑益有名不與亘於九疑嶽麓之班而其美不減焉不加少也然則衡章之蹤跡於衡湘閒果皆能徧邪山水之不立於四履之衡者果皆無奇邪如賢人君子之於世其聞焉者幸而遇也其無聞焉者不幸而不遇也以前輩之所見參

於予之所見其遊者已如此以予之所見推予之所未見又可數邪全州清湘令安侯圭紹興三十有二年春閏二月十二日以書遺萬里曰吾邑雖陋而山特奇吾於縣治之旁擇面勢之最宜於山者作一閣焉既成獨上四顧則四面之山皆湊於几席吾取於醉翁之語而名以昔山願為予記其說萬里曰人於山常親而山於人常疎非山遠於人而人遠於山也其病一曰俗二曰貴世之君子誰不以一丘一壑自許哉然衣有京洛之塵面有康衢之埃而欲與夜鶴同夢白鷗同意難矣至於王公大人酣醟於富貴而荒淚於聲色乃始欲與山為方外之交自煎被其昨非圖以為失策矣而山何事焉今清湘之民既得賢侯以為之撫摩而山水又得賢主人寵光之獨非幸歟侯試揭予言於閣當有見之而怒生癭者矣當有首肯而三歎者矣惜也賢主人予未識之山則予未之見也雖然予神交其間他日登而賦之予也主人也山也其亦歡然傾蓋也哉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宮室

棠陰閣記

宋 張孝祥

君子之為政去之久而猶見思者必有惻怛愛民之誠心感於民也深故其來也如慈父母之撫其子其去也如父母舍其子而去父母舍其子而去子心之思寧有既邪猶曰吾父母將復歸及其久而不復來也思之之心益不能忘於是過其宮室見其所服用與其所愛樂起敬起慕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更數十百世而不敢忘者蓋昔之人以為父母則今之人皆其子孫子孫而事其祖宜何如也余昔為中都官聞閩有賢令曰張公仲欽閩之人歌頌之去而思之前年予為建康仲欽通判府事當塗缺守余檄仲欽權焉居數月余罷建康仲欽亦代去余居當塗之別邑往來田間聞民之思仲欽曾食之享也余曰張公之政何政也而使爾不忘若是民曰我亦不能知但去年有水災而能救民且治之今年木不為害矣君在將民與官俱相忘君去我與州縣之吏日接我亦不知其故知思君而已去年余來桂林仲欽提點廣西刑獄甫下車一月冒黃茅瘴走二十五州以扁舟渡海吏士叩頭涕泣交諫仲欽褰裳登舟半濟風作舟師驚駭仲欽怡然不為動色默然罷行一皆考

之民扶輿權嗷以爲百年未之見也夫以當塗之思則知閣之思以閣當塗占之則知仲欽之去嶺表而還天朝也民之思仲欽可勝述哉昔召伯之教行於南國而人愛其甘棠故予登仲欽之閣名之曰棠陰以識民異日之所思閣之前有榕樹覆蔭閣上昔仲欽之所游息也

朝陽亭記

乾道丙戌上巳余與仲欽朱元順來遊木月洞仲欽酷愛山水之勝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識公意即其上爲亭面山俯江登攬之日會五月晦余復偕兩賢與郭道深來木潦方漲朝日在牖下凌倒影涼風四集仲欽欣然舉酒屬余曰茲亭由吾而興盍以名之余與仲欽頃同官建康蓋嘗名其亭曰朝陽而爲之詩非獨以承晨曦之光惟仲欽之德業以鳴於天朝也今亭適東向敢獻之名亦曰朝陽而當日朝陽之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合辭稱善仲欽書以爲記其所以

無倦齋記　張栻

廣西經略安撫司廳事之西偏有齋直燕豐堂之後方而虛明前後植以竹爲屏以綴帶名予懼其易也更題曰無倦志其故昔者孔門子張問政夫子首告之以無倦及季路之請益則又終之以無倦是知爲政始終之道無越乎此也夫難在於而易忘者心也吏者分天子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爲應酬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發於所忽而壞於所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緒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況欲動而物乘意怠而形隨其所差繆復何可勝計可不畏哉然是知聖人無倦之意深矣師也窮乎高明而懼其所踐之未篤故使以居之無倦爲本而繼以行之以忠由也勇於進爲而懼其有所忽也故先告以先之勞之及其請益則繼以無倦以[illegible]所以救之者知此則在他人其所當從事抑可知矣雖然當[illegible]一請行始之謹與末之慢守失於終事廢於久者蓋多矣非敦篤乎敬者其能日新而無斁哉予於此懼書於坐右以自警併以告來者云

南樓記

廣西轉運判官所治便廳之前有樓樓官府之文書藏而不治予每睨而病之他日過之則煥然一新矣詹侯體仁觴予於其上倚檻而觀凡四旁之嘉花美木悉獻其狀而遙岑寸碧挺然屋山之隅樓之下爲堂堂之前爲亭皆幽雅有趣予怪而問之詹侯笑曰吾皆因其舊云耳始吾闢[illegible]之塞而觀之則其美已具易其腐撓之屬壞者與其窗戶之隘狹者闢以關楯而吾樓成焉又視其下居然一堂也則敞其簷楹而重飾之前有茀地

去其積壞而柱之礎存焉則又因之以爲亭名吾樓曰南樓取其面勢所値也堂曰梅雪因吾治之故名也亭曰須友亭之旁植竹與梅與松吾將與之友亦且須吾友朋而共樂乎此也爲我書其扁且記之予歎詹侯之智能因其故而損益不宿勞不重費不出戶庭而得美觀是可志也予於此竊有感焉嗟乎物之通塞固有其時向也人所棄賤弗顧之處一旦而吾曹相與談笑周旋於其間闢猾鬱爲光明變荒穢爲整治此非其時也哉通塞固有時然使其不遇詹侯則終於廢壞而已時固存乎人哉凡物皆然豈獨是邪且詹侯方以使旨按行一路一路之郡邑亦廣且遠矣政事之廢弛人情之

鬱拂與夫利之所壅而病之所生蓋不一矣詹侯將次第而振其獘導其鬱通其所壅而去其所病亦若爲是樓因其故而損益不勞而有條也則斯人之所遇豈不在於斯時邪抑有待於詹侯者邪予方賴侯以免於戾其涉筆而俟也又豈特記是觀覽之間而已邪樓之成以淳熙五年三月五日提點刑獄事廖侯季能實同予來觀又十五日而予爲之記詹侯嚴陵人名儀之廖侯南劒人名遠予則廣漢張某也

竹碉記　　劉宰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竹有何好而人愛之竹心虛虛則不窒竹榦直直則不撓竹節堅堅則不折挺然而無所附麗則有特操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有常德宜人知愛之而於碉谷之間者爲尤勝蓋其聳然而上者若振衣千仞闖其叢然而下者如濯足萬里流或風度林杪錚然如戛擊鳴球或泉墮石涯泠然如撫掛琴瑟誠幽人勝士欲擇而居之而不得者淸湘黃雲夫自然所居兼得之故以自號而求記於余聞者笑曰雲夫飄然一身客游數千里隨寓而止竹固無有碉亦安在子之爲記大似賦子虛烏有夫得記又似於青錦囊中添一長物竟亦何益雲夫曰不然吾藉杯酒以攄江山之勝託詩以發天地之藏遇酒輒飲飲而醉醉而吟短章大篇或不足以盡情則曳杖而游憑高而望

五湖如杯三山如拳石凡賦形宇宙間大者遠者小者近者皆我几案間物況竹碉我先人之舊居其能自外於几案間乎幸善爲我爲記余曰唯則書以贈俾揭之隨行以張其氣且以慰其懷土之思云

甲亭記　　張孝忠

湘與灕分百有二十里東合灌流而羅水又從西北滙郡有峰巒峻極巖巖其陽望之若無所容其足也城西北二里許稍迂數十步崑壑天開寬閒靜深遂得巖若之勝由殿廊益東上斗折再三側立陽崖有地方不二丈竚立而望則三江之吞吐萬山之嶙峋皆在其下雲烟杳靄飛鳥滅沒可觴可詠使人忘歸眞湘之絕境

也爲作小亭以甲名之王黃州所謂江山猿鳥雲泉竹樹爲天下甲此亭皆具焉余此甲寅夏初官是邦其明年冬始與賓客俎豆於此居無何被檄去郡遂以及終後雖迷去國懷邦者之思而余心樂之自不忘夢寐斯亭也今將委三湘於北而去因記之使刻諸石以示不忘

三相亭碑記

趙師邈

龍城自有唐名賢出鎮維今數百年紹興初三丞相暫駐於水南僧寺閒居暇日相與遊訪林石佳處因觀嵓石屏立上有空洞數處遂創茅亭二所曰駕鶴書院曰三相亭時携筇挈榼觀書論詩終日不倦因此遂成勝

迹題曰小桃源歲月既深二亭名存耳況其所乃龍氏之地自是厥後來守此邦者各以郡計窘迫無暇尋訪名賢古迹予到官十月因城治修葺了畢訪水南報恩寺觀初寮初寮王安中字小摩崖石刻得僧談及小桃源名迹遂訪尋焉見其藤蘿交結蹊蔓茭雜之始見石刻乃偕教官二幕及僉廳觀之相與商訂欲仍舊貫作茅亭無支費公帑僉曰宜之遂仍初制亭成招同列爲歎甚得山水佳趣自此公餘暇日時一至也時嘉泰癸亥仲春日題

侯德亭記

管定夫

嘉定甲戌中夏管定夫新作小亭於潛洞之口於是歷帶遠近洞以增邃初伏後一日期方孚若陳膚仲來觀參坐洞中酌酒數行颯然秋也主人曰亭宜何名有客曰昌黎公以侯德名丘謂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侯德之道與此同意借以名亭可乎咸曰然遂書諸石

登臨懷古亭記

蔡光祖

横州城之西僅一里許曰海棠橋者環城郭抱林麓大江横鶩澗流詘折政亦一幽境而橋之南北舊皆海棠有老書生祝其姓家其間少游嘗醉宿焉明日題一詞而去所謂醉鄉廣大人間小者是之時少游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因坐是獲譴自柳遷於横蓋紹聖初也公雖嘖嘖□□而胸次舒豁絕無牢愁憤歎之意其

言殆與道行志遂者無異尚懷達觀無適不樂世人之所見者特其氣機耳公之殁今百餘年邦人愛之不忘猶曰吾郡誠僻且陋而少游嘗辱居焉往往誇以爲榮昔庚桑子居於畏壘而畏壘之民尸而祝之陽城在晉之鄙而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賢人君子不必有教澤在人而後人敬慕之也隨其所至常使人高其風希其行愈久而不衰是其可尚已惜乎變遷屢忽僅未幾時而蒙茸登臨之地居然荆棘間花既不可復見而祝氏之後已無遺者公之詞翰亦羽化中間雖有好事者摹其蹟而鋟之木然紀事失實不足以諗來者光祖到郡甫一朞訪尋遺蹟聽言清風於是剗叢莽

之騶啓狐兎之宅規之闢之創數椽其上而匾以登臨懷古且識其顛末鏤之堅珉以爲橫槎故事云嘉定九年閏七月初五日

碧梧堂記　林　呂

吾何取乎碧梧哉昔有周人之詩曰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夫菶菶萋萋者梧桐之生也雝雝喈喈者鳳凰之鳴也鳳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則植梧者來鳳之道也吾何取乎鳳凰哉昔者虞氏之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夫九成者樂之備也來儀者德之感也鳳蹌於堯之庭儀乎舜之樂又鳴於周之岐則鳳來者有道之國也

湘有寺寺前有勝地面江枕山江而澄潭潭而聚石奇峰疊壁嶄削龍鱗宛宛如公侯家屏幛山也爲亭冢二丈許旁立屋以憩賓客環皆佳木亭亭可愛者獨斯梧爲最曉翠欲滴春華一色午陰互盤夏籟爭寒月澄風攪秋荷翻沼雪落霜侵冬松在林臺以梧名梧斯鳳集在漢黃霸潁川治理教化興行其時上林長樂鸞鳳之翔郡邑並記世之盛也唐人過岐山之下曰誰謂我有耳不聞鳳凰鳴序送何堅肅湖南得道爲鳳道得堅爲民堅皞侶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吾將賀其見鳳而鳴也噫爲上之賢可以比鳳虞周暨漢鳳與賢俱集也余蓋嘉古而思見之矣若夫振古道承流宣化以希昔人之治理此邦人士相與倡率以趨教令不特一何堅也吾其不撫斯梧而徘徊哉

柳山書堂記

登書堂西山其高去平地六七十丈許望三江東北流岡巒洄複渺不見蹤迹忽獻波光照人心目約百餘尺許名其臺曰寸月而將爲之記臺方就余以守滿浮湘至瀟湘合流處連値風雨陰雲迷冥未覩所謂月也舟泊浯溪三更登元水部峿亭時孟冬望後六日月半璧淡三二分許瑞光出於波表坐客停盃浩影散於波心皞舟列炬同遊僅一十人許下水上天月行其間水月之光泯漾太虛水浴之光難嚴色界雖未到洞庭君山

而有洞庭君山之氣象雖未抵蜀江嘉陵而有蜀江嘉陵之景趣廣陵八月之濤黃河千年之清碧海神山之島飄飄焉可以意遇也因思寸月臺別去甫旬茲余適斯時登斯臺不知山中何人亦以斯時登斯臺邪讀書夜半仰觀星宿者古有之矣噫何必夜半江光四時皆月也昔人詠未望之月曰龍爪曰玉鉤曰開鏡曰磨鎌詠既望之月曰金鉦曰半輪曰金樞曰寸銀各以所見也余取寸月比書屋西望之江流適與命意云爾後之覽者當有賞於余心是爲記

鬱林紀瑞亭記　朱　春

州之南相距百步有龍母廟在焉廟之前俯瞰大石有

石穴泉出焉流一小泒入於江晝夜不舍其清可掬居民且汲且濯焉不知其從何來也淳熙己亥黄侯嘗輿此邦乃南流令尹先大夫也名此曰濯纓取其清之義也字鐫於石隱然尚存歲在癸未夏五月之望前一日泉忽竭矣見者駭之倏焉泉出以紫駭者愈甚遂相率羣聚而觀踰兩時其泉復初咸謂平生耆眼未嘗見是殆神物有以開其先也嗚呼物以罕見爲瑞瑞不偶然而出其必有應焉且水由地中行無乎不在其山巔爲石出竇而下者山泉也其在平地浚而爲井湧而上者井泉也今此兒石伏乎地上初無根源其流不竭豈不可爲異哉或疏之則潔而緑或濬之則深而藍是水正

色也今此石泉流本清徹一旦間出以紫豈不爲大可異哉是日也權侯偕同僚往視僉曰鬱乎古無此瑞予可記之予謂休祥之來不於其時於其人甘露零於豐草醴泉涌於清穹形諸歌頌以爲美譚從古而然豈惟是哉如剗山而泉飛拜井而泉出亦足以感神明而蒸嘉氣則泉水忽端以紫無乃山川炳靈殆將有紆朱拖紫之驗乎鬱乎之鄰郡曰懷澤有紫泉每一出郡太守不踰年而召還登諫垣侍從者致身通顯享年有不人皆能言之紫泉今出乎此必不虛其應豈俾懷澤得專美哉於是援筆爲之大書特書

全州率性堂記

魏了翁

吾友林仲山㞐守全日得柳侯仲塗氏讀書遺址乃鋤荒築室館士儲書與邦人講肄其間且以致懷賢尚德之意俾嗣守者不替有制齋廬稟稍歲衍月益今錫之號榮殆與睢嶽嵩廬四大書院相爲等儕今守趙立夫必愿復增而大之中爲堂三楹榜以率性而移書了翁曰願有以告於邦人也維侯故相忠定公之世嫡忠定爲政尊經崇儒表章性命之學侯習聞之將與邦人共明此道是敢不諾或問而疑之曰聖人之教人若不以性爲先而子思孟子以前論性者亦未有必然之說也今吾聞始學劒語以率性得無凌節躐等之患乎曰不然也成湯告民於亳曰民有恒性周武王誓衆於孟津

曰人爲物靈凡皆立國之初是爲羣言之首蓋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夫易聖人之所以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爲萬善之長衆理之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係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人得以爲性云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又示之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則是易之爲書其大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擬其要而言之曰天之所以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

行之則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嗚
呼聖賢之心先後一揆而中庸之首即易與語書之旨
也疑者又曰以性命爲教吾既得聞矣其在學者則何
知其爲功也曰先天之易乾南坤北非性之體乎後天
之易離南坎北非性之用乎坤之正位變乾爲離明見
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
爲坎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夫
維位在德元而養之以順行之以剛清明在躬不役於
物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故子思先列性道教之目次
又釋道體之不可離而繼之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

其獨也蓋自可離非道而上則道之體也是故君子戒
慎恐懼以下則人之所以求道也聖賢之言本末備具
傾讀者不察耳誠能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已所獨覺而
人未及知隨其萌蘖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
察前參後倚負有以見夫仁義禮智之則行夫君臣父
子長幼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分所當爲而實不容
以須臾離也於是疑者舍然以作曰推本乾坤之體坎
離之用以發性道教之蘊吾昉聞諸此盍以復乎趙侯
與學者其講諸余曰諾於是爲記

全州告山亭記　鄧均

皆山閣者誠齋既定名而記之者闕以久不治廢僅址
堙南昌徐叔倫來領清湘縣事暇日登故址撫斷刻咨
嗟不忍去已而與山定交揖致之不覺膝之前席也是
殆有默相契晤者余聞而叩之曰令貴乎曰甫脫民伍
未有勞也又叩曰亦效俗子乎曰是固惡夫俗者余曰
噫宜山之愛子也貴且俗雖同堂席弗親也已抑誠齋
之所甚忌令知之乎然後知以貴氣吞人以俗氣溷清
問山山不應啓特山乎哉令山之與令也令之與山也
殆知以心乎屹然壽也萬籟息靜也朝昏晦明變也出
雲雨用也清泉白石無假乎歃盟而交道茲盡人以誠
誠齋而有知亦將精往神交不亭傾不關圮易以亭存
古也繫乎閣

近民堂記　林壽公

紹定庚寅春南武城曾侯來佐郡明年攝郡事適變於
萌芽樹俗於荒落全以治理天子聞而嘉之又明年就
俾爲真命下民歡躍侯亦思稱上恩除兩邑買紙止灌
陽借以寬民力正釋奠犧服益貢士廩田土以崇士風
新旗幟備器械以修軍政儲冬粟平糴價以足民食至
於雉堞樓櫓廨舍帑藏罔不致意暇時顧廳州宇西有
堂而東獨闕方坐爲酸枒之所鞠爲蔬畦乃節浮聚羨
市民傭圬爲堂五楹不陋不侈扁曰近民修除曲徑覦
成壽公竊謂侯不以傳舍視官府宜書侯名堂之義侯
曰昔崇寧中彭崇一道微由全州守邕山谷先生稱其

惟易近民余通守全余季通守邕季近以此名堂令人途
亦有取焉壽公程常甞立曰近民之義大矣哉非山谷
一人之私言也昔聖賢爲政之要語也民可近不可下
焉有明訓乎易近民君公首以弨佁爲本有上不與民
近而能得其情者夫故覲民之官也痒疴疾痛罔切吾
身其鰥寡孤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夫苟戶
庭易至賑卹術孩衙笑鼓舉號一坐號呼冤抑人呂滿
下數刻而遐無寑疑香深居簡出民其所欲如謁者鬼
神是豈可不可下之者長子政者正也吏以術稱非有他
巧在其律身必廉其任事必勤其持法必平其理財必
義夫苟外乎人之思慮以益爲數術爲神深刑峻怨爲
威苛征多取爲能開闔旋斡爲智上下驚駭莫知適從
又豈知平易之義乎侯昆季妙年專城不爲亢絕崇深
之行不爲新奇可喜之政但以近民存心可謂知所本
矣然則處斯堂者仰而觀俯而思其有餘師侯顏茂名
仲成字云

灌陽四友堂記　江萬里

全灌陽令黃子成書抵予願有記於四友堂問所謂堂
直縣治西隅屋三楹蓋子成以政之暇賦功市材稍變
秩陋其以宜底滯而明意慮遂標之曰四友也問其所
與友則儼立其前者松其後桂其中梅與令四也灌陽
界道永昭桂之間遠地下邑荒寒枯落雖甚清省無事
顧所以治之何如耳設有所不屑於此爲躁爲惰非漫
不省者則盛氣鋤刻之其下必且爭氣拂鬱用有甚汙
漫庭梗者矣雅聞子成靜撫之甚宜其邑人降心條理
求事情審實寬其便處不立節限遠邇爭委邑庭常空
竟歲無笞罰且出視事不過食頃輒終日相對寂寂清
露者玉立者繆何多節者環顧其中有足友各而後友
之云耳余同子成生當山之陽最與故極知其雍氣條
然生事作業絕不漫狎異名自課不　綴業從其各委
心師友派淵源輸將門不得第名其爲武人偶失路
眾入仕正與寒士少子遠不能致單車來臨柄柄獨
旅治飲食衣服不如其私宮室起居不如其廬乃皆安
之無一不可東坡所謂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
事是眞足壽者也雖然紆纍綬佩銅章後來繼今者予
又將以告之邑無小皆古子男邦居也湖廣之友見謂
天遠小吏易有怨恣多以不能聰明才智者少其民必
至設志豐大立名自造威福貪不畏人處非顏訶彼益
者三友正自義不受汙望望若將浼我強而附曰四友
則不與之友矣友也者友松友桂友梅乎無亦桂松與
梅求友於令而後爲友乎是歲仲冬爲之記

慶遠御書閣記　郭良翰

古之善治者雖區區小邦而其民鄙陋亦將爲之教告
以防其有忒也宜之爲州在百粵窮裔成平中詔以御

書藏諸天下名山而州之龍濟者實頒賜焉其始藏以木櫝置諸僧室而已淮陰夏侯爲守之二年一日與通判清河張侯往觀之見夫奎文寶札輝耀几案而所藏卑隘殆不可與佛經參此非所以尊君賜而重民觀也乃議爲之閣於是謀於鄉人以財事浮屠者未幾咸出其力具材搆工成閣於山置書焉屬掾吏翰謂事君之義無所不盡其恭治民之道無所不宜其化今侯之及是也其恭君化民之誠心也然則可無傳焉請紀其名以告來者

重建湘南樓記　李曾伯

桂山川甲天下三百年間無兵革之警前賢來仕是邦

樓奇觀勝南樓北觀輪奐交輝知樂民之樂而已焉知爲荒服遠慮哉自喬夸觽起陰山疽食雲南浸淫腹背當宁勤於宵旰選將遣戍屢與視西北二邊等寶祐戊午某以再命作牧神謨天授築鑿是圖方經營奋鑰綢繆牖戶蚤夜靡皇遑寧復有餘力事他役屬東城湘南樓剏於崇寧之壬午迨今百五十有八禩中間支傾補壞歷時久敝棟桷磨崩將覆壓又以靜江軍樓前經帥閫高倍壯而湘南對峙顧爾弗稱瞻望繫焉不容置而弗爲乃與兵帥幕佐從容議鳩樓櫓之餘材鍛斧斤之游刃載崇敞址更立層樓翼以夾廡經始於己未之王春閱三月落成高摩嶺雲下瞰灕水雄據列雉斗捍通峰遂爲桂之偉觀矣盤盤會府控制百蠻紅練之所聚營梯航之所輻湊新美斯宇凌虛鎮浮亦足以壯我䨥歷使過之者目駭神聳不敢睨視固非侈大規畫牢籠風景徒爲南中登覽地也他日編場寧謐藩條暇整擁登閭井毗瞰領客憑高眺遠陰晴朝暮千狀萬態與境會將盡於斯樓得之矣我則不暇姑以識歲月

湘春樓記　吳泰

今臨江而城其南門之樓曰湘春山川之勝盡在目中癸亥端午郡守彭公與客飲於此坐不橫肱輿皂無所容身因揣傳道知前牧將侯所建歲未久風雨壁勢且頹矣既而曰侯於規理荒殘幸有餘力及此可責以宏

麗乎繼之者其奚辭是年冬譙樓先成輪奐突兀人咸期可與雄藩巨鎮相伯仲惜前卑隘弗稱是公聞之曰吾有志久矣因循未果迨甲子之夏乃撤而新之卑者崇隘者廣譙樓對峙丹雘交映易其扁曰鎮湘乃以重午宴賓佐於上八窓虛明恍非人境邦人咸謂視昔有光公兩年之間郡政具舉城壁廩倉靡廢不興譙與是樓之役最鉅其所以爲國之慮者甚至是可書也抑費用盡出節縮廉也工役不及旅伍仁也堅幹築以其可久智也不動聲色以迄於成材也兼是四美尤不可不書昔僖公治魯十年作新南門之役春秋義之公今不數月間兩樓巍然千載不朽此吾夫子之所喜而書者

也泰爲公門下士既不能竭吾力以任畚鍤則紀述之責奚逊是用誌之

文會堂記　　元　唐禍

嘗謂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於金石而不朽然金有時而消石有時而泐衆不泯而相傳於世者特詩書耳昔陶商翁以詩名於世歷唐開自濂至尹南宮於陽朔修明教化惠愛上民樂是山川之勝發於詩者萬雲亭之名著矣厥後繼踵者寥寥數百載不復聞名迨今元朝延祐己未冬江陰嚴敬尚卿出宰是邑首以崇學校育人材爲心計其學廩以給供膳仍修葺廟宇廊廡齋舍俱煥然一新俾延師範

招集生徒而就教焉四方士庶子弟負笈相從鏘鏘濟濟爭相濯磨砥礪事業於是教化興行三年之間政通人和民淳俗美歲穀屢豐境內無虞又於學左翔立文會堂公暇之餘與寮寀儒士講明於此一日因覽陶商翁詩有萬雲亭北山涵日雙月橋東水接天之句莫知所自詢之父老相謂曰萬雲乃學之東偏枕江之址是也亭正接於北郭崇賢坊唐吏部曹鄴之故宅今之慈光寺即其舊址也山下有讀書嵒存焉昔之士大夫軒蓋往來簪纓相聚遊宴亭間世異事殊迹隨人往茲不復存矣感斯言試登車一覽盡得山水之美慨然有繼作之志相與達魯花赤拜住上卿簿尉篤思不花典史

莫詳教諭甘舉華直學唐孔瑞僉議允叶出清俸贖良材及敦勸本學儒士同助資給傭僱工匠不踰月而成遂擇吉日相率同僚暨儒士父老登臨亭上樽俎在席詩詞盈軸灑酒臨江浩浩乎如憑虛御風振衣千仞之上山川風景一覽悅目慨念古人據此形勝信不誣矣商翁之詩豈虛云哉雖然斯亭之作也直欄橫檻簷牙倚空彫梁傑棟屹立要津非遇武城之賢安能是邪余謂紀功述德莫尚於文流芳垂遠莫固於銘著心入耳莫遠於相傳之聲質使後之人誦斯文懷斯德千載之下亦莫不感慕焉

藤縣浮金亭記　　費克忠

余觀古藤形勝在東山一景繡江南來而經其下鐔木交流而埽其東春水既溢秋波未消自州之東南望之山勢宛然如浮於玻瓈蒼烟喬木斜陽古渡空實相映過目成色者皆是也舊有浮金亭在今東山李衛公祠前宋紹聖間蘇東坡還海南艤舟登眺舉酒賦詩其曰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又曰江月夜夜好江寒日日新蓋言其江山形勝似天竺雲山江月如錢塘使人應次灑落殊不知瘴鄉之爲瘴鄉也吁蘇子遠矣此堂廢矣山水寂寞草木堙鬱亦已久矣泰定戊辰春龍江張山孟公主簿鐔邑越明年秋稔人和政事多暇頗放情於山水之間樂於詩酒之外因與僕浮江而東及暮渡

江而西秋水潦盡月影在山江風徐來江月相盪秋山顧曰此非其浮金之真體歟於是引棹於江之濱據胡床而賦詩有漢光射潛蛟細細波浮金之句僕亦有月光波影自溶液江風細細金鱗浮時正中秋之夕也徘非與廢有時邂逅今夕秋山遂有意於此矣他日追變遺址以其路崎曲不便騷人墨客之所登覽焉秋山性廉介好山水緯有古人之風每見一泉一石必徘徊顧戀徜而後去及至東山之下繡江之上得一亭之地與光華亭對倚碧山俯長流竹樹交映日月浮動此舊址尤嘉議爲此州之勝遂相率房城士夫搆亭於其上亦扁之曰浮金雲烟沙鳥風帆浪舶變化往來氣象萬千

使人登斯亭俯仰慷慨而忘寵辱憂畏之心果謂瘴鄉而已哉當與金山浮金堂錢塘天竺同一勝概云時天曆己巳十二月十二日也

明遠樓記　虞集

天地之大也著明於日月而照臨無私焉上下四方無不見也古往今來無不知也古之有天下者法焉必求諸天下之賢託之以耳目之寄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能羣疑盡忘一誠通貫萬物之理萬事之變廓然無所蔽隱雖四海之外後世之久猶無間焉況其邇者乎我國家有輔相股肱腹心之方伯連帥郡守縣令次第承之規模密矣又設御史司憲之官託之以耳目相

爲經緯表裏以參錯其間見聞盡達於天子則兼內外通遠邇故凡有司不得而比焉廣西遐在南服而動息治忽無一不聞於天子者以其有耳目之託而得其人也至元二十八年始立憲治因宋舊官舍以爲之署延祐四年監憲董福役新廳事作樓於其後題曰明遠下爲清燕之堂則退食自公所在也至今三十年敝而弗葺至正四年監憲東里脫脫公憲副高昌妥安穆爾公河東李公思敬憲僉河東宋公思義與經歷忽都知事卞士協公事之餘慨然以爲前人之所爲憲體之所係不可廢之據也相與命工度材而更新之監憲脫公至官逾以疾人數付予實今成之樓五間凡三十有二楹

上施欄楯下有垣牆之固光斂雄麗丹碧輝映費自公出役以備作民無與焉數月而落成仍命曰明遠明年冬十二月任於桂府者眞定范淳至臨川山中請予記之其言曰樓之高也登而望焉灕江左帶西山右峙奇峰怪石陳態獻狀於几席者可指而名也城郭之完固形勝之要害烟雲香靄林壑熙暢民風景象一寓目而在睫矣此樓所以爲明遠歟公寓於斯也服忠孝於厥身本清愼以律己不苛察爲嚴不姑息爲惠咨詢謀度每懷靡及暇則登樓將以達其聞見息其思慮以答天子負託之重豈直優游休暇圖爲遊覽之樂者乎且桂在嶺嶠之外地方數千里自秦漢以來至於我朝皆以

為巨鎮昔之君子嘗以禮義治之然今之作吏於郡縣者無遠慮明識以制其變無廉節公道以服其民軍旅之興餽餉之苦為朝廷憂者久矣聖天子仁覆四海視民如傷帥武臣力民始得與休息焉況桂府去京師甚遠邈瞻天子之光不違咫尺斯樓也耳目之官在焉使安不忘危易不忘險而為深謀遠慮圖為永久之計庶幾桂之山澤嶺海之民沐浴雨露若彼中州之歩則吾司臬之大夫君子其無愧於斯樓之明遠者矣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宦室

知愚齋記

明　張以寧

撫定張君士進來長邕幕之半載府以治稱于使安南道是郡君來見以其講學之齋居名知愚者請予記之予曰噫子豈愚者哉古者以愚稱者柴之愚質之偏也甯之愚智自全也顏之愚幾乎聖之賢也是三者非真愚也語曰今之愚者詐中庸曰愚而好自用彼惟不知其為愚也故欺於人而為詐狹於巳而自用斯其為真愚也苟知愚焉斯不愚矣大抵世之仕者每病於用智而自私好名而已甚是故察見淵魚古人所忌黑白太明識者憂之聰明絕人守之以愚斯君子之道也今子之贊畫於玆也畢十九年流離艱苦之遺氓饑饉而瘼衆之數千里魋結文身之獷俗皆騷擾而帖伏百萬兵需咄嗟亟辦此非達而果於從政者不能也子其果愚乎其不愚乎今子自名以知愚予何以處子識時而通務非柴之愚也逢時而獨用非甯之愚也非徒知之亦允蹈之仕優而學子其志顏子之如愚乎語云用之則行實而若虛子非顏焉彼學乎諺有譏予詩人之巳汰者則其語之口儒先不云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君謝以孜不勉諸遂書以為記

陽朔讀書樓記　周魯奇

陽朔儒學東臨大江地勢𨻶側皆甃石特起如壁然後平整相稱經營創始功莫大焉明德齋後舊有萬雲亭歷歲滋久摧朽不存今即其故基作讀書樓半出池半覆地平廣一丈八尺深二丈四尺高如廣之數厥位面陽厥材孔良不事藻飾朴素渾堅諸山羅列於其前漓水奔流於其下風帆沙鳥朝暮隱見烟雲竹樹遠近蒼翠凡其物類莫不合形輔勢來助斯樓之勝使人觀望心舒目凝藴怡神養性藏修遊息之佳所也主學先生於是俾諸生朝夕肄業於斯誨之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不讀書有經史傳記之文具載仁義道德之理讀

之者將變化氣質涵養德性愚可使明柔可使強故世之為父兄欲教其子弟者莫不卑禮厚幣以延師範為弟子者潛心篤志以求進益惟恐不得聞善道也今國家尊崇儒道所在郡邑建學立師務責成效以教以養凡從事皆以德之厚薄而任職之崇卑矣諸君子讀書於斯當以怠荒為戒勤厲自强朝經暮史旁搜百家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於以擢高科躋顯位罔俾前人專美當世庶不負朝廷之教養而斯樓益有光矣僉曰善敢不從誨言於時予以賓客在學聞其言而偉之遂為記書於斯樓之壁俾觀者有所省云

素位軒記　解縉

余自洪武乙亥歲客遊嶺城季大父山泉之門人高君汝甯為郡學官由是寓學中久之盡得交其學生橫經論難情好漆密若今之興安縣周君鳳翔其一也周君傳高先生易經學貢京師有名聲於胄監既而選試得一人高等擢今官今復與相見十有五年於茲矣昔也少壯而今且斑白矣然於初見時情懷議論皆不異焉蓋人之常情方其未仕也有爭名躐進之心及其既仕也有希高望遠之意往往崇顯而疾病及之未有不歎老而嗟卑者也故其在學校一舉足而望仕宦及其仕宦一舉足而望鄉相其身所處之地其心無一息之安也而何望其有及於物也哉為學官者無心於教其弟

子為民牧者無心於愛其百姓憧憧然何暇於日用之間哉周君之學問固不如是蓋有得於易之通而異乎常人之變也故其情懷論議無所動於外而窮達出處隨所寓而安且以素位名軒而求予為之記焉余觀周君在郡學時安於郡學故學成而充貢在太學時安於太學故名立而登仕今其為令一縣也安於為令誠心措慮唯在於今之所當為也其惠澤之施及於物可知也興安當道於交廣湘灕渠水之所發源山林沮洳蒙昧險阻之間民居纔二千餘戶以應府司大藩之供億周君為政三年勉勉循循撫字而勸相之趨事赴工未嘗敢後由周君之心在乎此而無外慕之私也余觀自

古之循吏往往皆入為卿相為三公號知大體不為俗
吏所動者非養之有素其能然乎故其位三公不以為
泰由其為守令不以為勞也守令其可易而視之哉劉
君勉之將由此為卿為相為三公亦安其心處之惠之
及物也祗見其益多耳劉君勉之毋忘舊學焉為之記
而系以詩曰君子之學用心於內思不出位不願乎外
見在所居隨寓而安俯仰無愧心廣體胖貧賤夷狄富
貴患難物有萬變蚊虻過前昔者大舜耕稼陶漁若將
終身與木石俱及其發庸百揆時敘歷試諸難納麓弗
迷被袗鼓琴若固有之亦有周公受遺負扆一沐三握
一饋十起流言居東赤舄几几仰瞻聖哲有訓於經居

易俟命素位而行彼或小人行險僥倖憧憧其思胡能
有定勤名於軒致美爾君依乎中庸與天其旋變而有
常時則存之存乎其人自天祐之

平樂昭文樓記　何自學

平樂知府毘陵唐侯既新其郡治適作學校修建大成
殿明倫堂暨齋舍門廡庫庾庖湢靡不完具規模壯觀
矣復於明倫堂後斬芧闢土創樓三間稽古之勤學者
於四壁以為諸生藏修游息之所扁曰昭文落成日予
適巡按至是課諸生之暇因獲登臨以覽江山之秀徘
徊不忍舍去遂大書昭文樓三字揭之適唐侯進請曰
樓成矣磨石在庭尚未有記之者願畀一言為茲樓重

余謂文之顯晦係世道之升降豈細故哉洪惟我朝以
文治天下七十餘年薄海內外罔不說詩書談道德是
郡雖僻在南徼民雜猺獞素稱難治自沾文化以來已
變故習茲得唐侯為守導民從化如風偃草來游來歌
於是者又皆民之俊秀講明聖賢道學發為文章事業
將不失卑污之氣將日躋於廣大高明之域者皆是樓
之助也其出而見用於時於以黼黻皇猷潤色至治以
著昭代文明之盛者其不在茲乎苟徒為登眺燕玩之
所則非余之所云亦非唐侯之志也侯名復字彥亨由
進士歷遷今官其文學政事有稱於時可頌也已因并
及之

明秀亭記　蔡雲翰

環昭皆山也逶迤拱揖向背起伏逶邐爭出其最密邇
者叢起郡後有翔舞之態名曰鳳凰稍東有泉滲滲自
石間出湛如漱玉謂之龍池又東羣峰聳峙江上槎牙
屈曲珊瑚枝多佳木四時葉不凋南有修竹微風泠然
自木杪來則翠舞烟翔可愛可挹又有昭山點於二水
間蒼翠鬱異二水名灕樂灕水出湘樂水出桃川皆數
百里奔流瀠城下其勢若蜿蜒登高視之萬象呈露儼
然若天闢闕畫雖有王維郭熙莫能摹其妙也宋鄒道
鄉宦遊於此因其美而建亭郡治之陽以覽之元有完
者不花葺之以寄吟詠尋廢於兵燹迄今百有餘年而

毀礫凝沙迷其斷礎郡之耆皆無有知者未幾而太守
唐侯至焉侯與二三僚友日訪遺蹟而興之徘徊舊址
曰此宜亭爰考圖經大致懸合於是擇日庀材之良者
鳩工之能者以興事檄廡官以敦匠日丁巳十月望至
明年三月訊成命曰明秀亭甍甍翬飛繪縟輪奐出乎
雲霄風月之良凡游觀者莫不嘖嘖歎之以爲八郡之
雄觀也將春之暮景將至天氣融煦積雨初霽水光閃
爍波濤瀲灩介然漭流一一可數滿望江渚之外風帆
沫鳥沙鷗翔明汀宇交[illegible]不出汀蘭沼芷藉雨以獻綠
迎風而秀香氣成[illegible]目前真足以消塵濁洗滌鬱悶不
必挾脊嶠之勞徙足寸步之在望也雖然亭之作其

得有三秦漢以前風氣未開地無君子山川之不幸也
唐宋而下君子宦游之蹟相繼有亭以挹山水之秀然
承平之日亦時之未遑也今亦倚盡勢於此不必皆賢
於古人然時明盛又際太守之儒雅以興斯郡化寒
州衰草之區爲車馬駢集之地山川之盛飽於嗜樂非
偶然耳游於斯覽於斯者可不知同寅相協同事相規
以懋其聲光使後人於此頌甘棠蔽芾之詩乎安得謂
三光後天以終耳乎歌詠之美也邪

漫泉亭記

葉盛

漫泉亭在今梧州府城東二里冰井南初唐大曆三年
容州刺史充本州經略使元公過泉上作冰泉銘貞元
十年監察御史爲渾爲米銘與中州守任通直鑿泉爲
雙井碑至紹定已剝落字猶存十之七八郡人趙善郢
立之元廉訪僉事俊漢又重立之天順六年因王師有
事南徼師旋駐蒼梧江夏將軍節制廣東廣西等處諸
軍事前侃都督僉事顏矣彪得是井於莽蒼中重浚之
其旁復得斷碑一角可辯識纔數字而公官位姓名獨
存因命知府李璉訪淳翹碩儒士陳洙扶樹而亭覆之
因題名漫泉漫泉公之所自稱也嗚呼元公天下士當
時用不極而惟在州[illegible]又有聞於天下後世推之者
無間言曰元道州在在文名字之然則人有土地人民
之寄可不知所以長於公行乎公之文僅存片石閱歷

數千百載屢仆而屢植蓋石可泐而文不可蝕字幾盡
而名不可泯非公之賢其孰能致是乎古之人語言文
字多矣如公之舂陵賊退等篇磨崖頌當時和者有杜
甫氏書者有太史魯國公天下後世家傳人誦至今不
衰而公忠君愛國之心猶莫切於道州廳壁記其言顯
顯有若當今日然者謂人不以類文不因人而傳可乎
蒼梧當二廣之衝小大命吏往還京國多道出其下間
爲刻辭於亭將使讀公之文求公之政慕公之爲人有
如公所謂徐李與夫彼不徐李者知感發而懲艾焉則
吾民庶幾其有瘳乎是宜泉以漫名亭盍又欲天下後
世人皆知食人之力而居人之上有公也或曰冰井以

歷郡火山或又曰雙井泉高下異常得異人言分愈疾
疫茲固不足究已亭築於是年三月成於四月記作於
是月二十四日其詞曰漫之泉兮在南州南州之人兮
樂且無尤有泉翼翼兮泉之紛酌泉清兮類亭幽羌至
止兮奚循我思古人兮有賢漫叟泉有銘兮石有伍昔
我求之兮寒烟壞碑泉甘如飴兮亦潔如乳爲雲上升
兮雨於下土賢哉漫叟兮其誰可語我思古人兮惟顏
與杜吁嗟爾泉兮曷究澤乎天下

重修梧州府譙樓記　梁全

梧郡德政門在府治之前舊未有譙建但用堅木架棵
棵上起重屋爲更樓歲久朽壞繼遭回祿之禍而頹毀

甚矣適者東莞袁君秉中由地官主事來守是郡方期
月紀綱既舉政理漸通乃慨然曰是樓爲更漏所在乃
一郡之大觀也烏可以不修砌堅完垂傳久遠遂謀於
同知毛君贊措備甎灰木植釘瓦諸料先砌拱門門上
築臺臺架屋層欄疊樹披而翼之以爲樓觀樓之東又
爲屋三楹以貯銅壺滴漏回廊複道不儉不奢[illegible]邊麗
譙樓加焉耳是樓之建經始於天順八年九月朔日落
成於成化元年四月望日棟宇翬飛輪奐聿然極其堅
固而一毫不動於民郡人咸慶以爲前所未有也予因
校文西廣竣事還家道經梧郡秉中以予爲同鄉且有
斯文之舊邀予同飲樓上八窓洞開四顧朗然梧郡勝
槪舉在目前是可述也思昔范述貴過萍鄉夜宿邸中
聞更鼓分明知其宰爲好官今吾秉中爲郡守興譙樓
之建非如先務之好官歟因記其槪於石上俾來者有
所稽焉

友清書院記　韓雍

昔米元章以石爲友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曾端伯
以花中淨客酴醿之類爲十友夫友石者泥於奇友詩
酒琴者流於放友淨客酴醿之類者近於侈彼皆偏於
所好焉爲之吾之友則異是也蒼梧行臺之前除有古
松三十株其高參天翠陰之所作堂一楹爲休息之所
移古梅十五株修竹三百竿翠陰之竹復叢生蔚亦盛

開吾休暇與客遊其間見松之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
國有大政庭立而議也見竹之縱縱森列如百萬甲兵
密陣環侍長令而不敢譁也見梅之疎瘦橫斜如山林
高士辟穀導引危立於顛崖之上也三者相依一塵不
侵吾愛其清將取以爲友客疑之曰子嘗以古人友物
爲偏於所好亦何取於茲乎噫自伐木詩降友道不能
盡古若世之人平居無事相處與契合親密其若終始
不相遺有事可以相扶持一旦地位殊利害近多反眼
若不相識或勢位相逼讒毀排擠無不至雖門生故吏
亦多隨時逐利前恭而後倨初附而終叛以怨報德者
有焉若是者宜非士君子所爲而其人且忍爲之奚望

其有忠孝大節哉惟松也竹也歷四時風雨霜雪之繁盡萬物之榮枯獨能不變其色有久而能致士窮見節義之道焉梅也不與羣卉爭艷於春風艷陽之天而獨秀於嚴冬之時有秉公無競違窮見交態之理焉是則梭皆有歲寒之操君子之德吾友其德以爲晚節之規若之何不可容汨乎取友得矣因舉酒屬賓少焉明月東升天風徐來鮮斜影落金石響寒濤百和之香馥馥乎芬芬耳目淋然之所得人如遊劉天廣寒如中秋夜登吳山絕頂如聞晨鍾之御覽其清何如哉乃謝客曰是果吾清友也遂書以名友清堂院之

芝軒記　　夏時正

右都御史姑蘇韓公再鎮兩廣開府於梧是歲夏仲十有二日築軒後圃芝三本生軒東地上七月軒成復生四本其傍成紫紋金縷煜曄射日嘅亦奇矣州人走觀相與咏歎非常且曰芝草木之瑞休徵所致也廣在嶺海迄唐宋惟羈縻之未若我國家文教誕敷廣東西數千里雞鳴犬吠達乎四境衣冠禮樂猶中州也百餘年來治極物燄孽芽其間狂狡弗率笑號爲蛾機毒矢攖利刃肆剽虜人莫爲遏韓公來承挫衂惶惑之餘曉忠義而渙散屬倡勇敢而偃仆植十萬師徒運之掌上草薙禽獮一空巢穴餘息喘喘蔑莫之生復舊規昭文物其時矣芝爲之兆不在是乎請以芝名軒不亦宜乎公

笑然之書來屬命余曰奚翅是哉公有文武長才恢雄偉特二十而掇巍科三十負大名天下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功著竹帛而史不絕書位極鼎台而人未滿望古之方叔召虎是也顧以南人之願得公不啻孺子之慕父母不得則飢寒死亡隨之是用輟公紀綱之地去煦嫗之昔塗炭而今衽席矣其已成之效亦奚庸芝兆爲聖天子坐明堂方以堯舜之仁覆天下茲將計程促名必得公與[illegible]元老相左右而翊以體信達順之道俾發育竣極者從成渾博淵泉者時出致流動而充滿猶慘穆以逆衡說漢唐宋因循苟簡之陋一洗而更新之以升聖天子致治之隆巍巍乎揖之三代之上不其介乎由是邈然出河洛以鳳巢阿閣麒麟遊藪囿此公之所以榮而天下之所以尚亦公之所以期待也是芝之生其兆所徵益若如其有此而不在彼如前所云能於[illegible]方從是以爲公哉吾其有成而樂爲天下道歐陽公爲韓忠獻公也時正從公遊久矣故願執役於歐不辭而爲之記

桂林諸葛亭記　　孔鏞

桂林郡城北隅今按察廳事之後有山其勢起伏若蟠龍之狀逆卯山之巔建諸葛武侯祠歲久廢壞成化十七年太監劉公來鎮始至往謁周視祠宇顏傾像設暴露退而歎曰侯之德業在天下令祠之如此何足以檮

厥蠱也乃欲鼎新之時值荔浦猺僮竊發跳梁平樂恭
城方整舉軍旅往討其罪弗果越二年寇息民安時和
物阜乃與鎮守副總兵王公御史邢公合謀於衆伐木
命工撤而新之不兩月祠堂成肇始於成化甲辰九月
二日訖工於冬十月有八日也堂之中重飾武侯像又
爲之龕以蔽塵坌締構堅密制度弘偉三公又率三司
文武僚屬奉庶羞告成拜跪有位薦奠有所於是文武
僚屬與桂林士民皆忻然稱歎曰三公爲此其可爲尚
賢者哉然不爲之記不足以垂示久僉遂屬予記予謂
先王之道以綱常爲本周襄王者之迹熄至於秦壞極
矣漢興學校乃復得聞先王之道至於光武明帝其道

庶幾乎明章降及桓靈姦雄並起曹氏最爲猖獗乃逞
其詐力竊據大物而天下豪傑之士靡不屈節而從之
其所爲者皆僭竊篡逆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
獨有武侯抱道南陽　側而起毅然以討曹興漢爲己
任出師　表正名定分凜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
曉然知曹氏之爲賊綱常之道振而不泯後之君子因
是而正言明道扶世立教侯之功大矣豈特禦大災捍
大患而已邪天下祀之實宜往時守臣多以崇修佛老
爲祈福利而先賢之祠踣頹廢弗修今三公獨能舉此
誠所謂尚賢者哉劉公名某王公名受邢公名茂皆以
著聲宜其所立有過人者於是乎書爲遂命工俾刻諸

石使後之來者有所考云

桂山草堂記　　桑悅

桂山桂林主山舊爲武舁葛氏孫宗印爲都閫有威名
其後莫守靖庵殿下益價售之宅連山以百畝計弘治
五年八月搆草亭三間扁曰可山六年五月創草堂三
間扁今名九月棠靖江王殿下賜亭一座枕於半山扁
曰容恩七年五月於草堂之西復搆屋數楹扁曰翠微
山館十二月遂携家以居草堂之中四壁圖書一塵不
入後枕桂山松桂[illegible]秀天開圖畫荊關董米
無所事巧靖庵日焚香煮茗賦詩其中人境俱清履其
地者端神志其貴席布忘其賤抗塵走俗者若陰有所

抗而不能至予每至草堂顧盼茲山疑即化爲蓬壺碣
石與靖庵酬酢於綠窓竹几之間不啻挾安期侶羨門
而下上清都者矣均遠遊之懷可止潘安仁乾沒之念
可消柳子厚遷謫之礫抱亦可遣之矣草堂之清人有
如是哉雖然古之高堂廣厦如齊雲落星之類何限成
敗於氣機梗楠固於榱椐陶瓦堅於草茅曾不能以一
瞬惟諸葛孔明之草廬杜少陵之草堂武侯藉之茅椒
或益以忠義或架以文章節操千古常新凡物之壽不
獨之人邪靖菴以天潢分派賦性穎悟日思游心千古
超出富貴之外今離市塵而依山林舍禪府而居草堂
其智亦非大有所見不能也堂之不朽又何待言說哉

雖然靖庵以有用之才限於本朝法制終老此堂桂山
之英草堂之靈幸免勤務之勞有如淮南小山歌桂樹
以招隱亦可笑其爲贅言也

容縣靈鐘亭記　黃　鵬

昔讀張詠傳有以更鼓分明爲好官員而受薦者初甚
不然後彼鄉薦上春官凡所歷驗之無不脗合始信其
不誣何者治則百廢皆興否則百務具弛蓋以此占彼
昔之善覘人政者胥此類也今自朝廷洎於官府之治
皆設禁鐘所以節更鼓啓晨昏以禦暴客者也其係於
治豈細故哉縣治東門譙樓北有禁鐘一口蓋唐貞元
遺物也重無慮百鈞鐘懸以亭歲久不支弘治十有五

年冬梧州府節推鄧侯先以攻聲聞當道明年實爲攢
造版籍之期俾侯刻期蒞焉督造焉侯操明不阿利弊
多所興革省治東有徵大小蓮塘二養雞塘一阮婦之
學助供丁祭凡厥廢墜畢舉一日政暇偕僚屬登城遠
視頫鍾所而謂予曰唐宋迄今餘七百祀前此屢經寇
燼惟茲獨存意者神鬼實司護之予進曰聞之故老前
之大逵塘有銅鍋一口風雨晦冥鍾則飛往相搏頃之
乃復成化三年都憲韓公取作府治禁鍾載至龍灣忽
墜於水衆力莫舉狀聞遂寢無何守備指揮尹君欲徙
之西城牽負百夫莫之舉衆不可而還之止用其力之
半信斯言也是亦奇矣矧容在唐都督節制諸州迄今

時異世殊星移物換古之遺物蕩然無存獨此無恙蓋
存什一於千百所以鎮重一方容人世共寶者也厥倚
將不利於鍾盍因農隙而新之侯既首肯翌日耆民數
輩復請乃商於衆曰民力可用也民財不可復也遂捐
廩以充費命訓導周君僑董其事屬予記之敬謝不敏
既而亭成以名請侯曰信如所陳亦靈鐘爾之予遂述
其顛末爲記嗣是爲令屬有以好官員受薦者未必非
今之權輿也則侯之善政波及寧有涯哉或曰昔子不
語怪是不幾於怪乎予解之曰禹之鼎飛入泗水煥之劍
化於延平載之信史傳之來今莫之或疑蓋神物之負
異非常器可擬理有適然不可以常例論者鼎也劍也

鐘也皆範金而成者也知鼎之飛知劍之化斯鐘之設
可坐而靜推也遂併書之用刻堅珉以諗來者容庠署
敎諭事舉人南海黃鵬記

阜民亭記　汪　溥

慶遠城西有關鐵土廣衍而燥剛士農工賈業於其間
者居宜山邑之半關之四圍有垣垣之內每距百餘步
各架木爲樓以爲守望之所防剽掠也余至郡之明年
民以木易朽而且臨欲築之甃石爲久遠之計謀之父
老咸以爲宜於是環而視之獨香山關之右曠蕩受敵
視他處尤急議於是基之衆皆欣然負土而築伐石而
甃不辭重艱不告勞者始工於弘治戊申之季冬落成

於明年之仲春臺之高六丈有奇廣三分之一覆亭於上廣袤相稱於是置酒於亭以酬其工維時與郡之縉紳相謂曰亭既成矣宜有名以識之致政韋邑博謙拱而起曰斯亭未作擊柝者無以棲其身瞭遠者無以遂其目民之居於內者心不忘乎外每坐必執兵寐不安枕雖欲肆力以爲厚生之計不可得也今臺峻而亭成抱關者有次巡警者有恃可以宿軍旅可以施弓弩壯保障之威於一隅杜覬覦之心於四境士不妨貳民不妨耕工者藉以制作賈者藉以貿易庠塾以興農務以舉出作入息戶不夜閉犬不夜驚民之阜厚良以此也請名之曰阜民不識可乎衆曰然遂舉酒復酌從而歌

曰亭翼翼兮香關引領四顧兮漫漫我有懷兮盤桓民有樂兮堵安願千載兮奈何同攀陟兮宜山相從之民闢其歌者亦皆從而和之余觀衆人之樂其樂而亦不能自已也遂執筆而述之以記

重建怡雲亭記　包裕

陰陽聚而爲雲雲山川之氣也白衣蒼狗變化不常翼風從龍卷舒不測昔黃帝戰涿鹿有金枝玉葉之瑞光武封泰山有疊閣層樓之祥保章氏以五色辨祲祥豐歉豈霧烟之可擬哉桂城東有嵓曰龍隱嵓之左阜有亭曰覽翠成化庚子巡按御史臧公仲梅公江因暇偕副總兵都督僉事白公玉造亭適見雲影點綴如蓋在上足以怡神悅目且有爲霖澤物之意因更名曰怡雲各賦詩勒諸石迄今已三十年餘矣正德壬申鎮守廣西內官監太監陳公彬巡按監察御史舒公晟左布政使沈公林按察使周公進隆副使翁公茂南僉事孫公嶶因巡視城軛少憩於嵓見亭久廢詩刻剝蝕咸慨歎曰人徒知雲有澤物之仁而不知雲有君親之誼昔漢文帝誕生形如車蓋者雲君之象也狄仁傑次太行瞻望者雲親之情也君親人道之大倫也亭其可不重建乎乃命臨桂縣縣丞曾侯雍董役惟勤惟慎其亭前瞰江後倚麓翬飛翼鼓材木堅良周匝有闌陟降有路路之口額其楣曰怡雲覽嵓之前構以扁曰庖廚丹雘黝堊

煥然一新事竣乳裕有言用昭永久仰惟鎮藩臬諸公碩德重望忠以事君則君心怡斯雲也孝以事親則親心怡斯雲也君親怡悅則上恬下熙萬物咸遂又奚候登覽而後謂之澤哉是雲之悠揚者若微而關綱常者實大建亭之意獨不在是乎他如野芳秀類喬木陰森巒嶂層巒一日千里者乃諸公豁心目滌塵慮一時之雅遊其怡蓋不在是也書之以復

覽賢亭記　汪淵

桂林舊有書院予巡歷提督士子偏僻郡縣人才甚少因取質可進者赴省會講以博聞見謀於帶管提學按察司按察使余公祐買地一區建書院一所中立五經會

講堂外各以其經別立講堂號房以便肄業爲間共九十有五可容百餘人經始於六月十三落成於七月二十五計四十二日而完中間多淫祠廢宇改而葺之其餘材力甚不爲費先是以六月二十七日吉豎柱上樑方舉事之際忽西南歡呼有聲詢之曰供築者掘土得錢若干取而視之乃開元至寶也頃之觀者畢集羣工並至進而賀之曰錢寶也而又開元至寶此佳兆也國家以賢爲寶而書院本以養賢今得此其將有應而與以爲天下國家之寶者如錢之多而無艾也於時襄厥事者鎮守太監傅倫鎮守副總兵吳溥布政司左布政彰夔右布政傅習右參政胡堯元按察司副使楊必進都司指揮沈希儀咸在僉喜之曰賢才徵於夢卜信斯言也不亦然乎錢得於舊池之傍因名其池曰寶賢池參政胡公奇其事遂募工琢石以砌之覆橋於上而豎之以亭曰寶賢亭士之學於此者觀斯池登斯亭孰不感動奮發懋力於賢以無負於所謂寶者以當今日之兆也則書院之設不虛而先事之幾可遽已哉因記之使後之觀者知所自云

拱辰亭記　宗璽

由紫極宮西十餘步有委巷折北而入計半里許是爲壘綵巖巖附桂山爲都會雄鎮昔人沿石作磴以上仰步驟躋若清都蓬島從天而下霽色未晴雲氣悄濕巳

疑非人間世界有寺焉占巖之額簷阿突兀宛然名畫家布置至其處凭欄一顧萬象在目歷歷可數不可盡也寺之後巨石劃裂有峒沉沉中鑿門以通今俗名風峒是雖有智者未易狀寬者廓如敞者堞如深者奧如下者寂如冷風颯颯雖盛夏亭午無暑氣循洞後出爲巖夸好事者據半腰架樓名以疊綵自下望之如虛舟泊岸飄然欲浮既登斯樓則出深隱而變光景易覽改觀清境復別凡江之平川漫流沙禽水鳥與夫風檣勁櫓漁唱樵歌郊野景物種種可玩遊人墨客謂勝止於此不復計其餘矣然樓惟北牖塞其東西南無所矚戊寅夏鎮守太監傅倫一日避暑登樓指西北隅曰是當有異盍往焉寺僧曰險不可武曰寧可已乎曰棧梯之少頃且喜見矜蹺而復曰厥勢宕晃厥望迢遥絕之塵囂即亭乎因山之高位占玄枵上應斗樞之杓公曰果然吾其增葺之與遊覽者共又曰不可更煩吾民遂捐巳資若干繕備匠氏而舉役焉斷石剗路飾其破缺刈蓁芟蕪發其亢爽有亭翼然扁曰拱辰謂其當斗樞之柄故云亭落成適菊節之旦公遂邀大侍御黃岡曹公安城伍公副總戎張公皆宴於茲酒終登高各賦唐體律詩一章而罷諸藩臬既盡歡公舉酒屬予記其成予播懸惰而言曰諸名山環桂城而蔵奇者類皆是邇或三五里遠或往返竟日未有其近若此者矣佳景雖偏

好事未嘗不至陰雨晦冥或妨於天時寒暑憂患或病於人事否則車轅馬足或告罷未有可數遊而必至於斯者況其地之近也則遊之數其遊之數也則覽之詳覽之詳非復有遺勝隱巧鬱而不售者夫其有不然者佳境固將有待邪蓋扶輿清淑之氣磅礴宇宙內鍾之爲山川毓之爲人物氣有潛形數有眞會蘊於古而顯於今不可執以爲偶者矧茲役也費出於己而不勞於民茲亭也樂同於人而不私於己是可記也使鑱諸崖石以示永久

疊彩樓記　　歐陽旦

距城可東僅半里右山巉嵓樹林深翳山半有寺倚崖

而立盤石礐敧折而登於寺寺之後有石洞甚奇偉中有按察副使致政邑人包公裕所撰碑文記寺之創由於鎮守太監張公瑄自西穿小徑約百步而出於東麓乃登疊綵樓連峰疊嶂爭吐奇秀桂江之水東注客帆漁艇縱橫出沒南有堯山民立祠以饗堯北有舜山山之下有南薰亭相傳謂舜南巡而至此未可考也東至考定二門相望其間良田沃壤果園花圃延袤千餘畝正德六年正月二十日憲長莆田周公進隆大參華容黎公民表金臺蘇公英湖廣于公欽暨諸宗室松坡約琴包公裕以旦有廣東按察之命戒行携酒殽蔬果會餞於亭時朝雨初霽風清月朗神怡心曠盡歡而罷夫

遊宦得奇山水公退則邀遊其中以遣懷抱世固難得況此幽勝之地不動騶從而得乎在城數百步之內豈易有者哉公其以方面重臣松坡俱一時偉人少假半日以樂太平之盛人生聚散不常幽期佳會又豈多得哉於是乎書以刻於石旦姓歐陽安福人

郴圃秋佳軒記　　顧璘

余家江南有亭臨池曰秋佳荒蕪無足愛自余謫湘中離親戚去閭井日思返乎故鄉惟是亭亦未嘗忘於懷郴圃故有池乃作軒其上以象之慰歸思也疏竹前挺芙蓉後耀杪秋搖落尚有佳色時釋簿書而來詠歌其中油油乎若使吾身周旋故園之側夫其離索者不

亦大可樂邪或曰湘中山水甲天下當以金陵諸名勝或莫上下又何一池一亭之足慕乎余曰不然人情懷土君子重去其鄉漢太公養以天下不忘新豐謝安石位太傅道行廊廟且猶築丘以象東山古人之情有同然矣矧予羈旅之吏乎由是言之則斯軒之可樂雖等以湘郴諸名山余不知孰先後也因爲文以識東壁俟夫知余懷者

霽勝亭記

余始謫全州愛予者輒以得遊湘山爲賀至則微徭訟獄日紛於庭不暇出城郭惟望其蒼然者心動而已越明年正月太守曹君德容期方伯蔣公及公僚飲於光

孝寺之雷音堂旣午乃登山覩飛來石歷磴道至半峰間奇石錯列若虎豹虬螭躍伏左右使人愛之不能去乃就石布坐盤桓平砥之上舉觴而遠望焉時雨新霽諸峰雲氣映蔼出沒草木向春濯濯有容一山之勝畢露於此諸君且飲且詠忽不知其醉而忘返也因名其亭曰露勝夫山川美惡殊質美者致愛惡者致惡猶人之賢否然也夫苟至茲山而不知愛之是亦見夷齊之行屈賈之才而不知敬覩焉所謂無目者也是日蔣公賦詩留石余與諸公次第賦而列之

拱極樓記　　蔣冕

皇帝嗣大歷服九圍按寧獨廣西邊徼蠻獠猶阻聲教今年春杜林近郭數里外蠻獠公肆侵掠人妻孥焚人廬舍劫人財貨月乎四五遠近騷然巡按監察御史石公佘切切一方安危之慮謀於左布政使歲公紱修復城垣繕利其甲凡所以爲斯民防禦之具甚悉閒巡視至北關外知其地爲近城要害蠻獠出入所必由之路築堡於茲建樓其上樓之旁撤造營宇數百楹以居名隸兆士有所謂打手者籍名於官八百人教肄戎事數日輒一臨閱校其勤惰而施賞罰焉登樓北望見紅雲紫氣繚繞於天津析木之墟悠然而動遐思仰瞻北極若在咫尺於是肅容整襟拜手稽首言曰茲非吾先聖所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乎惟茲北辰爲天

樞紐是謂天樞其垣紫微其居太乙泰階文昌參侍左右五緯列宿森布遠邇凡麗天之星孰有不拱天極者乎星之精采雖發於天而體質則具於地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是已是故在朝則象官焉朝有一官天有一星也在人則象事焉人有一事天有一星也在野則象物焉野有一物天有一星也凡成形於地成象於天若官若事若物舉天下皆盡之矣而莫不拱極焉一理之自然者耳其在人也猶其在天也分雖殊而理則皆不一也我道皇建極位居九五之尊自甸至京國以逮於禾裔群藩侍衛弼承疑以至於府史胥徒雖僻在閭巷畎畝賤在輿臺圉牧遠而至於日域月窟鯨海龍沙漠形詭服鳥言夸面之徒亦莫不梯山航海執琛奉贄重數譯以共我闕廷合華夏蠻貊而無二致況乎近在藩服之下如蕞爾群蠻者哉彼蠻亦人耳寧不知君臣之義如蜂蟻之微物乎導之而不從諭之而不服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以天下之大臨一隅之小洪爐燎毛髮未足以喻其勢彼徒憑恃穹崖側壁深林邃箐之險以自固而不知鼎魚假息爲日幾何古今名公有事於嶺南而茂著勳績者歷歷在人口耳試略舉其概唐自祿山亂後嶺外谿洞夸獠相延爲寇經略使王翃引兵數千人先後數百戰斬渠首禽夸酋分擒群蠻巢穴而諸州悉平宋狄武襄夜半絕崑崙關破儂智高於

歸仁鋪斬首數千級生擒賊黨五六百人築京觀於邕州城北隅招復老弱七千餘人嘗為賊所俘獲者慰撫之而邊民無不按堵本朝韓都憲雍破大藤峽之九層樓與其他極險巖寨九百餘處改大藤為斷藤而流賊舉皆掃蕩凡此豈徒專事招徠而不施威武以震疊於先乎威震於先以折其獷悍不臣之氣而後德以綏之則其從之也固吾於羣蠻非不欲震之以威而憫其蠢爾無知與蚍蜉螻子無異且慮旌麾所指吾民或不免橫罹鋒刃之慘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自三代已然茲欲盡驅羣蠻以與吾黎老稚齒同為會極歸極之民而一矢不以加遺萬里遐荒如在輦轂堅北面拱辰之心

以紓當宁南顧之慮區區一念報國之忠蓋有在於是盍以拱極名斯樓以著吾志乎巖公及布按二司諸公聞其言而善之嚴公憂邊禦寇素與公同志先是承公意出官帑餘貲剏建斯樓而轂在官之工庸之以鬱桂林知府華侯愛董其役督率有法民不知勞肇工於孟春之初越六月訖事至是具書遣都事汪慶舟來湘臯屬予文其事於碑予既老且病言不能文姑次第石公之語以復打手前時散居廛市間猝難呼調及自期集處放歸又於平民不能無擾今萃之樓旁營中不惟無擾平民時或有蠻寇之警命之過其去來可以咄嗟而辦鄰近居民且將賴其庇衛矣督攝之責慶舟實任之

樓北十數步有亭數楹以為諸司迎候詔勅之所以鎮守太監傅公倫所創傅公謂予記樓碑成當以貯於此亭方樓之建也傅公屢往視之益亦嘗與名樓之議而善之者故樂相其成也其餘諸公與聞樓議始末者具列其職名於碑陰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南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宮室

蔣氏横槐記　邵寶

出全州南門之外若干步爲今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蔣公之第自公以上凡若干世皆居於斯至公之世而家指益繁乃於第之右圖作新第埒禮也中爲堂有巨槐一株度方定位適當其前堂成君子過而嘆焉曰此古人所謂嘉樹也又曰微之近代其公卿之兆乎乃道其堂之榜曰槐廳於是公自少宰入參機務遂進今官閱三代皆如之偶兄戍之公亦自都御史

進南京戶部左侍郎諸子若孫繩繩起未已君子以爲德之符也爲詩歌賦頌而美之者自少傅邃菴公而下凡若干人公乃用書屬某記之天下之物莫大於無心之合是蓋有天者存乎其間而人之力不與焉故夫物徵於人爲休於家於國爲禎爲瑞不可誣也蔣氏之有斯樹也不知幾百年矣昔也在圃今也在庭昔之植也蓋曰惟圃之宜而豈逆知其爲庭之蔭且觀哉故君子以爲在德德之貴乎積也久矣孰能累世相承惟曰我分固爾今於易不耕穫菑畬之義如公之先者由今觀之蔣氏之世德其亦猶斯樹也夫樹不期庭庭不期樹無心之會非天其孰爲之烏乎盛哉某辱公知且三十年

公位少宰某承乏司徒又數朝夕今歸且病矣心亦未敢忘也於是乎記若夫公之德在朝廷而望重天下天下之人固有稱述以裨國史者茲不著

太平府鐘樓記　鄧炳

自京城達乎各省府州縣鎮莫不有鐘嚴夜禁戢奸慝裁之制昔較然矣太平舊有鐘樓在府治之右偏陋狹隘鐘其地甚卑兒童皆可摩擊殆非樓也強而名之爾正德丁丑蔡子來守是邦覩其弗稱亟欲新之值歲連歉民無餘積費財自出官無羨餘工匠之費倍蓰於內地則其材木可卽矣爲工之念屢營而輟抑歲辛巳頗稔泉史門樓摧折益甚乃以安遠廢寺之材易腐爲堅

雖所餘一二猶未足以辦此復益以征商十餘市樹于崇善與史胥春徵於從事於是相地于府治之左謀之僚屬士民同贊其決爰築土爲基基與城平命工爲樓方廣二丈有奇高如之經始於是歲季冬癸巳落成於嘉靖元年孟春甲子財力不出於民故功易成而人弗沮其鐘造自漢代來自交州鈕象蒲牢四足缺一上有斑痕匠者告以改鑄以免隕墜之患且得勒名其上蓋彼欲規鼓鑄之利也顧以舊物不可毀而名不必貪擇日還鐘鈕竟無患父老進而言曰斯樓之建實聳一邦之觀聽也地里師過而言曰鐘樓之建實固一邦之風氣也士子竊相語曰鐘由卑而升高聲洪而聞遠吾邦

科第其自此而寖盛乎予笑而諭之曰苟利於民固吾心之所樂若以為功則吾豈敢遂伐石以記歲月云

丹崖精舍記

張逈

嘉靖改元仲春之望思恩貳守吳君允升走使致簡曰吾於郡之前山剪翳芟蕪夸曠畝許編茅將畚結搆三間扁曰丹崖精舍將蚤暮游息以讀未盡之書以資已優之仕願勤吾子識之逈展簡嘆曰於維宜哉昔人有言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暇丹崖有游息其政暇矣此亦自其用處言之耳予又以為學成則見定見定則守固守固則心舒而情暇丹崖有詩書其情暇矣本立用充乃吳君之素者丹崖有精舍於維宜哉

予客河池心事匪暇且河池之山四週若奔若怒若搏噬若戈戟其氣煩其視塵無可為游息者氣煩則慮亂視塵則志滯以靡暇之心事而交滯亂之志慮欲理達而事成難矣丹崖有舍以游息則氣弗煩視弗塵而亂慮滯志無所於交況吳君有體用之學而又有此以資之徼福於一郡其可既乎予翹首雲山構櫨棲桷無因可覩丹崖千尺徒勞我心然而思恩之繼者得以達理而成政其在茲哉其在茲哉但恐其弊行將以玩替政以荒替理而吳君之志落寞矣逈本不文而使者又一宿即懇去姑草撰此以致遠慕而與丹崖之永不替云

懋德堂記

潘恩

桂林諸山崢嶸岋嶫雜沓駢羅甲天下獨秀山亘峙中域端儼穹隆羣峰若揖若迎若翔若伏環向之甲桂林山之下靖江王府在焉嘉靖丙戌春正月王擇宮西隙地構燕息之區乃定位正方量日度費鳩工聚材粵以經始又二年戊子夏落成楹棟鱗集丹雘輝映雲楶藻井彧彧難分于時王官諸寮欣忭盛舉合詞稽首請堂之名王曰懋德哉惟我太祖高皇帝欽明濬哲奄有萬方我祖靖江王遹造我功啟茲土宇今我聖天子闡極弘化錫類睦宗予德弗嗣亦惟日以緝熙承奠南服其懋德哉外列三門首曰崇正次曰惠廸履正從道凡以達諸德也內有橋曰迴津左右有軒曰臨碧曰漱玉取

諸水也樓曰漾雲儗厥勢也廳曰居敬敬以直內以求厥德也次軒曰鍾秀言面山也堂之後為清虛所門曰玉液亭曰旋碧曰醒心室曰靜思齋曰養浩又其外為圖書屋曰自如亭曰來鳳曰凝翠曰綠陰比物尚象咸麗厥宜王之退而居于堂也前圖後史左琴右書繹文綜藝以守至正匪以般樂也時而遊觀于樓于榭于軒于亭于山于水卉木倅榮雲物變幻序候慘舒湊目會心充然而返匪以流連也歲丙申夏四月迎母妃養于堂易名曰承養乃屬恩紀其事恩再拜言曰至哉王之名堂也書蔡仲之命有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者身之本也保國之基也曰以懋之以貞侯度何以加諸又

曰德者得也孝親爲大于是盡厥心焉則其爲德也至
矣闕官頌僖徵諸壽母恩不敢竊做斯義以彰我明世
德之盛傳示將來

高明亭記　程文德

皇明嘉靖甲午歲春三月二十日松谿程子送客出梧
州城北過龍母十步許有山逕折而東見焉子桂山精
舍在焉逕陟之入門茅堂數楹几一書一侍兩生無長
物時宿雨初霽山氣森然而堂益清肅松谿子洽然而
喜對公賜終日矣起而四顧江環山抱見其上有古刹
日慶林攝衣梯石僧啓門殿荒涼佛像僅存殿左僧舍
數椽出一僧癯悴翛然亦無餘物塵心益洗立殿

後草樹繁蔭鳥聲嚶嚦覗聽不厭桂山復指示山半有
石洞可容十五六人惜路沒不得往予欣然命僕夫剪
棘除道杖藜携酒而登至則俯殿宇如深穽中此身軒
然雲霄上矣洞離向上如甕下如砥出坎摘足鏗有聲
持石擊之如伐大鼓予不覺駭且喜曰此洞烏得無名
名石鼓允稱夫鼓以聲名昔石鼓擬形今石鼓擬聲則
尤可傳也乃聚酒酹洞靈高歌相和題名洞門而出下
山循徙倚睇顧瑜寺外迤山左麓有舊亭址至是則出
幽遂登夸曠可以眺遠山俯長江桂山曰昔韓襄毅公
嘗亭於斯而今圮矣吾欲剏葺之宜何名予曰此高明
之位也名曰高明可乎桂山喜而謝曰諾予有感焉夫

洞舊矣而表之自予夫亭圮矣而新之自子物之顯晦
廢興誠有數耶吾昔備位史官今謫典信宜子爲司徒
尚書郎被逮家食而數則然吾與子又何往而不自得
也若夫愛身明道修己俟命則不可一日廢昔賢有是
言矣吾與子共勗焉時暮色蒼然山風淒至爰復返精
舍命酌少憩桂山謂今日之遊無期素適良不偶也盍
記之松谿子乃秉燭述並遊之顛末松谿金華程文德
舜敷氏桂山里人馮承芳世立也

浮金亭記

縣東山浮金亭在宋時已有之後耶州趙宗信謂東坡
先生所建元致命貴兒忠又謂先生遷瓊時艤此亭下

登覽焉惜縣志無傳不可得而稽矣然亭以先生有名
則建與不建可無論也文德貶官信宜尉寓蒼梧嶺表
書院十月至是道繇江縣浮東山下問浮金亭則云圮
廢久矣顧望獻欷不能釋明日偕學博士姚文蘇守備
指揮王良輔里人知縣霍榮賢蒼梧之士從遊者廿師
孔何自學易大慶輩二十餘人尋其故址咸莫能辨已
而犯烟露披荊棘見圭石出萊畦間封苔蝕土挲剔視
之則充忠記也嗟乎嗟乎昔賢之遺山川之勝而任其
堙蕪者曾不一動心焉其謂之何於是文德爲予衆曰
孰新是役吾當記之於是令招文邀慨然請具甃簿肅
風請購材良輔請傭工文請雘飾御史留守約觀風至

又毀淫祠助之不踰月而亭成故址在山麓林樾隱翳
奧而弗曠乃陟北百餘步山巔俯瞰兩江亭若飛空而
所謂浮金者於是乎益大觀矣余則重有感焉夫茲山
在唐若李靖李白李德裕宋之問在宋若東坡兄弟若
陳無已秦少遊若黃山谷李光諸賢皆嘗登臨而題品
之而蔭以有聞然則今日之新斯亭者豈徒為山川哉
夫世固有過其故居而覩焉思遐者有其身之所藏而
子孫恥惡者乃今於昔人遺跡而汲汲不暇焉相去一
何遠哉然則登斯亭者可以觀可以興矣斷景行之思
撫今古之變任開繼之責草山川之靈斯於諸賢為有
光乎雖然亭不可得而常新也夫自紹聖至大曆以至

我明正統以至于今日數百年間亭屢興廢自今以往
當復如何豪傑之士不待亭而後興斯可矣夫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者貞也苟困物而遷與迹俱泯此余之所
重為感也百世之下聞茲言者必有謂先得我心之同
乎

三友堂記 為禮部員外郎馮公作公名承芳字世立桂林人嘉靖癸未進士固在梧州　田汝成

桂山馮子治圃江壖環丘類壑尚飛遯之操復考槃之
締於是芟刈凡卉輪廣廓如獨樹松竹梅三種種各一
叢秀色青葱離立左右儼若縉紳之彥冠冕佩玉頡頏
而鏗鏘也馮子時時擷策高詠翱翔其間下晨忘返覩
其契也不紹介而親其晤也不謦欬而喻者而馮子則
又語人曰此吾三友也或曰異哉子之取友也鳥獸不
可以同羣而參之草木何居馮子曰噫獨不聞古之人
有米子元章者乎見奇石輒拜曰此吾石友也夫石且
可友而何異于松耶竹耶梅耶遂為堂一區于圃之陽
額曰三友之堂復為歌以落之歌曰維松翹翹維竹斯
耦維梅斯右韻之簡之執我良友執我良友友節友貞
友潔其英不欲不零霜雪崢嶸用考我德歲寒之盟於
是田子聞之喟然稱曰善哉馮子之取友乎夫宏大觀
者類物情以索義寓至言者遊方外以采真故心有所
超雖死體可以語道趣無所遐即傒傅驂其大猷是以

君子脫略形骸而披領要眇然後沼沚溪澗之毛可以
昭忠信而舟扈几杖之器可以備箴規也若夫繕世取
之佩韋治國者之牧馬運甓與於舞劍論學演之斲輪
皆能觸類旁通緣情生覺何者有所悟者必有所資也
何獨至於馮子之取友而疑之乎況夫友也者投分易
而久要難故臭味不倫薰蕕不可以並措愛憎所軌膠
漆亦至於終渝是以朝夕之帝喻其盈虛而衡讀所加
揣其輕重覗炎涼以趨避擇枯菀以翔集嗚呼友道淪
喪久自衣冠憤激之言起於明哲是以翟公書署門之
筆而劉生廣絕交之論也乃今馮子之取友也託物章
義蔑勢利而祛炎涼以矯頹俗其能久要者歟脫略形

骸而超然方外其宏大觀者歟寓言於此而蟄退於彼其憤激者歟不然焉子行高而視下德盛而體恭隱不違親而貞不絕俗久矣故體物不二則四海皆其同胞取善不窮則千古可以論世而顧肯淪跡丘園比伍草木耶焉子欣然曰吾志也微斯言吾無以自解於世矣請書以爲記

隆安縣重建城樓記　　董傳策

今天下郡州邑若邊方稱險要者咸建城城有樓有睥有雉堞有隍而樓則其大觀也承風者以徵滄與可敉者以式頫宇刻鍥者以警偵伺而險走集無事則宣壅滯察氛祲有事則登望清野瞭然得居中制外之勢焉

茲邑爲理者所宜中畫與隆安故險要地叠重山迥谷三面控諸羈縻州而東一面達于南寧郡邑雖小寔當諸夷之衝殆郡戶牖也先是歲甲午新建伯王公某疏略茲土既奏設縣治因檄郡倅林某董置城郭草創諸樓迨數年寢就傾圮令累議修復咸苦邑小貲鉅莫能就越歲丙辰晉江姚君某來爲令慨然留意民社日孳孳懷輯諸夷百廢具舉因校計城樓費請移帑金可辦遂具營繕狀以請諸上官報可乃鳩埏聚材悉簡守城丁壯更番直役命馭演士舍專其事躬率尉史時課督之期緩而令平役始歲戊午春未踰年落成矣其東爲隆興重郡道也南爲覲泉北爲潮江南紀源北紀流也西爲望仙蔽暉也計費帑金無幾而民不知城役之擾然構建延袤悉班班追舊制矣余因是究觀君之治邑其爲民社慮遠矣哉天下方無事長吏率先彌文粉飾瀕者恢悅上官耳目視其官爲傳舍漫浩與待代去即議建置事無鉅細輒沮格不行及其一旦有事乃始張皇措置按符倉卒爲儲餘遊徼計民方疾苦凋擾又重疲奔命洶洶謀遁避不暇于是天下皆多事甚乎國家之患良由長吏優游沮格者釀之成甚君乃先事特乃以城爲急務毅然爲而營之區區畫夜修葺鼓鞞又不煩民之財力若此君爲民社慮長遠矣致滄與則承風者有餘思焉式頫宇則可敉者有詠歌以警偵伺而險走

集則刻鍥者有餘備焉蓋君以此宣壅滯察氛祲而異時居中制外之勢瞭然成大觀者庶幾爲茲郡戶牖承捍蔽也君又徵余文而鐫之石將使後之令茲邑者按石而時申畫之且傚君故事不以煩民財若力與雖然城非所恃以爲治特輔治之具耳苟後之人緣迹而察君之心則其留意民社日孳孳懷輯諸夷者又在乎舉廢之先也因并鐫之石

心遠亭記

凡好遊適林樹與獲其幽勝境大都曠逸之夫而仕紳鮮遘焉至其循通治所者尤少即有之或廹吏務鞅掌聽斷簿判不少暇閒就休沐一過從聊假宜渡湮鬱要

非其鄺裏所眞好也噫夫爲理之貴適尚矣託象遊神翕張時措靡不有圖機然匪超敏軼羣之倫其疇能辦諸粵西巡臬治廨其在邑管者殊僻陋乃後僅圃數畦迺市民廢舍表達衢巷官私並屬未登頃者臺石使君爲邑守捐贏金買其地爲闢荒徑植卉竹結亭其間蔚然敞茂民所遺圃故有林木使君且嚮意增潤之於是臬廨之幽勝始以異觴逸矣所適矣亭仍故圃而新者以敞獨名孤嶼亭是以林之遂名留陰使君業曰爲此矣其竹圃巷之亭瀟然爽塏名之曰心遠蓋取陶淵明人境結廬心遠地偏之語歲甲子竣工屬余爲記余惟使君高材敏識遐無滯案牘將於賓之暇時特操觚染翰乍亭中攄幽暢之懷權翕張之度醒然神遊滿腔奔意其所爲濩澤斯士者匪專徇象假令云爾命之心遠良協化機遠而靡忘邇而罔泄斯心應迹昭矣獨亭乎哉抑余追景往哲而有慨乎中云夫淵明業遂卷懷遺府改玉雖已寄興冥沉猶稱心遠宛然戀主亦衷世之高淵明非爲其逸也而或以避喧近達者謬矣若使君出自掖垣握符風紀激揚攸寄胞與鍾情其所孳孳思務規恢仰宣王人德意旁暢遐壤隱憂又豈能飽盤轍迹徒自舒形適志于幽勝間哉以故略寰中逸奇而稱述先民之心遠厥指微矣然則心遠名亭惟使君蒲爲宜即以標山澤之癯悠悠忘世者不可也

南寧最高臺記

徐浦

南寧郡城之西有土一區聳然特起如岡如阜下視塵廛閭闠若蟻垤父老傳聞咸謂梯雲閣舊址然不可考但其地勢突兀超拔巍然孤峙非惟快遊之士洞心駭目之觀即有警便瞭望焉亦一郡雄勝也先是郡二守張公貫構臺其上草率未備予巡邕之明年爲之增垣牖闢前除地稍廣其制視昔頗稱美矣每良辰延賓登賞因得以縱觀其勝眾但有晴空霽日孤嶼遠橫斷嶂連絡諸峰拱揖至於青羅二山之勝亦皆環列拜伏其下如几如席而臺之前後復有佳木繁陰翠篠敷郁俯瞰城之居民負者休行者歌老者扶壯者觴商賈市肆嬉嬉焉咸得其所登之者未有不心曠神怡精爽飛越若挾翅於千仞之上焉夫粵西諸郡惟邕城爲高而青羅二山又郡之擅名者而是臺乃獨超然於二山之上特出於一城之表焉命之曰最高臺名斯稱矣然竊惟自古羈遊之士寄跡寓土必有名勝之地以疏暢其情性若陳公之凌虛庾老之南樓雖其興致不同而寄高理詠托物惟懷無二也況斯臺有裨封守又不獨遊觀之具而已乎僉謂不可無記遂書之以屬守邕者

白雲精舍記

青秀山在邕郡東十里山嵂然高不礧然現而奇也山之腰有甘泉清冽可食山之麓則江水滙流瀰漫浩渺

為巨浸山舊有寺歲久頹圮獨合抱老松數十株挺秀與此山並青竊意青秀山之所以得名或此是山雖未擅美嶽籍然其麓亘延袤形勢甲於諸山亦邕南一名勝也上海切海道先生以忠諫謫居於邕時常杖履此山吟咏嘯眺以發紓忠君愛國之情邕之守既於泉之畔構亭以為先生憩息所矣而亭之上山勢峙聳俯瞰羣山皆環列拜伏其下先生思親望鄉之心勃鬱于中無以自寄乃自築土一區若臺然少暇輒登望白雲以寓思親精神渺往恍若逢對將羅懸於數千里之外焉噫先生之懷名矣癸之秋仲余于的先生遊青山登斯亭因憶吾邕有内閣蕭君人列女於其地賦青山白雲之咏至今傳誦鐫石不朽夫古人思友如此而況先生忠君愛親之心寄與是山又與昔人之題咏者若合符節乃捐貲命工築室三間題曰白雲精舍蓋取狄公望雲之義以寓先生臣子之衷也舍成先生登青山望白雲其忠孝之心固有以自寄而後之人登斯山拜斯舍者其忠孝之心不亦觀感而有興哉維時同遊豹谷陳子在坐以精舍之築不惟可以寄先生之懷其有裨吾邕風教多矣爰命書爲記而繫之以詞曰惟山有松勁節凌空惟山有泉令名屬公惟山有雲瞻彼昊穹有山有巖仰止攸同嗚呼先生之風忠孝之衷與山並崇永世無窮

孤鶴亭記

邕州分署之右有隙地數畝遼約三十丈廣僅五丈無名花異卉叢樹林沼之奇且居幽偏後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先時陽明先生奉旨征田州駐師茲邵構亭演射嗣曰射圃亭嗣是來官者去住不常亭遂頹圮即有久寓邕者亦多指爲案牘無暇登憩甚至有自蒞官初至送代去足跡未嘗入者歲久蕪穢鞠爲荒莽嘉靖壬戌年秋予承乏來此司官事暇每公餘箕踞坦腹焚香掃几獨坐其間則[illegible]有集于孤鶴者養馴縱亭遂命名[illegible]中時見孤鶴飛鳴舞啄若[illegible]故選吏事旁午胸臆無奇然草亭閒寂素影蹁躚月夜則積木空明鶴聲朗嚦無異山林間淸致豈非達人澄懷觀道之一助乎夫鶴産自中州於西粤罕覯茲幸有之非奇歟士人生斯亭觀斯鶴對景含毫矚幽引眺其翛然塵外之趣當有與鶴相忘者杜少陵詠鶴一詩其形容精矣予奚容贅爰記數語以識命亭之意云

青山亭館記　方瑜

青山去城南十里羣峰崒嵂巍然于邕水之上崖壑林塘遠近映帶前岡横起怪石錯列如蹲如伏莫可名狀石竅間泉瀠瀠流出峽勢旋轉以扼江口百川狂瀾爲之底定毋詭荒遠足稱奇勝歲在戊午初海蓋公以正

論作時被謫來邕日與好事者杖屨同遊每至青山輒徘徊終日不能遽去由是巡臬徐公與郡之長吏知董公之意不擇地而安也乃協謀相役因山之坳築亭一區循石洞而上海天曠濶一覽無際名曰洞虛亭著所見也橫岍之下搆室四楹白雲卷舒時堪望遠名曰白雲精舍著所懷也鑿石引泉注之于池鏘然有聲可鑒可飲池上之亭名曰漱泉亭著所得而專也遊憩息之具漸次告成至是郡人之來遊者曰新所未見耳新所未聞莫不咨嗟嘆羨蔑然于瞻望之餘而董公則又喟然以集曰信爲青山之主矣噫當困抑之時而抗思於烟霞之外居荒遠之境而寫跡于山水之間自非超

然卓識浩然正氣涉閱之深學力之至未足以及此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行乎□□于此有焉若董公者可謂之賢也已余孤蹤累行遠守是郡既幸遇董公之賢而又得與於山川登臨之美有倏樂矣作古詞三章鑱之石壁以寄吾不盡之懷詞曰山之椒兮石洞不扃有亭翼如兮臨星辰覽八荒兮何嶒峻天之高兮海之深山之麓兮朝氣英英茅堂隱約兮窈而冥欲雨何時兮欲歸何心吾亦同情兮白雲之村山之泉兮汩汩其流清氣灑然兮冷如秋濯塵埃兮解煩愁廻俗駕兮莫之與謀時陳大綸有洞虛亭記不錄

清風館記　　王大經

邕於粵爲雄郡居上遊而風氣文物之盛儷跡中朝然地瘠民獷語言譯鞮遠城府僅百里即逋負山谷若非聲教所及我新安驊山方翁膺簡命來守乃先之教化誨明正學大義刻一齋日記等編以作率與士故民翕然嚮風相勸若于訓逾月而邕大治益翁以直道屢屈於時既轉南曹則賓望益深計擢應貳藩臬乃拜邕守時當戊無猷而翁則伏念先道也首祗邕每圖思焦勞救弊補偏興革庶務夙夜不遑寧處々夕退食乘休暇命童子伐翳蓋榮荒穢乃於郡署之北得隙地閒曠廣不盈畝前後皆窊凹高阜半丘繚以綠垣俾藝治之

芟夯之始見其中石甃土埤頹然半蝕蝌跡苔封蓊蓊蒨蒨雜於荊莽之中亦不知其歲月幾何矣既疇諮故老相傳以爲宋人所築清風臺舊址然不可攷矣翁嗟悼良久遂劃然喜曰清風吾故人也吾宦於斯舍於斯則清風與吾當爲主賓而臺之興復舍吾將奚適乃命工斲竹木治陶冶構以成室翁自扁之曰清風館夫臺則人所休沐之地其爲義廣博清風主人恐不得而專之謂之館則旦夕與聚驕息動靜咸於是乎遊衍是清風固可居然得也夫清風不能自爲賓得翁之退食從容而飄然徐來則見其愜情性和衷素解慍阜財豁然物表以詠以觴優遊成趣將不知其天地吾身之孰爲

大小而何有於物我形骸行藏失得之橫攖於胸中蕩
披吾之襟即與之俱忘矣翁爲主於內淸風和鬯於外
是以寵辱弗驚是非無伐循性而行隨寓各適今日守
邕之遐荒絶域不啻若中州南國之安而紆金服緋師
帥一面可當諸侯之貴而翁則視若固有焉也夫翁德
盛自然罔所矦養然豁達容物充裕不校使人人可親
粹然有道氣象其裨益於淸風不旣多乎夫風於易爲
巽巽之德入故烈能說萬物翁以巽入之仁治邕故亦
能說萬民然則斯館也其廉頑立懦之澤又當在百世
之下而使人興起旣落成翁命郎選卿呼余進之曰吾
與淸風爲主賓然介紹而傳命者非子歟其爲我颺言

之以代儐相之義余謝不敏敢請于賓復于主人皆曰
諾然後書之

懷集縣日新堂記　蕭信

君子之爲治甚無樂于其多事而拳拳興作爲也適于
時勢之遭不得已而以身當之則亦不能挈然以但已
是故乘時以飭蠹而利用其大作君子亦何容厥心哉
懷集載時其來久矣公堂湫隘衙宇丘墟前此蒞官者
率於賓堂棲息甚至褻人僕隸內外混淆讌會賓朋屬
踏簷下呼其政事可槪矣嘉靖辛酉郡侯李公來視懷
篆創庫樓修城堞立社學置樂器建敬聖祠起弊興衰
一時文治創見聿新毋延客後堂輒喟然嘆曰惜哉此

耳秋八月代至回梧未幾代者去矣諸器公者復强公
還署冬十二月公至駐事分司甫踰月乃簡耆民袁琥
等鳩磚植瓦構木召匠於堂後隙地建堂一座復建寢
房廚舍數間其後高樓則仍舊鼎新飾華增美凡諸垣
墉門扃丹雘之不可缺者皆翕然具備煥爾改觀三月
念七日告成乃銘其堂爲日新堂法湯不顯聿新之義
而公堂則改爲親民堂云于是乃蠲良辰掇告文具牲
醴羞牢定宅士庶讙說咸樂公之有定居也先是樓頭
管與山口諸推撫巡交獎遠邇謳歌製采修文候時弁
衆識者于此占其爲太平之瑞矣公旦日夕留心與民
休息革例余簡詞訟嚴關節禁服毒抑刁豪其尤重者

地方一切軍須隊伍旗甲銃砲犒賞諸費悉不關諸公
帑淸操氷節澟澟如白日靑天鬼神臨之稍暇則講正
學明心性葉詩歌舞勸俗陶情山谷蠻猺咸遣子入侍
公前此校餘杭盱眙所至氷蘖敎化大行兩地圖像祠
之今茲蒞懷懷之德公猶盱眙餘杭也則公之永終譽
於將來者寧有窮哉公名鵬舉號海雲廣之歸善人

重建上林縣西樓記　謝忠

西樓者上林縣治西門城上之樓也自成化壬辰歲恩
恩土官岑瑛築城闢西門樓已豎建後以其門招寇閉
塞樓亦以年久就圮循至隆慶辛未適邑侯王公至銳
志興作廢墜悉舉下車甫踰月而剿滌毛冉踰月而修

儒星之門既而復以縣治之虎山太峻峭當豎一重樓以彈壓之於是聚村飭工命耆民梁僧董其役豎樓一座於西樓舊址興工於辛未冬十月十二日至臘月十二日而報完攢峰映日捲雨飛雲鎮鄉與古滘遙迎八角與思鄰拱峙控引乎八寨兩江黏峒傑帶乎鏡湖馬浦支流殆所謂雄據一方者樓枕大明山俯瞰通與滘毛賊村峒發跳者咸壯而奇之余曰不然國之有城所以界外而衛內而城之有樓又所以壯聲勢而杜覬覦也上林以最爾孤城處大明山之下當猺獞之淵藪為出沒必由之衝不示之以強彼將欺其弱不示之以有備彼將出其不意故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

厥聲濯濯厥靈重聲勢也往者荒城數堞亭不亭樹不樹殆示人以可慢之形故彼得輕而侮之使吾仍而脂韋滇涊不有以大其規為以竦動其觀覘其何以默奪其心而消其覬覦之念哉故西樓之重建殆將內以便吾兵之戍守外以震彼奪之觀聽公之用意深而為慮遠殆非止為振地勢云也況為吾人之偉觀乎僚友陳君曰然信哉斯樓不虛設也顧稽往牒有以乘月登樓而奏笳退鹵者有以乘月登樓而賦詩遣興者王公此舉則異日之所以退夸鹵者在是所以咏太平者在是烏可不記乃相率以告于王公公則固辭適幕寮石君為之力贊始允於是次第其事以記之公閩省連邑人諱一岳數南其別號登戊午科鄉試初敘襄城擢是邑約己裕民興利除弊為政有冰蘗聲是役也不費帑金不勞甲卒一以公贖為之故事不煩而緒易就民咸樂有賢父母云

懷集縣新建層樓記　　鍾纖英

懷集縣城南百步外大石突然起地中若富歲積穀而尚其顛環江抱流蹲伏蜒蜒疑自天勝嶺越城左矣江之流南注而入于海宜崩間是皆攔無以同風氣回人文乃因不而為幛樓長江東踞遙山是嶂一時之人文彙彙相衡掘起為因木堵與幛樓會歲久樓寢廢士風于是不振邑諸生嘵嘵然筆沈書以告諸令曰文

不復文尚在茲乎吾其誦讀矣為邑令陳公一定以諸生意請於予予曰事廢而迂令曰士固有羣之庠序嚴之師傳則厭然以思匪而語之以堪輿機祥之說則竦耳以聽故理之所不必有而可以若人心作士氣則莫如斯樓樓成則吾之責成于士士其無辭以白以自掩其怠惰不才予曰民貧矣所取材令曰令將無取于民未幾層樓報成則費之出令槖中金也尋且建書院列號舍豎講堂羣上而居業於其中以相層樓之靈之所不逮令之立意淵矣樓成上鼓舞踊躍登樓而望雲嶺來賓于前筆峯脫穎于后尾擁三洲首注大江戟帽疊幛懷岡齊嶽遙望揖讓而推高延青輝碧縈紆徐旋靦

四顧昔所未有滄溟碧濤山雲野霧若造化者驅之聽
命于斯樓呼吸吐納揮霍翕闢歛而精英泄而人文惟
斯樓主士相顧競勸朝文暮經曰層樓掄文柄昭昭以
監以相夫士之黽勉以進業以訴其怠惰而不才吾其
無取戾於斯樓以無負吾賢令公令以其士意請予記
予既以嘉令之良又不可以無一詞以作士于不逮乃
進諸士而告之曰層樓掄文柄與造化爭衡則樓之盛
諸士群也然樓未成則諸士責成於樓曰無樓則人文
與樓而俱以奚事于詩書爾令爲爾士樓矣若又取必
於樓曰有樓則人文與樓而俱與奚事于詩書則樓爲
詩書牿也謂樓爲不祥也亦宜層樓縱能操文柄與造

化爭衡信乎怠惰自廢者而能使之賢且才哉諸士勉
矣予于諸士有一日之長故于是樓之記不以頌而以
規樓興于六年七月成于七年仲春其工料稽贍則刻
載于碑陰後萬曆八年袁昌祚又作記不錄

撫字堂記　　蘇朝陽

明興二百有餘載威靈暢于九區惠澤溢于五嶺冉駹
邛筰之徼焜燿于光明乃是縣以洪武初建治于茲列
鎮置吏諸夷猺獞狪苗之屬五六種即未丕變亦既畏
懷馴服矣以彼諸夷直宜聊示羈縻以撫字潛消而
默奪之嘉隆丁壬之亂則司土者闇於此義有所激而
然也遂再勅臣辟蝟虎其師雷霆其令彤弓賜黃鉞

大征黎縈之不恪殲革巨魁至於庭搗穴征誅所及感
則威矣而城邑丘墟戶口流移知典空有名秩寄賃民
舍如故其何繇一施撫字以奠我民耶歲己丑知縣朝
陽奉職事而來思無以報命乃跋履諸崗逾越巖壑宜
邸之民夷僉以朝廷威德惟諸夷與民黎不余瑕疵也
歆欣愉便願得復都城爲臣子世世安土樂業乃申請
三院可道符改卜于舊丹陽鎮丹陽洲闢草萊築城邑
建縣署頒其堂曰撫字大書揭令長無過催科撫字兩
者今以縣當民今上臣[illegible]諭催徒當太倉積粟胡事於
其[illegible]令民安乎若將催科以其撫字乎撫字之而賽
驗是則民安撫字之而耕田闢則民安撫字之而雞犬

不驚耒夫紅女得所則民安撫字之而逆無猪豕圄無
滯犴則民安故嘗論所以治安之術雖有蠢茲鳥獸之
衝折之席上雖有孟獲智高之賊擒之戶內何以知其
然耶昔者渤海盜賊起宣帝以龔遂爲渤海守遂單車
至部罷捕逐盜賊吏令持田器者皆爲民盜賊聞遂教
令也即時解散因發倉廩假貧窮勸農桑勞來循行而
郡大治龔遂之安渤海也爲撫字也條教方出而潢池
之赤子已坐銷矣兵革不試而仗劍之惡少已歸農矣
此所謂折衝席上而擒將戶內者也知縣朝陽愧無渤
海治綩之能催懷馬牛觝犢之愛又幸此邦之民夷鄙
陋而荒朴猶可以恩信撫是用惻心撫字剔秕繁科招

流移通商賈召子弟而誨之忓忓若保赤子然敢曰如舊官常其率菲菲以圖徙舍也或曰民徒撫字已乎曰字之能勿誨焉物草風移而教固行矣既以名堂因以盟諸心而記之

君子亭百字碑記　蕭　濬

蒼梧故有百花亭第圯弗治蘋所稱芳菲處胥鞠為荆榛矣郡大夫新之參知公約余輩同遊但見滿沼芙蕖星懸電發輕飈時至芬薌欲上人衣也因命取荷葉佐酒盛以碧筒杯各引滿而辭參知曰是可亭遂鳩工為亭三面臨流草芳非作名之曰君子亭云

瑞泉亭記　熊養初

郡志載欝林南門外有瑞泉清徹可鑒須眉居民咸汲以為養當饑與計偕泉溢為紫父老以此驗科名之盛百不爽一予竊慕之思一覽觀以亭其上而未之逮也會海賊寇欽州當事者朝請議剿欝故兵餉孔道州官偶之檄予鎮鑰是邦兼總糧餉予至頗煩拮据務無何舟艘鱗集解運蟬聯又以其餘暇吏事稍稍去苛就簡與民休息庶幾可幸無罪放衙之暇出觀瑞泉前郎南江直通合浦兩崖林樹葱蒨白沙碧水爭相映發泉上為石不甚鉅然亦突兀稜峭石下為泉其出如湧色白而味甘飲之宜人泉後巖石森列壯如屏障石後為漥土水漲沒最後為長隄泉石之勝一覽畢收度地而亭之當不出此予停驂綴步周遭四望尋有斷碑崎倚欲仆視之盖弘治朝所為銘瑞泉亭石也益信今人耳目心思無加於前人而曠世相符即一亭之微今昔有同情焉予因跡舊地遂亭其上亭四面則敞八窻玲瓏俯視流泉灑然可掬亦此中一絕勝景也是役也曾贖鍰之幾何而上可躡前賢建始之芳躅遠可昭此邦人文之盛夫為力省而收功溥惡有夫用煩官府役費時務遊下佚而淫于觀者哉乃額為瑞泉亭云嘗思人道之世天降膏露地出醴泉[illegible]天地之精也世有聖王天地乃不愛其閟焉一見乃此邦人士錄為泉出為紫且數驗然矣奈何人以珍貴而肯越其所為瑞乎欝之先

有朗忠烈文孝子其人而烈女節婦著于史冊代不乏絕若此者豈異人任蕴苞孕深故忠孝性生節烈天植其淵源宏遠矣乃今縉紳孝廉循循典則嫻於道義青衿之士秀發醇雅弗考弗佻則亦王國之珍而一鄉之瑞也瑞之實在德不在位德厚而身隱不失為國寶德涼而名顯未免為詬儒後之視今何異今之視昔予望後來者儀刑先輩勿以爵位隱顯異其好修淬礪湔雪以先齊民相率為孝友忠順之行庶幾不負所以名泉之意而予之亭予斯以紹述前賢也其亦與有榮施也夫季夏亭成漫援數語而為之記

粤西文載卷三十三

粵西文載卷三十四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　橋梁

海棠橋記

宋　劉受祖

横州古寧浦郡也西北有溪曰香稍南會于鬱江跨溪有橋南北皆多海棠紹聖間秦淮海先生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録謫柳移横是時常醉於橋畔書生祝氏家明日題一詞有醉臥過海棠開之句州人因以海棠名橋歲月浸久興廢不齊更名去思又更名清秋淳祐六年夏右驍騎將軍李公植來守是邦損貨帛三萬率州之官吏士民共新之經始於是年之十月落成于次年之四月橋長一十五丈高二丈二尺雖春濤秋潦民無病涉之嗟霽月光風士有咏歸之樂長虹餘潤雲甍架空殆庶幾焉郡之士夫學咨于受祖曰寧海僻且陋淮海先生辱居今之言寧浦者必曰海棠橋言海棠必曰秦淮海是州以海棠橋重橋以秦淮海重橋名海棠未可更也受祖答曰橋名海棠以淮海故也士不忘淮海將何取焉爲其花間一醉吟耶爲其放浪形體之外也耶爲其九經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可觀耶是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元豐初淮海如京師應舉以詩謁東坡於徐東坡和之曰縱横所往無不可知君不可以新書蓋當是時學有新義政有新法當日附和倒置通顯淮海窮困無聊中東坡已知其介然獨立之操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矣夫志氣之帥也士當未遇時志苟不立則阿意而苟合妾婦以取容有小遇焉未有不誘於勢利怵於憂患者淮海在元豐又嘗爲王安石所知安石得其詩喜之而不擇于淮海稍自貶損高官厚祿可坐而致也淮海不奚于於安石之門而北面於東坡之室文章行誼並駕山谷諸公間元祐初坡谷繼進淮海以大錄用而紹聖之事作矣淮海之在紹聖猶元祐也當其醉眠花下又安知身在寧浦耶昌黎嘗謂孟郊卒不枕有以昌其詩東坡曰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孟之寒天地爲幅不在此淮海益有得於此矣或曰古之君子畎畝不忘其君淮海脫屣軒冕肆情放志於宇宙間高則高矣非古人不忘君之意也予應之曰子獨不觀寧浦書事之詩乎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聞達日長聊以消憂淮海何憂乎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紹聖以來羣賢迸斥姦夫竊柄剝床而膚可虞城圮而隍可復淮海之憂蓋在是耳在天下者不忘其憂在吾心者不改其樂淮海之志惟主於憂國憂民故淮海之氣不詘於流離遷謫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此淮海之所以超逸絕俗者歟因橋之名以求其實因淮海之迹以求其心受祖所望於横之士君子也衆皆曰然請記之

陽橋記　　元　伯篤魯丁

靜江爲廣西都會其城之南門凡往來東西二道兩江交趾海南北諸州者莫不由是焉是豈特爲廣西一都會而已城下鑑湖水水通灕江門前有橋曰通濟所以利病涉橋左右爲商賈所藏寶物齎貨以有易無日以千百計是又豈特爲病涉之利而已識往者亦觀此爲要至元五年冬十二月遭火延燬時天沍寒老者弱者傴僂而提携者皆病于嬌攝蓋困中之市常涉者衆往往爭先有墜溺之憂憲司大夫患之責於連帥帥擇屬官之廉且能者經營之于是監郡敘化推官府棣錄事長官也先卜花暗排躁府貞其卿成任是道壽菴道人胡道貞曰官愛吾民如是尚坐視而不思補報乎首倡居民各捐緡幣有差經始于六年孟春凡四閱月而成一日郡之士民造余請曰前至元癸未重修斯橋迺燬于今至元己卯是豈偶然茲落成願乞一言以紀諸大夫士之功於不朽余曰夫十日配十二子數將周六十興廢定矣今憧憧往來自辰及酉不絕又豈能保其久而廢耶雖然傳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蓋其艱功已畢可用民力也今東作方興民事不可緩而乃官不知役民民不知役力橋成而無怨嘆之聲此孟軻氏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是可書矣是爲記

重修飛鸞橋記　　曾　昺

全之爲州當湘廣之交其南走桂林越島外暨占城眞臘安南之絕域貢賦所供舟浮車驟赴京師者皆於此取道郡西有羅水東入於湘長橋跨焉舊名曰飛鸞距城五里許則南走桂林之道也橋歲久寖壞郡以廣帑弗靖供億將二三稔故未暇葺至元後庚辰時春陵之江華猁狡猾發湖南師聞騎兵來戍戍兵弗戒於火橋之燬什二三僅造舟以濟病涉者監郡公教化的邇諸徭佐日驛傳之所經商旅之所由惟橋最爲經久曷撤而新之然民力繁浩恐有可程督之未易爲也可若何經歷野的古鐵木爾進曰門改作而責任有司誠若公所慮然使民輸其財工效其技傭食其力勿拘公私唯責其人顓任以要其成則事易集茲有道者蔣玄中素習營繕之事崇勵而使之其可監郡公是之乃命郡民之積緡錢者錄其雜徭驗稅輸徵民郡令下各爭先樂輸官爲主其出內而斬材伐石命丁傲徒悉委諸玄中無追呼之勞無鞭箠之苦無浮沉之費而功事成斯橋也洪以數計者六屋以間計者四十有七爲重屋者三爲關門者一其長廣如舊而矩度縣飾勝之橋之趾爲堂三間則送迎遊息之地堂之下左右各爲屋三間則庖湢之所而守視者之舍表以外門繚之周垣蓋昔未有而今創爲之也會其費爲緡五千二百有奇經始於是年七月而以明年三月落成監郡公復謂其屬清湘丞

曾尉因役之興爲費鉅而見效速此長慨得人所致也予爲進士可悋於紀錄而使其實之不彰乎尉辭弗獲載惟古之爲政者徒杠輿梁以時告具國朝之制路府州縣各任官領之令爲郡長者以事無不統而締創是圖可贊畫者盡心力而交相之區畫有方故民不知有爲而樂其成如此也劉尉爲邑佐不能躬任其勞煩瑣者郡府何敢以固陋辭由是大書備述以昭示遠邇尚冀來者保其成功永永罔有斁 明弘治己酉重修周孟中有記不錄

鬱林東門橋記　　宋　拯

爲政當適夫緩急之宜誠能先其急而後其緩斯可謂善於爲政矣鬱林當南越郴獄之孔道邇來山猺鼠竊

屯貔貅之士鎮靖於此而郡東路達容藤西南達欽廉東北達潯貴南則西甌驛在焉驛前往來之將鉞出入皆假途於此每春夏雨多水漲潦泥沮洳輿焉埋輪騎焉沒足涉焉沒項棠陽廖侯守土以新建杠梁爲已任合守貳視僚佐各捐貲將甃以石費弗給俾典衙蕭浩募緣于屬及富室凡甃大梁四小梁五以東門橋乃租迎賓客之所也請併記而鐫石於斯以紀焉嗟夫人心弛備習折柳樊圃之不知然後寇得以肆其睥睨侯證杠梁若此可謂急于先務矣繼今益嚴厲備竹見歷鏈仗鈇鉞之寄訓干羽之化必有登斯橋歌西甌池爨南渚舟屯寒山應雨紫水流霞五岡秀麗八叠縈廻石巖

仙隱金鼎禪蹤之什以想侯之惠澤也請繫銘銘曰吁嗟賢侯有濟川才爰構津梁以便往來聯如虹蜺環城之隈赤獝映水碧甃凝苔控制南荒此其達路涔弗病涉漲弗病渡乘傳南來朝天北去必有顯人于斯題柱

梧州府浮橋記　　明　方　瓛

浮橋在梧州府桂江上江發源桂林與安海陽山合衆流而南至此幾千里奔湧澎湃電往雷聲至橋之下流半里許及與南寧鬱鬱大江會夏潦秋霖溢爲逆流衝激相蕩僅少寧日而浮沉波浪恃一葦之航以爲命脉頃頃刻刻往往來來一壺千金之喚往往有之成化庚寅秋右都御史韓公始謀爲浮橋而太監陳公平江伯

陳公相之於是以鐵鑄爲柱四爲鎖二以木造舟五十六繫舟於鎖繫鎖于柱柱對列江滸半入地中見地上者近一丈舟廣九尺舟相去空八尺比木梁其空比板翼梁上板木廣皆逾丈列扶欄翼之至東西岸上岸皆砌石爲階級數十以便升降又備舟十餘艘視水勢盈縮而增損用之建作古之功活多人之命通萬里之途車馬擠負如過衽席有無化居百貨咸萃禮文典行風俗淳變公之德其至矣乎夫三代盛時生民之政田里學校大端也衣服宮室飲食下至郵堠橋梁舟車弧矢之具無不爲之盡心故民之從之也輕於蠻貊戎狄亦罔不服仰令之桴鼓不動嶺海晏然十數年四出剽掠

攻城焚野之諸蠻猺雜然與民耕稼于野時節迭歌更舞歡然以無爲公豈盡制其生死之命其必有不言而喻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於鈇鉞者其亦體聖天子之至仁復三代之盛治爲之盡心焉爾於此橋之創見一端也因而記之

萬里橋記　吳玉

君子之善無大小要在出於誠而已善出於誠雖小可錄由此可以推見其大故曰觀人者不於其大於其細桂林爲邑興安有靈渠古灕水經流縣郭秦史祿始鑿流以通舟楫而未有橋也唐令渤因作橋以往來而未有亭也迨本朝成化間知縣錢孔達遂構亭以覆橋

百有餘年亭已三易毋復傾圮莫或肯構湖廣都指揮陳公早襲武弁戰績懋聞晚懸仕東好善彌篤嗣寶能以韜略世其業擢都閫成化癸巳欽調廣西都司未幾總府以興安爲要害重地特委鎮焉撫治三載邊烽不警乃走价迎公以就祿養公既至慶歡之餘偶覩是橋喟然嘆曰予曩時躬率軍士征戍嶺南足跡經此屢矣今幸矍鑠尚堪一爲慨然捐所有購茶材募衆技卜日肇工凡三閱月而橋亭落成亭之廣袤悉如舊制由是商賈羣集貿易旁午聳然爲一邑之偉觀夫修舉廢墜有司之事守宰之職也彼受若職怠若事者視此奚翅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恬不介意今公志非徼名一念之善施於見聞所及俾有司積年之廢墜一旦事舉事雖不甚大費雖不甚厚而爲善之心則出於誠也同寅憲副范公爲道其事屬予記後之人經道於此拂塵讀碑安知無好善之心如公及良有司者繼而葺之得人焉繼葺之則亭與橋可保無虞矣

藤縣永安橋記　傅惟宗

藤城之西有門曰永安門之外有永安橋舊架板橫跨城濠爲傳舍有異人方此邑城爲芰荷叢以此橋道爲根帶民物藉有生意理或然也抑其古今人才之盛皇係之美有足徵焉景泰天順間屢遭地方多事橋燬行者病之成化癸巳秋邑長史八桂劉公昱召父老議曰

是橋利涉自古而然今之陡岸濠深水齧愈墊愈闊若以木仍其舊僅可以歲月計謀易以石僉曰可即捐俸金以倡之復分所屬坊老備募衆緣聞者爭助恐後料既具復請于總府暨憲副范公成獎成之即日興工役去發水先築兩隄後囿水門上砌平臺覆屋四楹傍護闌楯列以坐板凡南販貿易負重而集者得以憩息焉橋之外則設柵爲關啓閉戒嚴肅然警策人心快之經始于成化癸巳十一月落成於明年二月丁丑長二丈六尺廣丈有三尺既畢工官民老稚咸慶其成以予爲邑之耆宿請記其事將刻諸石昔諸葛武侯嘗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是橋之成非一時之惠大有關于地

利之盛衰劉公轉危涉而爲康衢足以爲千里之壯觀
亦王政之大端有司之先務民心之所同欲也皆可書
故爲書其始末以爲後來告其施財姓名差等類列諸
碑陰以垂永久云

潯州清平橋記

張瓊

清平橋成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公書來屬予記記未作
而公卒念公之遺命乃著文刻之於石橋在府門驛東
正統丙寅都指揮使黃玹所建成化十三年丁酉橋圮
于明年戊戌范公提右江印至潯始謀建復功未就適
有憲長之擢又二年庚子余調守潯公檄余終其事壬
寅歲乃命耆老徐麟雅董役聘分守潯梧參將歐公磐

亦與力而功於是乎成嗚呼行仁義者王假仁義者伯
王不畧小伯不與大故徒杠輿梁孟子稱之不以其小
而畧之也桓文之事仲尼之徒羞道不以其大而與之
也所以尊王道黜伯功也余聞諸父老云昔者江流急
渡軍民皆衛江逆郭而行今則往來稱便矣是功也豈
費若小而永利寔大胡可以其小而畧之况潯之爲郡
控斷藤峽之口猺獞蠻賊淵藪前人設郡於此蓋所以
扼其喉也二廣漢達官軍翅翔動數千計嚴武備以禦
之修文事以華之俾犬羊化爲赤子甲冑變爲衣冠如
江之清如砥之平此橋之所以志與因紀諸公之成績
復申前人之名義俾知攘夷安夏之大不過斯心而爲

之嗚呼豈特尊王賤伯而已哉橋肇工于成化十七年
辛丑初八日己卯畢工于是年十二月十五日己卯爲
費不多桂平知縣賴仁相助之力范公名鏞字彥聲江
西豐城人由進士歷秋官郎中陞前職所至有聲

欝林安遠橋記

周孟中

安遠橋去欝林城南一里許元延祐間始作木橋永樂
八年州守陳銘砌石爲基架木爲梁上覆以亭歲久傾
圮橋當孔道春夏水泛涉者病之成化乙巳秋憲使陶
君自强州人也奉命靖邊過而嘆曰世之溺于異端者
往往傾貲奉佛老冀求福田利益至于橋梁道路利濟
攸係反莫爲之良可慨也遂捐俸金爲倡屬前守歐陽

寅修治功未就秋滿去弘治庚戌郡守邵君端來既而
同知陳成判官劉明弼吏目孔孜繼至相與謀度重建
州人聞風咸施金帛以助橋南北兩岸高數仞壘石爲
崖溪橫闊約百尋累石爲墩墩上覆板板上建樓樓若
干楹其材皆鐵力木也始事于辛亥冬十月迄事於壬
子三月僉謂有紀以垂久遠憲使以書來請予按橋下
溪源發自容山北來環帶州治折而西流至廣入海溪
側有泉自石心湧出每州產異人或登科第其泉紫色
因名紫泉又名瑞泉山川毓秀州之望人先後迭起若
憲使陶君父子忠義事尤其表著者也昔宋郊編竹渡
蟻相者言活數萬命既而兄弟並登科甲至今傳之爲

美談夫澤及蠢動之微尚獲顯報令憲使君捐俸倡人成是橋利澤之及於人者廣矣州人子弟將不奮並裔科甲以符山川之靈耶且是役也民不告病而事集邵君帶可謂信而後勞者矣遂書以為記

慶遠興賢橋記　宋　澍

郡慶遠城東二里許有石交道間以泥塗晴則崎嶇躓足雨則泥淖沒脛路東舊有橋以度山壍近損其半過者危之乃令尹李侯至宜山之五年廢修墜舉慨念斯路一日驕者冬告曰東路最為衝要久圮不修公私俱病吾不忍也遂捐俸若干付李宜募夜少助厥費爰召匠伐石壘杵以定其基甃巨石以盤其底土覆而石甃之廣尺者二長丈者二百有十橋則盡撤其舊而新之廣視路加三之一長丈有二尺自庚申冬初至辛酉春仲積用告成以今以閑鄭輿不煩借而夏楫不煩乘侯乃備牲醴集耄士落於道左衆謂予記且名之予惟賢者知興而愚者知廢唐賢柳子厚言也斯路界在東外往來如渡羊腸躡棧道固不顧疊首疾股栗步窘浩歎之聲相聞截路雖昔一舉手投足以拯其病者侯獨若切于身而亟以成之遂使阻危之舊途易為平安之新道往來交歡上下稱便其賢於往昔遠矣謂之興賢不亦稱情矣乎然天下有興有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況路當要衝行者如市是不獨不廢而亦修之

不可緩也嗣後橋路苟有缺壞為民父母必補而完之或因侯之務并及其餘使如砥之形真與郡城相為悠久則路上之碑人人極口又何但今日賢李侯而已哉侯名盛字靜之江右鉛山人宰吾邑多善政切於愛民民亦戴之若父母蒞官之明年鼎新縣治修建學宇凡所規為悉底完好斯蹩既集行將甃路于西南緒渡於彭埠欲俾邑治所及一無罅漏云弘治辛酉孟夏鄉進士郡人宋澍撰

懷集登雲橋記　陳　廉

古君子之政細大畢舉然必求其經世遠圖不規規于目前及人之小惠故鄭大夫以乘輿濟人必見譏於大儒君子所以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乃先王合人心順天理經久之謀也吾邑城西里許乃居民往來之通衢然地勢卑窪每歲遭水患徒行車輿者常病焉歲辛酉江夏劉公德輝以郡幕奉檄來署邑事過其地目其患切切然以為有司缺典政務之暇運籌於中進邑之耆舊議于廳事命工人菜石橋于其上名曰登雲蓋必有所取義也凡工食之費皆劉君自措民力不與焉工興于歲之十有一月告成于壬戌春王正月督工者邑之通緣李君憲而里老梁經章悉皆協力以成其事由是徒行者通車輿者達舉無遺恨焉邑之上舍梁秉中日覩其事樂觀其成亦且合人心命余紀其

歲月以傳永久予曰劉君其可謂良有司者也其暫然署理之攻尚有可紀如此其專典修理之務豈無卓卓可錄者與然茲舉也乃劉君一念之仁所克廣也吾聞仁者必有後天人感應之理豈可誣哉故爲記于橋俾往來者知所自

永濟橋記　包裕

省城東之巨津廣七十丈有奇水發源與安海陽山合大小融江衆流逕津而南滙西江性悍湍奔湍涉者病特兄遇春漲夏潦汹欻澎湃若雷霆然舟人渡子乘時射利者自可索需間而人舟覆溺者有矣一歲予僉之噫嘻保其必無也哉正德丁卯右都御史陳公金奉

書膺兩廣軍民重托廣詢博訪時政利病而興革之者蓋非一端也適桂林知府汪侯金恩有事於梧公詢前弊得實乃會鎮巡藩臬諸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可不加之意乎僉曰然乃支公帑鳩工庀材造舟五十鑄鐵柱四各丈八尺埋峙岸滸半入地中鑄鐵纜二各長百丈餘橫亘舟上索舟於纜索纜於柱鎮鐵猫於水以固舟甃石塊於堤以固岸兩側翼木爲欄以防蹉跌兩岸甃石爲磴以便往來綜理周密足爲經久之圖題其扁曰永濟由是往者過來者續行者歌遊者嬉而樂得其所也吁公之德澤被諸人者其盛矣乎郡之士夫耆老屬裕有言以紀其盛公聞之固却曰春秋興作書

至於築臺城作邑門之類必書者譏之也衆對曰譏之者蓋由非時害義也法有宜書者譏上工重民力也今公筆構橋梁爲民興利除弊事有不可已者況又制用有方節軍民力費出於公工出於募分毫不擾於衆而民樂於趨事是合時與義而得春秋之法矣得其法而不書將何以昭後世而慰民望乎後之君子能體公之心而繼修之俾勿壞則斯名稱情而可昭示於悠久矣公名金字汝礪湖廣應城縣人

成順橋記　周進隆

桂城南宜山渡東行河分白雒江大皮山之東支流過七星巖且龍隱巖穿山後會于灕其河乃臨桂陽朔灌

陽諸郡邑往來必由之道昔橋既壞而以小舟濟一遇暴風漲水必有覆溺之患過者慨歎正德庚午靖江王府命修之出內藏之金採石募工以成厥績晃然如長蜺横波自是商民經者如履坦途始事於正德辛未十二月落成於癸酉二月爲利甚溥不可無記以屬進隆切惟十月成梁夏令著稱不作無益召公進戒今是役能利民之利使人頌感於不磨卓然有可書者故爲書其事而又繫以詩曰桂東之江兮衆流滙奔以渡以涉兮民病朝昏孰爲梁兮列之以石左而右兮周道矢直桂東之山兮萬木脩葱綠陰盤鬱兮護了長虹造爲舟兮去危以易往而來兮爲民攸利橋之成兮功留江邊

橋之功兮高出山巔我詩之鐫兮永百千年

贊遂橋疆界碑記

吳廷琯

正德癸酉夏四月既望本州娜村土民零斌等連名狀告本村有小江壹條與茗盈州隣界兩州每用竹木架橋渡江名曰贊遂橋隨修隨壞不使人馬往來先任羅州長與茗盈州商議共砌石橋一座巳疊石幾半因羅侯考滿行狀未果今茗盈州目令石工搬石云要砌贊遂橋告乞本州移文茗盈州照前議各認地界共砌成橋仍立碑記免致日後彼系地方據告伏覩國朝憲綱內一欵橋梁道路仰府州縣提調官常加點視但有損壞隨時修理務在堅固以致阻礙行欵此即移關茗

盈州彼亦開復依前議各砌一邊一拱共成一橋本州准關即爲工相石度高濶計丈尺命頭目趙永俊董之肇工于正德八年四月吉日告成于六月十一日因頭民請命匠伐石爲記有通州目老林英何庸黃中等詣州懇切告云本州原係土守抄沒改設流官撫治夷民四方皆土官接壤先年間本州村有被隣州侵僣因循日久未及辯白者今爾欲立贊遂橋記與情開具四方界至地名除年甚久遠被隣侵僣及腹裏村分不開外乞共鐫于石以垂永久以分別疆界以免兼併之患據告仍詢之父老壽官林芳耆老馮璘歐佩趙智綸等僉謂曰然故按狀記之于左

全州白沙江廣濟橋記

蔣晃

全州城西五十里有橋曰廣濟其名載在宋嘉定間所修清湘志中一曰白沙則因其地而名之也白沙之水其源出桐油山東北行四五里與廟山口之水合其流始大又二里至白沙有山隱起坡陀橫亘亦爲山所截折而爲三其一支環山東折經山麓之北而復東行南則白沙郵舍在焉即今制所謂鋪也其一支北行百餘步亦折而東又一支北行三四十步即東行與前二水合流入于湘江環山東折者兩岸相距百三十尺舊有大橋其北行亦折而東者濶僅踰四尋舊亦有小橋其最北一支濶不踰丈舊有橋尤小三橋皆當孔道使軺

驛騎公役私幹北南絡繹因間晝夜秋冬水涸褰裳可涉春夏霖潦潴涣之間牛馬莫辨始焉架木爲梁後乃易之以石後又疊石木中爲券洞以行水而暴漲猝至奔突齧射勢若摧山橋輒圮壞當其圮時或無舟以濟則厲深者往往覆溺相繼橋圮輒修既成復圮近橋數里之民歲修月葺富者疲於財貧者疲於力蓋不知其幾何年矣上之人慘念民病者未嘗不以爲當務之急然可爲不爲付之太息而止者多矣乃嘉靖紀元之三年廣西副使楊君必進分憲桂林行部蒞全道經白沙睹橋廢址喟然興慨顧謂同知張華曰此橋當四通八達之衢今旣圮壞何可不修昔周單襄公聘楚過陳見

陳川澤無陂梁知其必不能爲國是橋不修則全何以爲州乎況歲事既登非時詘而舉贏者也吾其可以少緩乃出贖刑白金之貯公帑者充傭工購材之費華遂躬往規畫簡需次典膳江楩廖澄趙希尹司財貨之出入而董其役以是歲九月肇工爲石隄於橋之兩旁中爲石墩一釃水爲二道架巨木爲梁而屋其上爲間者二十有四樹綽楔於兩隄仍以廣濟扁之存古也鋪前別有一橋甚狹而卑其北岸直抵大橋西隄拓而增之其修與崇倍加於舊中小橋亦架木隄上而梁之屋於梁上其隄甃屋視大橋皆裥四之三費則希尹獨任之以家近於橋故也始事未踰月沈知州尚經蒞任臨視

勸相之餘顧瞻最北小橋亂石縱横指授工徒並手偕作明年七月諸橋次第告成同知李三典膳來求予記予嘗觀於天下事與時每不相值或可爲而不屑於爲或欲爲而不逮於爲雖小節細務吾未見其能有成者也況事之大焉者乎觀於一橋之修否而其餘皆可以槩推之矣使凡爲民上者力足以能爲時可以有爲而心在於民無難無易而必爲之以惠利吾民如是橋之修也則凡民所欲爲而理所當爲之事莫不審時度力而爲之惟恐或後其爲惠也豈特一橋之利而已哉予嘉斯橋之有利於吾民也欲記之以示來者俾知憲副君暨吾仝守貳經理之勤相與保其成於不壞而老病因循久之未果橋成之明年憲副君致仕去又明年同知以薦陞田州府通判將去乃記之俾鑱於石

飛鸞橋修造記

水行地中如血脈之在人身無處無之然人之往來於四方而水不能爲之阻者隨流上下則有舟楫焉截流横過則有橋梁焉平險阻以濟不通非以財成輔相之功用有以助造化之所不及者邪全之爲州東北接永北跨東安東控灌陽西南經全義以達于桂其間輿梁徒杠不下數十惟飛鸞最爲要衝飛鸞在城西五里許羅江會都西山谷諸水東北行至此横亘於道舊爲洪巖渡方氣升水漲横舟而渡者踰時始獲抵岸緣橋跨

水上以永利濟不知始於何時或謂縣尹唐遇唐尹亦不知爲何代人然宋之縣志橋名首列飛鸞則唐尹當是宋人橋蓋剏於宋也自宋歷元至我皇明屢廢屢修方其修也勤輒費財至數百金役徒庸至一二歲始克就緒官民胥病蓋非一日正德戊寅冬候人不戒於火橋屋千數百椽悉爲煨燼而釃水架木之墩舊甃石爲之者石亦從而燬且泐矣知州章評同知張華白於巡按監察御史曹君珪勸募各鄉之饒貲而奮義者修葺復舊嘉靖紀元壬午歲夏五末旬山水暴發頓起數丈巨木叢篳如岡如阜蔽江而下大樹之有條枚者亦源源而來怒濤迅急益以竹木撞擊不已其勢何啻萬

牛競奔墩爲震撼水從罅漏處漱入其中細石沙土蕩去如洗墩既中空四周雖石力豈能支橋於是大壞居者行者相視嗟歎無能爲謀未幾章墮任去知州沈尚經實來繼之視篆之初經行是橋知爲諸路會通之地惕然動念與同知議修復之欲爲一勞永佚之計謂工欲堅久費必倍于往年患費之鉅無所出又以民財既殫勢難之令不可以再行也檢校官帑所積閒有稅用羡銀在官在民者計足以藏事其以白於巡撫右都御史姚公鏌既巡按監察御史謝君汝儀皆報如其請藩臬二司諸君及按察使副楊君必進廖君紀先後分憲於桂成閩側是之令大參下于州守貳協心祇承同任

其事以嘉靖四年乙酉九月二日命工伐石于山取石之大且堅者累而爲墩其數凡六比舊增其一砌墩之石非鑱鑿加精整然如削者不用彼此相函犬牙盤互由中達外無少罅隙石工有惰而役者欲仍襲故智僅取苟完守貳察知之痛懲以警衆凡細石沙土非惟不必用亦不能用矣既懲於昔不得不思以救之於今且以示於後也橋之役惟墩最艱其次爲兩隄南北對峙北隄正當暴漲衝突處既拓既增其崇與廣皆加于昔隄西新甃分水堰以殺悍流崇一丈廣二丈南隄水平緩則因其舊而增修焉墩之上架堅木爲梁冒之以板加磚板上中道則以石條壓之梁之上覆以屋四十八間兩隄盡處各爲一門狀如綽楔懸以橋扁兩門皆扃鑰于夜以防火患至晨始啓歲役二隸以專守視橋長四百六十尺其寬二十尺費白金以兩計一千二百六十有奇守貳每旬浹必六七往視指授規畫以督其成而朝夕躬奔走程校之勞則義官袁謨曹文運耆民廖淵高淵蔣淦也橋成隱然長虹臥波過其上者如履平地無復墊溺之憂矣六年丁亥四月七日合官寮父老以落之於是守貳暨新任同知游元欽判官羅尚義吏目倪愈偕來請予書其事于石予惟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道路橋梁以時修繕有司之常職耳事有常職無庸書焉可也然嘗竊慨今

之爲州縣者凡公家錢貨雖銖兩不得輕用或猝有公務之臨不得已而用之未免有掣肘之虞吾全守貳如沈張二侯心固協于利民使非總風紀大僚自姚公而下委任之專凡文移申請立爲報可官帑之積可用者任其用之無遲留焉則又安能成此鉅役哉況究其所以速壞者於既往而圖其所以可久者於方來實吾民所賴以永寧者不可以爲事之常而不書也因爲推本舟梁橋梁之設其功用有以助造化之所不及者而於茲橋昔日廢圮之易今日綜理之周詳悉諄複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永利於斯民焉橋成之年七月既望記

懐集太平橋記

林春茂

西水里西廂古置鋪曰太平鋪與粵東開州界懐邑西北境門戶也故有橋址簽斥木一帶發源清水洪流滑滑其下分為陂渠灌溉梁村花石崗田數十頃不可以舟涸則厲揭溢則浮槎往來病焉昔子產惠人也乘輿濟人于溱洧不少概見孟子譏其不知為政藉子瞻在惠州雖其遷謫之餘率民以成大橋士庶罔不愛敬徒杠輿梁王政一事皆茲七者能愁然視民病涉而不知恤邪余以行役抵蒼梧道經至斥木問此橋廢興之由父老皆無識之者蓋其頹圮久矣意援於西粵險之區也四向皆山猺獞環處邑長吏豈無賢且能政勞于

撫輯苦于簿書之煩未暇及也余治懐之明年適朔野清明法紀修舉諸山哨猶靜民生息桴鼓之聲而相安于田畝故得與類振廢率民以治茲橋為工鑿石毀舊址而維新之砌為二門一里之民欣然效力以成茲役役不踰時告厥成功費非公帑民罔辭疲百餘年傾圮一旦修治由是輿者騎者行者遊者肩而負者咸往來於茲橋而不知有寒沍桴槎之苦也可謂無利于民哉因舉此橋當興之故而及其所以能興此橋幸其時之無事也夫承上意以利民牧人之任也若夫人敬愛之人議之與否遑恤哉是役興於辛巳十月之杪迄于壬午正月其石八百其人工千有四百其費五十餘金餘捐俸倉卒則出役屬縉紳及諸父老也邑幕何君敦謀其始邑令成之邑令者閩中林春茂也因記其本末而刻于石

慶遠府洛黃橋記

趙成安

太守之任之明年僉謂郡東洛黃江民必徒涉危磯怒濤歲常溺死數人欲除民害橋為急務然道傍之議不知幾千年迄今未覩厥績惟太守圖之文武僚佐縉紳先生一皆譁然而無間言於是相基砥度廣袤計會鳩工服官者捐俸廣居鄉者輸囷經營更歷三時而橋落成焉廣凡五十步上可馳車輿於是又譁然稱利民以為橋大有功太守曰嘻一濟利而輙為功豈深于知

橋者哉橋之功其在于忘乎匪天曷覆而戴天者忘天匪地曷載而履地者忘地此天地之功所為大也若乃芘之以華居任之以文轄就不有德色然所以覆載乎物者不離跬近視天地之功胡若耶茲橋也雖處邊徼非要都通津之會無瑰瑋光麗之名而其抗激湍驅頹波中立不倚以利一郡之民未必不與天地同量乃自居其成功意者非其所安也將必使徒者輿者負者任者揭去陟降坦坦乎蕩蕩乎不闚乎其所始不覩乎其所終而橋之功斯著矣故曰橋之功其在於忘乎于是又僉謂太守之論橋近治理宜以為記知府趙成安撰

重修横橋記

楊芳

粵西亦南徼一大都會乎都會城內外環遶皆山也山多石雖石巖巖多象火火於卦爲離離在南方爲正位亦文明之曜顧形家者言五星歸垣者上也欠則木火宜乎濟會城磽石洌爀火氣勝矣唯東西二水灕溪遶郭而横橋綰轂其口此謂離得坎濟其不及人力而奪乎神功者也奈歲月侵尋水潦交齧橋日就圮矣諸長老謀余請曰吾儕生長於斯聚廬託處于斯亦惟是食力之圖毋自暴棄儻橋圮而水益迅山益宕窮生息謂何予于心有戚戚焉乃屬之藩臬諸大夫屬郡邑鳩工庀材就舊址增築之迺東流之水不得南奔引西流之水使之東匯湯湯乎趨象鼻山之下會圖雖山之南而漾𣶏焉乘堞俯瞰隱如長虹蓋象鼻巋然足導生生之氣而兩江襟城其流益壯是在地戶爲拂振而又加之臬矣事告竣諸長老尤欣欣色喜願碑成事於橋之上余惟是役也五美具焉以補天造以維地軸以奠人文以阜民財歙張坎離之門戶以濟未濟爲萬世之永賴斯予大夫之力亦予大夫之慶也不佞何有焉蓋聞之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余撫綏此土苟有利地方則爲之亟亦因天因地因人而就其功者也其何伐之與有若記以耀成事俾示後于永永則不敢辭是爲記

粵西文載卷三十四

粵西文載卷三十五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　軍功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猺記　元　虞集

昔在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蟠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豫繁息而有司寖弛於無虞而慢暴之漸與矣桂林之所統跨絕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鬱結蕪穢時起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猺曰熟猺曰獞人曰狄人之目皆強獷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保用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屬以其義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掊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作況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屢動弗息朝廷未嘗不思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恪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

興諸經事會卒所忌者制郡縣以扼其要害置廉吏能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軍之脉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又以忠信廉介之官蒞其上明耳目公賞罰而持久焉不知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悔乎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爲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薦以處州萬戸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兵是年冬十月猺冦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

秀峰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戸某處萬戸之軍以行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猺源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唐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一級冦勢未巳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蓬寨廵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年潰冦又攻平樂府之恭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冦所據月奠等一十三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逕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孚等二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兒只顏以湖廣參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田米落等處潰猺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叔陸秀琳等來歸得戸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願輸租三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級猺冦盡潰發其巢得僞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稅笏得爲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冦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酋猺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倖傳四藤之岑溪縣酋沈明等潯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

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戸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諜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冦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戸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屯兵萬戸忽都答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射殺二人忽都答兒等射殺六人射殺賓人者旗頭一人有賊挺身掄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戸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面構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

盡殪矢簇爲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
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
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爲猺鄉導者潘赤
獞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
黨保巖洞以竄諜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時
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
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鱗與
省臣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
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
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
邏擊中廓屯營盧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闊斬首三級得
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隘洞擒首賊唐谷
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
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含
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物公
顯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
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礌石弩矢兩
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縱
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絕委積焚
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藕村潘村等寨日有斬
獲道險糧運不得至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
二月十一日有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戶兵

平章忽都曾迷失海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
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兵
擊古野古晚杳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
江縣得古杳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州停張宜子擒寇
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級三月五日
擒古杳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二人初九日慶遠民陳
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嶺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我
萬戶哈剌不花殺千戶乃彊反流劫鄉村燒倉庫累降
復叛投充屯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
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橫如民言督千戶蔣元
屬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盛韋包弟又遣萬戶劉某
與答剌罕及願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
斬首三十二級十三日還與兩平章會擊口山上錦黃
峽木確滑石等寨擒一百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
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久
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爲帥者某人某人相繼或
除或代數年之間旦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
公功言于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天子爲遣使賜
對衣倘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
仍命其子安因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戶鎮撫州行御史
臺用監察御史伯顏甄囊加友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
某僉事某某上公實蹟凡幾章達于朝而朝廷信之所

部宜之譬諸嬰兒饑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陰深僻其人昔得爲保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繫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藉獞人以制猺獞强而敗假獠以制獞獠盛則又助叛者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使則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審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旦莫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邇遐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貨之下酋鹵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籌論功勢斯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遞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爲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答剌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于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而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嘯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萃爲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于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朝廷必將信用之爲無窮之利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肎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口以相示集歷觀國初之位置中

國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爲作平猺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沈紫江廣右軍功志

明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髫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墻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刼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發弩十步外公捩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著於鐙韃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拄弓而右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惝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既連斃三酋後騎至拔其首公以二首讓後騎而盡斷頰者自爲功餘賊麇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髆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公還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某隘開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開隘而入果無兵守于路擒賊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猺亦以公斬開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窮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頰馬浮而岸毛鬣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泅

而逃矚木中影射之血縷木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木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篾以為縿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

公以艦乘瀧忽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貿騎而木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木斬鏢貿人騎皆躍洲上賊倅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兩岸軍始下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墜淵溺死無算具前行盡得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

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于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襄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餒腹張目以覦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為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

將乞糧而請幷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幟出工堯背插旗為號者餘糧為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插旗初岑璋既與公為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為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譟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譟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

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揞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留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爲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亟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

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刼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兩酋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兵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刼知府劉璉殰於賊知府鄧鉞間出城弩中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

羸不足伏公爲參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慠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累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于是百戶潛遣人茇而告急於公公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銃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銃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鏈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茇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茇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

坐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詗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猺爲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獞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猺爲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鬬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猺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擄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讙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

於軍門以郡地兵二千戍郴州郴之有戍狼兵自公始
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詗者賊
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閭閻動色情性賊在谿峒千百
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雕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
足盡露以是賊得豫爲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
徙妻子畜聚於隣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
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
墜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
虛實與民積聚多少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盤無
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
不可蹤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

諜而使官府人爲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猺人
爲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
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詗賊衆感
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內慕
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
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
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
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
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
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
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

已須之御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
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
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
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郴令諸猺得出入僨買遊嬉
城中無禁諸猺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稍稍擇其巧
便驍猾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
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
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
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
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
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

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
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
婦既多得賞又酒酣踉蹌舞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歡
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頒
筐篚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
知者猺婦又湧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爲
夫人愛已諸猺婦皆怏怏心羨嫉其夫使報賊冀已入
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
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
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
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

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
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
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逐出巢
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
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隣家與隣巢
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
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必賊者以充級故賊
謂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雖不爲賊時
見殺或孥貲爲擄今我輩乃有顏面謂賊矣公入巢
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
勳若無赦頃之搗其巢盡戮之自是凡所鵰勦歷數百

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鵰剿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閉
關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關令罰若五牛不
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關者
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刖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
自是他賊有所擄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
牽以詣賊使徵所擄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慴不
敢隱盡還所擄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
之公以給被擄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
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
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
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

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
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
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
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本
當先請既勝則上首鹵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爲解
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剿一
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
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督軍中
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藪率走之他巢他黨
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
走跰血瘃以死或縊稿崖谷公又每以其雨凄凍風寒

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裹
衣蓑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發銃者一賊衆驚老沈
至夾挈妻子裸而潛伏上山頂兒啼女啖往往寒凍死
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
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
之時公所遣衣氈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
使爲詗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
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皆
已更相惟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沈同安坐城中不
出也益惟駭曰昨發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
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猺

獞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殲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魁中知府將者也克猾甚先是嘗七出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歸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刼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怨而挺刀猙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耽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

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一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因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覘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為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為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擄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

在山中今往刼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為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刼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虀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

諫而出諸猺間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咋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劓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擄生口覘狼兵為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洄淡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為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猺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猺攻猺

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
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
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夸民獷悍
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
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巳
而其中一人長大而皴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夸
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
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
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
攻城郭復故地諸夸多欲爲嚮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
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指賓州應

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
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
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固
留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裡相
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梗咽喉梗則廣右盡騷而
何有于思恩此事大不可忽圖宜以計欵之乃婉色好
語謂留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
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因巳剌心公因叩留
曰聞鎮安埶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公低
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而呼留至寄
所曰爲我一言禀金若欲官必毋殺人掠城若欲殺人

掠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吾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
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方物之納留懷中
爲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紿留曰
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從
他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
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
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
留詣金且如公言金大喜負弭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
兵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
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觀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
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背衷甲見公公曰

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
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
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
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
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毋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
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
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
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
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夸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
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覷金有福相以
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

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獨之如公公復召留與金謂曰
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剌客殺金是貴五殺金
非關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賺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
金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
心死于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
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寄語巡按以故公謂
金曰吾爭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筆抹四
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
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掾吏中
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
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路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今以

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
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恩龍驛公枝起耳語金
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辭甚惡以五千人往則
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
往是汝不撤衞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遣三千人往
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請
從人衣糧慨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
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
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
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
金曰恩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

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
者久之亦以衣糧之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
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廹死而狠鬪則殺傷
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
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閒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
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籠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
以廹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
㒺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𢍰儀徐圖之公出呼
韋徐罵曰汝安得擁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
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何而韋徐部
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

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
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
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
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
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
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
衆尚千餘人與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
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閒
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
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
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

汝奈何今去郴且近汝何不與留偕至郴而偕還金遂
以百人至郴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
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
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彼扶不
敢恚公金至郴入參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
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賓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
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
因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
城外郴城故有狼兵二百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
狼兵三千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參
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癡兒子汝往時懼

詠又懼貲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
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留於城
外狼兵夾墀左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
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留取紅紵挂留留
愕然公曰汝為人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
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小主人也
公曰汝為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欲以疑留於其黨也
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為留奏
功矣因見留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
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留率之還賓州遂
令留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留

既惶恐見給又慮同行者猜忌責金相讐見殺于路中
日夜躊躇為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鬬金縛皆散
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
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欵留則金必不至
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
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于金則兩客相鬬而主受其
斃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筍然
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
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入十
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
命公先時公泝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

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牽羊至潯公
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
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
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雜
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參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
欲乘間捕之而寄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
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夸將焉用
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岫未嘗不
來其來雖桀猾猾惡未嘗輒殺其可論者諭之其不悛
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
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

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覺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胆勇橫發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貲財務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于神前以禱公刀穿手者刲股鈎刺脊繫鐵鎖我之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遊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

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慷慨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良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布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府江紀事

茅坤

嘉靖辛亥春二月予由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陞廣西僉事時頗聞執政所構竊自憐顧爲棄官投檄矣秋七月適應督撫公檟總督兩廣輒遣吏移文强之且再予始以壬子入粵右粵右諸道惟府江爲最險兩岸山峻壁立盤礴六七百里而又叢木深箐諸猺獞數出沒操殺吏民正德年間陳公金大征無功而府江道兵威不行遂以孤壘與諸猺獞相羈縻而已陽朔縣特甚陽朔縣抱江而城蓋綰府江之咽喉者數十年來古田諸部落刼殺吏民稍稍蠶食諸州縣甚且縛陽朔令及其哨江白戶殺之督府歐陽公蕫嘗疏請三省夾勦未果已而應公至陽朔吏民之泣而請兵者朝且夕也比予至公輒以函牘賀爲壽事檄府江道兵備副使楊公而故以署府江道檄予且以大征一切軍興事宜屬之予按檄行部稍稍按往牒及帳下吏士習兵事者大畧治南粵諸夷莫善於鵰勦莫不善于大征何者夷雖醜類其

凶悍驁鷙者特十之一百之一而已擇其渠魁而鵰之而餘不以及則諸部落罪案始分人人知懼大征則堙山刊谷而部斬之矣其爲功莫眞於鵰勦而莫贋於大征鵰勦者師不移時倏而入倏而出如雕之搏兔然故其爲功最眞而大征者非徵兵儲餉者踰年不辦兵未集而賊皆走險矣其始也兵連禍結其繼也孳斬他賊以緩罪故其爲功多贋然當事者往往利附大征而不便鵰勦大征之師如泰山壓卵奏捷之後輒冒爵賞而鵰勦之法少不利則罪且收坐之矣予故深憂之又按故當事並知鵰勦之善而不敢遂行者有三一曰將士不勒習二曰嚮道不審三曰機事不密予按部署諸戍

兵凡五千汰其老者弱者及括其空名而隸尺籍者千
是嚴之以古者什伍之法使之朝夕勒戰而上中下其
食爲上焉者則授之權鋒或爲伏隘而以將領之驍悍
者統之次焉者則列砲鼓赴下擣而以將領之老練者
統之下焉者則以給兵馬儲糗之役而已又日出金錢
分給諸將領各自以所部署之兵相圍射及其搶牌諸
技於是人人頗願自爲戰而又以獨道不審者諸獠獞
並阻山谷之險縣崖飛棧深林茂箐故也我師之偵者
既不得入何以測彼巳習向背而覘緩急於是別募死
士爲獵事單且令各攜善獵事者而入夜行晝伏分道
深入至則各圖其山川道里以出某賊巢爲左某賊巢

爲右某巢杭某隘某巢控某江某巢與某巢相姻黨當
別爲行間某巢與某巢相讐殺可遣金錢使之相夾擊
而其圖又恐還者之偵及也以藥筆傳之紙絕無可覩
見者出則又按圖別聚沙爲山谷狀不二三月閒而府
江所轄諸夸砦其最狡且險者八十二處稍次者亦不
下百餘處大畧並如掌股間矣然亦不敢輒案舉勦
之法惟日以戍兵巡邏山谷間又往往刺熟獠獞者出
之稍稍犒之以牛酒甚且賚之以金錢綺繡針線貨物
巳而諸熟獠獞又以予故推誠撫之也亦往往以巢中
險事或相讐殺及其險夷時時伺予指畫予輒厚遺之
而歸又未幾他獞獠故行刼殺者且懇予或按兵勦巢

亦時時隨諸熟獠獞出行講矣予亦厚遺而遣之間擇
其罪案最著者大桐江韋刼殺吏民數多予僅剿一巢
之日以歸當是時予雖未嘗按舉勦之法而諸夸齒故
行刼殺者夜則挈妻子竄山谷晝則攜之還故穴而風
雨凍餒恐恐朝夕矣巳而入監鄉試事旣竣陽朔吏民
復告急應公且檄予而授之曰大征陽朔事屬君久矣
君且指畫如何予前曰大征事非陳兵十萬不可爲功
兵志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奔疲於道路者數十萬家
且陽朔諸獞本古田部落其遺種不下數萬若三省夾
征則兵連不解爲患匪輕矣由予覩之治夸如擊狐出
則疾剿之不出則聽其穴伏而巳毀城薰社非計也倘

撫某勦勦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陽朔縣可
完江道可通矣公又曰勦恐不可多斬馘斬馘少則
賊不畏且奈何予又前言曰陽朔塹江而縣左則金寶
頂等三十餘砦右則鬼子等一十七砦相爲表裏者也
鬼子等賊殺縣令張士毅以來非惟官府吏民憤之雖
其黨中諸部落亦深嫉而怨之何者策督府必征故也
某若幷其罪以勦之兵而按行大征之法則其黨中
亦懼而且謀自完不敢移兵相抗矣況鬼子砦前則帶
江背則枕恭城扼其江則諸賊必奔恭城恭城遠近聲
其刼殺久矣可盡而俘也公曰善予歸括所部署得戍
兵五千人先遣千人隸都指揮鍾坤秀於擂鼓巖仰控

金寶頂故處以斷其右臂者也而諸猺中日遣其黨抗予兵動靜雖予之左右吏胥亦時時與之私金錢者且鬼子砦亦揣知吏民數請兵故期以十月賽神起兵稱亂矣予乃分所部署兵為七各按日時或詐渡荔浦而東或越富川而前或扼陽朔江而務或從恭城而背或從平樂而突並夜則銜枚晝則伏山窟中所過道立幟而輒榜曰軍門且進兵十萬討某賊砦矣他各閉砦自完無得擅出及與兵相嚮與兵相嚮者輒移師夸之當是時予之戍兵僅五千人特分道疾入而又以兵扼江江東西斷而為一諸夸酋並膽落四望旗幟滿山谷因不能測官兵若干也雖諸將領亦各自按懸分兵力攻

抑不自知官兵若干也不終朔連破十七砦而予又以恭城諸鄉兵及他熟猺兵伏賊之隘於是結營而蒐崩後俘斬及生擒共二百二十人并被擄幼口凡千人以歸是役也軍門遂不遣一卒不費一金而所奪還民田且十餘萬畝矣旋師之日懽聲動地非獨陽朔孤城得以稍完而他州縣凡被夸酋所占沒田廬與劫略牛羊男婦者並來歸相屬者如市應公始列其事於朝天子為之加公兵部尚書平蠻將軍鎮遠侯以下賞賚以差予亦與都指揮鍾坤秀並陞二級提學王宗沐書其事於陽朔江上而鄉大夫蘇公朱豐相與帥吏民伐石而碑並祠應公及予與鍾坤秀三人於其縣此則予之署兵府江之本末也軍門志亦載其略大較以屬勦而行大征之法古今所創其以猺為導俘斬數多且千人以上抑亦古今所未覩者他欲築廣運足灘二堡以屯戍兵并槎府江兩岸諸山且倣唐宋故事令夸酋各出竹木香蠟諸物與之互市魚鹽以為利又議永安修仁一帶猺獠發公所勦殺太多雖設五屯千戶所以戍守其中然於今實贅疣也莫若招東蘭那地丹州子孫衆而土狹者聽其分兵戍守且耕且戰願得其地而籍之者聽做於五屯之間設一夸州如東蘭等州上日故事亦古人以夸治夸之法也會予明年改為大名道副使事雖未及施行而粵之人至今猶有按其說而傳之者隆

慶二年十二月望日書

吳中丞平嶺西前後功志　王世貞

前是吳公以御史中丞撫嶺西而嶺東西無不被寇者當是時御史大夫凌公以十萬衆蕩平羅旁諸巢穴而獨以西寇屬公練卒蒐乘廣儲蓄申賞罰轉怯令勇因形為勢寇已歷歷隱股掌間而會諜得昭平三屯最强而寇最甚即勵將士捲甲而趨大破之窮追出其背鹵斬渠酋以下千三百七十餘級俘血屬二百有奇牛馬糧仗稱是捷上加祿一等賜金帛優已北三河池昉咳諸寇復叢起公議先其尤者選將士分道襲擊復大破之剿其脇鹵斬渠酋以下四千八百餘級俘血屬三千

二百有奇牛馬糧仗徙於前捷上詔錄一子入胄監賜金幣有差久之而公已召爲右司徒矣未得代丁丙艱去當公之破賊時輒行視要害立營堡民人其良者而備胥之俾專精其力於南畝盡賦給役比於中土天子時時心念一卿士能寬我南顧憂今者安在蕃甫服除而太宰以全嶺之大帥請即進公御史大夫盡護嶺東西諸將吏民一切得便宜從事於是嶺西之諸將吏民懽欣鼓舞若雛乳之赤子復歸父母之懷而其威德之所流聞則嶺東之人望公亦若望歲公至而士飽馬騰將吏覩動唯敵是求公曰不殺拜天子之命綏靖若曹不可究武姑以時消息久之府江之大桐江猺起與平

渠昭平永安荔浦猺獞而抄略行旅剽虜廬舍浸淫及遠衆議大征公曰大征費鉅莫措也且示之聲廼使偃也潛分兵爲四哨屬文武大吏將之凡十餘戰覆其穴百十餘處鹵斬渠魁以下千餘級俘血屬百有奇撫而即業者五百餘家而亡何金鷄松柏深圳等巢復織起公即移師合嶺東之勁爲五哨分道掩擊復破之鹵斬酋渠以下八百餘級俘血屬二百有奇先後捷上詔錄一子入胄監錫金幣如前益闢之嶺東之地沃饒而其三陲逼於海於閩越及西南諸夷國無所不通道是故利在海而害亦在海嶺西之地磽确深巖大壑箐棘毒蟲往往而是自職方之圖益闢而與猺獠接其人皆喜

亂不畏死勝則螘集敗則鳥竄是故利不在山而害在山嶺東之害故驟發驟定無論國家之於猺獠取羈縻而已間不勝其擾一撲捕之然亦僅僅取懲艾難以韓襄毅之果王文成翁襄敏之算亦不能盡快其志自隆萬之間執政者始務以威勝之決策誅勦於是吳公與前後大帥殷劉諸公皆極其兵力不避鏌鋣之憯而賊之授首於鋒鏑者十已八九矣公之佐諸公當右臂時其兵力不踰勝賊乃能蹙其所不足而鹵斬恒過當及其難諸公爲大帥其兵力數倍賊矣顧必抑其所有餘而鹵斬若稍不稱捷亦不時上公豈不愛肘金橫玉之報顧上以飾縣官之帑而下以惜生人之命其愛有其

於肘金橫玉故也語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吾茲爲嶺右稱休矣召穆公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公豈不亦仁人長者哉公故與余知交而中表陸生鳴鑾銜公德自嶺歸而以事狀授余余爲之敘其略如此陸生儻以示公則爲我併告公公今政成且入輔矣即有代者願以所定遠之語往都護者語之也公姓吳名文華嘗視學其地有賢聲嘗左轄河南治平時爲天下最拜璽書金帛之賜云不獨以武功顯萬曆丁亥正月

粵西文載卷三十五

粵西文載卷三十六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記 雜事

桂林盛事記　宋　張仲宇

桂林爲廣右二十五州之都會風俗淳古分野寧固自秦漢以來無干戈之患和氣所薰山川秀發城北七里岡嶺盤紆郎始安原脉熙寧初頻有祥烟紫氣贊葱其上父老異之而莫之識未幾果符今皇帝建封茲地中興海寓驗今推昔信苡碣之云不爲虛應也崇寧間尙書王公祖道來帥是邦念郡庠湫隘風敎未敷乃闢而廣之誘進學者又採堪輿家之說浥子癸之流以注辛

戌環城有水如血脉之榮一身遂闢之朝故大觀二年准勅著令壅隔新洫者以盜決黃汴二河堤防法坐之距今應舉之士十倍前日鄉貢舊額八人而已秋闈校藝主文者每有遺才之嘆紹興二十六年知昌化軍事黃公齊邦之先進也入覲宸扆首言靜江屬興王開府聖澤所淪士才日茂而取士不及下郡之半乞稍優之上可其奏增解二名先是憲使路公彬上章言廣右土産瘠薄乞減靜江夏稅上供布錢以寬民力然不及軍裝布至是黃公復乞之上亦依奏迨今二年疋輸一緡二侯之請也昔子產爲政于鄭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若此邦之民沐聖恩寬

惠務澤涵濡皆二三大夫推仁敎養之意而獨無志者書其事鐫于名山傳之於後于以昭示來世爾

經史閣學呂公免回易錢記　王安國

良法易弊也法弊矣而革之非見善明用心剛不能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大司徒免回易錢其革而當者歟事物而善辭曰禁軍經武也奉行者果能不盡利不營私焉得弊其弊也人實弊之然利者義之反固利輩視義何等物苟計籠取一孔不遺利盡害生滋紛紛矣折爬鉏剬貨物而饕猾怨黷價刻虐而市若閉行旅之往來過貿民之販鬻道之悖往往爲大司開怨府爲藩帥殘元氣爲邊徼僨事端其自爲謀則挾公翼私而專恣

妄作也弊至此不革將悔久哉聖人戒言利也曰多怨曰亂之始曰不奪不饜國何利言南軒張宣公辨義利析秋毫帥廣將痛邕宜融彼極邊號瘠郡申聞於朝廷乞假緡錢付各郡自爲回易收息贍軍公之加意三郡厚矣未若泯此名之爲善也安國承乏守郡事臨民言及斯弊蹙相告冀回生意於憔悴適經史閣學呂公奉天子命來惠南國所行皆快活條貫一申免請如響斯答皆瓣香東嚮爲宜民寫莫感懿哉報輸之言回易之害某未入境已知之公牘之來適契下懷一筆勾去亦牧民者之職分見義勇爲如是哉公之學以道稱擇術精矣生財有大道大人之學也公以大學爲學絜矩爲

道所以內外本末聚財散財悖入悖出固洞然于胸中矣大而固天下必能因人心之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何獘之不華哉公於此時心與理契機動矢決知回易之害於入境之先肆一筆之勾於公牘既來之後見善何其明用心何其剛公之志主于根本專於牧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昔者呂許國公奏免河北等用鑄王魏公謂其識大體育之秉鈞軸其子申國正獻公爲保固人心計極論三司商財利之不可行二公器識如此當時皆位至台鼎宏規懿範至今日休用此道也愿於此益信道山之道得其傳公名師夔字虞卿號道山元勳節相

武忠公英嗣也先世河南來居壽春前有許申二國公父子矣將相一門流傳一道忠孝固有自云

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　吳儆

自邕北出功饒州芃鳳州至橫山四百里又自橫山北出田州古天縣歸仁州歸樂州唐興州睢殿州古鄉縣七源州四城州即兌州也稍折而東歷上中下思畫州山獠境渡都泥江泓江而北歷羅殿州及諸山獠至順唐府西南番羅殿國阿者國皆漢西南夷故地西與大理自杞東與黔南爲鄰各有君長姓氏自言諸葛武侯所留戍卒後裔有武侯碑在西南蕃境中西南番酋長自稱檢校太師守牂柯國其人皆椎髻旃裘跣足有被髮兌首者其首領多能華言縱行書如中國童蒙所書有銅章篆文甚古似漢印差大其地平衍多稻田豐木草羊馬蕃焉桃李胡桃松子柑橘桑麻之屬皆有之兵有短鎗木弩藥箭率常佩以自衞射多中然不能及遠其戰鬭無行伍騎相角逐短鎗相交擊無甲楯之屬葵臂之制富者以黃紬爲之貧者以布其首領以錦帶纏有牛黃人參草菓等衣方領大袖長裾左衽如中國半腰腹間奴虜以索絢如北方柱腰然以能忍飢且於騎射便也死則以錦及豹皮裹尸而葬以多且美相高橫山官私歲所市綿率數千疋他雜綠不勝計又自泗城州稍北出古宜縣古鄉縣龍唐山安龍縣安龍州渡都

泥江斗折而西歷上中下展州山獠羅福州雷閭嶺羅扶州至毗那自杞國又北出至大理國兩國風俗土產兵器衣制大略與西南夷不異惟大理有文法善爲中國體行草書有甲冑以皮爲之髹器之文縷甚精緻每賈人至橫山多市史記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本草王叔和脉訣千金方等書國人奉佛甚謹賈人有持青麥金書金剛經至橫山其國至成都二十五驛南與自杞東與阿者羅殿爲鄰西至海與占城爲鄰自杞國南與化外州山獠北與大理東與西南夷爲鄰西至海亦與占城爲鄰西國各有鹽足自給其酋各自稱王自杞今王名阿謝年十八知書能華言以淳熙三年立國事聽

於叔父阿巳允是阿謝父死當立生甫餘歲阿巳攝國事自羅殿致書生教之華言教之字書狩詰書田州黄諸候問寒温之式與中國不異阿巳攝事十七年撫其國有恩信兵强馬益蕃毎歲横山所市馬二千餘疋自杞多至一千五百餘疋以是國益富拓地數千里雄於諸蠻近歲稍稍侵奪大理鹽池及臣屬化外諸蠻獠至羈縻州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健内悍善騎射輕生好鬭又歲有數千人至横山互市以吾撫之之過也驕其淳熈四年嘗必程持其國書來論淳熈三年蠻人與官兵互相殺傷事二十餘條皆難塞之請以乾貞爲年號初至巖兵庭見之詞色倨驕既而以不用本朝年號及

犯本朝廟諱詰之乃懾伏畏時爲邊患者必此蠻也又有特磨道在自杞之南馬伏波銅柱之北北年爲自杞所梗馬不復至某淳熈四年春以邕州別駕被旨出塞市馬目所親覩及分遣諜者圖其道里遠近山川險易甚信諜者又云自杞地廣大可敵廣西一路勝兵十餘萬之國也

鏡研師盤龍巖詩與序跋記　劉居顯

辰山時結茫千百年莫或異顧大諫李先生貽扁盤巖而重以詩是山之聲籍籍矣先君以爲是固無意斯世者所宜盤也蓋嘗從南軒張先生遊講聞義利之辨有日宜郡以泉然討偕舉竟尼莫前其介如之素若此爲歷二紀居顯政惟先志行涉撫泯是懼無何天眷南顧命先生重鎮舊治公餘首檢校昔遊慨彼往事如夢之嘆所以惠顧乃復聯前孔稱一日以其和大諫李公韵并總餉金陵懷舊十篇寵遺居顯薰沐跪諷其感槩詞氣惻溢悲楮且揭巢許高躅侍先君九原有知敢冒是男乎雖然士君子出處未嘗不相表裏皐夔謀則箕潁肥遯宜也堯舜君民事業有先生以身之則洗耳高卧先君其奚辭噫古人生死交情反復乎間而先生不間存沒所爲感嘗飛躍何如耶巖石增輝草木吐氣潛德幽光與不朽矣世謂盤谷以愈顯安知以吕黎之序顯山陰槩跡從人何皓掛諸牙頰抑亦右軍一記難磨

與欲刻之石擢使來者悉先君之際遇其知斯巖始終隱顯有自來矣

寳晉米公畫像記　方信孺

寳晉米公世居太原後徙襄陽自公始定居潤州以宣仁后恩補秘書省校書郎浛光尉□□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監中嶽廟授漣水軍□發運司勾當公事□□擢發入爲奉常博士知常州不赴管勾洞霄宫知無爲軍復召爲書畫院博士擢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生於首謝事不許卒於官□□□年□□月葬丹徒長山下信孺項過浛光訪公遺跡得北山養疾篇及□□□石刻□□來桂林復得僧紹言詩序及伏波

巖與潘景純同遊石刻□□公嘗尉臨桂秩滿寓居西山資慶寺頗與紹言遊故有此作其他蹤跡則鉄如也至於序中云書於桂林□堂今亦失所在豈舊尉□耶公作畫史□□始尉官桂林而是時文章翰墨已足以高跨千古然蔡天啟誌公墓書洛光不及臨桂豈所謂名□者臨桂□□中耶抑先臨桂後洛光天啟所書略及之耶公之孫□□公遺文如北山養疾篇紹言詩序等作皆逸焉豈公時□□欠偶未見此□□耶公□碑皆書熙寧七年今去此丑一百二十餘載□其聲名與天壤相終始□於□□先□遊桂林者或未必知其詳信孺將漕於□公之曾孫□秀實為靜江府□□攴使藏公自作小像有小米題字曰其遊山時□□□□□此□刻之伏波巖公題名之左且高宗御製碑□像贊冠焉併□公平□□□於下方□□□□舊遊使來者尚可以想像其凌雲御風之高致云嘉定八年八月旦朝奉郎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莆田方信孺此其小影之上有高宗御製贊曰襄陽米芾得名能書六朝翰墨漁獵無餘骨與氣勁妙迭神俱風姿亦然縱覽起予旁又注有先南宮戲自作此小像真跡今歸御府友仁書友仁芾之子世稱小米者

全州儒學瑞芝記　　明　吳伯璋

大凡物產之祥固有召之於先者亦有應之於後者簫

韶奏而鳳儀於廷春秋成而麟出于野召之於先也志壹之動氣也龍馬出河而八卦畫神龜出洛而九疇叙應之於後也氣壹之動志也事應雖有先後之殊其實瑞則一也志氣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哉成化辛卯予自宣城調任全庠祗謁先聖畢升堂與諸僚友相見視堂前有碑所書鐫歷科舉子姓名蓋自國初于茲百有餘年矣登科者雖不乏人而第進士者則未嘗有也越明年全蘭臺冢史陳君瑶仲華實始進對大廷僉謂學校方興人才既出必有禎祥以符之矣迨歲丁酉春三月有芝產于聖殿之右楹其蓋輪菌其色紅黃而明潤有二小芝附焉僉謂和氣致祥瑞草聿生必有人才以應之者矣且是殿也前守錢塘周公健之所修葺之建有十餘年矣其材既乾久而堅朴且堅則盤固而深埋若無與於生意也而是芝乃勃勃然以生殆不偶也是年秋今內翰編修蕭君彥敬之以方岳發解於桂林明年今銀臺通政陳君璇仲廉擢進士上第仲廉乃仲華之兄也歲丁未今南海尹蔣君昇誠之偕敬之聯名登壯元費宏榜敬之即誠之之弟也兩家棣萼聯芳于一時簪紱輝映後先相望豈止一郡一庠之榮而實邦家之光也芝產之祥蓋有由而驗耳按本草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草生今此芝之產既非本植津液之所鍾又非土氣潤澤之所蒸初無根荄不假栽培不資

灌溉而幽質含秀靈華曄曄如也果何自而然哉意者太和之氣薰蒸漸漬於禮義相先之地蓄之久而後一大發故人才彬彬先後輩出亦如此芝之應瑞呈祥耳理或然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芝草之生關乎賢才之迭出國家泰運之所由興也歟予既秩滿之京又遷浙之樂清歸休林下追憶前事參寐不忘也適聞登第者繼有其人但不知瑞草之生復如前時否也姑記以警者以詔後之人

吾全第進士者始於洪武乙酉滿御史珪今此記謂自成化壬辰陳都憲琛始益未之考爾湘皐病叟蔣冕書

永寧州養濟院記

梁順甫

我太祖高皇帝御宇以來[illegible]州縣各立養濟院以收[illegible]民[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

有無[illegible]有是而無衣食之累[illegible]

實也今[illegible]既能[illegible]有[illegible]天下養濟之惠我有司[illegible]何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太平之盛哉乃泣曰某等困於飢寒迫身顛連無告寧爲收務之備行乞之最艱而已矣正不敢無功以坐食乎人因詰之曰朝廷自[illegible]無[illegible]于若功奚論邪答曰飛潛動植有形于天地之間者皆有所共于上何人靈于物而反素餐邪於乎民窮而至于斯亦已甚矣猶能堅忍迫身之苦不敢徒食于上則夫司牧之吏行徒之役皆受朝廷洪庥非一日也乃以俸祿爲應得恬不恤民猶且多方漁斂之何窮民之不若邪噫嘻宜乎民之挾而侮之訐而去之也八月初養濟院成因并記其事以詔將來

郴州鄧侯留䖍記

董份

郴州爲百粵地上古郴𦭾秦漢始置郡綰粵駱之會刻在南徼去國萬里自昔見放逐者所徙謫也鄧侯爲侍御史倣儻好抗論直節不阿徒失權貴人意遂出補是郡守故事御史非得罪于上或有他故不得輒補郡當遠得郡侯在御史中稱[illegible]萬里之郡郡中人多不平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是爲政太守[illegible]明天子剖符下[illegible]令[illegible]天子民何得以遠道爲解至則問民所疾苦[illegible]民約法立爲章程大槩[illegible]修[illegible]以[illegible]一切[illegible]治事務以儒德化民用[illegible]遠化未易遽非其民天性殊也守吏道民之[illegible]致之未形而先刑罰即民何將[illegible]弟子[illegible]多其鍾[illegible]諸禮樂之[illegible]經史明孝弟事上之誼民懽忻從之郡多[illegible]多方備禦敷諭以威德諸酋感悅無犯郡境者由是郴翕然爲樂治之國矣侯性廉寡嗜好

意濇如也顧獨喜一鹿暇則親飼之及政成遷去民相聚留之者以數百千計知不可則皆前請留其鹿以侯所營飼也曰庶幾如見侯乎鹿留郡治中凡數年所歲時百姓上郡皆聚觀鄧公鹿相勅謹飼鄉父老至傳問鄧公鹿無恙否未幾憲吏且奪之椰父老遮道告曰此賢侯鹿民不忍殺願備直買他鹿二以易一憲吏怒皆盡杖其人卒奪鹿去於是椰父老相謂曰吾與若猶留鹿以思鄧公計已疏矣今復見奪且大窮奈何相顧感嘆因復曰卽鹿易奪耳公治能悛然著明恩德永久誠得學士賢人爲論著其事傳諸後人且世不泯絕亟但鹿在卽于是廣平徐子仕於朝爲諫議癸父老因寄謂曰徐君筆名清俪吾所與游能爲之辭[illegible]吾徐侯以侍御史貴于朝[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爲[illegible]者也今治能果殊[illegible]史[illegible]擇推使[illegible]遠則遠方之[illegible]何[illegible]人賢者顧不肯遠仕因[illegible]病其黜黜自恨其下不肯又見放棄之無不爲[illegible]遠遠顧治今威得如鄧侯者多罷遣使爲國家輕得遐方之民亦足明易治之效矣且鄧侯之所[illegible]民不忍一鹿是其在郡皆恐遺其身之教令哉昔召公聽政棠下而民不忍剪伐詩人歌之列于國風亦其一篇是也今夫留鹿之事蓋亦甘棠之遺者而不遂爲史氏使賢侯之業闕而不傳于其懼焉故記之以附于召南之義云鄧侯名鉉南郡江陵人也遷廣東按察副使徐子名養正曹子名忭

飛蓬記

董傳策

余家水國習水行舟卽櫂小舟從巨浪中行其疾如駕馬吏隱卧無他虞史稱吳人使船如使馬蓋記實也既戍粵中惟其江道多巉灘粵人又不慣操舟客是至殊少卽興發思出江游輙苦無櫂舟使歲已未秋余始買一小舟爲稍廣其腹令可坐七八人中設小榻僅盈席其上作軒蓬旁開小窗乘以短簾兩頜各置雙槳命家僮自操之每當日融風恬雲輝雨淨若層霞並山光綴采或皓月與江練滑空於時觸景關心輿言鼓枻乃更發不繫之纜任其所之一葉飄然與波上下挐竿以禁臨險而舫閒日吟其意興所到從者抑而歌之無論勝狀佳遊也行則明於淺水依之中流任其所泊而徜徉焉與舫俱返故所以爲常夫物何適與舫枝洪纖余茲一身航寓芳于搖蕩風波庚中是余乘之出橫槎下爲浮湘遊家君南來是歲秋余送家君北歸復乘之出蒼梧溯連州文逾月往還數聯離愁并索處於時隱然生從傍爲當書午午獨與風船蓬窗爲伍或抱膝而吟或枕書以臥中宵夢醒起坐撫髀嗚咽傾聽明河耳薄斗斗斜又依依不能寐也詩家所留傳大江流日夜孤舟無四隣每一朗誦輙令騷士發心如醒人代庶恒曠

憤非繆而余匏繫炎荒水鄉在望雖假茲舟作吾廬猶
思插翅故國直瀉數千里為快云詩不云乎我戍未定
靡使歸聘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爰因說文名之曰飛廬
夫人生寄遇大壤良無異芥舟之漂巨海而健者且攖
恡華屋務競奢麗相雄長乃今飄蓬蹇遊兀自樓樓雲
水間無間險夷一榻累月若常穩臥者然鷦枝鷃蒿固
分宜爾然余明發不寐之懷每厭結縈而慕遐衆始猶
以飛廬為滯行蹤也而世既絶然名闕役志疲神方復
躬力規恢日為副見叶下億尚若歲宴莫支營營罔息
一朝器運推遷滄桑數變視余假棲息之安充饑頃之
用將又誰久而誰暫哉抑昔人有從省官住舟中者余

也進而得飛廬而[illegible]何[illegible]因以[illegible]命有羅浮山人
者[illegible]余[illegible]得飛廬趣者
數述飛廬[illegible]

全州建庫樓記　　呂調陽

往[illegible]迄今州役廢州城縱火燬郡治之署及庫樓
其藏[illegible]大賊[illegible]向[illegible]事者亦皆奴[illegible]飭材修復其所
[illegible]大[illegible]附[illegible]已事在丙辰越六年辛酉
[illegible]入[illegible]守熊君始觀篆即經治庫藏為樓
以[illegible]之局而守其下以居守者於是嚴扃鑰遠煤
濕自有郡以來無完以固如茲役者也郡博靜觀劉君
輩為予道熊君之能盡其心丙辰之變皆獲賊首訊所

以償何之故輒以為慢藏誨之今事發固在也越歷有
年守亦數易而創艾之深警備之至蓋始於熊君耳夫
千金之家未有不慎於藏而能固者也郡豈直千金哉
家國咏致而守官如傳舍矣予既深然其說而劉君遂
以予為知君請記其事予惟夫庫斯之府也人亦有言
示人以義其幣猶斯庫而記之是以斯示也無乃弗遂
古之意乎肅君請益堅乃申義利之辨以告熊君曰義
與利不有同形而異情者乎是故利一也豐貨以殖私
則利就傷以防度則義貨而悖入之則利貞斂而嚴其
守無使悖出則義洪範八政首食貨而係之農言崇本
厚生雖利亦義也郡邑有庫凡以備糴待賑足食餉兵

能作為賦者[illegible]所賢哉[illegible]何以不務而記耳者
德[illegible]使之有[illegible]傳則亦義之未擴而適以
從[illegible]不能已於君者之詠也使熊君
析乎義利[illegible]不謀其道則制治保邦禦侮弭惰猶有出
於修庫之外人且以成而無利可計者傳不云乎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illegible]政刑公好惡修孝弟忠信以惇民
行[illegible]斯練軍實行治其國家之事願以訓於熊君且
告乎有政者

雨徵記　　徐秋鶚

張[illegible]齋習公為宜楊肅恭神人綏懷遠邇教化大行郡當
兵後連歲入夏不雨民以為憂公齋祓孔嚴每禱輒雨

爾且足歲乃有秋于是父老謀祀其事公聞止之曰五
無德及爾旱而禱也吾媿爲禱而應匪吾之能神明之
靈也爾所祀父老請益力公曰必欲祀乎則祀于城隍
所以彰神之靈可乎父老乃致公意謁余余曰邇來宜
也爾暘時若休徵也斂是極協休徵以錫厥庶民太守
事也既斂錫于爾邪不可無言以後休美雖太守不自
有厥功矣神之德好是正直于是極無頗也亦豈自以
爲功哉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然則安從祀夫朝廷明詔太守幽置城隍以爲民也祈
廿雨以介黍稷祈者與祈而應者之心皆體朝廷敷皇
極以錫福于民也神人交讓吾無所歸功而得太守與

神明之心强爲之記以慰父老之請俾來者有攷于斯
珉公名濤字仲觀相州人由司大夫出守宜陽云翰林
院庶吉士馬平徐秋鶚敬撰

鵲巢志　　龔一清

歲辛卯二月既定懷遠縣治于丹陽鎮蘊長令朝陽乃
經營戒事起止一小蓬舟戴星先後人幸各所司若役
夫焉俱皆慭于白日黃埃之下菑蒻乃媽居勞矣是歲
五月署始楹十月城始奠石旁覩之衆幾幸乎三年成
也壬辰四月長令告落于余余亟行治所望十里而近
則突突麟麟周垣構茅夫然規模備歟循江之滸舟若
魚貫人若肆行夫然四民集歟傳而堞壯哉城孔固歟

人而闘美哉署孔碩歟去城若干丈環以舍營兵居之
去營又若干丈繚以糯益以柵爾僉肆之土宜植宜蔬
足以食力山川若輻輳呈秀獻奇當爲郡屬邑之冠昭
哉地利闘歟乃欣然喜嘆昔寥寥蕪棄不謂今巖邑也
長令言初楹時儀門左楹鵲依以巢右亦如之斲虔丁
丁鵲不避人自卵自雛巢殆可俯而闞歟既翼以飛者
六余觀巢固在不覺大喜竊謂燕雀處堂夫物有然鳳
凰巢于阿閣在昔初上瑞之世鵲固未前聞也巢之自
今日始召南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
兩御之次章曰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
之卒章曰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巢

而居而方而盈鳩之盛也女子以夫家爲歸故鳩因乎
鵲也御將成於百兩以婦無不被澤也召伯化被南國
其風遠已說者曰騶虞爲鵲巢之應然而鵲巢實召南
之首豈易言歟於諸鵲占實古義鳩言聚時以延行與
托今以署居實見也長令勉之方經治之始有衆騰歡
宙輿應俾曰欲宙余於鵲巢見歡宙之叶矣聖明在上
德澤遠播遐荒黎白始觀天日司牧者留心德化使各
得其分願上下和應毋謂騶虞不復出也況刈藿此土
新繕邑於久廢之後可謂日尋常乎有開必先莫靈於
禽鳥長令盆勉之以追阿閣之風俾不佞一清喜且無
涯于以奏大雅於卷阿之上曰鳳凰鳴矣于彼朝陽今

懷遠是也爰書左鵲巢門右鵲巢門志焉書中門前楣
間曰召南首瑞不揣綴詩五章屬社師習于有衆命篇
曰粵風鵲巢之什詩曰門之楹兮鵲巢之馮兮胥曰今
兮烝烝樂有營兮門之櫨兮鵲巢之雛兮胥曰今兮烝
烝樂有孚兮門之棖兮鵲巢之翊兮胥曰今兮烝烝樂
有鶵兮門之左兮鵲巢之妥兮胥曰今兮烝烝樂爭鶱
䆒兮門之右兮鵲巢之阜兮胥曰今兮烝烝樂壽考兮
右門楹五章章四句四言五言六言記作邑者以俟名
筆茲特於鵲巢志咏云

梧州義田記　　陳鎰

義田昉范文正公彰君之賜以仁其戚里若政治之經

則有長平倉義倉社倉無所謂義田也余蒞梧之冬木
西坊火為賑其焦岸者率菜色鵠結嫠居十七怵然有
感于衷因徧索城内外不嫁授衣者踰百周之嫠獨倍
异哉粵西戶口不繁坐此中風氣惡類寡人之頻若此
治岐政先四窮民而雅之什曰遺寡婦之利古之勤恤
民隱無若成周夫此窮而無告非仰給父母民者而誰
語余為冬計一衣夏計一石兩庠青衿舉火艱者佐之
饘粥置田若而畝歲籍其入為可繼冀漸拓之以備水
熯災告斯余託始意乎或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余曰
惠病于小弗病惠也沾沾之勤以俟西江將索頫連于
枯魚之肆矣或曰待澤十萬戶寧渠車塵馬足之間何

子之不備也余爽然謝不逮夫天下之中有粵粵之中
有梧梧之中惟車塵馬足之間之為見斯亦狹矣若其
兼總八宇郡藩萬有并異類于同體引一夫為已辜則
梧之外有天下此其為無告也不可為量數矣翅十萬
戶云乎余姑及其可既云爾或又曰長平預備社倉其
可廢乎余曰義田而外余更捐金積府與穀近于積各
州縣穀累千為賑備有出無收即預備倉義也若社倉
易散難收其弊滋多惟長平倉則魏李悝平糴法漢耿
壽昌穀賤增價以利農穀貴減價以利民法也專主糴
糶而糴本當存惠以不費為千古不易良法第綜理非
其人吏增闌閧之擾保甲亦然敬俟後之君子

粵西潯江撈獲銅鼓灘記　　梁炯盛

天啟乙丑仲冬余攝學正職月晦逮澇迨諸石陸舜峰
閣九成氏暨祥甫入潯挹余向此為何地長年日前
即銅鼓灘也余目昔者於時聞漢逸史馬伏波征交趾
舟載八材有一銅鼓躍入水中此非其地耶角于目然
數年來已獲矣未審今置何所逢湯而祇謁先師廟同
寅周君瞻拜小余目此銅鼓也漢代躍而沈今二千年
而見不裂不缺非神靈呵護何以得此余細閱之身圓
七尺有奇面徑二尺一寸高與徑埒上部似鼓下體無
底腰覩面稍稍而徧體多葉紋紅女織刺所不逮予于
卯其形錚錚鏘鏘桴擊其面滃滃鬖鬖竊念石有七敲

三擿法惜無傳而硡砿莫諧韻時久如許花紋側角內
無損蝕信神物耶又數日而登覲風樓眺望白石羅漈
思靈之勝邑博袁君明謙復指一器示余曰此異物也
于昔任茂名開此地獲之蓋自伏波時沒而今現余曰
郡庠有其一茲豈其匹耶何形體同而茲脣稍缺也曰
是也君知其同未知其異焉歲戊午端陽日白石山人
物上得此其日銅鼓灘漁人以綆縴莫舉因入水而摸
知為器爰帥衆即舉而出之兩地小民均獻入官以上
古器不敢私也郡公邑宰曰此神明所呵護宜歸之聖
神廟以貿全文備出白灘中者置文廟中而脣缺差殊
出自白石者置覲風樓兩者缺完異而形同聲同沒水

同出現之地異而所獲之日又同乎投心貨直令人神
遊□于藏而古矣昔東坡稱氏以狄成作九成樂自稱
玉局散吏每為之記予謂其絃淨名而古顛器也今兩
具漢世而明現兩失而同現人古而器存好古之士樂
觀其現而不與商彝周鼎共珍為宗廟器乎夫日月寒
暑風雨晦明並於大地間而南郭子綦謂其未聞地籟
今人只於漢天斷於今如寒暑晝夜遞伸是天籟叶地
籟聞矣奚啻鞞圉塤篪管磬鞄絃也乎昔韶作而鳳儀
獸舞韻調而馬仰魚聽今夫使有形有聲者顯祥異於
蒼梧之西而聖天子履中蹈和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
氣應協流古樂重興韻雅載作俾魚不浛鳥不獝獸不
狘人情不失我明婉美虞周跨軼炎漢殆九成中之重
器也歟伏波有知乎為加額于瞻際此九成臺記可無
作矣歲在丙寅履端上元日臨川樂明盛記於潯州公
署同君禮大庾人相與校錄袁君鳴謙平樂人喜觀厥
成名得並書云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碑文 祠廟

舜廟碑銘

魏 溫子昇

懷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天下爲公感夢長人明敭仄陋釐降二女結友九男執耜歷山耕夫所以讓畔施罟雷澤漁父於是讓川亦既登庸以之納麓九官咸事百揆時叙有大功於當世集歷數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昭華之玉班五瑞于羣后禋六宗於上帝舞干戚而遠夸賓弃金璧而幽褻應青雲浮洛榮光塞河符瑞必臻休祥盛萃以君人之大德爲帝王之稱首陟方之駕遂往蒼梧之竟不歸又何九疑之廟既新廟房遂鐫瑞冊記頌帝服善似稱於歲當更欽和忌賓弱歸於關詔川銘曰

粵氣降靈誕聖樹德本隆帝圖已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大舜所南民歸德協治風蕩蕩化亦巍巍有風在爾常瑕與從由水逍湘水長邀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虞帝廟碑銘

唐 韓雲卿

帝舜有虞氏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南人懷思立祠禱祭歷夏殷周秦距乎有國凡更十姓享奠不替大曆十一年皇舅隴西縣男兼御史中丞昌巎領桂林象郡之地虔祇統命肅恭神祀以祠宇湫圯狹隘朽腐不足延降神靈遂謀於州佐縣尹因以俸錢增新易故崇垣峻宇肅屏膈戶有倫有度畢繕既成以時昭享瞻覿門屏踐履階闥兢業惕懼肅然無不加敬牲牷既設巫祝斯列齋莊蠲潔懇然如享其誠簫鼓既興爼豆斯徹神人和悅僾然如受其福是歲寇賊殲平年穀豐稔五嶺之人咸受帝祉官屬長老願刊琢表識以彰懿烈其辭曰

惟虞禪夏夏德斯淪更殷歷周以及嬴秦帝號再尊帝道與宜祀典空存祀禮無聞於穆皇家踵美虞唐獨主淳儉後嗣其昌明明大君赫赫俾躬穆穆宗臣祇肅肅恭廣厦增飾展禮竭忠人神胥會風雨晦蒙三千年間明將儀道內外安下有截何年祀事報功皇靈降休俾德威大我既日化遐邇照戒勒石毀日月遊爲惡知帝力大人同休心存命成無形道符易窮疑刊石播美垂億千載

二妃廟碑

柳宗元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翊以聞十一月安道薦之武官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敬承成命肆史涓選丁壬發問詔書懼庶守祀擇吉蠲祭美功命委成執藏肆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偕役惟聘斲木于上游附埴于水涯乃桴乃載工逖事遂廟貌顯嚴粲然而成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

石子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命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名彌成授受內若嚚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踐祓戾孽恢宣做靈敢或失墜以奸天刑有翼其恭有苾其馨沉牲受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型潙汭神位湘滸授茲有初克碩厥守唐命秩祀茲邑攸止毛牷既騂椒醑爰薦嗣于萬年期保承祜潛火煬學炖于颷風神用播遷時罔克襲邑人尋吏告於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梓木負埴載流於江既下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廟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從御翔遊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賜南風湝湝江水如舞將予無疆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雞鴨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悌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喜悅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於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祀過客李義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予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桂州新修堯舜祠祭器記　　趙觀文

上帝御宇六順十三年冬十一月故府司空潁川陳公

白桂州觀察使劉制命建節丁軍號仍降旌節明年春二月准勑有事于堯舜二祠尋得頂冊拜長史宋贊曰吾軍旅之事則嘗聞之俎豆之事未之學也子嘗知古好古式羊此禮得令於經乎羅陽然有對曰韶麓走下僚安敢與議祀典公命之曰古有諸侯定大禮者許草莽之士論今宮匕左佐於郡文何兼而不謂辭不獲已而對曰昔見開元禮行於古帝王之制今請求知禮者共爲制定粉帝舜南巡標乎古典惟茲法物豈可不問孫是令有可撰二獄祝官衣劍佩三十有九贊引體生衣服一十有六籩豆簠簋洗鐏爵觶鼓十十有七儀品斯畢具表以聞帝曰俞哉褒稱綸言不竝於此今俟

射彭门同兩使可維下屏守節子至言者九同關西不惑者三追念前功若已有之以觀文明廷擢第故里遠歸有陳蕃下榻之知有智伯國士之遇有條肅指囷之意有平仲脫驂之識投書詰旦假爲斯文觀文謬以二雅得名贊未造輞雄之旨克讓未果是敢直書庶幾正教傳乎不朽作頌曰

大哉堯舜與風不再以聖禪聖不子其子舉賢登庸投凶禦魅化匪道人雍寧慕蟻大功漸著南巡脫屣九疑雨沉蒼梧雲起偉歟元蹤遺於桂水蒼生思之牢醴于祀俎豆禮缺元侯克備發揮古典駢羅雅器二獻得儀雍容劒履教人爲臣可達深旨翠巘猗天紅輪出地得君臯陶千載意氣中興有帝無令伊恥

盤石廟碑銘

宋　黃庭堅

盤石廟在州之西故全州使君王侯廟也王侯故魏城人而家開封諱世行字祖道文武自將得知巳晩用不盡其材而威惠著於淸湘者也治平初天子勵精聽斷立爲課法進退州郡文武吏於是全久不治湖南安撫使吳中復轉運使杜植判官宋迪提點刑獄楊寧奏言邏汾都監文思副使王某常任全州都巡檢儂智高反邕管時其歸師將犯桂州而北掠以發衆壓全境吏民皆欲空壁出走某竭民城守提兵扼灌陽會官軍破賊民至今以爲老幼不失業皆王某之功願擢守全州天

子從之侯入境今民歡呼迎道侯之爲州樂易明白順民之欲除其所患無動人以自事而州以大治流逋四歸業生與事邑居野處皆不畏吏問其父老王侯之善政云何對曰前時公府以十數卒爲白望潮奪於市又以十數卒爲河巡務取行商権貨二渡貧民或終日不得生業間內外官聚禁民毋得私舍盡奪舖户鹽以私于迭以媚民之封貢進賀取魚苗畜之官池又採斑竹箭幹以應使客之求吾侯以律令從事積年之弊一日蠲除我知此而已問其士大夫對曰吾侯爲邦勸民不倦而其僚奉職潔巳無瑕而其吏畏服治夫子廟與民學表孝子廬與民行治軍有犯無赦聽訟立決無留侯

之子獻可登進士第民持酒相慶曰吾父宜有子也及侯卒於位民罷市相弔曰天奪吾父乎初民欲爲生祠而侯不聽歿而民作廟於盤石寺偶臨官道歲卜入祠之由是而觀上侯誠良吏其字民烝嘗也宜全之士民欲刻石頌侯功德且願薦之聲歌使子孫報事不忘久不得其所託後二十餘年獻可以材擢西作坊使知瀘州乃遣吏走黔中道全民之意曰循吏之無稱久矣故樂道王侯之政使來者有所矜式又爲詩遺全民以祠王侯併刻之王侯終文思副使太原郡劉國侯今以子贈左中散大夫王侯爲吏所至多可稱述弗著著其所以有廟于清湘者其詞曰

清湘淵淵兮一嶂石何侯寢廟兮宮室丹碧事侯如生兮不以金帛斤有合山兮侯安此宅金山之下兮松柏蒼蒼今十尖來兮日遠月忘我民本侯兮歲歲烝嘗羔豚乳肥兮魚有鮮魴黃柑綠橘兮爲清酒鼓坎坎兮吹參差侯愛我民兮乃下享之風爲舟兮雲爲馬游于川兮獵於野千秋萬歲兮無棄此邦爲來者師兮我民受嘏

重修羅池廟碑　丘崇

唐元和十年州刺史柳侯至以聖人所常行之道善其民四年不幸而卒將沒人胸中者已深人將釋之而不得追其署與部將魏忠謝寧酒間語乃祠于羅池自歐陽翼之夢李儀之死人尤神之以憂患乞憐者每每獲報如所應幾三百餘年英靈猶存皇朝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從斯民之欲也廟閎日深仰見星斗蟲封蠹蝕幾莫能支而承檐踐篡袂猶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祝之以備營緣然一歲之間給公而外所存無幾雖欲改作將焉能爲郴陵朱公以政和二年十一月視守事二日具禮謁欽見其所託大不足以稱侯四顧躊躇隱然于中者久之退而考其故事得廟利歲時發用之狀詔諸僚佐曰侯生死皆有功德於斯民而祠宇敝陋如此吾曹當思有以崇大之奈何弁其利以

事封靡乎侯無遺寧獨不愧於吾心燕衎可寢也豆觴可裁也土木之役上求則費公下斂則耗衆曷若歸其利于廟繼是籍之久自可舉成曰然未幾籍以送告州監兵陳李者開敏有幹局俾掌其事購材募能取足於籍堂室門序卑高如儀煥然一新觀者嗟異又撫其餘材構亭于羅池之北因以名之亭與廟異區而同名者不特謂江山之勝作也嗚呼㵎酌可以祀皇天噫嘻可以祈上帝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心者靈之府而誠出於其中神人殊方靈未始異以其出於未始異者合之於冥冥之間神能違之乎世俗脈任情隨泰遷燕衎自娛豆觴自奉凡可以適已者無所不爲公則不爾惟崇

大於侯是思卒使侯祠既壯而麗則其誠可謂至矣于
里而郡非獨其守任民之責神與有焉年無饑饉氣無
垂厲此民之所望於神者民之所望公之所祈也致其
誠於神以祈民福公豈可與世俗者同日而語哉

四令公祠堂碑　孫覿

余嘗讀國史見秦國陳公以直道事太宗皇帝位不滿
德卒官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挺生三傑皆以道德文學
踐大官爲將相曰堯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是爲文忠公曰堯佐特進尚書左僕射是爲文惠公
堯咨武信軍節度使知樞密院是爲康肅公一日秦公
與客語二公已貴立侍公側坐客踧踖不安求去公笑
曰此兒輩爾姑徐之盡所欲言者於是史官記之天下
誦之而陳氏父子兄弟世家之榮至今以爲口實至道
丙申文忠公嘗以廣西轉運使平南蠻之亂洎紹興癸
丑文惠公之曾孫竞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廣南西路
計度轉運副使繼公後蓋百三十有八年矣直閣公能
以儒學世其家羣書皆成誦尤通吏道精練法律頃由
臺郎貴將使指竭來廣右益有能名及是訪公之遺無
在者獨有新舘銘石刻僵仆草棘中又公征蠻時吏士
蒙犯瘴毒多死手自撰集古方書養生之說刻之傳舍
一方蒙賴故能獨存而歲久亦訛缺直閣公慨然念故
物之亾幾遂撥仆碑而起之又追補方書之缺壞者龕

于故處即聽事之東闢屋三楹繪秦公文忠公文惠公
康肅公四公之像而祠之覿聞象江還過桂林拜謁祠
下生氣凜然如太山喬嶽之鎮負古所謂大臣者余與
直閣公二十年之舊且厚善也乃屬於不腆之文而不
敢辭恭惟太祖太宗提三尺削除僭亂眞宗仁宗包干
戈以文太平聖哲並爲出依日月之光獨秦公三子以
魁壘碩大光明之傑作配元聖以[illegible]明[illegible]爲朝廷輕重
交持國鈞更掌兵柄一門烜赫蟬聯三鎮旌節相望佐
佑兩朝以功名顯終始爲天下巨室於虖盛矣王室
中微夷狄亂人了當饋太息求人如不及竊觀四公
遺像追想一時社稷之高勳於此兵亂假援之中同宜
見者必趨過者必軾飲食者必祝焉豈謂學士大夫區
區念祖之私哉于是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俾勿壞

義寧忠祐廟碑　毛鵬東

義寧爲邑自唐大歷八年始升亦淳儉有古民風邑之
西有山曰如意山中有神曰武當劉獨將偕諸將武侯
兖南征將將旋追命踰嶺而神乘暴漲西入溺死知慧
源欲後與濤感發白晝擐金甲兜鍪而出揮右大呼聲
震山谷或者崖臨流坐石而釣今釣臺履蹟具存邑人
建廟祀之迨今且數百載崇寧改元知縣事陶君迴嘉
神功德聞之朝始賜廟額惠寧而未及封爵凡五十餘
年曾縣爲之請者歲在乙亥田穉而不雨至六月旱甚

會汝潁李君晉臣出宰是邑宣布德意問民疾苦而知旱魃爲虐率父老造祠下禱之有頃雲作甘雨隨車隋澤獻畝歲則大熟君異其感應之速乃諭父老爲請襃封明年秋九月賜爵義寧侯以報休功是歲丙子大熟歡聲載塗癘疫頓息丁丑又大熟人既去愁歎而就安樂致和氣而爲豐年于是彈絲吹竹激宮流羽相與爲歡曾弗知明神在茲上以默贊乎天地之化育下以相于賢令尹美其教化以厚風俗也鵬舉以告邑人皆唯唯曰爲吾書之傳之無窮可也

六賢祠堂碑　舒勉

六賢謂漢陳欽欽子元元子堅卿士燮燮弟士壹子廞按後漢三國志陳欽廣信人也欽字子佚與劉歆俱治左氏春秋而欽別自名家後爲將軍元字長孫以父任爲郎少傳父業爲學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論立左氏傳與不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帝從之乃數陳便宜不用以病去終老于家堅卿有文章而史逸其論撰燮字威彥漢末舉茂材累遷交阯太守學問優博達于從政而謙虛下士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士壹初爲郡督郵辟司徒掾雅爲黃琬器重董卓亂乃亡歸燮表爲合浦太守孫權據吳南據交廣燮以廞人質權以廞爲武昌太守六賢之見於史者其本末梗概如此而蒼梧之人未嘗究知太守李公亨伯好古

樂善歷求漢唐以至本朝得名臣鉅公有典是郡者七人焉既立堂祠之於水泉之上以慰邦人之思又即黌舍塑六賢之像并以其本末刻之於石使學者歲時具香火謁先聖已則退而旅拜六賢於祠堂之下瞻其像想見其風采而生希慕之心如在鄉黨焉其敦勸誘掖可謂至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學者姑勉之異日有繼六賢之後父兄子弟名垂一時光傳清史者無忘吾太守李公敦勸誘掖之力也

社稷壇碑　張維

郡邑通祀以社稷爲重風雨師壇以其爲農祈穀則一也然壇壝有制方位有辨登降有序籩豆有所祀典所載可考也乾道元年秋九月浙東之按刑所在郡邑壇其壇壝則頹然莽蒼中陵夷者殆不知其幾焉明年夏六月移守八桂視事之初謁社稷則壇壝失其制與別郡無異繼行祀事則方位失其辨登降失其序籩豆失其所夫會府爲列郡之所視儀而取則者今其失如是列郡宜其矣此無他有司沿襲苟簡而獻官講明弗素一旦行祀事惟視贊者東亦東西亦西曰拜則拜曰跪則跪莫知其是否耳爰築壇宇門牆而一新之按祀典如其制復著之圖以示方位之辨登降之序籩豆之所俾獻官目擊而心喻有司毋敢苟簡以盡其事神之禮而豐年之應神聽之矣昔者夫子入太廟每事問

或人以為不知禮而夫子則曰是禮也今之獻官行事能師我夫子入太廟之意按圖而問焉其庶幾乎

山川壇碑

大宗伯以燎祀風師雷師周禮也發生震蟄雷師之功以肇厥祀唐制也為壇壝而二祀各以時申令也祀之意與社稷同惠養期也桂之為郡祀事尚矣壇惟凸山門墻缺然踐履褻之過也當其祀時霖霖而泥濘則寓於浮圖氏之舍行事亡所也壇之舊各府郡一方參立乎北就其壇也高大其門向北建其堂備望祭也壇疊以石甃砌以甓植之以嘉木而衛之以周墻勿踐履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稱意以享明德惟馨則初獻官

之責也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神降之福也若夫計其財與工之費為錢五十萬有奇則稍廩之羨所自出也集其事而述以文者郡守張維書其文者治中從事曹總也乾道二年是其歲月也

桂林仰山廟碑　張孝祥

仰山二王自江而西飲食必祭威德所被齊光日月乾道元年張孝祥來守桂林時李金方寇郴陽羽書交馳於道孝祥謁於祠禱焉曰使廣西不被兵者神之賜則請為王廟于桂且奉神之象以供七月孝祥至郡九月寇平盍以萬人闖吾境知其備也引去惟王之仁之靈孝祥不敢盡述獨敘其答孝祥者如此敬選日擇地於城之北為王館御而書其所始使後有考勸桂之民以虔事王

桂林膏澤祠碑　唐光

環邑皆山也峭拔惟膏澤峰峰之下有祠焉祠之建立與神之姓氏莫得其詳詢諸耆舊都俚無稽然廟貌儼然水旱疾疫禱之必應謂神不正直不信也意者神據山川之勝而赫厥靈歟異時郡使陶公商翁官于茲知之且悉峰之得名自郡始嘗曰天欲雨則是峰油然作雲宜有神主之既名其峰又為之詩石壁合天澤南山第一重旱時先出雨陰穴必藏龍嗚呼盡之矣乾道庚寅冬余自鳳山淳來攝是邑明年夏旱屢禱屢應念無

以答神貺顧嘗守職弗協而新之祠成余以檄試上臨賀以不得書其顛末為歉又明年秋方伯以吏民安余之政俾再來攝是邑亡不可已也故摭商翁之詩以證俾來者勿替者續而俾之毋為不足信而忘其所本也商翁作廣屬間以詩名數百篇盛傳于世而膏澤峰居其一神托是峰詩名聞于天下後世顧不偉歟

創建三元祠碑　郭見義

儒道之隆污常應天下之治亂自秦漢以來其迹可考本朝承五季之後稽古禮文之事率為疏濶列聖相繼純用德教思得儒士而任之於是尉酌前代取士之法杜衆他蹊專尚進士昔人指此為將相科者非虛言也

天下之人從風而靡三尺之童悉知肄習間三歲下詔被褐攜袂求舉於府若州者以數十萬計府若州考試之定其可舉而薦之禮部者尚數千計禮部考試之加詳密焉第其可進以名上天子者不過數百人而已天子爲之躬御便殿手執文柄乙夜觀覽然後臚傳于九陛之上釋其布褐而命之以官凡得與十數百人之列者已爲難矣而况自府若州以至禮部以至天子之庭皆魁其選者其難易爲何如自非懷奇瑰絕異之材濟貫學問而充溢乎文辭者其孰能與於此是以二百年間能如是者治三數人而始下焉公則其一也公世爲宜之龍汀人從其父宦遊四方公生而英爽俊邁氣

蓋一時倫輩殆絕人遠甚初寓試武昌而發解魁曆闈始與貢士計偕禮部賦無逸爲九龍廷試賦蓍龜象天地是時朝廷尚詩律之學而公之二賦清婉瀏亮典麗遒密曲盡聲律之妙遂爲多士魁四方之人傳誦其文模擬竊取乞覓假龍以長雄於詞林者不可勝數其後復遇　朝衛歷華要出入中外且數十年晚乃擢任政機引經斷國難當今盛之時身名俱榮能如公者蓋亦鮮焉生公之後者想望風采孰不興景行之意而此爲父母之國墳墓存焉顧獨無一楹之宇以爲邦人奠醊之地其爲闕典甚矣今郡守李侯守案爲政二年郡務畢舉初議興葺祠宇肖公之貌而事之一日顧謂其

僚郭見義曰吾欲爲是可乎見義曰稽之古義則高密建鄭公之祠取諸近規則曲江立九齡之祠在人耳目皆爲美談何爲而不可於是卜地於城之東偏芟薙舊翳築爲墻垣爲堂三楹以宅廠中雅有制度樸斲塗塈必堅必貞氣象閎密可爲百年之計公像在茲凜有生氣嗚呼懿哉他所未有也問費焉出則首指所授之俸故聽者悅問材焉得則市於積儲之家故辦之疾問工焉取則募夫未作之徒故從之易四境之內或未及知而祠已成矣既成而落之衆莫不嘆息以爲百年未舉之事而成於談笑之頃若有鬼神陰相之者自今以往殆有崇而無替來者必爲過者必式歲時必爲興事必

禱如是而前代之鄉思見于可謂備今矣始中公名京字當世仕至參知政事官終南院使贈太子少師其行事具國史乾道元年　月記

杜林顯貺廟碑

王沆

縣內一里許有峯數十屹立對峙如主公重客相與拱揖有廟翼然其間廟前數十步泉出于石壁之趾滙爲池輪纖湧迸于山下淸深甘潔冬夏若一邦人事神飲食必祭水旱疾癘禱焉如響求諸父老以爲隋天建中神始顯聞於合浦所謂雷種者颶風之變於是賜廟額爵號不一而足本朝熙寧間旱禱而雨封威德王紹興間寇嘯聚海上一夕風雷碎其舟賜顯貺廟故自嶺而

南凡二十四州莫不奔走奉祠此其大畧也前宰王君濆作亭于泉淳熙改元沆適到縣涖事之三日謁祠下海印寺僧師範邦人李𣟗輩請一新之始于季秋迄于季冬進士李宗孟帥邦人又請爲題石予曰大哉雷乎凡乾坤之闔闢陰陽之陟降莫不迭相爲用颯然風油然雲沛然雨發生萬彙鼓舞羣動贊天地之造化巍巍若是也故自唐以來州縣悉以春秋通祀以示不忘神功靈德赫然著見其可以固陋辭乎遂再拜刻其事于石

堯山灕江二壇碑　張栻

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之山川山川之所以爲神靈者以其氣之所烝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吏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祀之實而交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夫山峙而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爲之雖百拜而祈備物以享其有時而應也亦偶然而已耳淳熙二年之春某來守桂按其圖籍覽其山川所謂堯山者盤據于東氣象傑出環城之山大抵皆石而茲山獨以壤天將雨則雲氣先冒其巔山之麓故有唐帝廟而灕江透迤自城之北轉而東以逶於南清潔可鑑其源發於興安與湘江同本而異

派故謂之灕而以水繞之凡境內之水皆滙焉以是知堯山灕江爲吾土之望其餘莫能班也歲七月彌旬不雨禾且告病先一日齋戒以夜漏未盡望奠於城觀之上曾未旋踵雷電交集一雨三日均浹四境邦人懽呼穡以大稔伏自念山川爲吾土之望而壇壝未立禱祀無所其何以率吾民嚴昭事之意用惕然不敢寧乃得臨桂縣尉范子文度高明爽塏之地得于城之北叠綵巖之後隱然下臨灕江而江之外正與堯山相值面勢回環表裏呈露對築二壇以奉祀事爲屋三楹於壇之下以蔽風雨其外則遶以崇垣踰時而告成乃十有二月丁酉率僚吏躬祭其上以祈嗣歲事畢徘徊喟然嘆息退而述所以爲壇之意以告邦之人與來爲政者使知事神之義在此而不在彼庶有以致其禱祀之實且得以傳之於無窮云

昭州新立吏部侍郎鄒公祠堂碑

故尚書吏部侍郎鄒公諱浩字志完學者稱爲道鄉先生而不敢斥其名字在元符中爲右正言以直諫顯聞初貶新州建中靖國之元入朝爲天子從臣崇寧二年又貶昭州處昭凡四歲歸沒于常州其立朝大節載在史官播在天下固有不待紀述而傳者某獨嘗謂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爲難而忠誠篤至之爲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爲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若公始所論諫蓋

亦他人之所難言而攷味其平生辭氣曾微一毫著見再位于朝憂國深切重斥炎荒窶不少沮至于病且死語不及它獨以時事爲念方其少時道學行義已有稱於世晚歲益爲中外所尊仰而公不居其成講究切磋惟是之從蓋嘗從伊川程先生論學而上蔡謝公良佐龜山楊公時皆其所友也其任重道遠自强不息如此所謂忠誠篤至而進德終身者若公非邪故某樂爲天下後世誦之淳熙二年秋清江王光祖爲昭州道桂問攷所宜先某告以道鄉先生當有祠焉聞之則應曰諾明年春使來告成且曰郡故有公祠紹興中守臣陳廷傑所建荒蕪久矣故其地卑陋亦不足以奉烝嘗按郡

城之西北有所謂得志軒者公所嘗游歷也下臨長塘曰木梁廣數十畝羣山環於前其秀曰龍嶽舊爲郡士張雲卿之居公實名而記之棟宇今無復存者乃卽其地爲屋四楹繪公像于中門廡悉具又葺茅其下俾張氏之後人居而世守之敢請記某既爲之說而且有感焉國家列聖相繼以納諫容直爲家法人臣雖甚觸忤亦不至如前代加以重辟間有斬貶從者旋卽復還且又進用俾得以名節始終顧扶持公論培固邦基雖有賴於多士之助而其長養成就實非一日皆自列聖深仁厚澤中來也聞公之風者亦復有感於斯乎

三先生祠碑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栻卽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詔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爲士者固曰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墻則亦沒世窮年倀倀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于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眞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于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而

近世學者誠知所信慕者蓋鮮間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名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頗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某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爲急繼自今雖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墻將見人才之作興與灕江爲無窮矣此某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某之所望又豈特於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

靜江府虞帝廟碑銘　朱熹

靜江府故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澤之滸蓋莫計其始所自立而有虞氏鏡像在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二月今直秘閣張栻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圖像錯陳莛以淫厲則竦然曰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加無有遠邇降祠茲土專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至于此弗圖弗革栻實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之將又方按國典毀諸旁祀不如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茲役作治踰時訖事以告門觀嚴顯麗雜遠屏外朝內緩惟帝及二妃之神恭已南面儼然臨之秋七月癸未侯率其僚奉承牢醴俯伏灌薦

以妥皇靈群京既過拜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爰及昆弟夫婦朋友是曰人敘民所秉彝失之迺分窮壤易位惟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于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與善從容鉅細各極其條如規之圓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後世之爲人倫者莫不取則尚明博厚化育並流孰是遐陬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狩實緣此邦獲共明祀茲率羣吏冀於新宮穆穆成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之神實臨鑒之於是三獻成禮神人浹和吏民駿奔咏嘆興起合辭懇請願著名章俾來謁辭以詔無極熹竊惟帝之所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傳記所稱南巡不返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考證則皆闕敢知惟是天理人倫之際帝之所以垂教後世者蓋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敬篆而題之俾歸刻焉其詩曰

虞山之上灕水之滸誰修廣祀九歌韶舞有美張侯牧此南州懷帝之人答其祜休載瞻祠宇頹剝支拄明靈弗寧淫僞斯伍乃敎綱紀乃夸乃攻乃堂乃基峻宇崇墉帝降不遲四門穆穆侯樂其成來饋來祀惟帝之德規圓矩方卽物而則大倫以光爰自側微勳植潛被恭已當天雲行雨施惠於來世億萬斯年窮天博地峙嶽流川刻是弃裳薦惟聲教愀然見之興起則效于階于

孝良力其忠侯拜稽首惟帝之功

容縣思賢堂碑　譚惟寅

淳熙十一年春作思賢堂是堂成思賢者孰謂在唐睿宗時則有若元結次山在代宗時則有若黃翊宏明在德宗時則有若戴叔倫幼公在順宗時則有若韋丹文明在宋建炎間時則有若王次翁慶曾思慕五賢者其人也治容多賢矣止取五賢何哉治容固多賢而五賢者又賢中之卓然也吾是以有取焉耳五賢治容之實吾能舉其槩丹以訓耕織興學校貧民自鬻者悉贖歸之築州城十有三里開屯田二十有四所事見循吏傳結身論蠻酋綏定八州翊殄賊寇悉復故地叔倫招

懐夸落威名遠揚史臣大書不可磨也矣翁慕元結爲人取結在道州時乞免科率二奏刻之石其言曰威不墮元子之政志尚如此治績可想也容州自貞觀初易名鎮歴爲都督府置容管經略使乘崇高選授任宜代有其人宋朝置寧遠軍節度使雖擇親賢爲使至除授守猶用五筦故事畀付旣不輕守多賢亦宜然吾特以爲五賢說者所謂出類者也以五賢名足矣又曰思賢者何昔詩人之思君子皆傷今之不古也明天子明燭八荒仁不異遠詔令天下德意昭然而吾民猶有瘡痍之未瘳呻吟之未息若守非其人也用是思而傷之猶可復見也古今不同事亦隨異古賢之事可盡行於今乎古賢之事雖不可盡行於今古賢之心猶可思而得之也古賢之心一本乎仁故見諸行事則公施之于民以聽訟折獄則明以備菑捍患則勤以布敎于德則恭以出示敎條則信五賢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所存之心斯可矣吾用是思其人求其心推爲政術積爲治行吾志也堂之東三房曰內省于衰而拙不能寡其過故省躬而自撿也西軒二其一曰延老見老者于此而問政也其二曰樂山因容山以取義也山高五百丈延袤千里峻極高厚正與軒對吾朝挹其爽氣而夕景其高稜有契于心且以靜爲德仁者之事也然此非得專有者後之人志與我同耶勿改可也其異耶改之無不可五月朔日率郡屬展敬于五賢致一奠之禮或曰盍記之乃書

四先生祠堂碑　　廖德明

紹興初侍讀文定胡公論奏二程先生學行而討故事從祀孔子廟庭乾道間復議雖不果行然先生倡明絕學實繼孟氏不傳之統學者誦其書尊其道心誠慕之於是天下郡縣凡其平生所遊燕居之地悉置祠祀竊按圖志潯之平南縣舊名龔州皇祐元年太子中舍河南程大中公來爲守二先生實從是時方冠則已聞濂溪夫子之學紹興七年州廢地始隸潯而皇祐距今亦二百餘年矣中舍之政幸存於家傳然問諸父老旣無有能言之者而先生之得於濂溪所謂令尋仲尼顏子之樂者郡之士夫未能相與講焉將懼滅亡無以興起其善心因請於郡相講堂之東隙地爲屋焉合濂溪先生祠之旣成率諸生行三獻之禮則皆進而請曰願有以紀其始作僕謝不敢走書新安先生之居而言曰三先生之道得夫子而益彰幸賜之敎以勵南士而先生方臥家辭官曰吾病不及也二三子勉焉則有周子程子之書在夫天理民彝豈有遠近南北之間哉竊嘗因是而仰觀國家文物之盛雖嶺海萬里莫不建學而立之官師古者師嚴道尊而人知敬學與後世口耳之習不相似繇周以來千五百餘歲而三先生者始並世而

作推論陰陽動靜仁義中正以極夫天倫之蘊發明四端五典良知良能使知夫人倫之不得以滅也剛柔善惡之幾體驗涵養之術始終本末備具條貫傳曰存則人亡則書是跡百世之師也潯幸而有先生晏遊之迹未知尊先生之學洗兄而破陋或者不此之恨而咎夫山川風氣偏戾之感眞若有南北之不同者則亦過矣新安翁閒居幾四十年兄先生之碩德美行與夫精微廣大而不得其涯者辯析訓詁敷暢敏奇燦然如繁星麗天無毫髮遺恨竊嘗同諸君論習者二年于茲矣今又辱賜之言夫由二先生之學可以明下學之善而登太極之蘊上獵乎洙泗之風其號御焉而不爲之也諸

君幸勉之則此祠之立所以寓其師敬之意亦庶乎其有小補不然則彼之咎夫山川風氣而累此郡于數千百歲之心者猶謂之他由之不亦可也於是州之士洪而謝翁不敢辭以子之言爲戒訓勉之在逢爲之書祠以淳熙十五年十有一月作知郡事韓侯邈實始謀提點本路刑獄事趙侯揞過實佐其後明年己卯十二月朔旦從事郎潯州州學教授延平廖德明謹記

宜州黃太史祠堂碑略　楊萬里

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耶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亦抵之罪館於戍樓盛闇之也卒於所貶饑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于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養也孰使先生之所投足以投小人之養也哉夫先生得罪于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惟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觀之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饑餓窮死之地今乃爲騷人文士顧瞻鑽仰之場來者思而去者懷而所謂太守者猶有臭焉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得罪奚患焉

馬刺史重修五賢堂碑　失名

南容古粵地隋隸交州貞觀八年改爲容州迨今六百餘年矣剌是郡者不啻之人惟五賢爲稱首豈非鳳凰麒麟世不常有所以爲嘉瑞也歟唐肅宗時有元結次

山身綸容府綏定八州代宗時有王翃公明出財募士與賊鏖戰悉復舊守德宗時有戴叔倫綏徠容落耕者咸名作順宗時有韋丹文明興學校教民稼穡仁化盛行我朝建炎間有王友翁慶曾恩慈元子刻其遺像以便觀省窺覓科和刻石猶在是五賢者豐功實德著在青史塗人耳目豈易得哉容去朝廷極遠分符而至者類皆因循苟且其能興利除害景慕先哲者百無一二曆元子距建炎中二百七十餘年有譚公出焉由譚公以來二十年馬公出焉寥寥六百年間五賢之堂雖創於譚但止用小碑列位寘於壁間欽慕徒勞實則未至未幾頹毁尺椽寸瓦無復存者經政恬不介意我

公既亦念其湮微鼎而新之肖其像以祀之信夫賢守不易得如鳳鳴朝陽麟遊郊藪爲治世之嘉瑞也抑嘗聞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詩讀書如正考父之慕尹吉甫司馬相如之慕藺相如其志向超然企慕於數百載之下得古人尚友之意可不深嘉而屢歎耶公盛年負倜儻英銳之氣言天下事[illegible]相以鷹揚對孝宗朝顧嘉納今觀寓忠錄四十九篇其言精確無不切當自欽停滿得人對復頓嘉納論弱海鹽之一丁罷與民之科乞復白皮鹽場與利除害求之以便民者念念不忘上可其奏悉罷行之抵客下車之初創造鄉學勸課農桑行古術良吏風比之[illegible]賢[illegible]使之[illegible]政

其[illegible]

楊子直祠[illegible]　　劉　溫

[illegible]大[illegible]使[illegible]先生楊公子直[illegible]人[illegible]衛山[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下[illegible]終[illegible]成之[illegible]之事物之人[illegible]故則齊[illegible]建祠堂祀[illegible]爲[illegible]子[illegible]祠[illegible]與[illegible]以祀[illegible]如學宮乃命學[illegible]置[illegible]像[illegible]於學宮之東室[illegible]成淯[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推原先生之出處

行實以諭諸生曰先生諱方字子直世家玉融其先因仕宦從居臨汀先生實生臨汀後嘗寓贛臺今則爲廬陵人矣先生弱冠爲名進士仕宦五十年爲賢大夫中間或起憤大半閑居之日長而從宦不過僅歷寒暑耳當行部曰天時方暑僚屬具爲公言暑不當暑行公曰臣子義無避難吾是行雖死無憾也竟以是卒卒之日惟承簿尉勉明叔在旁以古禮衾布殮且以文祭有曰先生其生長貧其死窮殮者悲之先生之卒海內知與不知皆爲惨怛太息往者流涕自偺學目勝士以文失已以說儀經以傳游志先生病之於是作學戒一卷揭無言之教以示學者雖詞微有所激而切中儕學之病有補多矣竊謂祀經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又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祀於瞽宗今先生經爲世師行爲世表以勤事野死皆應祭法象之人十人皆嘖嘖咨嗟則置祠像於學使邦人有所矜式謂不宜何溫生後居里晚方登先生門益嘗竊聞緒論於是謹述先生行事與建祠顛末因詞載石而繫之詩詩曰

萬波淊淊余有獨立雪壓天柱蟠松不死允趨楊公稟性直剛有揭其時萬夫之防經以爲航義以爲楫由洙泗源上遡往哲列聖煌煌四牡騑騑所欲不存如布衣將天生巨賢弗卿弗相祇與後人瞻拜圖像彼哉好爵

以道新清變者尚衆豈無止情于驅西山亦各行志能
躋于時柯令厥世郎非無位者非無年惟伊人斯孰使
之然有問何處曰古遺直領職德容自各已釋今公已
矣愛莫起之高山仰止唯能已之維故經師沒必祭學
爰舉遺意式昭後覺

重修二妃廟碑　　林　岊

二妃堯女舜妻也古之祀禮者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
二妃未之從也二女死於江二妃傳於皇甫謐當以書
爲正夫有四星妃象也堯以二女妻舜而授之位茲其
爲妃匹也然舜攝位行後巡四嶽矣命禹之後尚拱穆
淸又巡蒼梧之野何邪舜之葬蒼梧與否二妃之從舜

與否皆不可知而舜嘗巡南嶽則南方宜祀舜今在在
有舜廟二妃生於聖人家克配聖人流澤于中外輔佐
精神通于覆載廟祀維舊楚曰湘君秦曰湘山晉曰虞
帝二妃唐曰黃陵而零陵之湘源又有廟焉韓昌黎柳
河東所述其文偉矣湘源今全州也廟貌堂堂屹然湘
岸之北出城南百步許維卅三十六可抵祠下春秋所
賽豆籩笙鼓告至告去曰雨曰暘唯是修廡宗祠有俟
斧斤丹雘者岊爲州明年召匠掄材次第興繕辨方啟
闔闢地東西增其高明復其寬潔非人實能惟神禾隲
田穀屢豐舟航四達犧牲椒醑不勞致禱非人實私惟
神罔斁廟既修矣諗于士民曰若知二妃所當祀乎夫

舜居深山堯聞聰明使子事之二女女焉二妃以事父
之心事其夫內行彌謹可謂賢矣夫舜父頑母嚚象傲
烝烝夔夔齊慄亦允若二妃以事父之心事其夫之父
母嬪行婦道可謂孝矣帝子之貴能賢且孝百世並祀
不亦宜乎江流滔滔晝夜不息沿湘上下廟而祠者相
賦游而尚德也招冲漠降泰初揭古道厲來俗余與汝
邦人其何敢怠衆曰然紀于石

七先生祠碑

嘉定八年春上丁薦祀先聖暨兗公鄒公而下七十二
子既祀學以故常告曰宜祀七先生州刺史柳氏濂溪
周氏明道程氏伊川程氏橫渠張氏南軒張氏晦菴朱

氏岊概其儀躬其升伏退而日木掖呂郡教授謝興
甫祠當于省牲前一日告祭先師孔也自周學校詩書
禮樂之官以春夏秋冬各以其時釋奠于先師益取有
道有德者生而資其教死而爲樂祖以祭之鄭康成云
若漢之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皆可爲也漢以來祀先
聖先師釋采之略沒不復存而釋奠之儀存既無迎尸鬱
鬯之薦樂舞又獨行于京師四方有不備爲幣爵牲俎
秩秩具舉及他祠非專也岊既前其序適述七先生著
祠之由夫柳先生倡古文之師也周程三先生明太極
之師也文至五代陋矣宋興治化遡古人文復古儒先
相望柳先生首稼易詩規姚姒摧孔孟宗韓倡尹穆歐

穢成一家言有自來矣柳於此州公餘擇勝有讀書遺
迹其雍熙時鑑奧深勤正道古文亦古也學者宜師焉
之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性自誠而明夫教自明而誠
性焉安焉聖也復焉執焉賢也周程先生之學本此學
者宜師橫渠先生學出于禮而東西二銘與書並傳南
軒先生論仁與敬師友淵源根於踐履晦菴先生語人
以先究大學次第乃語乃孟乃識中庸之旨其發明周
程之奧非苟知之又皆學者所宜師師而祠先事斯有
儀矣抑吾湘學者門趨先聖之庭若飾春秋不懈益虔
而登堂嚌詩目擊七先生之祠尊其所聞探本窮源成

性存存之功槩是矣祀云祀云瞻依云乎哉拜伏云乎
哉

柳先生祠碑　宋趙以觀瀾　徐大舜

今自石首大湖中升諸為州歲久辯長郡符為諸侯者
不可稱數其間以郡稱者以其長老之所傳道亦時見之
今觀傳稱以柳侯者錫柳侯積階為金紫檢校至司空
秋冠御史大夫乃上一柱國爵郡河東縣伯食邑九百
戶一與力州名轄縣吏皆晦韓書者何尊斯文也文之
衰微遂夷矣大而並窮乎上下四方之宇遂而紀亂
乎古雅今承之術總習儒用惟尊惟賢遂則經緯宙地
關立人極窮則尊劉六藝之書者成術術以教文振

其首聖門四科參以文學夫子樂夫自任唯曰未喪斯
文顏氏優入聖域先由博我以文惕也達乎性與天道
亦必自其可聞之文推而言之文寓乎道相為表裏文純
乎道乃可傳遠行不貫道其不與草木俱腐者幾希粵
自秦至絕僅文體漸靡兩漢及見先秦古學故其辭多
雅訓義訓與古合後一統全盛稍古有文惟唐泊宋唐
沿江左騈儷之習更正惕虛浮四傑溢作二公尼一再
變至昌黎韓公然後粹然一由於正而近乎道宋承五
季衰微之餘歷中至及歐伯起五代之餘子良者子亦
數變作者文成務公然後粹然一成而推乎道不遠矣
尋推跡宋與斯文盛衰之變以為柳侯之文自推作古

續韓倡歐實為大將之推輪路輅之發軔也不始正本
先有所由乎侯治令功行于今者率懷思春秋奉祠列
於學宮又其祭室嘗書名與山管巒之南國之愛棠桐
鄉之奉祠是則叢祠雖新文為可已故復推廣林侯之
意以昭後人嘉定十三年秋月記　明正德間重修　碑有文不錄

粵西文載卷三十八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碑文祠廟

晉都督祠碑

元　費一枝

陽朔白沙村諸葛氏之族乃南陽孔明之後裔也昔孔明忠事兩朝功蓋三國厥後子孫英豪繼出仕宦顯達至晉時裔孫諸葛齊嘗仕晉帝本忠誠帝夢葛藤繞殿乃疑之委任廣東及致仕遊於廣西見白沙村地可建宅乃居焉既殁子孫葬祖律郎立祠宇廟貌巍峨神像儼然可敬可畏歷歲已久歲月不可得而紀述近於宋端平間生交庚以昔經領壬子鄉薦擢丙辰進士第任

桂林太守期以興新其廟未幾卒於任此議遂寢不幸遭甲子兵火人物流離孰顧斯廟有定和等念祖宗之祠宇傾頹乃率衆而新之雖未及前代之規模處時之艱亦喜其能存告朔之餼羊以垂後爾嗟夫世道循環如輪如雲衣冠禮儀終不泯滅況明賢之後代不乏人必有能以意逆之復昔日之氣象壯觀其祠宇者是乃祖宗之靈而亦定和等之願然方向之良年月之利前後厥不可易故刻石以為記云

南寧府城隍廟碑

張良金

邕州城隍廟剏立於郡治之右規模雖小地勢高大蓋依乎城之址為之所以重建者會至元壬午之水災故也邕接交蠻谿峒之地泉水皆在上流近州四十里合為一江始深濶浩瀚直透海道邕字水在邑左由是得州之名自古及今常以水患為苦傳聞水至大者莫如宋嘉定己巳然猶去城六七尺獨壬午之水何為其甚也一日而沒岸再日而浸城郡侯憂在生靈急命杜塞城門塡築溝洫無罅不補靡神不舉幾日雷怒雨注水乃穿竇而入裂地而出一郡洶洶如遇兵寇戊辰日丑初寧江門水灌城奔如長鯨湧如潮頭迅湍激濤環走四向觸倉庫突寺觀翻屋廬民有奔命而上城者皆可幸保守家者俱無所逃城隍廟本據高地水毒所逼四址亦潰圮水為虐同如是哉壬午後兩載息首飭城隍

廟堂殿神像一一興新各寺觀廟宇亦次第整葺豈非大變革之後否去而泰必來邕之社稷蓋迎大元氣數而復振立者矣良金邕人也目擊此水心駭是變故因記重建一事而備言之聊使後人知其為壬午事而已

重修融縣城隍廟碑

趙鵬

融州昔號東寧郡郡有城隍廟不知昉何年至元十四年丁丑歸大元職方廟宇凋弛神像淪缺有上有民者間一詣祠庭惟時有旱乾則督過其苛既而年穀屢豐民無疵癘怙弗皆有其所從神亦弗自以為功由是閭巷之祀寖稀庭草蓁塞迺歲丙戌春正月下澣營婦潘阿龔夜被偷兒孑其貲去龔黎明告主將主將導之跪

伏於管軍總管府管軍總管宣武將軍恒山蔡公榮僊
胎久之遺百戶殷必勝論意於神主者曰千里之境實
職其著神職其幽日用飲食徧爲爾德今城境宵有竊
寇且距神宇不遠伊邇神必將知之當期三日倘有以
發其狀使此寇就吾擒則當再新祠堂重飾肖像以惠
明神之靈不爾將有辭於神神不容遑其寘矣居三日
偷兒王六二果就獲贓贓具一郡驚歎神物之靈驗有
如此者公之敬神如在感神之既如響斯答乃率同志
鳩材就工撤廟貌門無神像而一新之所以新邦人之
耳目使知神明之在上而不可欺也僕得於親見爲之
助喜謹秉筆大書以遺方來因作詩以頌之使歌以祀
神其辭曰

昭哉神兮吾城隍廟祀欽倚從星霜邦人有請急斷彰
祈雨而雨暘而暘歲乃有秋屢豐穰舉頭咫尺近天蒼
蒼天罔極神所張宇宙上下維而綱聰明正直赫洋洋
誰歟感頌志不忘神亦怡然色而康公新斯宇羞牲觴
於粲荔丹與蕉黃丞丞香山同心香自今簡簡日降祥
我今作詩貽樂章共徼神貺千年長

歸復唐帝廟田碑　　郭思誠

桂林東十五里有山嶕嶢綿亘百餘里名曰堯山泉源
混混溉灌尤博山土渾壄爲桂重鎭而陶唐聖帝之廟
在焉然陵谷變遷廟貌斯壞逮皇慶壬子本道憲副鄒
陽余公璉宣慰使元帥也先不花公復葺之尋亦荒廢
至元乙亥余叨長廣西憲幕覩事之初敬謁是廟因覽
本廟田碑記乃南軒先生之所立者詢諸耆宿曰故宋
經略司官僚朔望行香以時祭祀贍廟有田三百五十
八畝坐落靈川縣白石潭高建莊歲收租米二十三石
後廟壞田荒半入禪寺半入路學至今租無有經理者
遂錄碑記白諸憲府官長俾本縣尹竺從善諭僧詢佃
歸正申路令郡侯禾呂馮公夢弼貳守春臺王公琮徵
學除租悉以還廟管業仍命所司因田之塞隘者闢而
廣之歲如古迹政暇邀憲府官僚佐掾屬涓日致祭
醒畢僉曰租既復廟貌卑陋是豈棲帝堯之所邪始經

營鼎建以揚神休廟成有日敬以田之畝數租米之石
數歲出納之數刻諸堅珉永藏祠祀嘉與邦民同迓咸
熙云

靈濟廟碑　　黃裳

興安靈渠自史祿始作以通漕既而漢伏波將軍馬援
繼疏之唐觀察使李渤始爲鏵堤以固渠作陡門以蓄
水而防禦使魚孟威復增修之更四賢之勤歷秦漢暨
唐而後其制大備以迄於今公私蒙其利蓋千五百有
餘歲其致之者漸也皇元至正十三年之夏山水暴至
一旦而堤者圮陡者潰渠以大涸舟楫絕跡而向者四
賢之勤千五百餘歲之大利蕩然矣有或興役而塞蹟

二年瓴復壞於是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唐兀公悼功之不成憫民之重困悉發近歲給祿秩錢五千緡付有司具木竹金石上殺募工傭力而命靖江路判官王君惟讓蒞其役憲使張君文顯專督之鳩材委積庶民子來時維秋冬之間積甬滓淤舂鍤難施二君承命督蒞懼弗克稱周詢有衆得四賢舊祠於西山之地問相與險巇篚幣而請禱焉燔燎未終而雲日開朗役者築者斲者礲者甃者手足便利無有所苦併力丕作於是鏵陡之制加於初濟溉之利咸復其舊矣比竣事二君圖所以答靈貺者顧廟貌窳陋不稱神棲既竣復命具以故告公曰神昔勤渠利茲復相予克纘舊績休嘉

駢應宜有降報惟增飾祠像聿置上田庶幾神民永久有賴惟二人其爭圖事二君諾則經營撤敝爲新易卑以崇廡陛有嚴門室有秩像設如在精靈炳然民吏具瞻罔不祗肅命之曰靈濟之廟乃計財用得羨錢二百七十五緡買民田十有八坵歲收米若干石隸祝史粟康叔掌之以奉晨夕香燈之費府僚合議屬徵棐文將刻石廟門以著不朽切惟嶺南之民好祥瑞侈祠宇其俗固矣惟茲四賢其生也於靈渠之興能合智以創物其沒也於靈渠之壞能攘患以庇民是在祭法所當祀者豈與他祀比哉廟作於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成於六月甲子公之爵里名氏已見修渠記其供億受事之人與夫食貨財力田畝之數則記於碑之陰云

帝舜廟碑　劉傑

帝有虞氏之德之盛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人無能名惟是南巡以來重華所被瀟湘之虛粵嶺之南在所有祠式昭挹祀祗答靈貺桂林城隂虞山之下故有帝廟肇修于唐觀察使李公昌巙文之者禮部郎中韓雲卿宋經略使張宣公栻新之而齊國朱文公一記且與虞山爭高焉元一六合百年餘列聖屢昭帝祀攸先所司罔顧莫克稱旨嶺南廣西憲令湖廣平章唐兀公也兒吉尼至始起宋季之燹而廟之廟故有田以工計者百圓以畝計者八十有二歲久弗沒廟緣是廢公廉得實命

所司訪故址模崖刻伐徵前聞益信乃先正典歲租之人會城桂未遑廟至正二十年冬城成指俸規材庀功拓故所剗芾蕪而宇之其明年春傑還來以帝人倫之至若稽禮度廟宜如校宮剙爲前殿後寢左右賓序廡門靈星門綠以周垣直南加甃其涂旁樹之松又因廟之左故有亭址而亭之起是年之冬十月畢二十有二年之冬十月望之尉然前是未有也殿貌帝袗衣南面五臣禹受稱不與皐夔契益咸以次端委侑坐二妃像諸寢殿又範銅爲祭器凡九十有九今年閏三月三日告成行釋奠禮公與憲僚以次三獻其常祭則有司蒞之焉嗟乎地之廢興有時廟之成毀以人由唐而宋迄

今歷幾興廢矣而美之以宗廟富之以百官必待乎今
得非山川之氣鬱而當舒故出作興其人俾爾民觀像
思德復還世道於雝熙也哉規模遠矣是舉也僚與其
事故庶與寘而記之明正統三年重修碑額有文不錄

鬱林節義祠碑　明　趙天鑑

夫曰忠曰功王制宜祀所以勸臣工而旌淑類也鬱林
郡僻在邊陲觀風者憐節烈而忠功之士不聞於九
重者居多謹守土者且甚不遑設祀典以康示永匪私
也一好德之遂耳宋德祐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元人命
齊萬戶者將兵略地入廣西是州郡得州者得遇呪之
上陳知州籍鄉仕道告門之帝明元以僞守事道福代

州事陳知州同萬戶謝鎭國以上狀遷時南流尹曰陳
應者倡舉子曰全起蠡曰梁彌遠者興義兵一千人三
入州城與道福巷戰敗績起蠡彌遠死之應子身出萬
死中奔提刑麾下合謀倡義繳近兵三千人搆雲梯五
百道乘除夕昏甚五漏下柝稍息一鼓登城殺傷邏卒
以百計倉卒間震撼山谷道福聞急墮戍樓下逃去鄧
提刑疏其事聞於朝勅授應藤州知州德祐二年五月
初五日元兵大至鄧提刑度時勢莫能支具冠服東向
辭宋帝畢書於座曰宋室忠臣鄧門孝子不忍偷生寧
甘溺死遂投南流江而死應亦易名削迹莫知所終吁
鄧公之忠載於青史秩祟故也陳公之功寂然無聞秩
卑故也予下車初聞邦之耆舊尚能嘖嘖道其事予心
惻然興懷悠然遐想緬日費媺異材搆祀於南流之滸
圖曰忠功俾有司春秋祠之以爲世之人臣者勸鄧公
諱得遇字達夫號肯堂邛州人由進士任今職陳公諱
應字伯順號竹村白州人南流尹復城有功擢今職洪
武三年八月中秋日立

全州柴侯廟碑　祝禹圭

按侯姓柴名崇越鄉貫莫詳自李唐時歷仕守河北邢
州後聞湘源覆釜山有聖僧號無量壽寡其道行來從
之遊僧稱之曰柴君今經中所載柴君是也及既入滅
忽積雨暴漲溪水湍急有大木自覆釜山湧出下陂江

已而泝流復上五里夜聞空中有聲云吾是柴君欲於
此建廟鄉民以其木刻神之像方劉削間俄會一巨人
至身長八尺髭容秀偉舉右掌而言曰昔黃河隄決傷
人害物吾引此掌向黃河鼓衆則洪水迴流與民興利
除害此掌之力吾不忝受金章言訖忽不見鄉民遂塑
其像立廟祀之號柴君祠春秋祭賽祈禱如響宋初州
境有寇侯現神兵列城壘前由是望空奔潰紹興元年
孔彥周曹成犯境侯復顯化如初賊懼而退水旱疾疫
有禱必應惠及鄰封數千里之民實懷其德宋隆興元
年十月勅賜顯祐廟額嘉定十年五月勅封威信侯本
朝洪武五年夏五月大旱知府張復詣廟祈禱封澍隨

應復又請乞今本州官每年六月六日致祭以答神貺廟有二始創於大陂其在廣安門外者則其行祠云〔正德間亞修顧壽有文不錄〕

于忠王廟碑　李源深

王姓于諱向字仁忠漢御史大夫于定國後歷宋及五朝俱爲大官族姓繁衍曾祖諱峒唐德宗朝官至山南節度使祖諱達邕州刺史因家臨桂之西鄉父諱朝以富豪甲於鄉里某年月日生王王未生時母龍氏夢上帝遣一黃衣使者捧仙桃五顆立命食之食其一而驚寤因有娠爲王生三歲始言八歲學書能文及長形貌魁偉力制奔牛人皆以爲關張流亞未及仕父母俱歿

泣血廬墓以至孝聞後值唐室衰微南詔盛强聚黨蠶結海內騷沸王奮然起曰王室有難邊境不安于之先人食唐之祿可坐視乎因糾合義兵三十餘人助節度使高駢擊破南詔撫定交趾寇賊屏息駢以署王爲牙門將未幾奏爲本州團練使後駢以冗寇無功政由羣下王亦歸黃巢復寇嶺南猖賊響應侵逼州城官軍失利王率兵與戰於邑之都郎山口凡七日賊屢出屢敗王遂引兵深入大戰於洛陽坡後兵不繼而賊以數萬人圍王數重王下馬格鬬殺賊尸平淵谷賊平王亦被傷卒軍士痛哭百姓流涕遂相與立像置祠於其地歲時奉祀事聞於朝以功封爲都其公與夫人王氏子靈

山女寶霞俱配享廟庭時僖宗乾符五年也厥後民間凡水旱災疾禱之無不立應至宋南渡播土日蹙理宗末年雲南以西咸屬於元及隴蜀既破江淮警急國用兵力惟資兩廣民竭力血戰存倚城立趙氏凡出兵破敵未嘗不禱於王之廟王則衣紅袍乘白馬耀金甲麾虎旗陰助其勢軍士嘗臨陣見之故兩廣之地元兵不能下歸附最後則當時捍患之功孰非王之靈哉咸淳五年朝命加封王爵夫人王氏封爲善慶夫人嗚呼張巡堅守而唐以中興岳飛力戰而宋業復盛今王惟僻在廣海不居形勢之地故身歿王事而史失其名然功蓋當時血食萬世則天之報於忠義亦厚矣于純祖父

之業擢進士科來蒞茲邑卽擇日具牲敬祭於王見王之祠宇煥然一新詢之父老俱曰近以猺賊猖狂大軍征討道由茲邑都督韓觀卽祠下而禱焉兵果大捷凱旋之日是新厥宇因問及王銘狀咸曰毀之久矣明日錄其一二來謁余觀其辭語龐而事左使王之豐功盛烈泯沒無聞深可惜也因櫽括其辭撮其大概以圖銘於立言君子云

潯州思靈山李御史廣祐廟碑　黃潤玉

神靈隱顯廟祀之隆替繫焉蓋神體物而不遺大而天地物也山川社稷亦物也小而至於動植器用亦物也一神必有一物也矧人而靈於萬物者乎人物生而正

直其神必剛死則神不散不昧顯其靈以福生民民從
廟而祀之旱潦神乎禱癘疫感斯應民厭神惠乃白之
於朝或得請則錫寵爵賜顯號血食於土綿歷千萬載
不泯然神無方其妙莫測時乎顯則顯時乎隱則隱故
神之隱顯祀之隆替莫不有數存而隆之顯之又有待
乎人此神必人之依而行也古潯思靈山思靈一作思陵郡望
主山也左跨黔水右絡鬱川黔之流經祥狗鬱之源發
交趾兩川包絡萬山委蛇千餘里至潯而會流於山麓
之下則茲山支脈來自西蜀宜其氣勢雄秀靈淑斯鍾
而神妥宅也郡有西山廟即思靈山明達公神祠也神
唐人李姓廟舊有碑燒裂霜剝名德莫詳吾知神生爲

御史必剛直也沒而廟食必靈爽不昧也故時顯其神
陰功溥施則有王公侯爵之累封而華袞而輪奐祀斯
隆也時隱其神潛養廢蕪則有山翁野燒之交毀而瓦
礫而蘭艾祀斯替也時復隆焉此姚駕部臻神宇於有
宋張通守奏神功於前元麗牲有石前後煥映不可磨
也曩者峒猺奔潰燼祠宮守土者久莫之顧民用弗寧
間有竊斷礎者神殛之且附之語云平猺有日吾將復
宅於是竊者亟輿礎還故址乃以正統三年冬總戎征
蠻將軍安遠侯柳公溥來鎮八桂十月壬子會按治侍
御史公洎藩臬守臣謀知大藤猺獞將軍曰是寇不可
緩也已且即咨參將田公往征之大兵至潯建牙於思

靈之西麓既布令列部獻俘摯酋納欵若有神相之者
矣詢及父老允符竊礎之言於是掄材陶甓闢基葺而
宮之歲於二月甲戌梁棟既飾白其事於總戎公請紀
廟祀興廢所始寫之琬琰以明不誣龍非淵弗宅淵非
龍弗靈今山之靈與神之靈二靈相符威光烜赫必能
陰蔵猺寇清掃瘴氣使潯之人永永是賴則參將公今
日隆顯之意非有以媚神實所以徼福於斯民也先時
祀必在三月二十有二日士女駢集爭獻牲幣蓋以神
誕在歲適九年之是日也四明黃潤玉因作頌禱神辭
俾潯人歌以祀神於無窮焉辭曰
神誕兮春陽牲幣兮敬將肅初奠兮鬱鬯神來格兮洋

洋紫蕉兮孫黃韮春韭兮脯鹿肪肅再奠兮桂酒神來
歆兮皇皇炊有餅兮飯則秔穇膳有牲兮魚則鰱魴肅
三奠兮椒漿祝神壽兮無疆歲祀兮有常神遊兮無方
他方之人兮匪神弗臧時顯時隱兮無違我邦福善兮
有慶禍惡兮斯殃障南寇兮毋窺我疆驅厲鬼兮毋疫
我鄉相耕桑兮時雨暘千倉兮萬斯箱叩天閽兮乞天
章昭祀典兮永永無忘成化初重修陳宣有文嘉靖間重修王貞吉有文俱不錄

全州城隍廟碑　周　健

余自栢臺以言事出知交趾下洪未幾改遷全州視篆
以來事有廢弛者勉力舉其一二獨城隍廟歲久蠹壞
其梁柱欲一撤而新之顧材木工費浩穰恐復勞民恒

念於懷夙夜弗置適正統己未歲冬十月丙子朔偕別駕何公瀾詣廟謁神見其棟宇勢不能支乃謂別駕曰斯廟一壞神無所依人失職仰守土者寧無愧乎將若之何別駕曰方今農隙民力可用於是鳩工庀材一去其故惟新是圖民皆相勸樂於趨事始事之時縛架甫就卜以來日上梁而雨雪不止立者股栗或欲余易日余弗應明日謁廟設祭饌未徹而天霽日暖人皆忻然事方畢雨雪仍傳咸曰非神力不致是也既越月告成雄偉高爽不華不陋圍以周垣扁以外門深嚴潔靜足以安神棲矣仰惟皇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立城隍廟歲五祀之正祀則於春秋二仲合祭於風雲雷雨之神其專祀則於三月清明七月望十月朔迎往以主郡邑之厲祭典之神惟城隍之神倍之又始受官之任必先告誓於神然後視事然則斯廟實世所重焉可使其荒昧而不飾邪故余欲一新之不惟人懽趨事神且祐於冥冥之中誠如影響之相應者無他神人一理有其誠則有其神神之顯應衆所共睹豈誣人哉昔韓昌黎記羅池廟柳子厚為神靈異動人耳目昌黎非喜言異有其實不得不言爾遂為次其事用鑱諸石庶人人知所敬畏而不敢忽力維持之與斯郡相為悠久不亦可乎

征蠻將軍山公廟碑　陳演

受鐵鉞之寄專閫外之權者世非一人未必皆副上命

而得民心也蓋副上命在乎才足以制敵而有功得民心在乎仁足以及物而不忍二者兼備然後謂之良將為良將者才之全仁之至功荅萬乘澤被生民其存也人心仰之而無斁其沒也人心慕之而不忘不作廟祀以奉之何以寧人心之仰慕哉僉右軍都督府事山公雲世家徐州留城乃考青洪武間征伐有功官至都督府僉事既終公克紹前烈勞勤不怠宣德丁未秋欽奉宣宗皇帝勅命授以征蠻將軍印守鎮廣西下車之日正己率人體文職之賢蒞武官之勇衣服不尚華采飲食不厭菲薄嘗選將士出營軍務令左右密隨而察之悉為有司役由是承使者秋毫不犯郡縣肅然又嘗號令部伍有詐科士卒一錢者處重罪營堡之間各知守法軍民均受其福矣每出征伐預召諸將指受分擊之處晝以奇策沉謀獨斷之出如燭照龜卜而不惑連歲親征雖深谿險峒所臨無不尅服初勦永淳綠羅峒次忻城次馬平皂嶺三都次平南葫蘆次柳城上油峒次遷江上林八寨等峒先後誅寇六千九百四十皆毒民敵軍者獲擄去良民子女千三百八十有七即放寧家又憫武宣獞獠陳改邑之事擇地建城軍民得所又城馴象河池遷江陶磴巒石增崇其舊實為永圖宣德癸丑春公遘足疾坐運機謀選能委任出征思恩安定再征馬平及戍守柳慶潯梧都師魯公義田公真許公輔

謹如成算未嘗妄殺戮強寇三千二百六十有九獲同良民子女九百八十至於興安等邑猛虎噬人所獲二百九十有四七源等州土官歸附家屬三百七十有七是猛獸害人者旣除遠人聞風者自至公之宏才深仁何其至哉由是聞九重乃陞公同知右軍都督府事賜以紅錦羅衣未幾再陞左都督加賜白金綵幣自宣德壬子至乙卯奉勑書褒獎凡八焉姓名烜赫日月同光恩寵深隆山嶽其重自昔征蠻之將未有盛於公也惜乎經營未倦壽考云終旹正統三年歲次戊午孟冬十月九日也嗚呼公雖逝矣公之功德則不得與之俱逝人心不死公亡猶存思恩太守岑君世守邊方佐公威武輯寧綏瘍民安盜息伊誰之功歟公之沒也思慕不已乃伐木鳩工建廟於城之北以祀之正統十年七月十五日落成棲公之神翌日奠獻如式來徵碑於余弗辭敷暢其實適方伯揭公按臨慶遠余乃白其事兼呈所撰文以質理之當否揭公覽而謂予曰昔羊叔子督荆州既沒襄陽人民立碑歲時祭享望是碑者皆爲之墮淚山公良將也持心操行始終如一遺愛在人心思慕不已必立廟以祀之蓋與襄陽人民恭叔子同意也況祀典禮文所謂勤事捍患者公有矣以之血食茲土豈不宜矣哉余乃拜手稽首而銘曰

有明聖人萬邦之君統馭六合海宇同春惟此炎荒猺獞莫馴攻劫竊暴流毒於民一日命公來靖其兇公秉丹衷竭職敬忠親率三軍如虎如熊抵穴臨巢雷掃蠢鬼斷神謀餘孽罔留伸民之怨復民之讎民婦子女歸還父母鰥寡孤獨咸得其所兇惡旣平良善以寧婦織夫耕胥慶其生十有一載公其永逝功德在人久而弗替作廟祀公答公之功公覩嶠徐公神在容勿謂不亡如水在地念之在斯敬之在是嗚呼惟公正直生爲良將死爲廟食願佑生民順扶社稷於斯萬年永歆常式

忠烈祠碑

胡拱辰

忠烈世道之大閑表忠褒烈政典之大要亭報忠烈祀典之大端是故君臣大倫也人孰不知之非忠烈鮮能盡其道盜賊大害也人孰不知之非忠烈不能禦其侮臨患難以決死生大節也又人所易知而易言者也使非忠烈又何以處之而得其正哉求今之世能徇忠烈以得死生之正者蓋有鬱林陶公成焉我國家承平垂百年維南州郡咸不識兵革正統己巳歲盜起括蒼括旁郡邑四近民物無完地爲之上人者挈印綬束衣履奔走導民先不暇豎隻手爲障礙比比皆是也特公爲浙江憲副提士旅問禦寇所在僉曰是在蘭溪公卽往駐其衆四周樹柵以固民心激勸部屬以壯士氣上下遂安漕積糧餉以足食堅利器械以作勇嚴謹防守以

制衡突蘭之東西北為郡若邑尤賴之安或設伏險隘或張威四出或窮追遠赴軍聲大振公以蘭溪有恃矣而武義又蘭溪屏蔽廹近賊巢撥拔根株最為先要遂進其地柵其城如蘭溪而先聲東計慮尤為週悉復降結賊首葉仁入殺賊酋黨數百生擒百餘撫降三千餘賊計窮遠遁久之復聚黨來攻城且先以其徒十餘詐為鄉民負稿匿城中期焚柵為內應而賊報外急公舉兵出擊之兵方接而城柵火起衆遂大潰公獨率數十人奮鬬不已遂遇害賊退求公屍得之士哭於其營民哭於其家士大夫弔哭於途於官有司以事聞朝廷賜祭公仍贈公布政司左參政而又官公一子曰魯先是蘭人德公嘗作忠烈祠以祀公矣鬱林為公鄉郡僉謂公之忠烈已垂休於他郡必當作式於鄉人作式著休非祠不可御史大夫崑山葉公盛時巡撫兩廣聞而是之且謂非祠無以昭寵光垂勸典公遂命吏曰清遠黃安作祠曰忠烈而廣西憲副春陵雷公復督其成祠成而堂廡清穆像設儼然迨落成而精誠格乎靈爽如在或謂公生忠於滅賊以捍蔽一方賊勢因之斂戢剿至於就擒以寧謐全浙未必非公之功也況潯人戀戀於公而棲神有祠公必徵福潯東西數千里之地無時而不在矣將不得歸享於其鄉不得歸享於其鄉祠其不為虛設邪余曰不然江河潯下而澤物矣有謂其澤物也維於流不於源其理哉公之神亦猶是也謂不先鄉而後潯不可由今而後吾知邦人為父子者益以忠孝為訓為朋友者益以忠烈為勸而凡在市在野類以公為景星卿雲而挹仰以新厥德審趨向則其為世道補豈可以數計也哉余浙人也悉公之死於其請文義不可辭既以為文復系之以詩曰

皇明御天宰馭化權累洽重熙垂百年也有卓陶公文英武雄起司憲綱齊隆隆也指山險尚彼頑造妖民驚物騷庶賊饒也緊緝其夫縮國章銜不禦以抗竭虔趨也公成其顏曰我救援正氣堂堂士桓桓也激濟奠區盜久驕肆往扼其吭起痛將也武義在西盜蹤賊蹊我復移師我防隄也死殲生禽帖降掃使駭彼餘徒匿幽遁深也外犄中梟益先遅驕衆力不支公獨鑿也犬羊衆蟄何有一驎怒髮上衝竟危身也嗚呼公死萬生得偶抑彼偷生又可羞也國典報忠龍光如虹下燭南州貢泉宮也潯祠祠公鄉祠竟同匪諂匪淫敦支風也維此祠修砥柱中流景星卿雲瑞炎州也靈瑞斯形佑福是徵生忠死仁我人攸寧也麗牲刻碑允光九儀勸茲庶位萬古期也

李廸功廟碑

吳節

李復原雩都人其先西平忠武王之後復原自幼恭謹嗜學有司舉為邑庠生洪武壬申以貢太學甲戌授廣

西濠州平南薄平南古要荒之地與夸獠爲鄰民被騷擾者動輒逋竄復原至撫諭誓心揭榜招撫聞風來歸者三百餘家躬督耕稼開墾荒田二百餘頃凡遠年租税悉皆輸足於要害之處誅首惡一千三人黨四百皆論戍遠方風聲振舉政化大行尋陞本縣丞壬午鄰寇蠭起劫掠鄉村居民號泣盈道訴於縣宰猶豫不決復原曰食君之禄當恤君之赤子豈忍坐視若罔聞乎即奮然以拒賊自任選邑人之勇者馮柴馮伯先爲千夫長招集軍壯數千人與賊戰於縣東北大境塘蛇黃嶺躍馬直前冒鋒突陣斬首數十級自邪至酉屢戰屢勝勢如破竹賊衆萬餘自相蹂踐奔潰奈渠魁未剪次日復集烏合之衆來戰復原陷入賊陣中藥矢墜馬罵賊而死莫知所在賊退但見所乘之馬自歸酸嘶不已家人惶惶莫知所爲衆但前行步而隨之果至其所乃得屍以歸面貌如生時邑人感慕丞恩思念不已立祠於本邑之東祀之遇水旱災傷則禱咸有徵應景泰初有司援例定入祀典扁其祠曰李廸功忠義祠春秋奠享焉史官曰周禮有事功民功之紀又曰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災捍患則祀之若李廸功以邊邑丞不肯歸夸其民於平居無事訓集勞來以安其生及鄰賊來攻則倡率敢勇力決戰以保其境志存大義奮不顧身中毒矢以死可謂有功於民以死勤事禦災捍患者矣故民思其德不置建祠以祀之不亦宜乎嗚呼世之鸞棲下邑食禄無聞者不少視李廸功之直節勁氣與宇宙相悠久者其賢否何如邪姑傳其事俟採古今人物者有考焉

荔浦修城隍廟碑　梁能定

夫以築土爲城闢池爲隍必有土而後有物陽靈爲神陰靈爲鬼斯有神而後有人神也者所以布二氣之良能司兩間之妙用而主宰乎人物者也故自京都以至於天下郡邑莫不有城隍祀典之設或公或伯之封義不一然其血食兹土默佑生民功德之蓋於世者爲不少荔浦之有邑舊矣自州而降歷代沿革雖殊而城隍祠蹟所創立國朝洪武八年知縣事馬公宥暨邑人散官張子玉耆老萬文達輩建之逮今蓋亦有年歲月既徂不能無圮天順初邑令伍侯以廣東四會名家來宰是邑多有嘉政視其廟宇欲撤而新之遂捐俸金若干爲首倡一時鄉郭人士張以政等忻然出其所有以資不逮鳩工掄材殫心効力不踰月而厥功告成棟宇一新環堵周密誠一邑壯觀也以政等嘉侯治民理幽之意請紀以勒諸石予惟事神治民爲政先務也是用記之

安遠侯柳公祠碑　盧瑞

自古將帥建牙分閫出任安邊之寄者或以德義或以

智謀或以勇略其極皆歸於肅清境土以福生民同歸治化而已若安遠侯柳公襲以德位之隆掛征蠻將軍印來總廣右兵至則殄逆撫順威德並施大郡小邑罔不允殖惟思恩舊爲州治且鄰賊境民生未遂公思所以安之知州岑侯先以討賊撫民之功陞掌思恩州事公乃語諸藩憲重臣曰安民莫先崇守牧守牧之位既崇則足以盡其才而民無不安矣正統庚申歲公亟具侯政績之詳與土地人民之廣直疏於朝將其州改爲府侯即改注思恩知府由是侯益盡職民賴稍安既而又議曰是府有堡名橋利者四衢賊路非軍馬以控禦之則蠻盜猖獗必至蠶食四境矣尋白於上復將其府

改爲軍民府徙衙門於橋利開設於是兇暴斂跡境土頓寧矣而公尤曰慶之宜山縣莫往諸峒猺獞累肆攻劫掠非扼其項而拊其背則其毒未艾也遂闞其情悉隸思恩府管束自是諸峒猺獞皆賣刀買牛相率向化焉天順紀元公還於朝岑侯亦以軍功之盛累官至廣西都指揮使又四年公薨侯乃哀悼感激設公神位於前總兵官懷遠伯山公之廟以並祀之屬瑞紀其實竊惟兵不血刃軍不給餉而境土以寧此邊將之良者也今觀柳公區畫思恩之地雖不窮兵黷武而盜自息民自安者得非由其仁以存心義以制事故邊境不勞而治與嚮思恩之治昔而州今則府昔而偏居一隅今則

宣政要路俾一郡黎庶皆恬然耕食鑿飲樵歌牧唱而無外備之憂者寔公之賜也雖然豈特思恩之福哉彼鄰封之民昔嚬蹙居今則藩籬既固咸得肆力於田廬者亦誰之功與諸峒猺獞昔避征勦今則版圖是歸向保生全於無虞者又誰之功與是宜岑侯不没公之德義而廟祀之無窮也故特爲銘曰

天祐聖王運祚永昌篤生名將鳳翥鸞翔惟公上世勳業昭彰帝錫侯爵寵命輝煌公繩祖武儀衛廟廊德縕瑩玉行潔秋霜文武吉甫秉忠效良建旗仗鉞用遏蠻荒威宣德布不弛不張宰制疆域內安外攘黎庶熙皞搴旗遺藏獻功奏凱歸於帝鄉將星或殞行道悲傷岑

侯感德廟祀橋陽公乘白雲陟降是邦芳聲偉績山高水長

鎮遠侯顧公祠碑

梁　耕

主將之控邊陲有戰而克之者焉有撫而化之者焉彼爲惡之深負固之甚而與軍士相抗者此必戰而克之若惡之未稔勢之稍緩而納以威武爲畏者此則撫而化之觀其可戰而戰可撫而撫不失輕重緩急之宜者余於鎮遠侯顧公與祖見之矣公於永樂壬寅歲適西廣羣盜蜂起上命掛征蠻將軍印總貴州湖廣等處官軍二萬五千有奇來鎮是藩各郡騷動而南寧之武緣尤甚公特遣貴州安南衛萬戸宋獻率兵而臨斬寇三

百餘級勢有不得而息者公不忍再加以兵歸咎有司撫字失宜邑令林昺集閤邑耆民議推善撫御者歸之是時都閫岑侯瑛方爲思恩州牧而州治鄰屬武緣衆皆以瑛舉遂錄其事以聞仰命西廣巡按御史朱公惠都指揮裴公玉參政張公禮憲副張公翼憲僉林公坦躬詣武緣按考其事詢䛇衆僉以所舉瑛爲宜洪熙改元割其邑之述昆白山鳳化古參武頹番里從思之民歸屬思恩瑛迺設橋利那馬等十三堡守之控之咸行俗易頑底有成而顧公已還朝矣都督山公繼總其兵有安定奇獞再肆猖獗不能聾伏山公臨命都帥身公義揣平之茲上之民安生樂業何其幸歟顧公後出

鎮金陵天順七年七月初七日卒瑛感其德而大其功祠祀於思恩郡城之外屬余記之余惟德莫大乎庇民功莫大乎安邊能庇民而措於衽席不使有塗炭之苦仁也能安邊而固之如磐石不致有擾攘之患義也庇民之德單布遐邇而洽乎人心此仁之至安邊之功不專乎戈惟區之以籌策此義之盡仁至而義盡誠有功德於民宜其祠之是建祀之是陳以享廟食於無窮焉雖然顧公之施德非偏於瑛也爲國爲民而施也瑛之報德非私於顧公也爲國爲民而報也微顧公不能成瑛之善微瑛不能著顧公之德此之報彼之施一皆天理人心之至公與既記之又從而銘之曰

生爲英雄出任元戎知勇具舉恩威並隆安邊奇略化强去惡蠻寇肅清禍亂靡作閫帥仁人咸德彼民立祠以祀美報是臻惟天高明惟地博厚公之英靈天長地久

桂林重修伏波廟碑　孫元肅

漢伏波將軍馬援建武中交阯蠻夸背叛光武特遣將兵擊之時聞薏苡可以禦瘴因取以利邊用叛夸既平凱旋經廣右適遭明珠之謗遂投擲於城東山洞間今山名伏波洞名還珠者蓋以此也後人思其功雖沒世不能忘因面山作廟以祀之果大闡厥靈而有庥於是邦逮宋元豐初提刑彭次雲以禱雨有應狀於朝賜忠

顯王廟額宣和既加以佑順紹興又加以靈濟至元尤勑崇奉廟之作殆越千數百年不知其幾興廢矣茲一敝莫能振舉惟我靖江親王好善有誠署儀衛司事百戶孫政以爲廟不飾何以妥明靈誠不致何以獲庥庇迺具啓請金帛以爲木石之資首蒙出厚賜遂卜日就事撤腐去敝易故以新廟既成門廡咸備高敞宏麗相於往規經始於天順辛巳十一月癸酉落成於壬午正月甲子其成之日政屬記諸石因樂神之有依而惠福是邦也故不辭而記之記之者爲誰天台孫元肅也

龍王廟碑　伍芳

鎮守廣西太監王公至之明年丁亥大旱民心焦勞公

憂之同欽差總兵官歐公信巡按三司官遍謁神宇靖之不雨軍民相率合詞請曰癸水門之東有山屹然桃江上山之下有還珠洞淵深不可測相傳有神物潛伏於中能致雷雨願禱焉可以甦民困公等俯順民情齋沐親禱其處果得雨田疇沾足民又請曰盍建龍王祠於山之巔以答靈貺僉議從之乃各捐己俸命工集材瀕江作堂三間設主其中經始於是年九月落成於明年之戊子五月廟既成天又旱公等促工就緒復往禱祠下是日天乃大雨越五日乃止幽明感通如響斯應嗚呼公等切於憂民憂國之心而神之昭格如此祭法曰有功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若神則

廟食此土宜矣謹用書之於石

詔贈忠義葉公祠碑

馮俊

天順改元之二年秋同知慶遠事高要葉侯下車之始思峒蠻爲寇流毒生民志欲殄滅之遂集衆誓不與之俱生先以擒獲首賊二人置諸法明年春正月二十有二日民被寇擄者脫縛歸至旗山寇尾至圍之侯得報督兵往援寇迎戰公子榮死之寇復入圍雞辣寨民告急于將督守長若罔聞知侯又集義勇士與寇殊死戰偕姪官慶並死之是月二十有八日也其夜雷電交作雨雪深尺許寇驚駭即解圍遁去慶之民賴復生全者千餘人巡撫僉都御史葉公盛爲上其事詔贈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議錫之誥命以示褒崇命下之日郡人爲之立祠謹取誥中之語榜其楣曰忠義祠又設祝其中以司香火所以昭報也然而公家祀事未舉咸謂缺典成化十有一年夏太守孫侯涖政之初謁拜祠下詢知其故亟欲請於上爲補之以地方多事未果越三年政通人和廢典隊舉可以行矣而其心又切於先靖茲則恐違初志乃暫割塘一口以所蓄魚利用供少牢禮粢自製文於忌日率僚屬詣祠下祭之升降雍容三獻進謹此蓋以義起而合乎典禮者既爲著令歲以爲常仍屬余識諸麗牲之石以告來者夫葉侯之職止於佐郡捍亂禦侮本非其責然而奮不顧身携子姪以

衞民命至蹈白刃而不悔者誠以爲君牧民不忍坐視人於塗炭忠義之心有以激於內故不暇計其他也則其膺朝廷褒崇享一方血食宜矣今孫侯拳拳盡心而爲之肇舉祀禮者雖所以勸勵忠節維持風化良由仗義秉德同此一心有以相感故耳然此特爲之兆也尚冀後之君子亦心乎是心重有所感而爲春秋二祀之舉以終厥志庶使遐陬絕壤之民皆知所向則孫侯此舉有補於名教豈小云乎哉侯名期字成之豐城宦族由科目自桂林同知用薦陞今職爲政達大體觀於此其他可知矣贊之者貳守南海劉君志誠通守零陵屈君以伸節推海陽陳君懋而記之者福建按察使郡人

馮俊也正德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夜知府楊信方就寢夢一冠緌人由中道登府堂與之語自謂宋懷無所棲止願公新之既覺莫知所以次日詰諸葉公祠見公像剝落掌寢不蔽風雨不覺惕然遂修葺之致祭畢又灑墨爲文以祭焉信有記不錄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碑文祠廟

劉賢良廟碑　　周孟中

忠義人心之同然惟無所利者有憂天下之志而後有憂天下之言感激而發雖若得已而自有不容已者矣若夫有所利者雖自當天下之任言固不可已也而亦已焉況可已乎此天下所以日趨於危亡而卒莫之救也嗚呼忠義豈非世教之大關哉唐之季世宦豎橫恣把握國柄天子孤立於上羣臣側目於下禍稔釁稽患生惟帷當時在廷之臣無有一人能言之者劉公蕡昌平人由賢良對制策感激痛憤指斥權姦言詞剴切大率勸文宗判忠邪之分專將相之權遠刀鋸刑餘之人以復掃除之役合中外南北之官以盡歸一之法其言鑿鑿可行惜乎主司馮宿畏服而不敢取宰相裴度輩處厚抑讓而不欲言公由是不得仕於朝竟貶柳州司戶掾行田畝間墜馬而亡家人具棺殮以載殯歸衙枝亢里許有石刻曰劉賢良墓鄉人水旱疾疫必禱輒應螻蟻運土覆其柩人見其異遂封土成墳今在我山下嘗聞漢楊震歿有大鳥悲鳴其前流涕而去宋岳武穆廟樹枝至今皆南向古今忠義之感鳥獸草木猶若有知彼奸諛者獨非人乎哉雖然公之志不得伸於當時

後世人主讀其策而講履霜之戒大臣讀其策而知猶豕之義學士大夫讀其策人人皆以公之心為心而不屑於富貴何憂乎宦官之禍於乎忠義豈非世教之大關哉成化十三年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三山黃公𤩽治公之墓緣以周垣且諜諸郡守阮文英建祠柳州城西關外春秋有司率邦人之彥祠焉尚未有為之記者予奉命督學始至柳夢有冠服偉人以丹一顆授予而吞之既與參議林公同僉事李公廷俱拜祠下退謂予盍記以風後學予述夢公然林公曰是賢良殆以丹心托予腹中矣遂書此授知府周欽同知曾綸刻焉

三公祠碑

三公者邕人建以祀先正有功德於民者也南寧古邕州皇祐中儂賊倡亂攻城殺將順流而下九郡俱破肝腦塗地仁宗患之遴選宣撫使狄公青經略使余公靖樞密直學士孫公沔帥師三公同心戮力部署將校指授方略儂賊遂平一方以寧熙寧中交人入寇知邕州蘇公緘數出奇摧賊鋒堅城固守力困城陷闔門自焚死後又賊復陷邕譚公必死之國朝遣諭蘇公忠壯譚公忠愍是二公者民至今思其功德不忘建祠合祀名曰三公祠歲久傾頹春秋祭猶不廢永淳令管以復祠請於督府吳興閔公下藩臬二司議行適巡按御史林公廷選按南寧廉得之遂發官府羨銀百兩界推官蔣

原道重建祠成同知泰璧請記嗚呼蠻夷猾夏自古為然其未亂也貴乎備之有策其既亂也貴乎治之有方萬一不幸焉有死無二而已儂賊蹂踐廣東廣西莫敢誰何震動天子三公以身徇國卒夷大難功與銅柱之標相高雲漢可謂忠矣交人陷邕其禍亦慘二公以身徇城城亡與亡名與列宿爭光可謂烈矣由是觀之五君子者其生有先後其官有崇卑其所遭有幸不幸若其夷險忠烈蓋同一心凡有官守於斯者來拜祠下而起高山仰止之心則民將有所賴矣是祠之作豈不大有功於名教者哉 [illegible]

桂林名賢祠碑

天地之正氣無乎不在人生其間惟君子得是氣之正由是隨所寓而發光明正大精誠不二其生也人仰之其沒也人思之祠廟而烝嘗之焄蒿悽愴如或見之豈非禮義之同然歟百世而相感者乎監察御史邵武朱公欽巡按二廣政暇考圖按志廣右人物於宋得朱道誠李珙石安民宋士堯馮京林勳祭詔祀於文廟之右名宦唐得褚遂良張九齡劉蕡元結宋得余靖李師中胡舜陟李浩唐體仁高登趙抃岳飛程珦廖德明崔與之蘇緘吳得陸續流寓宋得范祖禹張廷堅胡夢昱黃庭堅鄒浩胡銓李光劉子羽漢得士燮祀於文廟之左諸君子或生於斯或仕於斯或流寓於斯或以忠義顯

或以孝友稱或以政事名或以武功著當大任而不疚抗大義而不回臨大節而不變雖時異勢殊而根於正氣之發者蓋無有不同也是故氣之光明如日星正大如山岳精誠不二貫金石而通神明去今千百載凜凜猶有生氣朱公祠而祀之以風後進可謂知所務矣孟中奉命督學恐久而湮沒迺謂桂林知府羅珦同知滿昆琢石刻諸賢名氏並履歷之大概庶後君子仰其名而論其世論其世而師其人使吾之正大光明精誠不二與之匹休焉顧不偉歟遂記以俟

太平府城隍廟碑　黎淳

天地間鬼神體物而不可遺有是實理則有是實氣理

氣行誠之不可揜如此太平古南粵地谿峒深曠俗殊中夏漢唐宋元威罔克制惠莫能馴至於皇明始歸一統洪武己酉改路為府自馱盧遷治麗江舉建城隍祠宇凡民今有事悉來祈禱神亦屢著靈驗大為有司所嚴成化丙申太守番禺何公楚英偕貳守通山韓公廷通守揭陽蔡顯同寅協恭振立綱紀用濟民艱屬歲久旱自冬徂春不雨田畝輟耕太守憂之乃率僚佐官屬鄉耆里老竭誠修禮祈禱於廟翼辰陰雲四布越三日大雨民勤播種已而踰月又不雨仍來懇請甘澍如前五日乃止百穀生遂秋成有期賦稅豐完邊境以安蓋太守為時名臣拜御史立朝敢言以剛直忤當道左

遷潞佐助天兵平蠻寇有功累陞今職其忠義之氣有以感召之也太守每念祠廟迫隘且將朽墜謀於僚佐圖一新之用答神休僉以為然於是合郡官僚各捐俸貲掄材琢石選工陶甓財因民役開廓地基為正廳五間高廣倍舊中塑神像前豎門扇繚繪丹碧繚以周垣望之巍然雄壯一方經始於是年六月落成於八月辛未民今咸集祀事日虔靈光益著矣太守乃因貳守書屬來京請為碑文夫建公為文以助神曰惟明有禮樂扶持陽道幽有鬼神扶持陰道禮樂與治道備鬼神安氣化合人而成此理實氣之太守通貫幽形容堂宇國家創制祠從官凡所在必有城隍歲祀必先牒告

出蒞入參禮謁暫遷皆敬神也可不思以盡職乎其必舒英闡靈贊道幽顯彌亮聖天子弘宣威德永奠南陲贊助賢太守以養以教清其政刑輔翼明校師育成弟子降山川貞淑之氣鍾為俊英節四時之風雨寒暑順適時令以蕃百穀以消百疾孝子慈孫義夫節婦則默相之其或狃於蠻俗不信道悖是者則譴罰之至若一旦猺獞竊發外今內侵尚當率厲百神折衝禦侮保障一方務為豫之象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當為泰之象城復於隍弗用師斯永奠厥位矣維時羣神敬聽罔忽遂書以刻於石銘曰

用夏變夷國有守臣顯化降祥責在鬼神祁祁甘雨既

蕃民食赫赫威靈匆羞神職表裏陰陽一敬奉天皇圖萬世廟祀萬年

諸葛武侯祠碑　孔鏞

桂林郡城北隅今按察司廨之後有山其勢起伏若臥龍之狀名曰臥龍山遂即山之巔建漢諸葛武侯祠以祀焉歲久祠壞成化十七年御馬監太監劉公來鎮廣西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頹圮像設剝落退而歎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天下祀之今祠如此何足以揭虔而妥靈也今欲鼎新之但務浦洞蠻獠竊發跳梁焉乎恭城時方整衆軍旅往討其罪弗果越三年兵息民安時和物阜乃與鎮守廣西副總兵都督僉事王公巡按廣西

監察御史荊公合謀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不兩月而祠堂成肇始於成化甲辰秋九月二日訖工於十月十有八日也堂之中飾武侯位像又為龕以蔽塵坌締構堅美制度弘偉三公又率三司文武僚屬奉臨告成拜跽有位薦奠有所於是文武僚屬與桂林之士民皆欣然而稱歎曰三公為此其可謂尚賢者哉然不為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久勿壞僉以祠在按察司後山之巔謂予宜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綱常為本周衰王者迹熄至於秦壞亂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先王之道至於光武明帝其道庶幾乎明矣降及靈獻之世大奸繼起曹氏最為雄盛乃逞其詐力竊大柄而天下豪傑之士靡有不屈節而從其所圖為者無非僭竊暴逆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當是時天下之人皆趨於逆理亂常之非獨武侯抱道南陽不求聞達因先主有三顧之勤遂奮然而起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為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之為賊綱常之道賴之而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扶世立教侯之功大矣豈特禦大災捍大患比哉雖天下祀之可也往時守臣多以崇修佛宮以徼福利先賢之祀雖頹廢勿顧也今三公舉此誠所謂尚賢者哉劉公名某王公名經荊公名茂一皆以賢能著稱宜其所立有過人者故為文刻諸石使後之

來者有所考而繼之也

貴縣北山廟碑　李鰲

貴治之北距百步許曰北山三侯廟蓋古昔相傳周穆王時有金牛星降與北山之神物戰化為石一墜山之陽一墜山之陰一墜於潭邦人驚異之立廟以事曰石牛廟凡遇疾疫寇盜旱澇禱之皆獲感應唐宋間有司以事聞累加褒崇我朝復賜以九月九日之歲祭前人述之碑刻其故詳矣然時易世殊雖歷久遠而顯著赫赫然未嘗差殊彼其洞寇竊發城賴之以解圍也兵刃合戰賊賴之以驚散也子女被擄民賴之以奪回也陰兵滿野軍獲助敵水旱不能為之災疾疫不能為之禍

內外安靜歲事重登此皆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於民者也惠惟及於一方必血食於萬世崇德報功之典彰彰焉而不可廢況其廟貌摧圮容得已乎成化十六年義官吳綱舍人湯褢率其衆捐己資鳩工重修越十七年春工力告成正殿兩廊拜亭後宮暨其神像煥然一新誠足以盡崇報之心繼無窮之善神依人而益彰其靈人依神而益被其澤誠切感應殆若影響上以贊翊皇化下以福祐生靈豈但一時一事一邦而已邪是宜勒石紀功以垂不朽使後之人人知興廢之端增敬信之念決然興依衍洞邈於將庶幾善名不泯而爲一邦之福地顧不遑歟

平南白馬廟碑

白馬廟東距縣五十里許狀元梁公祠也公名嵩字子高平南粵地唐屬龔州宋置龔州今鵬化里龍街村山川秀麗間石鍾英產於其間自幼穎敏過人明經博學按諸翰墨南漢唐同光時狀元及第仕至翰林學士故龔州以公爲大魁蹟顯仕歷朝久思親不得承顏膝下托母悅子作倚門望子賦情極懇切獻於大廷遂復獲還家奉母錫賚不受願鎦一郡丁賦上從所請歸至東壕墟急於見親野渡無舟乘白馬過偶沒於水先正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公其得之以迄於宋郡人感其鎦賦思其忠孝立白馬祠焉迨我朝賜春秋祭祀設祠像於儒學之東至期有司齋戒沐浴陳設俎豆以祭蓋所以崇儒重道也祠立而後民獲賴以安兵革賴以息舟楫往來聞風慕道咸請謁之文人墨客題詠滿壁經歷歲久風雨飄灑弘治丁巳春鄉人致政馮福嘗因見祠宇傾頹神像久剝舉念重修皆樂於董工協力如子趨父事採木於林礱石於山陶埴於野求堅於市增高崇卑彩繪神像建巍巍峨峨之氣象立堂堂浩浩之規模完矣美矣煥然一新越明年戊午祠成屬余以記其事實惟謂君親大倫也忠孝人之大本也非忠胡以事君非孝胡以事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士生天地間顧未有不由於忠孝而得列於廟食與顯仕歷朝盡忠於君

矣上倚門望子賦得遂歸省孝於親矣不受大賚乞免一郡丁賦其德澤洽人不朽矣是宜列於廟食樹風聲於久遠也噫公未仕之時有荔枝詩云金門若有栽培地須占人間第一名之句及仕時又有倚門望子賦云盈庭之萱草徒榮滿眼之蘆花自落楊朱陌上而蕭條之恨潛潛漢武堂前而宛轉之殘霞漠漠載諸典籍矣正古人云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爲於後雖盛何傳公之所作美而彰盛而傳矣其芳聲茂實磊磊落落如日星皎然俾後人之景仰愈遠而不忘文風愈久而益振求其若是千百中能幾人是爲記

鬱林名宦祠碑　　鍾黼

竊聞姬鼎方定越裳來朝欝林之封域固在輿圖矣自秦開五嶺而郡之名始著迨夫炎漢奄有區宇其間名公英傑遊宦茲土如谷永之恩信結民人心愛戴陸績之清介自持詩書廸士宋之姚道源德禮化民無決大辟其芳聲美政載諸簡策皆炳然而可觀也我朝龍興縉紳濟濟任廊廟者多皋夔稷契在郡邑者多卓魯龔黃若趙天鑑之守己愛民與夫林公長懋由翰林中允而出知州政有才容衆劉公規以監察御史左遷郡判而視賢去奸劉公虬薄賦省刑無媿翰林之人物胡公琛之方正嚴潔不忝當憲之清風豐功偉烈深仁厚澤至今不泯前守斯郡者暨諸鄉之士夫已嘗請於當道

立祠於文廟之東設位以祀之但歲久堂宇傾圮殊非表章先達之意皇上御極八年春二月巴蜀劉公台奉勅提督學校巡歷郡邑首詢名宦祠宇意在鼎新茲不沒前人之善而崇報功之典也時庠生曾壽術述其詳州守何君律聞之喟然歎曰祠之興廢余之責也遂會諸僚屬議與志合乃忻然伐石積材食工傭力越經歲營民不知勞涉春徂夏用告厥成制度宏偉煥然一新乃命余為之記余曰德業有隆替聲譽有盛衰仁人君子稟扶輿清淑之氣抱經綸參贊之才達則兼善天下霖雨斯民行其道耳非有意於得名也然文章政事上足以華國下足以善政天下尊之而益隆仰之而無斁

自有以得名焉績承諸公其垂裕後昆者尚矣如劉公規以監察御史弘治改元直陳朝政左遷宅心正大赫然風厲除奸革獘貴德禮賢其世澤深厚伯氏則進退自官爲天子之腹心仲氏則肅持風紀爲斯文之宗主開世麟鳳羽儀邦家是雖天意之有在亦由公垂裕之所致也於乎諸公英聲懋績愈久而愈彰宜乎血食廟庭春秋不忒是記

橫州烏蠻廟記

陸堅

橫郡西北七十里巍然一嶺形如覆鍾因名上有神祠按郡志唐貞觀中民婦陳氏居郡東門外一日買魚歸過河衣濕曰魚不可食俟而河瀰水中忽上山嶺

避之陳如其言回望所居皆陷今龍池是也陳沒於嶺屢著靈異鄉人立廟祀之凡歲水旱必禱人疫癘必禱禱必輒應宋高宗紹興間郡守石公請於朝賜今額既而歲大旱蝗郡國長吏具神妙化之迹上聞光宗特封淑惠夫人嘉定間寧宗加封淑惠顯祐夫人兩頒勅命兼籍以田供奉我朝有司因之歲凡三祭暮春時節郡人皆具牲醴祀而遊焉出慶境界人咸首稱風光山木之娛雖接乎日而洋洋如在之誠實肅於心此神超凡入聖之由與先朝今代崇重敬仰之大概也成化丙午歲予寓恩城州因服巨勝子丸病熱熾甚十日不食焚香遠禱夜五鼓夢神繞牀三匝而去次夜二鼓夢一人

執鐵鍬劃開予胷取火約一升病即瘥抵家就祀見廟所塑侍者與夢中執鐵鍬形貌似神之靈應如此弘治甲寅歲叅戎前都督毛公以文武全才出鎮潯陽禮接儒紳與予爲文字交暇談巨勝尤因備達前事公異之適公久患瘕疾禱之果愈遣人奉香幣少牢之祀使還告以廟宇傾圮公遂發心捐俸圖更新之時郡人廣東少叅任公問甫亦符公志乃語諸市舶太監王公珠池太監陳公同喜助焉掄材僦工重建正殿前堂各三間爽飾神像一新經始於弘治九年正月落成於次年正月公命予記予惟客邸病危感神顯於夢寐救拔重生愧無以報當茲機會又烏敢辭乃曰山川之靈因人而顯亦其人生而正直沒而神明斯能付之神雖女流生前必能全四德而抱一眞故克感白衣之報沒後又能著靈睍而福斯土斯克付山川之靈之顯也自唐歷今幾千載而應驗昭如一日璽勅煥龍文之光禋祀綿血食之享士庶悉舞雩詠歌之樂蓋與山川同乎佳勝之天也有非淫祀漫浪不經可比祭法云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豈虛文哉但殿亭年久興廢不一理勢自然今又獲叅戎諸公重爲高大觀昔有加氣象雄偉皆衆心一念之誠非迫於不得不然予敢攄其實以爲後之君子告尚冀修葺美輪美奐於無窮也是爲記

桂林城隍廟碑

程廷珙

皇明混一之初既嘗褒封天下諸郡邑城隍隆名高爵異數不一而足尋正其號惟曰城隍之神者事以禮也廣右有城隍廟歲久漸壞弘治癸丑司香火道士具啓於靖江王殿下慨然曰是恒所爲主其祀與山川並禮神也神以廟寧廟之修毋傷民力百爾材木之需其悉取給府中又顧謂典儀指揮許良曰女其董爲工良曰敢不敬承迺取所當爲工葺治之歷乙卯春成良來謁且具述首以告珙歎曰大哉王言乎一哉工心乎祀而充孚於神審矣顧惟百僚心或未一則未知所以格神者珙竊爲懼焉良問曰欸小明有道乎珙曰有以人合神而已矣夫城以扞外衛內而隍以維護於城則有保障之道者神也而人道與神合焉昔尹鐸爲晉陽先保障後繭絲而民以安唐邑在齊內悉禽伏齊人目爲長城若此者其皆人城與人而城則人之道與神合而格之者在是矣廣右地多夸寇民罹荼毒職保民者章甫武弁同心共濟仁廉以附衆經略以威遠而民有人城之倚則有格神之道而祀也神匪直歆之且將陰騭而福之唯影響其或脂韋洩沓干戈蕭牆以自壞其人城則無道以格於神而祀也神匪直不歆之且將陰譴而禍之亦惟影響神視人禍福而人不自求禍福者恒衆珙竊爲懼焉良起曰斯言也有勸戒之義可以記是廟矣珙曰諾遂爲記

陳崇儀廟碑　包裕

人臣之許國惟盡其忠之在已而利鈍成敗係於天者有不可必也幸而事集功成身與名俱顯安富尊榮不幸事債身危則忠正剛烈之氣凝結宇宙間逼青冥貫白日焄蒿悽慘自有以使人敬畏奔承而廟食無窮不偶然也宋廣西崇儀陳公諱曙先為廣東路鈐轄皇祐四年五月儂智高叛逆犯邕橫貴等州侵擾日甚公部裨殿直袁用等聞狄青來公將兵欲先時擅功罔請出師公曰賊勢方銳未可與爭鋒俟狄公至同謀擊之賊不足平也用不聽命遂出兵於崑崙關遁去狄至誅袁用責公亦遇害焉是日陰霧不明軍民荷公德澤者以終

非其罪奔走悲號相與立祠祀之狄後亦原其忠而致祭焉乾道元年東坡蘇公軾南遷惠州貽書張經略述公之忠勇奏贈崇儀使隆興初復賜額忠愍迄今幾四百年矣先是祠宇僻在委巷隘陋且年久湮圯弘治己未夏六月桂衛長王輔白於鎮守太監張公瑄乃慨然歎曰朝廷崇獎忠義祀典有加矧神之靈既若此其可忽乎遂命府衛相視址界改觀乎通衢午向前迎天馬後枕象峰侯嶺堯山對峙左右視前在委巷者不侔也於是鳩工庀材仍舊貫而增擴之肇工於是年秋七月朔落成於次年庚申冬十一月是役也不告支公帑不勞民力寔由至昊募衆緣而襄成之其用心亦勤矣哉故事有文以紀肇成之歲月襄事者之姓氏將勒諸貞珉用垂不朽至昊同鄉進士李鳳過徵裕言為記書此以復

狀元王公祠碑

海嶽炳靈山川毓秀豪傑之士挺生於其間以文章忠義顯著於時者是蓋天地之正氣滃蒸於川嶽所鍾不偶然也故詩詠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史載眉山發秀二蘇出焉呼孰謂人傑之生不本於地靈也哉若宋狀元王公世則桂之永福人也世居邑之華蓋山下隋大業間有雙鳳集山頂自為羣集宋建隆初鳳復來集因改華蓋山為鳳集山而公應瑞生焉公端重秀穎異常詞

翰出人意表氣蓋一時太平興國八年鄉薦之禮部試大廷時得二百三十有九人公裒然首魁天下太宗時幸金明池乃宴公等於瓊林苑進士賜宴自公始也後公以政最進居諫垣時太平有事交趾擢右正言使往覘其國公至彼嚴夸夏之分贈遺無所受遠人懷畏及還條陳事迹及山川形勝上之太宗嘉其忠清與蘇易簡輩進直史館恩禮優渥淳化二年公以帝在位久自楚王元佐廢儲貳未立語同列曰今日之事孰有大於此者乎乃帥馮拯尹黃裳輩伏闕上疏忠憤激烈言甚切直太宗大怒遂罷公館職與馮拯等俱斥之嶺南公知象州夫公之清聲雅望與呂文穆諸公同時並美孰

意公竟以是弗克大用於時也惜哉正統丁卯郡守姑蘇吳侯惠始爲公建狀元坊以旌顯之後坊燬於兵癸爲置囹圄中殆今六十餘年矣正德庚午泰和劉侯敬來宰是邑請滌崇祀先賢遂慨然以興復爲己任乃卜學宮之右鳳巢山之下卽公之故居鳩工庀材築基建祠制度雅素規模渾堅深有慰於鄉人之景仰也經始於是年十月落成於翌年辛未四月是役也材市於商工出於募分毫不擾於民矧又得守備魯君宗貴邑博馬榮韓係祝麟相與贊襄所以事易集而功易成也嗚呼鳳爲世不常有之物也自隋大業至宋建隆幾五百年兩至其邑而生公自建隆迄今又五百餘年矣天運

循環列聖繼作治教休明九苞五采之瑞將不至於斯乎其間必有文章忠義名世如公者出焉此予之記不惟表斯祠之創建以顯山川人物之盛抑亦有望於斯鳳之再至而鍾吾鄉邦無窮之瑞也邪生員張顯朱曾輩致狀請予記將勒諸貞珉期與張曲江唐質肅馮三元之祠同侈美於永久焉敬書此以復

桂林五賢祠碑

桂山巍峨灕水瀅澈寔天地之正氣流行瀉蒸於其中輝光秀發小則洩之於庶物大則洩之於賢才其爲物也珍其爲人也秀昌黎先生謂衡山之南白金丹砂英乳諸物不足以當其奇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士生於其間南軒先生亦謂桂之山拔水清士多秀美孰謂五賢之生有不本於山川之正氣所鍾歟按志傳曹公鄴桂之陽朔人登進士當唐宣宗朝嘗因詩諷諫多所裨益學士韋澳薦其才官至吏部侍郎有詩名趙公觀文臨桂人唐乾寧二年昭宗試以觀人文化成天下賦遂魁天下士時中官劉季述輩專橫公以爲言忤時相崔胤意謝病歸終翰林侍讀宋王公世則永福人太平興國八年狀元及第宴瓊林苑進士錫宴瓊林自公始淳化初擢右正言使交阯還條事迹及山川形勢上之進直史館與馮拯輩請建儲貶言訕切太宗怒落館職出知象州唐公介與安人仁宗朝爲御史裏行劾張堯

佐因緣文彥博以燈籠錦賂貴妃致相位帝怒謫英州別駕曉恭大政謚質肅陶公崇全州人十歲能文登進士諸試館職理宗在潛邸爲講讀官及卽位首陳保業謹微愼獨持久之說又陳修武備厚民生厲士氣數事與時相史彌遠忤出知信州卒贈特進謚文肅有瀫齋集藏於家吁之數君子之賢謂不鍾於天地之正氣者能然乎哉正德壬申三月左布政使沈公林按察使周公進隆因修臨桂廟學訖工咸慨歎曰桂之五賢或才擢詞林或名魁天下或直貫金石天下上也我輩其可不加之意乎欲於郡庠文廟戟門內立祠祀之同請於巡按監察御史舒公晟曰是吾志也遂命鎮撫許濂縣

丞曾顺董役惟勤惟慎芟劉去穢滌塵塗墁窻有櫺門有扉堦有級丹雘黝堊煥然一新設立牌位几筵於中以妥神棲不崇不卑雅有制度神之靈洋洋在上禀有生氣顔其扁曰桂林五賢祠知府王侯壽帥僚屬致祭歲以爲常是舉也不惟使諸生朝夕觀省論其世而師其人抑將使邦人來者必謁過者必式而斯文增重其尊賢厚俗之意何其盛矣哉許濂曾順鳩工龔石倩敎授潘節訓導楊鳳京鄭相帥生員吳祕白瓚潘鉦費[illegible]嘗過徵余言勒諸石用昭永久敢備書此以復舒公字孔暘饒之安仁人沈公字材美吳之長洲人周公字紹立福之莆田人俱進士廉明公恕各敭歷中外多善政

此其一也

全州名宦鄉賢祠碑　蔣冕

弘治中有旨令天下郡邑各建名宦鄉賢祠以爲世勸吾全僻在一隅茫然不知奉行此旨者垂二十年逮正德末廣西按察副使大庾劉君節督學莅全惓惓祇承德意相地於學西稍南爽塏軒豁以揭虔妥靈惟此爲宜也檄知州章評市材僦匠左右各建祠四楹祠前東西各有夾室其外總爲一門以便守奉左以祀名宦則自宋刺史柳公開而下凡若干人右以祀鄉賢則自宋孝子朱公道誠而下凡若干人名宦以爵鄉賢以齒每歲春秋丁祭後三日州之守貳率學之師生行禮祠既落成君以書畀判官鄧能秀上京師請記於予且曰走爲此舉其於扶世導民竊有志焉特恐去取或苟甚者上下相蒙是非未必一一盡出於公祀非所宜祀而無以服乎人心則非惟不能勸祇益以致議焉抑何以仰成德意哉今夫官於其地而去後見思是之謂名宦生於其鄉而衆共稱賢是之謂鄉賢若文翁之祀於蜀郡朱邑之祀於桐鄉皆名宦也其宦業何如邪凡有道有德敎於其鄉者沒則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之於社皆鄉賢也其賢德何如邪名宦如是而祠之則凡仕而居官者孰不勸乎鄉賢如是而祠之則凡生而居鄉者亦孰不勸乎崇先正以示軌範於後之人體行於一堂

而有以風動乎一郡扶世導民其所關繫非小小也而可以不慎哉予復書謝君之言是也予雖衰耄亦當罷勉執筆以著君志其敢以不文辭書纔達而君以陞任去二祠雖建祠事久猶未舉予壻亦得謝歸督學僉事瓊山唐君胄課士來全覩意緒成劉君之志屬知州沈尚經同知張華因祠之舊稍加修飾乃製神主卜日奉安一切規約悉如劉君舊所定者其神位視舊或不無增損之殊則劉君昔日之書固已丁寧其說凡主祀事如守貳師儒者誠不可以不慎也守貳師儒慎之於推擇之初去取一無所苟公是公非下不得以撓乎上則雖子孫自舉其父祖以爲宜在此奉祀之列衆人亦莫

不翕然宜之雖欲致議亦孰得而議之此又唐君之切戒也唐君未竟其事亦尋以陞任去久之僉事香山黃君佐以翰林編修來督學政尤孳孳以扶世導民爲己任既表異孝子貞婦之閭而於名宦鄉賢二祠尤致愼而不苟公是公非無少假貸視劉唐二君益加嚴矣嗟乎任承流宣化之責者凡所以扶世牖民以導揚上德豈必家至而戶喻哉本之教化樹之風聲待其覩之於目而感之於心殆有惕然於中而不能自已焉者固非事乎繁條將嚴法禁而後人知所勸也予故不得不終記之以表章三君維持世教之盛心知州林元秩祗承規約惴惴爲惟弗愼是懼判官羅尚義學正周倫訓導陳嘉猷盧德章亦無敢不祗且愼事得附書

平樂三賢祠碑　祝鑾

粵稽有宋以言謫昭州者吾得三賢焉華陽范公祖禹常州鄒忠公浩潞菴胡公銓載諸乘可考也今廣西之平樂卽古之昭州也而三公之名迄今炳炳與桂嶺灕山爭高足以摧奸鋒而定國是豈泛泛逐時低昂者伍哉廣西右參政鄒君輗卽忠公十五世孫也嘉靖丙戌夏六月行部至昭乃覽舊帙搜往蹟慨然挹公於羹牆間惟舊有祠在龍興觀之東鞠爲茂草久矣爰卽鳳凰山之陬捐己俸爲祠以祀鄒公范公居中胡公右焉蓋三公之學術旣同其氣節又同流風餘韻百世無斁廟食茲土於法爲宜亦所以揚前喆之休立人臣之軌與仰止之心而振習俗之敝旬宣之職顧不當爾耶聽拜之餘聿符厥志於是郡守龍子大有請紀其事遂書其畧爲來者驗焉

橫州伏波廟碑　蔣山卿

古之豪傑任大事而立奇功足以利國家而垂永久者其大致有三曰幾曰忠曰智而神存乎其間當炎漢中興赤符再啓光武提一旅之師掃除莽賊芟刈羣雄恢復舊物如取之掌於時徵側以孱然一女子掉弄甲兵於荒服之外漢方棄置不顧將軍知時不可失毅然請往帝不可抑衆不可撓此則乘時應會而先奪其心者也夫是之謂幾交趾隔絕嶺海深入百粵漢之士馬往往冒炎蒸觸瘴霧物故過半人鮮輕入將軍獨犯難不顧督樓船之士卒踰海而進破賊於浪泊之上此則蹇蹇匪躬志死國事者也是之謂忠及誅徵側餘黨悉平驅逐西南而還之故地界嶺分茅標題銅柱以限南北此則識度超邁處置得宜籌算計略已豁然爲不世之規矣是之謂智嗚呼方將軍之請行也帝已老之及據鞍上馬之時則已判然有分茅之志樓船南下指揮所及風行草偃南北之分迄今所向如故千百年來交人顧視銅柱信如蓍龜終不敢踰跬步以爭尺寸之地自非有神以寓乎其間烏能然哉迹其平生學問嘗感激

思自奮拔以樹功名於世兄語之曰女大器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既遨遊隴蜀知不足與共大事一見光武而識帝王之眞從容數語臣主契合遂傾心北向攀鱗附翼以有爵土而漢家事業終亦賴之無負於君擇臣臣亦擇君之說是豈區區淺淺爲小丈夫者之所能及哉將軍有廟在橫州烏蠻灘之北涯所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於法所當祀者茲土之人歲時伏臘必禱焉水旱札瘥必禱焉商往來者亦血薦惟謹歲丁亥十二月總制尚書都御史新建伯王公來治思田事過謁祠下慨歎界蹟不稱顯名爰令州府增飭棟宇作而新之初事甫月有大水湍流洶湧舟行出灘下人皆以爲神明年戊子二月廟成郡守蔣山卿敬書其事以詔來世是役也馮推官衡寔經始之州判姜璉亦有勞焉是不可以不附故附

陸川名宦鄉賢祠碑

倫詔

嘉靖丁亥秋陸川名宦鄉賢祠成先是禮部奏准通行天下而欽差提督學校宗主唐申論各府州縣有司奉行惟謹蓋表彰賢哲以風勵將來甚盛典也陸川邑漢合浦縣地屬越州唐屬容州宋仍唐舊至國朝洪武十年始隸鬱林當兩廣交會之衢有妙埇溫泉之秀風俗漸美人才日興蓋自漢唐宋以來食祿是邑而政教可稱生長是土而才行可錄第以屢罹兵燹記載弗詳考

諸舊志如名宦則有道州吳庸以宋淳熙特科爲尉適李接倡亂統兵禦之凡六戰衆寡不敵歿於陣死節與日月爭光帥劉焯上其事贈承事郎仍官其子我朝洪武初長沙王麟以卓犖之才筮仕邑丞興創之初能阜民利扶滿之口保障邑長泉州莊杬成化乙巳授尹來任簡易近民六事畢舉九載榮歸民不忍舍臨安郎珍弘治乙丑拜官邑宰廉明仁愛修學築城七載解綬民皆感仰南海彭金嶽雖縣尉志存經濟催科不尅民留去思嗚呼宦蹟有名斷者固不止此而此數君子則遺愛之在民心者也如鄉賢則湘陰以洪武丁卯登鄉進士初授肇慶二守而德政感孚後改高涼州守而士民愛戴楊啓發身賢科職任同府初涖廣州而政事不苛繼至瓊郡而廉明昭著龐經則文學俱優師儒不忝鄉薦政事長於別駕嗚呼人才有聲望者固不止此而此數君子則賢聲之尤顯者也名宦鄉賢生有功德於世歿當廟食不朽蓋功德自有公論焉耳前令以邑僻一方漫不加意比龍川何侯至展誠釋奠畢慨然歎曰十室之邑猶有忠信是邑雖小豈無賢哲乃奉宗主條約廉得來官與鄉宦之可敬畏而足垂範者若干人題其姓名官秩於木牌以表其賢欲分爲二祠而學地狹隘求之他又非崇重之所以是移豎學門於明倫堂之東面然後闢地於明倫堂之西面擇材庀工併名宦鄉

賢而一之創於是歲之春迄於秋七月而祠宇始翼翼矣神楼既奠祀事攸行勒諸金石以告後人徵文於諮諮曰同堂享祭毋拘於迹毋泥於勢而惟其功德之相若也之數賢者世之相後不止百年地之相去千有餘里雖仕路有遐邇遭際有險夷而發迹崇卑之頓異其功其德均無愧於天下後世矣俎豆登降之間不識觀者亦爲之動容乎肅書此以復伍侯之命是爲記

四賢祠碑　　林富

省吾子曰余總軍務制兩廣慨惟治理若斯之難也嘗然思古名臣上下其人而歷數前聞迹其行事漢以上無可稱述唐之時有元結孔戣宋之時有余靖張栻者

亦僅僅數人自餘樓船戰伐之將典州刺郡之吏仗節死義之士遷徙放逐之臣耳其功業文辭不少概見何哉豈固以遐方鄙遠瘴霧炎毒人所惴恐而當時賢能俊傑有權力者皆珍重愛護足迹罕至邪無怪乎風氣之不開人文之不著治化之不廣且浹也奇異紛葩瓌麗徙盛而材能弗獲其用也貨物賦斂雖繁而中國弗被其利也於乎可歎哉我太祖高皇帝因元之舊並置兩藩簡賢任能與中土埒而節帥特重於他鎮於是鉅儒碩輔良將循牧彬彬乎蹕至焉今日兩藩所以獨盛於前代者有由然哉余不佞久濫茲土往來藩東西跡遍山川察知風俗而其間尚有未盡雅化者轉移感動之機謂不由於管化樞之極者邪常欲興禮修墜以風厲此邦乃命有司數問長老通人考求今之名賢善政猶存德音未泯者廟而祀焉於是有司進而言曰都御史陽明王公撫平思田不以兵力興起斯文倡率士類近事有徵厥所宜祀者與曰異哉不猶有干城之宣力屏翰之遺愛乎又進而言曰都督山公用兵無敵威信在人方伯舒公守節清苦愛人盡己生有令聞沒有餘思厥所宜祀者與曰休哉不猶有塡撫四夷定國家安社稷者乎曰尚書東山劉公昔鎮於茲德行人化夷夏威懷文武惟用出入有立身無疑行人無間言厥所宜祀者與曰至哉蔑以加矣惟陽明公余嘗接聞議論奉

以周旋其辯博雄偉識見超卓雲乘風雲變化莫測者邪山將軍勇而正舒方伯介而樸余每聞人誦說而想見其爲人山如深林巨谷中藏虎豹舒如清冰出壑寒氣逼人矣東山在朝余猶及睹其象貌直而不挺曲而不撓譬之大鐘九鼎廟堂增重青天白日萬民所望也於乎皆足以垂不朽矣夫是舉也褒表功德維持世道視化勸後也孰敢阿其所好而自私哉後之君子尚毋忽諸

重修慶元伯祠碑　　應艮

弘治初元孝皇追維孝穆皇太后恩慈罔極推原所自出封其父李公爲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慶元伯誥曰端僖毋唐氏爲伯夫人維伯暨夫人皆慶西平樂府賀縣桂嶺鄉之龍塘村人於時有詔建祠歲以春秋享前巡按御史三衢鄭公維垣實肇厥功度地西門外一里許西山藥師寺之右規制閎整迄今餘四十年扃鑰非時垣廡皆圮徦夸雜居瀆亂失經神不顧歆邦人欝吁弗忍正視嘉靖十一年冬今巡按御史江寧鄭公廉至徧歷五管一新百度還駐省城會考庶政既嚴修文廟暨諸學宮一日謁祠愍然動容蹙然若閔彼措躬爲藩臬羣有司公會公若曰於乎維我高皇統天大孝明德隆親首封揚主錫典明禋維列聖世孝維孝皇以孝徵稱天作益惻念先孝穆太后罔報生前追

崇厥先封厥考妣昭示典禮協諸大義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於維欽哉維我皇上孝格皇天盛德大備祀典尤嚴矧茲民祀曷敢弗虔以下明憲公若曰維廣西山川深窅廣邈峭奇清洌堯山虞廟蘊靈儲祥歷四千年慶鍾孝穆嬪於憲祖誕育孝皇聖躬親賢樂利澤於無窮慶元之封錫類維何敢不虔事僉曰唯惟公法言於是裒材鳩功擇官敦事凡垣宇棟楹之圮敗撓折者飭甓丹雘之疎漏漶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刓不中儀式者悛焉改觀肅然孔嚴又禁其扃鑰以界藥師僧俾專守之有司時祭焉落成之日薦紳髦士登敬其所祥飈靈雲肸蠁若臨耄稚相攜舉手加額孝忠之思油然以興臣子之節不勵而勸公於是舉可謂誠心動物禮讓爲治者矣大夫士僉曰宜勒石於祠以永世守而屬良紀成績惟夫子燕居縱言及於禮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維聖人在上以禮樂治天下至於憲臣志存忠敬以擴化基雖海遐陬奮庸興起益雖一祠之修而我皇明治敎之隆係焉良不敏然嘗從史氏後是宜特書貽垂世世

粵西文載卷四十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碑文 祠廟

重修太平知府端敏胡公祠堂碑 張瀚

有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端敏胡公浙之仁和人俶儻瑰瑋精研道腴蚤有志於經濟起家進士正德間由南部郎出守太平以治行卓異進江西按察副使蕩平東鄉諸盜時宸濠陰畜異志公上疏發其隱謂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江右大可虞不在諸盜濠怒誣公離間親王逮繫京師榜掠阽死言官交章論救得戍遼陽濠反伏誅値世廟繼統名起行間拜按察使荐歷臺省

厕卿左都御史改兵部尚書加官保公以十事要說大意欲簡閱團營宿勁兵京師謹防北方又勸上親賢講學遠嬖疾絕斁幸愛深慮遠顧以切直犯忌諱不盡用尋謝病乞骸骨章數上遇許馳驛未幾復召起遽無疾卒於家儼然衣冠危坐不仆余時爲諸生每望見顏色聆論議所聞平生經歷皆卒卒未究其志惟太平最久無負於民死而有知猶依棲麗江百粵間也頃余承乏蒼梧亟訪郡中果建有祠歲時烝嘗不失問政蹟則故老相傳謂爲廉明博大在郡勸學興禮築城壺關綏柔上夸功德不可殫紀乃作而歎曰嗟乎士君子所至策立勳業行德濟世豈希冀辟間當時報酬身後哉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分誼當爲時勢不可已凡以盡其心事其事吾何得而與焉惟澤在生民功施社稷維繫人心自不可解則報祀之典所由義起而非其立德立功之初心也公昔有言殆亦自歎未免獨謙無已豈意民心歷久不忘洋洋俎豆之存適契其依依故民之戀非夫精誠上下感應孚攣無倦勉彊若是邪今江右有祠吾浙有祠公所謂不足人愈多之稱循勳伐尤彰明較著至所自信若太平郡治能無想見循良偉績入人深遠思遠哉茲郡之祠信不容已矣夫表先哲以勸官師存遺惠以悖風教固憲臣奉揚明命之職亦一時共事同心乃檄郡修飾棟宇嚴潔祠事仍記億大略勒諸貞珉

俾瞻拜祠下者知所愛慕垂世無窮云

三功祠碑 黃芳

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國之所係以休戚存亡者也嶺南自秦政失馭屢爲殊域漢興武帥當庸前有路伏波博德後有馬伏波援至宋又有狄武襄公青此皆赫然以勳烈顯百世之下秩祀而無替焉博德當武帝時與樓船將軍楊僕擊南粵僕軍東南摧鋒陷堅而博德所將僅千餘人多方招徠功顧百之可謂得綏遠之仁援佐光武奉命討徵側將二萬人涉數千里若拉枯朽所過繕城郭穿渠以利民申明約束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者二千年可謂得經

略之宜青機鈹沉毅宋皇祐間儂賊叛亂嶺表震疊而能以番落騎絕險破之挺身戎行名動華夏可謂折衝之勇夫二子者克敵之功同而所就各異青勇以致義博德仁以濟威而援也政以弘澤要之各有攸當焉儂賊暴強已甚戰不力則大事僨矣故貴剛克兵瞬息萬變上首功者或反堅敏僕既敗粵人因乘其釁而招之此以不殺止殺也故貴柔克兵被戰勝生驕闊略後事每啓他釁援獨不鄙其民而經制之與之更生是兼二子之長而又有終也夫政不足而後有刑刑不足而後有兵兵已矣以政終焉所以生之也援其最優矣乎或曰青以後事付孫沔不欲專其美博德綏定事史略其

文二子盍無愧於援也理或然歟梧城東舊有尉遲菱德廟太守周任改祀三子名三功祠致仕太守石君邦柱屬芳記芳故繹其質以詔後人俾知三子所以為功雖酷烈多殺之為貴也

潯州城隍廟碑

王貞吉

城隍之神為一方主宰廟所以棲神靈而錫福庇民為一方保障也余始至謁廟見其傾圮之甚愕然不懌嗟乎神人相依事神若此欲民之安得乎時方議修廟而屈於費醫生王璣進曰是廟之頹多年以募緣修矣今其數籍具在民間可考而知也予乃旁詢而知其為廟民共崇儉張仁任季傑謝宥所貯約二十餘金遂令盡出其金以營修之而以王璣董其事於是後堂中庭易舊增新庭之左右則創廟房各三間其庭與房各建神像房之前為儀門去五丈許為大門以儀門之前多曠地不美觀也復令陰陽官蒙倖諭諸巫者各出磚瓦木植等料門左右復創廊房各三間俾奉廟祀而往來祭禱者各有所止董其事則仍璣也方是役之興也是為壬寅四月民有失火者來告予曰此祟火也每歲延燒百餘家潯人苦此久矣予乃詣廟祝神曰是祟火遂熄是年春夏旱予禱神即雨越明年癸卯如之又明年甲辰亦如之歲用豐和民今俱安父老俱言先時未有蓋修廟之應也予曰然人神則一感應寧無然廟之修也

爾民之力也爾民之財也則所以感神者爾民也予何德之有廟成遂記其事以告後之君子庶知神之靈而加意於廟也

潯州四公祠碑

成化初年潯州地方峽賊猖獗賴韓公勦平未幾遺種復興稔惡甚久嘉靖十八年幸我蔡公提兵盡勦潯始太平既而又聞征交之役民間胥謂永樂年間王師征安南潯以近郡隨征餽糧軍民十幾八九是役吾其不免賴我毛公蔡公臨邊獮鹵遂稱臣納貢不俟戎衣某等今日得更生者二公力也方喜久庇而二公乃遠去攀轅莫及欲建祠像歲時瞻仰以報大恩理合具呈施

行等因據此緣係士民誠心理應順從除建祠像外本府查得桂平縣崇姜里原有入官鼠水塘一口今招人承佃定租銀六兩合歲收入以爲整修祠宇之費近府東門城原有官空地二段今招商爲舖定租銀六兩合歲以爲春秋祠典之用如此則祠垂永久庶足以慰士民報恩誠心於無窮矣爲此令禮房立卷工房并立石以記其事之始末庶後之閱是祠者得有所考據而興起云

博白縣名宦鄉賢祠碑　李喬木

博白縣舊未有名宦鄉賢祠有之自繆尹始繆尹宰縣之年一日喟然曰昭賢否別鑒戒治之始也自雖荒逖

民社之寄均名宦鄉賢前此豈無其人乎抑有之而未表章者乎於是考圖稽籍文獻是徵蒐輯故實修成縣志而得名宦六鄉賢四萃爲一祠祀之所以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也祠居縣治西堂三間爲行禮之所廊廡皆墀大門儀門悉倣官府之制繚以周垣通以大道祠建於癸卯冬落成於甲辰秋規制可觀昔無今有而求記於予予攷之顏孝泰之忠義自許趙奎之愛民如子況積中之仁惠爲政楚偃之勸民耕織徐顯之力戰死節秦懷忠之平反冤獄趙惟清之以禮爲教李時亮劉勝吳原正亦皆遺德在人不可泯者時有先後賢無古今立祠設位春秋血食益有合乎祀典之義也後

之官於斯生於斯懷見賢思齊之心而勃然興起則其應祀之數又豈止於此哉是爲記

海棠祠碑　吳時來

海棠祠祠宋臣淮海先生秦觀也在橫州郡西之海棠橋側即先生故所寓地後人高先生之風爲亭其上又改爲書院寘於祀典未載初橫人以先生風義有益於其鄉之人合祀於時祀先生於鄉賢義者以事先生不宜以鄉乃又祀於名宦既又以先生編管也處非所據於紳未妥二者皆非所以處先生也推先生之志即生而血食之將舍而棄去後奚從之祀不祀義邪從後觀之謂先生爲橫人可也吳士非吾也謂先生爲名宦可

也人有餘思也嘉靖乙卯南海高君士楠來守州事因亭宇圮壞方積需謀爲修之適先生之後人有秦某者以靈山丞過橫復以請於高君乃爲之立棟宇築垣牆將延先生主祠其中於是議專祀今之論先生者曰詞人詞人甚又況迷禪旨以寫佛書爲徵者所乘致流竄無寧曰吁誰從而論先生之世邪先生初爲編修與蜀黨諸君子忤時宰章惇輩乃御史劉拯承意劾其修實錄誣詆被謫處州寬與范祖禹諸人同既而以寫佛書徙郴州既而徙橫州徙雷州蓋憂憂乎靡有寧處唐宋以來高明摽厲之士率入禪家而趙清獻二蘇公黃魯直諸人乃其尤者豈學道未純而好高異之心易投難

披亦不覺其深入歟及觀逆旅集海棠詞有本無本等
語乃知先生之參禪皆其居困之時借以解外紛以舒
其抑欝無聊之意而實未嘗有害於吾道也若致忠之
因即不寫佛書其遷徙猶是也不究元祐碑中諸黨人
寧獨少游邪乃爲之歌曰
歐斂肪脂宅南方臭肥滅鼻幽以芳山澄水碧滿夜光
杏斐錯落粲文章吞筆之吐離毫芒危難之安思所傷
委命大鈞託醉鄉含苞元極淵潢洋閎閎靈宇祀崇岡
風流後嗣宜久長

遺忠祠碑　　董傳策

遺忠祠祀故德慶州官松軒陳公其仲子郡守君伯高

構於家者也先是羅傍賊熾數患苦諸州邑公少毅警
業捧檄倅州遂提偏師入既巢斡擢折之廼建議自上
官稍寬約束設墟場令與民爲互市時爲鈔符人計無
靡羨復相煽撓公法公輒奏記監司請殖其渠帥不許
賊覘牒深銜之聞喉衆徒黨環甲起市中出公不意公
猶殊死戰竟死有司議請卹典方事殷未遑也會兵部
尚書餘姚王公建節平蠻階擒賊酋其首酹公無何以
公祀忠景祠嘉靖中郡守君舉進士爲尚書郎朝廷始
贈公如其子官璽書有挺身徇職以死勤事語於是公
之忠益章章然褒顯矣公子若孫浸繁昌家子邑令君
伯常旣創家廟歲時秉祀惟虔乃郡守君廢聰之思彌

謂公之忠寔鼓遺後人休宜特表著之肅修錫命昭侯
典遂別構祠爲堂二楹塑公神像於中刻制詞扁之堂
繚以門垣殿之寢室塓檐疏棍繢櫨啓櫚楹涂塈甓繕
彤髹藉栱飾悉如禮大夫祠制其翻翩殊爽觀額曰遺
忠遺之爲言貽也忠貽而祠之榮上賜也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蔑不忠矣經始歲戊午夏越明年歲己未冬祠
成卿大夫暨若生徒輩相率慶成事且爲徵言記之
永遺忠也公諱琚字宗玉世家粵西南寧郡之里祠在
其右藩子曰余紀陳氏遺忠祠益徵忠孝大指云夫人
臣事君食焉不避其難義也苟捍民社難艱虞不遑恤
焉及其可死則死之始非有所爲而爲凡以不欺其心

爾故貞婦死適士死志王臣死職守土之臣死封疆爲
人臣者無以有已爲人子者無以有已斯所謂天地賦
物之良心時出之而安汝止者邪夫學士大夫噴吏至
義烈志所爲忠其君未嘗不憤然三復流涕也一旦任
國家事輒復遷延顧望展轉爲自全計或巧避其難思
貽之人人獨小吏哉松軒公雖死庶幾不欺其心矣古
者大夫士各有廟中世易之以祠然祠不備制祀不成
享其於報本追遠之心幾闕焉夫孝子之於親有善惟
恐其不揚也親有善揚之惟恐其不永也若郡守君昆
弟可謂能孝其卒成公之忠與卿大夫耆老同宜懽然
愛慕之諸生徒又景鄉先輩風烈俾良心油然生焉公

之祠可無貽永永哉嗟乎人臣成若時何患乎無孝子矣或以食報徵公之忠無亦淺之乎紀公哉

慶遠府城隍廟碑　徐濤

宜之城隍在府治之東有廟而無寢殿制度闕焉蓋郡設邊徼即官府舍猶陋也況於神所翟公以洛中豪俊來守是邦諸展采錯事用夏變夷期與中州齒百廢具興神人胥悅既修城隍其棟楹梁桷之撓折者易以良材上覽旁垣丹青粉飾罔不飭治復作寢廟於其後前為對越亭翼兩序以司於是嚴令中嚴宿齋有廬拜瞻有次郡人來觀謂數百年之廟制自今完請余記之恭聞古者民興於禮樂今者民嚴於鬼神明有禮樂幽有

鬼神一也古今異矣自先王既遠禮樂之教微民始以是非之心惟神所制懼禍福之故耳夫陳說禮樂於人愚者迂悍者怒要之於神雖悍者亦悚然下拜誠懼之也神之權重矣然禮樂不及而禍福及之民猶不敢假然為不義是非之心賴以常存則神固人人之心萃而為神其神必靈凡水旱之災兵師疾癘之患有祈必應亦其理然也故坊墉道路馬蠶貓虎之神至微矣世猶迎而祀之況城隍乎今天下府州縣皆得祀其城隍載在令甲然有司率緩視不飭若翟公者可謂知政之所先矣詩云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公之心蓋幸民不昧於神則是非存三代直道之風可復禮樂其有興焉爾豈

直一寢廟已哉公名濤弘齋其別號也是為記

重建上林縣城隍碑　關與張

城隍有廟勝國以前未聞至我朝始著自畿輔而薄服府州縣莫不咸建有司歲時謁祭以為常其初蒞任則奉牲帛致誓詞罔敢怠也用是人神受職四海寧謐迄今始知我祖宗制治保邦之遠猷也上林創自唐後為澄州我明興復為上林城池之守有自來矣嘉靖初縣治儒學皆南向而說者言右山太峭表向非宜遂漸易向惟城隍在南門之西儒學之後仍舊貫焉湫隘卑微無外戶之防民畜將肆踐穢於神其褻也嘉靖乙丑冬衡陽羅集雲公來守茲邑周視城宇雅志作新據陰陽

家說年位弗利事漸寢越三年隆慶戊辰季冬也公以朔詣廟乃集縣之父老子弟若鄉之里甲長謀曰吾之居此三載矣凡士民蒙安恬之福成神賜也而今門廡宇棟日就圮廢神奚以依即議營建惟財是賴然而帑不可動支也罷民不可再斂也予幸有予之俸金度彷之能為者捐之苟不足汝衆其克繼之乎不欲者不强之利而不剃手足之力乎乃皆子來率作興事卽負囷獠蠻亦聞風興起伐木以助其成由戊辰冬迄己巳夏告落成焉門堂宏敞廟貌偉然改觀矣公大喜屬張為之記張不佞敢承公命率有衆而盟諸神曰自公而下

至我僚屬與父老子弟其毋謂神之弗知也夫城猶民也城以捍外亦以衛內詩曰毋俾城壞民以奉上亦以保上詩曰毋俾作慝城壞則寇玩民慝則心離寇玩民離雖以奉神城隍何神民心惟神民心不安事神實難必也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陷曰我陷之也一民怨曰我遺之也肫肫然務使民心之我固猶城焉則民安之神佑之其所以保乎民者即所以尊乎神也雖不禱焉祀焉神固諒也公以乙丑冬下車迨是四稔矣政通人和家給人足淫俗革寇屏息歲豐年迹其所為可知公久任得民心尊意借寇至今適得成厥廟噫公非誠意素孚於神人而神固令斯民留

公以成斯役也邪因備記之命工刻於麗牲之石以示不朽云

重修貴縣城隍廟碑　鄧朝賓

聖王設險以守國城隍所由創焉有神以主之其來久矣昔漢高帝以御史周苛守滎陽全節命天下有司附城立祠祀之城隍之祠其昉於此乎我貴城肇築於鬱林郡守陸公績嗣後甃葺禦寇功之最者則刺史謝公雕州幕侯公元采也國初封城隍神為監察靈公尋正今號嘗攷之祀典能捍大災禦大患者祀之然則城隍祠之建夫豈淫祠例哉蓋以其正直忠烈功施於國澤被於民合德天地參贊化機為一方之主宰生靈尤賴

以默庇焉者也邑祠歲久傾圮且規制卑隘前令見宇吳侯謀將構而新之限於貲費既捐俸遺屬民李化鵠工董繕復給符令其勸募士民共成其美不越歲而工緒可稽堂室巍峨門廊煥飾規模弘廣神像尊嚴即之者改心望之者起敬視中州之制相媲美焉吾令喜而語諸僚友曰是足以妥神棲而為吾民具瞻之地矣吾明茲悉成行有期日當乞言士夫以紀歲月適今令秀山廖侯下車聿新庶政爰捐俸以修其缺終前工既落成適請記於予余作而言曰偉哉廟貌之崇尊神之義得矣語曰明則有法律幽則有鬼神城隍之神之責則重且大矣夫神血食一方為民生察民隱善者福之淫

者禍之神司其柄也是故有司蒞任必矢之於神焉邑有水旱盜賊必禱焉民有疾病誣枉必禱焉禱必應以陰隲之者神之至公之心也竊怪世之庸夫罔知愛身自底弗類刑憲必加菑咎必逮乃妄具醴牲以徼福於神豈享而祐之乎即今之郡邑廉吏誰能以貨賄動矣故尼父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固在吾人之自修何如耳烏可瀆媚於神哉雖然聖人深謹禋隍之戒當事者能修德以弭災治內以捍外使疆圉完固百姓安堵則神亦將恃以無恐而享廟祀於萬年矣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又奚可徒藉於神之力之為哉此又在有民社之寄者圖之

桂林郡厲壇碑

吳鑒東

我國家憲古爲治深仁濊澤匝及寰宇民之疲癃殘疾顛連無告者咸得就官而居食之棲宿有舍贍給有糧收瘞有阡責成所司宣示慈惠俾覆幬之下無一弗得其所復念死無後者靡所依以血食也設壇於郊外聚而祀之歲凡三舉視常典有加焉以城隍臨以官長凡吏民在公者罔不就列義至備也桂林郡厲在望京門外壇壝未置率野設修故事几案一徹而榛莽叢鬱又如故矣無論居止其或有弗克享享弗卒事者有之乎竊愍焉夫士大夫垂纓結綬豈其寵祿是夸以速化且夕將爲民之主神之依也俯仰兩間操縱萬態而有一民一物之弗遂性分謂何矧受專城之寄處萬里之遙使天子德意壅閼弗宣以爲簿書所不責旋別所不及施施焉爲弗急之務可乎聖朝崇重祀典徵入幽渺睠直以昭矜恤而儆官邪禁民慝藏在令甲衆若天墜其有關於治化非淺鮮也五嶺素號炎熱風氣與中土殊故其地不能無瘴山嶮土瘠雨澤一涸亟坼隨之故其年不能恆豐巽時羣蠻出沒日尋干戈苦剽掠故其人多斃於鋒鏑此他郡所罕遘而當官所宜深惻者民夫民婦一涉含冤猶能速災沴而況悽愴憤恚之懷幽鬱鬱結之氣生無所控愬無所歸有不干天和而蘊官致邪予謂桂林舉廢莫此爲急迺謀諸臨桂王尹懋中以

賦錢五十餘金置材鳩工即故址興建之妥神有堂分食有所瞻拜有序治牲有庖繚以周垣衛以重門肇建於萬曆丁丑十一月之廿四日閱八旬而告成無費官帑無庸民力百年曠典忽然一新將不足以宣化理雪幽鬱惕吾官民於滌志飭躬永無愧責也哉工既訖僉謂歲月不可無紀爰椽牘識其概是役也郡丞梁君貞別駕樊君芝李君佳徵司理孫君承南實贊襄之例得并書

蒙縣尉入祠碑

陳一洙

名宦之有祠所以覺報也凡官茲土者無論秩之崇卑苟有功德在民如記所稱述者咸得秩而祀之非是族者不得濫焉又所以示勸也萬曆丁丑歲予舉進士春盛川令既入境周覽城郭甚完詢之士人云茲城已歷六十餘年所矣是昔縣尉蒙公所築也余心識之已而稽覽先師畢求所祀鄉賢名宦二祠諸君子姓名旁及邑志秩官表所載俱缺焉靡所考證蓋緣靈舊無志世代遼遠厄於文獻之無徵也既視事諸父老來謁余僉揖諸父老曰不佞來尹茲土訪求遺事洛於故實以爲民心余事也諸凡造福於爾百姓者悉願聞其姓名庶得奉其遺教以資余蒙鄙焉是所望於父老矣因詢蒙公所以築城狀及其曾里諸父老鮮成化弘治時人中有一老人名全葵者年八十餘矣頓首言曰此我蒙令

公所手築以捍吾民者也鄉余無令公何以至今日因泣數行下余爲愀然改容細問其故老人曰令公名某東粵之番禺人當武宗正德間任靈川尉旣蒞任潔己奉公愛民守法百姓戴之時古田八寨劇賊爲梗攻城刼藏剽掠無虛日鄉邑騷動雞犬不得寧焉令公職在巡捕日夜拊循其民籍其壯且勇者訓練之俾悉可受甲時稱百金之士云士皆投石超距無不踴躍感激爲令公死者時有賊沖大將者來犯靈城幾陷公率麾下士數百人突門而出城追逐至崗家灘斬獲百餘級自是賊畏令公威名相戒不敢復窺我城堡矣賊旣退謀以守者令公親城堞圮壞歎曰卽寇不來若來何以禦

之遂捐俸鳩工親運石爲衆工倡衆爭先築砌不旬月告成令之靈城卽公遺蹟也老人非令公何以有今日自老人弱冠事令公迄今六十年矣同時人俱沒惟有老人在時時記憶爾余曩慕令公之爲人知其尉靈川時築城捍賊有功德於民甚著而百姓湮沒非藉口碑烏能傳信余又烏可不爲若報德哉時邑博士李君大復石君大華令諸弟子翕然稱曰蒙令公有遺澤在靈令其若之何忘之遂上其狀於督學鍾公公許之余乃諏日潔儀偕諸博士弟子祀公於名宦祠中禮也禮旣成靈之士民莫不鼓舞悅服余因有感於公之食報爲非偶也公奇偉倜儻有智略出之以忠勇尉靈六載凡所舉措悉中機宜使當大任其所樹立何如顧卒厭於一尉不足以盡其所藴亡何且移疾乞休去嘗語人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百世安能俛首一尉局促效轅下駒吾以付諸兒曹矣旣而有子長公名謙次公名詔並以茂才發解東粵長公歷南戶部尚書郎次公舉進士任行人歷陞大中丞提督南贛軍務名位益顯駸駸未艾也而公且以次公貴得贈如其官云嘅靈川尉時相懸矣顧以公不盡之蘊畢以付之大中丞公俾以施諸靈川者施之天下則靈川一尉不重踰九鼎哉余辱公所舉門下士乃今得奉公於名宦祠中非敢有所私於公蓋爲靈人不忘公德之故因祀公以示勸焉

而深有感於公之食報爲非偶也遂爲之記俾刻諸石以稔後之來尉茲土者

重建懷忠蘇公祠碑　　蘇濬

宋熙寧間余先大夫緘守邕會交人不靖陷欽廉入邕近郊張甚公部署諸卒備不勝衣日以忠義拊循之兩治兵使者推委伍不相援公歎曰封疆之臣有死無貳天之制也吾之命已懸之天矣遂與家人訣諸子曰從死忠子死孝等耳公復顧長子子元曰若家督也其守先人之祧復顧諸子子明子正曰若其與我同穴乎旣子元歸無何賊傅陴上公舉家三十六人俱自燔死邕人感公義無一從賊者神宗聞之嗟悼易名蔭胄恩有

加焉無幾交人復亂忽兵四面集若霆若飈交人驚曰
蘇城隍兵至矣遂立解去邑人立廟以祀賜額懷忠並
特典也後祠就圮因附狄襄惠四公之廟名五公祠云
會邑守林公下車諸文學奏記曰按祀典有功於民則
祀以死勤事則祀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狄襄惠諸公
功臣宜並祀懷忠公以死勤事而且障一方宜專祀林
公然其議遂闢懷忠祠舊址芟之剔之覆之翼之子來
者相屬未三月而祠成郡大夫及諸文學屬余紀其事
余憶先大夫精魄如在莫莫淒淒益血食是邦久矣余
何能言余聞邕故蠻僻不習中國之文教宋始用衣冠
法度理之然未甚雅馴自懷忠公忠誼所激士爭嚮義

迄於今儁者嫺於章木者束於墨道及忠魂義魄且屋
撫膺而悲覆面而涕雖國家烝烝之範哉而忠誼激昂
其所靡者漸矣語曰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勸之死
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夫死生利害之關重之爲
千石輕之爲一髮此其差數然也今世之求利也甚於
求生而怖害也甚於怖死權門利竇蠅集猿攀一失其
意惴惴無人色彼卽老死牖下哉然生理已銷亡矣故
多士生忠義之鄉得無感極而思邪因紀其始末而繫
之以辭辭曰
遊崑崙兮蒼蒼俯靈犀兮湯湯神之來兮彷徨誰憑軾
兮螳螂破我斧兮欽斯聽白雲兮故鄉目欲極兮輿蒸

耳斬聽兮滄溟蘋爲衣兮荔爲裳桂爲楫兮木爲槳與
容與兮翺翔念此生兮靡短長何以報兮皇皇

潯州重修劉侍御先生祠碑銘

當萬曆初主上沖齡楚臣棅政以予奪死生之權倒喝
天下士時則名竊於貢展而郵章於見斗一時逐菁之
夫且波之曰保曰衛安福侍御劉公獨抉其深奸而虐
其隱禍譊譊錚錚幾數千言卒之無不合務者始棅臣
頗豈日久發擘如山親絡弗顧巷議弗聞吉木爾璐郯
公請借尚方以死爭之二公皆吉安人也棅臣恚二公
甚箝掠無完膚而後先戍之邊徼一時同里諸君子與
二公善者俱盡遷謫以去當是時吉之直聲幾震天下

余獨謂劉公之疏治之將病者也望色而知鍼砭而藥
調息其慮先而其治也易鄒公之疏治之已病者也陰
陽交攻附蹊迭用其時亟而其治也難然向使劉公之
言獲信萬一貴曲突徙薪之策尚安有焦頭爛額之禍
邪則劉公尤處其難矣當劉公初入潯博士家爭衛之
公亦喜爲評說先民軌可接軫而呂無停音也居無何
公暴卒二蒼頭繼卒僅餘一弱息旅櫬蕭然郡大夫江
公萬仞捐資爲歛復從諸文學請立祠頟祀以寄思云
余入潯州謁公祠諸文學從余有潸然涕者不覺愁陰
莫莫爲語啾啾余亦爲之愴然悲也嗟夫大丈夫死等
耳或爲雷霆探驪珠焉而死或霜白刃潤野草焉而死

或不勝悁忿抱石沉淵焉而死或蹶蹶井穽招壓焉而死或蕤梧誦經委化焉而死或困焉而死或顧兎躑烏西崦已沉老妻子牖下焉而死或寄𩛆四方餐風枕露醴所之焉而死夫死生人所時有也余於公乎何悲余所悲者公之志耳當權臣奪魄府謨曰恢乾綱挈於上坤軸順於下蠻時鄒爾聯諸君子爲權臣所齮齕者夕臥鐵衣朝辭彤錫早群樵竪暮徵蒲輪而諸君子亦各抒其胸中以自表見或結喇而陳補袞之箴或昌言而搜憑城之慝揭表樹標昭昭然爲的而從之而公獨與權臣同月同日同歸於盡縱造物者固有深意而半生壯志竟託遺編毋亦令忿懣悲歌之士有未能釋然者

邪余又歸之郡守江公云公冡子孟銑從公戍所磊塊有正骨必大其聲今孟銑君萬里間關拜公遺廟臺使者交檄郡邑葺舊祠而新焉潯之多士靡不加額者曁公其不殁哉因爲之銘銘曰

九萬里兮帝閽心搖搖兮閶闔跨豐隆兮弭節聽寒螿兮斷魂望潯山兮盤白石去洞天兮咫尺神之來兮繹繹泝潯川兮珠聯濯玉魄兮嬋娟神之來兮翩翩彼蒼兮悠悠萬古兮一丘芝爲車兮容與龍爲友兮夸猶不言兮桃李盻嚮兮春秋

府江兵憲茅公生祠碑　孫有敬

歸安茅公之視府江也事在嘉靖壬子間云至今上辛

卯余督以蒼梧之役往來府江道中習聞其事迺若干年方飭憲是邦適猺人初勦增兵築城總總閭郡士民相率詣庭垂泣下言曰吾儕不幸而生峕荒之陬也日夜惟草竊勾連無休我村落是懼故惟飭憲使君載旆秉鉞是仰前使君茅公征勦之功至今有赫且陽朔縣祠矣獨可令平樂久稱闕典乎祠宇之費自爲聚辦惟請長樂陳公祠傍官地一區予曰善檄郡歐陽守若陽郡丞若詹別駕及攝縣篆柳司理相地給之民惟子來趨事不數日而祠有次第郡人唐考功氏爲碑備矣乃士民又於不佞有請焉按往事茅公因楊兵憲函牘賀萬壽行奉檄按部詢民間疾苦惟猺獞最爲暓茶毒人不有以掃除之鋭從而殼字之因積鏹犒兵甲蒐羅勇才置之帳下密散金錢遣死士分道各携筆者遍於巢穴夜行晝伏圖其山川道里以藥傳筆紙使匿筆畫於紙中不令可見以避邏夸既出則按圖別聚沙爲山谷形危崖飛棧深林茂箐固在吾目中也會陽朔眷山有笋山巢莫艮三盤據平樂陸路有清木巢藍孟乾藍佛送十八門樑有蒙晚黃出沒劫擄府江又有僭號小明王衛天將恭城有勢江源站面東寨荔浦有滕朧三閼紅花綠水修仁有南隘四鄉永安有高天古帶仙廻賀有樊家三屯里松沙田昭平有上下屯柳山脚北陀兩假諸巢爲患茅公籌畫已定是冬密發于戶陳襄率

土族岑武爲正兵千戶朱承恩統馬步旗軍爲左翼千
戶劉承緒統柳兵爲右翼擊破笋山鬼子馬厮十三村
乘勝攻十八門樓仙家公壙冲清水黃泥以及柳山凡
五百餘村巢又計受岑武生擒小明王衝天將是舉也
軍門不遣一卒不費一金直六閱月而凱還耳他如議
築廣運足難二堡以屯戍兵并榿府江兩岸諸山略倣
唐宋時令夷酋各出竹木香蠟等物互市魚鹽以爲利
又議招東蘭那地丹州其子孫衆而土狹者分戍永安
修仁且耕且戰或於五屯間設一夷州如東蘭等州土
目故事亦古人以夷治夷之法然而茅公以擢二級備
兵大名去矣孫有懿曰茅公之功可俎豆斯土者奚直

一戰哉即其所議築堡互市分戍諸事皆足以弭反側
安黎氓垂勳名於不朽者關諸學憲王公曰方輿賊約
戰也雨不絕乃焚香禱上帝願以所生年易一日晴果
霽而殲賊黨其保障之勤誓師之堅神明可質類如此
夫黎庶之口不易齊五十年之名不易起今乎樂人之
談茅公如出一口江上之祠煥如翼如所謂公論久乃
定也豈小惠私意所能然乎大都民因剿亂而怙然安
因再亂而觸然恩又再因剿後而謀以紀其事亦情乎
一治一亂情之所係者眞也而非飾也故五十年而祠
興焉於是乎爲記其事隸陽朔者陽朔自有碑茲不具
載靖安茅公名坤嘉靖戊戌科進士由精膳郎陞廣西
按察僉事歐陽郡守名東鳳潛江人萬曆壬辰進士楊
郡丞名惟岱閩中人詹別駕名景鳳休寧人柳司理名
時芳蘭谿人俱舉人皆景仰偉績昔觀一時盛舉者例
得并書石中伐石之日落成日也時胄世亮分紀不錄

潯州城隍寢廟碑　龍國祿

王制京國寰宇郡邑咸祠城隍爲金湯鎮其威命靈爽
弼明教而佐人綱彰癉攸司雨暘時若有叩輒荅無徵
不周窮極而根深宇定而光發氣德其容馳化若神神
也毋容睥睨之毋容褻瀆之宜恭敬奉持蓧天倪而
端象關茲吾潯郡之有城隍尚已歲時之享祀休咎之
筮占水旱疾苦之籲求縉紳氓庶之對越俘答谷應盼

蠁如即顧堂皇甫蹟奧窔猶虛豈其闔郡具瞻重茵不
蔵何屏翰之爲也癸丑之秋郡侯劉公蒞政三祀澤渥
物封比乃河伯煽淫公蒿目時艱躋昏墊而胥之袵席
皇皇請命民實何辜而以爲魚也其或闕宮之不飭責
在守土於是庀材鳩工相視基作寢殿費捐官俸役匪
民勞自冬徂春功成告廟徵記於龍子維時蕩析之後
百堵皆興公脈脈咨咨身先拮据轉盼城闉翼翼寢廟
峨峨若另闢一經制若子謂精誠之極有三善焉夫神
維玄維默曷寢曷興彼其乾粹精以鏡人孶福善禍淫
昭昭不爽藝夫褻祝悚惕不敢吽舌莢爽凜於斧鉞渤
穆眞於盤盂呼吸與俱張弛互用非寢而若有寢寢者

安也靜也靜斯慧慧斯感感斯應解在乎詩矣鴻鴈於飛集於中澤此言勞來還定而安宅之也公爲民安神徼神庇民有靜定之義是曰居安氛祲之餘室無完堵公一意寬和與民休息夙興夜寢灑掃庭內維民之瘼是曰生慧斯干之什祝願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於熊羆占叶朱芾斯皇盛矣公奕世鍾興載有令德猶輯神人需後祿新廟貌而長發之神之格斯可以觀感蓋一舉而三善備矣是宜記是宜記公聞余言乃辭新廟致祠曰不佞承乏爾邦唯典制是遵增其式廓懷災潰德區區何有而子侈言若有動於予心敢不勸他山之石公名鳴陽中都靈壁人一時總攝郡縣有功德未易數茲殿落成明奏績之會也

少保張襄惠公祠堂碑　駱日升

少則聞于鄉張襄惠公之倡明學問也蓋與文成王公同時當是時致良知之學滿天下學士大夫破藩闢而驟見本體即以爲解縛雙脫矣而獨襄惠公弗是也始見文成公辯論往復不肯詘其下陽明高第弟子雙江聶公素與公砥礪語公誠豪傑顧無奈舊聞纏擾何也公笑曰吾尊吾所聞足矣蓋當文成之世爲程朱氏左袒者惟公與泰和整菴羅公兩人而已而久之則學者率好言本體而不言工夫纔拈及戒謹恐懼即指爲縛道甚則口慧語綺而不掩於質於是致良知之說又始行而終變而迄今上皇帝採輿議俎豆文成於學宮則其學愈以大明於天下矣乃議者猶然有力行寖衰之懼焉夫聖賢之教人猶醫者療疹隨病立方寧必有定法哉周衰文勝士溺於百家見聞故孔子誘之以約禮戰國之士轉而入於楊墨之偏枯故孟子反之於仁義當宋儒分更分滿之後知行動靜種種岐爲二見微文成則終無合併歸一之日然得其言不得所以言則本儒之說亦遂能誤人矣孰謂襄惠公之學而可少哉公之學起基於收心定志而敦於君父朋友之倫語默進退莫不有法其爲人嚴正簡重不事華飾所爲文亦不務險怪而議論宏壯詞氣渾灝亦非單薄纖巧之技所

可倫也當武皇帝時公仕爲行人諫南巡杖闕下已出即晉督學粵西旋改江西降提舉最後乃總督兩廣歷貴躋九列而不能一日其身於朝廷之上先後遭値柄臣如貴溪分宜皆知公正直而終不相入其功業在楚在粵者如勦猺苗撫安南至今長老猶以爲謳吟然終不能盡公之用之萬一也余巡柳州見一碑記公督學所至輒與人言明誠之學嗟乎明誠之與致良知豈有二乎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心之有知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天故不容僞天下之誠未有誠於此者也是故不明則不可謂知不誠則不可謂良自明之與致良知豈有異哉古之人惟見以爲同則不敢

強異惟見以為異則不敢苟同下手得力之處別自有在則亦不肯俛焉而廻轉於人是以桀力厚而操持固不似今之人依違玩弄於同不同之間假託圓通而漫無結局也公豈其人乎公征柳州猺為馬平除百年之害事定因築柳北郭城駐之江而建樓其上曰鎮粵後人思公即其處祠之迄今且六十餘年而麗牲之碑未有紀者余再經祠下瞻拜低佪不能去因為紀立石刻之並將與海內有志之士尚論公學而期厥嚮往非獨為一方父老思而已也公名岳字維喬官階實行詳見廣西通志中長子宓以恩為慶遠知府祠名宦季子雋中甲子順天鄉試有孫曰迎今為南京吏部文選郎與

余善

重修唐祠部曹公讀書嵒祠堂碑　曹學佺

謹按唐大中間進士第邑人曹君鄴字鄴之自以為魏武帝之後改名若字取葢其為詩多古體四怨三愁五情諸什皆沉渾慷慨有建安七子之風嘗為博士時宰相高璩白敏中相繼物故議謚太常公建言璩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謚法不思妄愛曰剌請謚為剌又責敏中病不堅退且逐諫臣怙威肆行宜謚曰醜持論不阿如此後徙居桂城阜財坊市門西觀察令狐綯以鄴所居改為遷鶯坊然郡志載其讀書堂在縣東寨山嵒國初解學士縉有年深寺廢無僧住惟有石嵒名讀書之句舊傳縣北龍頭山下者其家耳後人亦往往於此創立祠堂以奉之嘗歲久圮不克修治修自今秋以孝廉莫之光始是時適藩伯謝公刻一曹詩鄴之與堯賓所作也謝公與予為姻婭且自少同社而莫君亦予門下士其所以表章公者若合符節而予咸以瓜葛之故有一言以記之公故自謂魏武帝之後予實忝同姓遙遙華胄雖悲曰遠而景行之思其敢忽乎哉

兩解元祠碑　李盤

按祀典能禦大災及以死勤事者皆在妥侑之列以崇報也葢其精爽之感通忠情之蟠鬱或動天子聦聽或貽里閈與思體因情設有必不可磨滅者懷邑所祀神

多不載史乘而高解元之神則甚靈異神諱顯忠讀山人元至正間嘗白日見朝自陳游水書生負志以殁願得一官勑賜南山解元司人間嗣續事是夜懷邑之三宿嶺百花叢發處神遺與霆破山而變宮焉遂於縣治後立祠祀之凡邑中黃冠為民祈後者必以神為盟主則神之功名道德足以血食而不衰矣逮明宣德壬子蘇公諱恣者領鄉薦第一為楚靖州守適寇發逼城擾甲帥其民三百度橋拒戰屢挫賊鋒力盡無援死於七里坡前靖州其死節之鄉懷邑其降生之地靖州既有廟祀懷邑不宜獨無邑人以高公解元蘇公亦解元遂於高解元神座下祀蘇公未之余蒞懷徧覽叢祠於斯

而欽祀典無務雖以祀兩解元實以資兩解元夫先後之時既殊世數不相近也幽明之理亦異名號不相蒙也以壽州公之賢若麟角蝸珠爰爲瑞寶英風義氣足煥豆登乃無祠以安主無楹以肆筵無丹雘以示粲灝無階所以別尊卑無供具以告備物無塗墍以禦飄搖而高之像處退處戒蘇之主卑棲席地不惟蘇公隱存怨恫即高公願此創置無倫雜處無別何以居歆余欲專祠蘇公艱於定基措費復念兩公世數雖不相近應世後先百歲神如旦暮遇之名號雖不相蒙然高公遺形游水結想蕪霄生前未上華筵殁後猶沽桂酥今代傍肖像耀於懷陽罔非高公之開其先而翼其盛乎寧必蘇公爲眞高公爲幻乎幸祠屋有二進祀高公於後前虛數楹若天留以待蘇公者余捐貲鳩工設龕塑像俎豆蘇公於中公共祀而合其祠扁曰兩解元祠彼馭風雲此騎箕尾聰明之性與正直之靈互奮於蒼穹乘於氣運懷之豐稔綏和兩解元所共昇懷之寇攘水旱兩解元所齊祛懷之淑慝貞淫兩解元所徧照而降吉凶禍福同功而上下其位有軒有輊名雖合而實分同功而先後其祠並舉並隆名雖分而實合如必規規然執百禩爲二時泥幽明爲二理則猶迂愚之論已修飭告成謹誌數言於片石以明祀典之宜

粵西文載卷四十

粵西文載卷四十一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碑文寺觀

復大雲寺碑

唐　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門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惟浮屠事神而語人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於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橫衍北嚮之江告於天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鐘鼓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則順之庶乎教令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古塔碑

李知玄

天下湘山祖師聖化主人無量壽佛入寂幾十霜矣奉
遺命以肉身垂化及今浮圖成奉佛出龕入焉聖貌如
生毫光時現真世希有事也佛降神天壽之鄉垂像五
華之地珠投周室鉢出徑山法諱全真別號宗慧先年
雲遊至縣選勝湘山結茅爲院名曰淨土十方神圓六
通智足慈齊萬有道濟百靈不援人天耕爲自給處世
說法利益無邊來者如歸峴道若咫太和之末沙汰僧
尼會昌五年焚毀剎院佛以覺照先事深藏風稜益高
挺然獨立衣冠殊制名號不倫衣曰無量壽衣冠曰真
容法冠髭髮不剃老少不常不念經不禮佛乃曰號真
容法身周主人又嘗謂修行猶落色空見我所以超凡

透色空過真空乃入無量量絕無無量那得非無量主
人大中初佛教重興衆苦旱久邑人乃入覆翁迎佛還
山雨暘時若物和歲豐民安其生俗悉以變蓋居然一
極樂國也製教十二部部十二卷命曰遺教經又其徒
蒐錄湘山百問行世咸通八年二月初八日辰時忽召
衆謂無色天請吾說法既而偈畢趺坐而逝隨卜於山
之中峰筍布臺下建院迎龕上供踰二七夜放白毫相
光十一道光中現十有一佛如見者彌月乾符甲午夏
劉相公瞻從驩州召還過湘源以佛與同郡詣院供香
見紫雲迴翔其上謁緣一篇助修浮圖於是淨土院三
會長徧募諸方就供所地庀材鳩工經營兩載乃竣厥

役官僚信士大集齋供以慶之時則乾符三年歲次景
申二月己酉朔十二日庚申也知玄濫掌衆請據事直
書刊石塔門永播終古

釋迦寺碑　　宋　周刊

桂林西郊多靈山山多嵓穴嶄奇競秀隨處可喜然而
遠水者病枯近水者病迫或躋滁傴僂而後可窺或刓
炬引繩而後敢入其有擺落幽偪跨峙全巧騁步縱目
而一境之美赴焉則龍隱嵓於桂林爲第一圖經所載
其山號彈丸盤據南北數里七峰嶙峋騫空摩天狀如
彈丸布散連絡總會其數宛若天象故土俗又號七星
山龍隱嵓穴旁實彈丸之三而釋迦寺乃在斗杓之一

擁提之次也嵓穴縈環俯瞰江別派是爲建水山色清
潤秀發稟稟逼人洞穴兩達有左右門其中穹然明廣
其地坦夷其頂嵌空嶙峋有龍臥遺迹其旁凝乳四垂
兩壁峭峙穴之陽爲嵓嵓之深處與穴相直石脈連屬
故通號龍隱嵓高可張蓋虛可坐數十人有乳管泉甃
四時涓涓不絕依嵓有敗屋數椽上雨旁風舊榜釋迦
寺出省城東抵茲地纔二里前限建水不可揭厲中
屬敝廬無所託迹苔封草蔓使天地全巧與糞壤同棄
者不知閱幾甲子矣元符二年歲在己卯寶龍圖陳公
帥桂之明年號令風行百廢毛舉暇日命駕林坰搜訪
嵓穴乃得龍隱之勝而弔其荒凉大遊方袍復得前僧

正仲堪住持此山授以基構成畫仲堪奮然趨事鏟鑿寸蓄周寒暑三變而兩閣翬飛萬瓦鱗次中儼佛像依風磴之崚嶒煥雲屋之縹緲甃徑級梯陟衛艱險纜緑舟爲浮橋來者無病涉之難省躋攀之苦每風霾廓清午景歸入歷穴轉嵓造物之鑪錘表裏呈露凭欄虛襟挂眼千里神擔白龍繞其左莊嵓風穴屹其右遠有西峰紛堞之差池近有鸞湍茂林之映帶渴虹下飲砌玉平鋪好鳥珍鱗得意翔泳朝揖萬景還凌太虛遂欲拍洪崖接浮丘乘雲氣陟天表故二閣之告成也公名其最高者爲驂鸞其次爲環翠又名其軒曰靜輕裘緩帶頻履囊錦從賓僚北廚傳雍容談笑攬山水之清輝間

以其所得者賦之篇什意若未足復顧謂從事周刊曰子其爲我記之刊闕命瞿然避席曰惟此嵓穴素號龍隱其爲神靈之窟宅無疑也雲雷風雨之師魑魅魍魎之族伐守呵護其來尚矣今日之興起豈偶然耶昔柳宗元爲裴中丞記訾洲吳武陵爲李賓客記六峒峒旣稱迫隨廢洲亦推盪僅存無足羨者今能隱勝槪與天地始終公之興起是嵓當如羊叔子之登峴山闕望與之俱傳則夫揮洒文字得附名於不朽者豈鄒湛輩比哉刊義所不辭於是乎書

湘山無量壽佛碑　王鞏

百千如來以方便智開廣大慈護念有情甚於赤子雖般涅槃成就佛土不捨衆生而出現於世弗起於座應徧十方如水中月著示無邊如鑑中形去住無礙燈燈相續壽命無窮利益一切在昔然已若全州湘山祖師者姓周名全眞郴縣人也幼負超然之志出家受具足戒年十六參徑山道欽欽覩其骨相不凡印以眞諦應聲響荅妙契佛乘遂留之頓悟頓修不數年道成后遊羅浮還郴繼走衡陽來茲湘山時湘源縣治在山西南五里山嶺幽勝築菴剪茅躬畬自給未嘗秋毫取於人衆有諮請隨其利鈍爲談本際嘗曰我之法要不著諸相謝絕萬有超度色空眞空不二非三乘所擬非象教可傳無量無邊猶如空海四方來者心自化服大會之

際先期召衆誡曰時不我與各當還家一夕鬚髮頓生易緇爲羽冠曰青峰法冠衣曰無量壽衣容貌不常時髦時稚未幾詔汰僧尼廢刹院毀像焚經迄無寧歲師藏深嵓重岫間羣麋鹿鳥獸之迹獨演宗旨開示人天製教十有二部凡數十萬言有衆千萬周匝圍繞瞻禮合掌自通姓名曰我金輪王須彌山王四海龍王五岳四瀆西天雪山之主者仙人神人等衆也敷座儼然莫之敢詰蓋明炳幾先而事出天外者若此大中竺法中興邑之父老子弟入山敦請久之始還就故院雖處寘寂眞常爲娛而分身揚化莫紀其數永州太守韋氏辦齋爲供遣使走迓師令先還翌晨使未反命師已至矣

至則四門關吏互報其入守出導迎合爲一體其神異
大概類是咸通八年丁亥歲二月八日忽語其徒圓鏡
等無色界天壽吾說法今其時矣吾告大衆示以生死
大事流水迅速各明上宰脫離輪廻諄諄告誡語載智
允行狀中垂宣遺偈有曰無量壽身無生死出入娑婆
如夢裏報體成壞性常靈分身普應諸天地學人不會
有相諍其諍者阿誰語止這語便是法身大道見前
非別處千經萬論無量說無量能吐廣長舌迷性永劫
墮沉淪悟者刹那即超越當時生者誰受生今日滅日
誰受滅但求生滅合還開求道求佛心迴絕不從求得
主人歸主人通達則玄機解此玄機是眞實超凡越聖

止如斯偈畢跏趺默然而化相傳法臘百有六十六歲
後八日奉眞身於中峰笋布臺下踰二七頂出白毫相
光十有一道光中現十有一佛士民奔趨旒圖師像朝
夕敬事殆遍湖湘至於今弗衰師嘗自號無量壽主人
以會昌之難諱言僧佛故有別名識者知其彌陀之化
身也乾符元年師同郡劉瞻弭節湘源望其山中有光
炳耀躬往禮謁助緣建浮圖藏焉是爲古塔天福中潭
帥馬希範以湘源實師道場請於朝陞縣爲州徙治院
之東南即師法諱名之曰全聖宋景德初勅院爲景德
寺僧志松又增高古塔二丈有二尺所製敕歷五季兵
燹後存者無幾志松撮拾其餘以天聖初詣闕進呈詔

賜束帛香茗元豐三年夏久雨大水洪發漲至數十丈
城不沒者纔尺許夜有異物頭角猙獰噴吐烟霞鼓浪
薄城州人大恐李守時亮率衆望湘山號呼懇禱須臾
光起峰頭師乘光來翔及合江門錫聲一振烈如雷轟
異物遂去雨止水平李守捐建七級浮圖出眞身供養
尋以去郡不果衆乃募緣卜竪於飛來石下一則師嘗
有言異日吾當還止於茲一則其石古云自羅浮飛空
而來若杭西之鷲嶺飛自天竺師又嘗遊羅浮飛錫止
此實有夙因即不卜亦知爲吉也顧築基甃石久莫能
就適僧智允從潭州來衆廉其篤謹俾主塔事重以郡
人朱浩幼有至行嘗以母疾誓不飲酒不食肉不婚媾

昕夕侍湯藥惟虔已而氣絕浩泣血請於師座荷獲再
生願依塔事當晚復蘇然若醉夢無能了識者半月復
願剪髮執頭陀行歸母乃大愈浩因是不惜餘力以贊
勷智公及元祐七載始告成功爲制宏麗而崇峻二月
朔有八啓故塔時師宴坐如生頂光射人左右驚仆翼
日迎入今塔輒有紫雲縈廻屢見師捄二侍者往來其
上全之一境歲無夭札疫癘之患而祈雨雨應禳火火
滅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則自荆襄以南迄於嶺海無地
不然元符三年又以塔中異花靈卉生其座下如鋪錦
茵州具其事聞奉勅賜號寂照大師一時守令大集人
士爇香祝慶予荷國恩投閒其地得逢嘉會遂隊追隨

智公謂自咸通丁亥至今二百二十五年始有賜號神功之周徧聖化之彰闡不可無記以傳投以如椽一管強予握之予惟天地之功德弗容於聲詩日月之光華無容於繪像祖師之神功聖化雖磐麗水之金鷄崑山之玉莊嚴癖磬予何得而名焉惟是其地與人而有神聖臨焉爲所依庇良非偶然必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而因緣時節則猶如寒暑不可易也湘源之地之人遭和平康樂之時睿明仁聖之主垂白耕織不識兵革罔厚幸矣水旱之患堯湯之盛莫能免者而恃有祖師臨於其上慈育道濟劑減苦惱豈非能植如是不可思議因乃獲如是不可思議果哉獨庾世遠凈海反以見聞

與習玩忽滋長而敬信或弛也則可悲可痛憾不僅在水火天札疫癘已矣定考乾符塔記參訂智充所述行狀錄之於石並系之以銘曰

大慈所見原日[illegible]習定心同太虛容廣大無礙發悲憫行願海不捨於衆生普現剎塵身究竟利羣品弗起師之座應感娑婆界遍頓化無邊有情之導師惟悲一含靈未證般涅槃猶如垂老人得子在襁褓調護忘寢食畏懼勿成就又如注大雨江河海踰岑草木丘垤塵普同一切潤是故無量壽示此湘山尊常轉正法輪直旨寶相印天龍鬼神人悉得未曾有復以過去身示現入生死還作諸福田利益無邊際罔不獲安樂莊嚴妙功德我今稽首禮爲說此因緣惟爾見聞者勿生大我慢世尊甚難值值之當起敬如優曇鉢華曠劫不出世塔廟鈴鐸音竹樹草木音禽魚猿鶴音衆籟大小音種種微妙音演化七菩提以至入聖道廣爲爾等說自聲從證中不自於他得耳根甚清淨乃獲如是聞塵勞悉消除應念獲淨土爾等宿福優際會實希有幻化如芭蕉終不得堅實速起無上信成就慈悲藏舉手一[illegible]俛以復少低頭至心生淨性種植善根本如苗漸增長獲福亦無量我復稽首禮願盡未來際有頃達無閡解脫三途苦咸入不二門志歸大圓覺如處薝蔔林更無異香色又如甘露海點滴皆法味永劫坐道場與佛常住世

華嚴閣碑

鄒浩

桂州興安唐叟元老居邑之近郊郊有僧居曰鑄靈院元老即院構閣以其平日誦持大方廣佛華嚴經藏焉而以華嚴名之夫經之所載備矣毘盧遮那應正等覺轉大法輪普利羣生世主妙嚴等六品則菩提場之所說也佛名號等六品又十等十一品又離世間一品則普光明殿之所說也昇須彌山頂等六品則須彌山頂之所說也昇夜摩天宮等四品則夜摩天宮之所說也昇兜率天宮等三品則兜率天宮之所說也十地一品則他化自在天宮之所說也十一地一品則三禪天宮

之所說也入法界一品則給孤獨園之所說也凡十會惟普光明殿會至於三凡四十品惟十一地一品不傳於世有說如來自證之法者第一會第二會合十二品是也有說舉生同證之法者第三會至第九會合二十七品是也有說證法之人如善財童子見南方善知識五十三人者入法界一品是也佛所自說惟阿僧祇隨好光明功德二品佛只說名惟十定一品餘皆菩薩更相問答佛但放光表之耳未嘗說也自法言之不可說不可說轉猶未足以盡其秋毫之端萬分之一舉要言之不過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六位而已貫之以六相該之以六門主之以十波羅蜜如五行四

時十二月還相為本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如五味六和十二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而經之大旨庶幾其可知乎若言之所不能論議之所不能致不期情相為則非得此而能證亦非捨此而能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元老久參諸方見天下大禪槐以經行應詔現宰官身以已得人以已利利物今又藏經於此而院額實以德雲榜焉則文殊師利今善財所見善知識第一人之名也善財於德雲所得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以表十住之初初發心住一刹那間六位頓入在此時矣其後所見諸善知識皆重說偈言者也與安既當南方入界之首元老又即是院以待無窮之來者使其不必徧歷天宮而盡聞諸佛菩薩之所說不必遠遊南方而盡得善財童子之所證十方刹海普現一毛孔中六趣輪迴悉入大悲光内在在處處皆是道場世世生生常居法界則登斯閣也覩其名而問其故雖全無信心之人且為元老願力所感自回心而生信矣況信受奉行如佛付囑者乎經言有大經卷與三千大千世界其量正等而全住在一微塵中一切微塵悉亦如是時有見其事者即以方便破一一微塵出一一大經卷一切衆生咸得饒益然則元老建閣於此非特以藏吾經卷而已又以出大經卷於微塵中將不可以量數而扨論也其覺人利物尚奚所容聲

舍利碑

陳從古

從古嘗讀無[illegible]人[illegible]見妝當感甚衆恨不一瞻頂相乾道[illegible]仲冬以歲[illegible]郡令清湘道造妙明塔作禮竟獲舍利十其色不一光燦奪目時四衆驚歎稱昔未有長老[illegible]公[illegible]記其事[illegible]曰人具一性性具一理[illegible]無[illegible]佛衆生之別今舍利之獲不自外來本吾性分中物無量[illegible]人以為拈出未免生而是露更使作記大類頭上安頭如[illegible]之來者俾知無量壽主人宴坐道場初無去來不當專一處顯論

都運直閣大居士斧節來清湘首造妙明塔盥手焚香敬瞻[illegible]壽主人已獲五色舍利十光彩燦然

苟非大居士誠心安能得之道翌與一衆合掌加額歡喜踴躍得未曾有請揮筆以紀其實謹鑱諸石爲山中一段殊勝因緣俾來觀者知大居士與祖佛同體而無間焉時乾道壬辰季冬十有四日此菴道翌謹書

南山寺御書碑　元　仆屈少英

嘗覽漢紀明帝夢金人身長丈六至殿庭遣王遵等往西域迎佛畫像至中國刱置白馬寺此寺僧之始也由是寺舍布天下建塔像設需土木之工資人之力及考貴州南山寺二十四峰中最洞穹窿高五六丈餘寬一百丈餘大小石佛三尊迦葉石鍾一座釋迦文佛有殿

觀音菩薩有閣山顛之上有仙翁煉丹遺迹在寺天造地設與世界建寺土木之工不同宋仁宗賜額景祐禪寺至治元年八月皇上潛邸至南道經南山駐蹕望覽至治三年冬十一月還京都復幸是山觀閣洞中親灑宸翰南山寺三字與留為之扁實漢昭回奎璧分耀山川草木咸被光輝天曆元年九月龍飛御極詔赦天下四方歡忻本州判官臣剛大昕欣逢嘉會仰瞻御書飾金扁刻於禾盧歲久字泯謹摹寫刻於琬琰與同知知州事忽都海牙達魯花赤兼勸農事忻都捐俸立碑以垂不朽有司送子來官太不花恪烈失皇吉經臨捐鈔勞匠承郡侯命仆作記自愧庸卑淺學安能黼黻盛事

謹按聖經南山篇有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南山有臺篇又曰南山有臺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以此為記承郡侯秉臣子忠節如南山不移也上祝聖壽萬年與南山同久長也此碑萬世不朽國祚永昌萬世不朽南山寺亦萬世之光榮也吁鐫堅珉揭示宸畫炳如日星震耀前古昭垂後代豈不偉歟天曆二年己巳歲四月先橫津學正臣仆屈少英誠懽誠忭拜手頓首志

重修大雄寺碑　楊宗瑞

靈川縣隸靜江其阿嚥岩曰大雄益一邑祝釐之所也初邑僧惠堅全氏子也偕全志超邑人黄子淵創建羅善寺岩宦以開規置冠一道宋嘉定年間始更今名歲

月綏久日就摧毀元統甲戌住持僧法榮化緣修理邑令笪從善實主之於是遐邇施心寔起過客恭城劉履泰柳州路知事管琦擴越歐陽進玉俱樂施以成其事經略使李曾伯以其祖父太宰李文和公邦彥言事件旨謫死桂林遷葬靈川建太宰祠堂於寺度僧以奉香火買田禾充常住曾伯去任屬經幹管安昌父子維持之中更兵革淪以淪沒安昌孫撈貿官廣爲聚貿之文歸都元帥萬奴布金以相修造寶閣輪藏故太宰祠及常住土田俱得不廢至元丙子三月望法榮以笪君書來山寺其事嗚呼今之僧雖別其教能新其宇勒文字以為永久計者法榮者益絕無而僅有也又素知笪君

稔其善政靈川去天萬里以其爲政之暇新廟𢈔之所其教民尊君親上之心爲何如也故書以爲來者勸

重修紫極宮碑　吳璋

桂林郡之紫極宮自唐迄今至元初寺觀悉燬而是宮獨存第棟宇圮壞殆莫可支歲庚辰住持黃道常乃捐貲命工修三門建正殿創玉虛閣與夫齋堂寢室興百廢而一新之既而屬宮事甲乙相承其徒陳希善能以道常之心爲心大德甲辰鼎建祖殿置內藏皇慶壬子建三元殿飛擔重屋朱簷碧瓦𡹬帶輝映觀者莫不稱賛二羽士相繼仙游風霞雨凌墮者日毀住持陳君禮每念二君之勤大懼弗任乃具疏請於郡人善甫文君

元統癸酉建三門繪龍虎二君像至正辛巳復資衆力重建玉虛閣二羽士之業得以不墜皆居禮力也是年余承乏領宮居禮以狀來請余嘉其三世相承繼述一致皆能振玄風而贊治化是宜有以紀載而垂美與於無窮也於是乎書

風洞山大士像碑　元光祖

桂林之北面因山爲城層崖懸壁最爲險阨居山之半曰風洞洞戶北出下臨大野羣峰列峙一江前陳眞偉觀也士大夫嘗登覽焉至正九年秋七月憲使達理麻元善憲副朶朶仁卿憲僉阿魯圖希曾韓帖木兒不花仁迪經歷王欽敬道知事彰閭顯文照磨梁柏延仲達因治事之暇登茲以游見大石室空明迥出塵表宜爲聖者居乃議捐俸命工下斧層臺上構飛宇像禪定觀世音菩薩於其中謹按佛書菩薩有大願力能以無畏施於衆生凡有二災八難之苦稱名瞻禮即得解脫顧茲嶺南困於兵寇生靈塗炭所不忍言定亂底寧罔有民法拯災䘏患尚賴神休則是像之設所以嘉惠斯民之意深矣照磨梁君妙達佛理躬董是役勤力爲多宜并記之以著厥始

五嶽觀碑　明　劉鎬

內南藩嶺之重惟廣右爲要衝廣右宮觀之美惟五嶽爲第一有城市山林之勝而無仙凡喧寂之異屹然爲

祝聖道場之都會而列郡刷乡敬者咸於是取則焉故其殿堂門廡之制巍然而高大炳然而輪奐隱然壯觀於一方而足以領袖乎玄仙也雖其門衢通衢車馬絡繹而地位清高道脈深厚巍巍然有蓬萊方壺之氣象爲前迎馬鞍之[illegible]林江之清流左控七星之高巖右挹西山之爽氣清嵐暖翠常對乎軒窗綠竹緋桃輝映乎亭檻過者竦然起敬遊者終日忘倦信乎爲八桂仙境之最而玄門綱紀賴是以振起也然攷其本末則自佛老李公開基於唐爲天慶觀宋乾德三年乙丑住持李瀞翁改爲玄妙至乾道七年辛卯而觀宇復興改爲五嶽觀至住持李仁山爲道錄而殿始建大明麗

天仙道重新洪武乙卯遷於城南覞頭報恩之基址而觀宇益廣道衆益盛於是住持秋雲文公鋭志重修方營構值聖朝創立道紀司秋雲起而赴選遂授本司都紀而修理之志益鋭既而高弟李清泰嗣膺是職亦拳拳以爲重事奈相繼仙逝而道紀曠厥官丙子秋廣西參議班公下選於衆舉高道清虛以繼都紀之任清虛感前人有志未就而逝於是勞心焦思與其師李清純等竭力募緣鳩工修葺殿柱之朽者易而新之拜亭之隘者擴而廣之於是仙門高聳殿宇翬飛金壁輝煌照耀城郭且法像莊嚴尤極端麗而觀之扁額又得掌書王志海以相成之仰而觀之規模宏敞矣清虛因求予

文以紀歲月予謂道教之興本於清淨虛無自然之妙因非可以形體而彷彿也然自老子著道德經於虛無堂而亳州有太清宮則宮觀之名因已啓於此矣歷代以來其教漸廣而觀宇之尊嚴紀綱之修毋未有盛於今日也此觀自唐肇基以來歷今七百七十餘年矣而興修改造愈奇難由嗣教住持代有開人施財命工世多善士而在嶽神宗亦或有以相與若其繼志述事以成前人修造之志者則清虛之功當不在開創者之下後之人能以清虛之心爲心常嗣而葺之則豈惟是觀之幸邪抑亦可爲雄藩大雄之壯麗而起遠近人心之瞻仰也此予所以著其事之始末而列載施財者之姓名於碑陰俾來者有考焉弘治間重修包裕有記不錄

澄心寺碑

吳惠

正統丙寅予知郡之明年至陽朔公暇訪邑人曹鄴讀書處乃今歷爲廢寺嘗作吏部書院以新復之又明年丁卯至永福訪邑人王世則故居乃今學宮是也又嘗作狀元坊以旌之私切慨夫名賢達士世不多得而荒隳遐邑挺生二公文章事業炳燿史冊借乎吏是土者不以爲意故名教弗之重也既而永福縣尹蔡榮典史王仕忠邑人秦秀源因狀元坊之成就其所居鳳巢山有澄心寺故址乃復其寺以彰其餘於是各捐己俸以倡士民鳩工庀材命驛丞陳理董其事閱四月而告成

縣尹謀諸寮佐謂不可無文以紀敎諭陳道特具寺之所由請予文紀之按郡志鳳巢山即永福之華蓋蓋自隋大業雙鳳來巢是山之巔宋建隆間鳳再至事聞於朝遣使訪於巢因鑿石得美玉由是世則以文魁天下士僉謂山降神鳳而人鍾之遂改華蓋曰鳳巢山山有玉池四時泉源不竭邑之浮屠氏乃構寺於玉池之傍以表其山之勝建於宋火於元再搆而復毀及今百餘年無能興者而斯邑之士若泯然不知是山之靈與世則之傑今寺搆而山增勝山名而人文昭宣抑豈無補於治教也邪嗚呼自鳳兩至永福而澄心寺亦兩建矣寥寥百年復三建於茲九苞五采殆將三至於斯乎

予於其請非徒與其成功尤有望於鳳鳥之至也

重建寶相寺碑　陳昌言

佛者覺也夫中天紫金之像白毫之光本西方眞人也自世尊於泥蓮河側說大般涅槃經以正法眼藏相傳於西域漢明帝間教入中夏三十二祖弘忍大師寓迹黃梅以衣鉢傳於頭陀惠能示寂東山晉與曹溪故茲嶺表要荒莫不建立有招提焉西粤欝林郡治有寺數座扁曰寶相卓錫築室創造不知其幾久矣茲歷洊裝象教不知其幾易矣余茂月變換祝髮非人廊廟摧頹丹青落色弘治已未有優婆塞梁正信者受五戒而依六度悟此心而修與衛畚潑於衷慨然述作遂用擅越

之餘貲罄宿昔之儲積求集工師爰興畚築仍往時之舊基增今日之氣象其棟柱則以盤錯之鐵力其礎磧則以砥礪之硼礦山倚濼伏焉瓊焉翬飛鳥革翼然神像一新金碧交映與西粤之奇觀也予一日因講課功餘往斯遊訪正信舒徐揖於廊下而告曰小僧披剃從教於今有年肯構方丈之室擬到上方之遊歷工落成煩君爲記予竊思之以爲佛法虛無與儒道實殊科然青蓮妙相亦古今所共尚弗獲固辭趨拈我秃筆抽其端緒錄其成績道其所以然用垂永遠且頌之曰

梵宮瞿曇神道玄妙八萬四千覺路遠照傳燈得人東家開矣雨花繽紛異香繚繞寶相稱擇是何年少正信出家秉心堅確肯構肯堂巍峩廟貌輪奐新明香積施報西歸黎元多賴破迷默悟此心與衛典奐勃息決成建旛遠告竿頭進步十方得道予頌斯言允宜實蹈

安仁寺碑　包裕

按觀音閣圖誌罔載莫詳所自世傳五代時湖南楚王馬殷東北築壘緣壇南構馬王閣東建觀音堂即今之閣理或然也閣瀕於津每遇春潦是涝歲久埋圮修築不常正統丁卯靖江王府正令工開拓地址甃石爲陞乙建安仁寺重修是堂更名曰閣迄今六十年矣正德丁卯本奉正潘年修葺甫完越歲戊辰火又越歲己

巳今天命復建造潘君奉行惟謹乃鳩工庀材而鼎新之高深廣狹俱仍舊址像貌雕繪視前有加黝堊相映金碧交輝誠城東偉觀也經始於是年九月落成於翌年十月過而予言將勒諸麗牲之石予聞宋韓魏公有云窮通禍福固有定分枉道求福徒喪所守予以孤忠自信未嘗貪緣憑藉所恃者公道神明而已矣所謂公道神明者即此心之天地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莫不各盡其當然之道則天陰佑厥衷其恩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輔相保合於冥冥之中自然災祲不生壽祉綿永隱然若神明在上之可恃者豈媚一家假是而非者致然歟

詩云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斯閣實祝延聖壽之所四方賓使不時經憩不重修建日就荒蕪將何以壯觀藩省而聳士庶之觀聽乎昔王荆公為思禮記龍興講院蘇文忠公為敬行記大悲閣顧予何人敢辭不敏

龍州修復觀音堂碑

湛若水

龍州觀音堂有三尊佛獨稱觀音崇俗信也復舊也佛者之道必稱心性而又有神通禍福之說以聳乎世俗故其法傳之不衰與儒道並列為三教雖遐荒異俗莫不尊奉之聖人之教反有所不及之地觀音為佛者也而世之禱禍福者覗佛尤甚為堂傳在州治之西前守趙君源始易為廣福寺源死至姪相繼位守土州之目民請復為觀音堂從之遂捐財鳩衆易其木石瓦磚之朽壞者而觀音堂復舊正德癸酉二月適予奉使安南還過龍州其守相以目民之意來請予記之予聞夫觀音始修行於海崖孤絕其道以不殺生生大慈悲得稱菩薩非謂能妄加禍福於人也昔者蚩尤作五虐之刑民罔中於信以覆詛盟鬼道迺興皇帝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而禍福之說熄是故人道微而鬼道顯矣今太守崇信觀音苟得其大慈悲矣乎則好生之心興矣苟得其不殺矣乎則謹刑之念興矣勿令民徼福於觀音而不獲願於守也勿令民不免禍於其守而往禱

於神天也予非知太守見太守服用貶損而言語寡默必將能聽吾言乎其將能自福善禍淫而制民於中乎其將能歆協神人敬而遠之乎因以告之而并書為記

重修寧壽寺碑

徐淮

桂林城東南隅有古刹一區曰寧壽考之省誌舊名開元宋改今名元順帝嘗書賜圓覺二大字或又云五代時馬王殷所建嗣後興廢靡常莫之考遂其所從來遠矣規模宏敞殿宇靚深雖為浮屠氏供筵之所自入國朝每歲凡遇令節自鎮巡藩臬而下大小臣工嵩呼祝慶演習禮儀實惟其地非他叢林道場可比焉者正德辛未鎮守太監陳公彬嘗一修理之又十年為正德辛巳傾圮日甚適有與吳適戎靖江國母遣使所禱因聞其悉乃告於國十出內帑白金若干命內官文居質總理而修復之凡官不命恒課刑敢怠忽程工市材陶瓦埤埴剞者集之備者止之飭者築之攜垣四立金碧交輝殿宇廊廡嶙然煥然視昔改觀始事於正德十六年七月七日落成於嘉靖二年閏四月二日是舉也財不費於衆力不勞於民俟然就緒屬予記之予惟浮屠氏之教自漢明帝迎入中國至於今弗之變蓋其輪迴果報之說足以懼夫下愚而明心見性之論亦上智所易惑固不得為之諱矣獨即其地為告天祝壽之場在北都有慶壽在南都有報恩在外之藩亦莫不各有其所此

我國家定制也今是寺之修煒然壯麗副是而往凡有事於慶祝嗚者如鴻臚奏者如仙樂鵷班鷺立可以俾臣子拜舞之恍覩者聽者可以知君臣冠履之分而發興起焉不亦盛哉故不辭而爲之記俾勒諸貞珉昭示永久

佛塔寺碑　　呂調陽

佛塔寺舊址在桂林城西馬埠岡之麓其地隸靈川縣而寔邇郡城其寺建自紹興間入我皇明改爲西郊之一勝刹寺下溝畛錯比鱗鱗相接桂城士夫多爲別業其間嘉靖甲辰獞賊猖獗寺燔爲燼縉紳冠蓋至者無所棲息慨焉興思於是太守梧岡毛公憲副堯山何公黃永欲修復之乃請諸大夫士共相捐助村氓之殖有力者翕之以舊寺當賊衝路改卜鳳凰嶺去馬埠岡僅里許崎阻深靜拱岡巒之勝冀以妥神而尤可避患命僧演贊董其役以某年月日落成徵記於予予惟古之高僧十念成而得佛惠或舍身不壞或歿有舍利則爲之建塔以奉之茲寺既不詳其所肇建而沿名以浮屠安知不有舍利存焉久而崇奉匪人雖亦現無所識耶演贊戒行賢特將事有恪以克底成績固可尚矣況茲守之建士大夫所嘉樂則夫游觀之盛藩什之繁副是珠連星麗以垂不朽其光焰又不啻如舍利皆可記也遂不辭爲之書

荔浦重建文昌廟碑　　張憲

誠曰善之勝不善久矣然有時不勝而反爲所困者如顏夭原貧而不疑天之禍善跖壽盜富而不疑天之淫惡曰是不然貧富壽夭之不一者遇而未始不一者理也揚子曰修其善者爲善人修其惡者爲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爲有徵耳夫善者百行之本也人之良心也與生俱生毀之不能消背之不能遠雖甚無道之人是心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既起有以養之則爲君子無以養之則爲小人牧豎者不喪良心之不生而養良心之不繼或又曰當純然不足以言善雖然亦良心之一機也遡其所自憲亦有二足徵焉祖子上爲元閒涼官年六十而志嗣有德行實創文昌宮六十三而生曾祖均陶陶生以溫以恭以政政爲憲所自出之祖亦六十而無子重建是宮亦六十三而生父珍叔建父生喬泉憲憲任安遠縣知縣嘉靖戊申九歲得講岫田年六十尚無子己酉秋重建是宮壬子夏五月而生符亦六十三而生子也噫以宮則三建矣以齒則皆六十矣以得子則皆六十三矣先後二百六十餘年相繼若合符節一念之微發生枯槁果不善勝善乎果行義而得此數乎抑營繕而有此數乎是未可知也無者可使有有者可使昌固知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貧富壽夭信乎遇也宮之址在雉堞巳日乾顯晉兩建此日乾山巽向今更以

子午徵以文星照學宮而開厥運此微意也辛亥冬廟成乃安神棲於此然憲又有取焉秀竹佳木列植交陰可以埽署鮮而納晚涼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荊棘也高簷疎牖大光雲影可以啓遠嚮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凡此蓋一二之略也若乃高升於臺以望江山之勝槪遠覽於水以目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者各自得之此碑之不能載憲亦不能言也

重修崇福宮碑　林春茂

聖王經制區宇敷政章教先以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非率天下以爲固鼓舞民心而使之不倦也蓋自生民水旱之災疫癘天札之因呼籲禱請明信專一感格冥冥而精爽飛揚肸蠁昭答若觸於目而接於人災害由以熄困者由以安遂所欲而違所惡一齊明之致然也人固以神之陰相扶佑生我全我而崇事之禮從之以重以故雕其儀像隆其位號敝以庭堂峻以門垣猶患其無以妥之也刲羊烹鮮爲之享獻代鼓擊鐘爲之和樂史巫紛若爲之婆娑迎送歡欣奔走相率而一歸於神嗚呼凡民之心視刑政且茫如臨以神之禍福竦然色變故聖王因之以著其教昭事之節報賽之誠俾之鼓舞而不即於慆淫蓋其始之有事於神呼籲禱請因其一念之迫切及遂所欲違所惡服於神道之教莫不惕

心肅志趨正袪邪則雖形容土木亦聰明正直而一其所憑依警懼人心輔翊政教聖王尤不廢之與懷之有崇福宮舊矣蓋祀玄武玄武北宮七宿太一之精也虛危以前其形蛇室壁其形龜居坎位曰玄有鱗介曰武成祖文皇帝崇祀太和山謂非玄武不足以當此形勝故楚人神之而懷都於楚祀之尤謹宮在梁村不知所自始弘治初郡判李廷寵重記之迄今百有餘年棁折桷傾屋宇頹圮牆垣崩壞風雨不蔽少尹梁君允璋與紹元等謀以新之率錢會材鳩工興役衆樂於供而無靳也余亦捐貲以助其費起於辛巳二月初五迄今於壬午之春堂寢聿新門屏有等言言噲噲翼翼將將而宮成矣里之人讙忻踴躍趨走瞻謁慶神之有所依也相與謀記其事因少尹梁君允琪率里子弟員梁邦佐等以請余惟國之極治也其神不靈何者政之一民者和而教之浹民者深也利與也不必祈害除也不必禳呼籲請禱俱無所事縱有神靈將安用之聖王不以世之極治而廢其教亦示以不可測勿使之有邪也余治懷邑三載於茲矣一念之勤瘁禱白敢質鬼神但雨暘失若不能調年穀不登不能適妖氛不靜不能埽疾札作不能禳寇竊發不能禁民違所惡從所欲孜孜然長善救惡尤假於神之靈其裨于之政教爲多也斯宮也禮所云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不但

遂民所欲惡聖王設教之意其在茲耳謳誦諮諏云乎哉茲因梁君之請表神之靈於人而人之所以靈乎神俟後之執政者稽焉

容縣新建文昌閣碑　蘇濬

余入容州愛其山水清峭喜與多士談説先民而多士亦曬就余鏗鍧鏜鎝霏霏不絕聲也已而散步堂廡園圻宮牆眡廟以西城闕雄亘峨峨翼翼而東頗弗稱因徼司邑者治東偏較崇聚廣緣城爲臺與西競爽將竣工而多士登賢書者溢襲時因命之曰文昌閣云按天官書斗爲帝車運於中央魁戴六星一曰文昌二曰上將三曰次將而司命司中司祿以次紀焉時經而緯度則不愆時明而𣅳幾則不忒要其精祲相盪而呼吸互移不啻冬之陽夏之陰方諸之火而空谷之譆也容自元鼎間始入中夏時則蚩尤並起儒教故絀爲國初傳檄西夸咸以次受署裔土爰莫庶得耀於光明而深欝巨壑中鯨奔易發狐竄難消天順成弘以降無日而不尋斧者時則蓐收司柄武曲爲章蓋熿熿乎烈哉今上神武不殺鳳鳴於岡麟遊於藪而虎豺很𢈰之族亦率舞於笙鏞干羽之下斯時也太昊司權三能齊色文昌之曜於茲獨隆矣余聞昔以徵事地以阜時而人搏揔其間故文者三極之貴也昔尼父讀易至於賁而獨喟然豈徒以文哉蓋觀韋編諸傳舍車而徒不以爲迂賁

皤白馬不以爲尤喜溢於戔戔而志信於白賁其所謂文者固有在已蓋容山所稱都嶠爲三十六洞天余嘗躡屐而遊下上白雲間近者如轂遠者如黛木之如鱗如波如結如繡者石之爲星爲璧如劒如組者毛羽之如點雪如連錢者奇章錯出未嘗不忻忻焉羨其文及對博士家斤斤繩尺不能爲色澤態脂韋語而鄉落父老布褐蓬戶羞入城市甚則繭懸踵不能數馬足則尤嘉其有夏之忠而匪徒文也夫不文之文磬乎大矣其昌庸可旣邪因援筆書之以示二三子

懷集文昌閣碑　謝君惠

閣之國家昌熾者進也人文與赫者機也其陰騭與天其篤植與地其斡旋與人運若機關則靈傑自隱運若機轄則奇葩忽開丁巳歲余承乏入懷睇全邑山川縈如帶環如屛卓如筆聳如游龍驟如天馬行空種種美秀固知五嶺七澤間自饒殊觀乃人文脉中都邑會不無少遜心竊疑之諸生間從講課之餘謂東郭之外屬一邑咽喉河流倒瀉更需鎖鑰以搆閣請適若馮夸餘烈米珠炊玉復以旱魃爲災蕭條滿目百爾撫字寢處務程且當積弛相仍城池之淩夷未固邑治之旁落未振庫獄之圮頓未葺分司且棟撓矣孤民且露處矣郵舍且荒址矣學宮之禁路車馬且闖突矣又兩奉上檄督造運艘日拮据於土木軋杳於工作蓋廢政不修守

土之咎故酌其緩急而次第規畫之損鏹助費漸有成積臺閣之役尚置未遑焉比己未夏水瀉沙淺獲巨木於河諸生以告余曰先是漁人夢神與語棟梁之任沉晦百餘年欲出以爲大用無何漁人於沙洲而得是材且訝且疑閱數月復夢語漁人曰久隱今見機邪運邪尚其棄之邪衆甚異之諸生復爲力請乃詳允當道卜吉而鳩工相土而度材猶進董事者戒之以災祲甫離瘡痍漸起不欲有是役重疲吾民也凡取埴於陶鑿石於山採木於林一如闤闠之値築者運者斵者皆優給以稍食故畚築斧斤之勞經始勿亟累年之營不日而落成公帑不費一銖軍民不役一力其捐金捨粟則皆

余之節費與衆心之樂輸者夫漁人之夢神已先告則天之隲也中洲之材檝已久隱則地之植也民大和會子來趨事則人之斡旋也時至事起運與機會余不佞值因天因地因人而順成之敢言勞哉惟是諸生乘霧祕之方開爰圖大舉符文明以翼國運與中原人士鶱翔鵠翥並軌而馳聲則茲閣之建若增其靈余且藉槃施不朽矣閣創於己未年八月十一日竣事於天啓元年三月二十五日諸生輩請不辭染翰而紀之

粵西文載卷四十一

粵西文載卷四十二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碑文　題名

陽朔縣廳壁題名

唐　吳武陵

桑山發海嶠頓伏騰走數千里而北又發衡巫千餘里而南咸會於陽朔朔經四百里撅崖絕巘森聳駢植類三峰九疑析城天柱者凡數百里如樓通天如闕凌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而怒如馬而騰如陣將合如戰將散難乎其狀也而又灕江荔水羅織其下蛇龜猿鶴焯燿萬怪縣界山間其土壤方百里其勢險其形壁千人守之十萬不能攻東制邕容交廣之衝南扼賓繇巖象

之險一日有盜則吾搤其吭而制其變皆由善命理者常遷於地縣治西七步有石渠其深十仞仞之下有洞洞有水水深百尺上有亭可以宴樂遊處肆在亭西廛在肆西士宦胥吏黎民商賈夾川而宅基置山足山多大木可以堂可以室其花四時紅紫望之森然猶珊瑚瓊玖予又不知夫崑崙崆峒其名安取而勝茲籍戸五千其稅緡錢千萬於桂爲大俗獷人狡尤難於正寶曆元年正大夫有事罷渤海李湜以能賢補其闕期時而俗咸變斯又以見吾宰之官人也明年春予使番禺湜因謁於亭予視其吏肅然視其亭儼然無詾譁之異惟城無隍予勉之鑿曰諾惟門無臺予勉之修曰諾惟廨

字之傾圮予勉之葺曰若其應響然如韓闕是其材不啻爲是縣邑矣思薦天下士以補其大小之任可爲滕薛舍是何稱遂書其垣曰陽朔攝令廳壁記以旌湜勤縣在吳爲始安在隋而易之更二百年以前名氏予不得聞彼奇偉倜儻之難有若人也如此故記後之從政者可不倣哉

全州廳壁題名

宋　沈現

昔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知出守之命親人而任重由來尚矣全州按圖記卽漢之零陵郡也士風化於中區郡境亘於南粵幾彊且遠人民寔繁善政相望朝賢繼軌淑聲茂實可得而聞天禧三年間前太守鄧公嘗掾遺懿德自皇朝以來典是郡者刊石題名凡二十八人於以紀朝命而志前烈也雖治迹著聞官稱爵序而載記縣久書傳訛鈌剏後來繼政闕如不書者垂三十年今知郡崇儀郭侯假息作藩中和樂職追往躅之寖遠慮遺風之將泯以爲丁熙盛之辰膺司牧之任專卓建隼抗節剖符而名氏未題何以示後乃復詳錄前修稽合舊記續而次之總三十二人領詔之歲蒞命官之爵秩鼎新刻石龕於廳壁庶乎昭示來葉也慶曆八年十月初六日誌

全州廳壁後題名

陸濟

宋有天下懲以隋唐五代之失削藩鎭重權四方守長

遴用鉅人全德慈惠之施比肩而出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懽聲和氣蒸爲太平雖吾君相相與經綸之所致抑亦良二千石協贊分治之效也湖之南七州皆隸於潭惟全郡鄙於蠻獠而復當交廣之衝兵師所宿常倍於他凡擇所守非有威武恩信可畏愛者不在是選熙寧中供備庫使楊侯來蒞是州侯之爲政寬而不弛嚴而不擾動以法律自持未嘗措意於繩墨之外興利除害翕然民化全自晉天福閒始割湘源而爲郡由國初以迄於今當其任者率皆聞人遺風餘愛班班可述守廳舊有記悉著前人名氏更易者衆紀志已盡不可復書楊侯欲其無傳乃命龕石置之壁以繼之且以待夫後之賢者復俾濟題其始立之歲月熙寧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記

全州通判廳壁題名

陳純夫

秦設御史監郡以天子耳目之官居焉其權失之太重漢罷別駕參記由刺史薦僻後起其任失之太輕制輕重之中決之不抗乎上而猶有所屬不傷乎下而兼有所總於今侯邦副貳之職爲適其宜矣夫天下萬里惟通都大府事詳物衆首貳僉聞出達官顯仕授以政柄於以領麾寄然猶諉擇與佐況偏城支郡者乎全建州治肇於五代皇朝統一區夏緣而弗革越視旁郡土地非加廣也人民非加衆也然築城濬池而樓櫓相

望節將練兵而金鼓肅振安平無事重湖之外倚之以先聲遠迫有警五嶺之南恃之爲勁援其用尤切故其勢彌重惟得揚歷仕路更涉世故之久者以亞藩屏之任適足厭服輿望初用僉幕簪畫勢非所宜熙寧三年潛毫抗章上聞始更置通倅迄今十有八載繼治者秩秩可考公以元豐七年夏來貳邦治莊重和敏雍容指顧之間事務協濟今天子嗣位之明年公顧謂純夫曰事之改作必有所始今之無文後將安考書此以紀之與夫吏代者之姓氏以示方來非徒志歲月而已也公之意誠善矣若曰探其本則治以輿略其端則事以廢名出於實惟其稱之爲貴也純大於是繼爲之說曰無成無虧百世以固存者謂之道道散而爲物物之靈者爲人人之靈者乃發聯乎縉紳之列然形體如神道之致和也軒冕在身道之尙崇也儻來適去孰得而固有之歟所可與道俱傳而不息者惟名而已然則其可以不書乎

靜江府廳壁題名

張栻

自秦戍五嶺漢開南粵踰嶺以南次第入中國爲郡縣桂州本屬零陵郡梁天監中始建州名已而更易離合不常唐末升爲靜江軍節度然是時嶺南已分爲東西兩道而西道所領實在邕管桂獨得察州十餘宋有天下四方萬里罔不臣規模法制加詳於前代景佑二年詔桂州兼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後十七年又詔兼經略安撫於是始得顓制一路地望隆重其後復建大都督府之號而紹興初遂以靜江易其州選帥滋不輕合一路所領郡二十有五其外則羈縻之州七十有二又其外則諸小蕃羅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屬環之又其外則交阯大理等國屬焉其地南入於海去帥所治水陸幾四千餘里其所控御亦可謂雄且劇矣然其土素瘠多荒茅篁竹風氣異於北民之生理甚艱是以賦入寡少郡縣亦例以迫束而又並邊非止一面蠻夷之性不常赤子龍蛇交致其恩威乃克無事故其任責常重夫以選之不輕地之雄劇而任責之常重居其官者不亦旣難矣哉蓋非特近者之察將遠者之無不燭焉非特目前之安將長久之計其爲焉而後可也然常人之情往往忽於小而略於大銳於始而怠於終睹其著而不原於微望於人者常深而約於己者常不盡則其所以網紀維持於數千里之間者烏得不曠廢事哉詩不云乎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先王之所以謹乎侯度者也日朝廷之使使某斯帥事且將兩歲伏自念何所稱塞而猶得待罪於此夙夜是懼暇日視廳壁舊有刻悉書前任人名氏試考一二則頗差誤脫略適俾僚吏諸葛斯與獄與郡之士加定訂焉蓋自開寶三年王師平嶺南以樂滋能爲守至於今凡二百有七載合七

十有六人書之於石而重刻之夫考前政之名氏以詔其吏民亦後人之責也若其人之賢不肖指而問焉固不可得而掩亦足爲方來者之儆也因併書置州建牧之大略且述其所當任者而以自勵焉在嘉祐中轉運使李師中常攝帥事攝事本不當書以其政之美而人之思之也特附著其間又以見善善不忘之意云

全州登科題名碑　黃學行

登科之有題名所以表先達勵後進也清湘自置郡以來且三百稔而登科之士無以記之亦可謂缺典矣余始延見諸生首詢其故則類以絕無僅有爲對吁亦既有之則不可謂之無也不可謂無則又焉得以無記也

苟無以記則往者無以稽來者無以著不爲居今者之羞抑亦考古者之憂因語之曰自此有登名者余當爲特書之時嘉定庚午夏五月也既而果有擢辛未之第者諸生舉前說爲請余曰此固余之願也而又有遂其續書之宜也然而前此未有記而記實宜於今則參訂又不可不審也考之郡志唐公岡言而下劉公奕而上八人而已而詢之故老則有所謂許公待問翟公偁王公照者是又志之失其所傳也夫以昔之所傳參今之所聞其失也如此以今之所已聞推今之所未聞又安知其止於此邪姑以今之所已聞者爲之書餘則闕以俟知者繼此者當大書屢書不一書可也

全州續題名碑　鄧均

題名古也余一日步州治西偏得片石方不盈二尺伏於牆隅蒙以埃𡏖過者弗睨細視之乃前牧守程公數人焉噫題名之應書法有美有刺美也百世猶有芬香反是人得指目惡亦不泯苟云乎哉援程而下數公治郡多風績其次亦遵侯度不厲於民而顧使人慢視且躐焉其非所以崇敬而示有尊也乃爲續題名記斷自程始而今後蒞於州者聯於斯惕於斯其無負於斯豈徒紀到罷而已哉是不可不書淳祐四年正月既望記

賓州學進士題名碑　虞雲翼

古賓隸南交趾郡以瑯琊名夫瑯琊齊疆也齊與魯並

稱也賓俗猶齊魯之邦陶乎理義有聖賢之餘化故至郡部觀者目有冠冕之遺風名非苟信矣國朝定三歲一取士之制賓之解額則倍於貴柳象與桂林大藩等獨去京師遠士膺勸駕者率以米如珠薪如桂憚於冒雪而策蹇驢其平時講習知有理義之學未知有科舉之學故登禮部者少淳祐庚戌三山王侯節被臨軒之命來賓明年春釋奠學宮首出毅齋鄭先生餞行詩示諸生因曰毅齋得晦翁一言魁天下而參大政無非本諸學問而形諸事業爲士可不思學而優則仕邪郡博士邢復翁且進諸生於館下曰是必晦翁傳之毅齋王侯將以淑諸人遂刻其詩於明倫堂之左以爲諸生勉

侯且刱置進士庫以爲遠試南宮者行囊之助紹興壬午郡士之與試偕如京師者始七八焉寶祐改元禮部奏合格進士而賓士果聯鑣策勳曰破天荒昔絕無而今二進士俱以經學決科信乎禮義之學源深流長如此昔常袞設鄉學以教閩士其邦民之秀有如歐陽詹者出焉時人謂之龍虎榜閩之士風爲天下冠七年三度狀元來至今人稱之今賓陽士子誠能有志於學沉潛於義理奮發於文章則異時千億題名將髣髴東閩士夫之盛益信菊坡毅齋矩堂溪莊諸老先生之所以啓迪後學與大郡侯王先生所以激作士氣者豈但利名而已哉當以前賢之事業自勉焉

宣成書院山長題名碑　　孫子先

國朝四書院之名著於郡縣學之先嵩陽嶽麓睢陽白鹿洞是也祖宗右文爲治錫扁賜書命官掌教列聖率乃祖攸行書院山長之建幾徧宇內惟廣西未有經始於景定辛酉上在東宮之時奏乞以宣公張氏成公呂氏從祀於孔子廟越一年謂桂林爲宣公仕國而成公實生焉乃築書堂合二公而並祀驛以奏聞理宗皇帝大書宣成書院以賜之又乞建山長員以蒞教事至於先閱三歲而璧記未立非闕典與因列山長姓名鑱諸石而書其前曰國初儒先依山林即閒曠築室讀書山長之名蓋有取也今書院半居闤闠之中其義何居蓋

心者主乎身而宰萬物者也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爲心故曰仁人心也仁道之大包四德貫五常魯論曰仁者樂山乾之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山之體靜而萬物生焉體仁長人則天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敬不倦仁也名義之取當於此而不於彼因名思義仁不勝用矣不然仁者性也弗克盡其性即弗克盡其職盡不盡之間賢不肖所由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覩其名識其人議其實可不畏哉居是官而敬其事固非有爲而爲前瞻後思勸戒存焉是亦進德修業之一助

靈川進士題名碑　　丘應從

桂林山水之勝甲東南靈巖之勝又爲桂林之冠若稽輿志縣由茲異得名不可誣也地靈則人傑士之寥若接武者不可勝紀而三百年間以進士顯者僅一二人或曰嶺南去天遠山川英氣不逮中州宜人材之盛不得與之匹也噫有是哉閩浙在先王疆理時遐居何許而今爲縉紳淵藪天運循環豈以地之僻遠爲間邪閩諸耆老十數科前邑之應賓興者無幾今視昔既倍而聖天子又俞漕臣之請定爲春官分考之制人材作興其權輿於是矣

容郡人材題名碑　　元　封昌翁

地之所出人材猶國之獲麟鳳不易得也人材關乎氣運之盛衰山川之精鍾麟鳳繫乎國家之禎祥太平之

基業是以麟鳳人材實關係乎聖人昇平之盛治以爲嘉瑞也容遐荒之郡歷唐宋至我朝均在寸天尺地之内況聖天子立極以來明燭八荒使野無遺賢文修武備科名之選無分遠邇考之漢史遐陬遠代人材莫聚惟唐至宋圖志紀載幸得觀覽至正壬辰遭劫兵火皆爲煨燼百留一二亦無定體余於難前每曾觀覽略有記聞不避狂非旁搜類編共成一集使彬彬然俾後輩克鑑於前繼承顯達光前振後有所自也今具昭代英才名氏於後

平樂府學進士題名碑　　常　挺

進士題名記何年紀盛集也榮歸而題名鄉校爲邦人

績盛事也昭爲廣右望郡學有石刻非一日甲午颶風延燬因循不立者十年茲歲擢第踵來吾輩增張諸士友來告邦有侍御頓侈芳題挺躍然而作曰九疑接秀之區十愛流芳之哲人材雋拔奚不負一一手開香之句物數有時廢興文氣耿耿不滅如之何而勿記於是命工伐石刊列姓名使已仕者躡前修而拓遠業未仕者勵壯志而奮龍科滾滾方來益加潤澤益有大望於斯倘亦美觀云乎哉

天河縣學舉人題名碑　　明　喻遷善

有天下者設學養賢開科取士其良法美意莫若今日之盛也昔自太祖創業之初投除暴亂奠安民生首以養士爲務洪武三年開設國子中都二監天下府州縣靡不有學十七年始設科舉俾天下賢俊三年一比雖天河號僻廢之地雜居猺獞素不知學今伏覩聖明好賢之實皆忻然相率遣子弟入學拜師聽誨受命典教者蘇公得章可訓喻公遷善醫大尹孫公勤於訓迪其間聰敏者迄有成效應鄉舉中式者二人庚午科一人曰謝文廸癸酉科一人曰羅旺此果雜居猺獞素不知學乎是無不可化之人者良可信矣厥後蘇喻二先生榮考而去提調屢缺生徒由是怠學鄉試弗中式者間有年矣予自三十二年初夏領訓斯庠謂諸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子能收其放心吾方可與

之語學諸弟子諾曰願從事予於是面命耳提疑惑者與之辨決憤悱者與之啓發是時諸子復知從教及至永樂初載幸高梁柯公大尹以舉人來宰斯邑注意學校每擬冗親臨學宮申揚皇上大闡儒風好賢圖治盛意諄諄勸勉其儕令人服膺惕勵後永樂五年仲夏又得劉公廣文亦以舉人來典是學嚴整規矩裁飾文辭勤者勸之加勉怠者董之用威於是今戊子科應鄉試者二人曰羅敬曰石達茲非提調典教勉勵之勤能共成造就之功乎是亦無愧於前脩矣一日提調者帥諸僚屬迎舉子謁先師畢升講堂揖諸生顧謂予曰此當與之勒名予作曰既有碑矣提調復曰是碑貢舉同銘

不無混淆寧分立可也於是命工琢碑屬予爲之記

粵西觀察使題名碑　曾棨

國朝置諸道按察使之官蓋所以臨涖二司鎮肅一方故其爲任甚重而其職則有按察使以掌其政其次有副使其次有僉事又其次則幕職皆選通材鉅能者以授之而其居此必使百司衆職有所忌而弗敢肆元奸宿蠹有所憚而弗敢作以致閭閻田野之民皆有所恃而得以各安其生然後爲稱若徒衘其名位而綱紀不振志弗得行惠弗得施則亦何以副朝廷選賢命官之意哉吾郡吉水熊槩元節以永樂辛丑進士歷監察御史遷除廣西按察使槩就職明於政體達於時務由是

翕然得名嘗於公暇慨然歎曰自國初以來至於今五十六年其間官按察於此者無慮百數十人而題名之刻未舉非缺典與乃命工礱石歷考其人備書姓名時世先後將樹之公署俾後之人得有所考因以事至北京謁予求文爲記予惟題名之刻其來尚矣蓋凡官於是者歷著其姓名以劖諸石雖其人之賢否政之得失皆不載而其德澤及於民功烈垂於後者後之人覽之必將指而議曰斯人也嘗福吾民者也吾其可以遂忘邪又將曰斯人也嘗禍吾民者也吾豈能無憾乎若是則凡列姓名於茲石者可不凜然思所以稱其職哉嗟夫往者不可復作今之官於此者登其名讀其文必又將惕然有所感發而興起以求爲後世之賢名則是舉也抑烏可少哉元節之用心亦謂仁且厚矣因其請遂僭爲之記焉　後成化間孔鏞有續題名碑文不錄

桂林登科題名碑　曾蒙簡

正統十二年丁卯冬十月簡奉命來巡西廣越明年戊辰春二月一日丁巳有司循例將有事於夫子廟前期以告時淫雨浹旬于虛廟有隳桷圮瓦黑黯蝕像將無以考禮將虔將與右布政使孫公艮副使梁公棨詣郡庠周覽循覽庭廡而周覽徧遲及予中門之外見石立峨然聳高夾門而列者六七予以爲歷科題名之刻既而視之適皆元人所爲者內二石載釋奠圖式餘

則稱述當時居官政績而所謂題名者無有也因顧謂衆曰桂林雖古百粵之地今爲西南鉅藩山川秀氣鍾乎人顯謫前者顧不𣪘論自入我朝八十餘載涵濡聖澤既久且崇詩書禮樂之習備矣也西廣自洪武永樂以來由科名者當世者累累有人今獨無題名之石使後生小子漫不可考庸非缺典歟且題名之有石尚矣立之學宮豈以爲榮盛而侈觀玩也蓋將使游於是者朝焉而升暮焉而退過焉覩之曰彼以才而名在是吾獨不肖彼邪爲人子孫者吾祖若父以才而名在是吾可無繼述邪又指而議之曰某也其行與名俱稱某也不然吾寧爲某不爲某感發之念油然而生則效之思

沛乎莫之能禦矣夫人心恒所趨者義與利之關出乎此則入乎彼顧導之者何如耳一石之舉而寓激勸之道非義之大者歟然則學校育材之地果可以少此哉於時同知新淦鍾豫揖而進曰敢不恭命退迺擇取前朝稱述政績之有補於治教者立石鳩工甃之復合洪武以迄於今若干科由鄉選登第者若干人第其先後姓氏鑱之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總題曰桂林府學進士題名碑既卒工來復於予予令罷諸明倫堂之前北嚮召諸生立堂下而申之曰科目者不過豪士進身之階耳今必有以勸名以垂久者待之厚也必進士以題其端者期之至也待之不厚期之不至尸是上者之咎

也待之若此其厚期之若此其至而其人委曰我不能是是自暴自棄者之爲也諸生寧有是哉於是皆唯唯而退羅學事訓導吳川陳韶偕友傑鄭良吳亂請記之辭不獲遂摭其概授之俾刻焉

陽朔儒學鄉貢題名碑　　黃潤玉

天下奇山秀水鍾毓靈淑或顯或晦固未易殫記然嵩嶽降甫岷峨孕蘇載於記傳不可誣已衡湘而南實爲五嶺之地山水之秀桂爲最奇南去桂百餘里南北兩川先後映帶石山叢立狀如菡萏者桂之屬曰陽朔也異景奇勝鍾爲人物以故魁梧英傑之士不乏乎世而由科目顯者視他郡邑居多唐宋以來邈乎莫考皇明自洪武甲子至宣德乙卯登科貢者凡七十餘人有司因仍鄙陋歲題其名學宮之東西壁塗漫汙裂殆湮滅不可識正統四年潮陽蕭君文郁來典學事慨然欲改圖之適邑生黎定以詩經魁鄉試迺謀諸邑宰安成萬君壽立石追記前貢士姓氏以圖不朽且以爲學者勸惟進士題名蓋自唐韋肇題名鴈塔始後則立石鐫之太學下而鄉貢則鐫之郡邑學宮歷代科目未之或廢今陽朔科目之盛如此而題名之陋如彼非闕典歟予觀唐宋時人若柳子厚韓退之歐陽公輩凡一遊息一丘壑猶必題名記石以識夫行樂別科目題名而可闕歟彼遊息因題名而傳後世彼丘壑因記石而得名天

下矧陽朔山水人物之奇之盛而莫名天下傳後世歟此記之所以本形勝以見人材鍾夫靈淑也不誣矣雖然人材固鍾夫山川之秀而薰陶漸染誠亦必有所自蓋微先達啓之於前則後覺者無所述非後覺者繼之於後則今之遊於學者又何從而成德哉語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斯之謂也行矣今而往凡來遊來歌者顧茲題名尚當奮志自力曰彼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勉勉孜孜期必題名斯石庶無媿山川之靈庶不孤今日圖勒之意也於是乎書

太監題名碑　　蔣祥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景命宵旰圖惟治理欲躋隆

治之盛然天下至大也政務日繁且劇故設官分職而
經理之體統聯屬大小相維一時內外臣工悉效助能
用致太平之效誠足媲美三代而超拔後世者也列聖
相承益懋繼述夫承平日久孽芽旁生正統景泰間先
皇帝深懼其患招徠羣策欲為久安長治之術妙運宸
衷而獨斷之發以京師三廠之宜特示諸藩增置鎮守
擇以中官之才且賢者領之重以璽書尤隆腹心之托
總諸司並有官上下承德因有不率廣西西南大藩遠
國都萬里素號難治上厪宸慮景泰三年乃擢御馬監
太監班祐奉命來鎮撫繼而左少監朱祥太監王定黃
沁右少監王舉太監劉恭蔡用王灝張瑄蔡聰陳彬後

先紹休治功克成迨正德越九載陳彬以久鎮奉宣還
朝皇上以四方有事之秋軫念遐陬宜加之意遴選簡
至僉以都知監太監傅倫才充而猷克壯賢勞懋著中
外推重由是勅命寵頒中以推轂之榮以明年入桂方
公之撫鎮也號令嚴明威行而恩亦至坐閱大小教場
時操練習騎射張弛步驟惟謹飭以官軍觀德之所非
旗號無以警衆人心因易故樣張旗而新之又以大教
場日要路之衝往來者易視之遂掄材兩建碑坊東曰
威震日營西曰勢雄八桂巍然煥然所以耀威而示遠
也至於府城樓鋪之維新門楔旗械之繕飭武學興而
啓蒙知方軍營從而後息有備匪揚武略而已凡在備

紳深惟雅意勸義勸道抑奸禦侮而民被其澤大得鎮
靜之體雖深山猺獞既畏且懷罔不用命夫是盛舉皆
謀於大巡及布按諸公協力贊襄以臻厥美庶仰副聖
天子委任之盛心而慶得人之有自矣一日公暇因語
祥曰我皇明制官致治而嘉其宦成用以流芳有永今
觀察院暨藩臬二司題名有記已舊鎮諸公悉才悉
賢歷中外有聲何當時無一言以識傳曰君子與人
為善我將命工鐫石題名於堂左以傳無窮使後之因
文稽實而知其人知其功其賢其否必將有觀感而勸
戒者遂按成冊考歷公爵氏之等差任期之久近請并
摭其梗概而少揄揚之若夫行事之詳宦蹟之隆自有

國史在茲不必贅

布政司題名碑　陳輝

廣西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交秦漢以來更革不一國
朝統一寰宇頒元弊政置各行省以鈐轄諸路於是除
而去之列為方嶽十三各以承宣布政使司爵秩下六
卿一等郡治州縣土地人民貢賦屬焉而廣西其一也
司設布政使參政參議序左右而第品秩名位穹高地
望隆重專制一方為屏翰砥柱宜矣且地前隸湖廣行
省今在版圖提封數千里郡十二州四縣視州又增焉
且各有統屬大小相維自其設置以來德稱其位名副
其職多不可考迨至正統改元尤尚文雅凡居方面難

膺廷薦者不得與焉由是布政使用江揭稽豐城孫曰
良參政上虞謝澤雲中武建參議新昌魏完匡山戴璞
皆科甲俊特臺部鴻偵膺不次之擢而出者役役然胥
相戒飭以宣上德意爲已任閒暇相謂曰國家法古爲
治以聖繼聖仁漸義洽今七十餘年列官於前者非一
人而皆未之有記失今不記益久無徵而之故老前後
得五十一人是用官爵名氏鄉貫歲月勒之於石庶乎
等與來者得有所考且亦假以屬爲文記之輝仰惟天
朝撫有九有日之出沒悉歸職土而聲教所暨凡有血
氣者莫不欲涵濡瞻仰於覆幬之內矧我儕躬沐教育
之仁哉今日之際重熙累洽仰賴神化維持同乎天地

之大而體國安民在吾輩當知所重以無負聖天子付
托委任之隆可也輝也忝列憲員願相與勵之是爲記

後與王陽明有續題名碑文不傳

慶遠府學科貢題名碑　彭時

慶遠爲廣西控扼蠻夷要害郡其地山川險峻其民多
尚武而鮮文其俗自宋至元猶未變也惟我皇明愼簡
守令建學立師以教化其人百餘年矣仁漸義摩遠過
於前代故其民風士習日盛一日漸與中州等士之由
科貢以登顯仕者蓋不絕於當世而未有記其名以彰
之者今太守周侯謂爲缺典既大新郡學乃立題名碑
於講堂之前考自國初洪武以至成化登進士領科舉

充歲貢者得若干人次第刻其姓名於上仍虛左以待
續書意謂科貢所出雖殊途而成於學則一故合而書
之以見人材之盛自今始而彰往勸來之意寓焉訓導
興國鍾淵入桂唐和具書介刑部員外郎馮俊屬余記
固辭不獲乃爲之言曰國家致治在賢才而賢才之成
本於學校其取而用之也惟科舉歲貢二途而已蓋每
歲季舉一人曰歲貢歲貢試於廷升於國學其法簡且
易故得者多而入官難二歲一大比曰科舉鄉試於藩
府會試於禮部然後對揚於大廷其法詳且嚴故士有
得不得焉得者入官視歲貢爲易也慶遠士發身科貢
服官政於中外者俱裁於是然其中秉忠君愛國之誠

勵濟世康民之志隨所任而能建功業顯名譽增重鄉
邦者固多矣而狗私背公尸位苟祿泯焉無聞爲鄉邦
羞者亦豈無也之二者賢不肖相去遠矣夫生同地也
學同學也登名而任用同一科貢也而居官效職所位
不同其相遠如此何哉吾意學校教養以經術爲先科
貢去留以文辭爲尚士苟通經能文其於科貢也何有
但其所資終身之用者或不在是至於存心養性體仁
義道德之實爲應務之本可用之終身者則又有非法
制課試之所急要在乎學者自勉而已勉不勉存乎人
不唯學術於此焉分而名之顯晦事業之有無與賢不
肖相去之遠實由於此噫是豈不足爲後人之鑒哉繇

今列名者必本經術以爲文而實體道德於已見之於用必勉企前聞而以無聞者爲戒益自振勵增重處遠文獻之邦然後爲能不負周侯彰往勸來之意周侯名一清字康夫甲戌進士拜監察御史謫臨桂今再轉今職其爲政達大體觀此可知矣

粵西文載卷四十三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碑文 題名

思恩府儒學科舉題名碑　湯　琛

郡縣儒學之科舉有已題名者豈無謂哉蓋以用示將來而勸勵於後學也勸勵之意若何欲俾後之學者遵聖人之教行聖人之道出爲朝家之用致君澤民立功樹勳垂名流芳俾徒習文藝以媒利祿而已抑必使之取法於古人而成效焉思恩軍民府僻在遐荒隸於廣右前知府事岑侯瑛世襲其土爲田州屬部之長有猷有爲士庶仰戴况崇儒重道建學立師以廩生徒故俊才輩出咸懌彊勇明禮讓而服其教化有陸生顏者以癸酉之科舉於鄉而中於有司蓋思恩以文辭舉者自陸生始前乎此者未之聞也岑侯有功於民今陞都閫厥嗣鎡克繼其職尤卓然樹立締有文風衆咸仰之予以憲僉分治左江獲與岑侯父子會乃屬予記礱石爲題名刻於明倫堂之左俾來者知所勸勵若岑侯之用心厚矣以其用心之厚如此則思恩之士負道德而抱文辭駸駸而進者又豈止於是而已哉凡諸士子尚其懋諸慎勿自棄可也是爲記

馬平縣儒學科甲題名碑　桑　悅

唐虞之才出於推薦周始行鄉舉里選之法鄉大夫貢

賢能之書王祭司祿而受之藏於天府今鄉會二試登
名著有錄益昉於此唐時登進士第者題名雁塔宋立
進士題名石刻於禮部國朝又立之於胄監京師所爲
四方標準若然則府州縣學重刻本學科甲之名以見
人才之盛以爲山川之光非以義起者歟馬平科甲代
不乏人號小莆陽宋景祐間甘君翔又嘗一占掄魁實
爲嶺南文獻之邑大明洪武初賢才益盛非郡學可容
因各建學以便絃誦自是進士則有蕭君文秋元則有
計君宗道其他得雋發解每大比不下數人分入郡學
成名者又在格外縣令潮陽鄭君項掌教賓州宋君達
司訓蒼梧李君昇等懼本學先後登一第者其名久而

湮滅相與伐石題名以圖不朽求予記之以言夫人之
名必記之然嚮隨呼滅是故常人之名不出十里君子
之名能揚四海聖賢之名能傳千古今則勒之於錄刻
之於石非可揚可傳之一事歟嗚呼莫堅於石然石之
刻於人者有盡莫脆於人然人之刻於石者無窮昔娥
郭有道峴山等碑炙野火蝕牛角化爲朽壤已久今
則因其人而思其石確然在人者常存是非人之能刻
其石邪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文中子曰
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諸君於仕學之間一定
天理未純人欲未盡則見之事業公焉而糅之以私王
焉而雜之以霸又安能光明俊偉以示天下後世哉學

必爲己仕必爲人明德新民兩造其極夫如是則於名
也欲離之而愈合欲遠之而愈近吾知今日之名雖細
書之而遐邇共瞻大莫踰焉雖淺刻之而歲月不磨深
莫踰焉斯石之遭如何傳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諸君盍共勉之項等進曰班孟堅作勒燕然銘韓昌黎
作送李愿歸盤谷序柳刺史作柳州東亭記當時畢刻
於石今石皆何在若此者不可枚舉茲又因其文而思
其石則又刻石於文皆斯石之遭不在先生之文乎予
應之曰不敢當不敢當與諸君交相勉

德府題名碑　　倫文敘

自中世而下凡臣工會政之所舉琢名於石用垂不朽

兼以起目前警惕之心其義懇且切矣嶺表東西異藩
初無會政之所安有所謂琢名於石者哉實昉於憲廟
初服蠻寇蠭起二廣文武大吏曾莫統一其卒伍軍需
亦復牽率不時於是始用議者之言以總鎮命太監陳
公瑄以總督軍務兼理巡撫命都御史韓公雍以總兵
命平江伯陳公銳皆兼制二廣權莫重焉隨度境內之
水陸交通道里適均洎克控扼夸獠之衝者得梧州城
焉遂卽城中建府第一區爲三節帥會政之所自時而
後體統尊嚴事權歸一每有剪伐二廣文武大吏旣臂
指以相從而徵集調發飛輓供億抑且交輸並濟歷數
十年於茲嶺郡生靈安堵牛馬布野皆三節帥開府之

功也今上嗣登大寶之二年命御馬監太監潘公忠來
踐陳公之任四年又命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廷選來
踐韓公之任五年又命東寧伯焦公淇來踐陳平江之
任夫二廣天下重鎮也三公皆負天下重望其匹休前
烈遠躡辛趙方虎之高迹使炎荒坐受晏然之賜者謨
優爲之矣惟堂堂府第更代如傳舍而姓氏曾莫之紀
詎非缺典與爰委工礱石自初命三公以後咸就鐫載
文敘時適至府堂或乃指而問曰題於下方者何名余
曰姓名非聲名也所謂聲名若才名廉名赫赫名之屬
是已標於上者何名余曰朝廷因事命將之名非官名
也是蓋有義焉曰總鎮者公廉靜端直亮惠和使夸落

讋服疆宇乂安斯謂得其義若好矜愎事紛擾而莫之
節損則失之矣曰總督者方確嚴正仁恕剛明使將士
用命威風燁赫斯爲得其義若務寬通徇故常而莫之
統馭則失之矣曰總兵者勇略謀猷持重諳練於以掃
消荒纇坐牢衆志斯爲得其義若狃玩忽樂弛縱而自
謂包荒則失之矣是名故有三者之殊然能一心協力
勉攄忠赤於朝廷所命之名殫盡其義則聲名信可立
至而姓名亦因以不朽矣其或反是寧不胥失之邪問
者請曰是蓋有裨於三節帥之言也不可不記乃書所
答并建置美意付工刻焉

察院題名碑　　錢奐

監察御史蘇公慶奉上命來巡按廣右視事於南城內
之察院風紀大振人鮮有犯者政既暇謀於藩臬諸大
夫曰茲地卑濕又近市肆喧囂可厭非憲職所宜乃相
城中地莫如舊藏基爽塏可用乃請於巡撫都憲金臺
張公遂遷焉僉曰公之此舉實經久之計不妨農不傷
財不踰時而告成宜以其事勒之堅石以垂示久遠屬
方伯淳安胡君拱辰爲之記公曰前乎至此者多矣乎
一人獨傳可乎乃追考歷官得賀淵而下四十八人題
其名於刻石以記見儒夫人情鮮不爲已能與物共者
世不多見公言及此賢於人遠矣本朝設公卿大夫佐
聖天子理庶政於內承以方面藩郡邑武衛於外吏士

之多雖皆朝廷選任而或不能無變於其初忠廉在位
矣奸貪者或有焉寬仁在職矣苛刻者亦有焉不有風
紀之任是掩而是糾則淑慝不分而治道難成矣故內
之則設都憲以總執風紀外之則立監司以分布憲度
又慮夫天下之大封疆之廣吏民之臧否軍民之休戚
不能盡知也故外遣御史以巡行天下忠廉者愛護使
無沮喪奸貪者斥逐使不得肆一政事之謬必正之一
刑罰之冤必伸之與夫強之凌弱衆之暴寡皆爲搏去
不爲民害故御史比於他官其職尤顯其權尤重世稱
繡衣一出山嶽動搖輶車一臨郡邑奔走豈虛言哉廣
西僻在西南去京師萬里與中州不同分遣憲臣尤所

加慎惜乎歲久不能盡考見止得前四十八人非有以彰之則同歸於泯滅而後之來者亦無因而興矣彰厥既往而開其將來用心不旣廣邪於乎不特此也又有勸懲之道存焉何也後之人見其名而知其賢也必敬之慕之呼可畏也然則知之何而可名貴以實副實有不足則名為身累故無功於名當求其實實之無媿名斯不磨矣公曰余意正爾碑成勒舉公名氏觀者幸無以為僭為之記按正德間藏陽王有續題名學又不錄

督學題名碑　劉節

皇明洪武初年詔天下府州縣立學設教官為師鬧里俊秀為弟子員各以其長吏提調之正統改元以監司提督巡視按鑒書從事景泰元年罷去天順六年復設至今餘六十年不變也廣右地遠多僻立學張官風聲教化與中藩同督學憲監司往者恆稱得人顧勒名之碑未樹君子謂缺典者非邪節承乏西蜀嘗作是碑復承茲乏三年矣惟往者莫考來者莫為之繼是憂遂碑諸或曰碑勸也又曰勵也仍為勸且勵也司馬子記諫院謂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人將指而議之故曰勸且勵也節嘗疑之謂其中人望人者也夫中人者導之善則善禁之不善則不為不善者也是故上智大賢其為善火然泉下其不為不善驅虜不殺竊脂不穀何也夫善者性也性出於天有善未有不善者也上智大賢為善不為不善率性而已矣性教所從出也監司督學任教人之責者也教人者教之率性而已矣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亦率性也節也中人弗逮導之善猶弗能為者也敢不惟是碑是懼於戲道積厥躬有教無類前諸君子其謂斯何後諸君子其謂斯何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副總兵府題名碑　宗墨

猗與邃古堯有三危之竄舜有羣后之師聖人非樂武者而然何哉蓋繇今有苗弗率帝命率莫可已也然則國家於嶺海諸邊置帥率兵以為防衛獨得已乎帥焉而無紀律能治兵乎歲之戊寅廣西副總戎員缺命總戎張君嵩方任右江參將分鎮柳慶諸州年勞茂著時當道者咸得之合謀具疏以其名上聞有制可是秋八月蒞任蓋天下承平久矣邊方之獘大率多弛君至剗除積蠹莫遺餘力識者知其有撥亂之才獨可一面將吾軍耳有聞龍州趙姓諸酋豪作孽延及歷民良族一旦驚擾大督府建寧楊公大巡按黃岡曾公以事關諸蠻非君莫可屬者君曰是亟在我我其往諭或謂蠻性剛狠且兵弱不足恃奈何君曰不然兵之强弱係將能否否則益釀禍深民被毒益烈可乎哉遂提兵深入懾之用威諭之用誠甫二月事平而還識者亦知其才可復大任非曰一面之雄而已君一日追念兵之由弛歷

求前任人氏無考其行事庶幾得所師然帥府建置有年而題名獨缺君曰是不可得已搜諸簿籍得凡若干人命工伐石將循次刻石俾觀者自得焉俾例有記屬諸爾者再三既弗獲辭則申告之曰論事莫難於兵求材莫難於將以一人動靜進退而百萬之命係焉將所以難也雖然紀律嚴則將之道得而易紀律亂則將之道失而難得則兵未戰而先勝其易也罔宜失則兵未戰而先敗其難也亦宜試使兵將必首尾必救援與必罰逃亡必誅有功必賞死敵必錄進之必榮退之必死則夫百勝之雄豈俟戰而見邪凡為將者皆如是亦能一日是卒未見其然者其與二或好名而樹私恩或懼謗而欲人悅樹私恩則必廢法欲人悅則必違道有一於是足以債事而有餘惡乎紀律之有哉君嘗謂兵之強弱係將能否則既已知之矣雖然予何以加焉第因其請舍是無可以為告者是故始終與之言紀律抑總戎者職分內事也嘉靖丁酉夏秋衮有總題名碑文不錄

柳慶參將題名碑

張翊

題名也者勵世之規也上焉者無跂乎勵因也然而勵焉恬弗知勸沮品斯下矣嗟乎太樸散而澆風煽古之人弗獲已樹刑賞於市朝救之猶恐弗及又以為非永勵也於是乎國則有史為州郡則有志焉至於題名板矣廣右地方民猺雜處獷猾之輩往往以劫掠為生惟柳慶二府為甚焉肆景泰初設參將官一員分守其坐坐是故也迨今六十餘年矣其歷任之久近操履之臧否事功之有無昭然在人耳目尚可考也正德八年都指揮僉事張君天祐適奏薦領斯任調武之餘檢閱舊牘得孫麒而下凡若干人懼其名實久而湮沒且無以示勸沮於將來也命匠礱鉅石為碑題名其上而下略疏其實樹於聽事之側焉乃專書幣徵予文為之記予惟凡人疾沒世而名不稱名至題石垂之不朽亦可稱矣然而有榮辱焉賢則榮不賢則辱矣有功德則榮無功德則辱矣不如不名之為愈也然自古有有殊勳盛德載之國史列之州郡志而無題名者矣未有題名辱而能與史志者也夫人莫不好榮而惡辱也榮辱一時孰與榮辱乎千百世所謂題名將大書深刻於金石期千百世不朽之規者也矧夫榮辱一己不但已也親之所繫波及其宗族鄉黨妻孥焉則亦獨何心而必於去榮取辱為哉嗣是來者苟能無俟乎勵而與上焉者伍予安敢絕望以為無其人焉其次奮猛以從事乎所謂賢所謂功德題微史為之等亦必有志載之者矣何題名之足云於戲乎無恬弗知勸沮而甘為下品之歸哉張君名祐人而其字別號可蘭以洛陽年少承世勳之襲其在柳慶也清約嗜學如儒生而克振武事嘗謬以師道宗予今日題名之勵所謂先從隗始者邪

潯州參將府題名碑　　張澯

廣西軍國之制三府居中建節左右兩江各設參將統兵犄角之勢也左參將在潯州城中央據西正東向建置始於景泰初迄今六十餘年矣正德丙子冬予展桑梓於平南平南潯之屬邑也參戎牛君允武於舟來訪既乃往報於潯升堂燕喜且得登城縱觀形勝允武進曰柏奉命蒞上甫匝三月戎馬之務夙夜不遑寧處顧瞻棟宇緬懷先達思究更績以爲師資問故牘得范君信而下凡若干人懼其久而遂湮也謀題名於石爲我記之惟昔潯西連横貴東注藤梧而左參將領兵有左府四衛九所二十八州十九縣之伍卒民兵皆聽約

束其所防禦之賊則斷藤峽山之衆爲腹心仙臺花相小田羅鳳之衆爲羽翼苟非方略過人師出於律則究如其來者何以制之師於茲土者吾不能枚舉其事第聞諸父老則范君信之謀勇歐君磐之鎭靜其優也而房君玹玉之廉能威遠又其最也其他有幾回課因命暴殄民者吾須不欲顯言之然循其名究其實行路之口皆碑也而又可逃乎今牛君始手轅門乃能獨尋往轍以古爲鑒吾知其他日不欲立於三君之下風也較然明矣嗚呼嗣是而來者尚無窮則嗣是而題名者亦無窮賢而題名石之華也不賢而題名石之𤶸也帥於茲土者可不勉哉是爲記

鬱林科貢題名碑　　倫詔

洪惟我朝稽古右文凡天下府州縣衛所必建鄉學以爲作養賢才之地科舉則三歲一行而於貢則因其學而每歲有定額焉故天下鄉學之登名錄用者必效太學進士題名碑而鐫刻之蓋考事爲於既往示勸懲於將來也鬱林鄉貢題名其來舊矣粵自國朝洪武開科以來自有三十餘年矣文運不振科目得人最盛歲之貢於春官者亦皆中有等擢有濟濟接輝映後先考諸題名碑可見也近年以下年之多間是碑偶隕人皆謂近年科甲之稀於前者在此果若是其驗乎哉大抵文運與世道相爲流通而其所以致文運之盛者由乎人

也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君子進德修業恐其人知也故名譽可保有終文運顯而世運昌者率以是苟尊名而已矣則文運晦而世運否未可以人爲而咎諸石也詔承乏蒞教士子接見之初衣冠偉若舉動弗常中州人物殆不是過徐而叩之實勝者雖多而名勝者亦不少局而雖未更而正鵠尚如故也詔服從而爬梳之引抑之以趨於是若是乎可以繼前人矣題名之石可終泯乎乃捐俸命工取石而重刻之非泥於時說實欲爲後人觀法也時州守張公詔鄉貴節推龐公厚等屬詔作記詔以儒官義不容默於是再拜稽首記曰鬱林古百粵地也秦平百粵而郡縣之其地始屬桂林郡

至漢元興改爲鬱林郡自是而隋而唐而宋遷改不一而賢才之生代不乏人況我祖宗首重學校雖在邊方聲教四訖而鬱林又文獻之邦豈求於異代哉故科貢之出是郡者重勤貞珉垂諸永久匪直以名而已循名責實俾後之學者考鏡吾爲勸懲也其間爲渠實亮不愧伊周同心輔政不愧魏丙激濁揚清不愧汲范履艱歷險不愧巡遠憂國愛民不愧龔黃卓魯儒科拙如唐賜城牛刀試若吳公譽新可爲法者也若名宰輔矣過其忍伴食焉名登東矣過其柳伏默焉名風憲矣過罷路立章焉名守令矣過竄遣倉肆焉名師儒矣過坐靡帝祉焉以至一職一命之寄而弗副報稱非惟上負吾

君下負所學矣其如名勝之恥何哉苟以循名責實爲難與其名而併棄之以遷就焉則愈於不仁之甚者也故曰三代以還惟恐士之不好名也從吾教者繇是題名於上藏可法否可懲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也不可不慎

梧州府題名碑

梁景行

名可有也亦可無也實之有無有稱有不稱也古昔選士或命於天子之庭或試於諸侯之國名登士籍賢不肖未別也九載式敘明彰黜陟賢否殊途而名實定矣今之士大夫名登於省於部於庭至於爲省爲郡爲邑則無常籍雖有三載式敘之法金珠賄賂法律詩書其不混淆者幾希倘籍常存則人得以考其實不公於一人必公於衆不公於當時必公於後世賢者欲存之不肖者欲法之故曰名可有也亦可無也梧守三衢周子文學政事迥過常流蒞郡四載百廢先飭以餘力及府事撤黃堂而易敝闢旱門而爲坊因時就功民不知有役同府汪君判府李君袁君推府陳君皆一時之俊協謀居多既還循故牒悉取命官名氏循歲月先後第書而碑之使人得由名籍以考其實而缺典用舉也噫彼美若人其副厥名而實無不稱者夫其將不畏人之指議者夫嘉靖三年春正月記

鎮守廣西總兵府續題名碑

潘恩

皇明肇祚奄有萬方惠流區寓威制夸夏既設都指揮使司以統兵戎惟茲廣西山谷嶮繆蹊峒深阻蠢茲苗民保險弗靖復立總兵府鎮守之授節專閫鄉以教寧承平日久文教既敷武功漸細有以是官爲贅者矣嘉靖十有五年秋七月副總兵張君經謂恩曰任不易哉職之弗共斯贅也已人則謂之何又曰府有題名碑自韓公觀而下凡二十有九人既列之石盡矣余將續爲之闕請子昌言以昭儆戒俾朝夕覽觀焉予辭不獲乃告之曰陰陽闔闢天之道也文武並用政之程也爲國者不以治而忘危用人者不以文而廢武矧盜土之寇竊發無常者乎詩有之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

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言備之宜豫也備之宜豫則夫是官也安得以爲贅也與哉考之前刻爰有開人若襄毅山公雲稱之者曰嚴號令明賞罰覲陣伍守之以廉鎮之以靜終始弗渝此足爲不朽矣若徒侈牙纛之榮乏鉛刀之用平居失未事之防臨敵鮮折衝之策進之不能振揚國烈退之無以保乂遐氓有若而人則於職也曠矣後之視之者有不指以爲贅者乎君廣揚虎視敦禮樂說詩書近者立塹嵒隘罔復黃源漸次底績由是能以慎厥終於前所稱者何以加焉君曰敢不如教遂次第其語埽之俾勒堅珉以告來者

分巡道題名碑　陳褒

左江自龍憑思而下抵潯與右江合上下餘二千里凡爲府四州二十五縣十一衛所各四尾分棊布脈絡聯繹巍然廣右一巨鎮也然距省最遠凡公移往復動經時而又土流雜設猺獞以混居民禁令罔可齊一吏茲土者率以他故轉遷或自願遠由正途者殷鮮下至縣尉關司傳遞小吏彷徨奔走觸瘴癘多死不能歸骨無已以土吏攝十當五六用玩愒因循弗肯淬礪法之弛懈之滋莫左江若也於是有藩分司以守臬分司以巡兼統於上而遙制於下所以宣威布德飭吏民而剔姦宄則土壤以修貢賦期於王化無閡俾血氣屬流間通天下一身也今天子威德遠被安南奉欵武廟以前

猶之尉佗劉龔竊據遐方易生釁隙又太平所隸郡邑多夸服犬羊桀驁甑搏噬不休則夫容民畜衆除戎器戒不虞不可一日缺者嘉靖二年上用守臣議始以整飭兵備兼分巡特降璽書丁寧勉慎凡城隍之浚甃戎馬之調度賊寇之撫剿皆於兵備屬之平則揆文亂則奮武以聽督府節制巡臺糾察蓋責之重而且艱也粵稽古督府闖之方伯巡臺周之二監而兵備以兼分巡其遣帥而卒正乎古人司令修於戶庭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雖邕南去天益遠在豪傑不敢以自棄矣兵備有專制而無專職分巡倒以僉察之後至者領之右江則特命副察一人拜制而出寵任頗殊要其事權則均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權均則無專制在則無小居位履事以爲天子屏蔽詎聲教惟義與比而何必同檢牘稽詢父老自邵公智而下僅得二十五人餘俱亡羊可爲慨歎歲久恐益磨滅爰識姓名於石公是公非以俟君子

貴縣科貢題名碑　耿世熙

貴之有學始於炎宋慶曆四年其間遷徙不常然世次科第甚希歇也比歲來文運式微科目弗競者强二十年論世者咎地利嘉靖歲己亥復徙於東郭越兩科績猶未彰癸卯秋我剔師來教始至訓廸嚴身教愼切劇校藝日弗倦爲且於隙間役家丁捐俸餘建門牆六所

修名宦鄉賢祠二間凡百修舉漸次完美事既竣走告友人鄧朝賓劉宗武董嗣膺科目而庠校益彬彬焉夫曷故乎然尤加惠深至毫不以身親得人爲幸而以振勵將來爲憂乃采先哲科貢考其行實迦自洪武至今合一百三十九人勒名以爲來學觀感之助請我大宗師謝老先生奉批舉廢振俗標前人以風後學豈獨教官事邪貴縣量爲助成勿致寢罷繼屬余爲記余惟昔蘇湖知學本於教授得人吾貴二紀中衰今漸與起交遲有光良工獨苦其可忘邪謹志其實用告將來俾毋忽我師不倦之教嘉惠之意則幸矣

南寧府題名碑

方愉

嶺以南列郡十數而南寧最遠環城千里界於欽廉賓柳之間谿峒蒂蟠相錯而近接於交趾地要勢便誠兩江之樞百粵之翰也皇明統御宇內德化旁敷建郡宅牧視茲爲重故自知府而下若同知通判推官各備官分職共理庶事粵之列郡莫之或先焉由是前後來名宰多卓犖瓌瑋之士閎猷茂德足以修其政令奠安其人民風聲所被隱然郡邑之表率而南寧亦遂爲緊望之郡於是乎益重矣議者乃謂唐置邕管開都督府列於五管今宜稍倣其制割兩江包廉欽潯梧以北盡宜柳之境屬之南寧自爲牧鎮尤爲久遠之計或又謂令太守之權視古雖減而經略安撫之意猶存苟假之以權中時得究其才緩急亦可以用是亦一說也爾之論昔南寧亦稱粵地民俗頗裳貪貨充溢無傷以遐不提以削故政簡而勢專易於展布府署之間雍容順適自得乎爲郡之樂於今有不然者豈俗由政革而人自爲之邪抑勢之所矣不得不然者邪顧余何人叨承重寄視事以來弗遑寧處乃爲汲學從事求前人之良法以集漫漶乎斷土木之有得也已而復尋其姓氏檢諸故牘其得若干人向之所謂卓犖瓌瑋之士若親見焉而是則是傚所以爲我助者不少矣且題名未有久當與廢於是俾工礱石勒其階列年次於上庶南國之重慕化斯人由今觀之流風餘韻雖百世可知也是爲記

南寧府學科第題名碑

國朝以科第取士由鄉會以及廷試皆有錄載其姓名至於與臚傳者則又題名太學以昭示於無窮作人立教之意弘且遠矣由是郡邑祇承休德於凡士之獲升者亦就各學勒名於石焉是雖不出於令典而其義可知也已南寧爲廣西名郡自洪武開科以來以至於今領鄉書擢上第者累有其人而題名之石迄未有舉而行者非闕典歟今年八月余叨守是郡視學之餘咨訪典故諸生復以是請因喟然曰是誠不可但已遂稽閱諸錄共得若干人乃進諸生而語之曰是皆汝之先達起於科第者也夫國家與士用人重於科第爲其賢且

才與別途常流異也故士之出而效用於時果賢且才
雖寡自足爲青麟鳳之見矣豈數數交州之姜藤縣之
馮其人足稱也而況拔萃而養羣衆而教鵬搏虎變相
望而起詎可限量矣乎斯一片石鐫前輩列於其上若
賢與否吾不敢論諸生日遊於茲覩其姓名而考其行
履將亦曰某也賢吾師之某也不肖吾恥之某一鄉之
士某天下之士吾取以爲法焉他日次於諸君子之後
功名德業抑美如馮翼足以光於天下傳於來世是科
第雖重而所重乎科第者又有在也豈不偉歟余不敏
無以發諸生茲值立石爰述國家作人與有司所以表
揚之意因有勸之豪傑之士得無感發興起者乎是爲
記

容令題名碑　伍可受

余聞項氏謂求士於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夫好之云
者豈營營以人知哉毋亦念之深而矜惜保愛之心也
殖之言有味哉今海內郡縣之設自秦始彼其棋布而
星列何鱗鱗詵詵至衆也其令闢長世以循吏乘解則
自漢史記載而後寥寥無殺稱述何耶則名之於士誠
重矣容治闢自漢晉至唐設總督府而大盛我朝改州
爲縣乘二百年餘於茲淝惠剔蠹興文導俗胼手胝足
以勞萬民不可謂非抗迹龔黃輩也而今父老之所口
碑者一二可指數矣他其秦越斯人黷貨汪遝亦何可
一二盡也而今父老亦一切胥忘記憶焉繇斯而談則咫
尺寸之名於永世不磨誠與垂涎萬鍾嬰情千乘者不
啻霄壤軒輊也已余爲容令且四年始捜邑乘次其名
氏授陸蓁燕鐫之貞石而置聽事非以其嘗官斯土概
榮之也暇則指而謀之心曰余茲所籌畫所注措果悉
與父老口碑者同乎抑未盡然而與秦越斯人者等也
余茲懼矣老氏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世蓋有不善人出而後善人之名乃顯爾余與若等懼
爲人所訾夫安得不慎而敢以恣於民上哉慕曰是紀
也得與宋人思賢堂之作同乎余曰彼仰高山而此則
斤斤前車是倚竊於茲邑之象茨者心同而此更備且
切也如無事於名而曰吾相忘閭閭閭閻之休足矣則
余所未敢知因引其端以俟明者

粵西文載卷四十三

粵西文載卷四十四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碑文 政績

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　六朝 徐陵

弱水導其共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上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邑邑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澤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為心欲仁成德屯騎府君早棄榮祿易簀之日哀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過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哉變愧翁並振宗戚俯笑大寵北洮清湘得性於橋州

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類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啟黃樞神亾赤伏天地崩潰川谷沸騰君悍爾豪吏為禍亂朝披羽檄夜照燧烽浴鐵戟於山原縱金駭於樓堞公飛兵屢出獨據胡牀勅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駕棒將揮咸尅凶渠以保衡服當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遊於宮闈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石自尚珪既錫瓌玉已傳物變運風移笙管尚則之際孤竹尚其哀歎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况番禺連帥實副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深鼎以公威名本重通統前軍乾數難違銅象終悔尚廻不言惟舊爾念奇功仰訓皇家深弘朝綱憎車才至寔假已焚觀史憫于今吾壇場延於井伯綢繆安樂造次訏謀爰珥豐貂允光金蟬但八桂之主獫夸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皐深留威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可以懼帝兒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兆國期啟籙而登家一恭實祚開定江海三吳璿衡包羅湖嶺肯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偉有先前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漲水商旅衛等律所况茲外戶無扃者

牖棠家鐘鼎為樂揚袂灑汗振雨流風而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義等來朝稱闕備啟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焚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黃素爰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為其銘曰

赫赫宗陳桓桓鼎臣于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嵩高維岳睍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親荒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所沮五嶺奚辟式歌式舞仁哉致仁公其娶扁於萬斯春

平允從州城寨碑　宋 張莊

維元豐疆理天下併圖南土以靖斯民肆今皇帝適駿

先烈德威教治丕冒海隅越三年以臣王祖道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於是通道僚崖諸峒生黎八萬襲冠帶而聯什伍明年甘江古州象十七萬獻夜郎牂牁之地詔裂其地爲平允格州懷遠安口樂古縣百萬萬安甘江鎭江寨神祖道親師而建城邑爲明年正月平允州寨成以閒惟格州與甘江鎭安遠據要津經時未立詔改從州用所奏如初又面命臣張莊爲轉運副使往司畚築餱糧之具是年十月十七日役再集十一月二十八日州寨之工皆畢包制諸蠻無復猖獗農商行旅鼓舞三途於萬斯年均福𡰱夏臣祖道班師凱還對揚天子之休臣莊僕紀歲特并載康衛之頌其辭曰

牂牁夜郎漢唐舊封制平猖獗保允卒從元豐盛德崇寧成功我疆我理四海會同燕師所完百蠻賓[illegible]均福𡰱夏與山無窮

思恩府蠻人請鹽錢諭碑　　沙世堅

宜州去天最遠三方被邊溪峒猺獞種落不一我國家自祖宗以來深仁厚澤與天無窮并包𡰱夏愛均赤子錫汝錢鹽之券庶幾涵濡聖澤各安巢穴不爲邊陲藩維歲月浸遠黠蠻子姪陰結寨吏僞券日增以詐取貴不一如欲執以爲口寇我疆埸深負累聖好生之德歲在壬子本職准經畧提刑都運啟奏被命守邊歷考爭端果由僞券盡革前弊與之更新刻之堅珉籍其姓名著其所數思恩券凡二十八道錢月計二十貫九十文省鹽月計二十九貫七百二十四文足重合思立鎭寧天河帶溪河池安遠德謹懷遠臨衡而計之券總二千七百五十有七道錢月總三百四十四貫一百省鹽月總六百一十三貫四百五文足並各於所隸縣支請尚慮傳道不能世守要約從循尊敬忠武侯嚴其貌像載書歃血無背此盟俾爾並長保鹽券後人無復滋蠹因以杜絕釁端明神所臨洋然在上逆凶順吉爾蠻占之則今國家邊備增置强弩毒矢非昔時之比苟肆其野心干犯分閒之於湖有誅無赦宜致深長之思上體國恩父詔其子兄勉其弟繼繼忠孝以承天休敬之毋

忽紹興三年長至日知宜州軍事開封沙世堅立石

興安學稼新庄碑　　唐光

興安爲嶺首邑衣冠士俗與湖湘同其邑學之盛實甲於隣封自前尹山東劉侯作而新之其規模寖廣然稽其學廪歲入僅過半百以致供祭祀贍師生備營繕亦不爲足也先是學宮東半里許踰江有溪州本陡江故壤無主地也有利之者日訟久不決及劉尹蒞事按覈得實民不能隱幡然悔悟願屬於官尹立復之無閒言乃出官帑募工開墾爲田專以耆儲之請撥增學賦畢力經畫得田大小一百七十坵總計九十畝募民耕佃定租一十有田則築室爲游息之所命曰學稼新庄具

績繪圖上於大府憲副魯公嘗作文以記之其田地高而水下不可以堰引謀作水車四輪以灌溉之不二年間黍稷薿薿桑柘蔽野而士皆受其賜矣厥後以西岸民田增置二堰塞我車道下流水勢故東後而西懸加以春濤奔悍漂蕩沙石壅積東畔由是水勢一趨乎西日積月漸西益深東益高是以學田坐失水利縱橫其畝奄爲荒丘因循不治七八年矣至正辛卯隴西彭侯蒞政三年學校庶務靡不究心一日教諭蔣時中乃以是告侯欣然正色曰前有作者後必有述焉此庄之廢後尹責也予何敢不力先是劉尹所募佃丁皆客戶不能自振以故廢壞侯召邑民之士若者唐良卿開佃撥

核禁民侵漁移文唐萬尉躬臨相度督令農民趙五等分改二堰各退下三十丈以通學田舊車道又調夫荷畚鍤以除東畔壅積攢木累石以復故水利然觀水勢終趨於西深丈餘彼民趙仁佑等告曰今西岸深懸實難用工願從西陂下築陂引水以溉官田水勢既殺公私兼濟兩有成功事既教諭蔣時中屬予記其實爲徵來久欽惟我國家光啟文治恒以崇學重農爲本內有國學司農都水之司外則一責之守令稽諸典則學廩不給許於荒閑田內撥附著有矣水利未盡民力未及官爲添力開挑者有矣地勢高旱不可開引令造水車官給人匠者有矣條畫纖悉備具於此甚盛心也前尹劉侯寔能以國家之心爲心增學田興水利以盡職分之當爲今尹彭侯又能以前尹之心爲心修廢政復舊規以成職分之當務二侯若合無間然矣不有作于前孰有述於後不有繼于後孰有成於終書曰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又敢以是望於後之君子

思恩府德政碑銘

明 黎淳

皇明治化與天道同運運天道因時以成歲無間邊方治化因人以成因不遺鄙壤惟思恩在古粵地在兩廣域中然荒服多山谿峒勢阻獷獠俗雜雜都督於漢唐勇莫制宜撫於宋元仁洞懷至于明世承遺憲華貢賦朝享一同中夏然後知政得其人固無難埋天之道至

公而無私聖人之化一統而無外思恩舊爲州隸田州府建治橋傍有岑氏者相傳漢征南將軍裔世知州事洪武己酉徙治寨城庄永樂乙酉陞屬廣西布政司其始居民僅八百戶洪熙乙巳總戎鎮遠侯顧公以岑氏彥知州名瑛者智勇善將素得夷心而武緣白山諸峒久梗王化分撥民七百戶畀牧焉宣德己酉總戎都督山公又以上林涤溪峒嘗寇亂分撥民百八十戶附益之侯受知元戎恪修職業設那學等十三堡明其分數擇堡長嚴武備壯其規模施惠既靖生齒以蕃正統庚申乃疏請陞州爲府詔從之命陞瑛知府既而侯以舊治遐逖谿峒又請徙治橋利既得報乃鳩工聾石規劃

垣墉崇壘深溝臨制要害譙邊有樓卻敵有臺郡治之內前敞政堂後宏寢室幕署有庶吏曹雁行而又戈戟列門鼓角警夜下及倉庫廨宇百度畢完經始於壬戌之秋落成於乙丑之冬維時總戎安遠侯柳公繼至又益以宜山八仙諸峒猺獞六百六十戶于是封疆廣袤比于鎮藩丁卯詔加思恩府為軍民府文事武備通責在侯乃用夏變夷請置府學選民間俊秀教之朝廷給之印章授以師範教化既行風俗隨美學者譚詩書習俎豆中鄉閭者有人染夷俗者知恥周旋唯諾飭修倫理既又建社稷山川郡厲三壇開在城古陵蘇幕化四驛為藩臬二分司暨諸廟宇而思恩一郡雄深壯麗

屹為兩廣重鎮矣侯律己儉治家嚴奉上恭順而清謹積書滿家手自謄寫公退日坐講堂勤課諸生身不離鞍馬之勞心不忘士卒之苦屢率土兵隨大將平蠻寇功勳懋著一念忠敬簡在列聖之心故能開大處跡有民有社編戶自八百戶累增二千三百四十戶其官階自強中大夫累陞通奉大夫實授廣西右參政改都指揮同知進都指揮使可謂土臣之英傑者宜爵諸侯實延于世矣自其授鉞落坦乃命子鏻襲職知府事紀武衍慶于先有光大大之道在陰陽君子法天以理民恩為陽威為陰凡命官食祿于廣非不知此鮮克行之不使民夷久安於無事無寧侵漁以成俗將其政而戾之

尚知廉乎蓋廉以布恩則勸者感廉以宣威則怠者懼其心不偽其力自盡是廉又恩威之要術不可誣也侯恕民猶至愚有神毋輕地僻一視同仁惟侯得此要術而力守之既誕建功業丕流庥蔭使凡為子若孫者率由舊章世世如侯之身在豈不享爵土於無窮乎至於屏翰邊徼而世其官者亦皆心侯之心守此要術於今無擾國豈有亂民哉於是郡文學暨儒之耆民學之俊選戎閫之兵校咸來請於太史氏曰昔孔子教人忠信篤敬雖蠻貊可行當時門人維書諸紳未至其地今去聖人千八百年乃在我侯之身親踐聖人之教侯宜于民民亦安于侯乘夫椎弁習而衣冠俾是荒服移為華夏

成何聖天子不鄙遠人封建世家錫于洪編謹拜手稽首颺頌帝力且贊侯德永著終古太史氏乃叙而銘之

辭曰

帝式九圍廣右建藩疑矣岑侯辟郡思恩東柳西田南寧北慶卜宅其中四方伊近昔在有殷爾率來王時惟藩國實禮有常越及成周乃從中乂時惟阪尹廣常吉上皇仁令敷文丹此邦大將總師神武不戕侃侃岑侯奉檄分撫固執我家纘就于侮德此孤立鄰咸樂歸完其恒產牛聚在茲岑侯有功于 錫命世爵仁主傳於子姓民日庥哉保我蠻峒山畋澤獻貞式士都畝食屋居頁我姻族犯酒椎牛假受原糊仗不謂常擊鼓淵淵

左經右史上嫺于文俟登將堂陳師楚楚大纛高牙兵
精于武何以致茲惟奮一忠世寶此忠豐祿攸崇皇德
如天臣職乃地伐山刊碑訓于千世

慶遠府預備倉碑　江助

國朝天下府州縣皆設預備倉以備旱潦賑民饑蓋堯
湯三年耕一年積之遺意惟廣西在禹貢荒服之外猺
獞之雜居風土瘴癘之蒸鬱吏於茲者非病於上木則
惴惴惟狂寇是懼冬至變惇惛踖喪心縮首俯俯候代
而去非有英雄之姿豪傑之才奚暇爲國家保民計哉
慶遠一府又在廣西西南上游風土之惡留簿之職況
他郡滋甚故自洪武垂今百年餘迄無一人能銳志以

抗賊保民爲任內事況望其有政事餘力備粟蓄財以
備旱潦賑民饑耶宜乎預備倉之不立而備員之治無
聞焉於乎非國之負人實人之負國人才之難如此天
順間臨海周君廉人以進士爲侍御史擢知慶遠府事
時廣西方旱且多事朝廷憂之起君衰絰中君奪情視
篆之初旱暵千里餓莩載道君不告于上不謀于僚屬
輒先發官廩大賑恤之而後聞於所司孰事者益重君
有遠識民賴全活者萬計而君念官廩所以給兵餉然
徒恃此以救荒非法之良者於是謀諸僚佐東莞王恪
桂林郭輝劉本輩各捐己俸買地於府第之南周圍數
百尋繚以崇垣前立門設廳事對峙各置倉廒凡若干

間寬廣有差費出於公而役不及民既落成扁其額曰
預備倉遴耆老之賢而公者掌之籍其出入好欺有罰
焉所謂用心仁而立法嚴也君乃設法勸借與夫公帑
平糴獄內贖罪諸色所積共得米一萬八千斛有奇歲
凶則散之豐則斂之仿漢常平故事如是者六年矣是
以歲有旱潦民無饑饉君之功也民既無饑又教之修
農桑辟田土而三州六縣之民家給人足然後驅之出
父子兵以捍禦賊兵卻敵之無妨農也而境內大治
傳曰足食足兵君其有之君嚴明廉介孜孜以憂國憂
民爲心雖寢食有所不暇得與予素及地方事輒憂形
於色如家事焉於乎國家設科舉士而得如君者幾人

而廣右之爲府州縣者皆得如君之用心修復朝廷之
良法美意以養其民使年凶則無饑寇至則相與自效
以死其長上嶺南其不太平哉惜予治喪東還不得與
黜陟幽明之列使君尚淹一方也雖然方今四方不可
謂無事簡儲之上必有知君者拔君當省之任使君澤
被生民功施社稷無負於天之生才也余叨與君爲同
年又嘗同官內臺今又承之守憲於此得君之仁聞善
政於耳卿口與之同爲洋故因宜民之情而併發君之
所以愛民之實爲預備倉記用勸之在俾後之人知君
之賢有足媲美范希韓趙諸君子也然則繼君而守是
邦者當體君之心時葺而歲葺之俾勿壞吾太守君惟

民之患永久而不窮庶幾君用心之仁與反是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奉勅鎮守柳慶等處右參將歐公擢廣西副總兵去思碑　桑悅

弘治甲寅永安猺叛圍州者再府江路梗時參戎歐公分哨進討獨當一面斬首幾二千俘獲莫計柳之兒童走卒日望公旋覩雲霞變色曰旌旗至矣聞風聲鶴唳曰笳鼓競矣已而擢鎮西總戎其願衆者以公釋此而去而不知公無不統也初公征永安時都閫張侯孟仁攝府公任受公恩最深亦慨公仁施溥而不專又恐公功久而望之也乃述公有功於柳慶者求予言勒石以垂永久公自成化十有三年奉勅鎮茲土數年移鎮左江以病辭歸朝廷以公繫思猺獞也復賜寇邊舊鎮先是融縣郭門之外豺虎縱橫公先後殲十二源猺及思管鄉猺賊幾盡招其餘黨復業今皆聽命望背唯唯執役全邑奠枕撫安馬平峒賊盤全富與胡筎宜山賊李隆等恩信不洽悉貪餌歸鉗昔日鯨鯢化爲陽鯑詠令不悛如融之藍公平來賓蕭動地其黨亦皆心服公復任時値慶遠劇賊覃召管聚衆爲亂大肆陸梁焚毀哨堡行蹤殆絕公重立穿山迎恩諸堡招撫猺成村以爲羽翼給牛種與水利相安耕鑿戰守有備覃賊計窮歛首歸命客旅遂往來無阻八寨舊轄於遷江以猺牧虎不受約束每年刦商毒民官軍征之則險峪深洞爲其逋逃主軍退復出爲患無安輯上策公徼其渠魁石公銀韋寶州聽撫俞撥屬思恩軍民府思恩專力控制以猫臨鼠自爾帖服上林貢武單大隻婦牽牛擔豕出入如家古田獞猺巢賊素稱虐無寧公整備師追討斬首數百級餘衆悉降一方底寧捻忠賊首黃鑑成殘害總戎少參二馬公蹤跡追捕莫能致討公設方略懸重賞稍致之卒俘以獻中人之心於是乎寧慶遠江兩山壁立賊據險掠官民舟楫莫展公召其頭目誕布威信無不帖然聽命至今江平如練舸艦相繼饋餉有貨通當公蒞郡飭於邦化思恩田州泗城東蘭那地諸州俱爲控制公恩信素布每有征行其守土官無不親結甲以從故能所向克敵成功若神公清以律己恵以使衆凡城樓公廨弊則葺之荒則新之俱出措置不煩於民歲遇旱澇則齋心祭禱無不立應民受其福歌謡載道又同大參黃公瓚議立社學選軍民俊秀肄讀其中多有成立者且知人善任故能保障邊州屹如長城莫敢指顧公自守梧與今郡守歲事功成及獲黃賊朝廷象賜彩段表裏加二府勞羊酒銀牌無算公雖居閫外秉重寄然遊心古澹耕山釣水之心日往來於胸中象以此職朝廷每象賞不允及今永安功未上而有茲擢嗚呼若公者柳慶之人思召伯望諸子自世可忘之哉

予家食時鄉丈孔君韶文時爲御史中丞與予言公起家廣州前衛揮使年少仰拔頴自見最爲都憲韓公永熙器重予昔守高州四郊多壘潯城鬼魅事幾乎不可爲之境公年踰弱冠仰擢都閫伺于披荆棘芟强梗化盜賊爲平民千里之地得出湯火歸衽席公功在不刑予時巳知公名及至鄉爲公贑公治戎之暇手不釋卷對予劇譚秦漢以下文格高下及上下數千載史如指諸掌雖專門名家有所不及愛接賓客開懷引納無不傾倒重惜物命一蟲亦不輕殺遇有罪當誅決不姑息文事武備庶幾兼之予嘗論公之爲將以孟孫傳放麑之心常裝將軍射虎之勇得孟明修政事施之老穉兼蔡遵雅歌投壺之儒雅謂非三軍之帥而豈一夫之敵耶公功在山恒峙不遷公功在水恒流不竭職息撝揚莫既筆舌公名磐字世安别號石齋

永通峽碑　　張　澯

永通峽即成化初都憲韓公所名斷藤者是也其地距潯州西北境源出萬山中其上口接柳之武宣縣勒馬峽下口出桂平合流潯江中間沿迴數百里兩崖壁立千仞叢木蔽天洪水奔滙是惟猺賊負固之區正德戊辰太子太保應城陳公嘗以都臺右轄來督兩廣軍務仗鉞振旅風霆四馳遂問峽之險易通塞有進者曰茲水雖險可航並潯溯柳六口可達實爲兩江捷徑自韓公罷兵之後而峽之門戶有若扃之者四十年矣公剛之震怒即遣一校召其魁猺莫不延頸畢來既乃下令曰聖天子神武好生吾不忍汝即梟磔令與約凡官民舟艤之經峽者汝等轉相護送之各有程期凡民商販載者各給汝以魚鹽瓦器令而差馳法弗汝貸維時羣猺竦息退而共命數月之間兩江晏然舳艣絡繹不絕因而於朝額以永通更峽名而勒諸石上賜可未踰年公陟侍司徒又六年公承易命再撫舊蹟向之進者復以其事來告益作官者率江迎送而啟隙焚之毀汎舟者悖官府兵威而與魚鹽之約故爾公與總鎮太監甯公總兵太保武定侯郭公巡按監察御史謝公議曰是安得獨罪猺猺乎於是刊章刻期申命懲惡不崇朝而舊規復衆利與矣夫始之不殺仁也來而制之武也變而能察智也善終如始信也仁殺武克智馭信懷具是經德以撫小醜峽其有不通哉是役也副總兵房汝玉副使傅本學參議張天衢劉士信僉事姚九霄參將牛允武張天祐皆承公命戮力賛襄而謀以記相屬予潯人也其可固辭乃檃括事實而係之以詩曰

峽之山奕奕航而游者無忘帝力峽之水溶溶後之來者尚繼我公

義寧縣透江堡碑　　尹　圭

義寧去郡治西北八十里有寨名透江去邑治西南十

五里為古田磁洞西融始龍桑江懷遠大羅諸賊出沒咽喉寶義寧永福靈川興安要害之地環處其外為西嶺塘勒安鑑諸村村民往嘗招獞分田錯處以為衛既而獞種日繁獷悍不制導賊擄掠為之轉贖以要重利或陰構黨孽焚蕩村墟民苦荼毒歲益不支有惡賊黃明相亦先年招來者生息引集族衆近百分處平田江門磁峒胡山諸寨民皆側目以視每夏秋天旱明相則阻水灌田西嶺塘勒之田坐待其槁民有畏害棄產去者明相據為已有更遷之民因有可坐視其斃亦習為負固藉口獞侵遷其里不復有公租之入而邊山諸獞聯絡百十餘家陽順陰逆視明相以作惡者亦不可指

數嘉靖丙午春侍御徐公奉命入境惓惓以弭盜安民為務西嶺諸村有以明相赴愬者公留而徐察之是歲秋明相讎里民李瓊九之猶已執縛支裂殘忍莫狀鄉民憤惋擁瓊九之族李松常等復號訴于公公勃然曰噫惡至此極矣天討有罪是烏可逭于是謀諸分守大參陳公茂義分巡督學魏公一恭協心贊成乃與副總兵程公鑑熟籌其可命指揮王國賢門崇文霍承祖等領兵勦之指授方畧整兵疾行值天大雨賊不為備一舉而殲之渠魁授首黨衆剿滅幾無噍類殆天厭明相之惡假公神武而降之罰人力不至于此也明日鄉民欣躍如獲更生公曰透江據諸寨咽喉為獞賊出沒要

地不立堡以守之安知不有漏殄殘寇復結諸獞為患如明相者耶于是命主會同王國賢等卜地據險剏堡以為戍守之計命千戶靳邦儀董治匠役庀材鳩工不閱月而工告成形勝壯偉屹然為一方巨鎮撥狼兵二百兼軍守之以明相遺田給戍兵餘田留給就招殘徒于是民得安居無恐而磁洞西融始龍桑江諸賊有以控制其咽喉不敢橫行如前使繼之者得其人鎮壓警勵不少懈怠如公在時則義寧以西寧復有奇獞之憂耶其保障之功大矣時署義寧事藩司都事劉潤欲刻石垂遠而以文請于公公命主記其始末俾來者庶幾有考焉公諱南金江西豐城人

邕州陳君施學田碑　徐浦

今之策通顯漸夭達者大都皆卓犖夫也平居淬厲孰不曰我出而仕則必抱吾民與吾物以行所學遂所志而後已既登膴仕亡論服休服采靜言庸違即膺一命之寄而志行不符名實背馳者比比此其故何哉名利之心勝而實踐之學荒也是以今人固有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者亦有勉強於仕朝以釣一時之譽以為干進之媒及一不得志則舉平生而盡棄之如兩截人者噫士之所以自待與國家之所以養士者果如是哉噫又安得志行相符窮顯一致者而與之論士哉余叨仕版有年嘗執是以問天下士有不多見若邕州陳君

者寘無愧於士也君嘗語予曰鄙人爲秀才時苦於貧之無能措一錢以爲燈油之需矣心以爲他日倘有貧益無忘也及叨第歷官二十年至解組歸一如貧士初心常耿耿於懷不以告人而鬼神則知之矣迺年偶因家僮陳鐘等九命爲劇寇盧恭等所殺蒙先任郡守陳園山問以一家非死罪三人其田產斷付死者之家律牒是當道詳允鄙人思之盧巨盜也向屢官兵禽之不獲家僮之死數也而今獲大盜以息民患則亦幸矣又安敢望取其田以自利乎其呈送府請議以給兩學諸生庶可以畢初志噫若陳君者豈非志行相符窮顯一致者哉今考君諱大論起家己丑進士孫孫然成負道

氣弱冠游陽明先生之門深明體用實踐之學而一時同升之士莫不以志節道義相砥勵如銓曹省舍固我明制科之妙選也當路慕君之名有欲以處之者但欲君投一剌可立致要津而君不少屈竟以司徒郎出守三山繼守韶州下車之初即鋭意治理築明經書院於韶進多士而以時課之孳孳爲廸以體用實踐之學又爲立清平市每歲計其賦之入以供諸生燈油之費至今著爲令典韶之人士咸德君於不朽矣夫陳君出而仕則置租於書院以給諸生處而鄉則施田於學宮以周寒素出處一心言行克副所謂天下士非歟恐不當於今之士者求之也雖然仕而置田易處而施田難矧

陳君養貢丘園久矣考其家亦寒士等耳頎肯先人後已抑何所爲而然乎噫君之心惟求無負於初心焉耳此固吾儒實踐之學體用之道也謂非一偉人哉予樂談人之善者因邑守申前議給田以贍學遂命之立石以嘉陳君之心云

修造全鎮民居碑　林大春

梧州爲東南重鎮實兩省往裳之會三軍所出四民聚焉然其地僻在西陲非通都大邑其俗尚簡朴無高堂華屋之觀蓋自官府學宮之外率多竹廬以蔽風雨每閭閻烈飈焚燒數百家俄頃而盡居民常苦見火焚焚從屋脊起遂謂天災莫可幸免也已復結竹廬居如故

以爲常歲嘉靖乙丑六月城外火災其明年丙寅六月又災於是藩臬二使者患之因上書督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洪都吳公自言奉職無狀弗能宣揚德美致召天災殃及于民宇民用條戚請與吏二千石而下痛自修省以回天譴因發倉賑梧之被災者不勝惶恐待罪是時吳公適以上命東征二源先移軍於端州書至公方勞師軍中爲輟食流下言我以東兵之故而遺西鎮黔黎憂離大夫自引咎乃余罔豫圖其亦何責之辭遂可其請且移檄鎮中召父老而諭之曰頃余乃弗虞爾等弗戒用燔于爾宮余實甚憫焉然火之作不于秋冬而于盛夏此非必皆天災也其居使之

然也夫滄海之舟雪山之騎昏夜索火必無與者使童子操竹而礳之則其火立至由此觀之竹以致火亦明驗也而梧之民乃往往析竹為椽編竹為戶上棟下宇匪竹莫須環城遠近鱗次而居井竈相續寢爨其中日氣下暴地氣上蒸欲求無火不可得已故火之起自屋脊也實暑盛竹熱燥之所致而反為天災不亦誤乎且夫陋費惜勞而安於陋習者貿貿之守而更化善治移風易俗者聖人之事也以豳風陶穴亶父契龜陶唐木處神禹鑿龍放泰伯端冕以化吳仲尼絃歌而治魯凡以承天之道因地之宜貽斯人以久安長治之術者也故民因攜志士習而安焉子孫世世守以勿失夫然後

教化可興而風俗可同也今梧人不窮乃欲為一切目前之計以苟歲時卒有不便於已即委而去之視棄其居如弁髦然甚非所以示民不遷之義也其令民自今皆易竹盧為瓦屋力不足者官為貲給助之能以義倡為凡民先者旌之有不如令者罰之甚者籍其地而墟之於是乃發帑成千人命中軍監製磚瓦凡累數十鉅萬悉貸民所易取令諸臬使者以意行之行之郡縣五閱月而鎮城外內居民無敢復為竹舍矣君子曰觀於此而知王政之及人至易也其浮遠矣禮樂其可興乎初公令既具或訓不如令之罰至墟其地不已重乎公曰不然止使之難犯耳至是功成民果無犯者其年秋

二源平公且還鎮往觀之會有詔召公入贊機務復召還本兵於是士民爭赴郡請記其事曰公之惠民所人者亦多矣靡得而悉記也不動聲色而遺我西人百世之安者亦大矣不可得而闕也無已則請以前事記可乎太守許諾更請于二使者二使者謝曰是成在役顧我愧爾以贊公其何敢辱之太守曰夫六月之災惟使者幸聞之今日之役亦惟使者幸教之願使者勿辭於是二使者攝處二父而太守而下與博士弟子復二過之然後使者乃治采掇其文而為之記使者為大參劉君子輿與僉事林大春也而記仰大春為之明大參之處也太守為誰吾江丁君自申也自太守而下若同

知柯文紹通判陳紹文濟仕雲推官李佐蒼梧縣知縣海鵬則均之與有經理勸相之勞者其辭曰

於皇我明德覆六合奠翼蒼梧雄鎮是作宛彼江流實旅雜沓民亦繁止修築是托四月為夏六月徂暑連衽成帷揮汗成雨炎蒸熾鬱烈焰為災使者陳辭爰告我哀吳公曰咨咨爾夯黎禍匪自天厥乃自貽我圖爾居陶瓦攸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乃貸爾財乃佐爾力庶無後艱以永今夕百工趨事庶僚祇式二勞暨費其究安宅於惟我公澤被鴻鈞潛消默運大造我民禦災捍患戶硯戶陳君子萬年正是國人粵稽史籍伊誰配矣夏禹不作民魚鼈矣齊微管仲吾左衽矣方公之功誰

今古矣千載穹碑畢漢水矣

百歲坊碑　殷從儉

竹岡金公生於成化三年丁丑中丙午鄉試至嘉靖六
年丁亥爲重逢今四十三年甲子壽登九十八以閏計
之歷月三十有九實計百歲吾鄉前此未始無百歲之
人但或德未能以稱齒望不足以服衆則亦淪沒無聞
爾公發身賢科筮仕學博歸隱五十餘年潛心砥行交
際不苟於凡道德性命之旨陰陽醫卜之術罔不洞究
教子自擢魁于鄉仕爲縣令年近古稀推爲鄉評所重
公雖登上壽而步履飲食康强如壯非建坊表揚無以
章示盛美蒙靖江味方殿下眔眞尚勅遣古賢王捐金

五十暨王世子屹峰殿下二子輔國將軍任晟共捐金
十餘大書百歲二字遣紀善舒瓏持以授儉子幸與今
比鄰欣承雅意稽致微勞遂謀于鎮國中尉約俄鄉官
李公案李公應侯公相七公文偁何公莘蕭公德明彭
公登瀛李公仲傒共成厥事備告丁宗藩縉紳奉國將
軍規釜國子司業呂公調陽等百有餘人各捐金有差
適鎮守副總戎上公龍聞而韙之捐俸五金委百戶徐
鉞董其役卜址南門隙地衆心胥悅事既就緒始白子
巡院三司郡邑諸公皆樂贊其成經始于中秋落成于
長至天時人事不謀而合又豈偶然之故耶茲幸畢役
謹勒其略于石以俟登上壽者次第書焉是爲記

永福縣新建兵堡碑　張守約

粵右古荒服地自城郭外皆夸蠻獞穴其種類蕃非他
夸比難制一習獷貪得一張毗輒操刃相鬬甚者巧險
肆掠無少顧忌難制二地廣負衆匪走峻坂危石上下
如猱狖難制三與猺獞上賦簡歲被戍卒之精率錯两
楚東廣以給卯傳尺籍鮮土著亦雜隸兩省健兒充之
大都諸所募集土夸爲多其勞佚饑飽聚散堅瑕勢相
懸殊寇戎氛則勢所控制益二者之難久矣然無如粵
佰也當事者每報於某始而易於慮卒討軍實則勢所
右甚以故古田沒於夸殆八十載迨國朝定穆皇帝欽
意外攘之巢吞邨一三大老會議請徵大師討平之今

天子嗣位初懷洛二縣相繼上變又討平之永福環四
面皆夸與古田懷洛諸縣相錯邇諸以命適當已復睹
聚爲患中丞郭公威震而恩柔之無論永福即封內諸
夸屏跡四面額上牒輸租賦稟要束與編氓伍草萊漸
疏逃移漸復非曩時矣公以狼跋豕躑何代蔑有徂征
海伐未嘗無兵顧任事者備之乃檄所部圖善厥後於
是集兵策而規畫之因地之要害以置兵因兵之屯聚
以置堡犬牙相錯掎角相資北有龍門堡募兵一百六
十防守以塞大夸古滿之徑西南有海灣堡募兵二百
防守以塞珠砂坪古底之徑南有古鉢堡募兵三百防
守以塞思位古鎮巢之徑東南有陂角堡亦募兵三百

防守以塞修仁荔浦金碎之徑北有鳳山堡撤胥江勁兵五十防守以固縣治之屏蔽而又於新安堡增兵四十江尾堡增兵二十蘭麻堡增兵六十理定堡繕築城垣以原募鎮蠻兵二百住守其餉有給司帑之藏者有給蠻絶夸產及荒讞田土者有兼給魚鹽者其戍有羅兵防守者有專募土兵者有漢土兵兼募者歲給田若干畝帑金若干兩堡若干所兵若干名百里內外隱然金湯之固矣夫吾粵民夸雜處非有藩垣之隔出入之防地利兵情大半共之而徵召不能猝集儲峙不能猝供來則獸突去則鳥散跳踉爲孽噍嘵成習共一喙一息未必遠帖然伏據莽已也邪公忠誠悃欵幅幹淵密

古所謂社稷臣而長慮却顧爲吾粵建不拔之業蓋自爲晉興牧以至今茲十九年矣昏巳事之令軌樹永世之駿業其所關於兵事最鉅而兵憲吳公善定綱紀之度地覈田告令長鄭侯佐首持是議與有勞焉若鳳山堡之建取胥江剩兵以守今中丞吳公允兵憲公之請重內地嚴外扞皆大有造於吾邑者也諸父老謀伐石以詔將來無使湮沒命守約操觚敘其事爲之志其槩如此嵇搢之頌河洛之思世世不絶則諸鉅公之勳與吾邑罔極可也

懷集縣學田碑

文體術

昔原思爲宰而辭九百之粟孔子曰毋與爾隣里鄉黨乎夫聖人禮義之中正辭受取予適當其可觀此則分祿以惠人聖賢之通義也然隣里鄉黨宗族之所在分祿以贍之是謂孝於其親庠序學校人才之所出分祿以惠之是謂忠於其君其心一也我邑侯陳公起身科第世家淵源問學蒞任以來諸士子多拜門下每五日下帷身親課督雖嚴冬盛暑未嘗少懈計明年又當大比慮士之貧者或不能自給以廢其業於是捐俸金六十餘兩以爲廸學膏油之助惓惓然以科第期多士忠于作人之念誠至厚矣諸生感動先持予等僉謝而請于予曰分此惠以爲膏油不過應德于暫時豈若總其惠以置學田俾得遵恩於久遠且學田之立有自來矣

先是本學掌教蕭師捐金十兩置學田若干畝歲入租于學以資公用繼蒼梧僉憲夏公捐金五十兩買學田若干畝歲入租于縣俾貧士每得具文請周二公之惠至今不泯者田存故也我陳父母今日之惠盍亦因二公故事置學田以垂諸無窮可乎余欣然喜曰諸子之言是也於是悉出惠之金擇田之近郭者而易之共得田若干畝租若干石遞年輪廩增附各一人徵其所入之租而歸藏之凡有所費悉命於師長登簿公支不得任情花費俾廸學沾實惠也謀成諸士請予爲之記顧此實余責也曷敢辭雖然體二公建學田之心以作興諸士尤當體三公之心以奮勵蓋學田立則公用有資

公用有貲則課焉有常凡爾多士日燕燕然相觀以底于成者皆二公之恩所自出學田之惠始將與學相始終也余所謂忠君作人之德寧有艾者正坐此耳三項學田土名段畝稅租悉條開于左夏公名道南號見吾浙江餘姚人也蕭公名信號少川廣東潮陽人也二公善政善教典籍具存茲且不贅陳侯名一定字克靜號瑞溪廣東揭陽人也舉甲子鄉進士由瓊山學諭來蒞懷凡五年立學之外又復剏倉四十兩建府樓植風水是以大復倡勸士民踴躍恩威著而四境帖然凡此皆有士受民別爲禦暴之才炳炳多不能盡述者原斯碑所以紀學田也若大原叙侯之功德以勒竹帛者端有

望于後之君子云

梧鎮閱武場碑　劉堯誨

閱武場在鎮城南西郭五里許跨三江中洲環以岡阜其地平衍而三面阻水中可屯數萬人乃即地爲場以教戰士中設將臺三楹前結軒後堂二楹左右廡各庖一臺下東西五十步外設廳署四各三楹火神廟一門廡各三楹凡閱武先以牲幣告火神而後行事周繚以垣凡一千五百步有奇垣外西偏結軍營四以居士漢成卒營屋各一百間成化癸巳年總兵官平鄉伯陳讓創建嘉靖間提督軍門應公檟吳公桂芳前後修葺顧年久而弊且隳矣余初蒞鎮故事閱武見臺軒欹側各堂署俱不蔽墻甬垣址蕪沒不可復識四營屋僅斷甓殘礎錯於叢莽中問之則曰各戍卒旅食民間或憑城堞爲廬者甚時守道參政林舜道在坐語之曰梧爲虛鎮即無論武士所見武場荒廢其何以示威重而懾遠人如存轄何盍命有司於是檄梧州府知府陸萬垓簡吏捐事計餘錢議遠溯同知魏任賢治具撤通判黃杞市材伐石鳩工程土而以坐營都指揮使周勳專董之乃合各營戍卒吏等宜事仍出餘錢羨餘若干萬以佐作先是司府吏以土垣數壞不耐雨潦請易以甎石軍營狀甓請更易其垣損營屋數而高大之他臺軒堂序各公所咸如例飭可日始事越十有三月而訖工

是爲萬曆庚辰夏五月也

懷集義倉碑　林春茂

荒政之重於爲治也豈細也哉昔長孫平領度支見天下多水旱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朱子在崇安請立社倉一所借官米六百石爲本而取息二分歉蠲其半大饑悉蠲之行之數年子什其母更不收息雖遇凶年民不缺食王政先救荒而其要在儲蓄二公之計慮深遠矣我國初每邑有倉而又設倉於四境用官鈔買穀儲貯僉點大戶看守其初蓋甚善矣其後歛散不特文法繁瑣吏避事者視民之殍不以請發至化爲

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看守者傾貲賠由之廢弛今并其基址而無存者此與懲噎廢食何異哉獨預備倉貯于州邑其藏有限且所惠不過市井游惰輩而遐陬僻壤力穡遠輸之民雖轉溝壑而不能沾升斗之粟其勢然也余治懷之三年諸廢墜稍舉而尤至於義倉條陳於郡使者馬公毖示爲治首務者實舉行某之父老有云懷邑多穀而荒少往歲旱傷穀價反賤蓋狃目前之無虞遺預防之至計也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況懷集半帶川而四山多猺獞無桑麻蔬菜之饒闤闠鮮蓋藏一遇東西其穀可出而不可入設有重災匪特流亡而盜寇滋起矣於是捐貲每里立一義倉每倉置五十

石令民出粟每畝二升助之榜之通衢時一保長朱鐘出穀十六石後無繼之者乙酉秋旱傷既甚百姓徬徨方行禁糴止商穀五十餘艘遂取贖鍰買入預備倉者三百石又買二百石入義倉以俟平糴餘令民間自買獨郭襄陽買穀六十五石後亦無繼之者嗚呼好義之難得如此使饑饉薦臻公私具困其極也必令勸借而不免於乘機搶掠富戶不能安居孰若隨處積粟隨處散給積貯而有備之無患者哉是倉也在城廂者一在坊郭譚村西水獨週者四惟務本里頑愚懲之而不願立其法掌之以保總保長而老人兼之立簿三扇書其散斂之數一載於保總長一藏於老人一藏於縣游手游食者不與殷實者不與無行之士不與每石豐年收息二分中年一分歉則加耗五升散以仲夏斂以仲冬俱登于籍其以濕惡還者有罰故負者倒其籍總之不外二公舊法而酌以時宜也既斂之後本縣稽察出入之數具報于府不登循環其侵隋挪移責之賠償而痛懲窮罪嗚呼治法貴於治人善始不必善終與後之君子雅同一心可垂永久不然其不爲豪猾之侵耗者幾希於是乎記

府江開路碑

管大勳

夫粵有府江在灕江下合濛荔水折而南爲全省咽喉也其流入金峽遶巴江出叢林兩岸巖業疊嶂連雲茂

林密箐怪石危壑人迹罕通諸蠻每每從中口或蒙陰中出邀商旅戕吏民歲歲爲患雖經誅勦屯兵列堡迄未有剪荊伐翳鑿山通道爲千年計者萬曆十三年春正月王師平府江諸將吏僉謂自征蠻猶薙草然薙則刈伏則撫無他術也請自今藉溢田修軍實據險守之維時督府連江吳公撫臺龍溪吳公相與協慮而籌曰勦叛匪艱而永清之爲艱府江幾用兵矣而旋蠢動患在巉嶮弗剗欝塏不通而獮雉之未備乎乃合謀於貞指黃公上書闕下若曰府江向號天險萬嶼夌空千嶂蔽日循崖徑窮度壑蹊塞棄爲盜區迄今戡定風氣屯蒙道途阨阻善後之策曷若開路便上報曰可於是檄

兵備憲副歸安韓公總董其事當是時戎馬甫休息行間諸務勞午先爲議耕屯防禦之略內調節其軍需而外撫安其殘黨已遂召平樂縣尹黎來王經紀之且命單騎往視險易諗道里孰山宜刊孰江宜疏孰石宜鑿崖宜焚孰潤宜舟宜梁孰地宜館宜亭孰沖達何處孰付出何所孰堡接何壞咨度旣周矩矱略具乃召千戶劉栻把總李芳華勅之曰遵爾界驅爾兵役爾工毋怠而成已而召外郡邑商船戍郭邦實張瑞等若而人俾麓憑冲斆艤糧集夫力縱斂伐輪已材而朝椽募心惟口裁省覘趕畫命門授事分地呈工給餉制器遴能課績勞勤策惰僣違智行稽商木以折工宜商劑眾蘋深

芟窮谷頓令衆山如童諸路若坦百年蒙叢魍魎之區條爾四達視內地云經始於歲乙酉夏五月竣事於明年丙戌二月自小龠板屏龍頭磯廣運堡足灘雷霹至銅盆冲總二百餘里兩岸兩地田冲營出沿江冲口佛槽豬巷大鋼江營一在江口一自龍塘抵清潭腦小鋼亮營一至小鋼江一至田冲界一至塘岡仙迦一至象磯堡丹竹冲界一至大小鋼亮鋼江一至木浪南岡一至大木冲一自異村後出佛槽歸化等處小岡堡一接二姊巢一至榕岡及潘村東岸賀縣至東安界各若干里而松林鼓鑼二硤尤稱險絕則命李芳劉栻率江游接地脉併力疏鑿以接兩岸之道無病涉焉總之設公

館二亭鋪四十渡舟十三橋梁六百二十有是役也治地資兵役蒙資商架構資材畚鍤資石賞賚資羨而借公帑僅六十餘官不費而績用成嗟乎余於是仰窺二院之吁謨弘遠而兵憲公之苦心矣與其屢勦屢叛勦我王師也寧拓闢是圖治險巇而爲康莊驅[illegible]而成孔道陰殄陽闢氣通物阜狸埋梟伏一勞而永靖之爲快乎余嘗分藩蒼梧往來上下三歲間凡八度府江矣今年春移官東泉噸流過之見烟霧廓清新堤迂衍輪蹄絡繹負擔盈途浦噴散江村舍相望別一境界矣余喟然而嘆惟是神武維公在各中八蠻通道幽壤同風不廢幾乎與[illegible]休閑[illegible]垂無休烈也哉

歎雷碑

龔一清

懷遠縣城治久虛猺人未釋舊怨皇帝在宥十九年守藩臣龔一清分道右江矢承德意以容慶任陳郡守麥庚以經緒趣藕長令朝陽及尉鄭良慤方庀事猺衆余金朝數十輩白尉因寓民張鵬與自學羅乞于長令與懷民俱來具請新縣治城丹陽鎮狀願爲新民蓋令尉義喩一旦幡然從化矣可之爲諸鎮地相土宜以宋別駕允犨借時中春十二日也民猺蘁杳歡鼓與所至而雷偶鳴于上轟然訇然若與應不先乎此不後乎此是歲雷始此也爰歡聲其雷又天心之同云乃定治維版土田先是民棄爲蓁莽猺占耕者且久令尉爲言猺皆

吾民願以畝輸稅如與仍業許之其猶鬬不率化者責在六刀之酋特取焉以麗于法爰如請屬石諸歡雷碑維後罔有輕更系之箴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毋曰蠢茲有衆歸命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毋曰何畏至愚而神遂歌曰民歡攸蕺天心攸同厥城孔陽萬年聽功

九府學田碑　　楊芳

田以養士胡可已也自代置來謀之直指錢公出帑金三千購得九府學田四十六頃三畝零每田有四至有租數有佃丁姓名刻石於各府州縣學宮前學使駱君撰有碑文豎之桂林明倫堂不啻詳矣今學使楊君又查出頻年所有學田九十九頃五十六畝零復勒之石總計共得田一百四十五頃五十九畝有奇蓋亦各省所無者嘉惠後學先後一心謹識之以備查考若乃遞相稽覈使不至於埋沒兼併而令錙銖子得沾升斗之助是又在我良有司也

貴縣漏澤園碑　　黃學準

夫掩骼埋胔牧政之大端也貴邑舊罹兵燹野多白骨荒岡僻阜停積無主尸棺殘魂孤泊靡所依附往往星月之下風雨之交形爲宵哭幻爲野燐鬱氣結上干天和比歲荐登災疫間起禨祥之應咸弗虞矣予署邑篆觸目動中因簡憲綱三十六款讀之亦無附載三復考究乃知漏澤園實與孤老院事相表裏蓋聖王御宇以萬物各得其所爲願其效使齊民樂業養生送死舉莫所憾不幸有煢獨之祀者則窮民之卹枯骨之澤尤在所先故牧養如法則生無主者有所托掩瘞以時則死無主者有所歸死生人鬼埋一而已憲綱載非略之也義互見爾予獨怪夫今之爲政者簿書迎送取給目前而郊坰之外不復周覽致使赤子遺骸等如瓦礫曾不得附于敝蓋帷之例亦良忍矣予懷此懼顧左右供事皆推埋隱惻無足委任乃進其耆老而詔之有吳邦材者其篤實好修踴而言曰老民不穀竊嘗有利物之心而分無所施恒恐身先朝露甘同草木今明公發是盛美敢不承事惟力以圖不我予曰善哉善哉遂書牒委之給以使令仍申陰騭果報之說以堅其意始涓吉日周行祇役計屍棺停積凡八十具悉爲殮瘞淺土髑髏一百六十余并牒散骨殖則瘞爲叢塚貯以石函覆以高丘邦材復捐貲召巫設清醮以享之同時鄉耆余璟華亦各携貲衣楮錢相率焚拜襄事而退由是野無暴露原有封塋雖微華表以爲觀亦樹白楊而成列過者釋狐兔之感逝者鮮吟嘯之悲枯髀之魂載寧伯有之厲不作和氣斯洽豐穰可期茲蓋王道自然之施徼福于腐朽悄乎寘泯者也爰用立碑紀其顛末尚企來哲因時修舉相承于勿替云

獨遊里橋道碑　　謝君惠

懷邑爲梧轄隅介在東粵之間傳不修館舍不設郵亭謂非當道驛節之所臨冠蓋車騎之所假途也以故多屬鳥道周行之履覘罕咊夫東面獨過一帶自麥嶺至鑿石延袤四十里丁巳秋馮夷作梗傾圮尤甚嵌巖險塹壘石淖泥乘者抱蹶折之虞行者多躑躅之患予每過欲謀爲修復狀顧此費不貲非藉士庶同力共事即長官惡能點石神通役鵲浮鼉轉濟人於亭衢也適郡從事高天燕慨然行急公之義具緣簿告余余曰嶠在封邑而繕修發陵缺隘將士盟謂何經理橋道余爲政願與衆共圖之用是捐俸爲士庶規仍節美勸勞率作與事鳩工度材以儆兩費時都人士羣相鼓舞富者輸財貧者出力以佐不逮故經始于戊午一陽之候迄茲仲春遂告成事凡絡繹征夫肩摩轂擊式歌且舞于蕩平之途而不知爲之者夫以百年險巇之區忽成康莊大道坦然周行雖曰徒役之數乘除之會而予來趨事庶幾政通人和百廢可次第興乎余一人實嘉賴焉是役也計除道四十里許石結甃橋二平橋四約費四十餘金其樂輸姓氏俱有成勞例得并祀因勒之石陰以誌不朽

粵西文載卷四十四

粵西文載卷四十五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輯

碑文平蠻

平蠻碑　　唐　韓雲卿

惟大曆十二年桂林象郡之外有西原賊率潘長安稱安南王誘脅夷蠻連跨州邑鼠伏蟻聚賊害平人南距雕題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彌亘萬里人不解甲天子命我隴西縣男昌巙領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持節招討斬首二百餘級擒獲元惡并其下將八十四人生獻闕下其餘逼逐俘虜二十餘萬並給耕牛令還舊居線外一十八牧守羈縻反覆歷代不賓皆受首請罪願爲臣妾嘉其自新俾守厥舊商農漁樵各復其業悼羞鮮寡各安其宅變氛沴爲陽煦化險阻爲夷途五嶺之人若出幽泉而覩白日如蹈烈火而蒙清泉耆上聞優詔嘉焉公卿百辟將校耆艾咸願歌頌勳烈以銘於石辭曰

皇帝即位十有五載淳風橫流聲教無外蠢茲蠻夷肆其蜂蠆恃遠怙險爲人蟊賊爰命隴西持節討綏刓我師徒如虎如貔卷旗釋甲先喻德澤稔惡弗懲含蓄弗息蹻蹻隴西厲爾矛鋋鼓奮重泉兵揚九天出其不意億萬躋顛來者面縛亡者粲鍔搜洞索穴覆其巢穴若鼓洪爐燎彼毛毳若振飄風摧乎朽脆海宇濛濛再開

天光俾稜作和化戎為農三軍臥鼓四部罷柝原野薦條萬里澄廓明主是嘉罷人是康銘之嶺門用垂無窮

桂州蹇宜賊首級碑　宋 孔延之

廣西去國既遠自有邊事主兵之臣懷詐事上專用姑息以取官賞民益受弊賊益得計以至於不可救療慶曆四年正月十三日宜之環州有賊歐希範挾怨聚黨攻其州下之明日破帶溪普義又明日破鎮寧遂其□□自稱神武定國令公桂牧內侍供賊蒙趕深溝高壁乘宜州無備將以　二而搖二廣也於時主者出兵捍禦雖頗據定而賊方得完器甲張□□勢安撫納故事四月以刑部員外郎集賢杜公杞為轉運

發察使得便宜追討八月十二日公至自京師涉桂踰宜駐施於環經沉謀撰遠□謂安化種類頻至深入使吾數千里之民夫耕婦織不能供命而濱於死者趕實為之地今不并誅是雖得希範猶不得也亦既擒趕明年正月七日縛希範於荔波之古縮寨十三日械至環州二十九日誅希範蒙趕及其偽置官屬二百四十有三人於宜州之城下配隸之外并前斬首總一千四百九十四級公命分送諸郡　之以示衆而臨桂居四分之一於是桂之官吏相與謀曰古之誅大惡者必為京觀所以示戒懼於其後也今此小醜敢行稱亂惡已鉅矣宜斂而封之以應古道然後盡以所命鄉北郊而瘞之章大戮焉公之武功藏在冊府異時死者得葬生者得息含哺鼓腹無征輸之患傳諸故老之口而不見公之顏色又無紀述以形盛德之美何以慰南人之思哉因略取其粗而書之石云

平蠻京觀誌　余靖

大宋皇祐四年夏五月廣源州蠻儂智高陷邕州乘江流暴漲東陷九城遂至廣州廣人怯戰登陴自固賊將駐兵傅城攻之五旬不拔上山極肆其巧城堅不能下乃還經途復殘二郡殺四將再入於邕凡害將佐三十餘員據生口萬計牛畜貨寶無算所過焚蕩無餘楚越蕭然矣朝廷發之君臣為之旰食樞密副使狄青抗章請

行願授成算上重其誠從之先是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同本路經略使余靖經制賊盜命青以宣徽使都大提舉總其節制明年正月己未青帥三將兵至邕州歸仁鋪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騎兵追奔十五里所殺偽衆二千二百餘人偽署侍郎黃師宓等腹心將領五十七人死於陣賊首儂智高其夜焚城自遁詰朝引兵入城俾供奉官賈榮就戰場斂賊屍而瘞之為塚於歸仁之南又遣郴縣尉區有鄰聚重傷還城而死并活擒而戮及奔而踩踐燔灼者三千二百二十八人為一塚瘞之於城之北三月有詔即其地築為京觀乃命立石以志其伐銘曰

庸臣司邊率職不虔盜起其間蠢爾異類藏亡納叛以輔狡頑竊茲無備乘虛襲危遂肆兇逆順流而東列城皆空嶺表騷然師徒桓桓失勁摧完天下惻然帝命樞臣握節厲鞬拯墜綏殘師行以律賞罰貴必其謀乃專兵家之勢動靜有制所嚮無堅吁嗟群醜征於常勝取當其前驅彼犬羊敵此熊羆血膏於原棄甲如山遺骸巨野有里腥臊武功外揚仁心內惻念及幽泉肩髏之葬京觀之封銅柱齊年天聲遠振皇澤重宜永鎮羣蠻

平蠻碑

聖宋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在宥之三十一年天宇之內海瀆之外冠裳弁服罔不率俾越五月

蠻賊儂智高寇邕州陷其郛賊虐夷冠驅虜稚艾遂沿鬱江東下所過郡縣素無壁壘倏然寇至吏民棄走因得焚蕩剽鈔無所畏憚乃攻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大掠其民而去然所存者官舍倉庫而已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矣國家於嶺南不宿重兵故賊起三月而後師集將偕張忠素號驍將相繼覆沒由是畏懦者望風潰走賊鋒益熾遍建賀毀昭賓再穴於邕矣驛騎繼聞上甚憂之樞密副使狄公青以爲將師之任古難其才若再命偏裨事一不集則二廣之地禍連而不解矣亟自請行天子壯之遂改宣徽南院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九月拜命既受禁旅仍得以舊鎮騎兵及荊湖銳卒從行十二月至朴林督部伍親金鼓然後兵知節制矣明年正月甲辰至賓州先是鈐轄陳曙領兵八千潰於崑崙之關公推其罪首斬曙及佐吏以下三十一人然後人知賞罰矣兵將股慄咸思用命是月己未引師至邕城一舍賊悉其徒以逆戰公之行師雖倉卒道塗皆有行列賊至駐先鋒以接之公憑高望據騎兵以翼焉賊大敗追奔十五里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生擒五百人尸甲如山積於道路僞將相死者五十七人是夕智高焚營自遁復入於蠻中先是命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過嶺與廣西經略使余靖同共

經制東西路盜賊故命公督大提舉然孫石贊謀而軍中悉稟公之節制賊之再據邕也農者輟耕商者輟行遠邇惶惕不聊其生及公之拜命也朝野之論中外懽然以方伯之才兼樞軸之重出剪狂蠻無噍類矣賊之巢穴曰廣源州交趾之附庸也又爲交趾所戮遂棄其州奔南蠻界中悖傲以僭稱號自名其居曰雲南道又曰南天國再名其年曰景瑞曰啓曆雖名其左右之人自行中開府以下署之其主謀者黃師宓儂建侯儂志忠等戰沒於陣不有翦其羽翼而能飛到其腹心而能全者也故智遁矣嗚呼智高之謀十餘年間招納亡叛共圖舉事十餘月間連破十二郡所向無前夫豈自知

破碎奔走在於頃刻之間乃知名將攻取真自有體哉二月甲戌改乘轎其月丁亥至桂州詔徙護國軍節度復以樞密副使召仍曲赦嶺南民得休息矣遂磨桂林之崖石以書其勳其詞曰

有宋之大天覆地載四海正朔百蠻冠帶蠢茲狂寇起乎徼外父殺於交逃死獠界招納亡命浚淫邊害邊臣罔上習尚以爲脅陷邕郛乘流東邁志圖全越肆其蜂蠆廣城言言梯衝附焉攻之五旬掠民而旋賊鋒一至千里無煙還據於邕五嶺騷然天生狄公輔聖推忠情存長烈志殄頑兇請纓抑路仗節臨戎英材遴集猛將風從賊之敢鬬實惟天誘來迓於郊奄喪厥醜當我摧鋒易如拉朽僞補僞署叢然授首羽翼既剪心腹既刳雖欲再聚人誰與圖焚廬而去回巢以遁六親不保曰獄其俘厥惟邕邊南國之紀九峒襟帶列成唇齒險固一失兵糧無峙黔民蚩蚩鳥驚獸駭我公之來雷掃雲開叛黨斗破繇領重恢師成廟算民得春臺天聲遠振繫公之材

紀功碑

李曾伯

寶祐戊午朝廷合二廣創制閫命曾伯再牧防南鄙也時調建康都統制朱廣用領軍來戍於是此諸道戍兵並委之總統相與修浚城池爲保固計是秋寇犯州邕境賴我師遏之不致深入明年開慶己未築璽甫竣遽已動七月寇渡烏泥江八月犯橫山九月二十二日薄我城下幸壁壘具將士用命一鼓而殪賊前鋒遂引退砦於數十里外我師晝夜攻劫大小十餘捷賊氣頗沮相持兩旬由間道而湘承遣兵追襲一捷於黃沙剪其渠魁俘獲甚衆再捷於衡山剿殺幾盡賊不克逞以遁陰山極北之寇犯炎方宅南之境俱何二十年馳騖數萬里擁衆驅蠻而入乃載籍所未有向非桂林砥柱其衝師武臣力敵王所愾廣南亦岌岌甚矣此皆宗社威靈天人福助億萬載無疆之福也茲制閫結局都統制日徹戍以磨崖石請紀文武賓校氏名載念逆寇犯順非小變也迺年得以固我封守吾民克免罹難誠同舟共濟者之力[illegible]犯霜露備殫勞苦是不可不紀以示永久非事誇詡也提刑提舉兼參謀四明豐涖制機左綿文可嗣幹山家寓河內李曾伯制議永嘉鄒琳制幹清湘徐安昌襄陽李從東江聶世堅合沙卓年龍制僉長沙凌炳炎耒江陳彌壽括蒼張建大濟南楊延九江劉烈清湘趙命夫廬陵宋垍會稽陳策制帳都統制長沙朱煥總管峴山彭興浮光余夢發都梁兵正浮光朱大德許陽王勝合陵王達金陵陳邦傑浮光張琦鈐路統制合肥程俊泗水周用胡梁李慶山陽楊俊浮光周勝海陵戴俊戍司屬官浮光吳起宗清原羅萬傚古雷鄭祥

平猺碑　　元　胡明允

泰定己丑秋僕假守於融倉皇下車撫摩瘡痍惟慮融在萬山之間民受猺害頭角崢嶸竊巢茲為重地因甲子冬寇貴州乙丑春寇柳城夏迤潯寇平南寇藤之赤水員之寇鬱林谿開府庫剽掠元寶罪不勝誅故天顏震怒廷臣僉命特命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崔公佩印分省平蠻統馭行司褒寵有秩凡馬步軍二萬人屬之公以為廣西路府州治一十有六而靜江柳慶實融猺寇為甚合謀定計審勢分征供給有需轉運無乏公命元帥萬奴正奉往靜江之西山親王餘兒亦罕董之元帥叟剌正奉往慶遠兵部尚書李大成萬戶鄭

昂霄董之副帥張昭毅往賓中書舍人賈驢董之若柳重險之要衝而融蘗猺之淵藪公獨先之柳而期以皆後會於融將為百道並攻之勢以伸三軍凱旋之威長驅而前席卷庶孽直抵大塘楓木林綾峒等團奏俘奏馘焚蕩殆盡不踰月柳寇悉平諸帥未奏功而公獨先期以泰定丙寅正月十一日至融乘勝克敵勢不可緩又何待邪以十六日抵長安黃石尉村督戰甚急敗獲者累江等凡六團欽承恩詔嘉與維新公曰噫嘻好生之德洽於海宇敢不對揚聖天子之休命乃撫山川之形勢按義兵之丁欸命萬戶哈剌不花抵鷄頸嶺武陽扶打團宣上德意當雷霆霹靂之餘而沐雨露霶濡之

澤莫不納甲兵降帳下萬死無敢異志乃示威福道以安居王師凱旋撫循之道責在司牧明張公榜諭以休息宜融之寇洗心革面凡大播等來降者二十八團有與民交易之樂融民得免征役之勞皆公之力也僕衰老之蹤力疾供役轉輸給餉幸免於罪而斯民耆耋屢請勒石以紀公功僕慨爾歎曰惟公金貂元勳碩德良輔忠顯於國孝形於家府君八十餘以山東宣慰致政公則抗章賦歸欲供子職浮雲軒冕孝道盡矣加以愛君憂國所至有聲沐雨櫛風身先士卒故襲歲克叛寇於江西今則奏平蠻於嶺右忠職至矣表峙薇省王制新崇猶未足以報公之忠厚八荒一霖豈獨平融之幸

也僕昔侍公而知公之德敢因民思而勒諸石焉若夫承流宣化老守之責勉焉趨事用不敢辭維時分省掾吏趙忠袁祿贊畫居多知印答失海牙宣使馬兒李肅顏必孛羅驍驅王事咸有功焉融州達魯花赤山童州判馬英隨軍帳下同知張按攤不花供給軍需各宜力以抵於平故為之頌曰

於戲皇元君明臣賢混一無外禮度有文法制有刑萬邦來臣維茲嶺南地險俗頑叢生百蠻豺犬之肖勢若可逃雨嘯風號疾呼其徒如雕如羆以速天誅王人遠臨相臣專征師將協心長披餘鋒笑剪渠兇後及玉融赫然雷霆熙然陽春仰沾德音鼓爾遺黎再造於茲萬

死無爲凡此武功左相式隆克孝克忠融山之巔民頌石爲期萬斯年

運籌亭平蠻碑

明　錢　溥

天子御極受羣臣朝乃赫然怒曰蠢爾苗猺毒我兩廣屢伐不悛驕悍茲甚豈守土非其人乎乃黜罰兩廣巡撫巡按暨三司之在職者命太監盧永陳瑄汝其監督我軍務命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曰維爾京南直隸江西湖廣廣西官軍土兵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命都督和勇爲遊擊將軍曰維爾京達官達軍之在行者汝其統之命戶部右侍郎薛遠曰汝其飲食予士以主事左明善王瑤從命監察御史汪霖劉慶曰汝往視師

兵部尚書王竑進曰維侍郎韓雍今參政浙江非其人不可總理天子曰然遂起公於浙拜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仍支正三品俸曰凡官軍用命不用命汝其賞罰惟允其事機可否亦惟汝從底乃功公旣受命會諸公於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二千達官五百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蓋以言者謂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公議旣定師及廣西界即議委都指揮鄒宏廉忠策應副總兵范信以截流賊在新會之西者委參將孫震都指揮葛宗蔭等守潯梧南寧以斷大藤峽委都指揮彭倫守興安靈川以截陽朔仍檄湖廣總兵李震隄備分營以進至全州諜報陽朔之賊在公五發偏師皆捷生擒渠魁數人至桂林嚴刑以示衆守城失機指揮守宋瑛等數人按軍法而行辟威聲大振士益用命衆謂乘勝宜直擣大藤峽公謂修仁荔浦皆峽賊羽翼也宜先破修荔以剪其羽翼則峽賊之勢孤矣又欲誘修荔猺老出而殺之則餘黨可不勞而自平公謂奉詞致討貴乎名正誘而殺降信義虧矣乃議和遊擊充左哨參將孫麟充右哨葛宗蔭充前哨而公與太監總兵及廣西總兵歐信等領中哨進日進勦又分爲一十五哨夾攻彌月而修荔遂平賊無

黨援路無阻絕公乃移師潯州遍詢大藤峽鄉道衆云峽乃天設備固糧多須困守數冬乃可襲公謂峽圍六百餘里皆我軍矣不乘勝而進何以成厥功乃集將士諭以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可滅之機衆遂歡呼咸願死戰公知其可用益增器械盛餱糧督歐信孫麒及湖廣參將高端都指揮夏正王瑛等五哨由峽後進公與太監總兵侍郎御史都督指揮臯鑑白全楊輿張剛彭倫柴政馬義梁泰等八哨從峽南水陸並進後令參將孫震等二哨援於後而別遣將士斷諸山口賊恃勢壁仍復挈其妻孥輜重於極險桂州橫石寺塘等崖預於山南豎立排柵滾木礧石而下毒矢如雨公乃設伏

覘其力弛遂督甲先登士卒魚貫而進聲震天地縱火烈焚日色晝瞑賊果遁衆云險不可進公謂根株弗拔旋復滋蔓督進益急直抵橫石等且九府樓等山計遣壯士於賊所不備處攀援至絕頂羅砲爲應衆復環攻連數十合峽遂破矣前後得大小寨峒九百餘處擒賊首侯大狗等并俘獲男女三萬餘而逃降凍死者無算公乃改大藤峽爲斷藤峽刻石山頂以紀厥功公復思處以大計謂內餘孽雖畏威向化苟控御稍佚終必爲患宜設土官編管其燧分耕植其荒土若上隆知州岑鐸請釋其罪移州峽內以隸於潯武宜之東鄉爲峽後門貴縣之龍山爲峽右臂宜設二巡檢司選土人爲副

巡檢乃乞銓官降印以主之徙周冲巡司於峽之北水徙靖寧巡司於峽之下水廣西歲番湖廣官軍一萬貴州官軍五千宜重選其強壯以永固守廣東宜安插達軍四百於城內以備遣調初委鄒宏范信等截殺屢以捷聞今凱旋士皆歛迹無譁秋毫不瀆於衆又分遣官軍往助不旬月而流賊悉除兩廣平矣

平永安蠻碑　　桑悅

皇帝治天下七載四方寧謐惟西廣巢賊屢經斬艾衆茅稍萌時復陸梁永安生獞成萬攻圍州治且結搆修仁荔浦等邑沿府江惡黨阻截江道軍民大擾監察御史林公廷選巡按廣西堅於用兵自斷不忒遂會議馳

疏奏聞命下晨整六師期旦夕吹氛淨地先是是年三月守興安指揮麻林諜報湖廣武岡之楊峒苗二千餘出抄掠居民列營於西延石谿千戶唐瑛總甲蔣明鑑迎敵而殞虜益鴟張林公即檄副使武君清督行都指揮事指揮楊觀嚴兵於納塘咸水諸處分布又欽諸猺於要地賞罰嚴明人奮其勇右布政使黎君福僉事王君本倫又協相其間斬首二百級生擒一百五十諸苗賊遠遁。方底寧至冬遂舉永安之師總鎮太監王公敬總督右都御史閔公珪總兵伏羌伯毛公銳又同林公俱臨平樂駐劄昭平總計二廣官軍狼兵達軍民款多寡分爲四哨會參副總兵郭君鋐副使武君清統兵

從荔浦洗府江西岸諸村左參將毛君倫僉事劉君信從五屯除西鄉諸賊巢自象州修仁直擣六峒等穴則屬之右參將歐君磐參議吳君昭自廣西畫平府江東岸等地則畀之游擊王君永僉事王君本倫又調僉事黎君內巡賀縣截滿道會游擊俱得僞參政徐君鏞鄰鐔無缺乏之僉事陳君烓閱視紀功惟謹其東西水陸恭城北面恐賊覓途潛逸則別令副使向君榮指揮楊觀背腹夾攻設網既密脫目者寡太監張公瑄又輸資助軍究心贊畫克成厥功共破村寨喦峒一百八十處斬首六千級奪回被擄男女四千四名口俘獲賊屬及賊器械俱無算我師大捷無亡矢遺鏃之患四月二十六

日班師攻各嵓峒凡險阻莫上歷代爲賊長城率不可拔者悉搜抉擊今皆化爲虀粉惟郭武所分通天嵓賊憑高下矢石我師攻圍月餘其剛如故今總督右都御史唐公瑜初下車即星馳至平樂督戰益力衆智勇俱奮嵓遂破時郭巳擢漕運總兵去軍歐繼郭爲副帥奉唐公區畫經理府江無不順流于觀我朝命將出師有事南今其功莫偉於是也初功將成閔公巳擢南京刑部尚書之任自出師而旋其間運籌進討核實功次委任得人勸懲有道無不明命用是賊衆數十年蠹虐之患一旦盡平詎非林公始終其功邪昔東漢大將軍竇憲既破北狄當時威聲氣焰亦必炳赫宇宙不旋踵野

烟沙草磨滅殆盡班固爲作勒燕然銘有漸溫禺㘅鼓鞮日逐脅鋒之句藉此轟震千古若林公者集羣策協衆力平蠻之功無愧於古可無紀述以見我朝武功之盛挾雷霆而共震配日月而並明者哉宜磨桂山之石勒于言以傳不朽銘曰

自古南夸或臣或叛充國董威新息彌亂有如孔明生擒孟獲又如狄青崑崙夜克永安撥攘四面生夸滲滲府江化爲鯨鯢文武協謀分哨進討無險不登無堅不搗少壯殊死僵尸如麻高嵓清血凝帶殘寇獻馘連逮千牛行酒宜築京觀以懾羣醜邊患底平其功何屬日惟柱史終始提督提齊闔朝天喜滿容定爵爵賞以示褒崇昔漢竇憲大摧北狄燕然勒銘孟堅秉筆歐詩南狩韓疏黃家我勒斯銘昭代之華

平馬平蠻碑

王臣

今天子即阼之明年爲正德丁卯守臣言粵管柳慶獞寇四出剽掠益橫狡昏狂奔以干大刑弗戢將蔓愈蔓愈難圖也惟聖天子天造神斷克清大憝以武定南服詔三府元僚率兵徂征時元戎伏羌伯毛公適有總漕之命不果行總鎮御馬監太監潘公忠總督都察院右都御史陳公金並奉節鉞共往視師而總戎之責總督公實兼領之乃甲熊旂錫盾雕戈舳艫蔽江旌麾遍野以鎮守司禮監太監蔡君昭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康君

泰兩廣左右參將署都督同知馬君澄都指揮僉事金君堂官君纓分前後左右哨以兩廣左右參議林君璘錢君灝羅君榮僉事丁君秩蔡君鍊暨余監諸軍事以副使陳君崇德及桂林知府汪金恩理餉事仍悉統於中軍由是兩廣之漢達官軍及兩江之夸酋目兵雲合蝟集七處十萬之衆而巡按御史盧君翊實專閱功糾槩之任上下同心彼此戮力罰既不貸賞亦無吝是以所向無前以戰必克自冬徂春用兵十有一旬搗巢掃穴斬首幾七千級其爲蠻所脅從及願聽招徠者並釋之仍屬分守右參政楊君茂元輩處分嗚呼偉哉余聞古昔天子之牧四邊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我國家聖

神祖繼威武彰大湛恩汪濊風之所被罔不披靡顧茲蠻獞乃敢跳梁山澤殺人掠貨結巢據寨重爲貙猲之擾何邪蓋蠻獞異類者也其暴虎其貪狼而其捷猨狖也惟在乎治之者得其要而禦之者有其備斯則殄殲之患有不足爲吾慮矣蓋天下之事莫難於兵天下之才莫難於將夫統十萬熊羆之士驅虎之力制之一非其道則若奔馬之轡不爲吾用矣況使之觸白刃冒流矢赴死如赴生趨勞如趨逸非仁不能以懷非威不能以戢非斷不能以行非智不能以謀非信不能以服又必如珠之走盤如環之無端不膠於一定不狃於一偏則兵未戰而先勝矣惟吾總督公具文武全材行事適

機宜而風采足畏愛凡軍中事無大小諸軍必諮而後行文移山積日復旁午公則批答如流尤長於用兵所謂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者公實有之出奇制勝決策料敵雖古之名將何以加焉總鎭公鎭靜有容不立町畦事之出於總督公者若自己出未始嫌於逼已所謂事成於同者非邪噫斯舉也鑾鈴炳耀盪人耳目吾不知南仲山甫之在當時亦若是乎烈邪其事固無可紀邪於是柳州知府劉璉進而進父老之詞謂馬平在國初本十有八里永樂三年獞寇起有韓總兵者督兵捕之而蕪其田乃爲慶遠宜山河池之獞所奪遂併十八里而爲七宣德三年有山總兵者調兵勦之而反爲寇所襲置橫羅峒安堡以守禦之景泰初元羣寇蠭起聚至萬餘圍柳州城幾陷賊勢益熾遂併七里而僅存一里之半嗣是以還曠誅數紀益肆兕猾寇不謂復有兵能壓其境者矣今茲乃若摧枯拉朽之易而又夷餘剪出異謀開峽道以通襟喉置哨堡以示保障七八十年兕悖之氣一旦銷沮殆盡戶口賦役復歸版圖見百年之所僅見爲前人之所未爲有功於生人大矣非此諸文字之雅爲足以示近而傳遠余誠儒生濶略不適於用謬承臺檄躬在戎行雖獲尺寸之功亦猶豐山之鍾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能鳴也聽於下風竊自增氣故不辭而書之亦欲效蒼蠅之附驥

用垂斯名於不朽故特強顏爲之

田州立碑　王守仁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蠻四省洶洶連年於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乃興師振旅信義大宣諸蠻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諸蠻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永勤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縈田山廻（府治西向）千萬世寧且
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田石平碑　汪必東

田江之濱有怪石焉狀若一黿臥於衍石之上長倍尋厚廣可尋之半境土寧靜則偃臥維平有靑則傾攲潛浮以離故處故俗傳有平寧傾兵之讖歲乙酉岑氏猛貪殘日殷恣橫搆兵守臣方上疏議討一夕石忽浮去數百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以滅人益異焉猛黨盧王二酋脅衆連兵據思田以重煩我師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來平比至集衆告曰蠢茲二酋豈憚一擒維茲

疲未瘳而重罹鋒刃爲可哀也即日下令解十萬之甲輟四省之兵推赤二酋俾自善計二酋憚公威德且知大信不殺遂率衆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遣之畢東昔田經書建置以詔莫有衆田父老望風覩德如堵如牆羅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生之賜也田聞何以爲報維田始禍石實發之且以怪狀聞且曰自卜卽木旋石靡有寧田人惴惴守之如嬰今則亡是恐矣願公毀此以寧我田公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既觀曰汝能怪乎吾不汝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上曰田石平田州寧千萬世皇明明年春公使無兵鑴之遂以爲田領田人無遠近老稚咸來歌於道以相慶焉嗟夫詭石在阿賊性不邪孰使之行豈民之訛維妖維祥肇是興亡天實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波維正則滅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忠誠純正其靜一之學浩然之氣見於動卞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乎田人寶茲石文若不啻交人之累銅柱也已公卑將旋田人趣必東曰茲不可無述以告於世世作田石平記

征南碑（公在留建時作立石廣西分茅嶺鎭南關上）　田汝成

皇帝承運文宣武謐守內熙皞兆四郊以崇天建九廟以尊祖於是百靈薦祉元储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論四裔廼坐明堂朝群辟按圖數貢至於安南曰茲邦不

庭廿有餘稔豈其叛哉曷往詰之禮官肅將瀕行會有黎氏逋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臣黎氏之嫡亂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篡黎宗逐臣草莽惟陛下憐而納之皇帝若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廼命兵部右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略廼務以需大舉蔡公簡委賢豪參謀畫策而左參政翁君萬達實總其凡廼闖山川發閒諜探要領峙芻粟礪矛鏃選偏裨練卒乘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人聞之大懼登庸披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先臣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剷叛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絶屬纊之晨倉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

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不受君命是爲抗黎氏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苟從夸俗權印五年而犬馬之齒髦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使叩關而關令嚴不敢將方物敝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兢兢惕惕罔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死罪死罪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遊迹無所若臣遺遺以徼之安能變如於再世也謹以土地人民之數賦簿錄之登獻闕下惟天朝處分事聞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披詐以緩我師其往毀之廼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

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都統諸軍勑曰聽以軍往遼卽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廼勤兩粵勁士分爲三軍副總兵張君經將中軍僉君萬達監之參將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宗古監之都指揮白君泫將右軍僉事李君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指揮胡君紹將中軍副使鮑君象賢監之都指揮方君策將左軍副使鄭君騮監之都指揮王君立將右軍副使張君綱監之而幕府遂移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焉於是八蠻五谿偭食左言之長吳鈎越棘狼戟鳥章之士僕廾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嶽從從麻列蝟合箕張翼舒闐駢乎桂海踏籍乎炎徼矣交人聞之愈益大

懼登庸之使聯迹轅門聽穆哀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於斯乃見悃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廼啓鎮南之關莫龍與抗黃幄陳兵森嚴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頸稽顙稱曰臣荒鑽遊魂也無異圈豕陛下不發乘軺叟尺纏牽而刲之懸首藁街以昭誠不諒是陛下以不忍草黎之故而宥微臣微臣幸藉草黎以延殘喘臣聞命以來魂愧魄喪悽悽荒懇又不足以感格皇乾重煩訊使詰責誠僞死罪死罪復更何言臣今共順之情籍輸之狀繪圖不足以爲獻剖心不能以自明惟陛下憐而察之臣率土編戶也戮之惟命宥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

之量覆育蠛蠓宥之故穴亦惟命謹以先朝所錫金印一枚黎氏所僞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闕下以聽處分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以爲其辭順其儀恭其衷無僞違卽征之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爲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衆叛親携馴至夭絕莫氏宣力北戶安堵朕亦嘉之其革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共王命詔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颷馳雷沸矣是役也君子以爲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蹐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

完寶也不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汝成嘗以藩寮分守左江悉厥顛末昔愍其勞而今欣其訖也廼述而銘之曰

粵有交州蕞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荒外嬴秦遠略廼闢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綸土酋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邊慮大明受祚陳氏奉貢皇祖嘉之俾仍舊封季犛賊逆毒蔓雕題文皇征之掊戮鯨鯢紊亂於陳絕不可得廼建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叛詐擁陳後宣廟慈弘包荒弗卹錫册給印樹爲藩邦三葉而噬遂覆厥宗莫氏承之甫奇釁悛不請而竊於義則乖皇帝赫

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海岳震拔緯武經文維兩司馬矯矯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既嚴既明翊用翕君廉信以匡鋪敦義勇虎搏虎奔朱鑾日麗玄甲雲屯帥令戢之倏如畦稱載鞠載詢蓄武不究交人聞之喙喙嘽嘽傾巢舉落俯訴仰干蓬跣繫綱蟻伏而進煩效牽羊請同昇覲匪寇匪篡庶幾有辭皇帝憐之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比於內吏輯我龍編交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妻子築我室廬牀牀天威肹睠而在瀸瀸大恩含哺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王之共虞格苗民海於七旬交人來欵曾不浹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宰割交州曾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

銅柱又何足云

奉直大夫前廣西梧林大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碑文 平蠻

平斷藤峽碑 在柳州

毛伯溫

按峽舊名大藤因峽有藤大如斗延亘兩崖諸蠻過而殿掠郡邑援藤出沒若蟻渡然是其險以劇寇著也烈哉韓公雍巳平茲峽改曰斷藤故粵有督府自平大藤始嗚呼民有寧宇者僅數十年乃復據刖于峽夫蓁莽既翦厥有遺孽久則蔚蓊先是有勒田寧之師襲擊之者峽南稍平而其北繹騷以起盜渠賊匿而孽本存也侯勝海者居弩灘稱亂其讎土酋黃貴者誘勝海入市

中執爲其羽公丁擁衆躁城下殺居民而去巡守左江諸司陳其狀于督府乃設哨備勢者之議擊以輕兵賊聞先遁即設伏以兵　自成之公丁攜其孥夜犯貝之遇害者二　有人巡按御史諸君演疏其事請征詔曰可時兵部侍郎兼都御史蔡公經文武兼資茂膺帝簡受茲閫寄而部檄適下以征賊之命申飭焉公秉鉞當長巡按御史鄒君堯臣贊畫協力道有安南之議請緩之而公丁極寇曰怨毒柳之人若集于麥參政翁萬達時為副使議曰愚貫之寇莫比而治可平公以爲然萬達與參議田汝成可道羅循公丁檻致軍門磔於市僉議舉兵窠會援其醜類　復　不　或曰首惡已行餘

黨械醜上者之師小破而亡之又曰誠之不得必且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為德也萬達曰不然誅其大惡其衆必有易弗可已也而況叛黨實頑難厚施不爲德耶或又進孤軍猝動之說汝成議曰逆將不可以居功惜費不足以弭患萬一諸猺自播不免時輟從巢伏匿深深必大會兩軍側入窮搜而後已若猝動非計之得公乃度衆允而密決焉時十八年正月也於是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翁萬達監之會于南寧而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湖柳浦以維衎係之都督馬以鄒指揮僉事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敢振吳同章屬焉督僉事則參政林士元參議田汝成紀

功則副使蕭曉二月丁未兩軍齊發哲師作鋭按圖授略分哨截隘出奇設伏南北夾擊衝援縱橫賊大敗奔潰而東王良輔督諸偏師鼓兵邀擊之復蜂潰而西諸軍窮斬勢若刈菅其存者只官兵督至有老約守結巢今且漫走東奔者已入羅運山矣遂移兵攻羅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乃列木塞運山蒺藜路籤發懸石樹杉芥中則伏機弩毒鏃我軍悉皆奪之斬其迎敵者賊復大敗遁不南者附諸猺亦弗得即乘大衆取道平之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催四十五日凡斬賊級一千二百五十有奇俘獲四百五十有奇奪其孳畜無算以降招撫者一千九百有奇咸自誓故巢舉

還犢原以就編隸峽既平萬達汝成復相與礪義陳善後之策于公其目有七皆審察撫循之要以是柳潯之間可疏道通農業工賈漁牧者紛然競發矣是年十冬命備公中安行之備明年冬班師丁邑柳守識呼其狀介其屬教諭趙倫高詣邑曰柳者峽賊之所便而受害必先者也今固可臥護矣而敢忘其靖謐之自乎敢以記請東塘子曰猺獠之基布南土也種種爾其爲殺泛泛非可以仁柔之也故雖聖哲者作亦必杜其漸端應之以兵然而難舉則有道本寒設則有穴竄於是乎存彈平峽之續而知有子之献也蔡公閩人字某曰沆敍其達目無全苑藉貲洋溢慷慨善是故羣才樂爲之

用翁君淵察敏斷應變不匱張君海茂重慈持柄靡忒田君知謀善慮宜博有本蕭君敦恪公亮持法不撓皆文而知權者也公能用之故張不窮威弛不遺艱斯則共服社稷之役允托金石之傳宜備紀矣乃今安南之平公寔元勳而翁君蕭君張君暨王艮輔復同事平夸尊夏之功視征蠻益烈豈偶然哉敦守循廉有聲聿修政要治船三百具舉水軍之煬與有勞於平峽得并書云

平斷藤峽碑 在潯州

郭文經

斷藤峽在潯州北境江源出牂牁經柳象迤武宣東流爲峽江灘激湍鳴雷奔雷鬬兩岸萬山延袤可六百餘里攢簇東流峻嶺崇巒谷隱林叵列嵩晝黑猺獞異類盤據其間恃險爲巢倚山立寨狙詐鼠伏豕突梟張自古百粵寇盜稱難平者惟藤峽云成化改元襄毅韓公雍將兵十餘萬討平之潯人始藉有寧于正德末年餘孽漸繁嘯聚剽掠江道復阻都御史陳公金用撫處之策啗以魚鹽飛器商船稍通狼欲無厭肆爲梗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公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道潯出奇兵勦伐酋賊頗懾伏而峽山以北諸猺梟兒鞠頑勢日新熾十六年守臣忌聽武人之言遽立堡以三百戍守其地大寇未滅而我威不揚懸孤羊於虎口何能爲也頃之賊首侯公丁聚黨殺戍兵變聞疏其事請討之十七

年令提督左侍郎蔡公經定遠侯柳公珣集諸司問計時副使翁君萬達分巡守左江條列諸便宜而蔡公可之悉以軍事屬翁君密計擒公丁遂棄市翁使指揮周維新千戶李琮開道路山川遠近險易之狀設間諜募鄉導巨謀織計悉爲規畫事既有緒乃白蔡公以副總兵張公經將左軍三萬五千六百有奇翁君監之會於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柳浦凌沔周維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一萬六千二百人有奇副使梁君廷振監之會於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同輩屬焉紀功則副使蕭君晚督餉則田君汝成暨參政林君士元乃於十八年二月丁未兩廣齊發左軍則王

良輔率部兵蘇牛渚灣遞武靖攻紫荊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昇率部兵蘇二等村渡蓼水攻二驢石門寨營人黃泥嶺諸巢柳浦率部兵蘇白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泥梅嶺諸巢凌溥率部兵蘇白沙下灣攻大昂屋夏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率部兵蘇白沙上灣攻胡塘涤水竹埠諸巢孫文繡率部兵蘇斷藤峽遡流與六軍合攻大坑巢右軍則孫文傑率部兵蘇武宣過太廟從流而下攻碧灘涤木諸巢王傑率部兵蘇武宣踰山而東攻羅涤上峒戚振率部兵攻羅涤中峒吳同章率部兵攻羅涤下峒又遣指揮左輔巡邏營壘之間諸軍南北夾攻賊盜大窘欲北走狩江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

復西奔諸軍壓斬千二百級而東奔者遂結巢羅運據險設伏迎敵我軍背以計破之斬首百餘級賊盜愈大窘會平南縣小田羅應羅鳳古陶古思諸猺亦弗靖田翁二君復移軍勦之斬首五十七級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十五日而畢事降其餘黨四百人而江南諸猺投順者千餘人藤峽悉平翁田二君乃相與陳善後之策上督府從之其目有七具載藤峽記略書可考也先是賊首侯公丁繫獄中諸猺嘵嘵言漢法只坐公丁不虞官兵卒至駢首就戮故不二月而獻捷曾闕父老相傳今日平峽之功視之韓襄毅爲尤烈云文經潯人也習見諸大夫計定帷幄謀成几案師出以律兵不遊戮故鼓進之日市無易肆農無廢業順者幸寧逆者悔過爾來邊徼無警樵採不驚峽道夜行城門夜啟有首有趾咸識太平諸大夫之賜也使繼諸大夫者篤行前猷潤澤七事以防遏其端而潛消其漸則所以功德吾民者甚厚亦諸大夫立法垂永本意也周維新王良輔李琮龍從事茲役又以潯人父老言屬文經紀之因叙始終大略詒來人以示觀風者采焉

平魚竇刻石

張岳

聖天子臨御二十四年爲嘉靖乙巳春詔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岳總兵官征蠻將軍平江伯陳圭征剿馬平縣五都諸蠻猺據危險爲巢以十數大

者五六百人小不下二三百多儲蓄歲以防征秋八月徵兵悉會龍城分爲三道右參政鄭綱監參將戚振統南丹兵由中道以向魚竇雷巖同艮北岸左參議趙崇信監參將孫繼武統那地兵由東道以向馬鞍平田北冊洛滿南團口巢副使魏良輔監都指揮李霽統東蘭兵由西道以向都博高桅龍船九月丁卯諸軍按道分攻雷巖北岸平田北冊洛滿都博克之遂進圍魚竇馬鞍高桅諸巢冬十一月檄府至自蒼梧廣東右參政張烜從至留參謀畫又檄副總兵程鑾馳入兼統諸軍晝夜督戰攻技並設無遺巧賊亦隨方爲備明年丙午春三月僉謀緩攻以弛賊備撤圍若去之已而復乘之各

募敢死士緣石壁夜登奪其險隘撤之諸軍以楯相擁與繩登戰于隘中又戰于支頂且戰且登遂至絕頂火炮矢刃迅激交發呼聲震山谷夏四月甲午馬鞍破丙午魚窩破魚窩者尤險惡自國初以來凡四攻弗克至是與馬鞍俱破賊中震恐俄而高梘同艮諸巢破因撫輯餘黨分兵屯守並處近居民耕種遂班師是役也自秋徂夏嶺外行師未有若是久者而將士效命莫敢辭壯毀爲莫能彈久益奮厲迄用有成功以仰副聖天子詔命是月幕府移駐柳城既又至于蔓岡閱營壘閱諸將功最敘刻于崖石山可夸石可砥惟天子威靈彰播遐邇億萬千年永永無已

陽朔縣記事碑

王宗沐

廣西陽朔縣治介谿區而湖北獞尤稱逼肆聯絡占田自弘治中官兵征之不克敗沒總兵參議因而驚察遊移入據鬼子莊頭等巢時出掠殺其令張士毅占民里田廬令不得耕牧嘉靖二十一年五月提督府始命都指揮鍾君坤秀統千人戍之而僉事歸安茅公坤來視府江兵備事是年八月賊出掠公以兵五百益鍾微之擒鼓巖山賊五十三人十月戍兵又掩捕賊酋四人其黨益忿殺牛誓衆大舉公密請督府符下得便宜行事是年十月十二日公部署七哨合狼柳軍兵三千人約鍾君密搗其穴別以知縣王弼率舟師往來江上遏其西渡百戶李爵以堅兵往石井防其東逸劉宗武以鄉兵守巢後而獨千戶陳龔將千人揚聲故渡荔浦江迂道誤之詗者還報而賊少懈十五日夜兵集各戰其地指揮吳國威克壯頭馬蹄千戶孔繼宗克木羅木雞劉承緒克馬鞍外炸白戶李環克爐巖義男嚴璉克新橋倒龍千戶劉積潦克刀山强布惟襲等所當鬼子巢堅等深從高下木石和戰卅日始克之合凡斬首一百六十七顆擒俘三百八十七人獲牛馬及走死者稱是威績述近兵還賞賚有差是役也督府遂以應公文武爲才申賞罰法且許其便宜而茅公又弘才壯志畫中機宜方戰日雨甚公焚香禱天願以已生二年易晴二日佑將士其勸類此故能約兵省費而斬獲奇捷誠傳鼓勵勸所未嘗有陽朔里戶婦子自是始知樂生日臥帖席云

平古田大功碑

張翀

隆慶四年皇帝念廣西地方近爲諸猺蠻所蟠據縣曰以削乃下廷議諸大臣議曰廣西南制交趾西控滇貴北連荆楚蓋天子所以藩翰邊陲之國也誠不可委之不治然非專勅撫臣特有才望者以開府其間殆不能有成功乃簡石汀殷公某以都御史授節鉞而來維時兵部左侍郎蟠峰李公某爲總督素與公志同道合公既至即檄諸司議所宜先適今都御史華溪郭公某爲

左轄力贊公先平古田蓋古田自弘治以後官兵敗績縣治湮沒甚至越舍城戕命吏罪莫有加焉者公意遂決七月徵各司兵凡十萬人總兵官俞君大猷總其事以參政柴君淶參議龔君大器副使鄭君一龍應君存卓邵君維中僉事金君柱等各爲監軍督餉以副總兵門崇文參將王世科黃應甲遊擊丁山都司錢鳳翔韋龍衡國賢等各爲督哨分七道進凡三閱月破巢六十有二斬首級七千四百有奇俘獲賊屬牛馬器械以數萬計我兵無一摧折者生擒首惡韋銀豹等械送闕下皇帝稱賞焉各晉秩有差公又疏復縣治改爲永寧州郎其下六里最頑梗者立爲二鎮以分其勢而扼其背

焉可謂經畧之全能矣即今桂林以西民獲樂業豈非廣右用兵以來二百年之偉績歟廣之父老子弟及鄉士大夫莫不感公之德思以銘之百世某里人也胡能贊一辭哉因不揣僭爲之言曰同一古田也在先朝之初則以三省之力而不能救諸將之倒戈在當今之時則以八十年之險而不能保數旬之破竹豈其時有難易抑亦事有優劣歟嘗推其故有三三者何天子保治留心四彝而碩輔元老銳意安攘之烈故公得以無內顧而展其才此成功之始也公又以豪傑之才光明之度壯猷多算不奪於羣議而一時文武諸賢同心戮力此成功之中也收兵之後不事虛文必分勢立鎮以堅

其無反側之心此成功之終也非始不足以乘事機非中不足以決大策非終不足以保長治然則是功之成也不亦有然哉雖然某猶有說焉漢充國經略先零之時兩將軍與中郎將出擊降斬萬餘人詔罷兵矣充國獨留屯田明年五月又降斬三萬有奇乃請罷屯兵古人經略長久之計不可見乎是故廣西之寇亦多矣如古田者不暇悉數古稱唐虞之仁不能兼秦漢之勇不能威信未易言也所深幸者有石汀殷公爲之於前而又得華溪郭公繼之於後　公皆當代豪傑其所樹立皆非尋常可同日語者則吾父老子弟享太平之澤寧有窮歟寧有窮歟某不汲汲以是刻石告之將來

明隆慶五年正月管操參政柴淶監督副使應存卓邵惟中鄭一龍參議龔大器紀功僉事金柱統督參將黃應甲王世科門崇文梁高盧錡遊擊丁山都指揮錢鳳翔韋龍衡國賢會合各路官兵連日攻克古田之潮水藤浪馬浪三千苦累蘇竹天堂扶臺龍角西洋陰山鳳凰老莫馬騮思美頭盛古城思篤君師王武石盆古各木頭姓馬古底諸巢斬獲巨魁韋銀豹黃朝猛徒黨首功萬計俘獲數萬計其運謀出奇於上則提督兩廣軍門李遷巡撫都御史殷正茂巡按御史李良臣總監則左布政使郭應聘也協謀則按察使萬恩謙副使陰武卿陳其樂僉事楊文明及

都指揮王德懋也總統征蠻將軍右都督俞大猷咸

平府江大功碑

維廣右崇山大谷遼迤數千里蠻生其間負險易亂自秦以來教化所不能行恩信所不能結惟在乎威之而已威之爲道小之則勦大之則征當不存乎其人哉諸蠻自蕩平古田之後稍事傲戢惟府江獨猶當全省襟喉之會由正德已卯以迄於今幾六十年矣其間負嵎阻塞劫掠山擄使一州五縣之內行旅官民田糧府庫受害有不可勝言者爾任人慈上猶且奮臂况以豪傑之才總文武之寄者殷維將巡撫廣西副都御史蕭陽郭公某適膺其任公益憂民之深策事之熟者會提督

兩廣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古歙殷公某當古田戡定之餘有蕩平全粵之志乃各疏其狀於朝朝議以爲論惡不討無以固招徠者之心不如征之便而以先後巡按御史李公某唐公某紀察之二公極留意地方者命下之日公遂調計兵食發左右兩江之卒凡六萬人以兵備副使鄭君某分巡副使金君某僉事夏君某爲監督官以右江參將王世科都司錢鳳翔王承恩原任都指揮使董龍爲統督官總理糧餉則以參政胡君某紀驗功次則以副使劉君某至於總統一切軍事又皆屬之總兵官李君某於是分布既定謀猷載同諸君因不矢心戮力驅馳乎師旅之間兵進於隆慶六年之冬止於萬曆元年之春正月賊來迎戰者隨戈而倒各退保堅巢即分兵攻之戰愈力賊各阻崖而下無不克者凡斬首五千級俘獲數萬頭招降者不計其數何其偉哉報至天子嘉之恩賚各有優渥公又以大征甫畢善後宜圖爰酌六事上之六事者復上司設專將通水陸處兵收定縣治分田糧而以兵備副使徐君某參將王承恩終其事至今二洞兩岸之間蕩然稱治平之境矣嗟乎一府江也未征之前商旅閉阻州縣日危田糧日損兵費日繁既征之後阻者通矣危者安矣損者增矣繁者減矣何旬日之間而先後頓異如此耶譬之居室然千金之家久而不治日爲風雨侵蝕支愈敗矣善居室

者不以一勞爲憚即其敝而新之有不煥然改觀者乎是故因循遷就者養亂之原也任事憂民者地方之利也故曰存乎其人而已某粵人也抱桑梓之憂昔嘗竊之閫下久矣乃客歲聞古田平今又府江平寧不大有歡快乎睹淮蔡之豐功乏昌黎之健筆爰效厥義用附里銘銘曰

險彼府江蠻負爲限幾六十年咽喉之患帝命方叔爰整其旅虓虎南顧施此時雨維此方叔王命是膺謀似泉默斷若雷聲乃乘天戈深入其穴電掃烟消霜飛塵絕我猺我民我洞我溪何以善之屯田使宜膺功既奏帝曰孔嘉恩賚有渥光於邦家父老曰噫觀此洪造頤

言根除百年是保

平北三大功碑

廣西之寇在桂林蒼梧則有古田府江爲最在柳慶之間則有懷遠八寨北三爲最古田府江懷遠諸賊先是都御史巡撫殷公暨華溪郭公次第平之矣惟北三八寨至今未平瘡痍未起加以蠻性變詐巢穴險阻當事者愼重之也萬曆五年小江吳公適開府廣右訏謨勝算武緯文經乃檄地方諸執事者曰惟廣右僻在南陲猺獞爲害梗化久矣兵議所宜先加兵者執事議曰今之寇莫憂於八寨北三其八寨業已招撫徐觀其後而北三者則跳梁已極且立赤幟于諸蠻之間使北三不

懲則諸蠻不懾諸蠻不懾則八寨之撫不堅宜先加兵無愈於此者吳公曰善會柳慶守巡各以遷職去公遂檄永寧兵憲吳君善來經略其事焉吳君行公戒之曰兵貴潛機使敵莫測近而示之遠者法也君其先聲指吶咳河池乎吳君曰敬聞命矣公遂徵兵於各土州司會守巡該道陳君俊尹君校各次第抵任二君素沉幾諳練加以受成於公而又合謀於吳君其猷益壯矣乃以右江參將倪君中化統柳慶諸兵而還來三哨則屬之永寧參將王君瑞焉兵果先從便道故爲聲影於河池吶咳之間賊不之疑也不數日則兵趨北三諸賊以爲從天而墜已不及掩耳矣兵進凡三十日克破巢寨

一百有奇擒斬四千八百名顆而俘獲賊屬視擒斬倍之牛馬器械視俘獲又倍之自廣右用兵以來神速稱快未之有也公又疏理土田分兵屯種從爲善後計凡八寨以內河池以西靡不聯絡待命恐恐焉不保旦夕豈有縱橫出沒如昔者態耶給上下嘉之晉公大司徒郡中鄉大夫及父老子弟各置酒爲地方慶且謂守巡使君請記使君轉以屬僕嗟乎僕胡能爲公記耶昔石汀殷公平古田僕書於桂林華溪郭公平府江僕書於蒼梧今桂林蒼梧之間頌二公之功者尙浮於僕之文是其文不足而其功常有餘也況公之北三又事倍於古田府江而他日頌公之功者豈不益浮於桂林蒼梧

耶卉服椎髻鳥語狼心不示其威則不懾也平禍定亂昭德垂信不假諸勒則不傳也南山之石玉屏仙變風雨不來千載一日此非公之碑如有待耶於是父老子弟爭趨而磨歷崖而書諸岡猺獞莫不相率來觀以手加額曰南蠻何敢反乎何敢反乎張辦聞之乃從前數廣西之寇幾已始盡遂援筆爲記

平蠻碑　　王錫爵

隆慶六年府江猺起數入逆執事兵擊而不解於是巡撫廣西爲都御史郭公應聘受詔討賊會督府殷公古田捷後威聲傲猺隗公與欠枕奮機諸司道將領日罔家化洽窮髮廣以西幸久康乃一二猺隗憑倚梟險鳴

張獰噬禍元元而廑天子旰食維是天厭若而厚其毒
以俟我與二三君子二三君子共相與決策剿撫平之
諸背如指是時公威稜所泄北三北五尚慝回賜內猾
東身見監司願歸我侵田還我民與之更始乃三崗賊
據荔浦縣地破修仁城殺人兩岸賊據平樂縣地就永
安州守吏而奪其印入象縣之中彪雖賊戕殺千戶周
濂土舍岑文曰居人以逞亂如湯沸燎揚各監司以報
公曰賊亦張甚矣何用防守哉受敗尚令乎不急擊不
獨寒兩廣胆彼地將為賊交侈為叛首聖憂於是調土
兵為二軍將一木軍為四人軍軍各以副使金柱鄭茂
僉事吳道南為監參將王田科俊湖都司貞能王承恩

為督而以上將統諸軍者則總兵李錫也以十月十五
日進搗上中下三崗與東西兩岸諸百十巢寨師如游
龍所向披靡獨中下二崗賊潰入南源峩龍山官兵分
五路犄角邀擊之西岸高天巢乘險拒我兵弗克爲懸
重賞乃泗城兵於次日早潛登絕巔以銃號各兵齊登
覆其下白兵進至明年正月二十日凡三月餘部中悉
定斬首五千一百一十有七俘四百四十有八鹵獲器
仗二百餘牛馬二百餘以狀獻詔移兵平懷遠懷遠
據縣侵地跳梁自喜不減府江比公咀兩雪日調兵斺
餉除戎器具舟師募隣兵嚴關隘令招黃土青淇諸猺
以攜其黨且諭賊曰若能為我擒魁長校之戲下脅從

弗問乃賊因有悛心會調募兵皆至遂水陸分七軍軍
所部文武將吏覘征府江時以十一月初四日夾擊自
板江至蘇嶺田寨至龍西西界賀州北界湖廣下坠東
百十餘先是兵至板江賊以木石障流聚艘爲旅拒上
及見水陸兵皆進遂奔潰我兵乘勝尾擊連破之旬日
又復大敗賊於大藤腮江巴崗者巢又正月初七日報
賊數千也部鄧人山甚急公命發各軍劾兵翼擊破之
十七日攻賊七巢七寨者賊列重柵守者也賊見我兵
入男婦與鬭矢石雨下我兵殊死戰鑿之斬柵人四面
舉火煙焰燭天賊大敗部中悉定擒斬二千二百四十
有四俘男婦一百六十有二鹵獲器仗一千七百有九

以狀獻頃之秋八月永寧賊韋猥要者殺人憤土司之
窮之也血其羊以盟永福陽朔碎江諸賊殺千戶章繼
宗公發兵挫賊鋒賊遁右江徐指揮伏以擒猥要餘黨
復熾先是公以有事懷遠計且撫之業已具懷遠疏中
至是賊益橫又近省詢請公遂調兵於二年正月初十
日大破賊於茶溪有張千戶手刃二賊帥臥又洛容縣
者舊無城賊鬭懷遠捷又鬨典史謝淖將請兵乃潛入
淖宅逼奪其印恩益賫以挾撫也我兵拒之淖被創死
賊遁已復大嘯集公曰自府江懷遠用兵取捷以來而
賊猶爾爾是不當亟移師殲乎若待請始復徵兵勞費
自之謂玩寇何遂檄李總兵調懷遠兵爲四軍分抵永

寧永福洛容柳城以將領將之賊聞我兵來棄巢入山
篝我兵尾擊大破之擒斬四千一十有二俘男婦三百
有二牛馬九十有五器仗諸物三百六十有四以狀獻
上皆嘉獎爲大頒爵賞有差已而公又復條善後十六
事以請上許之余惟西粵以崇山大陵甲天下百數十
年來蠢猺窟其間橫發莫可制乃公受事發縱兵如風
雷役不踰時刃不鈍鋒輓不勸饟一日而釋百萬生靈
於刀鋸者何哉至謀之蕩幽鑿固其神也國家天聲訖
塞垣而今西粵山川滌氛出垢歐靈濯濯與皇風神氣
煥然流耀宇宙此其有關於中興爲甚大詎云克踵銅
柱燕然爭雄論烈耶嗟爲文其事而勒之石萬曆甲戌

冬十二月

平昭平山寇碑　萬恭

萬曆初載天子神武有囊括宇宙鞭撻四夸之志而宰
相復經略當上意於是焉北寇欵塞東尸稽顙南淨炎
海西縛鎮臣之不法者四尸若長交臂而獨屏息而遊
顧百粵逖在西徼深山大澤封豕長蛇猶爲憑藉者往
往而有天子震怒命大中丞吳公授之鉞曰汝其努戮
蛇豕令深山大澤蕩我王化萬里肯編尸唯汝功吳公
受命不牢襪遂謀于總督司馬凌公檄兩江兵備徐副
使作曰定自粵其先定昭平乎爲我調日募向武諸州
漢土兵草薙之以還報天子綏乃飭師下李總帥錫下

四屯哨都司韓文啟以偏師十一月克白璧諸巢十二
月克白馬諸巢又克仮燕諸巢五年正月克六勒諸巢
斬首四百級俘賊屬牛馬器械稱是十四屯哨參將吳
京以偏師十一月攻偏村諸巢克之攻茅花大梁又克
之攻五指巖又人克之十二月取鐵釘巖又取水穿諸
巖取黄竹一巖又取牛棒巖取大尚巖又取白馬巖遂
入五指二巖乘勝又入五指三巖正月穴地遂五指老
巢斬首六百級俘賊屬牛馬器械稱是餘賊悉奔潰四
沸有司土漢兵俘斬有差府以聞聖心嘉悅大中丞
若干級一級錫金幣餘並加陞賞司馬氏曰余聞自粵有
五嶺自開益大險云正德中毀攻五指不克嘉靖初白

帽卧功焉乃吳公五月而舉之若破竹豈不以君行令
臣行急振其綱紀通其條貫哉嗚呼深山大澤非真蛇
豕也則吾人也若其畜焉攻圖令用里相安妻子相保
以爲世無煩皇帝之天誅無血大中丞之刃豈不逾快
若不悔禍自作不靖是魚游釜也則皇帝之天誅故在
大中丞之刃故在

督府劉公平黨碑　代胡宥　汪道昆

上方以文治治天下猶仡仡然修武功于時北稱臣東
伏質凡諸揚波伏莽之屬莫不殄尸自有區夏以來此
其極治者也顧惟粵西八寨糾合古田自昔播亂抗威
同惡相濟王文成用州之役順道加兵會請告歸疆理

未逮殷司徒古田之役許以便宜首傳劉喬炎及辱齋
其黨陽爲悔禍志在逋誅歸我版圖依我戍守遮我要
東就我羈縻時以東粤連兵不遑窮治其後渠開竊發
益生戎心久之則寨循業寨撫安姆八爲十躪我障塞
撓我師徒使我士田禦我道路係累我士女虔劉我人
民其罪浮於古田貫盈久矣上命劉司馬堯誨居督府
張中丞任撫粤西顧御史鈴則以直指按部會武緣上
林告急相與集議以聞皇上端拱而蒞萬方萬方莫不
臣妾蠢茲八寨猶復怙終寇虐且張呶須滅此而後安
枕本部覆議詔許出師務在破賊安民毋或騷動既得
請直指不及代而行督府移駐蒼梧則與中丞合謀而

后決策在法什佰開之彼其[illegible]爲徭人據地五百里
潰而鼠竄難與周防外氏有言雖虎捕鼠必與全力赴
之一不勝則鼠化虎矣粤西僉各部士兵六萬號十萬
簡操募兵二萬分布中堅益以東粤浙兵三[illegible]兵足矣
粤西發監利五萬益以東粤軍費萬緡食足矣粤西各
除戎器以待用有不足則自東粤助給之器足矣合力
既具在鼠忠用黠爲中丞自守下坐制之余所之道也
中丞謂吾遂相與部署諸將兵乃屬總兵王尚文作將
諸部自闕以外悉聽將軍[illegible]分授節在[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者殺
無赦乃檄左參政彭文質[illegible]中軍與監相國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
功則參知事有司不辦者坐之以將經後軍[illegible]分道進

兵出信地爲四部東南則副使陳俊監參將李應祥軍
三甲直北則參議姜所監參將何仲化軍忻城正西則
副使侯國治監參將于嵩軍合江西南則參議李一迪
監參將張協軍上林乃爲師期偕鐸並進則以徂冬十
二月二十日首事迄春三月三日班師乃聚軍吏而申
斬之所不令部令而闕及良民者有如此誓既料賊黨
剛風先遁必奔思恩潯州豫檄當路諸屬邑厚集丁夫
以待湍割賊諸至會督府所遣故參將梁守愚部援兵
邀擊殲之既則以北左諸聚落習與賊通畢事而援兵
下之使各部如期而進賊猶設險以距我師我師徐踰
先登賊披靡而退收保我師鼓譟深入直擣諸巢巢獲

而奔以匿冥阻乃復申令搜剿嘻類無遺北左諸聚落
悉平計如成算以俘馘計萬四千五百八十有奇其
餘焚巢隳寨殫于不毛矣　于眾歸矣會胡直指代按
部下車而籍行閱軍正論功有差令諸材官賊獻其狀
直指艤然而喜作而歎曰是役也師武臣力功販販足
多要以財賦爲累于督府勝算由于中丞其功上上
在令甲御史不得與境內功有之概敢成敢無辭以徵
後世粤西名山甲寓內願鑱于例之石以當豐碑省不
文將假手于東里往余與聞邦政不敢謂不知兵督府
者不世功非金石何建遂不遑追琢大爲之銘銘曰
世礪初載張皇九伐首及象方相桓新建任兵不刃藉

寇勦王蠕蠕八寨血牙從日何我苞桑我師既旋薄茲
負固騈首斧戕舊勳云亾相沿草昧既蕃滋長搆亂一
方爲蛇爲豕爲虎爲狼賊我藩臣掠我藩籬傲睨天常
厭有古田切近都會其羿彌彰稔考明威聲在致討爰
整戎行乃詔司徒該以天綱用命者臧狠子野心翻然
革面相帥歸降其往勿追其來勿距慨若包荒嚮則吞
舟脫于罪罟跋扈洋洋下民怨咨昔天衆土胡獨逢殃
帝曰汝諭賜履南服百粤皆臣申命汝往周行問俗其
惟兩臣二臣一心遏茲亂略夙夜皇皇彼醜不馴毒痡
有衆擢髮莫洋帝命徂征興師十萬三月聚糧元戎帥
師諸將分部其陳堂堂或典護軍或司偏士寔爲紀綱

自冬迄春七旬在事不惄于褻緊頸陳尸百千萬計京
觀相望獻捷于庭告于郊廟神覡無媿元老專征宜從
異數以答非常督府不居伊惟聖武三事肅將赳赳腹
心以身殉國聲發應揚内食鄙人錄錄成事寸無所長
直指日孃上臣讓善歸諸天王柱後司直惠文簪筆無
善不章謹其銘之折爻之亞以光太常

剿平懷集尚蠻紀事碑　　管大勳

兩廣故百粤地我國家並建兩省剖土分疆若犬牙然
懷集介封開陽賀間蠻獠錯居而金鷄松栢古城水稱
黃沙等尚皆賊巨窟聯絡深埇溢尚諸巢每一出沒兩
省騷動邉事亾論已隆慶初劇賊陳龍洲嘯衆流刦百
戶朱家死之萬曆以來肆掠獨廻越刦西水攻陷坊郭
里擄殺新民羅廷朝囤截賀縣江道罪亾赦歲甲申冬
賊首嚴秀珠車廷惠劉高萬徐廷穩鄭明端歐福正吳
朝海等糾黨三百餘剽寧尚抵下坪衙寨門掠開建恭
村封川文德鄉殺居民黎世通等擄男婦財帛勢猖獗
官兵不能克總旗史二死焉當是時我西粤方大舉府
江賊乘虛流突梧肇兩郡震駭總督逵江吳公赫然曰
懷賀封開梧兩鎮肘腋豈堪此鴟貛䛦張獻猷咆哮耶
夫主上授節總督正以兩省卒警兵力牽制便調發撲
滅鎬乃會巡撫龍溪吳公巡按姑蘇黃公馳奏闕下檄
蒼梧兵巡僉事來經濟暨嶺西兵巡副使王津府江兵

備參政葉朝陽抉策議剿密行廣東巡海副使陸萬鍾
羅定兵備僉事鄭人逵挑總兵標下東西兩山精兵三
千名發蒼梧參將部兵併歸順都康二土州戍卒三千
五百名分五哨選將轅門咸令棹鐲若聲援西討者賊
不爲備以乙酉歲二月二日癸卯卸枚齊發參將戴應
麟領伏虎哨克松栢埇七金鷄三尚斬嚴秀珠原任參
將王如澄領鷂尚哨克古城上下二尚斬鄭明端原任
參將魏宗瀚領石牛哨攻深埇佛荾龐埇諸巢克之斬
劉高萬原任游擊沈茂領奇珠哨攻水細白蓮黃沙龍
塘各諸巢克之生擒徐廷穩原任守備楊壽南領佛尚
哨攻大僯磨刀金鷄諸巢又克之生擒歐福正賊奔崇

崖據險結陣拒敵諸將士奮勇併力仰攻甲辰擒青木
尾丙午奔鐵帽山戊申破飯甑埔庚戌擒大海山賊披
靡俘斬有差懷集知縣林春茂督兵把截熊嶺三妹等
山生擒吳朝海殘黨竄匿巖谷中甲申下令搜捕悉殲
之撫綏獞午獼良猺四百餘墾田立營留兵屯守已巳
班師是役也擒斬首從賊總八百有奇俘獲賊屬男婦
貳百餘馬牛器械稱是師行僅逾兩旬衆不滿七千兵
無加餉神謀妙算悉稟于督府而批擣之奇戡定之迷
蓋有莫測其幾微者猗與休矣上聞併錄府江功賜璽
書出金帛爵督府吳公子一人晉撫臺吳公蔭一級餘
將吏次第叙賚於是梧郡太守林喬楠同知鄒通通判

李先春劉學伸推官莊敦義請紀其事勒之懷山俾百
蠻廩廩禾禾向化云

粵西文載卷四十六

粵西文載卷四十七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序 贈行

送宋判官歸滑臺序　唐 任華

大丈夫其誰不有四方志則僕與宋衮二年之間會而
離離而會經途所亘凡三萬里何以言之去年春會于
京師是時僕如桂林衮如滑臺今年秋乃不期而會於
桂林居無何又歸滑臺王事故也舟車往返豈止三萬
里乎人生幾何倏聞星散逡巡若此抑知難遇亦何辭
此歲十有一月二三子出餞於野霜天如掃抵木向崖
加以尖山萬重平地卓立黑是鐵色聳如筆鋒復有耿

江桂江略軍城而南走噴於滄海橫浸三山則中朝羣
公豈知遐荒之外有如是山水既爾人亦其然衮乎對
此與我分手忘我倘可豈得忘此山水哉

送祖評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序

自武陵守擁旄分閫有唐以來李公一人而已自非忠
義特達有文武才略者曷以致茲分以黔巫之地内控
徼盧彭濮東接牂柯象郡北漸巴峽南馳滄溟蓋奮夸
獷俗穿道辯教必藉於幕畫而謂乃祖生豈伊異人即
我府主隴西公之嘉客也方將表於金闕而加之綴冠
適會有黔中之命相紲而行人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
之況黔中桂林兄弟之國又何間然哉俾朝廷知黔中

得人與桂林何異出從可許毋亭披我懸檻窺箴遊之竊酹酒滴爵寵之所金石絲竹雖有奏於青山白雲從非吾七華承命製序用將以言不慮吾子以忠貞為本又當指蹤不避地感恩不顧身見賢良則引而薦之勿憚勿疑見仇怨則報之以德勿報勿疵吾嘗以此為終身之寶今以終身之寶贈君以為何如也

桂林送前使判官蕭侍郎歸上都序

桂林秦所置郡也南臨天池東枕滄溟西馳牂牁北走洞庭三千里地帶甲數萬卒實五府一都會矣連帥之任朝廷難其人往年命御史中丞張公號為稱職去年又命我佐之初張公受命至日以為五嶺荒服不同於

他邦百蠻獷俗不可以獨理乃薦武功蘇瀞自秘書省校書郎除金吾掾攝監察御史以佐焉瀞在幕中多所匡輔洎張公家難去職瀞統其留務稟其正色操持紀綱而十州之地晏如也洎我公至止觀其迹而美其匠將表請焉瀞辭墳墓不見兄弟巳六年願得生入武關一以久辭到闕下足矣公或筵於西堂餞於東樓或餞於亭皋凡飲餞未有若此之綢繆者也且予有善公為揚之且予有功公為敘之予有患公為排之予有屈公為伸之亦何異脫騏驥於鹽車擲秋鷹於天畔乃騰騁難料擊搏在即亦足以快意矣且爾兄吾兄也爾身吾身也雖萬里為別何別之有哉雖然不能不愴恨儻見二

相國當為深陳江嶺安危之體焉料子必見潘庶子因登高把酒南望千峯白雲離披橫山畔與我疇昔所見豈有異乎由是益令人思歸北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　結

乾元中漫叟浪家於瀼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來相喜愛其意似憐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從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為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憐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舂陵及能相從遊歲去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為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

末拘拘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到容州為叟謝主人開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宴餞崔十二弟校書之容州序　于　邵

方伯盧公因牙門之清淨闢前館之爽塏乃命宿設具羊加籩豆邀故人以寵行也清河崔子曰真源嘗典校石渠應諸侯之聘踐言勵行積學累藝而建中初天下文明懼乎遺逸黜陟十道君舉無枉有詔集於京師將以更秩既而容管經略處置使隴西李公從而請焉猶欲真源以受命庶祿巳利也以從人之求國務也身不

可先於國脉不可急於求翻然回車假道于桂盧公詵嚌昔之先惜今辰之别朝陽初升賓筵始合予夜云艾主賦未晞觴觶交飛而取樂塤箎相協以奏雅盧公意未之盡將命以篇顧延客曰罷綸幾何日轂使復何日請予之序我今夕于予離席而辭曰耆者敗者僚者未也發能傷人思無可者公之所命其得人乎公曰得哉是敢操簡而進發言有素一以論公之講舊一以樂李公之得賢風烟不殊南北楚間顯允崔子勖哉令聞

送崔判官赴容州序

服嶺之外列曰坊者五而容其一焉自中原多故邑居蕩析始則有長史荷完之命今年春有詔特命元公都

督十二州諸軍事貣其富庶而宣乎教化者也夫教之以禮化之以仁俾其歸于王而不隔乎荒則書同文車同軌當南北萬數千里而述職焉不其遼哉博陵崔公先膺副車之選秋八月傳文於壽春安豐縣之東亭前臨芍陂渺漫無際雖海之內浸藪則多而境之中堪游蓋少故邀留晛别非此而何邵孤負明恩負累炎徼邂逅相遇歡戚不同既而前多歧路行有先後日暮猶遠自有窮途之泣木葉微脫更切長年之悲其賦離之什則亞相崔公冠乎首矣羣公其第之

送盧判官之梧州鄭判官之昭州序

越中前有蕭牆之變王公不聞夫莠尚在我憂未彌都人共駭遠服多虞大唐斯汔叫之安率土獲將來之祐詔下哀痛思覃動植更張天地乎範圍日月復次於黃道人既受賜其官爰議其能非其能則我命用廢奪其賜則彼毗何戴受之二者至十勤斯桂管都防禦經略觀察使范陽盧公道千乘之國齊百蠻之化敬事而信親人如傷頃者嶺外諸字除書中絕內無合契之符外闕分憂之寄望吳隱而莫至邢士燮以實難是用舉所知延幕客盧鄭二郡有光凡官材定論物格知至今之所與誰曰不然必能發準的於彀中化陋夸於度內上以奉卿已下以拯黎元力行近仁於斯爲美何必秉鈞當軸方及於人哉桂林賜亭南趣之勝雙旌具路舉棹

茲始諸公惜别宿設飛期雲軸席中烟花雨後愛時景之可共悵高枕之不留遺官于郡書其事

送李渭赴京師序　柳宗元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於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如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適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于嫉其不爲是

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溢爲高文懇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爲急杜君似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illegible]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爲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常病于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糺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表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巽而不

偏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杜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鄭尚書序　　韓　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置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

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首袴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伺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集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

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盗賊殺無風雨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鎭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鎭襄陽入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詔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　昕

桂林巨鎭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拱兩粵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然而洞岩砦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裘吏無廉政選其任者實難其才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輟爪牙之翰俾其潔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總防禦之權惟帝知人佇報尤政五月維夏畏途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之壯衆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減私飲氷而飾以忠

則九折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甫裝候傳無酒酤我緩仳倆之憂徵文寵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渭陽之故而首序云

送潯陽姚駕部敘　　宋　僧契嵩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謂潯州）道過鐔津（鐔乃余鄉）潛子欲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儒鉅師未有如潛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爲善欲使其至至耳潛子無謂眞果若是耶雖然潛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爲彼執文習儒者也（儒者習罡擇者習以務吾以諭此姚公來書云）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猜吾道亦復不見潛子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其道之未明於人也潛子之道生盡之大本天下爲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爲惻然耶故潛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爲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心者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爲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此也是豈不爲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從少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

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潛子
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爲公言之嶺外自邕管
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
教所被卽其霜露雪霰漸洽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
秀民瑞物日出其風上曰芙香木梓林寶花琦果殊名
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絕若梧若藤若容若潯凡此
數郡者皆帶江戴山山尤佳江尤淸有神仙洞府有佛
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烟縹緲朝暾夕陽當天地澄霽
則其氣象淸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爭訟而
浸知嚮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
此景也則其淸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

勝潛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
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
宜自適自愼

送柳宜通判全州叙　王禹偁

河東柳無疑江左之聞人也在霸國時褐衣上疏言時
政得失李國主器之累遷監察御史多所彈射不避權
貴故秉政尤忌之繼出爲縣宰所在有理聲皇家平吳
之明年隨僞官得雷澤令雷澤僕之故里也始與之交
逮今幾十五載連尹三邑州縣之職困於徒勞居低摧
窮辱之中有死喪疾病之事旅鬢生雪朱衣有塵知其
氣業者其惜之淳化元年始以任城宰來抵闕下擕文

三十卷冊闕上書且請以文筆自試天子壯之下章丞
相府登日召試且舉漢時以粟爲賞罰事使折而論之
無疑援引剖判燦然成文吾君吾相皆以爲識理體而
合經義也故改官芸閣通倅湘源其官尙卑其郡亦小
然由文藝而取故有識者榮之與夫諂權媚勢奴顏婢
色因採風謠可濟遷者言而得之者遠矣于是沿汴達
淮浮江湖入湘灕是時也可以吏隱未可以行道況江
山猿鳥雲泉竹樹爲天下甲民訟甚簡兵賦甚鮮固可
臥而理也姑能致身于不才之間放意于無何之域則
又不知縣令爲著作耶著作爲縣令耶或過故國動黍
離之情傷遠行有于役之念歎下位起山苗之刺則于

道遠矣于生勞矣勉哉無疑善飯自愛

送馬長卿叙　鄭浩

長卿官嶺右逾十年兩遭意外事仕以弗進家以弗寧
甚至妻子不遠千里赴愬於部使者而僅以身免行道
之人聞之尙嘖嘖不已長卿自處宜如何也然禍福有
倚伏之數損益有盛衰之時旣以不幸於前將必幸會
於後嘗觀拱梅之亭乎今羣山無窮之氣象交集於梅
下乃前日重籬榛棘遮藏而不得見者也嘗觀莫釣之
磯乎今一江無窮之氣象盡收於釣中乃前日亂石沮
洳阻礙而不得適者也俛仰之間顯晦頓異曾謂人而
不如此乎古語曰前車覆後車戒後車不戒是又將覆

也是乃朝夕所當深念也晦極而顯天也戒前車之覆人也以人成天不以天廢人士君子所以異於凡民項論之詳矣又於別也申以贈焉長卿勉之哉

送李材叔知柳州叙　曾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夸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益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

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驅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楊讚林叙　劉敞

讚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為解天子以謂此皆食軀保妻子之臣無愛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荆州品專先至則

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怳然不以為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為憂加他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饕富貴與若長者一旦有境外之事發畏首鼠竪以死辟若常庸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夫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者哉於其行叙以贈之

送陳東叙　劉克莊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嘗仕于撫予掾檄危爲始定交後十年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潛仲適佐潛幕嶺外少公事多暇日予二人游釣吟爽必俱岬崖鬼洞東甌首進齋鐵末刻劍若疾嗔登巘放龍俯湫呼龍平生樂事莫如桂州時也既而予二人彩舉及格同日出嶺潛仲還婺予歸莆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忍言之陳君子東潛仲客也忽攜潛仲手鈔詩卷相訪又出潛仲之子字天啓者詩十數首字畫句法逸遒乃翁嗚呼潛仲可謂能教子矣子東惓惓交道語潛仲平生慨抗慨淚下烏虖潛仲可謂能取友矣昔人云生子當如孫仲謀殆爲天啓發也又云見元賓之所與如見元賓殆爲子東發

也

送清湘文元歸土谿敘　魏了翁

清湘文宗之元以其所聞于師友過靜就予是正其昔有曰翱翔土谿之濱詠歌先聖之道予問土谿所由名曰是谿也東出於濂溪西會于洮江吾世居其間或謂是名俚俗盍易諸吾謝不敢今先生之問及此是將有望焉願以一言發之予曰大哉土之爲功也以天象言之四時之季日合黃道以五星言之四星失度則塡爲之動以五聲言之商宮實長黃鍾以河圖洛書言之其中皆主五數以五行言之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以應四方沖氣而生萬物其功不旣大乎而誰以易之乾之四德人之四端而信不與焉又以見無適而非此也雖然有一于此子亦知之乎古尚書說呂氏春秋漢儒五行傳許氏異義等又皆以土爲心蓋自二漢以前五行之次五臟之屬與今世所傳黃帝書不同宗之請其說予曰此義甚大我以吾意言之何益於子子歸而求之而有以復于予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宗之其致思焉書以送其歸云

送洪季揚教授橫州敘　劉宰

紹熙庚戌余與嚴陵洪叔誼兄弟同登進士第慶元乙卯又與叔誼同校文上饒事竟復同塗歸別十餘年叔誼從宦吳頭復任道顧余漫塘上厥後出處不齊音問

亦瀾絕而叔誼之質之美之學之粹則余愛之重之念不忘季揚其長子數年前太學來訪問叔誼無恙則宦不達死久矣嗚呼叔誼不惟不遇知於人復不遇知於天乎朋友之義宿草不哭而余於叔誼哀不自勝今年春聞季揚由舍選入對大廷始信天之報施不與叔誼死猶不死季揚迫於貧乘見夫人廣夫廣之風土人所畏道遠俸薄人所憚季揚勇往不顧豈天固予之季揚固違之耶抑余聞今桂府經略使亦庚戌同年（蔣丁綸卿帥江）同年人所厚季揚才高識明優爲時用又非徒若飛鳥依人者則季揚之遇合與天之報應叔誼顧不構與於此乎因其書來告別書以贈之

送畢仲和赴廣西叙　　明　陶安

銓選重內輕外自古爲然今官京師者稱美任官中原者次之江南又次之接境又次之邊遠尤次之故仕由江南者不得歷中原自中原出邊遠必超進資格用是莫不重京師中原而樂遊之於江南接境邊遠槩視以爲輕唯風憲則不然天下分道二十有二其勢均一在內者固重而在外者益不輕南臺統十道兩廣海北爲邊遠之境廣西視廣東愈遠遠則憲府愈尊剡溪蠻猺獨負險盜掠職字牧者或不良於理歲常弗寧朝廷遣名臣往蒞厥土寄耳目之任所以宣王化糾庶僚發郤民也贊憲府刑政者日書史擇其才能以導揚厥德古

憲官最近立于諸侯百司之上衆所敬憚余故於畢仲和喜其行也余與畢無素交中山曹仲德來曰畢在前年肆經籍長而弗懈攻三尺法出入臺閣補金陵郡掾調秋浦薦廣西憲史今驅馳數千里其志可以有爲也余聞其言因念廣西憲府既遠而愈尊又無重內輕外之勢書史雖奉承簿書亦可貴焉其拔自郡史者道僅三人得與是列其難今江淮以南無慮百餘郡史額不減數千仲和以舉者而登諸三人之列獨非幸歟必將佐其官振紀綱明法度貪縱者伏疾而冤獄者嚮令使禮義之美昭于遐荒乃憲紀之光華也仲德以余之言可告於畢也遂書以貽之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叙　　宋濂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義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矣奚取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惑

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敎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於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顧遇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南寧攝守焦侯叙　　張以寧

洪武元年征南副將軍參政朱公者定南服念南寧古邕也爲五嶺極邊控二江要地當三十六峒之口扼其

疚方扶傷起憊之餘非剛明廉敏之才曷足以鳩斯民困吾閩也乃遴於衆得前湖廣邵中懷慶焦侯仲才丞剏授官命守斯土侯既至而歎曰攻病於未瘳固不易理病於新愈爲尤難慨然以招來綏集爲己任譬以狄蕭煦以陽休流逋四歸遂闢草萊樹官府修三皇孔子廟驛有良駟涉有新船能舉洋洋乎嶺海之南矣踰年代者至侯遂行耆倪哉道咸謂昔侯未來千里宿莽今侯居此百廢具興侯眞不負朱公之知哉天子明見萬里外必知侯且重任侯也吾儕小人方冀侯之撫我育我教我以終惠我不虞侯亟去不我留也衆遮馬首泣其辭曰昔侯良牧有廷有光易我鱗介化爲衣裳請以爲侯頌維宋名卿曰靖曰沔自我炎徼致於榮顯請以爲侯祝言已而濵海運培風萬里搏扶搖而上雅翮雲鵬其知已遠於是史官晉安張以寧奉使過是邦撫輿人之謳而叙之

送王指揮還官桂林叙　羅　崱

聖天子嗣大寶位誕布維新之治凡文武臣庶之在黜罰者悉與更始於是廣西桂林中衛指揮王公亦得復其官行既有日守禦吉安千戸王君業以嘗相從建功分陝隨征沙漠間關跋涉動經萬里而夷險同之未嘗有惡於志也遂請於時之大夫士詩以送之而屬叙於予公名昭字時亮世家淮右國朝初先祖成以開國征功長萬夫父璿世其官迄時亮始以蔭授府軍衛永樂初調桂林間以事謫戍西夏屢有戰功既而扈從北征而勛益著及今得拜恩命以歸吁亦可謂大丈夫哉夫維士生斯世必有遠大之志者乃能成遠大之功然或有其志而無其時則亦不能以汗馬萬里而著名當世也若今時亮襲世祿而不墜其躬鎮雄藩而能撫其人其志固可尚矣矧大遭逢聖明得以仗旌節擐甲冑而汛掃腥羶於瀚海之北以享有世祿者又豈非得其時以濟其志者歟斯誠大丈夫者也雖然膏沃則光曄本固則末大時亮尤思尚其祖禰乃忠亦宏乃智慮習乃韜略勤乃攸可以壯志乃祖先父之業則所以荷寵光延世賞而封侯萬里外者夫豈難哉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之謂也詩凡若干首

送梁憲副叙　王　直

刑部員外郎梁棨叔車既受命爲按察副使當之廣西予家與同里且世有連而又同事儒業氣味相似也而可無言于其去耶夫朝廷之置臬有司所以爲民也因民之所有事而惠利之使賦斂平徭役均衣食足而生養遂乃其職也世之爲有司而能此者有矣其不能者益多按察司視夫能者而勸勵之其不能者加黜罰焉民庶乎受惠矣然則民之休戚皆係乎按察司其職任之重豈他司可比哉廣西古蠻夷之地州縣之民不與

獷獠雜居者益無幾彼其凶暴之性習於攻剽殘殺往往好出爲民害民既苦之矣朝廷命列侯將重兵以制其出入有肆爲暴者則勦之亦所以爲民也然財力必取諸民而人有惟正之供以奉給公上則廣西之民其生遂之難易可知矣按察司繫民生之休戚而欲使無戚者在察視有司之能否而懲勸之其寬嚴緩急又可知也則吾於叔車之去安能無望哉叔車學邃而識明仁厚廉慎君子也常有志於爲民其任重不難矣然君子所行而欲人之服必本於其身不治其身而能治人者未之有也昔廣西初置按察司上命殿中侍御史李公适爲之使先叔祖子啟公與吉水胡公子祺由監察

御史陞僉事往蒞之三公皆光明正大寬嚴有體廣西之人安於其治叔公常曰風憲官者當先置其身於禮法之中然後能以禮法治人此天下之名言也叔車修身慎行有素矣予猶爲此言者君子之自治當不以久而怠也予之所望于叔車豈止是哉故書以爲贈行叙云

送徐太僕守潯州叙　張璧

新城徐太僕陟守潯江其鄉大夫士謂余曰太僕懋乃風望有年夫茲往將善若政矣先生職史盍言諸余曰古之贈言者惟其箴弗惟其妄惟其見弗惟其聞惟其遠弗惟其暫予欲余太僕贈也罔茲也夫曰然余善太僕久見其游太學也攻苦茹淡博文某禮亡擇言亡矣度志則貞矣見其作永嘉也澤流化洽民恬物豐登則薦者再焉才則敏矣又見其綜馬政也祛姦剔蠹守堅思深俾孳牧日蕃以底政則達矣夫貞以立志斯堅敏以用才斯贍達以從事斯果往哉優于政也而余何言曰先生之言是也顧潯江地僻荒遠恐難其馭若之何余曰否否今薄海外內一家化無近遠潯江在廣邇恭思田產有才賢治有命吏是地猶內境也其氣醇其民樸其俗簡無機巧頑蹶之習是民氣使化也地猶邇則情易達氣使化則化易宜情易達政乃行化易宜才乃濟而况太僕之志之才之政有不足爲者哉夫然故潯

江何遠而亦何難馭已乎大夫士曰是可以贈矣請書之俾懋厥成

送劉希賢通判潯州詩叙　金寔

予甡歲由內艱起復赴行在以簿書愆期獲譴名隸囚籍者幾半載時予從林壑間來入囹圄野性未去如驥獸陷穽彷徨無所措目行道者曾不一引手而懼蕩墊不寄扃鑰不固欲擠而路之下石焉者有矣希賢時以太學生歷試司寇獨怛然與憐每見輒軟語溫顏且問釋之俾無戚戚然者及恩宥復官于朝而希賢擢刑部主事厚意久不報未嘗不往來于懷也希賢少孤鞠成於母氏洪熙改元朝廷推恩贈官希賢首得告歸寧以

重違其親留連閱歲坐是左遷潯州倅將之官親舊咸惜其去且謂潯荒徼懼貽太安人憂作爲詩歌慰解之旣成什徵予叙昔唐柳子厚爲柳州剌史能因其土俗爲禁教而州人順賴之以興起孝弟潯與柳連壤其土俗不異況明時聲教所被無有遠邇者乎君其行哉然柳州以附權貴故一斥不復而君以親故若曰觀過知仁斯異矣君其行哉明天子在上君之善政詎能久專於潯邪

送廣西布政司檢校胡孟時復任詩叙　[illegible]

南海有隱君子二人曰于子倫曰胡孟時皆以文行自飭其躬得佳譽於搢紳間籍甚方伯連帥休暇會同之

子褒衣危冠揖讓于俎豆間雅言清論動有裨益賓筵樂闓不厭每當有所製述操觚吐詞出必驚人宣德中部使者相繼剡起之會上案欲妙選文學士別置沂切地以備觀聞而二人者適至執政得之喜甚引接輦下之與之議論古今文藝叩以詩賦二人者隨答如扣鍾方府之以應所求而第實中廢前時檢校廣西會府子倫丞攸縣咸曰此何遽其所用之邪有知之者則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若二子者將無入而不自得焉及各至官果於職其職之外處之裕如今年春大臣復爲起子倫而孟時亦還在吏部計三年別而見于逆旅驩甚秋八月孟時將還廣西子倫集其親友祖之于東門

首爲四韻詩以叙其睽合之情卽席而和者數十人什而書之虛其右簡將就名能文者叙之予久聞二子名文數於他人卷中見其文章渴欲一識面一日偶造予僚友李蕃李先生第二子在焉信磊落瑰偉人也傾蓋間已心許矣李蕃以叙見屬因不敢以不能文爲辭乃言曰昔烏大夫以[illegible]處士置幕下韓子謂其必能相與以有成今廣西之方伯連帥予及識之好賢下士豈盡出烏重胤下而孟時之賢若遇石生決不多讓况以朝廷命吏處大府檢校之職彼所謂外敬正士與私使其身阿者十實之則今知其無是也必矣如是以共成治功而保天子寵命顧不偉哉二人者作而謝曰先生之言信祝規也請書以爲叙

送徐理問詩叙　楊士奇

吾友徐崇威自征南陞中書舍人踰年改陝西布政司副理問數月復改廣西崇威有疏達之才端厚之行又嘗出吳楚道梁宋秦雍縱觀山川崇大之勢博覽古人興敗之跡充乎其氣廓乎其智將見諸行事也譬如駕長舟乘春流浩蕩而東而翼以厚風雖一日千里易易矣然崇威自拜理問之命其心常兢兢焉如有所弗任蓋司理之職難矣人之生皆有惻隱之心士之從政也皆以生人爲務然其有罪焉憫而宥之天子之所得爲也司理之臣雖欲爲之而非所得專也司理知有法而

已知求當乎中而已其罪重也重刑之罪輕也輕刑之情出乎過也過罰之出乎故也故罰之刑罰不自輕也輕則由我縱惡亦不自重也重則由我濫誅此在天子猶慎焉况於司理之臣乎司理者輕重不爽於錙銖是非必適於至公而非察之至明鮮有不失一失則爲不勝任司理非誠難乎然苟至誠以求之虚已以聽之權度精明敬慎不懈而哀矜惻怛之意不離乎中則司理之任亦未有不可勝者崇威行大夫士爲詩送之余故推其說爲叙以廣其意

送錢參政還廣西序　楊榮

台之錢君士復以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秩滿來朝課

最于吏部未及九載循例還所治其同宗翰林侍講錢君習禮合朝之士大夫賦詩以送之而屬序文於予士復在洪武間由大學生授主刑部事既而擢守安慶建昌二府靜重愷悌政用寬簡民甚安之歲滿以最而陞今職夫廣西爲南裔之地土壤濶大而林谷岩阻其間民夷雜處無禮讓之風多獷戾之俗任牧守之寄者苟非其人而拊循招徠之無術則猺獞諸夷輒無所畏忌出而掠郡縣殺民吏往往爲邊患故朝廷不獨命重臣宿將置兵以鎮之而於藩憲之職尤必簡其人爲士復奉上命而典是藩莅政治民聽決無滯弛張得宜雖未嘗出威聲以求赫赫之譽而拊循招徠恩信著於遠近

由是寇攘屏息環數千里之地蠻區山聚之民莫不欣然相安於無事是誠足以任藩輔之寄而副國家倚注之重矣然豈無所自而然哉士復實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其先當五季之亂羣雄並爭獨堅守臣節効順中國保有兩浙數十州之地使其人至老且死不識兵革是大有功德於民故去今垂六百年爲之子孫者多才且賢足爲世用士復致身膴位服事四朝秩躋三品其寵榮光盛固其祖之遺慶世德既彼之所致而其奉法盡職上無負於君而下有以惠乎其民者又其忠厚之心有以致之也習禮與士復爲同宗予故推本其先而序諸贈行之詩尚云

送廣西布政司孫檢校復任叙　倪謙

聖皇馭統宵旰圖治旁求俊乂以資任使故取士之途自大比貢舉之外復開賢良方正之選以羅天下奇才蓋欲野無遺賢悉登于朝以佐隆平盛治其嘉待之意至矣故士必修身厲行遵先王之道直言讜論切當世之務者乃可以膺是薦焉若漢之董賈唐之劉蕡名著當時聲流後世觀其天人治安三策忠鯁之言炳炳琅琅照映千古眞可與日月爭光使當時盡用其才則其治效將不止若是而已也我朝敦崇古典寘用賢俊由是進者若孫公諭殆其人歟諭爲嘉善名族性資通敏研窮墳籍負果達之才謹廉隅之飭鄉黨翕然知者以

賢良方正薦之於朝捧檄而起振翮禮羅飄飄若獨鶚之戾空射策大廷鼓盪文淵洋洋然巨魚之縱壑一時名聞於人入選銓曹授廣西藩省檢校簿書山積磨勘罔失以多才之三載來朝天官書最今將還職縉紳要言以榮其行孟子云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惟慮德業之不修不憂爵祿之不至詢以果達之才膺賢良之舉而策仕省幕之職是其天爵素修而人爵自至之效也尚當砥礪臻節益懋乃德庶幾邁烈與可以追範賢之跡而無愧則上不負聖朝求賢輔治之意而下亦不負所學矣其勉之哉

贈伍御史歸長寧敘　呂原

廣西桂林之義寧伍公應奎爲陝西道監察御史有年矣茲者以抱恙請告居數月猶未愈上章自陳願歸故鄉調養朝廷賜之告且有疾已復來之命恩至渥也寮案諸公念寅契之素篤分攜之弗忍而情有不能已也爰屬予言以致意予惟御史之爲官雖列於七品而天子之耳目百司之紀綱實係焉故其立於朝也論諫彈劾巡於外也察風俗平冤滯舒邪佞延俊賢無一而非其責任是必爲之彌其心處之當其理俾事皆協律物皆順軌凡正色張膽廣聰達明之際而舉察爲之敬憚黎庶莫不感仰然後克勝其任而無負也應奎初由鄉進士游太學釋褐擢今官恂恂忠謹侃侃剛直有所見聞言之無隱嘗奉勅歷視漕河道措置有方舟楫無所滯遲警有備奸慝無所容出其餘力以察民隱諷吏治沿河諸郡縣悉仰其風裁可謂得御史之體者矣壬申之歲猺人梗化今吏部尚書鹽山王公時以左都御史往督將士勦捕綏輯王公謂應奎有才識練達時務且諳知遠人之情簡與偕行計方略未幾果平其衆應奎之功固不小矣既而復按治貴州貴州僻在西南萬餘里其民雜夷獠而軍衛居郡縣十之八九況值兵燹饑饉之後而應奎躬車所至宣布天子威命明德待之以誠撫之以寬於是小大軍民傾心悅服及格當代上疏乞再留按治會代者已往弗果應奎既還京忽罹疾乃

移疾所請以歸繼自今歸于桑梓宗族朋舊朝夕胥聚有怡然自適其樂無庸庸瑣瑣之勞由是存精神息念慮而又輔助醫藥以自持其何恙之不已哉尚冀疾安之日促裝蚤來以應峻擢而陟顯階予以展其抱蘊弘其功業俾隆聲雅望烜赫鏗鍧斯實同寅諸公之所竢者也庸書之以爲右券云

送僉都御史張公守廣西序　岳正

天順改元羣姦售穢先帝雅隆濬哲虛懷納荒全大義也彼乃務盈厭貫愈肆矯誕涿陽張公時爲御史冒觸力攻竟爲所中留戍南丹者八年皇上即阼首賜公環褒衣既歸登延可待格于媢嫉長憲閩藩今又二年始

拜僉都御史有廣西之命談者之意豈不謂公伏潛廢
邪多歷年所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遠華夷之情性官
吏之得失戰守之利害知之必明處之必悉行之必無
不當當公是任自廣適西可無以憂其然乎哉公君子
也語稱君子不器主之以德博之以才以德行才無所
用而不效公在朝廷志雖未遂而姦勢已沮今當方面
道無不行吏畏于上民懷于下豈嘗預試其官而素諳
其土邪必如談者之見非知公者也雖然炎涼殊態用
舍異觀人情則然如公之德則足起頑而挽情一時以
事抑侮者蓋亦多矣憚公將從後作不靖以相賂挽不
可不爲之圖是又從但不知公亦不知天者也先時姦

黨凶勢虐燄薰灼天地尚不能以毫髮加公以有今日
况區區者哉犯而不校又君子之量人苟知以君子處
公者將無所事其忞忞矣都閫滁陽錢公於公最厚喜
公道將大行期有所贈而屬正以辭正於公辱在鄉曲
又出處頗類而都閫公亦遭無妄之禍而得於天者故
予特列其詳如此云

送郭總兵鎮守廣西序　　鄭紀

固國不可以不備邊而備邊莫先於選將選之之道大
要有三閥閱以觀其世講韜畧以觀其智識履歷以觀
其練習如是則臨陣不怯料敵有術應變有素若曹武
穆使唃斯囉聞名以手加額契丹使疾避不敢仰視郭
令公由武舉爲節度使單騎見虜叱番夜引兵而去趙
充國起羽林歷事武昭宣擊匈奴先零罕开七十餘城
以全取勝是也漕運參將郭君某鎮守淮安之七年爲
弘治壬子廣西副總兵員缺上勅廷臣議補大司馬馬
公薦君累經戰陣堪任重寄平江伯陳公薦君才識老
成謀猷出衆少宰張公薦君履歷年深練達有加上合
衆章勅君以都指揮同知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道經南
都大總兵魏國公君姻友也徵予言爲贈君廬之合肥
人高祖從太祖高皇帝起兵淮甸陞指揮使父襲祖職
歷陞中軍都督府同知掛征西前將軍印君襲都指揮
僉事是即武經之閥閱也成化庚寅武中兵部陞署都

指揮同知是得令公之韜畧也君昔爲指揮使時征川
外西夏兩廣爲都指揮同知時掌十二團營尋奉勅總
督淮揚蘇松海道再奉勅參將漕運鎮守淮安又三年
奉勅督運賑蜀亦嘗有充國之履歷也司馬以任重薦
平江以才猷薦少宰以練達薦者皆不爲虛譽而遴將
茲選可謂得人矣雖然予聞古人命將天子跪而推轂
曰閫外之事將軍自制故政令歸一而功易立近世邊
疆兵柄操以中貴故舉措掣肘而事難行君茲行其亦
慮及於此乎然天下未有正而不勝誠而不動者中貴
亦人耳彼之侵漁我以廉潔彼之躁擾我以鎮定彼之
驕悍我以謙恭以我之誠破彼之僞以我之正破彼之

邪寧望以彌之容色以消之論議以轉移之積之歲月
則彼將歸吾掌握之內而不自知矣夫何慮焉苟不能
盡誠於己而後望肘於人非予之所知也於是乎書

粵西文載卷四十七

粵西文載卷四十八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府通判汪森編輯

序 贈行

送方伯沈公赴廣西序

何喬新

予與錢塘沈公允勤相知舊矣始予舉進士公已爲是官郎中賢聲夾聞于搢紳間當是時士大夫所推以爲端重老成練達治體者公居其一焉予意公斯久且人用未幾公毋憂患淪滯者殆十年今天子嗣位首還公舊職尋陞河南布政司參政寃滯以明矣　時方於進以而受知當道者矣　以有三以未聞歲而遷遠者一歲中遷拏行公各以各之一行一六載未嘗一宅　文字於義命之外惟夙夜祇愼以修其職業而已成化丁酉秋七月廣西缺布政使詔以公往踐其任公旣月命將行凡與公好者竊相語曰方今岳牧之才且良如公者蓋無幾登之臺閣可也使之宣撫一方可也顧乃任甸宣之寄於炎烟瘴雨荒遠之陬豈公短於求知而宰相不足以知公邪予解之曰公之不妄求知則有之矣至於宰相以甄拔人物爲職豈誠不知公耶顧欲藉公以撫遐裔之疲氓耳廣右比年以來峒蠻谿獠竊弄干戈戰骴橫于野草莽鳥巢于林木禾黍之場鞠爲榛莽之區八桂之間蕭然者十有餘歲矣鳴騶擁蓋往涖其地者不知其幾委大藩之挺土平繳之頒赫然耳目之觀

者益有之矣而竊療益横吾民之病滋甚聖天子賢宰相惻然傷之思得老成人以綏靖之故以屬公焉是益爲吾民計而不暇爲公計也孰謂秉鈞者不知公耶公行矣登桂山之巔泛灕江之流低徊瞻眺追想九齡之所以安嶺嶠南軒之所以撫荒遐而思娩美焉異時氛祲既豁烽燧不驚帶牛佩犢者轉而緣南畝權弃卉裳者稽首以服聖化而昔之疲瘵者謳歌至治於素等刺桐之間吾即側堂之上益信老成練達者果可用也臺閣之選舍公而誰哉遂書以爲公贈

送廣西僉憲武君廣淵赴任序

聖天子延膺發命之明年天下藩臬暨郡縣有司率職

來朝上念百司舉職者鮮無以保乂我受民乃詔吏部暨憲臺嚴加考察職業不修者已之貪黷無恥者謫之所黜凡五十餘人爰命九卿各舉其才且賢者以補之又命二三大臣論材德以定其位焉於是大司寇陸公以刑部員外郎樂安武君廣淵薦遂拜廣西按察司僉事命下之日士論譁然以謂廉慎如廣淵諳練政體如廣淵行行焉不可撓以私如廣淵求諸列卿所薦之中如廣淵者蓋不多見使循資而進尤當爲方岳之佐也今舍所當得而位之憲僚之末又處之五嶺炎蒸之域是獨何哉司政柄者雖家置一喙亦安能自說哉或解之曰不然廣淵之才且賢孚於輿論也久矣大臣宰相以明揚士類爲職者也顧獨不知廣淵邪今之有小善名一藝者率寵以美官處之善地彼顧靳於廣淵邪顧廣右之民彫弊極矣凡吏于茲土者小則爲蠹爲蠆大則爲豺豕爲猰貐民始怨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自棄於盜賊泝其流而尋其源司風紀者蓋不能無過焉使得才且賢如廣淵者往飭憲度吾知貪墨吏聞風解印綬而逝去懲情谿者且將相率投戈請命矣是則置廣淵于茲者蓋深知廣淵也是則謂屈一人以信一方也是則謂爲官擇人非爲人擇官也諸君子何異哉或以□□成負於□□是能決其然與否也雖然大臣宰相之用舍是邪非邪可否邪可疑邪廣淵何與焉廣

淵知懋厥職而已先之以秋霜烈日之威繼之以和風甘雨之仁使蛟鼉逝而寒潭清根莠薙而嘉穀遂上以寬聖天子南顧之憂下以副大司寇推轂之意斯可已它尚何議焉廣淵將行僉謂予與廣淵同薦于鄉同登進士第同爲司寇屬相知最深且厚徵言以贈其行予不敢辭也因書以贈之

送劉先生序　　薛章憲

弘治乙卯屬大比天下士廣西藩臬重臣遣使走幣不遠數千里聘我邑博士番陽劉先生司試事先生卜日將行邑大夫暨其僚友子弟設祖帳南門外某以賤弗與執笄之末竊嘗幸望見顏色親教誨有日矣不能無

言先生學博行端好甄進後進士視貨利奚翅土苴家無留藏焉五筦之士何其幸與昔人言患學弗精無患有司之不明患行弗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夫不明爲於弊不公奪於私今先生權度誠切規矩誠端威不得怵利不得救幸無是二者之患矣士果精且成吾知其必有遭也五筦之士夫復何憂哉先生雅善吟詠口占手綴無不如意變事之日嘗能歷八桂登九疑訪郴州之舊迹覽昔賢之遺墟今客談多錄什必多遺歸飲至鶴頗寓目焉旁人求錄及作發功皆遠遠强飯自愛系之以詩曰嶺嶠方蘇每後客隨步縲上事有程期遠道多暇莫爲遊覽及秋未定吾從征我給方修歸歟織

應揆五勝貴燮和燠寒幸調攝

送孫徵菴先生赴蒼梧學論序　朱衮

我徵菴先生分教逵縣者九年頃以績右轉將赴蒼梧時諸鄉大夫士洎諸與游者會餞城南或謂衮曰先生茲行道故鄉奉新寵展拜慈闈宜溢見色喜而今佀不釋然者豈以其所往絕遠玉圻不善于上習犍與蛮人等哉衮曰先生以義處命者而奚憂此借如子言抑獨不聞失得如所謂塞上馬者乎或又曰職位如先生者實清而重而今往也若大則都統之尊次則東西藩臬之尊次則郡將武倅之尊參承請謁日將弗暇其不得委蛇俯仰以即所守也必矣先生之意無乃以介也曰是益不知先生矣先生才高特養素恭謹前在夔也亦日事憲府矣而弗以變而謂今日邪衮事先生久觀其言行者甚習每一事至俛首循省變形于色必其成遂無壞隳乃已况今重奉朝命當柄用事爲國家養材賢植風化哉居嘗語衮曰余來夔知學頗自勵思齊前輩以名下世座右之銘實在他日出未知于斯銘何如耳其歲久之待叶已余則變固先生之本志也衮又聞今梧所都統以下名公皆海內名德下人材風化闕必有以同其變者以先生之才之心與之共事將不有易其變而梁焉者乎梁乃數曰嗟乎予所言古人用世之情惜也先生之所守者小也夜進曰明天子在上今臺諫試及學官矣他日安知不在先生乎時更起引觴爲先生壽既乃命衮書之

送楊拙菴都憲總制兩廣序　陸深

夫所謂名臣者有二人焉繇之以歲年試之於中外考其位不滿其德蓄其才不究其用天下之人惟恐其一日不爲宰輔也夫是之謂望其先世嘗有大人盛德之士動著于朝廷澤及于天下後世饗其成則思見其人思其人則必求其子孫而冀爲之報也夫是之謂世二人者之於人國也所至而功業隨之矣益蓄深則發盛培厚則植蕃故曰皆名臣也雖然才未必望望未必世是故以賈傅之於文帝遂於不遇而絳灌之屬當國房

杜之於唐勳業盛矣而後嗣之賢者無聞若夫才矣而望望矣而世兼之豈非今昔之所難者哉深竊觀之重望世德之臣必出於久安長治之後故孟子之論故國曰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然則從容眷望以當功名之會承攜家閥以引長君子之澤士大夫之榮遇固也而亦豈非國家之福哉惟我聖明重熙累洽百六十年於茲矣是宜有世望之臣者出若今右都御史拙菴楊公固其人哉公建安人也而先太師文敏公之曾孫文敏公歷相四聖佐成太平名在夸夏事在國史自世而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者也公夙承家學早擢巍科遍佐銓曹迭求常僕遭權姦之忌出牧硯學迁廻于外召尹天府遂陟少宗伯復自南都入掌寅清之職再轉爲少司徒總國儲待繕督餉于西邊方其時天下之望咸屬公焉凡有要地必以擬公或進擬而未下及是兩廣總制之臣闕在廷大臣合辭推公上以公爲右都御史賜璽書以便宜從事公上疏辭焉復下制褒嘉且贊之行天下之人或又謂公之未盡用也刑部郎中林君德緒合鄉官之在朝者請爲公贈予陸深深無似嘗於班行之末望公肩宇退而槩於所聞以致景仰者有年矣其敢辭惟公才無不宜正氣直道不肯少貶以自狥平生憂國如家所至必重是行也奉上德意以剛蔡情之望特左契耳惟我朝士宇之廣前世無比顧寇鹵嘗其西北夸獞雜於東南其事至重也昔太宗文皇帝親征西北大建廓清文敏公實從之行最多贊畫今天子又付公以東南之任則是我國家金甌形勝之固其于楊氏之祖孫尚有賴哉且天地之理有定位氣化之運有順序故治常始乎西北而成乎東南也深竊以是爲公頌言之且以爲國家賀焉序

贈柳州太守李君邦輔序

靳貴

广貞韓昌黎守柳也又有啟民之易使不獨內地然也夫子嚴父召婦姑指北奇倚之民之所難者而柳民能之雖子厚政善所及而其民俗之美亦不可誣已及考其郡志則自子厚以還厥後守者才一二人而止夫彼所居者子厚之位所食者子厚之祿所臨者子厚之舊邦也寥寥數百年其繼子厚者才二三人而止則爲官者多矣柳民固不負守而其爲守者獨不負柳民哉此其故吾知之柳去京師幾萬里在兩嶺間風氣之陋與內地殊故爲吏部者夸其地不以賢者署其守爲其守者夸其民不以善政理其官吏部曰此遐方僻郡也不可以居賢者而不知遐方僻郡非賢者則莫能理而安也其守曰吾已斥而官遐方領僻郡矣盡心于民誰吾知而不知君子之愛民本非以爲求知地也朝廷子育萬國一視同仁未嘗以遠近殊而傾如此可乎冢宰屠公爲吏部之三月會柳闕守公以戶部郎中李君邦

輔薦於上命既下朝士之知邦輔者咸謹然邦輔方且延賓客會故舊日講畫治柳事不暇待御黃君鳴玉邦輔鄉人也間過予求言為贈且道居公用君之意在儀柳州之赤子不得字于慈母也謂邦輔賢者與流俗不同故屈邦輔以活柳人益簡而授之非斥而遠之也予聞今天下之藩郡莫敝于兩廣弄潢池之兵肆跳梁之侮者在在有之意者守令之不賢致之乎今邦輔以賢往或是也然此一邦誠可使識是而為守於他郡者亦以賢者往自守而上者亦以賢者往自守而下者亦以賢者往則兩廣之民有不盡安其生而易使如柳之皆將乎雖然居公之所以賢邦輔者特以其舊占之亦以

其名收之也因其舊以圖其新顧其名以謹其實使公薦賢之意不衰而遐方僻郡之皆得賢也不無有望於茲行以為之肇

梧江別意詩序　張吉

古樂之不宜於今猶古禮之不行於今古法之不用於今也古之為禮本乎敬恭而儀文度數殷縟浩繁非竟日不能成事後世習俗卑污人趨苟簡其能行乎古者議事以制示禁於民而行之以欽恤後世倚法為治專務刻深其能用乎樂之不復亦猶是也然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蓋自東周之後業已然矣俗好諛則短不佞俗好姸則嫉不容舉世溺於蕩淫哀

怨之風而沖澹和平之音其不競也宜哉然作樂本乎性情制之禮義豈蕩淫哀怨之風耶固古樂也性情禮義古今一也而古樂之可復者夫復何疑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奄有萬國乃作郊廟雅樂以協神人和上下雖損益咸英韶濩以為一代之制作然復古之明驗也奈流傳既久郡國文廟之奏寖失其傳歲時崇歆雖有軒懸之設不過應文備數而已議者惜之金陵呂應禎氏倩得奉常之傳乃挾之以遊閩廣江湘間而諸郡之樂始有可觀者焉是年春發駕於梧俾諸生楊璽輩從而肄之既越月皆成聲協宮商舞應容節觀者矍然稱善然則使斯人者知我皇祖制作之盛以邁三代之

道音應禎之功其可少耶應禎將行與之遊者咸屬文賦詩以贈而予為序之

送蔣敬之歸省序　羅玘

敬之之歸上之俞其請也且以寶鏹賚使途有常餼木有行舟舟有櫂夫關無滯譏清湘纔三千里耳誠無難至者恩之被也渥哉而前此贈父河西君為編修封母為太孺人黃熒於丘拜驄珠翠於慈闈無忝為人子別十有三年之稚弟突弁郊迎庠廝行之舊慰慈侍之代授已試之業無忝為人兄居亡何飛書告于南海令君誠之其兄也無忝為人弟傾我腹笥于彼髦士無忝為州里之重客敬之是歸徒歸哉然敬之其官史官也其

常祿之外又益以太官之膳內法之酒也有大燕會又以中士班大夫而坐於門進謝於殿也一日二日講幄之侍與俯趨走衣袂翻如天光臨發讙口於帝心也然則今日俞且賚諸敬之其直俞且賚諸他司而始以例法也耶夫傭於人而受直倍於俗傭焉用力且與俗傭等雖其主不寤也或雖寤焉而不知較也亦獨不忸怩於心乎敬之必不爾爲也於其行也不敢以不告者予敬之友也

送巨川李公暐任廣西僉憲序　張翰

懷寧李公濟之以四明貳守擢廣西憲僉命至之日郡中父老惜其去而大夫士華其行大夫士之言曰甚哉

乎持憲之難也非李公其誰實勝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法主乎寬也然遴愼之士聰明不足以照才力不足以決譬如微術在梁無復防禦奸惡者竊笑於下而善良受其辛螫法其果可以寬乎哉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是法欲其嚴也然徇名之士以苛爲能以察爲明以侮鰥寡虐無告爲威一念之私民無所措其手足焉法其果可以嚴乎哉夫姑息不可以爲政而刻深非所以仁民嚴於防而恕於用肅乎外而寬於中聖賢用法之道亦若是而止耳李公之爲吾四明不期月閒而强梁者懾其威詐譎者憚其察困抑者喜其斷而枯悴者悅

其澤非酌寬猛之宜者邪用是道也持憲于南粵有不爲民生利乎公之澤歛於一郡固不若施于一省况由一省而天下此又其階也乎夫一郡之澤霈之與天下均焉將奚惜於今日之去我爲也公與予同年進士出入中外聲跡相接十有七年於此矣蓋公始爲侍御以剛方忤于時落職州縣僕僕下僚者數年所至盡心民事焯有勞績雖其心不以榮卑爲累而負屈稱於人人久矣因知海隅之邦非所以久辱公也故於贈行特序大夫士之說而畧父老之情云

送吳君子悅之任靖江長史序

海陽吳君子悅由南京國子助教遷靖江藩長史將行

六館同寅之士爲之請贈言于予予乃言曰近制王官鮮民事不與世俗相攻取抱冲泊之性者恒樂居之然事雖簡王躬之修否攸係是非毀譽雖邈不相涉敎本睦親之化翰藩之寄咸賚焉自非博厚端雅之士亦莫宜爲之抑吾觀古之于梁也仲舒之於江都也皆其上之推而遠之也雖賢不足爲侯王重吳君之任是也聖天子之遴而陟之也遴而陟之也者天子方鋭意陶唐之丕績萬邦之和自睦族以始靖江宗室而遠在南徼宜昭峻德之光華使夸猱承風非夫居王所者之責與吳君博厚而端雅第乙榜歷鄉校而太學譽髦斯士旣焯有成蹟於以將德意相導左右不足爲宗藩重哉漢

章之篤親也東平之仁賢也猶紿璧而獲見靖江嚴家法安靖弗擾今殿下妙齡淳質而聖天子明見萬里無近幸之蔽是惟篤慎所先以授吾子職也吳君勉乎哉風衡水激之無虞姑以宜恬泊之性君之志不啻是也鬱林蒼梧之野不猶有佩犢而游者乎因河間之禮樂華復子之心而歸麟趾之化者將於是乎在吳君勉乎哉

送廣西布政司參議陳君之任序

天地之氣蟠束於西北而寖發於東南成周而上爵衛之南逐目為淮夷徐戎而所謂中原者無幾也今也越淮徐而南人材物産已倍蓰乎向之中原而桂林象郡

百粵之地亦居然與中原等特其所謂吞凌貧弱俘掠無忌之俗未或盡革而亦有不足怪者自今觀之其地去京師數千里而遠仕于其間者往往復鄙夷其民而鮮或既厥心焉乎居則經理無法誅討則玉石俱焚夫奚怪乎民囂而俗悖也今夫震之以威則奸戢懷之以仁則民安勤而撫之則澤究審而綜之則事集是故有箕子則朝鮮可化也有文翁則蠶叢可教也而況今之南粵非復昔之南粵矣乎陳君子文餘姚之冠族也以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南京刑部陞禮部主客郎中皆克修其職業而其在儀制也尤以文雅詳敏見稱於人人故今遷廣西布政司參議命至南都而搢紳之士動色

相慶蓋君為人剛而不苛仁而能斷敏而勤寬而容丕變南粵之風去其貪戾而歸之寧壹當不在茲行乎不然鬱林蒼梧之間山川澄秀迥異中土靈氣所鍾固方輿風氣而俱開而皇上綏遠保民之心屢形詔旨乃於汰別諸司之餘而授君茲任豈非天人之會也哉且今方舉前代之制以卿輔之任待天下之郡守況藩司守令之綱而孰能遺之此我同鄉與茲餞席于吾陳君豈一朝之知好也盍拭目以觀其成

送唐君出守太平序

瓊山在大海之南其風氣畜而弗宣故其人士往往完厥才器以充絲實用予所知者若南京戶部郎中唐君

其一也唐君試守於寶慶踰年而調武昌武昌之政予嘗見之矣蓋居會城之內當八藩之衝宗室列焉撫巡藩臬之司臨焉五方之士民相出入會萃焉酬應如彼其繁也唐君八年於是歷任如彼其久也八載之間所更監臨之司數十百人伺而察之者如彼其衆也然而有弗疑疑必問焉有弗勞勞必委焉有弗勸勸必先焉有弗舉舉必及焉向使其才足以有為而志慮少有弗實人固將覷其間隙以生異議雖欲保厥令名以及今日庸可得乎乃者當道知其賢以南京戶部郎中擢守廣西之太平太平之政予又得而逆見之也蓋其地僻在南徼其風氣猶閟也而厚斯存焉其民夷雜糅也而

朴斯寓焉以君有爲之才而仁厚以撫之忠信以孚之其有不感而化者乎且太平密邇交阯交阯之不修職貢于今若干年當道者選擇而用君豈惟以爲太平抑亦將以來遠人乎許見龔實並懋而超陞大拜之有日也予每病夫夸誕之恢世而雅有取於唐君之實用於其行因將張之掌科林先生者君邑人亦予所雅重者也爲之書所以勖於是乎言

送德慶州判官蔣君遷任序　桑悅

人不能作虛空餐沆瀣衣雲霞則織官宮室冠裳凡米鹽薪木可周日用之物一不可無官府均民以息爭故周民事一一用民皆所當爲悠然以遐思凝然以靜處高簡廓落而欲外事以爲高離物以爲尊不屑於有司之事否則平明紫闕日晏彤闈又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方能放情於自得之場其胸次歛然萬物之表與否恐非外境如風附大翼能相而使之上也是故夜明以燭其光在火冬燠以褻其溫在毛特燭以爲明假褻以爲燠與寘與裸相去幾何天光內發丹田常火者果藉外物爲明爲燠否耶予自幼習皇帝王伯之學蹻蹻向北彳亍弗試後分教西昌倅星沙調龍城自爲師儒後功業濩落而名譽日損自顧生平於有可出納之瑣屑實有所不樂爲者已蒞其職而不能修其業毋惟乎人之尤已也時拙於用大已拙於爲小既與世差馳今年

春以公事寓梧慨念歸山有日因訂定周禮六官以見志細繹摩間又以見周公之於天下大而天文地理細而農圃醫卜無不究精微以立說若糞田種牧之事有老農老圃專意之所不能及者然後知予向之所不介意者皆周公之所經心者焉以不介意之我而欲經綸周公經心之天下就使已志盡行又安能綜理天下之務而無滲漏也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之謂歟西廣之清湘將君名俊字時英裔出漢先主尚書琬之後其鄉有二蔣二陳苑同氣爵紳出色二蔣誠之取鳳憲敬之職內翰皆君昆玉二陳仲廉任通政仲華爲通政參議皆君師友君遊庠序篤志於學成化甲午以禮經領鄉薦弘治六年拜授斯職當道委委清軍撫州并封川印俱有治聲去年四月東廣藩臬黎徐翟王四公並劄令總督都憲鄧公協舉君能鄧公特簡用君製鹺於梧鹺利權所在又密邇三府速侮招誘爲之不易君流通商賈宿弊盡革調一有方衆口無訾今年仲夏以過歲將歸任一時士夫不忍其別僉求予言以爲贈予因叙已不能吏事之實於前一以羨君之能一以訟已之不能爲君者正一節之空闕而不可謂予之不屑爲也

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序　文徵明

余友顧君華玉少負才雋以文學聞於時筮仕宰廣平

又以吏能闢丹朝為郎以清強聞及守開封綏懷得情剸裁釐窒而其聲聞益聞以達余交其人久竊嘗考其所為而得其所存蓋天下士也或從毀之數其隱過不遺餘力余始駭嘆考其所為與考其所存無或異也正德癸酉君得罪中官逮赴詔獄一時人莫不危君而余竊為君喜已而君竟被罪謫三階左除廣西之全州余乃益信余之所見不妄而君之事誠有人所不可及者蓋人之所為誘於外者不能堅其中而順於道者未始計其外使君而能則於外以纖毫於時人則寧日益至毀亦從之身辭禍住而近斯訕矣君乎求信於道而不必崇其身寧失時名而不受識者之毀言考君之所為

得罪果以其道歟抑不以其道歟必有識之真而辨之得其實者毀若譽於是乎在而向之毀之者安知其不愧而為譽乎夫始之毀之不遺餘力將以敗其行也卒之無益于敗而反以譽焉至其得罪而去人方危之而余竊以為喜若是則譽毀榮辱皆不足以論君而所謂文學吏治足以盡君乎哉然余卒以天下士題之亦求其所存而已君故吳人而家金陵及是使道過家上冢以行余得合諸友賦古律詩八首為餞叙其首

靖江春餞序　孟洋

惟甲戌冬一松周子來自蒲至于靖江乃朝覲方伯公於左轄拜手稽首訟日欽不肖弗克旦夕承顏若志乞乍心惕慄弗遑坐處茲乃奔走闕侍大人之側其匆遑不肖之幸公乃勞曰欽小子遐哉其勤矣乎周子夙夜篤任予職左右勿怠或曰孝矣周子周子暇日洎賓友出遊歷於名山勝川喟然嘆曰美哉茲土厥山惟巖厥水惟湘可以居可以遊吾情乎有間言于方伯公曰不肖弗克惠彝訓用休于前烈祖考尚幽作辟欽聞靖江王賢好善樂士招來賓客劉茲風上勝嘉欽不肖欲吏隱于王官敢請其可公曰汝詢樂是乎對曰昔人有言位崇則怨集名稱則毀來惟顯惟名惟身之刑吾不惟吾身惟從吾之所願又何不樂公曰欽可以免矣吾若汝志越乙亥正月周子乃辟靖江王官周子夙夜恭勤

于王王乃懌咸曰賢矣周子王從容謂羣臣曰古昔典籍邦之寶也茲弗輯何貽我邦國之鑒圖惟咸新時若予使僉曰欽乎藝哉周子乃承王之命旁求典籍于四方惟暮春之月周子戒裝維舟東江之上眾客咸集周于水濱周子執爵而言曰諸君其教我乎予夙斬圖弗仕茲來省吾父殉吾性也王官清散亦吾志也顧西念吾母于蒲今將歸故鄉可以緩吾思茲遊三獲吾私願欽何幸焉諸君其教我乎客曰詔不云乎順理而行無往不獲夫仁智理之會也仁者不忘其親智者不忘其身順茲往矣何不獲之有終爵而別無涯子曰方伯公仁人也故昌厥後一松哲士也故善其身

送楊郡博官成書院講易序　　顧璘

夫聖人之道廣矣大矣孔子雅言詩書執禮又其言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春秋實所自作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由是觀之六籍者豈非學者本始哉經解別其教昭昭矣後世儒者往往盛推其功用自漢以來列之學官各立師授有以也故學者博識詳說不考信於六藝謂之不經國家以經取士積習累葉旁暢曲達言義理者析秋毫矣而通辨之士乃或擬華廢實苟圖貪位仕宦績效日替于前有道者以為懼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莆田林公按治之初偕藩泉大卿議集師儒講五經同異於宣成書院于時聘經

師五員召諸郡成材生員至者三百人甚盛舉也全州學正楊君葦以易師聘且行予唯六籍之教修身以達之天下匪徒以文已也師儒之職傳道解惑育德達材正之以行糾之以刑率三年六年觀其成否以進于王國其法具在周禮大司徒亦匪徒以言已也君茲行萃諸生俊秀者相與繹義文周孔之道以求其心斯古之教也爾故省圖新功俾底于大成至當以無忝于學士其為國家利博矣哉如此則我林公亦懋有休澤以流于粵之人以光副天子之寵命唯君等惠其或恃言以設教務位而鮮功則諸郡邑之學罔究而奚取道路之僕僕乎吾知楊君必不然也為我語諸君與諸來學之士畢大者不安小成否則名罔也又徒言之不若幸勗之庶幾有成焉

贈鍾君一元之任恭城序　　湛若水

增城西洲之涯有鍾君一元者其從叔母甘泉湛子之從姑母也兄弟也鍾君選於天官得尹廣西平樂之恭城人曰鍾君若有不懌然者或疑之曰夫郎官應列宿宰縣姓喜則一邑之人樂怒則一邑之人懼何不懌之有或曰彼鍾君巨族也學于郡庠十餘年而舉于鄉又游太學十餘年叙止而才允然後選于部今恭斗邑也其為里者一其為揖者僅三千而盜賊多于里之民其東西隣者多於里之數此鍾君之所以不懌乎或以告

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吾請見而釋之揖鍾君曰子以為任職者與任擔者何以異曰無以異也曰今之謂官曰任者得非取諸任負之義乎曰然曰任負者惟其力今有人於此力能勝百鈞者付之以十鈞則彼將怒之乎曰否曰力能任十鈞者付之以一鈞則彼將怒之乎曰否曰否則雖以子之力任恭也民之少也易以治穡之少也易以徵而吾子之不懌也惑矣又曰今有人於此任一鈞者與十鈞者同其直則將喜之乎曰然任十鈞者與百鈞者同其直則將喜之乎曰然曰然則恭城一里之祿入其視諸數百里者之祿入均耳夫譬若負重若直而若不懌者焉吾不知矣鍾君乃欣然而喜莞爾

而笑曰願聞子之所以教清者甘泉子曰吾與之矣吾與之矣夫民寡而心眾是故一之以簡糧少而用多是故恤之以寬盜繁而心同是故化之以不欲夫簡以臨下寬以御眾不欲則不竊聖人豈欺我哉子其行矣大力優而治有餘又行此二者則朝廷將有大任付子矣

贈靖江長史吳君序

吳君子悅潮之海陽綵塘產也生五十年口不敢妄言心不敢妄設泰常殺齋黃子曰賢士也甘泉子亦曰賢士也吾觀之胄監舊矣其言若訥訥爾其心若恤恤爾其言訥訥爾則言必思行也其心恤恤爾則行必思言也其斯以為賢乎七年冬子悅由助教擢靖江王府長

史黃子曰盍贈諸甘泉子曰篤爾初據爾知斯則而已矣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何謂善何謂道天理而已矣子悅察諸天理有而樂焉斯賢士矣爾樂斯賢賢斯聖聖斯天天斯神則乃王慕而好其善好之無已焉好斯篤篤斯有有斯安安斯樂樂斯賢王矣爾夫如是則東平不得專美於前而吳君之貴畢矣是不足以贈乎黃子遂而書之以先行李

送南京戶部尚書蔣先生致仕歸全州序

古之一門並顯者固不少獨稱二疏為賢稱二疏之賢者無他見惟以其決去為高而二疏之去也無他及惟以並受尊顯為嫌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故周公留召公曰襄我二人聖賢之行心於國家者如此故大臣之進退去留視道之行否何如爾不係乎他之故嫌之避也是故或去或處或進或退歸于道焉爾矣苟合於道雖周召之留吾信之矣苟未合于道雖稱二疏之高吾惑焉使非惟道之何而相引去以為高此新進之士不得于君相者之所為而謂二疏以保傅之責為之乎廣右之全州有二蔣者同氣而出同榜而貢與同時而為公輔其德性同溫克器識同深沉其學同博雅故其施于事業也同為有聲其伯曰梅軒先生者今為留都戶部尚書若受知于南海而見於古虎吾信之表裏

若一其尹南海也清戎荊楚也守汝寧也有聲其藩閩浙撫甫贛進侍郎為尚書也有聲其仲曰敬所先生者今為少傅吾僚于館局于閣吾信之表裏若一其為史局為講官也有聲為輔相弘濟于難鎮靖于家邦也有聲其視二疏同顯一門其賢也何如耶梅軒先生今以年至累疏乞骸飄然而去天子為優禮許之粟月三役歲四表殊數焉然則公之去也豈二疏之意乎其必有慰留敬所公以輔理非若二疏同去為高也乎其亦召公之意也乎其必有不可而去也乎公之意其有未可知者耶惜乎未見有如周公者留之以襄明天子之治理也然則公之去蓋有與二疏異其德業亦異其委重

於其弟與二疏一朝偕去以爲高者尤異夫以六同而兼乎三異將俾后之傳勝事者以爲美談而二疏不得專於前矣昔人所謂邦家之光非特閭里之榮也於是楊太常與鄉人賢之皆稱歎而咨嗟之咨嗟之不足俾史氏若水書之

送梧郡陳司馬蘭砌游勾漏序　徐棻

夫宇宙無窮勞生靡極塵容俗狀都來巖岫之滌濯石枕流漱負烟霞之癖是以一丘一壑至人自具深情而勝地名山高士每勞延想矧茲勾漏尤號丹丘連都嶠以嶙峋故有金銀一岳跨蔚林而透特逕闢翠黛雙峰何勝地之不常乃於昔而獨往挂帆湘浦仍疑郭泰輕

舟躡屐梧山正擬王喬舊舄捫蘿扳磴行行直迫諸天挹露凌風去去獨窺靈岫入眼芙蓉欲滴雲傍人生摩空翡翠橫披山從面起奇蒼盈袖恍然羅薜初衣金碧淵懷宛爾霓裳羽舞應接如山陰道上低徊豈闕里嗣邊於是君本穎人頓舒懷抱一聲長嘯鸞翮驚飛半壁長吟蟬琴答響俯視一氣不辨皋州仰面千尋別有天地窺扶桑而睨北海寅賓紫殿金淯騫大翼而起南溟隱隱波濤迅發探珠宮之玉笈予晉班荊拾瑤草之金光羨門貽佩白雲怡悅吊仙令於千秋玄麋居游遲美人於一木不復聞雞犬之音矣豈更怜牛馬之走哉維時僕留滯下方棲遲客路仰勝游於天上何殊濁水清塵悵幽賞於風前不啻河山咫尺無緣縮地美飈發之長房祇哭窮途作猖狂之阮籍萋萋芳草既憶王孫落落風萍復羈游子人世之扳躋有幾山靈之把臂何時復鶴多情君自此遠矣江山有待予將目望之聊索佑腸狂歌短韻懷人天末從今論白露蒹葭送子江干向後阻暮雲春樹別離何足歎山水有清音歌曰風蕭蕭兮白苧衣水湯湯兮蘭棹飛訪丹砂兮玉露騎雋赤虬兮芙朝輝車轔轔兮山鬼窺倒接羅兮送將歸采金光兮不我遺

南京戶部尚書梅軒蔣公致仕序　王縝

嘉靖初元昭德更化百度聿新天下咸仰望明天子治

化之成維時南京戶部尚書梅軒蔣公拜尚書甫半載即上疏求歸蓋年七十三矣廷議僉以公新膺簡命思留之用佐新政其仲氏少傅敬所先生念公爲都御史洎侍郎時乞骸疏至六上未得如請志益決不可復留矣乃力言於上允之賜敕褒寵聽乘傳以歸命有司月給粟歲給役希濶之典也於是鄉黨仕於南都者設張江東門外餞之又各賦詩贈之以序屬縝常觀天道惟實故時序順歲功成地道惟實故山川寧品物亨君子所以任重致遠而保厥終全令名者亦惟實焉耳矣非獨三代之英也由漢以來能當大事定國是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以安率歸之天下稱爲長者非以實爲之本

耶穎於公之行有徵焉公平生貞亮初登進士出宰南海平易近民不事鉤距嗣是守劇郡晉廉憲入掌邦教擾兆民一以實行之未嘗作福作威而自守益固以故自筮仕至解組二十六年間人無瑕疵之者公於君子之厚德大臣出處之大節可無愧矣昔楊巨源歸京師相率送詩爲榮韓子叙而張之韓魏公歸勒詩於相詩爲晝錦歐陽子紀而美之至今傳誦若前日事古今人豈相遠哉公今歸湘內閣師保諸公部院卿大夫士能詩者無不以詩播揚赫赫在人亦足以垂不朽而楊韓二美不得專於前矣豈但鄉人之詩之情而已哉將使後之人有所矜式幼則學學有實行壯則仕仕有實政

老則休休焉有實美焉庶幾能體天地之道誠如敎諭所謂完名全節光前裕後者矣而豈徒以歸爲榮以鬭爲樂直與桂山湘水爭高潔爲哉穎辱公交且久於其行也不能無言以舉其實以爲當世告

贈修齋王君之潯州序　鄒守益

潯之人惡饑而思飽惡寒而思煖惡勞而思逸與中華同乎曰將無同曰潯之人喜孝弟而厭乖爭喜和睦而厭侵鬭與中華同乎曰將無同曰以惡饑寒之同也則利害無異可以治矣以喜孝弟之同也則是非無異可以敎矣以利害是非之同也則曲直無異可以聽矣而子又奚疑焉聖門之論行也曰忠信篤敬參前倚衡則州里蠻貊無不利有攸往子之治平山四載而民以爲惠教單縣五載而士以爲誠聽訟司寇六載而衆以爲允是道也果從敬信出乎抑有所增補於外乎昔在衛武訏謨遠猷之學慎爾出話敬爾威儀以謹侯度至于不愧屋漏故可以惠朋友可以及萬民可以灑掃庭內可以戒戎作而遏蠻方是無衆寡無小大無遠近參前倚衡已試之方也修之則貞而吉弗修則匪貞而有眚子其敬修其可願而可矣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王守仁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

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漫不常睹日月山猺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

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于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彼之人視其父兄之於已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夸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與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都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維維愛戴徜徉戀戀而不忍去況以

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案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是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赫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夸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訐與時抵忤不容於僚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遠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于處困約之鄉而志愈

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蕡斥爲柳州司戶蕡之忠義既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游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覿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遐邇世和時泰瘴癘不與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

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北其爲重且專亦皎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緯有能聲爲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顧邦輔居地官上當者廉平有能聲今遠往如優游宴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爲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聞闔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成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旅發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眞可以無負今日薦御之期望不美發夫所處目艱險之名而節操有所形之美以不背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

之心吾于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旣思田來格謀所以綏緝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臣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始未可以强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孚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

昔爲廣西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猺積爲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恐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旣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遽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及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役所出踐乎今世士夫計逐少各甚於市井刀錐之較搆亡患害可相連及輒攻機肆力蘊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嗔目攘臂以相抵排倘有公然爲之曾不以爲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今

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

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於天者旣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别廟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登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粤西文載卷四十八

粤西文載卷四十九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序 贈行

送僉憲姚公提學廣西序　　蔣冕

粤南與閩蜀其地在秦漢以前皆號爲僻且遠聲明文物不得與中州並然漢至景帝末年蜀已文化大行其學者至比之齊魯閩在唐建中貞元間其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而可與上國齒者亦往往效用於時其化已自翕然粤南於其時視閩蜀則尚不無少間中間非無曲江武溪菊坡諸名賢亦閱歷數十年而始一見不能如今之日趨於盛也然粤南又自分爲東西今日以西視東尚不異前日粤南之視閩蜀豈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其至也不能無遲速故其發之於人也亦自不能無先後邪然嘗竊怪天地之氣未始歉於古而餘於今何獨人才之盛衰乃古今若是其異考之班孟堅之說則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而韓退之稱閩越之人舉進士自歐陽詹始未嘗不推本常袞化導之功則知人才之生雖由於天而所以成之者人也未可一切委之於數也特氣化流行而發之於人者旣不能無遲速之漸則所以振作鼓舞以輔成乎其天者亦當漸有其人以任之如文翁常袞之於閩蜀然此古之賢人君子所以有幹旋氣化轉移世道之功也今年禮部員外郎慈谿

姚公擢廣西按察僉事奉勅提督學政命下吾藩士大夫之寓京師者衆欣欣然謂天將有意昌吾廣西之文運乎不然何爲上惓惓焉爲吾藩擇學擇人而得賢人若于如公者以有茲命也文翁常袞之化行當見之轉移斡旋之機其將自今日始矣羣然一辭轉相告語莫不喜傳而樂頌之公拜命至是纔數日耳行李書冊尚留滯都下足未始躡乎三湘八桂之途目未始睹乎嵩終長衡之勝而士大夫遽以文翁常袞儗之公果何以得此哉蓋公素以文學負盛名於時而尤精於科試之業且性行粹愨言議英發開口論天下事是非利害如燭照數計然當乎人心人無不樂親之者自第進士官郎署以來政務多暇開門授徒多至百數十人公每親爲據案講解至於微辭奧義言尤懇到凡經公指授去而捷春官奉大對者每科常數人列官館閣臺省外至州縣庠校甚衆其教有成效彰彰明著班行縉紳孰不歆豔此公所以有今日之擢也公仰荷皇上惓惓簡擇委重之意能不思所以恪盡職業以求無負哉昔公之私相授受也尚人人皆有所造就況今奉九重明命職專教事其所造就將不倍蓰什伯於前日也邪予知公必能以文翁常袞之心爲心而不自已也心文翁之心則文化大行不患其不如蜀矣心常袞之心則長材秀民效用於時不患其不如閩矣天將昌文運於吾廣

西以與閩蜀並驅爭先而督學之任得公司之鼓舞振作以輔成乎其天者宜無所不至則夫斡旋轉移俾氣化日以盛而世道日以升曄曄光耀汞垂竹帛直與文翁常袞齊名異代他日自有文章大家如班孟堅如韓退之者大書特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予言惡足爲輕重哉敬書以俟

送王信夫司教義寧序

義寧爲吾桂林之屬邑地僻民寡雖未足置之古所稱緊望之間而風氣習俗素稱淳樸敎易施而化易行也竊天地淑靈淸和之氣盤礴鬱積今日既久其屬之於人要不可厚誣以爲未嘗有當必涵育長養始出而爲世用何獨寂寥希濶於今日也邪士不藉乎涵育長養之功不可以出爲世用古今未有能易之者譬如世之美婦往往出於膏腴甲族之中薰陶含浸不出房闥之間而舉止體貌固以安排作公夫人矣若乃苧蘿山中采樵之女教之容止不數日遂能傾城而傾國焉則事之絕無而僅有者也豈可以常理論哉吾嘗聞義寧山中其虎豹翬翟之文光彩炫耀其杉柟竹箭之材柯幹堅貞田夫野人尚得網羅之剷刮之出之以爲世用況淑靈淸和之氣在天地間物之所不能當而屬之於人者顧不得涵育長養出爲世用邪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國家設庠序簡里閭子

弟之英秀者聚於其中其所以涵育長養之法非不諧且美也環百里而為邑豈無長才秀民出乎其間乃使論世道者有寂寥希濶之歎當必有任其責者矣今王生信夫職教事於其邑方惴惴焉惟不任其責是懼蓋將求以無負者也義寧之人所以涵育長養而俾之有所成就庶幾乎他日彬彬濟濟秋賦春甲魚貫鴈當必自今日始往哉待之見吾[illegible]二三君子暨邑之良有司幸皆為我謝之

送僧某住湘山寺序

湘山寺在全州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許[illegible]游秀拔岩壑瑰詭其泉竹樹之[illegible]為[illegible]甲遠近之閒幽人勝士方袍宿衲來遊來止者蓋歲無虛月寺之主僧曰某公從容延接雖日倥偬而不以為勞見者咸愛悅之所以協相之者蓋其上足某之力居多二衲之名由是隱然不相軒輊今年某以叢林妙選受牒來京師補郡之僧正既拜命過予玉堂之署作而言曰湘山自有寺以來更唐歷宋上下數百年世之名公鉅夫騷人墨客過而游者莫不徘徊而歌詠崖鐫碑刻其多至不可縷數歲月滋久苔蝕蘚剝殘缺而不可讀者蓋十已八九其或題之壁間書之簡上者亦多雲散鳥沒不復能收拾殊甚為此懼幸今承乏主席將竭畢力於此窮搜廣訪不計歲年天其或者不孤斯志存十一於千百先生儻不鄙他日幸為我是正而詮次焉刻梓傳世庶幾山門增重也予聞而異之嗟乎推某斯言以求其志之所存其不苟焉碌碌因循於其職也必矣予且不日得告南歸躡屐遊湘山登甲亭步雲端菴倚闌而立拊檻而歌窮遠目於江山雲物之表或臥苔石或濯滄流招白雲而訊之撫松竹而延佇求某所搜訪者而盡讀之摭拾上陳編存山中遺迹以一洗胸中塵土之思庶幾衎衎徐容與之與幽人韻士賞心之趣飫乎平生斯時也不知某肯掃松花會茗碗來陪我杖屨否

送夏廷臣分教鬱林序

天地之氣數盛衰相乎前人才恒與之俱蓋嘗觀於科目矣固有解額屢虛而一旦倫魁踵出者亦有孝秀之類而數化為天荒之壤者君子將一驗其常變之自推自移而莫之省耶鬱林在蒼梧支郡中自昔號為科目淵藪二陳三士之流風去今未遠聞而興起者尚多其人也姑舉予所知者永樂壬辰楊文貞公主考會試而王文端公實為易卷同考官二公於文極慎許可顧於鬱林陶仕宗所試易義歎溢口稱異為刻之以程來學且特以第六處之其名遂傳之至今雖以予之寡陋尚亦知鬱林之有陶仕宗也夫陶仕宗一科目程文士耳曾何足為君子傳誦而予之寡陋尚及知之況道德文章勲烈之赫然者耶方是時士之試禮部者其卷尚未

分南北也後五科歷十有五年而卷之南北始分於是鬱林之士始合廣右諸郡邑偕鍾離廬舒滁和番畿輔川滇貴三藩士同試於禮部以與南北之士鼎分而爲三號爲中卷自是以來則吾不知鬱林之士豈皆蠢起角逐於道德文章勲烈之場而不屑屑於科目邪何故欲復求一區區舉業士如陶仕宗者乃亦寂焉其無聞也豈亦有之而吾之寡陋不之知邪果氣數使之然歟今年戊子夏廷重分教於此廷重從父職方主事景熙嘗以明易第進士廷重夙傳其家學知名縉紳間而鬱林自陶仕宗以來其士之學易者益多以廷重家傳之易往教鬱林學易之士吾知其必有成也曾何氣數之

足云且天地間固有或然之數也而實有必然之理也數雖存乎天而理則在乎人君子盡其理之在人者而不諉諸數之在天者則雖天地之大氣數亦將以吾之人事斡而回焉此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廷重旣受檄將行偕王中舍秉銓過予言別秉銓因欲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廷重也廷重行矣予固已言之矣盡其理之在人者而諉諸數之在天者如是而已予無以告廷重也

慶侍御陳君受代還朝捧勑榮親詩序

嘉靖八年冬十有一月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陳君國成受代還朝將便道過家省其父松山先生於潮陽適皇上以君三載績最推恩存殁封先生爲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媚先生之配蕭爲孺人君之旌節將發桂林而命書適至鎮守太監傅公喜先生之壽且榮也繪圖賦詩欲因君致之以爲先生繁祉之祝副總兵李侯暨諸大夫君子聞之莫不以爲宜長詩短章嘩然爭抽毫圖之上方序其事者何以屬諸予予衰老多病比來當部文者往往辭之今於道行陟予謂之尤力顧君之按治有功於吾廣西之民今行北還致命於上有非徒然者不可不白之於人人請去年六七月君始入吾廣西也潯府江蠻桂林諸猺[illegible]武宣南岸嘯聚寇竊今平樂往來府江者皆氣狠阻塞以道不通今灌村落爲之騷然

不寧者累月君多方延訪求所以禦寇安民之策知廣西之賊宜勦剿不宜大征也遂將練兵申嚴號令於人之有功者則記之不忘於人之有過者則略而不問人人皆欲爲之致死一旦出賊不意督促副總兵三司等官統率勁兵數道並進直抵賊巢於是恭城灌陽犬牙相入處其惡猾占據四村者以漸擒殄多至二百餘級荔浦兇徒與之合而爲寇者大遭挫衂歸經兩江口及香草源桂角滑石諸灘爲官軍所戮及凍餓而死者不下五百餘人由是今灘郡邑自春至冬帖然無事府江舟楫通行無阻者亦數月餘他如修復四堡統二十六堡以據其要害而左右兩江商賈舟航亦皆無梗至若

臨桂之灣山來賓之青塘東田馬平之恭陸宅下諸村富川之奉溪源平南之泰洲里貴化之東旻村或相殘鵰剿或隨宜截捕前後擒斬有名劇賊數十人府江之傜因而納款蓋前此所無也君之功在吾廣西有如此者吾廣西士民人孰不知朝堂之上則容有不及知者蓋凡大征有斬獲者則奏捷於朝尋被爵賞若乃鵰剿截捕云者斬獲雖多例不奏捷故朝堂之上無從而知爵賞亦無從而加之也然君之心則豈以朝堂之知與爵賞之有無爲前却哉惟欲除寇安民求以自盡吾職爲耳君不忍殘民之命哉一心則惟爲國效忠而遐邇無不受其賜口碑流傳洋洋乎盈耳于閭閻間之況予得謝里居歲苦四村之警自舊冬至今方獲與漁夫樵叟日夕嬉然飽食安眠於荒寒寂寞之墟而無驚擾之患其受賜尤不在衆人下君之還朝也雖無傅公輩之請尚當爲之執筆況重以傅公輩請之勤勤乎故予非惟不能謝且於義自不可謝而自以鄙意序之以著君之功又推原所自歸於先生平日義方之教能成其子之賢而爲國效忠者以爲先生壽君不日抵家手捧龍章登堂拜慶宗姻閭里畢來胥賀先生顧問君按治所嘗施設者而得君爲國效忠禦寇安民之實未必不竊然一粲以自慶也他日加封恩命如川之源源而至方將次第受之若宋堯叟堯佐兄弟之於省華焉君家固自有故事在於斯時也豈無秉椽筆以頌盛德者予文又惡足以爲先生之軒輊也哉

送李大參赴廣西序

邵寶

人之言仕者皆曰儒吏異途又曰內外不同體其果然哉夫吏固不能爲儒儒而吏也簿書之中有義焉於從政乎何有然吏於內者親上典法爲密吏於外者親下事情爲滋密者所以慮其滋也盡其滋而後可以言密由是觀之則內外不害其爲同而儒之與吏又安在其異也哉南海李君元善始事白沙陳先生得靜虛之趣繼而北游京師聞見日博而學明文章益著以稚蓋所謂儒者也及登進士累官戶部[illegible]司郎中兼京兆及東南漕事京兆多豪猾往往欲有所撓而漕事之宜又歲更月異君一斷以義理不亟不徐卒底於成在位若干年奏凡數百上上輒得允今年春吏部舉最當遷上擢君廣西左參政命下之日君語諸僚曰吾久服在內行之外也將若之何夫君之爲斯言固周於慮者然內外之不同者體耳體不同而理同舉以措之宜無弗達矣蓋政莫大於典法天下烏有廢典法而可行者哉故以典法而驗諸事情則非具文以事情而稽諸典法則非臆見內惟是外亦惟是而後謂之良吏他日以牧伯最君者當猶今也而奚慮焉勞於外而復陟於內爲天子之大吏以收儒者之成功其尚有望於君矣君行同

朝大夫士與君游者皆有詩爲贈而以序屬實實不佞竊謂詩可不序也儒吏内外之異同則不可不論也於是乎言

送劉東巖入覲序　　潘恩

明興準古建極疆理天下爰設岳牧句宣五方三載則入覲元后詢風考政黜幽舉明以經邦治以興民利民是以安廣右爲國退陬雖治化日敷俗未盡更者蓋其勢然也猺獞獠狑蠻獠諸巖寇攘靡届吏茲土者則又悲遠虞險附惜民恫甚而以官爲市冒於貨賄破義玩刑與中州異矣若是者可以無變乎哉東巖劉公之爲左使也悉情布公握綱條紀節盜疏編闔不中度闕數月而治成然政之大者廢置因革惟辟專之不能不請於朝也公今日之行其將告之天子天子下之六官參互考成遍施郡國則茲者維新之治不自今始乎况我皇上方隆成周之典勤恤人隱不以遐遠公以明敏之才肅將於下按察石樓陸公又偕以行同心宣政胥謀殫忠諸所區畫譬若矛矢之發鋼注的靡弗當已茲省維新之治其不自今始乎於時公之寮浦南胡公諸君子屬余爲贈言别公余不佞書此義焉且以爲越之民慶也

送汪西潭序

書紀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綜覈登進之典何其詳哉後世考課之法厥義蓋昉諸此始未嘗不飭厲末稍靡玩也百司庶府率以尺籍具文所録功最多襲飾虚辭以相眩耀銓司所低昂上下者亦從而徵之是故不能不稽諸聽聞所聞見失真或又以名聽實進浮華長虚競斯其所蔽也君子不以人易欺也而徇名不以莫我知也而廢實然而實之懋者今亦表暴於時要之公論有不可誣者云汪大夫之僉憲西嶺也巡視蒼梧者幾二載以歲事如京師者逾年署總憲兼兵備府江者咸再閱月所至審興革闢殘蠹甦困苦鋤强暴恤刑獄視城垣閱兵甲往往勞勣將聞其在蒼梧者尤章顯矣大夫嘗謂余曰茲土之垠困於苗夯者無寧歲今以召募之卒分戍諸堡麋廩食無益攻守非計無已則復屯土兵之法乎其陳度利害纍纍若貫珠罔不見情實當成敗夫鷙鳥之所能擊者恃其羽也芒刃之所能入無間者淬厲鋒也以大夫之才之績進以歲月所樹立於時者又惡可勝道邇今以考績行矣昔人之論治必曰久任夫久任而后賢人君子得殫其才以成厥志也余近時瞻聞則又異其郡縣之吏未滿一考輒以小勞遷去夫銓曹拔擢激揚之術非余所知然揆之於古失本約矣矧大夫名實久著者又惡能爲西土留邪夫古之黜陟以三考雖若迂緩過遲然仕者必如此而后有以定其志以

安其民今之敷遷若敏且速矣賢人君子往往無以蓋其才以究其安民之政二者其奚取焉大夫之行也同寅諸君子屬余以言余故論而敘之葢重惜粵人之無以留大夫云耳

左江郡兵憲東嶠序　錢薇

兩伏波將軍奉漢天子尺一駕樓船控材官蕩掃百粵蕭清三江於是刱邑置戍列城遴良吏授印符樹干旌使以華夏禮樂文物惠綏其地而卉服椎結鳥喙鼠奔不齒皇風之民乃一變粵府高驛氏宋余靖氏並賽吏茲土其間又擇江浙湖湘負材多智雄大之族遷居左江乎衍沃饒之地使自力食以漸化茲民而民又一

變入國朝費兩將軍之力勞數十萬師下東甌路滌桂諸郡仰震皇威虔奉正朔獻賨輸警莫敢後雖乃勅天部舉良有司來茲漸磨歲月講求變化之方而煦煦於陶育恩澤民又一變乃斷藤諸寇玩視天朝無外之仁負叢箐弄干戈殘賓萌干法紀於是姑蘇韓公率兵三十二萬拉山填壑如霆如雷犁兜授首蠻烟瘴霧曠然頓清而民又一變及我皇統天而土官八寨又自外生成乘時跳梁於是餘姚王公以新建伯特起仗鉞臨戎總文武諸材官不數月咸棄去刀劍就縛轅門乃改左江分巡兼兵備糾察醜類勦剪狐謀使民得保其父母妻子倚賴之身不橫朝露皆兵備力也於是民益大變

水之民以漁以釣山之民以耕以樵戍之民以守以望役之民以時以來至於庠序青衿之士不惟禍爭詩書禮樂沐育王化以時舉於有司達明庭邇日月之光若此者誰之力哉問之民民不知問之士士不知余乃進士民而詰之往時不有兵備有此哉咸曰未之聞也今兵備爲誰曰鄒公士民乃相顧曰是鄒公之力矣今鄒公以恩命歸其鄉瑞州行李蕭然人或色難之鄒公怡然自若聞之白沙氏歸來乎青山還我白雲滿座余嘉其意興而書送之

送南洲徐公擢廣西僉憲序　費懋

南洲徐公以嘉靖丁酉奉命同知信州于升擢憲廣西

六邑令長感君仁愛依依不能爲別各徵文以贈而銘山尹松岡朱君則以屬予夫監司之職一方民生休戚吏治得失之所係其任不爲不重而廣西去京師萬里內接諸道外控猺獞治法兵謀胥所參預尤南紀之重地也居是任者不亦難乎必有寬大和平之政老成練達之識而又持之以堅定不渝之志然後能稱是任今之爲政者求其赫赫之名皦皦之績未嘗乏人然務掀集者苛或過於乳虎蹉剛明者察或及於淵魚於一己之聲譽爵位得矣如吾民何哉若是者葢以英銳喜事之心而擴展布得爲之地其更事不多以爲事不足爲而功可立就故惟意之所適而不郵其他耳蓋監司之

下爲郡又下爲縣服政者必由縣而郡而監司遞以歲月遍試諸難庶幾閱歷多而聞見深諳練久而事體熟然後天下之事隨其所値愼而處之無所失矣顧人之恒情得意乃昌失意斯阻雖有高世之才絕倫之智一遭挫衂未有不隳其志而怠其職者苟能置升沉顯晦於度外而吾之素志終始不渝尤人所難也南洲在吾郡五年矣以愷悌存心以寬大爲政催科每後於撫字而賦無或逋德教每寓於刑罰而民無不化不察察爲明而吏不能欺不凜凜爲威而人無不畏夙夜匪懈不矜其勤淸白自持不衒其節卽其在吾郡驗之則昔之所措注後之所樹立蓋與古之循吏無異矣執此以往雖進而佐天下之治可也況於一道乎公起家甲科天資醇厚器度閎廓旣宰鉅縣入補秋曹旋倅鹺司乃遷吾郡歷歷旣久練事益精故其所至如駕輕車就熟路凡諸政理必愼重詳審不急迫以傷化不率易以貽悔自癸巳之夏以貝錦讒謗棲遲外服位僅再遷計歸爵迄今二十五載於茲與公同年者皆位卿相執事樞矣以恒情例之未必無介然於懷也公德性堅凝挫之益勵蓄愈足以成其志識足以用其才豈不尤賢於人乎或謂監司職在肅僚政先典獄而遐陬荒壤必先嚴厲以南洲之寬大或匪所宜殊不知古論刑者曰欽恤曰敬忌而典獄之任必歸諸溫良之士況撫綏愛養又帝王柔遠之要道也是可專以嚴爲務乎一於嚴而其爲效之則倚法任情之下民之含冤茹屈者衆矣念民命之當重而遐荒之當綏擇南洲任之以紓聖天子南顧之憂司用人之柄者未必無意也但廣西士民得賢監司則吾郡失賢父母若斯民有幸得再沾休澤一二年閒有建中丞之節來保釐江右者非他人必南洲也予當拭目翹首以俟

送雲溪朱公之梧州府序

雲溪朱公來治吾信吏承其式民懷其恩一日有詔移治廣右之梧州吏民皇皇失所依怙咸曰公何舍我而去邪旣攀留不可得各謀所以爲公贈者鉛山尹未齋陶公則以屬予予荷公知愛較他人最深於公之來而喜去而悵然視他人尤倍也其於贈言誼豈容辭況重以未齋之委乎竊惟君子之爲政非民服之難而民感之難也蓋威之行有時而沮智之用有時而窮惟至誠之感人則有以深入人心而自不能釋也公昔知吾鉛愛其民如子而民亦視之如父母惟恐公一旦去也旣去則思之不置惟冀其復來今茲再臨六邑之民喜出望外而吾鉛則尤甚也是非至誠之感動惠澤之浹洽能如是乎或曰吾信衣冠文物財賦甲盛俯視百粵遐陬僻在萬里其遠近大小可知矣而乃勞公守此司用人之柄者其意何居噫是未知朝廷所以愼簡重委之

意也梧爲交廣要害處兩省之中文武重臣於茲開府況聖天子方將問罪南夷所以訓兵儲餉紆籌策而俾廟謨者皆責之南中監司郡守一時易置非英賢不得與而會府所居其任尤重其選尤宜愼也公識度弘遠才猷卓越踐歷郡縣明習民事周旋武部又稔兵謀不謂之英且賢可乎天子知其可以大任故特勞公往庸以展布方略樹立勳猷豈尋常之可比哉夫忠信可行於蠻貊聖人之明訓也公以乎誠施於吾郡其感人之效乎於如此梧民卽斯民也夫豈有不感乎由是充之以宣揚德意化誨叛夷使天朝不勞兵力而致彼稽首稱藩公之此行也顧不偉歟昔公之去吾人嘗願公復

來今果然矣今之行也不久治績用成武功克建聖天子將論功行賞超擢都臺撫綏江右則吾民之蒙福視昔將益弘也茲非合郡士民之祝乎

送陳直之序　張孚敬

陳君直之以禮部尚書郎擢廣右參議將行凡吾鄉官南都者合餞之雖循故事而意爲獨至也夫鄉士之情人孰無之倡之以正存乎人耳古三代化行雖井田之野人猶相與友助而親睦焉今夫官於朝者皆自鄉而同升者也禮義由賢者出非但田野匹夫而已天下之不厚於鄉士者亦寡矣在兩京雖異域今士夫親厚猶同鄉焉則夫自厚於鄉者可知也何至於吾浙人而疑之夫浙之仕者較他省爲衆多衆多則愛博而情或不專勢固然也予嘗於此而深有激焉竊念寡弱不齒於鄉豈敢望爲之倡焉乎哉倡之得其道也則善善惡惡之心明而不失爲羣倡之不得其道也則善善惡惡之心不明而不免爲黨不羣之害小爲黨之害大又奚責於同鄉也哉故孔子論觀人必取於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孟子論友善必自鄉而國而天下又進而友於古人而後已直之學專行修中無城府溫恭之色先然而外見蓋君子而賢於一鄉者也今同官廣右者若方伯韋公參政何公又皆鄉人之善者也坐政事當與商可否無偏黨之私而有相濟之美則所以因其茲

厚之俗而振起其親睦之風者在是又烏知其今不同於古所云邪庶幾乎名烈之著功德之被非特爲一鄉之士又將爲天下士也予受知於直之茲餞也實顏君文華高君汝白倡焉徵言於予顧竊何能爲役而辱諸子之所屬哉因竊取鄉後進求益之義不敢辭

送曹際卿參政廣西序　龔用卿

昔韋處厚以考功副郎守盛山韓昌黎敘其詩曰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與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復解之曰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悲者豈韋侯謂哉以今觀曹子得無有同者乎曹子居吏曹七八年矣其爲考功郎未數

月以他事調勝部又數月歷廣西參政將行過予而別
且徵予言以爲贈夫考功今之顯曹也曹子今之美士
也其爲吏曹且久凡吾鄉縉紳之宦於朝者莫不期其
大用其登顯庸也可立至矣乃不得安於其位竟外補
以去較量彼此亦若斗人之爲卑覔歷者夫人之情也
廣西介在五嶺也貨會蠻岐之墟山雖非惡也而參政
尊官又非一部之比然以曹子處之得無枉其材也乎
然予嘗聞予略無慢嫌見於言面且以不稱其位爲憂
惟是心也可以占其所養矣其言曰內外不同位均之
爲守也某不敢擇高卑不同職均之爲職也某不敢
辭安擇位而處於人情之一偏不敢皆則雖某之所不敢

知也夫廣西地與西南夷接壤今朝議方講求征撫交
南之策詔遣大臣經略其地曹子參大藩將必出謀發
慮安輯一方以爲軍民之利即其言也可以驗其所施
矣昌黎謂韋侯不屑屑於悲喜者吾於曹子亦云然吾
見曹子之前數月也以母太宜人爲念疏請乞歸矣今
茲行也得拜太宜人於堂以承膝下之歡又得謁告其
先大夫之祠展墳墓敘親戚笑語其平生於某山某水
之所嘗釣游者樂以詠之於茲行有榮耀焉不知韋侯
昔日之守盛山亦有曹子之事否也予考韋侯後遷侍
講入中書驟大位曹子之他日得無有同者乎予不敢
同於人以惜曹子之去是以獨期其來也予已丑歲同

考德問學於曹子有一日之雅以其事頗同於韋侯故
以是贈之

送大郡伯崑峰詹公赴柳州序　呂本

吾姚在浙東稱巨邑而繁劇難理中郡一日不可無賢
令令況無令二三年邪署者又遞代不常且謂非專職
有利未必興有弊未必革吾邑士民怏怏多闕望乃撫
台按院特以吾郡貳守崑峰詹公來治之公至之日嚼
然歎曰噫如山積事皆蝟集其廢也久矣不振作而滌
蕩之姚人其能堪乎於是窮本末究事情分別得失利
害當廢施爲緩急犁然示以至公之恢不三月而逋稅
輸納悉復隔閡日見空虛道無萊秧里無吠龐大姓悉

皆斂戢豪猾頓至消沮吏奉法不敢爲奸吾邑稱大治
邑之士民莫不交相慶曰吾邑何幸而得公哉即有賢
令烏能及之既樂公之政又懼公之去相與聞借寇之
計於予予曰噫安得留哉昔公以名進士爲秋官郎秉
公以持憲原情以申冤聰察以鑑伏伍閑之法以警齊
天下之民當是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咸
於公是稱焉無何怙惙門急遂左遷於州公仍之凡撫
民之急而鑑民之瘼者無所不爲鰥寡興於某州觀風
使者交薦之未幾遷別駕於某郡公仍之凡承上卒下
參校政事細長無所不至循聲興於某郡觀風使者又
交薦之比者有貳吾郡吾郡恐遂未暇而擢命至矣茲來

治吾邑迨三朋孫垓之福也所可望於韓擢吾浙之滯
留[illegible]翔德澤之又終乎吾若夫受命之後能得[illegible]己而
擢臣公有柳州邪何公一量吾邑人歸之途不可得者有
失也今不[illegible]邑[illegible]可[illegible]翟人不作吾浙之滯哭然得[illegible]
之[illegible]吾孤乃孤乃介于[illegible]之[illegible]士大夫日飛行而公
寧以遠輻吾民世洪方從數日而不能已予方進[illegible]人
也以告於吾邑之人[illegible]日公人臣也詩曰維天子是庸
於天子公日簇往海[illegible]法廉明勤慎公仁正直望
天子覽章而[illegible]辟者復矣與我共理之意其能一日忘
公哉天子以天下為家御州邊任百姓衣冠被[illegible]下
異史士恭紅嶺之間表裏民令公[illegible]出肆探居[illegible]

者一時不得去刀矢亦云艱矣制御撫循非高才雄略
威望素著者曷勝玆任天子以賢使公而公所以報之
者將不在是乎安能復顧吾邑邪雖然吾聞州牧或一
二歲或三五月即遷者以異政茂績耳公異政茂績所
至輒表見觀風使者又當交薦之矣超擢吾浙藩臬之
長大拜保釐之任可俟而俟也吾邑受公之福澤豈不
大哉吾邑士民皆釋然曰君之言理有必至但一時感
戀之情終不可已公行之日小民無慮千百計攀轅臥
轍奔走先後父老謳吟歌聲載道士大夫設供帳
一賦烝民之五章一賦崧高之卒章相與祖餞於西郊
予不佞敢敬敘之

龍圻王博士擢恭城掌教贈言　趙　鈇

龍圻王博士君敎吾甸凡七年矣今陞廣西恭城縣掌
敎博士君長者也諸弟子安其敎戀焉博士君以母老
欲從此歸諸弟子念其隱矣益加戀焉遍謀於余曰王
先生之擢恭城也既不能留欲辭恭城而歸也又不能
勸今行矣可奈何余曰諸君其爲我問博士君世之丈
夫子挾書冊誦說終身得一命不復計秩位崇卑道里
夷險躍然長驅行非人之所能止者豈非思以祿養爲
榮哉及其之官或勢有所不行情有所不便則思一日
去又往往以親老爲解是何用意先後之不同也此非
其能以親決進退也自爲計若是亦非其所可忍非忠

士官比博士司敎者也毋謂非重繫然敎與政實相輔
爲化吾聞恭城俗雜猺獞人輕爲奸非法令威刑所能
馴制必文敎興趨可驕華誠得博士君往以其敎陶者
敎之亦大有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夫蠻貊何有於忠敬而孔子言之決也蓋深達其故
矣博士君其度坦然如可遊其口敦然如有嗛其守也
退然如不及所謂有忠敬之德者抱是以往自無不利
則恭城乎恭城編戶一里民可數計其爲士亦可數計
固可人人而化之也就其中能化一士訓其殺不爲邪
則一家治由一家以及數百家漸可被一邑俗不卑乎
其親在毋側功孰爲多但惜去中國遠耳儻在吳會甸

陵之間鄙邪伊亦之內淩京鳴李之中其地甚安其士甚良且衆博士君將遂已邪曰先生嘗言之矣使得代不過千里間視之使日可端至則往若千里之外雖善地亦不能矣王先生甚孝母又老每念母則淚下在近地且爾今強而之恭城非惟子不能違母母亦不能舍子矣曰然則博士君怨乎曰求歸而得歸又何怨余曰達哉吾不知北山大夫又何以怨也夫官無大小貴能自釋古人論爲親而仕者謂不可尊不可富以超然得自爲進退者爾北山大夫以賢與否及其居官遠近與任事繁簡皆不可知惟不得養其父母必其義有不容歸者今博士君於其歸居者樂見者稱遲者欽樂者出入風議者皆慰及之抑何其自勞若是也哉使誠知有親能自擇如博士君則是詩可無作矣雖然昔尹和靖不欲應舉問於程子程子曰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以善養止之和靖遂不出今博士君母甚賢請歸而圖之母氏何如諸弟子以其言聞於博士君博士君遂行

送參議陳公之官廣西序　田汝成

予嘗涉南海跋夜郎翱翔桂林陸沉炎裔訪古撫今迹山川之源委覽形勝之周防諏夸客之情僞決戎務之緩急喟然歎曰嗟乎茲非終身受用之區哉吾雖病訥乃今談邊事纚纚乎若劍囊而出物也夫人患無遠游之志而抱貪得之私爾苟才欲顯於艱難志恒拄於濟泊則在彼猶在此也而何鄙於邊方哉五山陳子傑才也自閩臬遷粵藩參議以予新自粵藩來日以所少事爲問予先談其難則陳子慨然深思也繼談其易則陳子欣然若有釋也終而予縱橫其難易則陳子翟然復疑而予則與之引證擊節並舉而甚之曰無難也無易也如此而難如此而易爾則陳子翩翩然喜溢前賓予欲留而神欲往者屢矣予因以遠陳子之先有爲也夫廣西外捍交趾內屏湖湘雖垂地然亦荒服也治異中州故今西粵設兵備道兵使建節都督府官土官烟稱爪牙爲之擁導夜宿宴集則裴然以驕我投間衲躬則役我如奴況乎賓宵久積疑憤世積即有豹東抗閩不行故曰今西難駕也猺獞諸蠻踞山伏穴喜則人怒則獸縱而惡法懲而易欺託寄家有之家爲之陰蓋齧齬其間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利則掩慝埋奸千方居解不得利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震驚官府狙我不察輕舉損威釀成釁禍迫乎臨陣決策呼吸存亡百慮攻衝頭緒爲白故曰兵事難綜也嶺徼守令半出遷謫之科非耄則玷包含慍憤以驕蔽其民職業不修而怨上官之覺察容之則廢法稽之則反辱機宜所關往往漏洩敗我所圖故曰獘吏難轄也雖然是爲足以動豪傑之襟懷哉吾能秉廉以飭法守信以布令推仁以體下好問以燭遠則難駕者能矣吾能章示好

惡離其蔭蓋赤心所加陰谷畢達刑必懲於首惡兵不奠於非辜好謀於先事而決策於臨時不得已而用之非萬全不發則難綜者理矣吾能端儀立準寬嚴以聽之寬而不隨明而不訐則難轄者服矣丈夫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明有事也廣西雖遠險寧不愈於北寇哉班超投筆而興魏志陰山之北遠游固豪傑之所欲羅也昔者予友陳弱賓之官嶺右其友驕無狀者戲之曰此亦吾地可寬居之弱賓曰是雖遠復可以規我遂名其居曰亦吾堂而予在嶺右時弱賓復謂其事於予予亦名其堂曰亦吾而爲之說曰亦吾者苟美之義也孔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終於苟美而已矣夫人貪得之心生於不足不足者喪德之媒而亡家之本也人能以亦善存心則粗糲苟充不必膏粱也布帛苟煖不必文繡也爵祿苟安不必奔競也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由前談之足以恢遠遊之志由後談之足以弭貪得之私然則廣西雖遠險頑非終身受用之區哉陳子嘗以御史巡察江防鹽徒爲亂勒兵勦之一此而潰乃今按察閩會操潔秉公綜理周密門無私謁囊無長貨信乎才已試於艱難而志雅甘於淡泊者自茲往也學將益深而名益顯矣於是同官劉子並歎曰善哉田子之談遜也核而有徵聽之令人忘倦矣請緝予言以授陳子曰携以往試其言果有合乎他日幸書以報我也

湘江別意詩序

劉節

都閫鼓侯崇禮自勝冠繼廼考爲指揮同知羽林衛帶登武舉拜裨將統兵防禦畿內亚部有功不居輒辭去大司馬以侯有謀略通儒書廉靜得士卒心宜復用疏起侯進爲都閫視篆西廣侯世祿京師去桂象邈且萬里命下即挾弓矢劒佩束諸將家兵法漢唐人詩數十卷駕車躍馬南行無幾微難色見顏面比至首問諸士卒勞苦擇其甚者加恤之月給歲費凡養兵與出常格務求優厚故漁獵巧取害役傷士卒財力者悉罷葦士卒咸踴躍如挾纊自凡政令惟安靜平恕不事苛刻上下宜之三載制帥大臣議用兵誅昭州蠻獞命侯分領步騎卒爲左翼侯圖上方略士卒樂効死用命攻克以有功受厚賚復視篆政如初六載侯復解去將就道守臣再請兵誅古洛蠻獞制帥大臣故知侯留爲統兵侯不辭既將兵至營壘諸士卒畏侯如故侯亦罔有異令與士卒同勞苦者六閱月功告成振旅速飲至勞士卒畢侯廼棄弓服矢釋劒佩封諸子兵法示不用買舟而北囊無長物唯詩卷而已諸當道惜其去咸遺之贐用給遠道或告之曰提疏入侯有功將進秩盍少需之胡自速乃爾侯曰某服戎弁今四十年嘗効犬馬力與少樹寸尺乖竹帛今老矣既解事復戀戀不止恥也某不

能乃登舟去吾藩臬諸大夫往餞之灕江之滸贈以詩侯再拜諸大夫亦再拜君子曰知而廉仁而愍不近名不急功不辭危知止勇退賢哉侯好菊能詩種菊數十種賦詩百篇娛其志故自稱曰醉菊夫醉菊者醉於菊也而今而後侯始可以醉於菊哉節肯承之主司馬都事雅聞侯爾乃識侯與論議始信侯不異所聞也僉曰詩類有序予知侯久盍序諸節因爲題序

灕江餞別序

中丞暘齋張公拜天子璽書巡理全楚藩臬諸大夫既贈言爲公賀留行復出餞於東江之滸陳殽核列尊俎盛聲伎諧其歡弗已復進於南薰之亭屏煩俗援琴而

鼓之薰風徐來林谷響答恍然在虞庭聞大舜之歌也中丞公曰吁美哉琴乎古之遺音乎阜吾民之財解吾民之慍者其不在茲哉諸大夫因然聽有琴工者舍琴而進曰公殆不遺吾民者與鄙人賤工願有言白於公惟公聽之粵右遐荒也民慍久矣財力困且竭矣繼之寇賊蜂起劫奪其貲貨未已也殺其父兄擄其子女焚其室廬慘矣暴斂苛賦汚吏又從而虐之歲加兵焉士馬蹂踐攘攫覘寇益酷轉輸戰鬬之傷殘不啻什七兵甫畢反顧其家則又蕩然矣嚮夫叩地無聞也幸而明公甸宣茲土如嬰兒始乳而今則奪其母如之何財可阜慍可解也公曰是非若所知也天子寵飛入繼大統

文武神聖光於明示衆先訓作小宗啟迪衡鑑斥政柄者簉華殆盡正人皆舊信任弗疑海內且仰休焉如藩臬諸長貳才賢濟濟稱盛一時瘝瘵之衆行且瘳矣慍解財阜其不自今始乎時藩大夫有楚人者則言曰不佞楚產也楚側然之望於公甚矣惟公大惠吾湖楚之人哉臬大夫有東粵之人者則言曰走也粵粵人之望公甚於楚也惟公昔位左丞握重符來總吾粵以惠楚人者設惠吾百粵之人哉劉子從諸大夫復舞之曰二君子意則至矣何楚者楚爲國粵者粵國不知天下有十楚九郡粵者邪惟公簡在帝心將由楚而粵入正朝從調爰元化以惠於楚粵者惠天下哉適命伶人歌曰仲山

甫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於四國又歌曰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

賀郡推謝君玉泉擢牧永安序

茲歲季秋銓使者自京師持銓曹檄授吾郡推玉泉謝君擢永安州牧郡守西洲林公喜玉泉由中士進秩下大夫可賀也徵文於寧齋汪史汪史言曰永安爲西廣支郡在平樂西南二百七十里大山環繞天堂在其西石鼓在其東通天在其北激江之水自古爲出道路險阻境土僻遠古蒙州地也唐武德間置立山縣隸桂林年代既久興廢莫詳至我憲皇御極十有三年撫臣建議復設爲州城池公署學校兵防如中州然予昔承乏

西廣督學久視臬篆閒攝諸道兵巡與聞郡邑政治稔矣韓子所謂蠻夸慢輕易怨以變撫御失所依險則結黨仇機毒矢待將吏好則人怨則獸者西廣諸邑皆然不獨永安也嘗聞漢楊璇爲零陵守蒼梧桂林猾賊聚攻郡縣璇特制馬車兵車鼓灰然布弓弩亂發梟其渠帥境上以清唐李靖檢校桂州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振威武示禮義無以變俗率兵南巡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宋張栻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械籍諸州縣卒伉健者爲効用申嚴保伍法諭酋豪彊怨啗郡侯爨帖服李浩知靜江邕管安平酋恃險謀聚兵爲邊患浩遣使諭以禍福許其引赦自新酋即謝過聽約

東陳大紀知橫州妖賊作亂廣右騷然大紀奉檄節制兩軍親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開諭賊徒散其黨與擒其渠魁寇遂平此皆戡亂還荒措安黎庶有功西廣大矣辟之醫藥殄伐病之良劑已試之奇方也玉泉即師古人御夸殄寇運謀設策以安邊境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矣他日廣右稱才賢爲諸郡最舍玉泉其誰哉予日望之

送鄭豐湖少參廣西序　　崔桐

鄭豐湖以湖臬僉憲陟廣西少參東洲崔子語諸客曰豐湖茲行其克官矣乎廣藩之艰其麻矣乎客未達曰其人也望其政也達其土也宜客質以菽曰吾見大夫之器閎以受大夫之資雅以飭大夫之學典以翻大夫之才軼以貞安得而無望大夫策仕東平也啓數淳滴壽怜有造兩秉文衡也川蜀招都拔無遺良既名拜御史觀風河東陜洮閒糾劾有聲爲諸道最僉憲楚臬紓劇紐彙其政肅如也安得而非達夫八桂之壤實比大夫諒得其俗舊矣利無庸諸病無容察綠情以修度因風以明教安得而不宜夫望則施也信信斯從達則出也將時斯流宜則被也安安斯久民之麻也大夫其克官也哉客以語大夫大夫不居也以請益於東洲子東洲子曰詩有之鹿鳴篇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古人之望也而其視民也任不恌蒸民詩曰天子是若明命使

賦古人之達也而其立本也在翼贊崧高篇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古人之宜也而其成名也在惠直斯固大夫之已試而效焉者奚患其不令歟　臬寮泉坡周公韋以余爲知言請序之以翊大夫於[illegible]

贈柳州太守小江毛君序　　王維楨

柳州太守小江毛君者故禮部尚書三江毛公之元孫也三江毛公居禮部時當今上即位之初歲有詔下廷臣議所爲尊崇大典未定圖將辟秦漢以來諸儒之謬而祖其意於唐虞三代之上蓋義起云毛公前與諸臣議弗合乃疏請久之議既定所與共定者咸至大官進公孤之任焉向令毛公且勿去立須之而擇其是將必

至三公然毛公不少須也由此言之彼三公位爵重矣乃不能奪毛公之執何其介哉當是時小江君方童少不甚詳其事然獨記毛公所善關中人幸庵彭公往來之迹余入南都爲余道之歷歷彭公時爲兵部尚書其爲人剛方不能濡忍見邪僻之人頗獨數過毛公家每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所則輒大呼恚忿焉左右皆駭嘗曰蘇桂同味投在一器則二公別矣小江君之父曰浣亭君浣亭君嘗爲思州太守在思州數歲徙以今官之地圖藥物歸無他裝客或詫而問浣亭君浣亭君謂之曰吾先大夫官尚書非助小矣歸之日宅不有益敢不更拓于其敢沒世俗之好而

遺先大夫之辱乎矧又有嚴訓在也嗟乎崑崙之玉蓮無弗良丹穴之雛毛無弗異以余觀小江君曰剌剌誦其先世事若刑客談其所藏璞以爲珍寶之善柳州何疑乎初小江君得柳州也其里中士見官在南都者總之十許人期相約而造小江君賀小江君辭謝曰不敢也自吾大父以射策魁天下又列在六卿長大榮矣然大父每一拜命輒惕然懼不爲喜諸君獨奈何賀柳州邪其謙畏不矜若此夫小江君太倉人也今太倉世家有二氏焉其一毛氏其一王氏皆今詹事主簿王君振菴之家也主簿之祖曰司馬公司馬公之子曰都憲公都憲公之子曰刑部君主簿者都憲公之從子刑部君之從兄也毛氏王氏其先皆同德好修其子孫皆化之稱賢故吳中人指數衣冠世德之家必推二氏焉下之夫吳自季札讓國以來幾千餘歲其故風蓋漸漸絕矣而二氏獨能廉不狗世利自樹立兄弟一門之後文士蔚興焉甚衆然皆散出異族遞起遞伏罔未有葉葉世秀者也而二氏世文詞不見有一人陋可不謂難哉二氏之諸君咸相紹而締交於余余聞中人與幸庵彭公同部里余誦彭公以翁郡如不盡諸君安所采於余獨推敍其余聞之焉

贈陳海洲參政序

翁溥

百粵自秦漢始入中國元以前羈縻臣屬而已豈不以山川險遠雜夸之性習爲亂邪我祖宗恩覃九有威震殊俗舟車所至罔不率俾嶺表郡縣帖然無事者百餘年貢賦服役與中州等蓋前史所未聞也天順間猺寇起潯梧境內廣騷動朝廷命重臣以節鉞平定之是後或作或息視掖禦何如也故節鎮之臣與藩臬之大夫往往難其選頃年多事內之則猺獞黎人寇盜賊殺外之則交趾奪爵負固不庭用奸國家之典於是天子震怒僞戎明刑以正厥罪乃嘉靖己亥平黎灘平人崇峽明年平黎於珠厓今參政海州陳公實親履行陳授之方略功居多焉天子嘉公勳乃由廣東按察副使擢今職復治廣西於戲獨報功也與哉昔弼忠定再領益州

而西方以寧蜀人至於今思其功不衰我聞右江賊府孔熾府江亦且不靖古田陽朔之地復非吾民有其餘盤據山谷時復跳梁不可勝數天子煩公西行不無意也以公之忠勤練於兵事又熟知粵人之情狀幸是以往猶王良造父御駟馬馳騁熟路蔑不濟矣方今節鎮則御史大夫淨峰張公壯猷遠略其氣方銳斯又一時之會公去吾固知其可冀以有成也然吾又聞兵以不殺為威又曰攻心為上旬人殺當務之威不敢復反有兵之徒非吾赤子耶苞桑且仁之兄人乎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詩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念之哉公既至明嘗務之威以繫蜀人之思用光

祖宗之休烈以邁古帝王之迹庶幾乎無忝天子之寵命公行矣按察使東渾蕭公徵予言為贈予與公同年雅不予鄙遂不覺言之深也

粵西文載卷四十九

粵西文載卷五十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序 贈行

送右布政使吳公陞雲南左轄序 袁袠

今天下諸省荒遠者必曰雲貴廣西而廣西為最事更難治其大者如宗室日蕃猺獞日熾狼兵日驕士伍日耗山多而地少土瘠而民貧加之以瘴癘之炎蒸瀧灘之滿險猺毒虎豺蛇虺之不測是以仕者多巧避茲土其吏於茲者多不樂久居苟且歲月以覬遷擢鮮克盡心焉袠起廢承乏於茲一時藩臬諸公皆極天下之選凡有政令必集議廣思協恭和衷以求至當務釐宿弊

俾可經久廣西之民嬉乎愉乎若得慈母而坐春臺也未幾右布政使南海吳公以材望擢雲南左轄藩臬諸公咸賦詩以贈而命袠為序夫仕以行道也道苟行雖荒遠何損道苟不行雖密勿何益故孔子欲居九夷不以為陋我國家聲教遠被無思不服越裳來朝炎州即敘而況廣西內九服之隩區也哉荒遠之擇吳公蒞三年於茲矣其盡心猶一日也庶乎能行其道者歟公以甲科之英策仕留曹參藩閩俗所至輒著聲績其在茲土凡材賦之出內軍伍之發札徭役之贏縮政令之弛張因因革革盡心以集之而動罔弗臧雖勢拘分守不可直遂者亦必委曲以求濟公之才雖未盡用而道或

庶乎其少行矣雲南之視廣西頗號樂土且事之難治無如前所云者以吳公之才且盡心焉又何道之弗行哉変也辱公之教頗久蓋有志於行其道而未能者敬書此以相質

贈廣西參議陳[ ][ ]序　汪偉

廣右地盡西南其詩書文物之盛頡頏中州然溪峒幽昧阻險各猺雜居往往憑恃其地弄兵竊發以毒齊民其來久矣故號稱難治間嘗考唐宋以來官於其土而聲名暐然照耀史冊土人至今像廟祀久而不忘者累累有之迹其治行不曰為政清簡則曰政有惠愛蓋不鄙夷其民而撫之以禮故能感民心昭令聞於無窮也

至於搏擊以為威俘戮以為功甚者草薙而禽獮之雖一時謂為能臣而得罪於斯民取譏於君子不少矣然則德化之於刑威鷹鸇之於鸞鳳相去豈特尋常間哉南京祠部郎中天台陳君[ ][ ]予知之有年矣不尚赫赫之名不為皦皦之行廉慎謙密舒徐退默望而知為君子遇事必反覆審度其可否而後行既行則亦莫能迴焉郎曹稱賢今年夏有廣西參議之命士夫聞之咸曰宜哉蓋知君之能以德化而不事刑威者也為鸞鳳而羞為鷹鸇者也嘗聞君之考了菴封公以耆德儒行重一時殆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仲兄一崖亦知名為涇學諭至汝府長史作上有方傳王以義

所去皆見思殆古所謂凜凜庶幾德行君子之遺風歟君自力於學而得於父兄家庭之教為多故其所養之厚隨所任使宜無弗勝者而況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固長厚豈弟之所宜而喜功生事者之不足以為寄邪予將見廣右猺獞蠻硐之間歌詠服習而無愧於昔賢也頴行其同寀諸賢以贈言請且曰故事也予雅知君而重諸賢之請於是乎書

贈梧州守張公序　李維楨

張罔思公之居南京也固是方發亂凡政可問人可適者無不直言極諫射其高墉援虎負嵎不遺餘力矣即天下所同聲譽信以為名世無雙亦致責備賢者之義

未嘗少諱公疏出而士林傳誦之不獨當事理饒意氣即文詞固斐然也其按畿內諸郡吏之不飭簠簋盜跖居民間者戢而不敢肆比及三年政成而主爵推擇為梧州守再疏報可衆皆錯愕侍御史衣繡持斧巡守一方儼若至尊即守亦手板庭下趨諾耳而顧使侍御史為之乎此世俗媚奧竈語君子所不道也古郡守禮樂刑政士馬錢穀一切得專制自辟名官屬今雖不專制而無所不贊綜上為兩臺監司必取裁於守下為州縣長吏必歸命於守郡有一賢守而上下蒙成夫以任寄論守胡可輕授也國家拓五嶺分兩廣而以大臣擁重兵鎮之治梧州綰轂要害為三楚七閩輔車脣齒近年

東粵遭島寇制府往來肇慶廣州而梧州若以守留後
梧州安則兩廣安兩廣安則七閩三楚安夫以形制論
梧州梧州守胡可輕授也上久不覩朝君門爲里言者
或犯所忌則爲譏譴或空曹而驟除以懼之直臣卒不
以其故不言言不勝譴則爲若不聞以愧之雖深宫稱
朕而忠佞是非鑒別不爽公封事後先數十無一違拂
簡在深矣夷人犯東粵邊州赫然震怒黜制府爲編戶
吏罷諸文武吏上以公言事深切著明可見行事梧州
重地非公不可守用公意良厚於何徵之故事臺省臣
內入爲卿寺外出爲監司郡守甲乙差有間矣而五六
年中臺省爲卿寺監司者歲不乏人除郡守則屢見公

是寧無故祠留公以重言路故不即詳繼用公以重郡
守以重梧州以重兩廣故不竟格爲公計者指曰一心
展布四體奉揚德意之不遑而何乃以俗論纖介於懷
邪不佞于公無素有母弟爲蕭令不獲其上覆沒深文
之口公特移書當道分明之每懷古人如實出己之悖
未有以報也而會公同臺徵言贈公因其道不宜菲薄
梧州守之大指如此竊又有感焉守令親民而令爲歧
守與令亦最親令之賢不肖守耳而目之按臨司兩臺
最眞張公爲令以治行高第拜侍御史其於守令相與
相成之道至稔孰也察不令弟肅令於衆惡中而拔拭
之言舉斯心開誠布公論事考言以民之視聽爲視聽

以民之好惡爲好惡愛憎毀譽不舒其間使諸縣令賢
者進不肖者退柔遠能邇異時下璽書賜黃金良哉二
千石選諸所表以次陟公卿如漢元康詔令必張公其
人也同臺以不佞言爲公祝顧於郊公早蓋朱轓駕五
馬而東望之翩翩欲仙矣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王世貞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奉三尺讀之精心爲
獄尚書心已重新甫俾閱部章奏奏事郎疑且屬重者
擬務旨允弗竟者諷問主事云何具以對尚書得新
甫對未嘗不爲起稱善也已稍遷員外郎故事遷者引
出就新職迺新甫自若益尚書倚之左右手也予私心

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是他日從同舍郎見其文文所
錄大抵遷固而時時傷以己意高渺宏肆操縱離合不
獨其語得之夫新甫獨以爲老於吏也又老於文昔者
夫子沒微言眇申韓之徒務於切名實其所著孤憤說
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
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緣
吏近事而遠道君子病之新甫兼習儷至稱能法與儒
家言其道術足發也其於吏術道足哉也夫新甫者殆
所謂工於吏與文之外者也今年春新甫乃自員外郎
擢按察僉事視廣西學於是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者與
厚善者謂新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幸甚廣故百粵地

也其西距中國萬里而遠自予鄉之薦紳先生蒞茲職者居爲予言地多山荒僻箐瘴土鼓不甚解聲文義予或扶提學索題題必有所素習不則大噪逝去稍與吾史學及他子書駭其名爲欺我蓋其時云爾今聖天子敦道化修仁教薄海之內疏逖不閉幽深則窅得耀於光明椎編而魋結者咸襲冠帶舌洗鴃而勉爲文其穎稱名儒取甲第服官蜚譽彬彬然與中土埒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亦示之道乎昔子厚爲柳刺史柳隸廣府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者何豈刺史兼錢穀獄案牘之專職歟抑其以適斥不自振哉子厚不聞道文刻削好近名亦申韓者流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觀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稱固有不爲子厚者勉之哉

送袁履善郎中審錄廣西序

廣以西故桂林諸郡地先時君長以百數其治人人意行法亡論重輕亡最後稍服屬中國然遠者取羈縻而已所治即竄於司敗亡當即當司敗辟或取一言醉之而其民亦人人好行意不復問法何物至攘㮶仇殺時習見桴鼓顧人要乃在椎朴少別生死已爾非故挾咋姦文法陽畏而陰甘之也明興高皇帝使廖將軍下蒼梧令爲弁髻履跣訓侏儒使從縫生言廓培庶於列聖雖田畯游女咸思慕禮讓則於道而甚或頑怙弗悛者

役以法整一之於是法奕然著今中亡大異內地嗚呼休哉今天子緣先帝好生德五載輒興恩論於秋官大司寇若曰外郡國守相得亡愛精刻名益情而令罪乎民得亡蠢愚觸於網乎得亡疑似迹可入乎夫耳目之不逮而任之一牘至或盡數命何易也大司寇以朝請遣使按洗諸道獄而又復緣推上旨剌使所宜遣曰內地獄繁簡殊其狀類也又勢或得達上至荒服千萬里外吏闇意行之如昔所謂雖欲上達其勢亡由也固必得明練忠厚析於疑而罔於志者往迺議袁子之廣西袁子初筮仕事年甚少數更起大獄佐其長剖析平亭咸頌不冤三載論內遷進郎中曹有異獄號枉而或多所牽畏再更案弗究獨一二語出之衆欣然謂袁子當稱是亡愧袁子亦欣然意得也退揖予曰不穀茲知遁於戾哉曰淮陽之役奉上命以冬月待報論尤著者罔不敢遲遲其志猶致死也乃今致生之夫愛袁子者不以殊遠及瘴慮乎予陸行數月踰嶺其箐棘蒙翳重累岡阜若斷若窮迹其幽而纖翳介草出於刈迹燒痕者生意固油然其也山之氓鳥言而卉食蓬行而附陷甚憫惻焉爲吏所漁纖罪犯文款而飾怨者桔拳囹土中咸加額望天子使　嗚呼其抑于務得情尚寬大哉俾頌明德加遠人際造化所及永永無間則子之行和風噓而甘雨沐也瘴將無自被乎袁子拜曰命之矣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序　　茅坤

元洲張公由尚書郎出典郡所翔藩臬已而巡陝右所至以廉節強幹聞及入爲列卿未幾援節出督淮漕頃之復移督兩粵兩粵者南接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緣象郡所控州郡長吏及今爵以下蓋方數里也當是時公以名才臨鎮或謂粵以東潮惠之間頻年多山海盜殺略吏民粵以西則古田之役舊矣當並擧公威望以虔彼剽土予同年友凡若干人共携樽爵趣之浙水上公以予故從吏於粵稍稍有擊或及詳爲擘畫而指次之者也數盻予予爲公起借筯畫地言曰古田者杭省而穴然已六十年於茲譬則支頸之癭也其

疾已痼其治非砭石不解其法似當緩潮惠者故所綰冠帶之州而四三年來特切於蜒蜒之嘯聚而蔓延四出者也譬則腸胃之癰也其患方劇其治特導之而已其法爲最亟予竊謂粵以東當擇將帥矢石之士以爲形聲且下教約法與衆更始首之以翦渠魁次之以携黨與又次之以散脅從而綢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爲勞來安定而吐哺之醫家所稱蕩之以汗下之劑而佐之參苓是也若粵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爲八寨斷藤峽東爲荔浦永安以暨府江一帶大略並懸崖棧壑深林密箐以爲固者也其中則饒膏腴之田竹木砂蠟鳥獸羽革之材韓襄毅公所芟刈羣盜以來大者方七

八百里小者二三百里人烟曠稀部署不設倘檄東南那地諸今酋令得以且屯且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邑長子孫於其中則他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地固可藉狼而羊也此則以今治今醫家所稱蘭之剔之錯之鑿之是也吾不云乎或爲鷙擊或爲兔罹其誠深其器達公今之武庫也以之襟帶百粵固當如莊生所云庖丁一朝解九牛大者骸髀小者毛革而銛鍔不以試者公顧衆而曰唯唯遂書之

送方暉山先生出守南寧序　　許穀

予嘗讀漢宣帝之言有曰太守吏民之本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至唐昌黎氏又曰丈夫官至刺史亦榮

矣旨哉其言是不可以恒品視之也今觀西京龔黃諸在美政芳聲光昭史牒良不在丙魏之下延及後代號稱以近臣出爲太守總以郡守入爲三公表裏遞遷若有軒輊不知道在安國意主庇民即外補非輕內遷非驟矣昔人之見淵哉近世任者以親民爲俗吏視宰藩爲常秩即典一州徒擁芋土瓜期將半優游待遷闒闒利病絕口不問國家將何賴焉有能擧循良之政巧宦者且抵其過矣然則民困不蘇國本日蹙當事者能不競其咎乎新安暉山方公以制科高等出入兩京戶曹議論本道法絕無俗情臨政務公平卓有古韻蕃體愷悌寬簡宜民之君子也頃來駐節留京適余遊伏已久

每停旆青溪極談當世數及守令未嘗不慨然想古循吏之爲人余曰公出守近矣今古將奚由公曰何余曰由古則民可康以之獄訟致身則疎由今則宦易顯以之保民畜衆則悖公笑曰奉職循理頗守前訓吾不知其他余曰公真古人哉已何大觀方畢諸柱悉汰天子亟求康阜乃命銓司愼簡京臣賢者出守四方俾振吏治於是公得廣西之南寧余曰公今被命矣幸毋忘青溪之談公曰敢不如約君試觀之旣而築日將行或有問於余曰南寧外通交阯內接溪峒人性輕悍盜賊時有公溫良長者此何以居余曰王風湯穆今方遵軌今非昔較矣矧南寧在嶺表極稱善郡民寔易化以公忠

信篤敬何往不宜此行撫御有方經理得所民且將歌叔度之來暮紀何武之去思矣何難之有且而獨不知公濟變之才乎在中州折逆藩方張之勢人以爲有汲黯之風其在北平禦黠寇突來之患人以爲有李牧之略以此安內攘外贊化宣猷厥用甚裕矧千里坐治順流休息豈非公之易易者哉指日璽書褒獎游登公輔如昔賢故事耳且諦觀其化裁乃知余言之不妄也或者唯唯而退余辱公愛灑行不能無言俄而白嶼金君復以同鄉諸君子之意來托敘詞遂次第無言爲贈

送膳部沈子擢廣西僉憲序　黃姬水

嘉靖三十有五載歲在執徐上雅山人湯賓遐陟滯於秣城鈞玄沈子以秦最復拜禮曹尚書郎病舍於徐氏西園園多木石禽卉之趣招山人晨夕游詠其中將請告爲草疏在袖而廣西僉憲之命下矣命新下例弗敢請遐輿病戒行山人送之都門之外沈子蹙然謂山人曰事君者有獻身之義焉病而弗事其事者病以身其罪小事其事而曠若職者病以心其罪大吾寧病而弗事其事無寧事其事而病也桂林象郡古百粵地也雖熙洽漸被可稱善國而兜離椎髻之餘俗在焉士其蔫乎民其獷乎余可任風紀職在化導方病余身余懼余之病余心也子盍語諸山人曰嘻藿食鄙夫潛伏幽介久矣安知經國之事乎竊有聞焉太上以德禮敎民民

有格心衰世以政刑敎民民有遯心故禮者天地之經也民之行也帝王宰物之大柄也禮者履也君子得之以成德禮者律也小人得之以防淫子以禮官而敎焚俗明天子有深意焉子行矣子欲淑爾士廸爾民舍禮奚適哉沈子曰唯唯否否吾聞以身敎者從古之訓也余身未率禮奚以敎人爲子言誣哉子盍語諸山人曰孝弟者禮之樞也故記禮者曰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而孟軻氏以節文乎孝弟爲禮之實孝弟立而禮行乎聞矣沈子六齡失恃事厥考似葵君及今程母太安人愉婉承志鞭撻靡怨卒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史王公維楨曰沈子閔損王祥之徒也友愛諸兄弟停至急

難禦侮不失其性及舉進士悉推所有田四百餘畝贍其兩弟及兄之二子所存僅以供墓祭自甘澹泊而不悔史歐陽公衢曰沈子晏子范公之徒也沈子孝弟之行可稱述如此則禮沈子身有之矣奚敢弗從淑爾士廸爾民聲明兜離而冠帶椎髻在沈子之身於是沈子渙然汗躍然起曰敢不奉子之言以藥吾身吾病且已矣遂書以贈其行

送袁憲副之粵西序　何喬遠

隴河西不靖酒泉張掖間為寇巢穴天子赫然命元戎總戶帥往視師又命在朝卿貳之臣閱其軍稍稍上首鹵百餘數比滇之邊緬甸擁衆犯我四關夸三宣慰寒我輔車諸撫鎮之臣有孤犢之憂兵家之變不可遙制文吏無事而抑其舌武夫當急而縮其手捕寇若降賊奏捷假攘功竊慝之臣居相戒也雖有博達疏通沉毅之士亦且旦夕相蒙幾無故一朝有急飛羽馳傳上聲乘輿今有賁育之强防風長狄之廣大蝮蝨齧其股蚊蟲臂其指留不得枕臥與其臨事調兵馬逗留渠海伐懲創而後獻俘告廟勒山表海孰若擇賢帥弭塡之今夫西粵之地蠻獠錯雜瘴癘流被沿府江上下其山牙排戟列其水箭激雷鳴挽舟逆流若登於天苗夸率出恣剽掠急則竄匿箐棘中往往蓄毒火縋巨石窩伏機弓中壓人幾則復為寇往雖嘗一懲洗之是為舉欲駭

散則復聚斯亦蟣蝨蚊蝱之患也天子以公備兵府江固將命公罔闢政敎設度機宜為國家圖不聞不見之功今輦轂之下惟緹騎最横稱禁兵從執金吾徼循逐捕寇賊姦宄而彼因以為姦利受賕曲法批根盜吭貧之禁禦自公為尚書刑部郎中職其人而緹騎之士肅然無敢以巧詆亂由公之令行禁止其遠且小者終無難焉也公外沉毅而內恬澹居曹無事則扃戶讀書無所不覩同公登進士者為左右侍郎据堂上公旦日升堂拱揖出執牘口之諾几前待署判或時燕見左右侍郎至盤辟不能禮而公之心二十四年如處女夫非恬澹樂道之效也歟哉朝廷用人介胄名譽寬急有宜如公仁勇兼著可急可寬是宜持節鉞以往鎮壓西粵人公為國家圖西粵功且不聞不見毋寧茲郎北□可也

送郡侯桂南李公歸南寧序 代　張萱

夫今之士若李先生者豈不誠難乎哉先生西粵人自少束髮對公車飆崛起西粵以循吏高第入諸曹為郎佐大司農事以皇父憂復補司農郎大司農無不人人稱李郎萬里才也故有惠州之命時某太夫人春秋高先生不得以家養遂奉太夫人東之惠州居二年不佞始受命從楚來不佞無能為役幸得佐李先生下風則私心竊慕之先生亦習知不佞時時為道太夫人事云太夫人雖八十乎尚健步而先生青鬢子專城萬里諸

膝下無不得爲太夫人憐者忽一日太夫人慨然謂孫子無以妾爲念妾之木拱矣妾將西乃携諸孫歸時先生輒計與太夫人俱而觴有大故不得請先生於是日夜悲號廢寢食者久之遂以病聞時不佞以纂之博羅先生亟馳召謂不穀去矣方寸已亂願乞骸骨避賢者路且聖天子不一臣某太夫人僅一子幸爲不穀謝諸長者不穀去矣不佞即進問病狀與所以去而先生則終不欲言病狀與所以去也諸命僕業已束圖書心搖搖如懸旌矣於是閩中諸父老子弟與吏若胥攀門泣願少緩須臾而如弗聞也者諸邑長佐轄布堂下弗忍別而如弗聞也者一時監司臺部諸長者交檄馳閩中

以當孝太夫人而如弗聞也者嗟夫先生豈不誠難哉夫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先生咸非我矣一出而爲衛吏爲賢曹郎爲良二千石而道合而計行而官稱者也況當艾服政竟以某太夫人之故而棄二千石如脫屣豈不誠難者哉然不佞則竊有嘆焉古者天子用才而不使餘者莫如周士爲人臣用而不有餘者亦莫如周故七十始致事又曰耆耇使益壽之畢命而後已時雖孝子不得有其父母及其衰羸經營四方之士有暮乎偃息在牀者不敢歸且以嘉我未老爲解蓋至於不遑將母之詩豈可閔已明與不爲一切以盡士用士亦因祿獲徇其私疾有告親老有養故士重君則與進重親則與退今先生歸奉夫人日三爾起問夫人美寢諸孫報未曰無恙即牽黃犬上羅秀退爲諸山以甘毳供夫人餘年而先生亦自謂雖加一日可也視周時諸人士賦祈父者得先生不恍然自失邪先生其亦幸而仕於明者也或者曰不然也夫上何常之有急在親則親重急在君則君重明興以周道致治求賢如渴省肘之上惟恐上弗竟用而與我共此者又在良二千石耤令今士皆李先生則今日去一二千石明日去一二千石謂國家何方今南北時有緩急正王事靡盬之秋一旦念舊臣求忠於孝令縣官下尺一問李先生漢上寓事則某太夫人亦不得而有矣

粵西文載卷五十

先生幸毋謂天子不一臣夫人僅一子也

蒼梧雲影序

王穉登

黯然而銷魂者別也凝然而變物者秋也析萃而痛聚者情也送衷而抒悰者詩也迺若重耳離秦世子獨傷夫渭水子卿還漢都尉慷慨於河梁豈非日月斂照風雲動色者哉博士先生西粵英嶺桂城瓌異孕季競秀既擅備能一傍同聲亦云薛風先生玉德內朗金聲外亮自得稱最於五馬春草標賢於三謝周郎之醇易醉叔度之波莫測尹不逢識紫氣以何人司空難遇劍龍泉而無計七藏浮沉一官遠謫拔仙舟而莫逮渡桂水以遐征海日團團朝懸青箱之盤客星奕奕夜犯枕

郴之野於是車馬在門離觴初引賦詩惜別僞如之何
大夫能賦咸推繡虎之才小子何知敢效雕蟲之技勉
撰斯文系之篇首題曰蒼梧雲影嗚呼王維渭邑指柳
色以贈言何遜揚州覩梅花而興詠命彼芳名庶同斯
義云耳

送鄭龍岡先生之任永寧州守序　余寅

隆慶庚午古田平朝廷重古田不可不化於是改縣爲
州爲今名置守尊異之守闕於是以龍岡先生往先生
倅吾寧其聽決如電其操潔如冰世之所謂有才具吏
也其可以宅先生所何限而竟得是官於是不肖寅說
而謁吾郡公郡公曰何說也幾古田未平難在乎既平

難在守耳古田者兩江之巢窟而廣右之奧區也古田
轄諸郡畢輯古田騷諸郡畢騷廟堂籍一州守庶幾慎
固一省意可知乎顧若不願往於是寅又說而謁吾郡
理公曰先生之不往也何郡理公曰以太夫人爲解先
生之以太夫人爲解也得非恐貽太夫人一旦之憂邪
雖然吾必以爲無庸當黄門公抗疏至再三廷杖亦至
再三雷霆摧擊無不糜滅太夫人且甘而不爲一旦憂
庸知茲往遂有一旦之事而必貽太夫人憂邪丈夫一
身耳業已許國安能復念其私太夫人有願先生之念
之也先生官吾寧願號樂土不願就先生養而甘與其
婦若孫于于而處若忘先生不謂偶然得遠惡地而

曰以太夫人爲解也且先生倅吾寧幾三年無一點於
官箴此特仕者之常耳未足以列於不朽之林也微倖
往而拊循諸夷諸夷何面內向遂成寧宇大則廟食報
稱固極小則鐫石傳於世世凡今之人誰能免於一旦
如是而一旦岡先生之千秋也假也黄門公而在有以
此州當黄門公黄門公必毅然往如寅所謂千秋指假
也有以寅之語語太夫人太夫人必慨然泣下瞿然起
立大賞寅所謂千秋指故太夫人無庸解也郡理公曰
然則其往之也宜奈何寅又應之曰諸夷亦人耳顧諸
君不解人之說也率用奇鬼相覤倏而爲眩厥狀無算
倏而爲祟厥狀無算是以斤斤者處之故遂猜之靡靡

者處之故遂懾之霍霍者處之故遂激之此何異駭歐
而搏之先是縣治寄郡城去其民一百五十里而遙是
棄其民於諸夷也平日閡格不習其民民想望上官如
想望天帝不可覩見遂使諸夷敢於魚肉吾民謂其守
不必知知不必恤也而其禍遂蔓引至今吾願先生單
車往止携蒼頭一二人往而葺州治遷歸本疆釋銜轡
決藩籬竭其情而與諸夷與其大吏約毋文法苛我毋
用常譚短長我與其同官約劼飭澡滌咸慎大貞毋或
俾諸夷竊笑我與其士曰約謹治爾生我則生生不善
爾生戕我嘉生我則有大降告示以惆惝寬以浩蕩洞
中廓衷如日月無隱於諸夷諸夷無不人人仰首闓望

鼓舞承敘幾可必集古治夸多能臣或力得之或撫得之其執非一今國家威力既芟薙之矣則其急宜莫有加於眞信雖神乎猶聽於誠雖騂牝乎猶聽於塞淵如是五年七年諸夸有不以先生爲慈父母爲神明上賓戚誕人不敢復稱弟子永辱門下此之爲贊先生千秋之業也抑何如郡理公大然之遂次其語贈先生往而以質於郡公郡公曰果然廟堂稽重鄭先生不虛矣

賀少司馬胡公祖擢總督兩廣序　鮑應鰲

今天子履元御極垂意封疆思簡名碩重臣俾靖憲度用土略而兩粵以督臣請天子若曰惟予沖人嗣大曆服東西二廣逖遠其遴忠猷肆文武事者往而我應天巡撫胡公實首廷推以都御史拜兵部右侍郎領其職命既下中外咸知朝廷所以計安疆寓整飭邊陲意甚重而南國士民在都下者爭言南國不可無公陪京數千里內郡縣棊布星列其在三吳則地沃而民汰俗[illegible]張官亂間者不數月而一起於淞內延於昆錢鉢[illegible]之易幾化爲甲楯戈鋌之地賴公來綏集以有寧宇民熊服無譁江介上游之間其地多劇寇民心隱隱播動公申飭憲令董治有法年來嚴鎮無譁而所在晏然夫孰非公之威猷勞烈有以綏靖之而公之爲政俾朔月而已藉令得公在事久則所爲我南國濟濟蕩沃滔飛煦寒其福利何可勝言而兩粵絕夸裔之交反得以惰

公聲靈浴公玄澤將徼外顧重於畿內歟予謂不然粵之公旧之爾內者固與其優渥外者亦望以沾濡以股肱重地天子不欲令公久此爲我畿甸鑰綦字邪而南顧蒼梧百粵之區絕嶠重溟卉裳厨衣鳥言獸貸之屬叛服不常不得才望大臣總持操攝一旦控制失宜正能必撓獯鬻衛弱鎔力以無逆我顏行萬一有之其騷費亦且移之內地近事不可鑒乎東略搆鹵天下騷然而南國爲財賦之藪其虛耗當更異他省廟堂之上籌此亦至熟矣而吾郡大夫周公以新安在南國中雖稱僻遠然積覆露如在公几席之前以書幣來徵言賀公其所以論服公某備某不能洋纚厥辭而約略大指所嚮入之收其神明[illegible]彼使巧吏債帥不得借庸徒托飾端木[illegible]括使墨綬貪弁不得恣漁門利借門[illegible]利思遠圖寧前苦後[illegible]使邊[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利跳冰而游蕃公之[illegible]廢[illegible]向大端不越[illegible]謂公者[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兩粵者也方守之[illegible]而來[illegible]致[illegible]

必得詳明斧斷而不可以約束於將終於謀昧貽困於
仰而不顧未足而已蓋當解散崇時非議之至在吾
之英其聲討勳伐非不鏗鏘婉耀溢人耳目而要其始
禍者皆由不能令情不暢治理或利其肆焉喉僅或違
其情欲好惡以至於此則公今日所以治兩粵之道亦
可知矣往者朝上紛拏人情淪此公為粵閩中危以
時得邀出歷不審而學覆聽南衛論為公不中不旋踵
而守陸納以兵職斷存定然以身繫南國之重天下之
人情物望愈益歸公公不年是成而督府新命又不
階常尺寸陽兩粵之一變總文武之援明上所以待殊
才碩望者則然此後公不足寧望公以寧兩粵以賜減
絕域之表為第往而練軍實以明武備經費以待圖守
疆界以示防一切明德固爲昭公威私則兩粵可以永
永無事然而皆公緒餘也觀公治南國如此而所以治
兩粵之道又可知矣蓋兩粵今雖號無事而事事之道
則在今日所為事事者何也即所稱公之神明警敏深
廉肅括而創思遠圖者也先後督兩粵之名臣固非無
而無如王忠肅韓襄毅劉忠宣王文成為最著豈四公
功名皆以兩粵顯蓋有先於督兩粵者所以能督兩粵
而功名獨赫也況忠宣固公鄉先哲也芳烈具在公之
翊庸懿爍詎不可遠與比隆今家宰周公又公鄉衮也
而又由督兩粵進而宰天下新徵具在今以公踵其後

豈非知公有不讓前修者乎即南國士民不能舍然吾
又譬之霖雨天下不崇朝而暨四海無地弗究何論內
外遠邇我南國竟在公宇下矣請書以俟

賀凝齋劉公總制兩廣序

鄧以瓚

凝齋劉公之監江右也按功令而輕重布之惟是三司
大夫具得展采錯事不苟為希合而鋼內以安蓋八月
於茲適天子注意廣東西奪移公總督以去諸大夫不
能釋謂不佞雅素屬贈言焉予何能辭予嘗與公論養
生矣非其軀殼之謂也夫性所謂真生也故務就六骸
而面澄其體若顏之為仁孟之立命而辟穀長視不與
焉故曰非其軀殼之謂也蓋夫子五年而來撫茲土予
邀與即有間徒然似合似離而公性日以定今其為政
也振之刷之不落氣魄經之理之不涉擬議超然繫杻
之盡脫矣予故以清問造請乃公自擊而謂予幾也與
我微言予應之當其解則以為果幾也期以朝夕共學
適尋有新命無論諸大夫即予能無介然乎雖然兩廣
茲安矣予嘗數問士人而詳其事夫蠻夸故貿易土中
非必為盜惟是齊民多沒而煽誘之其延逐蔓蓋昔有
司之綱常疏矣謂是絕遠非人所樂往故寬然不飭簠
簋浚民以生至使不堪誅撓而萌為逋逃非必自棄也
大府不暇察其原以為縱之不武曰我姑剪滅此而後
食比論首功良民強半往往即事累致之是民再毒而

令再玩也夫豈不揶揄我爲故朝飲至而夕告警一怜府去曰旣熄一督府來曰方熾將何時已邪予嘗私曰以爲得廉靖一人而好鎭撫之使諸司效焉人人廉閒如吳隱之安集如龔遂則庶乎其可也然以語人則見以爲迂濶而遠事乃予進而叩公公曰予不爲功利也而已矣嗟夫何相契也斯所謂一人邪公起脫自遇從立予仞若喬嶽鈎深析微迎機而解若利刃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若照裘成求忠不擇事而敢當若任仰予迂公皆迂者哉予因慶公下車其召諸司而訓以令德威貪黷以刑撒諸令而諭以惻怛使歸命也此公之心也藉令不得已而有事原野無亦惟是渠魁是求無令縱於荼毒是以討其渠魁而已抑從者殺一不辜而虛張自有以重民艱難然公之慮皆若幽越諸令業畏恐偷招徠之不待其辭之畢也皆引化稱王漢以單辭報罷近上之成安論思田頑民稽首皆已束可觀法言曰不疑人者人亦不疑也不傷物者物亦不傷也故古之至人鬼神可通金石可貫虎兕可狎禽鳥可窺蓄無所不同無所不化嗚呼非通夫向之所謂養生也孰與於斯今也亦嘗以一二驗古人之爲然機智中存神生不定即愚民得而窺之至於不動則泯載籍所稱以爲實無足事是以意而論性也惡所謂通說哉公行矣予深惟今天下之故可慮甚夥不在百粵嘗倒如公肯使久處遐方哉行矣善自愛於是諸大夫聞之喜以爲迺今知公之養生達於政也予作而曰然無妄不眞斯以爲養也予嘗不解夫老子之爲言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猶二之也公以予言爲然乎且以請

贈何學閔郡丞遷鬱林序

郭子章

余始來潮是時同寅諸君郡丞大夫鬱林何君敢復別駕廣邑康君夢禹司李蒙自王君國賓巳而楚梅君鷟梁君羲卿延平鄭君奇塤後先至益相與周旋鳳城歸溪間其六人不三年而康梅王三君解組去今何君復去歸鬱林嗟乎是何宦潮者之多隱也予能不於邑哉或問之曰儒者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沈抑以辟罰淨嘿以俟旣而何君辟時與嶺以外多瘴疫短狐爲蠱飛鱷爲厲韓子所謂漲海連天毒霧晝日何君薄之與地負山阻海民悍黠喜鬪何君固弗程督之難教化與叛海鍋山鐵鹽甲十州俗富侈而何君好修潔與逆過嫌而遠利與不然臺臣監司關於其爲人與予應之曰天地變化草木蕃何君試審時者潮風氣開爽痔癘銷歇非貞元比干戈隱逆詩書盈城野鄒魯如故丹扇降聞比仲尼不淄於涅夷齊不易貪泉蓋自何君倅潮上之人尉薦而獎賞之者歲不虛牘無不曰廉介貞誠云或曰如君言則何君何以去嗟乎何君惡能不去不去何以爲何君何君之去非其才之

罪也非君相之閽監司之蔽不引手也非山川之阻民萌之鄙俗尚之薄不可州處也難言哉難言哉爲所以中之者悠悠而聽之者汶汶也而君質直無洗心口吶吶不出聲而無佞詞無洗心則不醒人之中而不佞則無以迴人之聽何君即欲一日安於潮得乎君欲去久矣而不即去其先大夫封誥滯於燕不果來君遲之年餘從者自燕負二軸至君喜而假裝曰是足歸而奏之先人壟下矣予與一二三僚友勉留之何君曰何某數奇無能脂韋世路今之歸矣即家徒四壁立氷井舂草足甘食飲火山夜光足洞肝膽鐵城鐵門據而棲之合官也勾漏稚川金石道士招而狎之吾儕也晉之而來氏

之春秋柳州之詞賦可味也又皆之而張敬夫呂成公之問學可尋也皆吾越西之所有而鬱林之足樂者彼中者與聽中者趣吾歸以還吾樂吾欲友也如或人言吾且坐馳惡得歸而行樂乎予韋曰達哉何君君昔病病在牀第哦詩別妻子朋輩無幾微不堪狀夫細故生則薄去就此之謂縣解於是抗手韓江而別已乃次第其語爲序遺何君且以解或人之疑

贈光祿勳劉老師擢御史中丞巡撫西粵敍　蘇　濬

周官庖人掌膳籩人掌實醢人掌豆漢魏而後以光祿勳攝之大都察陰陽辨燥濕爲天子調養玄牝不滑其精而已夫臣之愛君豈膚革色澤之爲報哉九重高拱俛視黔首步武若不相及乃其甘苦酸辛精神命脈通而爲一故調和四方者所以調和人主也倘馭施其柄若以水濟水民於是乎家侈驅儈紛馳如鶩不然又一切任武健以亟疾相高民於是乎斃於荼棰淪爲髑髏仰主上安所愉快焉吾師劉先生爲光祿勳既調劑聖躬令天倪純固矣茲擢御史中丞巡撫西粵將俾調和四方無少乖間所望於先生者不亦鉅耶蘇濬曰濬游先生之門最得御奏疏悄然先生之烈云當先生按雲中上谷時鹵酋不勝秖實之變咄咄解辮請世世比屬因當事者處關市不絕以中其心而緊騶健卒幸一時

無事養安自快先生獨慮之也謂撫與賄相近我以利豢敵而敵以重貲要我我啖敵以休息而敵愚我以宴安豺狼難厭酖毒可懼呼韓可受結贊可虞也縷縷千言章凡九上議者見謂與督臣相左而不知藉是以飭邊吏伐鹵謀督臣得安然受魏絳之利者先生之力居多云今雲中上谷開上假於馳馬息於稽吏無亡鏃之費爲無焚巢之釁洛邊赤子臥鼓而嬉者十餘年即有長平冠軍之才無所用之而西南諸夷肆爲不靖撲之而愈熾毆之而愈決天下之患不在北而在南矣夫以倫酋之桀黠黃酋之鷙悍而畏先生片語甚於十萬師且折矢相戒莫敢渝盟蠢茲猺夷何足煩尺箠哉濬閩

今非比敵比也編籬而處力田而食其嗜好與吾民不甚相遠第無以撫之彼且深箐之伏黝谷之藏猿猱嘯而狐狸嘷已矣彼且悍然執兵敢行稱亂者皆中國之桀亡命而入於今者也今弱則嚇以漢法而陰浸其背今強則奸闌出入而與之爲媾始則爲其耳目而陰嗾之終則握其兵權而役使之中行翁焉此爲戎首不特西北然矣竊謂馭西北者在良將馭西南者在良有司宋乾道間范成大制置廣西以恩信結諸夷獠人受約束願比於編戶尚安事兵今之兵威不爲不振矣邇者古田之役上首功者萬計柳州十寨之役上首功者又萬計彼桀黠巨魁藏者藏竄者竄其僅存喘息者不

過蠻蜑之黨與鳥奔獸駭之餘耳積勝之後易爲威困踣之餘易爲德茲其施德之時哉誠擇良有司治之爽其大創與以自新招回流離剛而入告許好惡毋鬩而出俾桑土之戒不疏於未雨及今之慘不及於無知陰陽調劑太和旁浹仰遨遊堯舜之山吹蘆笙而歌可矣

送金全州歸新安序　陳懿典

嶺西在前代爲邊徼絕遠之地長沙零陵間高賢如張九齡陳堯叟余靖之倫時有宦遊之迹而不多見則其風猶窳陋未免以遐心界之也入我朝人文蔚爽尤盛於全家絃戶誦至比鄒魯而縉紳先生捧檄絲綸於其地者亦皆欣然樂爲文獻之區而忘其荒遠則國家其隆昌熾之化其暨及深矣新安金君以龍驤衛參軍擢貳全州諸交游咸謂君才諸望實中朝所共推轂全雖號爲州而繁華文物可當一大郡州倅體貌尊重非邑佐埒且新安至嶺西道里二千而遙井行爲道九折之阻君嶢岈權領大郡又當國家破格用人之際安得以遐心視全乃君逡巡謝曰余藉諸君子而濫竽蓋藏又徼惠諸君子之左提右挈得無隕越而循資更進夫人臣事主一命皆恩東西南北惟君使今日之命於涯分已踰何敢以全而有遐心顧衙髮自省精已銷亡恐不任吏事將解組歸新安何敢當諸君子之勸駕諸交游

聞君言或謂金君有才者也奈何不竟其用必薦全爲彼耳或謂金君蓋有道者也以不用爲用將借全爲彭澤獨余交君久知君於兩者皆非君純心質行好爲德而不欲自名事無不盡心而過自抑損慕義樂施竭蹷奔命而退然如不勝衣其爲衛幕也拮据心力捉衝衛事大司馬中丞直指無不知君故有茲擢君苟顧全州視衛事不啻倍蓰君真心任事上之人日益知君則君之身日益無息肩之期故一旦翩然而謝事也庶幾乎古者尊生知止之微指乎夫境濃而淡者聖也境淡而淡者賢也境方濃而能淡者賢之賢也余見纓緌之夫往往爭言丘壑而戀不能舍即身丘壑矣猶心懸魏闕

若金君方進遽退將濃卬淡可以風矣若謂全爲遂微
絕遠則今日之長沙零陵固比於鄒魯者也君何敢游
全亦豈借全爲名乎

送敬所周先生擢守平樂序　顧憲成

以予觀於周大夫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大夫故有奇
質負今古之鑒而尤嗜學不已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
家雖夫棼猥錯雜若陳庭之隼防風氏之骨商羊之僻
靡不能次第言之其有不合務爲旁考曲證究其所以
已著爲說則疑者解昧者晰乖剌謬戾皆一切得其指
歸略略乎若揭日月而行者塗也予受而讀之灑然異
焉以爲其用心之密如此於是從民部郎出守平樂大

夫過予而論所守平樂者予則謂大夫固優之也昔孟
子論政欲令民百畝穀五畝桑雞豚狗彘魚鼈罔其失
時其事至纖至悉而班固作漢書所稱述良二千石若
龔黃諸人其人咸明通博茂比考其行事細及溝洫頃
及米鹽粗及樹畜微及釣鉏與夫鰥寡孤獨且爲規畫
區處曾不厭其煩也者而已之以故其吏治超焯古今
鮮儷迹大夫之用心豈其以孟氏爲迂以龔黃諸人爲
俗吏也徽獨此而已大夫嘗七任矣一爲庠再爲邑一
爲郡三爲部所至上安下從聲績著聞乃今爲二千石
又何必釋是而他求也大人晨起坐堂皇與其僚從容
議可否及諸所宜興所宜廢因是反而思曰吾曩者業

佐郡矣已延見屬吏問民疾苦因是反而思曰吾曩業
觸然而稱人師矣夫若是其知所以與之矣於平樂乎
何有予乃諗於同署諸長曰若大夫者不亦信乎哉其
優之也夫博古而傳於理之謂學通今而傳於事之謂
政兩者大夫無弗豫也茲行也其必有令名矣

蒼梧郡守凌公奏績序　葉向高

凌公治蒼梧三年矣蒼梧之父老子弟聚族而議吾郡
僻在南服重山密箐令撩之所居征戍之所仰給百物
財貨之所不至民處於其積卒困於侵漁兩造之待乎
者苦於寃滯吏治苟且爲日久矣自凌使君之來也而
里無夜呼官無苛擾獄無宿繫伍無逋籍簿無漏屉胥

史無鶚張橐胎無塵積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梧民雖僻
遠如在輦轂下矣如使君治郡功狀舉過不章何以勸
長吏而大庇民乎於是公之僚佐暨諸邑令長以父老
子弟意請於司理林君屬余姻與業陳令乞不佞之一
言以揚勵公曰非太史先生言於公治行無當也余受
牘而讀之公之治郡也吏有奸轇論治金錢出納皆躬
覈其籍筦庫者不得低昂獄卒或苛暴必痛繩之爲謹
擇長厚者使被囚飲食湯沐毋敢失聽訟無大小必得
情有犯法而僞死以逃者公從他訟鉤得之人以爲神
戍卒當受餉必先上簿按簿呼名一錢無所漏其潔廉
惠愛約己而裕民嚴吏而寬民盖自昔史傳所載循良

治績公皆有之乃其大者中貴人馮藉威靈視梧爲外府將取盈焉其爪牙虎而冠眈眈兹土公論中貴人以利害而裁其爪牙以法關市之嬴課額之供所可委曲以奉中貴人者太守不敢愛若軍國常需封觧定賦尺寸不可失者太守不敢私中貴人無以難欲以事中公公不顧也粵之諸守吏恃公而強其父兄子弟恃公而無恐微公則梧之帑立空脫巾之變可立待也公雖爲守而重於大吏所治雖止一郡而功德所被常旁及於他郡此則自昔備員未有如公者公今上計主爵者次第治行必曰左璫之毒流遍海内粵以西何以能晏然若是公之功狀不益著哉予之論政曰安身取譽而籍

主美其臣則曰不善事吾左右以求譽譽一也於民則公於左右則私要以民安身安如流水如神明如父母如膏雨譽將焉往公惘惘無華非好譽者然三年而頌聲四起何譽如之三年而當中貴之衝不少撓折何不善事左右如之天子神聖恩威不測楚璫肆虐棄之如腐鼠公亦烏庸事左右爲乎公政成矣近而一郡遠而全粵又遠而天下操是術也民安身安有餘裕矣如公令南昌以忤貴勢徙他邑其不畏強禦類如此夫居今之世治郡邑而欲稱賢守令非強項曷任哉非強項曷任哉

送周仲先之粵西參藩序　　張　燮

丹葵萩餉藻廻光而終向肯桐尚引灑轉露以徐流忠在遠而不忘道隨宜而輒効東西南北之惟命亦内外以擇官出處語默之同心遇雲峰乎送客余友周仲先氏道性大悠神姿霞朗扶桑耀景發成滋暉之蘭絹軾當塔散作護門之草芽逢邪而善觸勺立仗以恩鳴漕政淸嚴印善毀者不能污君之品國章弘闡綜善梗者無以鎩君之權旣秉驄之行行闕中待命光鉀鷃之泛泛海上忘機爰輟司直之南牀晉參中書之行省零陵天盡古使星乎明福瀨木波長借土風乎被油雖非善地名山亦境内所豐雅號通才還寔自掌中可化略積朝寄勉就官情驛路初悠大旆旗行裝僅携乎圖籍唱

余和爾方深解袂之思盼岫聽江小托後車之乘共紆徊而訪故燭短杯長舞躧蹤以搜幽徑深雲淺徐自闡乎徂粵漸適路而爲霜勉結昌化以答昭明慎護瘴烟而勗光彩是所願申夫貧贈抑又倍馱乎離懷者矣君辯持非馬而養備木雞信孚豚魚而學窮豹鼠所居蒙潤久翔嫜乎春臺所部迎歡知栩蠓乎夏屋逢人洛書明鏡匪疲痾務綮肯刀煩解竹卡秖之茂錫上今召君毋金玉以有遐思而好我

粵西文載卷五十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序

韋公厥智誠峒序　唐　韋敬辦

直上千萬仞周圍數十里昂焉若嵩岱之奇形隱焉若蓬壺之雅趣丹崖石落絢五色之彩霞玄峒幽虛吐四時之嵐氣懸崖墜石有羣羊伏虎之形激澗翻波若排務捕蛇之勢幽溪脩阻絕岸崢嶸蘆莽森羅嘉禾充物韋使君性該武共藝兩文攄窺禍福於未萌察安危於無像往以釁起蕭牆變生肘腋處茲險奧爰創州臺位列珪曹砥平繩直周圍四面悉用雕鐫絕壁千尋宜皆刊刻前臨沃壤黍稷與稻秫芬芳后通崇隅嵐氣與翠微隱映澄江東逝波開羅錦之花林麓西屯樹擁長青之葉遠山近水匪暴客之叫吹澗戶湯池豈勍雄之鼓吹冤蹤退散怨迹沉埋同氣之誼日階手足之情元厚豈不觀名山之景祐沐靈嶽之洪休危而爲安禍而爲福聊鐫翠岱謹述巖猷

九日陪廉使盧端公宴東樓序　于　邵

國家以材林重鎮吳越襟帶有郡縣可以綱紀有蠻夸可以羈縻桂南聲教蓄以此始皇上纘承大位之明年啟謀羣后載命連率是以范陽盧公自京而來條察二十八州諸軍事千里之地遂無外虞三軍之士皆務前敵然後賞必勞罰必害官不易法府無留事封略既靜公堂自閑況重陽美景得不爲樂大合賓佐高張郡樓紅塵發地青山炯牧連天漲海來接蒼梧憑高而翠旨轉微送遠而白雁看沒泛椒菊而算爵頒絲桐而開奏賓醉月上主待露晞想彭澤之獨遊悵馬臺之陳迹今日之會何其盛歟某賢累蒐居幸趨庭府辟參佐之末陪上尊之娛偉厭已然鄒谷自暖奉命爲序冠於羣篇辭之所難敢謝不敏請分賦五韻書諸卽事云

南溪白龍洞序　李　渤

桂水瀨山右匯陽江數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外崖巘鬬麗爭高其孕翠曳烟邐迤如畫右連幽墅園田雞犬疑非人間泝流數百步至巖巖下有灣壞沮洳因導爲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巽維蛻骨如玉西北曰元巖洞曲通坎隅晴眺瀟水元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險至仙窟北又有石室參差研豁延景宿雲其洞室並乳溜凝化詭勢奇狀俯而察之如傘如蓋如欒檻支撑如蓮蔓藻井左睨右瞰似龍似蟒似松似竹梟似海湧雲鶩其玉池元井嵐飄迴環交錯迷不可紀從夕室梁溪向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而遙余獲之若獲荊璆與隋珠焉亦疑夫大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敞深磴危宅既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燕方丈似昇瑤臺麗如也暢如也

以溪在郡之南因目為南溪兼賦詩以紀之寶曆二年三月七日序

贈孫夢臣敘

宋　鄒浩

淮南孫傅夢臣與其弟佃稷臣試廣西轉運司不利猶豫異常時余語之曰無如之何何必爾夢臣蹙然曰佃年少尚可處傅長矣家貧親老切切以望者此舉耳乃蹉跎不偶語未竟長太息至再三復語之曰夢臣學通經史非不博文有體要非不工兩與計偕每遊益高非不遇其如有數焉不可必也三年大比與賢能士失意十常八九苟文學未當反求諸己如夢臣正宜聽之於數今交遊間以此賀夢臣者多矣亦有以夢臣意

內之事言者乎曰未聞也曰頃下詔求言之初夢臣慷慨追數政令盛以阜囊焚香涓日再拜而上之中途遇兵利囊而毀書不得達其後及以妄言先烈者抵罪夢臣獨念向使囊封無恙至今猶羈縻遠邦以為親憂況赴舉乎可以釋然矣昭於廣西最為惡地炎氣瘴霧四時不衰行商不敢入其境過客不敢飲其水信不可一朝居也尊君宣德俛首賓椽乃四年而後罷幸而名實著聞郡太守知之部使者知之詔使知之相繼論薦陛見改官使尊君尚間關遐調而夢臣先及第果自安乎可以釋然矣去年夢臣大病精神恍惚瀕於危殆幸而愈言動猶數月而後如初今年夏秋之交疾又作雖不如去年之甚然赴試時病氣浮白未散也使去年遂危殆今年復大作則方且重貽親憂何由他及乎可以釋然矣夢臣文學過人士所推重安知非造物者更欲動心忍性充養器識以為大任之資不但決科一時而已孟子非欺世者其言此尤詳觀之益可以釋然也夢臣默默聽悠悠思忽然而笑曰有是哉有是哉今聞命矣徐視其眉宇則中和之色津津然生矣

葉剛明字序

予之竄昭平也由湖度桂嶺而南維葉適正堯道方侍親為桂州掾官一見如故人其後堯道侍親權高州教授往返昭平又數數相見及予蒙恩移漢陽堯道尊親

初轉宣德簽判灃州未行又相遇於桂方促使故舊羞予如適之時堯道乃坦無嫌疑每見益厚殆如兄弟急難之情求之昔人且不多得而況今人乎知其可與適道也堯道無兼侍父母以愛之堯道左右順承惟恐稍忤親意晨昏之外治經作文未嘗懈怠秋試轉運司偶不與選不以歸咎於人惟自反曰分當如此但無以上副親望重自惕懼敢不強勉學問以幸有成予以為可與適道又將不信矣乎堯道屬予易字於是取楊子所謂見善明用心剛字之曰剛明蓋見善不明則不知適道用心不剛則不能適正道堯舜文王遠矣而道則自古而常今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剛明而已矣

以予之才之志而以剛明克之予知予有時躍然而喜曰堯舜果與人同耳文王果我師也在家在邦斯無往而不達矣

朝陽巖詩序　　張孝祥

往為仲欽賦朝陽亭亭在建康其詩曰便合朝陽作鳳鳴江亭聊此駐修程南瞻京洛臨雙闕東望仙家接五城日上白門兵氣靜春歸淮浦晴潮平遙憐幕府文書省時下滄浪自濯纓明年余為桂州仲欽以常簿官十六人薦為廣西提點刑獄公事又明年余罷去仲欽直祕閣進代余蓋與仲欽嘗游朝陽巖而樂之於余之行也仲欽置酒巖上請佳賓客咸集顧不可以無語乃賡

建康之詩以記余與仲欽事契如此為嶺表異日之雄觀云

桂海虞衡志序　　范成大

始余自紫薇垣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為戚余取唐人詩考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至以湘南江山勝於驂鸞仙去則宦游之適寧有踰於此者乎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既至郡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而巖岫之奇絕習俗之醇古府治之雄勝又有過所聞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侮歲比稔幕府少文書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詔徙鎮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別民觴余於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航瀟湘絕洞庭泝灩澦馳驟兩川半年達於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游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載者萃為一書蠻陬絕徼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土訓之圖噫錦城以名都樂國聞天下余幸得至焉然且惓惓於桂林至為之綴輯瑣碎如此蓋以信余之不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名都樂國而猶弗忘之也

桂海巖洞志序

余嘗評桂山之奇宜為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撫幽薊南宅

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嶽廬阜皆崇高雄厚雖有諸峰之名政爾魁然大山峰耳其最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歙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鴈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峰而止爾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亘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筍瑤簪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為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訾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黃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玉忽嵯峨觀三子語

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頃嘗圖其狀
形寄吳中故人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
中空故峰下多佳巖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
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徧至今推其尤者
紀其略

灕江泛舟詩序　　滑懋

紹熙四年秋丹陽張公來主偏事公家世人物文學議
論推重一世而尤精於吏道始至思有以廣上恩蘇民
瘼首議沒鹽額於支郡以杜□□□□□□□□□
□寬漕司次則閣版籍之負欽編戶之稚津送落南之
孤以出嶺置腰鋪增驛卒鑿井植木以使道途之往來
凡剔蠹梳獘鋤奸扶伏無不順民所願欲其纖悉備至
疑若日不暇給而公乃從容如平常間則與客登高訪
古賦詩飲酒以極其歡懋間亦綴在席末公常手書是
詩以見遺翰墨芒寒照映圭蓽求觀者迨今其未已蓋
公之詩精深婉轉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
意見於言外如前□所云者故一言一句人以爭先覩
之爲快是用鑱諸巖石以傳示方來

盤龍嵓詩後序并跋　　胡槻

慶元己未余爲桂林治中壽□主臨桂簿是時同寮士
友劉正之饒迹古劉升之蔣子立陳方大趙季行劉清
卿及三數君子皆一時秀士往來甚密蔣子立嘗學詩

曾裘甫劉升之爲諸生日呂愿中帥桂招見任寄居士
人喻以秦城有王氣俾各賦詩以諂老檜劉獨不賦其
家依辰山嵓洞奇秀尤登臨佳處暇日余多率諸君過
之必從容竟日今十有八年矣諸君多爲古人追思曩
昔游宴之好爲之心折因并書之庶幾諸賢子孫或見
此卷尚能記父友也嘉定丙子書於金陵總餉景蕭堂
槻被命帥桂行次清湘升之之子子暘帥其子士華
來迓談間及之子暘欲得錄本因書以遺之嘉定庚
辰十月

張昭州集序　　劉克莊

淳祐丁未予自少蓬免歸後村裘旣廢退巷無行迹一
日有奉函書剝啄柴荆者開之則辰州糾曹張椿之使
也亟發書紫繭無他辭而叙其先大夫遺文四十卷以
請曰惟先友序之予因記嘉定初仕桂幕寮佐人
人務遠鋭出新奇中上官意大夫君方監郡獨夷澹自
守專以寬靜裨大井綏遠人遇休沐或風日佳時必命
客聯騎縱覽嵓壑徜徉水石旣而各以君牧昭州同志
餞之於湘南樓所予知君持身如古君子愛民如漢循
吏餘事見於翰墨而已未深叩而細論也至是盡讀所
謂四十卷者喟然歎曰前日之量君者不亦淺哉君之
詩師石湖誠齋然出入衆體與某太守云未能子字民
但欲兒字錢嚴瀨云策勳蓑笠上自是一雲蒙答二龠

云憂兒行不得勸客不如歸酷類其師秋雨云獨木乘危涉勞薪帶濕吹夏夜云蝙蝠迴旋舞蚊蝱鼓翼飛類唐子西雜咏云阮孚幾蠟屐晏子一狐裘又曰移封初悶悶道道忽酌陶類陸放翁紫牡丹云紫垂戶外瞻天近綠陰樓前到地香類之宋南樓晚望云江漢西來天地白咄咄逼蘇子美右曼卿四六師平園帖妥精確雖瑧遽應酬之作皆有義理之趣他文亦多可傳誦君之所蘊如此而余初不能知甚矣余之淺陋可媿君之深厚可敬也當寶紹間仕有非其挾他謬巧立致顯赫君方險以儒利白頭斗壘任蒔叢中最爲滯留端平改紀遷擢廉退而君不少需以死矣昔與君州椽未勝衣今

遂能會萃手澤來求予文同首倚游邀爲二紀撫卷感慨既以君之才不極於用爲君恨又以君之能子傳其業爲椽喜也君古之水精人名潛字東之

古縣張氏支譜叙

明　曾棨

自古故家大族莫不有譜以明夫宗派之系以辨夫昭穆之序以別夫親疏之等以定夫長幼之分以興夫忠孝之心惟是譜系之存雖在數十代隔越數千里不待論列而知某爲某之昭某爲某之穆某爲某之堂祖父某爲某之堂伯叔某爲某之堂兄弟某爲某之堂子孫自高祖而雲仍上下遠近雖有不同實吾祖一體之分也彼且有貧寒弗克自振者在吾則當導翊而振之益親疏雖殊而祖蔭子孫之心一也是以故家子孫心祖宗之心者而譜系修續可緩乎哉古縣張君孔鉞系出曲江文獻之胄以鄉貢進士起家歷官地官職方郎恐其所傳譜牒久而遂湮裁緝舊編之譜錄先賢之序及先祖遺文作家乘一通以貽來裔請余序其端余觀之曲江文獻公八世孫弘海者兄弟五人俱官於洪因散居江右而孔鉞出弘海裔也弘海居邑蟾塘海孫佑登南唐進士僉判潭州實遷古縣均上傳數世而蕃衍盛大宋室全盛子孫往往登科第拜官而孔鉞又自古縣占籍長沙況宦遊萍遙相去千里外相隔數世餘使此譜不作何以序一本昭穆哉此蘇老泉深惜由一人

而至途人也覽孔鉞之用心可謂厚矣爲其子孫嗣其譜者尚勉旃於余言

爲善最樂堂序

蘇葵

曲溪道人者憬川世家子陳諱延也讀老氏書於曲溪上故以爲號性豪爽以直行汲汲於善名其堂曰爲善最樂蓋取漢東平王語而實得於踐履之素者一時賢士大夫登堂而游舉杯而祝斝飾而賞歎咸相與歌頌之委予爲之序余惟古人之善言善行固後人所當景仰而師法之也而事沽名者反得假爲粉飾之具使人駭觀聳聽於信疑間君子病之今道人者華陽中曳香山[illegible][illegible]石泉有[illegible]之風一以崇德行善爲事而榮辱

得爽塏不足以嬰其懷想其坐斯堂覩斯匾益思所以踐斯寶必曰吾醫家視人非辜而就死地吾不忍也無告之顛連吾不忍也由是而充廣之坑阱而康莊網弋而淵叢自藥石外可得而利人者皆爲之仁意得而善事集善事集而形氣和故善愈爲而心愈裕而樂亦愈久而愈無窮也是則華屋傑揭之非奢清聲美譽之非過矣堂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而已哉書言作善降之百祥易稱積善必有餘慶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也後有興者余文不辛有徵與

遊興陽八景詩序　　鍾　珍

物因人而顯景因人而傳必然之理也昔王右軍[illegible]蘭亭爲曲水流觴之樂蘇東坡即亦嘗爲[illegible]之遊歐陽[illegible]翁[illegible]以記其景物范仲淹登岳陽樓[illegible]市則[illegible]幽境[illegible]東坡則水流[illegible]何[illegible]岳陽之樓非歐范二公[illegible]何以膾炙於古今之口哉與[illegible]之中其佳山勝水神仙奇怪固[illegible]公大[illegible]於遊[illegible]化已[illegible]三月[illegible]遊[illegible]公思謙持其平[illegible]何遊[illegible]邑大夫熊[illegible]庚寅公陳緝熙[illegible]由是聯[illegible]行始閱葵峰之境終

覽鐵城之勝時巖日方中祥颸徐至四人駐於樹下啜茗啖[illegible]行酒數巡思謙慨然謂緝熙曰興業小邑也土宇不及他邑之半而勝概僅有可觀者若菩葵峯律珠絲篤點葵峰之春雨也蒼龍假塞長霧一帶松嶺之朝烟也怪石塞門中藏秘訣石掩仙巖在焉巖壁峻立內非人世鐵城雄鎮居焉與夫噓氣成雲水涵靈藥非龍川雲氣魚井丹砂之謂乎石室方丈金璧輝映非白馬禪宮清風金閣之謂乎數陳既畢命僕先斟再酌熊侯緝熙即心曠神怡有嘲物詠懷之態顧思謙曰古人一遊一樂一觴一酌皆有歌詠以適其情惟若蘭亭赤壁之賦醉翁岳陽之記皆其勝事雖數百載之下想其高風雅趣猶可使人心怡意快況吾儕生當明盛樂育英才幸際儒流[illegible]遊[illegible]范歐蘇之比亦眺臨光景之趣可無[illegible]以紀其事乎遂人各賦詩八首以寫其山川形勝之遊蹤[illegible]亦發於耳目之所及見也既而夕光[illegible]旋[illegible]酒酣[illegible]因思遊宴及時[illegible]其[illegible]於後俾後之同志者或有覽焉則知吾[illegible]人之遊非耽逸樂然遊觀景物亦先發者所不廢也因紀其珠[illegible]以副[illegible]斯景垂於不朽焉

武緣李氏族譜後序　　張　吉

按牒武緣之李居五烏村者傳說自象州徙來十世之

外世次莫詳焉自景會公至今仁和學諭白甫凡九世哉有是乘蓋先世知匪其人不敢輕後世知重其事不敢廢皆是也予歷官廣右十有六年在郡則訪諸郡之賢在藩臬則訪諸邑之賢白甫往來予懷久矣今諭兩浙監當適白甫典教在邑早晚過從相得甚歡而白甫端重不苟詭隨予益賢之白甫名璧始以進士乙科署教蘭溪時業已譜其世次本末可知者請邑名儒大司成章公序其首簡而虛其左牘以俟至是屬諸予爲夫邦君諸侯思守其國卿士師尹思守其家古今一道也然因而非史則建革離合莫之紀本末疏戚莫之明理亂安危莫之格否臧邪正莫之分而國非其國矣家無

譜乘往往源流未遠而不詳其祖考之名情服未盡而不識其宗人之面終身爲善而卒與草木同腐朽終身爲不善而卒與泡影同澌滅紀家之則豈固然哉予見世之好事者於文於繪於詩於琴於弈以至攝生烹飪之宜卉木蒔植之法意見所及輒與譜之而獨於其家乘缺焉每竊謂其不知類已然則今之維家有則而不可不謂知類者不在白甫輩邪夫譜乘之設西京而上雖有無不可知然觀國語之記諸書所載上古帝王世次甚詳及禮家所記大小宗法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皆譜乘之權輿也晉宋而下諸臣之家競以門閥相高而其君亦且爲之區分等級著爲典訓

則當時蓋以譜乘爲重猶有古人宗法遺意而近世則併是亦爲稀濶事焉予往歲之官山東便謁桑梓念及乎斯深病舊譜疏野無觀爰集諸宗有識者博加搜訪竟不得其詳實而止白甫之請所以感發予心者殆無涯津也於戲今人曰姑徐徐者率古人之所汲汲而徧交當世之士欲求超然遠覽惟古是程者舍白甫吾誰與歸

聯豸詩序　桑悅

從古多以物喻人易以雲從龍風從虎比聖人作而民物覩詩以騶虞比南國諸侯以麟之趾比文王之公子孟子亦以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比聖人之於

民故屈原賦離騷專以物之美者比君子惡者比小人史記曰顏回雖賢附驥尾而名益彰太史公雖於孔子亦暗以驥擬之矣又有人即以物名之者曰河東三鳳荀氏八龍之類是也本朝品服斟酌前代制度暗藏大小而擬之以物金繡緝組以爲身章惟豸獨憲臣無大小通服之欲其觸邪以輔治也非異數邪然天下甚大內外憲臣有數豸服光賁於郡邑者落落今柳州郡守柳侯廷文世爲潮之海陽鉅姓先世有爲朝議大夫祠部員外郎者有爲國子祭酒兼禮部侍郎者尊翁友蘭先生剛明正直有德而隱教子以義方兄廷顯登甲辰進士第拜監察御史三年勅封先生如其官階文林郎

侯又博學多才發身科第曾司兩京都察院務皆著聲也如侯一門之內父子兄弟秀繡爭輝果易得邪先生以壽終廷顯高名清節厚夏香渙轉僉浙江按察司事侯繼擢刑部郎讞獄公明威望隆赫遂膺今職柳州爲郡之郡初侯未至百度廢弛蕭然落莫侯勵其精神幹無爲有未幾兵款雄強盜賊遠遁斗米十錢生民樂業額城百雉斬修堅厚渡有新船驛無敝宇學校堂宇廟宇軒軒街道翼翼技藝精工音樂閑習里胥吏卒畏法遷善蓋侯爲政以嚴爲主和之以惠如冢不厲邪無不畏肅然如冬乃盎然爲春地也使子厚過化後如侯數者相繼柳不久變爲中州之柳哉以侯殊政當膺異擢奏嶺老冢其侯父曾雖然東坡有云願灑驪子生有羲玉竹竹傳諸郎侯如子其草傳有子賢能幹蠱諸孫玉立皆穎悟由積其長者已從仕序詞甫之則不遠伊邇於是詞林大夫士以侯冢種相傳緒服有耀不可二三限也因以聯冢名之又爭作詩歌咏之予忝爲寅末疑直敍其事以勉侯之後人使纘其祖武云

九日遊柳山詩序　　顧璘

九日登高古云辟不祥也後傳爲故事至詞人學士係以賦詠谷重其辰焉蓋九陽數也日月並得其數爲君子所利凡序當三秋節爽氣澄萬物告成尤於登覽爲宜古人之意或取諸此安在辟不祥乎正德甲戌是日予與別駕朱君挈榼登柳山之巔乃招楊范二郡博蔣文江三進士共追斯樂天日朗霽極望幽遐興合道投無不落醉乃各賦四韻用暢厥致云

重刊湘山事狀引

宋進士蔣擢撰湘山事狀十二卷載寂照法師顛末甚備背君儒者何獨爲此邪蓋法師事世俗所傳多不類人用益惑必有紀者乃可論其有無非直爲彼道資也板久壞郡人重刻於寺余過而見之因題此爲觀者告

附驥集引

璘守湘源既二年索居無徒舊學日墮徒惴惴耳乙亥冬大司馬淳川相公致政來歸不謂璘爲不肖弘之大雅煦其削棘示以周行雖駑蹇局促莫企高步庶幾知所鞭策乎因是公日吟蠅附驥尾一日而行千里貴有依也璘所得與公倡和者何以異此既哀爲集遂名附驥云

賀新建伯陽明王公平寇序　　蔣冕

今上嗣大歷服之初台二廣搢紳士之仕於朝者族議旅義以二廣寇亂相仍近數年尤甚非得奇特瓌偉不羣之才忠誠體國而不苟目前之安者拯之莫克有濟若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陽明王公其人也聯名具疏懇乞起公於家疏將上於內閣銓部諸執政大臣僉謂公純孝人也兩三年前公之太母夫人沒公尚連章

求歸卒喪事今公之父太宰賓菴先生年垂八袠方以疾臥家公跬步未肯離膝下也顧肯遠去數千里以蒞兩二廣乎莫若待公終養後起之未晚疏遂不果上未數月先生捐館舍公既免喪吾二廣寇亂相仍尤有甚於前日中外臣工疏請起公者踵相接於是皇上俯從僉議命公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等處軍務暫兼巡撫以平田州思恩寇亂勅旨再三丁寧鄭重公辭不獲命兼程西邁節鉞駐蒼梧未數日卽躬至古邕以臨思田邊境散冗兵數千人各還本土省冗費冗食無慮萬計又搠立敷文書院日與諸生講明義理以示閑暇將無事於用武書院名敷文蓋取虞廷誕敷文德舞干而苗格之意人皆知公意向所在無幾何兩府之民相率來歸公乃親詣其地撫綏輯定爲之改建官屬易置公署民之歸附趨市者滋衆而兩府以次漸平又以積賊之在兩江者恃其險阻不時出沒公肆劫掠莫如之何乃檄江參議必東與僉事天挺湖廣汪僉事溱張參將經師永順保靖土兵六千人往蒞斷藤峽之仙臺花相古陶龍尾諸巢剿未幾斬首數百級事徵林布政富翁副使素張副總兵祐帥思田二府兵八千人往蒞八寨未幾斬首數百級而兩江以次漸平寇之在兩府者因其可撫而撫之寇之在兩江者因其可擊而擊之或張或弛不泥故常而惟主於弭禍亂以安

生靈也若公者所謂奇特瓌偉不羣之才非邪不然何足以辦此布政既陟都憲撫治於鄖陽濱行謂公撫定剿平之功在吾廣右者不可無紀述以爲聖天子簡任得人賀也迺偕兩江藩憲及副總兵參將知府諸君以書備述其事遣學正石尚賓持來徵予序昔公以都憲巡撫南贛汀漳嘗躬冒矢石破桶岡諸峒險劇賊於大帽山其功甚偉後値寧庶人之變遂倡義募兵擒庶人於鄱陽湖以成奠安宗社之大功此伯爵所由以錫子孫繼承山河帶礪初不可以世論而先聲所加則實由於桶岡諸峒險之破也公旣有功宗社其名籍籍在天下雖兒童女婦亦孰不知有不待予置喙於其間而蕪陋之辭亦不足爲公重也特以公所撫定剿平之地於予所居相去僅千里而近藉公庇蔭多矣尤重以諸君之託故不辭而序其事因舉公平生孝義勳烈之大士大夫素所飫聞者以復之且諗於公曰吾二廣要害之地寇之滋蔓於西者莫若府江及洛容荔浦諸處寇之滋蔓於東者莫若羅傍綠水及後山新寧諸處今旣剿剿斷藤八寨以迨府江上游而府江實賊所經路洛容荔浦又賊所巢穴其東寇之所經路與其所巢穴如羅傍綠水後山新寧諸要害地兵威未加文德皆猶未洽公能無意乎以公謀謨偉略出奇無窮儻稍稍避之以歲月出其緒餘如昔年處大帽山故事則吾二廣之地

寇盜悉殄而民生其永寧也可指日竢矣所謂忠誠體國而不苟目前之安亦固公平生之素心也尚何待乎予言之贅哉公果不鄙因予之所已言而推予之所未及言觸類而長之以爲吾二廣生靈立命則勳烈之在吾二廣者當與前日在江西者等矣予昔待罪內閣嘗隨諸老以公江西勳烈大書之藏於金匱今雖老病顧不能以公勳烈之在吾二廣者借搢紳士歌頌於道路哉公其念之勿謂予耄荒煩聒而莫之省也

賀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省吾林公平寇序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省吾林公提督兩廣軍務之[illegible]作[illegible]亦既隨宜撫勦惟廣東之新寧密邇會城諸司治所而寇[illegible]肆劫掠逆使藩臬門庭之外[illegible]於其間虎豹豺狼與編氓雜處[illegible]不能不爲之人憂及調集廣西各府州土官所隸狼兵及漢達官兵[illegible]文武大吏分統之數道並進直抵巢穴[illegible]賊巢不[illegible]軍駐節督戰指授方略以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不[illegible]月[illegible]一方之寇悉平於是寇之在東者東人莫不仰公[illegible]師往下之如[illegible]新寧之寇寇之在西者西人亦莫不仰公移師往下之如平東方之寇[illegible]鼓舞[illegible]之來而恨其[illegible]者蓋不知其幾千萬人上下大小[illegible]人人同萬口歡騰無間[illegible]流傳[illegible]相[illegible]山中歲若今[illegible]新寧之[illegible]欣然起立笑語移時[illegible]於須臾[illegible]無[illegible]顧使則[illegible]任者[illegible]其[illegible]上下相[illegible]有之昔[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聞其氣味[illegible]而飲之[illegible]今日有[illegible]人來取一[illegible]人來亦取一盂而飲之後來相繼[illegible]而飲之不厭不爲閒視釜中之所貯者有時而竭矣何患其滿哉今寇之在兩廣使當事任者人人不畏其難而處之如飲佳醞之惡酒爲兩廣生靈寧無息肩之日哉故夫畏其難處而漠然不以介意者固不足言有意於處不畏其難而才略忠誠或有所未足則一患未除他患踵至未能慰民望而反以貽民累者亦不能無矣非有經濟大略撫御宏才而又本之以忠誠體國視民塗炭猶己塗炭寢食不忘必惻然思以救之者安能與於斯若公所謂有才略而本之忠誠者非邪新寧之平特其始耳其他若瀧水若後山若羅旁綠水諸處之在東若府江若古田若荔浦洛容諸處之在西方將次第戡定務俾

兩廣之地烽燧不驚干戈永戢凡傷殘困憊之民咸得與中州黎庶共享太平之福此固公之素心也惟朝廷益增爵秩久公於任以遂公之此心則實吾兩廣士民之至願也公在正德初官大理守法奉公觸忤權奸逮繫詔獄謫官於外及權奸敗始由郡佐晉陟知府尋陟參政左右布政其爲參政布政皆在兩廣邊防夸情夙所諳練況平生風節操守素爲縉紳所推重兩廣夸猺亦固稔聞之先聲所至心膽皆寒已非一日自今以往戡定禍亂以永令譽於無窮如狄武襄之在宋韓襄毅之在本朝寧不深有望於公哉廣西副總兵張經自爲偏裨進今職隸公麾下也久受知素深聞前言而韙之

請書於軸與獻於公以爲凱旋之賀予亦素荷公知愛者故不得辭

建敷文書院修德息兵序　季本

嘉靖丁亥歲思田弗靖撫臣承命往之集兵四省者二年矣維時生靈抱鋒鏑之憂郡縣罹供輸之困皇上勵精圖治軫念元元特起我陽明夫子於家俾往定其地界疏以疾辭弗獲乃抵南寧則思遂辭所以弗寧者爲遠於聲教不得蒙至治之澤爾吾既不能撫綏又從而虔劉之此與罔民何異於是大宣天子德聲惟圖息衆乃度郡東北隙地建敷文書院日進諸生與之從容講學以示誕敷文德之意由是思田之民仰慕德化自縛來降至則諭以恩威衆感泣乃悉解其縛而放之歸農益七萬一千餘人焉昔伯禹征三苗苗逆命班師旅以修德舞干羽於兩階雍容七旬而有苗來格蓋惟堯舜之時有此盛舉後世莫能及亦爲不可及也而吾夫子爲是何其易易哉夫天下之道良知盡之矣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致此而已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不以此歟聖賢既遠道學不明人見聖人之萬理完具隨處充周以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往往求之於聞見之多事功之著而不要其本於良知汗漫無統勞苦難成則以聖人爲不可及宜矣自吾夫子即固有之良知洩不傳之聖祕以明天之明命本源如是其易而非假乎

一毫之強爲是則人之所以爲聖而道之所以無他者也然而絕學之後駭然驚聞高明之士或疑於心亦未敢信夫聖人之道止如是而必可學也且謂吾夫子謫官龍場居危□□困心衡慮之餘反己自修之實超然獨悟非其攝聲及其□環而歸身任斯道惟以其良知之學益致知於日用之間細微曲折罔有或遺故不事他求而學已入於聖域矣是以歷歷中外往輒有功剪除姦宄於南贛戡定禍亂於江西假息談笑若無事焉非古所謂不大聲以色者耶既而功名見忌讒搆相尋則又泰然樂天略無所動深避形迹若終身焉非古之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耶此皆聖人積漸之德而人之

所謂難也由今觀之其果難哉其果出於良知之外哉諸生聞吾夫子良知之教而又親見夫德化之行莫不奮然興起願學聖人然而聞者弗詳傳或易失又吾夫子所甚惓惓也以本久在門下嘗聞此學而方從事軍前日且閒暇乃使之領書院事以申明之本既承命反覆曉告諸生而諸生之感於教化者思兵戈之既息懷德澤於無窮乃竭其父老而以告於本將圖序其成績者本惟吾夫子盛德大業史官所書後世所式豈末學所能贊一辭哉顧以致良知之說乃吾夫子所雅言以教人為堯舜者也故特衆之以明今日成功之本使夫學者聞之庶不疑於所從焉

廣西圖敘　桂萼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府江左江右江）襟帶提封其廣然內給藩封外因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若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六峒與武岡州陽峒接壤猺實據之是為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八寨號為盜區洛容懷遠並罹慘毒而賓州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強思田既已殘破則泗城州猶嬰獎之虎討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寧控遏兩江坐躡交趾桂梧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白石詩引　徐問

天下多佳山水而八桂諸山最為秀發水清而甚駛惟當地之偏輿故不盛傳於前記志至柳柳州始發揚之韓子享羅池廟碑辭云白石齒齒蓋以廟臨江皐東臺為鶴諸山左右映帶其勢脈透迤相屬為崩奔之崖橫波之石相隱見錯雜水中故云吾邑博區君柳人也所居與白石鄰因以為號豈愛其瑩秀當勝地可以名於人邪夫石稟堅貞而質潔白有剛決久固之用小之為柱礎大之祠宮廟不特為山川增色而已也君其將取於此邪況柳木滙山盤鬱為清淑之氣以毓受於其人

為魁秀為才傑出其能以用世與白石同固知非君弗能擬而當之矣不然隱巖谷山谿水濱頑然石耳終委棄淪落若土壤名何與亦將奚所取哉於是士夫知者各為詩以歌白石復因君請敘於首以是其意

湘皐集序　王宗沐

嘉靖庚戌沐受職視廣西學政既入境迺博采其地之山川風俗節士遺人與夫名臣故老知洮陽有敬所蔣公是時去公歿蓋二十年矣雖父老子弟往往有能道公行事至從求其遺言存札則家故所藏已散落幾盡余未嘗不喟然嘆也始余髫時聞公起東南以文學歷事三朝始終全名為世所稱道顧以生地僻不及聞

今獲遊其鄉而不得一讀其文且如公者非特爲一鄉文學之所關藉而卒使其泯焉不傳是則可悼也已於是始采落搜匿盡得其遺稿名湘皐集合而致於武部郎殷君則悉爲刪次釐爲三十三卷刻焉而公之孫書生務樵務稼者謁余泣而請序其首簡沐惟昔者孔子序書論次堯舜三代帝王心學謨典固將以尊王黜伯示萬世平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如秦穆公者猥焉春秋之雄秦誓一篇乃其窮蹙挫悔之詞疑不當與聖王之言並列於經至讀其中所指大臣斷斷無他技而獨以能容爲家國之利則始知其取舍固於聖人不繆也夫大臣而無他技則其平居所事獨鎮靜淵默而於世之

所謂智名勇功者皆欿然若不敢承比據勢臨變當倉皇膠擾之時乃能委蛇退食紓徐維持於其間而向之所謂智名勇功者縮手而不敢覗焉則所謂大臣其不近於古所稱而天下亦將陰蒙其惠而莫詳言之乎公由進士以文學進在弘治初年洊歷詹侍入贊大政是時公言行休休悃悃不與時怙寵擅嬌然有所操縱似誠無他技者至正德末年毅皇帝思博巡天下以爲諸侯法度翠華南幸恐夫愚孺不覩大旨固已囂然爲疑奸人伺便從而窺覬其間儲位固虛大憝在側比辛巳春北還而宮車且忽晏駕矣是時安危一髮幾不再續而幸屬上以潛德龍飛蓋始會朝而定夫天篤生聖神

以爲天地社稷開萬世太平人臣誰得尸其功者而公先是疏請回鑾于冒忌諱犀檻廟鼎使四海恃以無恐徐與一二大臣協心贊盛儀清歷穢曾無遽色卒語而大策卒定比壬午以后凡所以入告莫非二帝三王所以興學正心之道以佐中興則公之勞於天下不謂不博矣危疑之時天下駭眩若羈御駁突而公以休休之身橫塞而奠之至於寵利之間恬引決退翛然於塵埃爲世羡慕若公者非秦誓所指而利之者與公學見大端爲詩文率沉明雅遜夫公不欲以智名勇功與天下競而況能吻吟歷引以求句字之工如藻繢之士哉顧其曄然著然之光自不可掩而覽者必知爲大臣經國

之言故余不復道而述其大者焉

桂林圖志敘　吳桂芳

國家大一統盡有天地幅員之地而廣以西實湘楚之南徼蜀際海深而南屬交附蓋一門戶也嘉靖庚戌命司教事茲土頗聞諸大夫學士與紀籍所載固謂盜劇民病若噬有蠱必不可去而不敢不治心竊志之既而抵廣西居二歲餘徧按歷諸部昕承乏兼署撫夷事始略觀其端末大都必如昔所聞是有終不可得息日也凡事之起其必有源而救之之術當圖其始今山間諸夷非有部曲號令若攻城野戰之技也其所操持兵械非衷淬礪犀銛也其人皆衣食草木鳥言夷習卽彼非有

智謀斷略也其所恃者山之險與易於合爾然其險可潛而奪而其合可駭而散也而率未能震聾而服之非惟不服而其勢更日熾而月長爲非夫謀之不素定而處之有遺策與故嘗思之夫民繫有司是賴自有司之不得其職也則招徠之術寬賦於官者率不得其準而豪長隸書又從而蝕蠹其間以相倚伏一分之正嘗九其供力不能具則其勢至於棄妻子妻子棄則無復顧係而輕去其里居與盜爲羣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則其遺賦責償於留者彼九者是加其一也加之而逃者三四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逃矣夫貢戶有籍非不可聚也然有司不及按搖撼窒縮不敢寧乎彼其不純於夸

者生長於深山大澤之中見輿皁則頭搶地其勢宜不敢捡而惟爲魚肉之其悖不得不合而挾憤其入於盜也所以使吾民者皆有威逼比其告夜勢不得坐視然戈甲所指若焚燎焉首尚之多用兵之始謀也夫盜窮而豪黠之盜強而家私之此誅不當罪殺有枉濫彼其窟者之父子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由於官大窟大聚小窟小聚官力方窮則不得不出於招招出於力之竭則不以爲恩其旁觀者闚得執其詞以嘵其黨矣夫夸雖獷其奸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爲編氓今夸則已矣又驅民而更爲盜其山川虛實皆民教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當其罪也則誰爲畏且服哉故兵之不

可戢與其動而或敗也起於有司有司之失也起於賦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其籍以舞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慮之失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爲廣右禦寇之長策而戍堡屯營不與焉嘗以語人則有合不合至總兵張侯方鎮桂林時予嘗質之則若石投水莫予逆也侯固鄉人固熟知其道里情俗又先後在鎮凡十有五年故所爲桂林圖志者載地形沿革縣里額賦之常與夫兵戍消長之態往事失得一覽若在目睫侯嘗以智勇爲時名將今且謝事而由以不忘桑梓爲是書使按籍酌時鑿鑿可見行事呀大民不激盜賊不朘民而於時猶狂而跳者以兵加其頸彼皆有安生而惡有戮

死也雖賞之使盜其將能邪夫其技擬智略本不足與敵擊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爲功焉而不問其罪之由然則毋乃仁人之所痛與故治兵者行陣擊刺非所以語大將大將者不戰而可收成功焉而得售廣右卑戶婦子莛有寧宇且朝廷亦不厪南顧若按是圖悉籌其山林川澤道路阨其險要潛蔽攻剿若禽獮而草薙之則余所謂痛焉而於策爲後也憂取者其倘有擇乎

奉賀大中丞石汀殷公平古田序　趙用賢

今皇帝御極之五年登用耆碩采摭明智相與畢力謀議究慮安攘惟時德澤流暢威燀旁達普天之下莫不搏心戢志北□首款塞稱貢暨吐蕃諸酋長咸望風嚮

蹕皆願內附乞封號輸職貢永永作西陲衞天子乃稍紓西北憂顧嶺表諸土猺猶時跳梁弗靖皇上軫念南顧至分命重臣開府握符期盡撲滅乃已於是中丞石汀殷公實專征我西粵公先是嘗視學兩江時出行部郡縣即相視賊所出入險巇道間走諜知其虛實賊素懾公威名已拜命則夙夜殫慮畢謀鳩師旅儲餉糗一戰竟擣其穴而覆之蓋不三閱月而鉅功屹成矣夫西粵即秦所置桂林郡因交廣之間一都會也乃古田又隸省邑去郡不百里宋元時多聞人彬彬稱與區焉其後民猺錯居始獷悍不可制往者嘗抗王師殪主將稍蠶食臨桂義寧諸縣邇乃至掠省帑殲落臣闞靖郯勢

益張驁不可禦弘治正德間皆命兩將討之聚兵數十萬所靡餉猶亦不下數十萬師北壓境率憚險逗撓不進僅聽招撫示羈縻而已迄未有能大創之者蓋其地連旦荔水迂迴蹤洽多阻崖深箐我兵雖可側足又其生而格蹏跳躑巉巘側如兔與鳥集莫可俟其出沒以故賊數得據險抱隘而我軍聲息頓動爲賊所覘不堅壁以俟我則設伏以邀我我且環視莫發未幾而師老財匱逡巡閃却歲以是益輕中國謂莫且誰何若是者非獨其天性然也乃其地勢則然矣惟我殷公以英爽相毅之才運博大通方之智始至結其土著假其偵視已熟察其險要則分道競進經隘搜伏紓路駐守賊相顧錯愕無所用其技公乃鼓行前驅再戰再破先後計斬首七千餘級所破柵數十百獲其魁韋豹獻之朔蓋自庚午十一月朔迄辛未之春僅三月而百年之逋寇一旦蕩平之矣公之功顧不偉歟昔我先臣襄毅韓公新建王公嘗師承保田州之旅討平修荔八寨談者至今美之余謂兩公即用兵神矣其時江廣土漢之兵調者幾何所費餉當幾何即克有功矣其爲日又幾何乃公所徵師及軍興費率不逾十萬而成功之速復過之則公之功固無論弘正中用兵諸臣即兩公者且瞠乎後矣公既上其績天子嘉之退復疏所以安粵事宜即其地爲永寧州割義寧永福屬之而銅鼓當豫長安

三鎮悉立之土司俾世世守而勿失夫公既已出奇制勝銷累世所不拔之憝而復振其長策遠馭貽西土以永賴之利則是役也公不惟上弭天子南顧之憂而耀我一統之威靈解我生民之怨毒則四夸且益輯而萬邦且用休所以綏國家無疆之祚者將在茲矣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匡王國者公其有焉

勘定古田序

呂調陽

御史中丞殷公平古田捷書至天子嘉悅晉公兵部右侍郎仍撫其地賜賚金幣甚渥詔陞古田爲永寧州吾粵父老子弟得免剝牀之害室家胥慶介書京師謀所以頌德予方檢校國史見成化初元大藤峽賊猖獗

入梧州城執縛憲臣越宿而去朝廷震怒命襄毅韓公開府蒼梧討平之嘉靖初年思田餘孽糾八寨賊爲厲因其守吏兩江煽動先皇帝詔起新建伯王公於家討平之二公勳烈勒在芸閣光照無極嶺南人口其行事尚津津乎其言之也迨今古田之師稱得志嶺外者三舉矣夫古田桂林屬邑去會城百五十里而近數十年來獞獠據爲巢穴吞食旁近諸邑過半卒未有抗然持論爲討罪計者則懲噎之過也蓋二廣在弘治正德時兵甲雄他鎮又帑積充溢大司農嘗請輸以佐北邊及貸他省供費者率鉅萬計當其時挾兩省全力臨古田直探取囊中物乃一舉而殞衆覆軍再舉而師老財費

設者比之嘆瘧不敢不治而必不可去者也陵遲至嘉靖末遂越會城劫藩帑戕殺方面大吏觸吏酷於輿曰鄉爲紳兩中丞張公殷公侍御劉君先後建奏請設重臣爲必討計是時東粤並海諸郡倭寇內難勢糾不可卒解兩江土司兵疲於奔命徭獞桀驁難使軍儲匱竭不足奉戰士至請內帑給之時論紛然謂二廣兵食醜背大謀顧欲爲昔所不能爲非計也予謂兩粤輔車之勢必東事已而後西圖奚獨失古田即義寧永福且淪胥以沒誠得其人任之何憂兵食因謀之太宰楊公謂欲設重臣無如殷公者楊公然予言乃以爲請天子遂命公粤西事開府桂林公至則請徵還川浙傭貸檄兩江土

司整兵待報猥兵故多虛籍濫餉且後期莫可究詰至是憚公威名率相誡如約兵既集公下令賊中曰諸狡黨賊舊矣然未從攻劫藩帑者其悉貰勿誅即從攻劫藩帑矣能計獻首惡爲贖者貰勿誅仍給賞如額賊素怯猥兵及聞猥兵如期至益喪膽俄而賊中有潛至帳下謀以渠首來貿賞者公厚遣之不數日果有函黃渠首獻者又數日有爲以韋渠首獻者公給賞不疑於是諸巢賊鬨二巢投首頓棄險匿去無鬪志我軍偵其情氣益壯一鼓遂擣其穴鎮韋渠隨亦檻繫闕下正典刑是舉也用兵十有四萬銀不滿十萬計期凡三閱月先後斬戮七千四百有奇俘獲屬及創病走匿死崖谷者

勿算全勝大捷費省功倍近代稀遘已故嘗謂藤峽之役韓公處其難八寨之捷王公擅其奇然襄毅當開府之初受便宜之命兵衆用給而事得專決文成捲四省之甲挾兩宜慰之兵本討思田而掩八寨之不備例以今日蓋難之尤難奇之尤奇者也予受簡鄉人久未以役誠欲竣覈者審評者定奏上論功之典而以館局所紀錄者播聞於人令天下考信焉故特敘其事之本末不概及公之他云

南都吟序　李維楨

余嘗考粤西故實漢則蒼梧陳欽治春秋左氏傳以經術名唐則陽朔曹鄴以詩名宋則宜州馮京以三元名

皆通顯迄於本朝衣冠文物與上國等賢科相業其人
不乏而稱詩者寥寥余耳目所相及獨張羽王詩有聲
仕無中人推頹不遠畧其有道行邪抑所遇非時也今
宜州張先輩直之以春秋起家三上公車不第而好爲
詩嘗從父客南都師友名流游覽勝蹟有味乎張曲江
之言也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
夫曲江崛起粵東而持論若是區區篋笥中物不可揚
於王庭必以東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爲聲字疏瀹其
心渫雪其精神寄身翰墨勤思竹素譬之鳳鷟非梧桐
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譬之入芝蘭之室久而
與之俱化譬之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則其所取塗正而

習染深也余見其南都吟意所謂彼都人士出言有章
者問之乃知爲粵人耳直之慷刺及門與余定交言其
家中丞吉山公自楚興國徙宜山而馮當世又自宜州
徙江夏若以爲楚地靈人傑兩相得而有合不盡由粵
故然勾漏丹砂合浦綠珠非粵產邪天生材不擇地材
由天造易地則皆然也假令兩公凡偶近器即寘之南
都不可化海而楚與粵何有才如直之粵生之南都成
之天道能成人人道必因天其年方壯業已治經爲陳
栴詩爲曹向後爲當世與先中丞時有待耳葢昔張氏
有平子者賦二京與南都而孫綽獨以二京鼓吹五經
昭明三賦並選鑒裁定不謬先輩曷之哉使讀南都吟
者比於南都賦足矣余楚人借先輩張楚自愧非曹丘
生可爲季布重也

陳將軍詩序

往余分守慶州令永寧陳將軍有容方擢武科第一人
與之揖讓問答美秀而文讀其論策尺牘皆斐然有意
以爲是少年書生未必儁戎寄也明年君成武進士第
二人爲都護分閫所至有聲其在閫時士脫巾而噪躡
都守門有容跳身出解散之粵西思明諸夸負固不賓
與師問罪猿鳥之[illegible]迴之穴虎豹之林山水毒淫甚
於飲鴆烟雨瘴癘從蹊徑箐棘軋芴巉嵓斗絕機弩
藺石吹鑣合沙壯夫動色縮足有容毅然先登師行千

里如衽席上過無敢私民家編營秉秆者其威令如此
批亢擣虛前無衡陣諸將多以首鹵爲功有容所斬馘
纔二百許所招降部落八十有七所全活老稚男女一
萬二千四百司馬程功有容復爲第一人太史公意張
子房魁梧奇偉顧類婦人好女以貌取人幾何不失之
有容今年有容以其游閩粵所爲詩道余余以披詩三
百篇所稱引諸名將事其意氣發揚則擊鼓其鏜踴躍
用兵之概也其規模儒雅則朱芾斯皇有瑲葱珩之風
也其格局嚴整則師干之試四騏翼翼之飭也其詞句
華藻則貝胄朱綅朱英綠縢之飾也其結構密緻則游
環脅驅陰靷鋈續之工也其興寄微婉則楊柳依依雨

雩霏霏之感也其神情恬適則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致也兵家詩家若交相爲用而兩相成矣曹氏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傳修期上馬擊賊下馬作露板開維睽執筆賦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史册書之傳爲美談永寧詩可埒古人其於天下奚啻不召衣食而已邪蓋自輓近世左武右文而志富貴利達者因是以生規避若呂安國欣有文授王敬則以讀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彼其所爲文猶夫俗人耳所爲武猶夫老兵耳何當於士君子之林乎以有容集較其行事世安得薄武人又安得譏文士無用致令文武如矛盾不相謀也

粵西文載卷五十一

粵西文載卷五十二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序

桂勝序　劉繼文

粵自神禹鑄鼎象九州凡寓內山川載在職方者蓋詳矣哉然其大者固按牒可考若阻遠幽窅或闕眺所未及即書不具載載不加詳而山川之勝概與夫往哲之芳蹤往往幾於湮滅希蹤方外者恒三竊歎云余不佞性耽幽癖每見一泉一石輒戀戀不能舍夫殆自幼已然比筮仕雲江躬縈簿書不遑遊覽即青原之勝未遂登臨迨今不無悵想後由省垣出參浙藩總儲務公署倚吳山下時邀客飛觴得快心於十景之巔尋遷右轄入閩則與武夷君爲莫逆凡二二徜徉於九曲迨致江右政歸偕同年王敬美遨遊匡廬尋鹿洞天池之勝冉信而行自是得反初服回思寓內奇觀浙曰吳山閩曰武夷楚曰匡廬景勝甲天下余宦轍所經具得託足遊覽而其間峙者流者幽者怪者收填胸次庶幾乎夙願可償既歸田豫闢百畝之園爲頤庸之所邑故多奇石手自掄選平地爲山隨意區畫名曰卷石小境盤桓終日自適其天容與將九載偶於夢寐中神遊粲岩陟巘非生平所覩又或夢有硯奇石盈庭堪賞既寤直以夢覩之末幾奉詔起西川叅歷井鳥道天梯歷經艱險及

入粵見風洞華景諸巖佳勝寰中罕儷又靖藩諸王孫間以奇石相遺恍若往日夢中景象因公餘周覽桂林之勝陟降巒巖遡洞洲嶼靡匪奇邀其勝以山計者曰獨秀曰灕曰雉曰南溪曰伏波之類凡十有八以川者曰灕江曰陽江曰南溪曰彈丸曰訾家洲之類不一而足且磨崖鐫字皆古名人詩賦其上每臨眺間則簇峰澄練與目謀松笙澗瀨與耳謀而詩篆之幽麗奇絕者又與心謀色色象象總命曰山川之勝而叢聚於桂林即吳山武夷匡廬當不少讓顧彼三勝者炳炳圖志中而桂獨無有稱謂山靈怏怏因別駕張君羽王素稱博雅且世居灕山下為山川主人與余有傾蓋相過遂以

志屬焉君遜謝不能因諷以有勝如此不如無有之語又請為君供副墨之需而藩使符君世臣徐君君羽復從臾焉君於是旁搜博採按古質今凡諸山之嶒岏諸川之遐絕及數百年之古文遺事郡國政績文獻流寓彙摩編成帙凡二十有四卷前十六卷為桂勝志勝概也後八卷為桂故志故實也二志作而山川之幽僻古蹟之幾於沉晦者至是悉顯且與吳山武夷匡廬諸志相彪炳俾宦遊玆土者得按圖攬勝則勝與志合兒與闇合幽悰益暢而詠賦益增即未涉足於桂者亦展卷瞭然如指諸掌而山川藉是永有聞於四方矣張君之功甚偉而不佞之幽癖及夢所感徵庶不孤哉庶不孤哉是可為桂之山川賀矣余因命臨桂何令太庚授之剞劂氏以廣其傳云

桂勝序　蔡汝賢

嘗讀柳子厚訾家洲記稱桂林多靈山拔地峭起林立四野意欣然嚮之顧去松數千餘里欲一登眺無由也萬曆己丑夏會余奉命與撫西陲道衡湘入桂林驟見石峰交立雲表左顧右盼令人躊躇久適知郭以內為獨秀疊綵華景諸山其外則栖霞彈丸龍隱峙其左隱山西峰中隱踞其右又伏波灕雉旁跨江水水則灕陽二江會於灕山渺滿南湊以入海而訾家洲寔為之襟喉此其大觀也余未遑周覽即一二所覩已峰巒銳者

筆聳劍植稍有起伏或坼而壁或几而憑又或列巘可攲或端笏以揖其中者嵌崎巉麗非一中有巖洞或堂或室或闥或闢孔竅若組諸石駢附者又千態萬狀尚訝子厚所稱爲未備今且海內名山稱卓麗者豈少哉然皆數峰而止迺桂城內外不出數里而玉笋瑤簪森列若此抑又奇矣先是督府大司馬節齋劉公游而樂之謂勝概不可無紀因張君羽王博雅能文且世家灕山麓遂以屬筆張君於是原本山川采輯題咏為桂勝又因桂勝摭拾前聞補苴遺事而桂故作焉蓋志形勝所以表山川而志故實所以徵形勝他無關於形勝者不與也故桂勝出則不出戶而可以神遊桂故出

卽未暇咨詢一展卷而其人與事瞭然在目其有功於山川甚偉非徒備野史已也書成司馬公既序而付之梓謂余乃山川主人宜序諸末或有進言於余者曰粵西嵓穴卽荒州下邑往往多奇絕匪直桂也顧罙阻幽遐非遊人墨客所能至而其鄉之人又無如張君者可以長揚之以故湮滅弗彰今桂之勝得司馬公而著闡山川顯晦信非偶矣余不其然山川鍾秀效靈不以時閒又安知繼今來不有探奇好古如司馬公摛管能文如羽王氏者出以續全省之勝以補文獻之遺豈不尤偉也哉此亦司馬公意也余請注目以竢

月山叢談序　　張鳴鳳

初是書出於邑人前參後軍事屠君家惜軼其第一第二卷今年夏臨海王公以分藩右江至偶語及此公取覽之乃檄宜山使求全書卜得親爲校勘已乃授工刊之治所其冬過始安屬張子序且曰是爲鄉先生書也雖然使車至部曾未巡行顧首取久故先輩遺書於其家刊視部內此甚盛德事夫殁而見求况與公並世而生者乎何可不序序曰李先生者宜山人也蚤舉乙酉冠鄉諸儁後八年舉進士爲廷尉屬又八年僉廣東憲備兵廣南韶三郡居二年持服西還服滿僉滇憲以足疾歸歸十餘年始捐館舍至今蓋三十餘年矣方備官廷尉時天子明聖當廷決事百司肅然奉行如不及先生隨輩守文遊職亡從見奇既出領外交州多故幕府名集兩廣士大夫岡上方略先生是時身亦在中迫有親服去不及陪諸公關關受降一行至滇以足不良引疾歸家家又在西南陲非冠蓋所經過存者少里人又亡可與語乃出故所注記徵之前載采之旁聞總綴爲月山叢談一書以自附於小說家者流曰月山在其郡西先生自稱月山子如古鬼谷生寒泉子之類先生於此假自傷已矣亡所復冀殆猶不忘身後名乎觀書中諸所條列其攟摭搏其究竟寄其於鄉文獻閒多裨益于駿之雜說孟堅之西今鄒衍之談大齊諧之志怪可謂兼之矣豈比夫黄車使者徒得閭里小知所稱說哉

乃郡志爲先生傳名而不字雖存所著叢談名不及其行事第曰廉而已又特以擒一劫盜爲備兵時功最差夫何鄉曲之與湮没若此甚哉殁四十年莫有問者又何有於書倘令今不遭公求得刊布非委之覆瓿則揜之餉蟁澌滅盡矣身後之名庸可冀乎故不敢少遜讓如命序且爲先生謝并以告吾黨淬勵文學俟公物色焉

桂勝序

右司馬兼中丞兩廣督府靈壁劉公去歲冬初東下裝嚴過故吏張子語之曰自不穀有事於四方見所在一泉一石粗足寓目其人莫不有志記用表厥勝乃雲峰

燁㵧紛錯如繡如子桂者顧反獨無有勝如此不如無
有子山中人盍圖諸語訖驚起謝不能共白今南都大
司馬連江吳公按浙侍御華容蔡公先後見屬一如令
指皆因謝巳之公笑謂曰子云不能惡乎在對曰地勝
固爾抑人也孫勝桂雖乏人據朱輪乘獨軺迭往迭來
登乏四方之英儁乎撫有山川以其餘閒或陟在巘或
降在原亦或況川湖洄洲嶼或撫景以興詠或紀遊以
見名山川藉之故不有問此豈非殊勝邪不此志記爲
得勝公曰然又日日不敎家居嘗夢入山睹山四壁得
有題刻子今言與夢合顧曰不能得無慮抄撮不給故
邪不敎是任愼勿讓明日公果遣麾下四出蒐致北臨

發援意藩使鄞管公爲過中命更遞抄者俾益具録成
又以一人領衆山不勝其書檄縣行視必謀以爲居無
何參藩雲問徐公以代行藩事至陸續抄撮十得六七
書亦草具四五參藩公開之以著者書勞桂勞苦又屬
縣以增廣未備縣令南海何君奉檄唯謹遴諸生稽古
者抉摘工與俱廩從優厚於是崢嶸之杪邃絕之濱人
爭猿攀鳥集齋糈壘以往數百年之古文遺事出布人
間張子旣幸驟得未睹又辱公近檄府給以筆札參藩
公間日趣取草親爲校定府丞呂君與諸大夫亦間過
視雖則不敏敢不勵志況前被公激發以有勝如此不
如無有之語哉書凡十六卷因名桂勝所爲卷第以先

奉公援獨秀諸摘本家灕山下日就手寫所得亦六之餘
悉按抄撮至者之先後以爲卷第外桂故八卷用輔以
行其意亦具桂故序中

桂故序

余志桂勝竊迹前事久之釋書而慨曰嗟乎嶠岫森列
灕灘交縈太原以上非邪山川不改人生其閒與帝者
更廢興殆千萬年於今矣乃按壤之舊而問先民唐以
前靡聞焉又不有詞待建節廟面臨人曾爲此中士民
所式聆者乎或前史軼其行事矣甚或名氏亦與其人
俱滅余竊悲之頃得諸山所鐫及他書間出者因籍其
人廣爲採討或覩其遺事與其鄉里與不緣飾俾列之

傳而識忌亦附見諸名不在於桂勝者亦不之及其他
不能爲地限如也或曰先郡國官名者何余曰今桂林
非古也又世無郡守官失其名者志者兩失之不得不
首舉焉嗚呼蕪學失矣今求茂秀烏可忽諸設令當塗
貴人擁傳而來不習故事有所名問舉全蜀之郡掾遂
會稽之書佐何可謂闔郡無是大哉或曰書曷云故余
對以昔人稱會侯能政每咨故實漢有掌故之官用備
郡國長吏訪所不及是書纂錄亦因舊典上下千百年
間桂諸史傳粗足披覽難故實失載掌故不設藉是以
應顧問十可得一本出舊典曷不云故或者又謂如㦸
惡分明何曰前載紛紛非自我作故也往裴行立以罔

上祠名宦朱禩孫以降元祠宜成之儕聪名實隨風散主者過舉若此又況遐陬小生鮮所指覩哉故不得不端議之桂雖蕞爾寧獨匪民無遺勸仰前轍一見先政卓尚有嘉聲者豈無遺愛邪況先民之良亦可涉月得二三氏余輒自謂勝故兩書庶足緝緝吾性之闕至於其中差有脫漏非貯籍不充則凝覩易勸後世載筆倘有究乎而曰𠞊造者難爲功則余懼可釋也已

柳州計先生詩序　　歸有光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爲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剌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於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名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爲言如是然其於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始不下於桂山而所謂甞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迄於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爲進士者皆以柳子爲師其承子厚指授爲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爲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君坤亭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謫倅潮陽未及上最卽挂冠歸其鄉構一亭曰吟啄其中而孝友清節爲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雁之感諸生某某爲之徵致祝壽之詞爲求序於余余文之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不無媿云

奇功膺錫序　　孫成名

萬曆六年春大慶禮成與右鈍矢進者適以其期抵闕下懷柔震懾皇威不赫鑠哉盛矣中丞吳公攄算授書坐收全勝殄俘戮絕余奉命按粵柳慶之墟觀其生聚蕭然輒爲之頓轡慨息蓋北二三諸巢獷猂恣睢爲右江積患已百有餘年於茲矣異時秉鉞者非不欲決策殲之顧疊嶂攢巒懸崖峭壁元兇大慾蟠結株連必什圍伍攻始足以制其死命而粵自比歲南舉古田旋獲懷洛不無事矣瘡痍未瘳輒勤徵發力疲費詘民胡以堪刿諸巢距邑治密邇背正吏率什九爲耳目少露其謀俾得先期爲備無論扼阻憑危急不擇死卽力不能支輩妻孥棄粮糒屏迹潛蹤而以空巢委我將徒勞與費而竟無益於滅賊賈勇之夫矢謀之士所爲逡巡而卻盼也公初延衆諸老於其土者率以爲落落難合禁莫

發一語公曰調燮者不膠柱起痾者不泥方賊誠未易圖然恃險不吾虞正可計破耳時請州土兵例當更戍公分爲數哨東撲㟴咳西剪河池賊偵聞兵集頗懷疑懼既審爲更戍又案有所動度必不能以弩末穿縞遂嬉不爲戒我兵乘勝矣遂窮晝夜馳數百里抵巢始相顧驚駭是役莫知所從來[illegible]有遁者蓋公韜度平府江其所爲條畧亦須此府江之役以羅旁爲先聲而出其不意以人[illegible]之役以河池㟴咳爲先聲而出其不意以殺北三上其不發也如鷙鳥之將擊而匿其形其方發也如迅雷之不及掩耳其發之必效也如[illegible]不中者噤噬亦奇矣由

昔西粵用兵宋邕州國朝斷藤峽最其著者邕州兵卅十萬斷藤兵十六萬皆竭數道之力靡累歲之積誅鋤雖無算而所損亦僅相償是役也殺功千計搗巢百餘而兵不滿萬餘費不踰千金較雍林荒傾摧搖撼而難饟貿遷自業於廛肆阡陌雖易勞逸相遠矣曾什百矣公在鎮三載黜浮沉鋤逋負拊疲摩瘵嘉惠元元其䘏念注思惟急於調護元氣培養命脈不得已而用兵規便擇利計出萬全非僥倖博勝斲以舉稱自衒者也[illegible]捷一疏詞簡事核不欲少有所浮以見爲詩謝沖懷[illegible]慶岳負海涵世所須社稷器公非其人邪聖天子頻眷渥答元勳錫典騎番寵光昻奕結知托契亦千載一時

矣行將入贊左右對揚王休以宣令聞於不已區區邊鄙何足久煩經略哉余不佞敬歌遄歸之雅以俟

御史中丞張公平蠻序　汪道昆

夫治莫盛於唐虞而有苗以逆節者猶云干羽來格其族類迄今存焉我國家用夏變夷廣聲教而寬文法三楚百粵並建督府彈壓之其後酌緩急之宜罷楚存粵自韓襄毅以嚴治粵功用乃興嘉靖初王師入粵振旅以乘八寨破之師無留行備僅底績卒之兵端未弭屢屢訛言其在中年島夷伺東南入自吳及浙自浙及閩昔皆陝區飭鉞之臣出矣粵故與倭爲市其末中粵愈深加以山海淵藪乘亂爲虐腹心之寇不暇爲謀一

何棘也人言吳浙難也毒自外傳之罔其疽乎毒自中潰粵猶之癰也蓋與有生爲始終雖有國醫鮮不狼顧及胡少保平吳平浙余幸從譚宴敢平閩顧惟兩粵紛紛日不暇給東事急則粵東置開府而督府西攝蒼梧西事急則粵西置開府而督府東攝肇慶其西置則自殷開府始於時有古田之征八寨包藏禍心託歸順以緩天討會露師東粵開府督兵而東山海以次蕩平尋拜計相上書言百粵底定不者惟羅滂臣且行其以俟代者及凌司馬代督府羅滂遂平八寨肆爲無厭乘時蠕動及司馬入參贊一如鄉者言羅滂伏誅不者惟八寨裘而狐白羔袖何爲是在任事者圖之胥後舉及劉

司馬代督府而張中丞撫粵西八寨稱亂有徵罪在撫
蔽督撫上其狀請加兵上以爲然第毋以徵發擾境內
於是徵兵十萬悉屬總兵王尚文主之請餉五萬悉屬
參政彭文質主之分部則參將李應祥倪中化千總張
愣爲四軍分地則三里忻城夾江上林爲四哨分督則
副使陳俊侯國治參議姜忻李一迪爲四監督府遣故
參將[illegible]守愚振澤從中軍進於是爲期日以歲十二月
辛卯進於今二月壬寅首命及期鼓行並進賊黨殊死
距守我師四面傅之既奪據巢賊退保故穴乘勝而搗
舊穴有亡命者悉搜之得級萬四千五百八十二人獲
戶三千餘衆卷延袤九百里名部落悉平胡值指方按

部紀功與班師會既多其以全取勝勒石而銘其功夫
事有似難而易者首事是也有似易而難者成事是也
首事難矣上之慎慮而制下之熟慮而從譬之射然以
虎兕在者也胡少保之在吳在浙襄毅若不佞之在閩
司徒之在古田在東粵皆是也成事無難矣然而氣驕
則驕驕則惰惰令頑則玩玩則偷上惰下偷愆用九仞慎
終如始乃可及泉今督府中丞之弭粵西皆是也蔑爾
八寨曾不足以當一鬨夫復何難要以盡萬國而舉什
全哲將罷尉繳報以相休息難之難者也曩昔古田之
役宿將藉王翦爲高談如必舉兵非數十萬不可乃今
發檄而徵十萬卒用七萬有奇衆不勞矣昔殷司徒獻

捷盡冥後頗不佞言使吾黨與司徒並驅節制勝無異
獨軍興七萬足用給非吾兩人者能乃今餉五萬卒
用四萬而有贏餘財不費矣不勞不費而獨成人所難
成之功其斯無負天子之力臣盡社稷之役也

粵西奏議序　　胡宥

余奉命按粵西則與大中丞滄峰張公同時云公在鎮
[illegible]爲遵賢[illegible]績宏行力德於粵西甚著間者
有所建白則必以稿示余[illegible]指中若疏各道職
掌兵大計疏處古田末議八寨及條上善後事宜則其
大者余時或與聞焉其設施之用在疏在於公非一
日而今公業以[illegible]宜入[illegible]出遺稿以傳余請

泉司吳君孫君等義不忘公思所以圖公不朽者索所
遺題奏稿若干卷付之剞劂請余序余安忍序公顧惟不
朽之道大都不越穆叔所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而已
德莫顯於裨民功莫鉅於定國言莫要於經世三者舉
紳大夫或舉一焉即死且不朽矧公歷官中外淮真揚
粵之間所至論義無窮其德在蒸庶定策大征坐收全
勝捷音馳布闕下天子用告郊廟風動四夸其功在彝
鼎崇論弘議夏謀廡猷入以告吾君出不可使聞於人
今顧獨令其湮滅弗彰是掩忠義之腹而闕經濟之遺
也義烏乎可昔諸葛武侯輔漢鞠躬盡瘁沒在行間至
其師中所上二表流示後世讀之令人感動識者至今

謂孔明不朽之業於二表概可考鏡公爲十寨計調度兵食紛紜旁午日不暇給坐是功方告成而身亦垂斃其鞠躬盡瘁之心視武侯何讓余故爲之弁其端以示來者俾讀斯集亦有所感動云

鹿原存稿序

周仲士

鹿原存稿者西粵大夫玉溪子藏公所爲稿也曰存者公涉世最蚤著述甚富幾二十餘冊多散佚不存茲所存云僅留什一於千百也公以柳州世家妙齡即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歷官省署郎或疏請纓近憤流涕近激發爾諸作皆在少年識務公憾而公若老成然典刑具在大司寇見泉林公深器重之凡有奏疏必屬稿於公至出入大獄必與公反覆熟議而後決以故平反濟明雪民之冤而肉其骨亭法之疑而遏其姦者不可以數計正德中風雅寥與北地崛起中州齊鳴公與何仲默李川甫鄭繼之交游自相師友日以力追古作爲志采光陸離枝葉扶疎駿駿乎歲興而月不同所稱蔚然皆魏材伐六朝非托大語不息丁世廟大禮之議乃疏言曰苟有裨於國是吾何愛於髮膚遂抗章爭之卒受廷杖以斃當日議論鬨然各相矛盾九卿中如林如蔣疏上不報中祕中如楊如王再上不報給諫中如毛如張又上又不報華各以罪譴而公疏復入其茅焦之躓再死而不悔者乎夫山林之味茹苦甘淡與臺閣之冠

裳整肅奮迅激昂者類若二種公不愛七尺以身殉國及廿廷杖死而後已如干將鏌鋣不可嚮邇其丰采何激烈也乃徐讀集中則又容與婉曲忠厚和平玄鶩問答幾千百言熟繹於功利之譚而卒澤於道德之要何委順而抱一也初讀鐃歌鼓吹十二篇神祖之駿烈湯武儼然如在叶律呂而宣金石芳響鳴球搏琴瑟於清廟明堂之上令人心慕而手舞而聽其音之易絕也已讀泛海諸篇閒泛扁舟公嘗所云付閒山爲水抱遠村漁廻沙洲樵出林麓者又何依依陰陰東籬南山之遐與也所可恨者集中雖逸者過半而其禮猶備至求大禮一疏不存竊疑之其當道嫉疾未肯不欲以沽直名題主過邪移皇嗣統凡經先帝敢諫之臣場者追卹存者次第錄用公去世已久竟無有譚及者卒令漢恩獨遺於紀信晉祿不逮於之推可爲於邑至壽少踰於顏子天矣嗣竟艱於伯道斬矣以公之人豪國新其恩天嗇其嗣此其故難言哉難言哉豈其生有言天不重與公以文章樹經國之大業且以忠義貽不朽之芳名是曰大年是曰永嗣即其子即其壽邪故已有大者不得兼有小者亦天之數也嗚呼羊舌之鬼餒矣而叔向之賢存中郎之女胡矣而華顛之文存問玉溪之嗣安在庶如矣而鹿原之稿存況所存者係忠義乎夫忠義者施之後世無朝夕者也往世廟議禮吾蜀楊用修以東觀

北斗之聲名遂戉雕題者幾數十年其文稿散漫不可收拾者何限邇得從子侍御楊益所公表章之升菴全集始播人間公之議大禮與用修同其廷杖被謫同其文采彪炳足相頡頏自前丙戌殁世歷今七十餘年而得從孫雲陽公重表章之雲陽之意其亦侍御公意乎雲陽名九皋筮仕郡于閩廉愛循省有古循吏風克紹家聲不可謂非象賢之譎訓也故併述之

桂海志續序　　王士性

昔宋范成大訪粵愛其土之山川及移蜀猶不忘憶而作桂海虞衡志蓋其游留於天下余以萬曆戊子典蜀試蒞粵已涉梁棧其後已入蜀及歸將猶恍惚行巫山錦水中也亦為刻入蜀三記於郡齋是何與范先生易地而同思邪其後范鎮蜀未知志蜀山川否余乃為粵游志首獨秀山次疊綵次寶積次七星巖次省春次灘山次隱山次龍隱次伏波次白龍次虞山又次堯山而終以訾家洲

粵吟序　　蘇濬

五管之地盈盈一水舳艫相錯如梭余由廣晉歷桂管什一在陸什九在水因之東涉海西窮灘江其間風雨燠寒以及晝夜死生之變飄忽殊狀視之若一至奇石參差叢樹交映時而弔古時遇故知停棹遨勝為徜徉浩歌者累日云迨艤舟蒼梧故稱仙窟古所云勾漏都崻洞天歸然猶有存者乎而會三垂宴然靡桴鼓之警余因歷諸巖邑吏人卻盡杖屨逍遙朝陟其岡夕臥其室丹砂石髓往往相值焉間或獨坐署中爇香攤書吟詠經數遍命僮子浮大白邀花月成三人輒于然臥矣臥而醒醒而歌命之曰粵吟

馭夸序

夸俗雖殊而大都尚鬼古稱要服惟要約之耳秦時與蠻盟曰秦犯夸輸黃龍一雙夸犯秦輸清酒一鍾夸人信焉漢武開西南而牂牁之夸始通中國萌啖以漢財物令相結約自為葆就耳東京時零陵長沙之蠻嘯呼於山陬九眞南海之夸鼓動於海濱而蒼梧象郡亦罹其荼毒然稍更易郡守馭以恩威終無梗者唐天寶中邊臣鮮于仲通等挑邊釁而西南諸夸騷然發動矣西原蠻居邕桂西而黃氏儂氏最強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陷十三州而經略使陽旻觀察使裴行立等請兵捕擊徼幸有功更二歲妄奏斬獲二萬罔天子為解自是邕容兩道沒傷疾疫死者什八兵部侍郎韓愈數裴行立陽旻罪請因改元大慶遣官宣諭上不納其後右江諸郡歲罷於兵大和中邕管節度使辛讜遣使持牛酒犒芙貸啖二洞首領與之通驩并遺其母衣服母賢者也讓其子始罷兵宋時有儂智高者知廣源州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率衆五千沿鬱江東

下攻破邕州執知州陳珙當之時天下久安兵起倉卒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向得志破橫貴潯龔藤梧昭賓八州朝廷命狄青為宣撫使督諸軍討之智高大敗夜焚城遁嶺南始平乾道間范成大帥廣西以恩信結諸猺為開博易場時勞遺之諸猺納狀云某等充山職當鈐束家丁男持棒女把麻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不得對好翻非偷寅送嶺上山同路下山同船男兒帶刀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也自是帥事二年猺無叛者元都莫比威令不及嶺南諸蠻時為梗亦時度支之耳洪武元年平章楊璟等平廣西班師還上問兩江邊務璟言夷性頑獷難以文治

當臨以兵上曰夸習雖殊然好生惡死等耳若待以至誠豈有梗化者因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諭左右兩江谿峒官民五年命韓觀為桂林衛都指揮象州等處叛賊方熾觀敗之擒而殲焉是時諸蠻叛服不常時有警報上益留意邊務用邊臣議增衛置戍卒以萬計當之萬戶卒以千百計掌之千百戶而俱統於都指揮諸佽飛材官類皆老行間驍悍善鬭所任諸將皆競於武功以故人人自奮所向克敵自是警報漸稀永樂初潯桂柳蠻寇為亂上遣郎中徐子良齎勅撫安復業者二百六十四戶而命韓觀帥粤西軍以討其不率者觀用師嚴明諸蠻震懾然性嗜殺多及無辜人亦以此少之

觀沒後繼之者為顧興祖時宜山諸賊攻刧州縣殺御史諸璞奪其印二年之間叛者四起興祖分兵敗之終不能制也自永樂間征安南歲歲徵發廣西從征健卒沒行間者相續有告急輒請徵召戍更卒不耐其水土又多物故於是營伍單弱益啓戎心宣德初年富川猺賊首盤不多逆復討旋復叛上因勅都督山雲代興祖雲至申明軍令大小將校皆以身先士卒其馭諸將尤嚴故每戰輒[illegible]而後諸將官養安肅[illegible]不戢兵而藤峽[illegible]後為亂上因從廷臣議設總督兩廣軍務[illegible]行都御史韓雍將

受推轂卒殲臣熙厥功爛焉然賞功無幾而封奪復聞矣初粤東西各有內官鎮守自僭開制府復設總督內臣與督臣勳臣更相持衡若鼎足然自是意見參商賢者無所施其才而愚者益與之為市報者未必功功者未必報而諸郡益以多事矣嘉靖初田州嫋亂起新建伯王守仁於家命總兩粤軍事守仁故尚奇略赦田州罪不問而藉其力以破藤峽八寨諸巢穴遂令羣夸少戢守仁去後賊益鴟張據古田入會城剽藩藏而殺之金文武大吏為其所戕而莫之誰何也後上從輔臣議罷鎮守諸臣復從科臣議罷勳臣而制府之權始重隆慶初以粤西多警增設巡撫自是督撫二臣各一乃心

文臣協策武臣宣力而右江以及上寨諸蠻悉以次蕩平矣二十年間臥鼓橐弓即有小醜旋即撲滅粵西之民熙熙乎中土哉

學校志序

漢武帝時令郡國皆立學校官至東京益重經術而粵西以孝廉明經稱者代不乏人晉永和中征南將軍庾亮置學武昌建儒林祭酒而臨賀郡所稱束脩之彥與臨川埒豈非風之所漸然邪唐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而李昌巙興於桂柳宗元興於柳其遺芳餘韻猶可想見至宋益斌斌矣洪武二年立郡縣學十七年建邊方學諭禮部臣曰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無往不行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時遐陬小邑若荔浦若忻城思恩率以爲服而隸化魋結爲章逢容光餘曜無論遐荒矣自猺李爲梗邊無寧居燎原延於廟宮茂草叢於齋廡士之僅存者什不得一於是邊邑之學稍稍議裁然猶曰與於待也宜德而後文教熙洽正統元年上以學政褒弛始設提學憲臣督之命廷臣簡其優者學士楊士奇以黃潤玉學行聞之朝遂簡爲廣西提學僉事自是邊邑以及土酋舉斌斌嚮風焉上復從思恩土官岑瑛之請令建學校用變夷風土官建學蓋自此始未幾而登貢籍者相屬成化而後武功稍競而文教不衰隆萬間蠢茲醜徒蒐

薙幾盡士之伏蓬蒿跧井邑者咸得大肆力於文學上復廣屬學宮釐文體蒐貢籍而時簡侍從之臣以知貢舉每銓學憲必擇其優者任之以故多士雲蒸捷於桴鼓至若猺獞子弟且革其箕踞跳呼之習游於正衿緩帶之風督學使者時資以六書誨以比偶稍解文義者輒附貢格彼且俛首下風自齒門徒而其父若兄復以詫之鄉人鄉人卓然嘖訝何物老翁生寧馨兒若是又烏可縣之其爲移風之助豈細細邪近部使建議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以粵省而得一明師未如以閩省而得百明師刳之職並用鄰所謂博士師者本省之人什居其九以依自歸者附於此以求藝者錮於近習謂宜遴吳越明經之彥以充教職誠有味乎其言也然言僅以南方而得精華陳良以楚產而游中國豈非以人耶西方有木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千仞之淵莖非加長也其所立然也夫士顧自立何如耳

兵防志序

漢時五嶺之南兵制多略唐天寶後始設經略清海二軍至移淮泗之兵戍焉宋稍多故而兵制迭更募雄略遂澄海土丁峒丁時隸尺籍而兵終不振則積弱之勢然也國初以武功定天下衆建衛所用相夾輔是時粵西驟張之士至十萬有奇豈不稱烈焉及調征安南官軍存者什無二三於是議戍兵復議民兵然戍兵離鄉

井暴風露水土不習逃亡相踵則戍兵不足恃也民兵筋骨脆弱斬木揭竿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民兵不足恃也不得已而名募耕兵之議起矣二十年來櫜弓臥鼓解韋跗注之夫恥談兵革日以盤辟為容甚者廢卒伍以惠私家任其虛籍而莫之問兵制陵夷大官之廩月費千鍾而釋殳弛戈徒共敖段之奔走一旦有警將安賴焉夫竭民力以養軍又竭民財以養兵至軍與兵交受其敝奈吾民何今列其始終之變令談經略者有所考云

民兵募兵序

洪武初立民兵萬戶簡民間武夫教之技擊有事為兵

事已為民蓋倣古人寓兵於農之意云宣德元年御史朱惠以伍籍空虛復奏籍民兵編保甲令自為守於是有民款三丁及民壯之名但役其力而已天順初年令民壯鞍馬器械悉給之官仍免其役每戶免丁二丁米五石嘉靖四年審編民壯俱有定數大州千餘名小縣百餘名有千長百長總甲小甲以分統之然田家子不習行伍鼓之則駭驅之則竄且不能固其圉千百長總小甲之屬往往厲民以自封民亦苦之於是變而名募其隸之將軍營者為殺手隸之各哨堡者為打手列以魚麗伍兩相承主將者時蒐閱之而殿最焉向所編民兵稍銷其役而徵其賦以為兵餉至大征以後哨堡雲

屯而名募益繁矣大都十兵之餉足當中人之產觀兵制之贏縮而民力可知也

耕兵序

廣西徭獞出沒耕夫釋耒一有徵發輒藉狼兵事平之後復藉狼兵為守統以土官仍以其地界之官不愛所留之產以養職士民亦視其高曾之遺無足屑意曰與其沒於獞也寧沒於兵耆復人利於得田不憚重遷為兵者問計士頒授口各以其等為差兵多者千計受田萬餘兵少者百計受田千餘而在在皆耕兵矣顧耕田以衣有耕兵而削兵者發竹

佃餉序

粵西故磽确寡積聚自踐更徭發之役興而轉輸鍾石之計詘郡邑之賦不足以共於是北取給於楚東取給於粵至古田之征持籌者計無復之不得已而千澤於內帑迨營壘日增繁費日倍筴西事者為是靡靡始議鹽筴榷其子母以佐軍需不加賦而左藏稍贏矣夫封疆之臣無事則議省兵有事輒議增兵無事則議節財有事又不難散財輕重出入之間何可一日而不講也

榷商歲餉序

古人貴本賤末代而季也田家子櫛暴風沐甚雨且分釜鬲以食材官而商人乘堅策肥不佐公家之急於是

榷商之議興之於漢迄今莫之廢也顧燕齊吳越之稅上之司農粵西之稅惟以供之一省之乏絕而已語曰原大者饒原小者嗇吳越諸大地文綺柑錯舟車輻湊其商人類多挾重貲擬於封君粵西民居寥落俗故無所紛華諸所貿易不過米鹽竹木羽毛齒革賈人子僅同販夫不當吳越之下走故其利亦甚纖嗇余脩下上三江間諸商客艇往來若晨星然計邕邑所榷若蕁若蒟若鹽若貂若貨若犀林若藪集或榷船或榷貨其初不過歲獲米百石錢百緡邕邑一歲獲咸以是為惟梧為可潯三江若今其列顧今歲可得萬計俱以佐梧州軍興之一何幾然封以付州茲歲用兵復設備須牙用備用三款歲不下六千貯之賞功官以餐戰士萬曆二十二年督臣陳蕖以封守寧謐無事兵賞歲解五千於度支以佐公家遂為例

讀平叛序

余讀徐大參平叛序則歎周觀察公之烈云田州諸酋素剽輕易發難自盧蘇王受虎踞一方天子命大臣視師徵發材官而元兇大憝竟老死牖下諸夸以為漢天子無如我夜郎王何也邇然酋黃閩復剽我州郡欲蹈盧王故事觀察公不動聲色一舉殲之伐謀於幾先而止禍於微眇斯已烈矣然余獨有感焉昔秦越人伯若仲俱善醫伯氏醫之未病名不出家庭仲氏醫之將病名不出州邑越人醫之已病而名且馳世世夫宇內立名之夫亦若此哉粵以西嚴稱用武之地歲歲治兵上首功薦計朝廷且不靳通侯之典以褒功臣然白骨蔽原野纍纍者相望且岡之慘有不忍言者使當時諸君子先事而圖折其機鋒緘其戎首何待滋蔓而後芟夷哉顧當時首功之臣高者世祿次者且增秩賜金而觀察公以桑土宏猷竟不獲同於筍賁之勝區所謂越人伯氏名不出家庭者邪語曰曲突無恩焦頭上客從古已然何獨今也士君子以無名為名無功為功口碑有頌史氏有筆公之不可泯在得秩賜金之先矣

登捲烟閣小引

胡宗宏

在昔名流往往與高僧結方外之緣如茂弘之於支遁元亮之於遠公退之之於大顛永叔之於壽涯子瞻之於佛印庭堅之於參寥一則愛其禪房幽寂雲水孤清一則愛其塵勞不染心無煩惱與之晤言頗覺脫灑皆近代花官絕少此輩予少年饒有遊與凡東南名勝如衡岳匡廬金焦甘露天台虎丘靈隱武夷以及少林伏牛龍門五臺諸叢剎無不托足而紀之以詩故野情閒况多臭味於老衲方袍苐憾無支遁公輩耳今老矣亦倦游矣每憶舊遊有如隔世昨初夏課兒讀書於捲烟閣上禪房閒寂泉石幽深因讀昔人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句未嘗不喜其禪機詩偈非了人弗辨也既閱壁

閭有周道章曹希魯先生遺咏在焉予猶記東粵從兩先生游杯酒倡和爲忘年交今先生往矣河山亡恙風雅伊誰古寺重來老僧何處昔唐任翻題天台寺壁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再過寺云靈江江上幘峰寺三十年來兩度登老鶴尚存松露滴竹房不見舊時僧其後又至詩曰涼生絕頂竹房閑松鶴何年去不回惟有前峰明月在夜深還過半江來合三詩觀之情境遞遷不盡今昔興廢之感予筵毋任詩而又慨人代滄桑古今且纂名山副墨難泯千古回視向來東南名勝所嘗托足而寄興者不幾爲莊生一夢哉小詩四章書付寺僧以竢異時蒐野乘者或有採焉

兩粵名勝志序 代　張萱

余帥兩粵粵之西有臬大夫曹君學佺博物君子也獨步詞塲懸國門而副名山業已雄視千古今共事一方周旋鞭弭所爲齒德貞度以匡余不逮者載在籤府豈惟西人實嘉賴之一日手一編而請此東西粵之名勝也公之賜履在焉幸丙一言弁簡端爲兩粵增勝余爲卒業思深哉其土訓誦訓之遺乎唐陸忠宣公經營靈武必先憑宅言形勝也宋太宗朝曹寶臣知渭州上涇原環慶名勝圖說令諸將按圖計事李德明闢之道去仁宗朝歐陽文忠公在樞府與曾宣靖公爲三路名勝

記襲有納款恐後時趙懿簡公帥施州亦倣二公旨爲西山別錄三十卷至熙寧中經營綏夏復就懿簡求其書而覽名山之賜名趙懷順也西山別錄之功也若兩粵已事宋神宗問罪南交李資政清臣著南交山川形勢漢以來城郭道路險易遠近上之會安南招討使郭逵奏大軍已至桄榔村上問近臣皆不能悉上笑曰桄榔村至某所五十里而近至某所百里而遠嶮易迂直若身履其地因語近臣此李清臣之平寇書也土訓誦訓不可忽類如此故宋儒鄭漁仲目州邑可易山川則否欲問州邑先按山川此物此志矣傳有之東爲陽中萬物生焉西爲陰中萬物成焉曹君西臬也以名勝志西而更志東而更以帥臣之督督者爲嚆矢豈以帥臣負陽與陰難能及腹乎夫兩粵邸於楚介於閩肘於交而襟於海量人論市形方氏論甸或輻或轂或麗或岐其間百尺爲形千尺爲勢棊布繡錯以鏡祥濤靈標奇競秀與夫植璧之望而祭分土之過而化黃衣譯人之臚而術以至繡虎雕龍憑弔描寫飆輪梵夾翔集遨遊靡不犂然以析井然以具一展卷而五嶠兩川之鉅覩版章土宇之殷繁軒輶問俗者不必憑軾褰帷臣寧置身者不必杖藜蠟屐試案巾車便列案頭此非忠宣文忠宣靖六君子之所樂聞者乎嗟嗟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兩粵龍蛇之菸亂者也惟是帥臣一日而東與西兩

晒一掌而山與澤兩握何以勝任而愉快故是役也朝杖鉞夕輟箸矣安所得忠宣文忠宣靖六君子相與聚米而畷蕝之間者南丹授首而金雞紅盆之塵不驚蘇□倒戈而枯嵊佛迹之烽不揚潒鏡婆利墮城掃穴□□□□□□□□□□□□□□□卽師武臣力枕上過嶌蓋亦我之憑宅固而愼守得也故是編之行也豈以充青箱供綵筆擬與菟園叢楮同詬病哉夫山川土田受之於天子睠茲兩粵專城而居晝礪而理愼守其一豈異人任余猶憶宋熙寧時有守余毘陵者治行著聞一日被召赴闕上矜問之錫山去城幾何錫山慧山也時守未閱圖經不能置對上顧左右守臣謂何境內名

山不涉其目可以觀政矣輒罷去余不敏不惜一言爲曹君介騶夫亦微忠爾粵一時凡百有位庶幾得一二如忠宣文忠宣靖六君子者幸與曹君交相勗焉上以追聖天子睠然南顧之憂下以視師臣難不及腹之駕此兩粵父老子弟所爲去一時龍蛇安百世之衽席者也又豈惟一个師臣實嘉賴之

重刻二曹詩集序　曹學佺

曹雖列諸國風然古今詩人亦最少魏氏父子上繼栢梁下開晉宋可謂一盛際矣新安謝陛作季漢書序於予謂曰此舉略較難爲君家然孟德寔夏侯氏其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因冒其姓予笑謂少遴曰君但可爲劉氏左袒豈可遽奪吾鼻祖邪呂易嬴牛代馬之說大都出變革時人吻烏足憑也唐詩人益罕曹姓者晚季乃有堯賓鄴之二家唐臨桂人早歲爲黃冠旣乃成進士其蹤迹頗自奇異鄴陽朔人自以爲魏武之後有讀書堂在縣東寨山巖國初解學士縉詩有年深寺廢無人住惟有古巖名讀書之句舊傳縣北龍頭山下者其家耳然祠部後亦遷在臨桂之阜財坊觀察使令狐綯名其所居爲遷鶯坊此莫休符風土記可考也二曹之詩堯賓爲仙者什縹緲多世外語鄴之師法古則故不爲近體此予友謝在杭方伯固有定評而祠部稿爲予同年曾平仲大參所物色者堯賓詩則在杭自散

集中薈之卷數亦適相及梓完謂予曰予同譜也曷序之予謂唐詩人曹姓者最罕而獨見諸臨桂桂人唐時稱詩者亦不甚多而獨見此二曹得非甚奇乎哉予至桂稍後而方伯大參二公先爲合成此韻事又與予爲同譜予此行大不寂寞矣

廣西名勝志總序

文獻通考有嶺外代答十卷永嘉周去非直夫撰所記皆粵西事據云唐分天下爲十道二廣不分東西元和郡縣志以唐分嶺南安南桂管邕容爲五府各置經略使而嶺南節度治廣州是合廣南五管並隷廣州亦不分東西矣至懿宗咸通三年始陞邕管爲西道節度使

而東西乃分宋汪應辰題名紀云國初合二廣爲嶺南道至端拱元年監察御史高象先爲廣西轉運使廣西分部命使實始此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西邕宜融爲三路守臣兼兵馬都監而置經略安撫使於桂州以統之此今督粵西開府之制也宋朝會要云大觀二年以黔南路併入廣西爲一路以廣西黔南路爲名依舊桂州爲帥府四年仍舊稱廣南西路張維廣西郡邑志云以漢志考之今之東路卽漢之南路桂陽郡與入桂陽郡之五縣曰桂陽湞陽洭陽山曲江是也蒼梧郡之二縣曰高要端溪與夫廣信封陽俱屬焉其鬱林合浦珠崖儋耳四郡與夫蒼梧之七縣是西路而交趾

九眞日南自唐置安南都護經五代遂爲羈縻國此仍今者兩廣總督之制也按國初交趾雖入郡縣屢叛不常至宣德間始棄之今僅修貢職不替而已○代荅又云五嶺之說皆指山名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入南雄二也自廣東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州入廣西之賀縣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明督學使魏濬西事珥云五嶺考見丹鉛錄臺嶺之嶠在大庾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眞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則西粵已占嶺之三矣而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其說頗異淮南子以爲始皇利越之犀角象

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然粵西薪米之外皆仰給東人所謂犀角象齒翡翠明珠未有一焉及考其地則鐔城在武陵西南九疑在零陵南野餘干在豫章大抵隔絕嶺表之路爾惟番禺一軍軍於越地故謂之處謂之都亦中外維絡控制使不得動之意非必利其所有也又唐置五管廣管桂管容管邕管瓊管屬之西者亦三○按桂陽今郴州是有黃岑山在州之前一曰黃箱山卽騎田之嶠其支曰折嶺者楚粵於此分界□萌渚嶠在富川縣北與楚之江華爲界水南北分流□始安

嶠在興安縣界湘灕二源間相距百餘步卽越城之嶠□臨賀嶺一曰桂嶺今謂在桂林者誤○漢武帝元鼎間以衞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湞水發十萬師討南越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越馳義侯遺別將發夜郎兵牂牁咸會番禺獲其王建德相呂嘉蒼梧王趙光降遂以其地爲蒼梧南海九眞交趾等九郡蓋伏波樓船兩路爲正師戈船下瀨攻蒼梧使自救而夜郎以備應援與秦五軍之意大略相似○隋義寧間羅川令蕭詵稱兵江陵欽州刺史甯長眞以鬱林附之始安郡丞李襲志堅守不下詵

攻圍二載外無聲援城陷誅仍以襲志爲桂州總管復遣劉洎略嶺表地得五十餘城勝兵四十餘萬唐武德初襲志約嶺南西亦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附高祖以書諭曰公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弟並隸宗正屬籍是年以李靖爲行軍總管討平蕭銑靖踰嶺至桂州分道招慰下十六州襲志誘諸嶺南酋皆送款詔授靖嶺南撫慰大使襲志爲桂州都督靖以嶺表遐遠久不見德化非示禮義無以變風因延見長老宣布恩意嶺表率平○唐季方鎮擅命自相雄長楚王馬希範割據靖江兼轄桂柳象邵南漢王劉晟稱制番禺時修郤於楚因廣順間南漢遣內侍吳懷恩攻敗楚師以兵略

定宜連昭賀桂柳象龔等州盡有嶺西地宋開寶三年以潘美爲桂州行營都部署帥師伐南漢劉鋹聞宋師至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宋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遂圍賀州鋹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已而宋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因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降美帥師次昭州破開建砦昭州刺史田行稠遁去城遂陷桂州刺史李承進棄城而奔美乘勝克廣州降劉鋹嶺南悉平國初洪武元年上以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爲副帥取廣東以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取

廣西因諭永忠曰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廣東既平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兩廣尚未歸附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旨五月永忠亮祖等既平廣州兵至梧州境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翱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永忠兵至欲募卒迎拒無有應之

者既而閩州守吳鎮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翱赴水死亮祖駐兵鬱林州於是潯貴鬱林容州以次皆降是時楊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北關參政張彬屯南關亮祖率師自廣東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不下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閘口關決其堤岸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閘口關殺其守堤兵遂決堤濠水涸因築土堤五道與其城接以逼之元守臣也兒吉尼勢窮變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期是夜二鼓觀縋城見璟備言城中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

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爲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率衆登城曰殺人傷人及摽掠者死衆心遂安生擒也兒吉尼送於京師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各遣使齎印章詣璟降上旣平廣西遣照磨蘭以權諭兩江谿洞居民自是兩江諸酋賚琛者恐後云○璟濬西事輯曰古之部置方州皆因山川形便與其道里遠近所宜故或因建瓴之勢以臨制上游或順脊指之義以控運四外要歸於建威銷萌以久治安而已若恐制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北盡乎宜柳之境屬之邕管使自爲牧鎭此所謂脊指之義也則兩江谿峒可以馴服兩江旣治雖以南略交趾可

也或曰如此則何以爲廣西曰桂林故衡湘地也天文分野上屬翼軫九疑蒼梧之山形勢旁衍首起衡嶽腹蟠八桂而尾達乎蒼梧湘灕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然所謂建瓴之勢也衡永郡道桂郴諸郡綴附廣西并故所轄桂昭梧三郡統之其封略故爲不小矣今荊湖地理潤遠行部使者病不能徧歷或議欲析之而衡湘間數郡歲調兵食以給廣西蓋猶屬之也若舉而移之經制一定爲嶺服安危計慮久遠宜無出於此○按張襄惠公序南寧志中有此論與秦置桂林象郡吳分荊交之意略同唐設桂林邕州二都督府而宋平儂智高後邕州太守特兼經略安撫之號兩江無事者近百年其效可睹矣異日西南多故必有行其說者○今制廣西桂林府屬桂林道平樂府屬府江道梧州府屬蒼梧道柳州慶遠思恩三府屬右江道潯州南寧太平三府屬左江道其蒼梧左右江道俱守巡分治之惟桂林平樂則總一分守故守道曰桂平道而徑以天啓二年起家降補茲職云

西粵山水可遊記序

鄭圭

粵西宮室茅椽十九與公署頹垣多類古廟車徹馬疥登山陟嶺十許人擁而上布斜竿至火飲生食與吳越大異山水亦大異木源在興安海陽山穴僅丈許東流入楚爲清湘經洞庭入江西流粵爲灕水合左右江入

海三江險灘怪石殊可駭弟不可遊山石更奇甲宇宙最勝者無如興安三十六陡最著者多在桂林予以會務入省稍暇輒詣一兩處就所經涉者偶記之蓋所得十之二三也

粵西文載卷五十二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序

重修容縣志序

明　彭清

永樂十六年歲在戊戌詔天下纂修志書自閭里達於行司廩府撫之而邑籓臬以達上焉甚盛舉也余時知容縣且兼儒學檄至旁求徧索患舊志碑石迭經宋元兵燹間得手錄數篇參以名冰難所據方輿勝覽所載與邑人蔣昌翁所作學校人材題名等記及諸父老之言成縣習尚朴鮮兒興販惟知力農便於山水但地廣人稀民貧戶少僅衣疏足火種刀耕皆人力所成而貢

賦有常所當具輸以供籓正至若梁賢植之德異遇虞姓之登仙陀媼之坐化斑竹之拭淚成紋與夫鐘陶龍潭書臺朗誦若此之類俱爲荒唐怪異刪而不錄則洪邁作夸堅志備焉據是去繁摭實編類成書付庠生梁倉等齎赴本府時同寀永新化伍君慕賓臨爲唐子請予爲序以記歲月余惟天地肇判已有容山都嶠之號遠在南越故不見於禹貢周職方秦開五嶺漢定粵地交趾刺史持節治蒼梧而容始列之州郡開元中陞容州爲都督府元和中置容筦徙治普寧斯地爲五筦之一節制諸州當時名碩造朝把麾持節爲經略招討使以刺是郡者若元結次山王翃宏明戴叔倫幼公韋丹

文明章政蹟著於循吏傳并思賢堂等記若方輿勝覽容筦經略使題名記所載宋璟李勉杜佑馬植盧鈞李渤之賢皆一時名臣由五筦趨朝多至卿相概以爲容筦題名夫曰五筦則非皆爲容明矣但方輿勝覽所載余不敢以臆説裁梁開平中僞漢劉氏竊據其地宋開寶四年平之爲寧遠軍節度皇祐間析宜邕容三州爲三路各領屯兵有若遞永道二州米以給軍餉蓋出於樞密副使王堯臣奏請時人物偏鮮又可想矣其間若蔣南金之判荊貢院下次翁之思慕元結刻像效績於時寇擾數犯雖道若先之從參城備守興學恤民終不免死於草寇楊先之敵氣收疫氣流行民多逃散後守

譚惟寅景纂前賢亦可克濟歷宋而元廢興屢屢自大定甲子迨至壬辰屢經蠻寇烽火交攻人民多罹於難物產房屋蕩然志書碑石灰燼無存矣國朝洪武十年降州爲縣以寬民貢二十三年開設千戶所於晉寧縣舊基以守禦茲土用韋丹所築子城展接新城廣袤數里人物始獲有寧宇於戲容地之盛衰以天地之運論之離合之數不偶亨嘉之會尤難在唐之極盛其爲宋元衰之始乎傾否無常衰極必盛亦氣化之自然者我朝先帝以神武定天下以聖人致太平凡尺天寸地皆囿於春風和氣之中垂髫戴白皆樂夫禮樂教化之內是以昔稱人性剛悍輕生易死今則衣冠禮度並同中

州試藝之士科不絶人今年一舉而覩光上國者三人其出而參方岳之大政者有二焉物產之繁有漸則亨嘉之會正在今日況夫山川靈異都嶠諸峰森列其前容山之秀環峙其右世稱爲神仙洞府又有九龍之水分派合流於繡江尤爲天造地設之精鍾意所稱地靈人傑尤在斯乎誌書之作葢欲於千百載之下攄之可以覩千百載之前之蹟余非容產也倘採之有不盡編之有未純不足以爲斯邑之印正者尚冀後之君子從而正之庶乎其可 按泰昌元年重修陸夢龍有序不錄

廣西通志序

周孟中

大明一統志所以紀天下之事也次而各藩省有志所以紀一方之事也又次而各郡邑有志所以紀郡若邑之事也所紀有廣狹所書有詳略其勢不得不然也竊觀一統志嘗經英宗皇帝御裁凡宇宙之大古今之迹靡不備載要皆祖述帝王而作誠千萬世不刊之典臣民所當遵守而不倍焉者廣西舊無志都憲吳興閔公珪方欲修纂適侍御山陰祁公司員來按歷所至悉取郡邑志付孟中謹遵一統志纂焉愚鄙不敏弗獲於是率桂林庠生朱鏞等據郡邑志纂集可去者去之可存者存之未備者欽之首書布政司都司按察司以見三司並治而統乎諸屬次列郡邑衛所以見百職聯屬而隸乎三司自餘山川藩府宮室關梁壇壝祠廟學校科

目以至人物名宦列女悉依例書之然其間亦時加詳焉者一統志紀天下之事視藩省宜略是志紀一方之事視一統志差詳視郡邑志差略時異勢殊不得不然非敢有所倍也總郡邑爲四卷自漢唐以來凡賢人君子或觸景而發爲詩章或因事而見於文字分爲詩志一卷文志二卷其議論有關於施設政蹟可傳爲法則者別爲經略志一卷類非關於世教者弗敢錄也雖然所書之目固博皆所以示勸懲而已故人物名宦流寓惟書其可法者皆稱山川紀其望而丘垤溝澮不暇書矣凡生於斯與游於斯者仰其望而思效焉是方將益丕變而與中州等矣志成桂林守梁鐸請鋟梓遂書此以引其端云

重修蒼梧府志序

桑悅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道地圖而訓誦又掌道方志如宋志鄭志爲一方志也國朝既修大明一統志諸藩臬咸有總志而郡縣又各有志均一事一物大撮其凡小詳其目愈小愈詳密也蒼梧相傳爲帝舜藏域歷漢唐至宋號爲名郡我朝成化初又開設三府內外文武大臣坐鎮其中兩廣俱在掌握屹然爲五筦之巨鎮民夸望之不啻山之王屋水之江漢也凡郡華實皆當彪采以傳諸遐而舊志脫略文獻莫徵郡守江右之餘干張侯克修少以學行文章名聞朝野尤以名節自負由名進

士歷地官主事以言事因謫倅滇南之景東起爲肇慶別駕以至今職踰年政教畢興百廢就緒惟以郡志未修爲欠事今年春予適以公事至梧蒙留款者再容與間因以茲志爲託又申呈於當道得允乃止予於冰井寺博采州縣古今事實相與商確校定同府前廷評瀚州謝君有容又協贊其成不數月編輯成篇侯將鋟梓以廣其傳僉謂予宜序諸首予謂宇宙無窮而塵迹易滅不有紀述雖秉節以建旄若首陽之餓死汨羅之自沉亦將寂寥於身後而況大庭之庫夏后皐之墓文王避雨之陵與世無甚關繫又安能後千古而獨存者乎今是志之修如名宦人物之表章洞天勝迹之標白上

有所監以興治道下有所效以轉化機在遠者觀之以當臥遊在後者得之以爲故事下及品物之瑣屑不失爾雅蟲魚之註亦足以資人之博覽是果不要於理而無當之空言哉他如天文風俗城池公廨學校戶口賦塘之屬則又郡體之所在而不可磨滅者矣志其可以不修邪昔紫陽朱夫子守建康至任先問郡志若侯者非知所先務者歟嗚呼曲折於簿書期會與夫修舉廢典以風動士庶古之與今其所尚必互爲先後士君子爲政苟不爲今吏之先則亦不落古吏之後若是者非侯之識達治體能臻茲域否邪侯曰我修職而行奚有於是 崇禎初重修謝君惠有序不錄

廣西通志序

蔣冕

嘉靖己丑莆田林公富以侍郎兼都御史來總督吾粵南軍務撫巡其人民既至定規模嚴號令選將練兵信賞必罰未數月聲振南北問索吾廣輿地志於掌故以謂爲人上者於所部之山川疆域土風民俗人才食貨以至邊防兵政之類苟未能一一周知則無以酌古準今施於政教興化善俗惠安民紓九重南顧之憂粵一方士民之望於是慨然以爲己任而以修纂之事屬之提學僉事香山黃君佐君乃發凡舉例因舊爲新斷綮提要闡幽顯微爲圖經爲表爲志爲列傳爲外志總六十卷以成公志而是非取舍則一皆裁決於公吾廣

故無通志弘治癸丑提學副使廬陵周君孟中始創爲之嘉靖乙酉提學僉事瓊山唐君胄續加修輯以武選郎中琥汝州徐知州淮欽州楊知州梁皆吾粵產也書未脫稿而唐君以遷官去前總督都御史慈谿姚公鏌夙有志斯事會以邊警用兵不暇委之參政瓊崖黃君芳刊補未竟尋亦遷任庚寅之秋公乃以屬提學黃君稿甫就緒其冬黃君又以省母歸矣黃君之將歸也以其意授梧州府同知栢葦俾因舊稿稍加寬訂明年辛卯公既平新寧之寇其秋自羊城抵蒼梧再閱前稿手自裁定始秩然成書遂以鋟梓於戲非公身任政教之責惓惓幸惠一方之人則是編雖更前後諸賢纂

輯刪潤亦終與塵埃蟲鼠共獘於敗籠中耳安望其秩然書梓行於世哉先王疆理天下物其土宜齊其政而修其教九州之志自上世已與三墳五典併號爲帝王遺書禹別九州分其圻界周則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而道地圖以辨地物則土訓掌之道方志以知地俗則誦訓掌之凡若此者豈徒修彌文以飾吏事哉辨封域則欲其慎固別淑慝則欲其勸懲錄丁口頃畝則欲猺役均平書學校教化則欲習尚淳漓以致物產豐耗吏治得失莫不各有微意於其間皆所以爲政化計天下郡邑志之所同也至於文事武備內修外攘則在吾廣尤不可以一日弛故今之

所志於兵防夷情尤致意焉蓋禹貢文教之揆武衛之奮周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之人民雖四夷八蠻亦莫不然所以別內外之限嚴華夷之防其爲吾廣生民慮也周且遠矣吾廣僻居南徼夷寇侵軼無歲無之文獻之不足於徵蓋有不勝其可慨焉者自昔方志之所紀載若沈懷遠之南越志莫休符之桂林風土記劉恂之嶺表異錄范旻之邕管雜記周去非之嶺外代答皆徒有其目而無其書其書之存於世爲士大夫所共稱道者在宋惟一桂海虞衡志作於文穆范公成大者在本朝惟一桂林志作於禮侍陳公璉者然文穆所志止於山川物產禮侍所志止於一郡數邑況自宋至今上下

數百年而簡編紀載希濶寥寂僅僅若此事之遺闕夫豈少哉此今日修志之舉在公自不容於少緩也使後之宦於斯游於斯生長於斯者皆知是書大有關於政教是繼是承以禪續於無窮則由今可以知古由後可以知今吾廣文獻將自是不患於無徵其爲利益未可以一言而盡也冕臥病山中睹鄉國圖志梓行於時既深爲吾廣士民幸又獲挂名卷中尤竊以自幸顧衰朽蹇拙弗克出一詞以贊之不能不愧汗也爰筆冕之所以幸且愧者以告於公用以謝不敏云

廣西通志後序

黃佐

志粵志志王政也粵言乎通西粵郡邑管是也其政則

西粵粵言乎王大一統也惟王政始自疆理因地法天正人之紀述圖經上篇疆際之國漸我文德雖內寧而塵外憂通變宜俗述圖經下篇離合支綴漫亡友紀明因地述歷代郡縣沿革表象辭悠邈變斯生畏明法天述荊楊分野表正人之紀通變宜俗莫大乎官人述秩官表文德之修莫大乎知人述選舉表藩屏王室視古諸侯爰有懿親述藩封志命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諸侯祭焉故次之以山川興作必先井地使百姓相親睦故次之以溝洫百姓不親思所移易故次之以風俗移風易俗實在康阜故次之以戶口有田則有稅有身則有庸故次之以田賦公則稅庸私則懋遷斯財用足故次

之以食貨足財用則有政事稽賦自出故次之以公署有政事則有教化故次之以學校以教化與學以致其道故次之以書院振文教必奮武衛故次之以兵防兵食足禮斯備矣禮備則鬼神資矣故次之以壇廟鬼神既資乃敢與居故次之以宮室有居處則有登望故次之以臺榭有游觀則有舍止故次之以關梁生有居則死有藏也故次之以塚墓而人道周矣古蹟則因地之餘也群賢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文也故待人而行者也才兼文武與我[illegible]以[illegible]也有[illegible]者次也臚列廣搜以示遐就[illegible]之則傚保[illegible]勝德必[illegible]必[illegible]與川可為儀炳

潛鏗鏘德業丕丕顯有名臣我邦之師家衛孝友書身殉國蹈潔不羣獨行違道學優斯仕仕優斯學逸行貞德曲技偏駁成名雖殊皆足以示民之趨述人物列傳物彩侵人遂通地天浸淫害道談空攝玄妖言轟灼是究本原袪民之惑舍是奚言述僊釋列傳猛政無經匪先民是程捂克自雄乃攖天刑述酷吏列傳彼何人斯鬟髦鬼蜮竊此貴富亦罹咎懲述佞倖列傳夸貊寺觀之非類與事與言之不可以類皆外也外紀載焉王者無外則非類者必懷柔道無外則不可以類者必兼收詳人道也故以外志終焉是編也佐始受役於司馬蔡中丞省吾公會病且憊乃以志授同知舒君栢周君鈇諸生嚴肅李承簡李廷禮莫遺賢廖紹禋董俾因唐公肖舊稿稍增定之顧列傳外志多難寬定則以託參政蔣公山卿參議鄭公維新既成書則梧州知府劉君士奇實提調梓鍥合六十卷為類凡十有二云嗣茲人文以賁粵土省吾公之功闊且永矣於佐何有哉

廣西太平府志序

鄧　炳

人謂者先收圖籍過都者訪求圖經君子謂其知所先務圖籍記民數賦稅之多寡圖經記山川之險夷皆可有而不可無者也於郡志兼二者而過之其可缺然乎哉太平為廣西屬郡[illegible]治前代而皆統以土酋逮入我朝長貳以下始出廷授百餘年來郡志缺而不修並地

累遷徵政尚羈縻故人類以為不足而遂忽之也正德丁丑炳承乏是郡遺案散於蠹鼠陳迹等乎雲烟心竊病焉乃詢諸故老士夫創為草稾俾地方援據為事衆未暇成書既而少府田稱夫節推陳良玉先後繼至二君學問深醇而皆賢勞於外雖欲屬以纂修又無因也頃因提督學政大庾劉公移檄命修郡志以備武宗實錄采取顧以蕪陋弗堪然其責有不可得而諉者於是重加蒐輯閱月脫稾亦惟應嚴命備缺典而酬夙心也目凡二十二灑為四卷首揭本府次繫所屬以類而序雖有愧於一家之言然開卷之間一郡之所治者因革損益與夫風俗物產人物之屬簡便易知其間例義

之出於聽見謀議之概於心思者借亦附見其所無者不敢妄爲增入以犯不避之罪不知史氏亦將有取之否乎夫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昔之號爲良史者詳於紀傳十志而乃略夫兵制識者不能無憾是志之作收拾散亡而得之又惡知其無所遺者邪采摭考覈續而正之尚有望於後之君子

南寧府志序　張岳

南寧古邕州之地西通雲南南控交趾近庇兩江谿洞之間嘗攷圖經右江出雲南峨利州左江出交趾廣源州而會於郡之合江鎮入鬱江以達於海兩江之所包絡地方數千里大者爲府次爲州次爲縣其最小者爲

長官司將平則南寧通其驛道一不幸稍有警動駐節鎮撫亦必於南寧焉有事故欲經略兩江必自南寧始唐以邕州開都督府列於五管元和後廢之隸領於容管而有黃少卿之叛議者始追咎失策宋初經制未備一旦儂智高竊發破州城沿江東下嶺外幾不可守及智高平後乃分析其地以漸制之而邕州太守特兼經略安撫之號兩江無事者垂百年前世之利害可覩矣往者予承乏廣西臬司督理學政凡符牒下兩江者率閱月乃達幸而不沉沒拆壞能以時獲報者十無二三蓋覩南寧如在荒服覩兩江谿洞不啻化外地既遼闊法制禁令之所及者多疏萌芽谷蘖至於苞桥桀張乃

駭而圖之亦其勢使然也夫古之部置方州皆因山川形便與其道理遠近所宜故或因建瓴之勢以臨制上游或順臂指之義以控運四外要歸於建威銷萌以久治安而已若悉割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北盡乎宜柳之境屬之南寧使自爲牧鎮此所謂臂指之義也則兩江谿洞可以馴服兩江既治雖以南略交趾可也或曰如此則何以爲廣西哉曰夫桂林故衡湘地也天文分野上屬翼軫九疑蒼梧之山形勢發衍首起衡嶽腹蟠入桂而尾達乎蒼梧湘灕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岩崖極然此所謂建瓴之勢也衡永邵道郴桂諸郡綴附廣西并故所轄桂昭梧三郡統之其封略故爲不

小矣今荊湖地理闊遠行部使者病於不能徧歷或議欲析而二之而衡湘閒數郡歲調兵食以給廣西蓋猶弱之也若舉而移之經制一定爲服嶺安危計慮久遠宜無出於此者南寧故無志嘉靖丁酉冬吾友郭侯世重守郡乃創爲之列三十六目釐爲一十卷既成問序於余故爲書余所見者以告之蓋講畫山川形勢以制其阨塞利害志亦弗可略云（嘉靖末年重修董傳策有序不錄）

思恩府志序　周璞

思恩爲府纂通志者收之廣右諸郡並列復外志者何改土爲流前後之異並兩存以備鑒觀也郡舊無專志志之者吳同知赴業已成書上官惡其病已匿而弗傳

者久矣嘉靖壬子冬督學敬所王公續修通志旁搜諸郡邑故實檄及恩恩余慮無可援據延屬之訓導張恩陳琠訪故稽類萃成一冊登復中間缺略者多余於政務之暇參互增訂采其可徵者釐爲四卷聊以上裨通志之輯焉耳越明年張恩擢去經歷利宸偕陳琠進而請曰此志止於謄寫傳之不廣得無猶昔之固陋者乎後將奚考惟梓之璞也不文志鮮旨緒於何示遠因閱志中表見之蹟無間獨於夸倘寔茲邦所由以治亂也若宜戸曉命付之工序其略曰昔孔子云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當時齊魯之邦皆爲聖臣封國變而之道其漸如此矧蠻夸獠習尚能倏然而轉移之哉惟

壓雖既分歷漢唐宋元爲峒爲州置之羈縻未變其俗入我明興天兵南下西粵酋長始齎印納款舉得分封錫壤恩恩岑氏與爲岑氏子孫者賢陞州爲府育士恤民人文始肇開矣至濟肆逆其機遂沮改土爲流設官命職分立圖里百凡規制幾埒中州矣王受構亂其機又沮至陽明王公撫亂宥罪還彼故疆分立九司仍統以府又大異於昔焉夫以一隅之地三變猶未及齊魯況望其至於道乎或者當事之人施爲緩急之序未必體孔子之教徒咎夸倘之獷猾者亦未矣邇來漢官咸儀明時章憲人皆習見率由之適際祖宗百年之化皇上必世之仁熙洽於遐荒劫運乘氣者茲惟其時今此志之行揭覩夸倘一卷使人人知夫構亂者之爲危循分者之爲安危者殲其身而戮其族安者厚其生而保其家灼見利害之途幡然悔悟民志其有定乎民志定則事無沮撓田野可闢也學校可興也禮義可錯也民風士習勃然蔚然同躋文明之盛其於道也蓋不難矣余職茲土媿未能致之有成故序之以觀其後

重修全州志序　楊本仁

全故有志也而舛陋無紀摭其所不必存而遺其所必不可闕疎劣成於寡昧情勢掩乎鑒裁爾邪夫全於粵爲上地而又多才往也靡徵後將焉視督學謝公慨然病之乃於校士之暇力爲詮削於是乎旁搜塵籍下引

故老斷碑殘牘曲加披省埋其所弗逮而闕其所不及哲一行可甄雖苛弗捐義不必存窮而亦擯文於舊減十之六而事溢七之三將授工屬予敘之夫志鑒往躅而繩來軌也有風之道也獨建置沿革乎稽哉予觀今志挈綱以從理也而政弗舛也標制以示準也而吏弗逶也摘辭以道礙也而民弗病也而又峻體以懲駁也引義以弭濫也美哉核而潔辨而理盡而不蕪辭之淘洗江山鎔範規制抉劂才賢金石典訓鑒鑒乎足垂炯鑒也乎是故全艱於兵防也而白要害之郄全儆於屏征也而指窠弄之逕全眈於屯政也而發侵沒之機全病於徭稱也而引制禦之端則夫後之良牧立政紀綱

民生固不必求之志之外也美哉公英練植風節先以名御史督學帝幾爲翰林爲官直乃出而於粵勳引古誼雅孚士心挍程振貫不遺餘力夫大華近而涉荒裔豐與法紀了無芥蔕則公之識度也卓乎遐矣予何足以知之志凡爲綱七爲目五十有八成於歲己酉冬十一月刻於庚戌春二月總如千萬言

慶遠府志序

王文炳

古者千乘之國及列國之邦皆有史以掌記時事自國列爲郡縣而史失其官然後志作今之志猶古史也顧古有郡必有史有今郡縣之志則或輯或不輯或存或不存俾守分符蒞役者溯焉上者不係鏡前修備後觀即

其土著黎老亦往往不知其疆域分授規制崇卑與邦君先故墩惡汙隆之詳嗟嗟志之失也亦已久矣詎獨吏哉慶遠在百粵西南即禹貢荊州之域秦漢屬象郡交趾唐迭更爲州郡隸在嶺南宋仍唐乾封名宜州自咸淳初而慶遠始有府矣已更置於元迄我明興役仍咸淳之舊制定爲府領縣五而一屬於土領州四而屬於流官者僅一其長官司二則皆土也凡去京師萬餘里而遙不佞炳辛巳秋奉命守是郡驅馳甫暇搜郡閩籍亟欲得志讀之迺闕如也因慨念是郡之被化較遠於他郡以故是郡之土田民物風俗兵防官聯師儒之紀闕亦易紊於他郡即他郡無志是郡其可已也夫於是不揣固陋請之監臺偕等纂輯之役與一二僚屬及鄉縉紳旁搜周詢析體分類第爲卷十二卷有圖有表有傳有文有錄越歲而告成事猥以炳之不敏遜舊述之途遠矣一旦草創其所未備於所謂此中之山川形勝得無纖盡未審遺於覽睹之外乎土田民物得無綜覈未實失於搖撫之據乎風俗醇漓兵防夸險能必其一一如指掌乎以風宦邪未必凜乎霜鉞之加也以紀師儒得無倫序乖錯文采未振乎不佞炳竊大慄息焉蓋非曰爲是郡乘不刊也亦爲郡闕草昧以俟後之君子後之君子其以炳爲僭踰炳惟命以炳爲疏略炳亦惟命若念炳所以始事者辱賜一言潤色之是豈獨炳

拜賜邦之父老子弟拜君子之賜弘以遠矣不佞深有望云

肇修荔浦縣志序

呂文峰

理邑之志與荒邑之志孰急哉理邑之志其間人物遺聚之盛文藻聲節之美自足以飾觀於域中而傳信疑於來世其他賦役之數則可以按籍而知張弛之權則可以循迹而理志固無不備即無資於志其義其數可知也若夫荒亂之邑其爲籍湮漸戶口則譌胥徒之愚詐不可以憑几而聽長老之額家不可以詢訪而得而況頑悍無知之夸蓁蓁狉狉剛柔競緣之用一失其宜則犖然鬭起而去遂至不可收拾苟有得於志而覲之

則可以番計而預定覃思而默識知方來之變而起可久之功是荒邑之志尤為急哉務入郡縣于有餘年相繼為令者豈無其人之材智足以及此而竟泯泯無傳得無以其地之深阻人之愿朴其事無足紀雖有文將焉用之故不為也必不然矣夫以檮杌名史猶得與晉魯而並稱未聞以緣方之邑而可以罷夫書契之用者也予方受任奉檄亦不以此為鬼蜮之區而鄙夷之顧予獨翹然自喜以為居九夷行蠻貊聖賢之素心而丈夫之偉事也何用於邑為既抵任其縣署託於草茅之間頹垣漱室不可以居而賊方剽奪郊關田不輸稅人不供役上司之索者則皆為參商事殊蚤滅如向

人所謂最苦之說者矣乃嚴加濬築急修闕垣以固為自保計陰購巨酋五六人磔而戮之諸叛稍斂戢詎今民夷相得宣析而居者錢相率輸直錢惟恐後稍足為邑矣然而衆心尚未安定教化未能遽興豈能無所望於後之人哉居常冀夫前之人若具其梗概以示我則以余之蹇且拙按方而劑量隨形而斟割當有足觀今日之倥偬如是前之人無以告我者之過也吾復無以告夫后之人責將誰諉故吾於是志也非徒以備往事而已也其山川之阨塞輪域之廣狹事宜之因革財賦之盈縮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澆淳兵防之虛實夷情之順逆宇舍之建造壇廟之修立咸悉衆而并書之使後之相繼來令者得誦觀是書將慨其所未備而增其所不足修廢而補墜扶衰而鋤强隆禮而興教格頑而化順歲世既久風俗日移駸駸然與中州之理邑齒吾方翹首而望之則是書也庶亦有補於荔邑而不知者以為呂氏之書也昔令尹子文以舊政告新顯孫氏疑其為仁夫子特許其忠夫仁與忠則吾豈敢而壁譬為此者其亦以舊政告新之意也夫其亦以舊政告新之意也夫

平樂府志序　　黄文炳

為府壬辰文炳以入計歸自京師時府江兵備憲副姑蘇黄公方日夜求兵民善後之策往往稽故牘行事恒

慮文獻不足一日顧炳曰郡無志盍圖之炳唯唯公又曰志記事史也將繙章繪句以炫今學士大夫乎則必延境以內學士大夫嫻於辭令者若事顧郡帑無餘羨惟是廚傳扉屨不給是虞姑自具草草成吾擇焉毋曼辭毋遺故毋飾虛為華後之人獲藉為得失之林足矣炳以不文辭不可乃取故所藏纂集未就散帙綴而裁之刪其浮十之六增其缺十之五復檄州縣有司詢故老訂其謬十之三至於傳記敘說亦多以管見撰為短長惟求意盡事覈不詭故實而止文與否弗計矣草成為若干卷以獻惟昭介在西鄙用武之地弘正嘉隆而上歷十歲九被兵有司率廢食征繕殫其神於羽檄

師旅雖有志而不暇爲郡數遭回祿典籍散鈌文移分竄誅舊牒於学故者百不能一其辭雖有志而不易爲文獻寥耿財貨敝貲舟車文物翕赫之勝不足當中土之什一當事者率蔑爾視之又皆以志不足爲也雖然昭不可以無志也較中土爲特甚彼通都大邑民俗殷富制度宏濶四封無虞絕金鼓刁斗之聲車書所被較若畫一四民而外無復民也長民者各自以意見爲治雖有張弛其閒不至大乖尺寸即無志焉可矣昭民今雜處山川所限人生其閒異俗辟絲蠻獞異類竄宅此順彼逆地利所過不容不審也亭徼相望飛芻輓粟益寡寡多皆隨今殺賈亡名存不容不稽也盜亂頻仍流移稍復阡陌濶啓戶口田賦之盛衰多寡異數不容不悉也忠臣烈女不幸而生於窮陬下邑世遠代移拱木同腐名湮滅而不稱不容不紀也是數者皆所謂得失之林也後之人欲稽而考鏡焉孰從而取之柄故曰昭不可無志也視中土特甚者班孟堅述司馬長卿子虛上林諸賦窮綺極腴照耀古今而終之云子虛所言上林山谷萬物多侈靡過其實非義理所止及傳鼂太子家令所上備邊勸農諸策地形險隘人性疏密下至堂室里宅田作阡陌之制津津乎其言之也文帝每採用其策以實塞下今志中所稱引無有一語可入長卿吻類至於老成經略遺績與夫廢置之由所當存以示後人者枚舉而不敢遺噫此固班氏意也亦袁公所以命稱意也

重修廣西通志序

蘇濬

粵西通志修於嘉靖初後靡續者而舊本殘缺漫漶幾半萬曆辛卯蔡中丞公紹介薦紳張羽王同成是編羽王往矣書竟弗傳會廷開史局蒐羅掌故中丞戴公侍御寓公林公僉謂粵西故多事而信史無徵何以稱天子右文意因命濬纂修濬嘗陟堯山望陽海西入領方東窮邪嶠其閒叢嵒秘洞以及脊脅之區禽嘯鼯嗥以及古人篳路藍縷之處亦皆耳而目之然而不能文也昔春秋列國詞命相競風雅諸紀尤章章焉若夏商所稱十二州之則壤五官之經黃總者錯者赭服者青黎者黃壤者赤埴墳者爲甸爲丘爲成爲同者爲田爲乘爲伍爲兩爲追爲胥者列之藏書副在外史其事一何核也豈紀事紀言體裁故宜爾邪今世之所急者非文也事也粵西華夷雜處絲棼蝟集自嘉靖初迄今逾七十年所不爲無事矣天之六甲率六十歲一週其閒朓朒異變災祲異度休咎異徵一不紀則疎再不紀則袞三不紀則畔官離次故大書屢書保章尤爲加虔而况世事日厤遞爲推遷粵西自嘉靖以來無歲而不尋師今年征古田明年征十寨後年征府江其事胡可勝紀也論郡邑則昔以土今以流昔以邑今以郡昔燥濕今

今曠其間郡邑之迭更者不知其幾論秩官或因事而增或因變而移或乍設而乍罷乍東而乍西其間官職之迭更者不知其幾若甲兵之什而百百而千千而萬財賦之出而入贏而縮其間法制之迭更者又不知其幾至若人才盛衰吏治媺惡是非臧否之相懸者又不知其幾欲一一綜其終始難矣哉且七十年來少者老壯者朽斷簡殘編僅存什一於千百日復一日將誰知而誰傳之邪濬不自揣蒐之往牒詢之耆人故老因得志稍更之而附其未備計爲卷四十有二若戰功籌策錢穀甲兵尤縷縷列焉庶自附於稗官帳籍之末簡不暇計其文與否也昔夷吾借聽於馬隰朋借聽於蟻浩浩者木育育者魚寓戢且借聽於臧獲是編也其爲馬乎蟻乎臧獲乎若修飾而潤色之則當俟諸君子

懷遠縣志序

莫抑

懷遠爲縣蓋肇於有宋云明興方幅具整廣輪無外諸猺扶服而請吏成弘間乃跳梁侵蝕縣治當事視爲比戶昏荒置不問至隆萬遂戕邑令詔征之亂始平而縣治荊榛數載城弗就鳳谷蘇君來尹其地慨然曰邊徼去天萬里責在司牧而僦居鄰邑養安歲時是荒他也於是入箐峒躬勸諭羣夸盻戢受漢索則卜丹陽鎮而遷邑焉鎮地彌壁挾兩川圍羣山風氣所都而君拮据芟柞不辭勞瘁縉雉墉搆廬舍剏膠庠通化居變甌脫爲今庚癰椒菉沛之區一旦煥然樂土矣顧深念營搆難而無識後且堙莫考則請諸當道爲志以紀之山川田賦兵防城社區分臚列其部署方略可覆而據也予反覆詳閱深歎蘇君之賢而多才也縣之廢將百年司土者伉僩歲月假舍郡城不一而足武牢玉江之間將三甲民而秦越之矣渠寧功難首事亦緣才有挺植夫懷遠險土也郡守江君失利於前邑令馬君覆績於後甫頒誅討而復變起坡頭猺之獷悍事之艱危誰其堪者而蘇君焦思殫力龕世猺亂走虎狼之穴擾狎御之今闢棘荻之場啓宮室之麗遂使家連囷鹿野亘錢鎛皐潘木樓稗販經屬彼其才略何如也縣功成天子嘉厥績擢虔遠貳守又念懷民纔定弁君無再著後者復留治而久任焉丹陽千載之靈秘由君而洩邏厚百年之札結由君而解民萌數世之痍痏由君而平敝當慶期靈鵲獻異新邑興建將與帽山融木同長而是志也傳之久遠亦永爲千禩不刊之典故矣君身爲之而身紀之故事核而詳思遠而深辭懇而切後之經理者不煩勞晝手此書而專治若奉律令守成案耳昇時金馬石室之臣修龍門蘭臺之業考覽功伐著於斑琰不其有藉於斯哉蘇君整布寬寓樹常興之勳當不限此而遜爾小邑茂立嵬績從此無方事業所以煽竹素而熾丹簡者則俱發硎於茲矣予喜縣功之成歎蘇君之才

因引言於篇端俾來者觀焉

上林縣志序　　平　順

上林志刻燬於兵火將百年矣故上世無懷之風欲遡焉多事之民瘼漫無紀籍循以至今化陵俗替益失考訂抱桑梓之情者毎私惜之邇逢邑侯戴南王公政尚廉明治先體要甫逾年而寇息民恬頌聲大作旣而以鏡古證今莫要於志失今不修后益湮沒乃以屬於黌教湧泉謝公公瓊南人也學優才敏博物洽聞因數月而志成余作而歎曰余垂老林下歸八旬矣未見任事之人垂意猶能躬見可無一言哉禹貢職方誌之權輿也然其所載不過疆土風物餘則未備我朝肇基有大明

一統志詳矣然統之以天下亦不能纖悉於一邑也茲錄纂修於謝公參考於陳公而總裁於王侯效法於禹貢職方而一本之於大明一統志世道升降風俗汚隆政治得失與夫戶口之殷耗貢賦之盈縮凡有關於治亂興衰者靡不悉備所謂文獻之可徵者不在是乎或曰誌之爲體有褒與而無貶詞茲其美績著政無不備書固將以爲進今而追古似矣至於倫風敝政之類無不錄也不幾於毀邪夫闘毀而惡生人情之恆也溺於風聲氣習而不知反者見此能無懲乎監失而爲得人事之度也有父母斯民之責任者監此能無興乎如是謂茲誌不益於世教不可也雖然事實有機成亦不偶

王侯民牧之良也始先急務謝公文學之宗也筆擅史才然微王侯無以舉曠世之典微謝公無以垂永世之訓余以暮歲猶及見其成書得以增識其間亦百年奇遘也是故不忌耄言無文而僭著於篇首

懷集志序　　謝君惠

昔在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孔氏述職方而遺九丘蓋九丘所載不若職方詳而外史之掌卽今邑乘也凡以鋪張王制條陳時宜備物寄軌而治理寓焉是故志之重於邑也與國史並懷集邑乘舊無考自弘治庚申邑君呂始纂史八十餘載爲萬曆丙戌林君春茂修之迄今天王紀元又三十六載已屆志散逸無聞卽林志所

修者僅不至杞宋也君惠承之於茲首蒐前乘而閱之世邈事湮月異而歲不同不無今昔之感疏漏之虞可慮績邪陳郡尊修郡志檄下邑博采故實以應維時墟茲邑嚮僻遠迺甚旣承命懼吾志弗克荷寡學識則議論淺炫華靡則體裁乖尚簡徑則事不備循故常則辭不典卽有志焉將焉覯剡以副懸之子洛誦之孫閭粵之風馬牛不相及也一行作吏簿領旁午數年來懷眷眷多故猾敝倫瀰水旱之頻仍盜賊因之盜賊之竊發紀綱廢弛隳之名在而實亡貌存而神斷者多矣輿圖之稽山巒水若素縣策然至於圮堞頹垣殘址遺碑道旁之芻狗也土田萊闢賦稅登耗水利通塞秦越之

肥瘠也學術邪正人物臧否風習淳漓落瓠之晨星也
他如兵防之猶虛舟也武弁之猶土苴也籍之猶塵飯
也拭目種種未易枚舉犂則積而蝌有臣範則冠而蟬
有綏方愧吏治之弗修而遐修史職乎雖然吏與史非
兩也即不敢當古外史而職方之責夫豈有貸適轉請
之撫按督學守道諸公既報可遂不辭劒吹之央晉班
之窺與懷鄉先生暨邑博諸士咨詢各殫厥心力以卑
月而開局至暢月而就緒矣分卷六分條四十有三則
凡例名目視前志稍損益之删冗補遺或述新規以附
舊章寧覈無浮寧簡無濫細大不損初無掾飾所會之
說志輿地則險要若而源委辨志建置則頹墜舉而煩

因明志賦役則額款徵榷毫分而縷析志人物則樹歆
者應選者森然臚列志藝文則關世教者切性情者彙
遑乎畢錄矣所以資於治者不知何如惠初僅曰竊取
詮次以副郡尊之採以成區林二君之志聊補典籍之
闕耳今志在而知畀付之天下百務攸萃其爲責任不
益重矣乎夫天下事每成於有志而敗於自棄安敢不
策駑勵鈍黽勉從事期不爲邑乘羞也因書之以見吾
志萬曆初林春茂曾修郭應翰有序不錄

重修鬱林志序　　曾守身

吏治惟一清耳一清百清或曰才佐之非也才自是清
中事無才則無不濁矣又安所得清者而稱之泉之冽
也滌煩囂之蘗也兆豐清白才也委珠於泥則渾矣委
鑑於塵則闇矣才固未必能清也或曰水清無大魚又
曰舉世皆濁何不汩其泥而揚其波彼蓋有激乎其言
而㬥汙者遂以爲口實攫市鬻門亡家敗國天下之惡
皆歸吏治云乎哉鬱林故太守陸績歸之日舟虛以石
鎮之至今號爲鬱林石與潮丁續蕉苧薇體本不佳中
貴人奏應貢令鬱林歲貢爲撥累殊甚墟峒悉逃先皇
帝一朝撤盡閭閻歡呼若更生夫一石一蒻爲清幾何
而光乖宇宙澤暨穹壤史冊詫爲異事令天下盡如此
石此蒻四海有不永清者乎甚矣清之所關重也方今
寓內外盜賊蠭起率執言貪酷吏敺我雖不盡然然亦

有以致之鬱林東近欽雷西連橫貴採珠剽馬將入我
疆矧加派調發日以繹騷[illegible]土也岌岌乎殆矣諸郡邑
長上奉令甲前職涉輒近監四方之亂能亡意乎倘不
然而敺吾民以導賊則賈胡之患其曷免焉楊郡守脩
鬱林志雅有石蒻之思首言法與所以法予讀之未暢
截讀其總論一篇約之爲賦役訴訟二事析之爲兜攬
婚姻土田人命盜賊賭博六事語語刺骨與可爲痛哭
流涕長太息予始知其法在志其所以法在此允若此
則吏治清矣昔楊氏以清白吏遺子孫君其苗裔邪吏
治清而天文地理錢穀甲兵官師文獻風俗民物災祥
治亂一一言以蔽之矣以稱不朽志可矣若夫寶圭窮寃

於十洞羅望潋灧於三江馬狄血食於春秋陶何競爽於橋梓支解流馨於雲仍淑閨耦形於雙石艷姿殉主於危樓妖嬪釀亂於天寶葛仙覓砂以宴舉李龍嘯樵而歲還瑞鳳翔輝於祇樹靈魚吐沫於石吻銅船耀影於江心神鼓揚聲於水面嵓蚺取精於斗牖膂木侵堅於鐵力黃茅染瘴於病夫胡蔓構命於訟庭鬼門增慼於征人斯一方之修譚亦清客之所抵掌也儘足標奇卒難悉數觀者自得之

潯州府志序

戴金

史剖而爲志史者百谷之王志則學泒分流而曲折回環與其周盡者也郡國之乘至宋差備獨兩粵一帶希

傳令行者只桂海虞衡志耳明興以來紀載相望文獻託焉潯雖僻遠面面水鄉然西粵上流稱要害地在漢屬鬱林蒼梧之交過後遞爲升降顧遐外數化亦應幾秀至宋乃自爲潯州元因之入明爲郡與大國諸侯齒矣夫陸績在郡作渾天圖厥後埽舟填石歷載世世符竹以爲美談此破荒時第一韻事也宋二程先生隨父之任讀書伏嵓流芬未沫至今炯朗云先是猜阻夸荒世不乏人比乎昭代而皇威丕振斷藤峽夙稱負固襄毅破之文成繼殲之遂埽版圖累葉無譁然則道風秀挹陣雲滌氛覗他典籍詎易數數者哉余叨守是邦綆短汲深不稱是懼逖稽掌故奉爲司南顧覓郡志尙彌

缺陷即典籤無所置對蓋前此僅有草創而無鏤板久而湮滅余歎曰文獻不足至此乎因購得蠹殘潤色而增補之作若干卷爰付剞劂以昇後人曩時操牘則先正開其釽鋧迺日舐毫則傳令成其杼軸余不佞共參訂焉夫志非直文勝也必如故家人述上世遺事詳晳可聽又如聚米成圖使觀者不出戶便縮地而知四境斯爲良史之才今是編尙質勝爲多然一邦傳信全具荒經視向缺陷時罔不侔矣語不云乎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芳軌而接後塵儼作周行之示高山而動仰止容敦異代之交善可爲師古可爲監守之幸也其非然者閱者疵歧路盲揺輪輿畫牧豎且叫號之殷鑒不遠翻

閱犂然安得不猛省作計乎況乎覽江山則關心於險易悉風土則加意於淳漓綜學政而思鑄人見城闉而圖固圉肅祠祀宜薦明德之馨覈田賦宜軫膏脂之恤何事非政何事非學豈直供墨卿之談叢搯華林之瑣竹已哉猶憶先大父少保早歲爲粵西開府有勘定功其後督西粵最久粵人懷之里居庭誥課其孫子每以士大夫奉揚簡書惟是法古字民爲諄切余媿陋劣謬荷門碁何敢自詑青藍要以開卷而懷昔賢無忘羹牆之見爾今海內在處多故而西粵一帶猶稱靜帖然則宣風翌化解澆除苛未雨徹桑永杜覬釁正惟一二司牧是賴余也願與僚屬均勗之他日苟有所樹回環曲

折澄淵不波滙於谷王史氏容將採之矣

粵西文載卷五十三

粵西文載卷五十四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輯

書

與廣西王提刑　宋　僧契嵩

某啓無狀之人輒蒙其黨相嫉且詾詾不已以此故不敢往來實爲彰於鄉邑之棄昨日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奬屬將製贊於路隅先沐賜教豈勝感媿某獨立無黨言多忤物將遠匿羅浮藤守沈公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決浩然南還當首候使車迎遠高明爲乞爲國重愛謹上啓少布區區不宜

與孫司封書　曾　鞏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巳奪邕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二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横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訴之曰司封狂且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邪四年智高出横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卬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比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駡不絕口智高度終

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思之禍必不
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
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
廷所寵卹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
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
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
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觀
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
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
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殺軍殺將喪元元之命
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

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嘿而不言或怨而不備苟
且偷安以至於不可收拾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
侵嫉令與衆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孰復言邪開宗旦
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經略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
告之今後世不能用懼事為之衆必不肯復言宗旦嘗
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貴力開言
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非衆而
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其者或不敢
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藏之天下視聽今揚褒
大其人以警動當世邪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
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

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
名輩皆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
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乘至為世所指目此固
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輩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
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
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
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
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
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
南方以賞善罰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暇
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

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
答不宣

與呂相公書　　　　李　綱

近得廣東林帥報南兵敗還已破賀州遂犯封連亦聞
有欲招撫之意竊觀情狀似不可信然因而撫之使
果能效順則夫復何求倘攻劫如故廣東有備因而
圖之亦未為晚也目奏宣司于今盡辭二帥分發軍
應援岳飛會合曲江并中兵夾擊期於淨盡擊之是也
第恐廣東未有備禦兵心疑虞以犯番禺林帥既
以提兵防拒為名不復嚴守深當夫番禺則其餘州郡
望風奔潰為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引之策非得韓虞親

提兵臨之未見所以挫遏賊鋒保全二廣之計某已具
奏乞韓侯不拘路分前去與分撥軍意頗相合但遣他
將不若韓侯自往之萬全必待他日二廣殘破而後遣
則無及矣

與宜州判官盧成均書　陳坦然

國有患難乃見忠良負人之利而背其君非忠也怯人
之威而失其志非勇也君甲科進士當以才識濟理今
佐一郡不能撫其衆以至於亂又不能死乃更甘心僞
號提烏合之徒剽刼郡縣朝廷封疆萬里帶甲百萬遣
偏師取狂寇如舉泰山壓卵耳奈何赤族從叛人入湯
鑊中邪

與蒼梧陳簽判　鄭剛中

久不瞻晤爲悵可知枯冷杜門無從修問全恃乎累承
以爲尤高才淹泊備見靜養不擇事而安政所以貴先
大惟自珍護以對來休

與董梧州彥明

知郡綿歷之久顒望之休把麾南來尤見靜養此距治
府不遠日夜隨江流過臨封者皆公境内謳吟之聲也
政成期月誰謂不然

與董柳州邦直

頃昨短記因緣塵浼已荷報教之温九月末傳幹來復
領貺示問勞委曲一一皆古人高誼中來非枯冷者所

應得於今感佩尚溢於中羅池古郡昔賢之風流文采
散在溪山草木間者尚歷歷可數年兄雖暫煩小憩亦
可時覽以助嘯詠資閑暇否陳人以不得陪爲恨矣某
八月初忽感寒熱投京藥失度臟腑交相爲沴纏綿八
十日今雖大略向平而枯皮痩骨百態俱敝欲詳記以
浼記室不能也罪戾之息每得書具言託庇二天無所
不至老懷感激何以自勝愚陋無訓尚幸始終保全之
仰恃題塔之情輒敢布其心腹慚懼滋甚湯餅剪刀弄
但鐵工精鍊亦正濟客中所乏奉覘感荷之餘僮婢皆
知舞手滋媿閑寂中無以爲報爾今此作書輒縷縷如
家問者遵不累幅之戒也亦望台察

寄劉共甫書　張栻

邕宜諸邊雖幸悉安靜然野心豈可保惟當充吾備禦
之術使有隱然之勢以折其萌選練親兵立伍結隊明
其訓習教以親睦激以忠義至於旂鼓器械皆從一新
收拾強壯不敢惜費今所增已近三百皆選士江淮健
者觀亦無以相遠也邕宜將兵亦與選練按試矣獨患
難得此將官只得短中求長耳

答朱元晦四書

賀州有林勳本政書想亦須見漫付一本其間固多未
盡然其人一生用功於此其說亦多可貴此外又於其
家求得數書有論屯田項目亦甚有工纔抄錄續當奉

寄此公所至有惠政乃是廣中人才之卓然者殊惜其
不得施諸用也
歲事極稔盜賊屏戢目前僥倖無他而環視一路可寒
心事極多邊備兵政亦隨力葺理保甲一事亦頗有條
理惟是靜江之外諸郡歲計闕匱異常甚至官吏乏俸
軍兵乏糧此亦何以爲郡
此路向來盜賊之多正緣配隸之人萃爲後皆逃逸爲
害比嚴首捕之科則其賞罰接踵至而幾無日無之收
其強壯以爲效用故少戢也然廣中之人亦自多犯法
徒流雖有刑不足以勝奸究使人愧懼恐兄見念欲知
其詳故縷縷及之

某罷勉南來視事逾旬矣廣右比之他路最爲廣莫而
凋瘵則最甚蠻落睢盱邊徼寡弱日夜關憂固當以安
靜爲本然要須在我有截然之勢則安靜之實乃可保
方考究料理不敢苟目前也遠方法度廢弛惟以身率
之立信明義庶幾萬一此路土丁祖宗良法今虛籍雖
存而其實都亡方尋繹舊規若此事有緒庶幾邊防差
壯

與曾節夫二書

靜江財賦適承困乏之餘今幸支吾兼支還兩司錢十
餘緡去冬米賤收糴爲備幾二萬石惟招軍治甲不敢
借費所收拾強壯新將兵效用已近五百畫部勒教閱

合摧鋒及效用并帳前親兵千二百餘人額成軍伍蔡
此路控扼非一此爲急務也今郡事極簡日間多得暇
但環視一路思慮不能暫釋耳
保伍法先行於靜江境內極得其效非惟弭盜亦且息
訟因漸教以相親睦扶持之意繼復推之一路有四州
者料理有方今又得朝廷降下尤幸事也

答詹帥書　朱熹

州縣賣鹽不能無弊閩中今亦尚有病此之處然頃來
惟行鈔法又奪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束手雖
軍兵衣糧亦有支不行處況至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既
經仁者之慮必無此患然顧利盡歸商賈而州縣兵得

淨利錢已是不及向來官賣之數又失夾帶耗剩之利
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去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爲
之過慮也昨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鹽
法爲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爲寬弛只劉晏造船
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謾錄呈幸一過目又如半年不
能千糴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無近於蔡尹之役法否
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甚款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
深尚可咨訪以盡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

陳邕州士英　周必大

某切以天氣晴和共惟塡臨台候萬福辱去冬所惠教
感慰感慰便民五事皆深切著明洞了□宜州□擾未

欲輕舉若州府徐徐自行之他處自可次第料理惟鹽貸一節利害甚重昨降旨下帥司必已熟議地遠又都諸蠻與內地不同凡百更望加意上司或未諒不妨為言彼此貲貸者初無同必也餘與若時加愛以需名對

上官州覺

某切以清和在序恭惟鎮臨遂藩台候萬福才猷敏茂著聲交廣固已頻彼襲與過勤緘啓欣感無斁禁軍上下既已措置詳備蠻爾發解自無能為至如錢鹽卻當按月支與鹽引易得但開搬運費多漕司未必如期應付州郡其外無不敢力爭此利害之大者惟高明常為曲突徙薪之計甚善餘冀以時珍攝別俟名用

與廣西蔡帥範　方大琮

某甲午春抱關於部閒竊見盛名時侍郎以王人銜命節臺不忘舊游弱之一訪予是十年間偉績奇節出藩入從表裏愈偉某素詞退思稍進旋退不敢復作當世想天度優容俾忝郡符竊倚東藩以叨瀕為過奚敢以遠外為辭侍郎中朝所倚重者適亦為海外一行高乎大藩與玉音羅列叨扶若與某分嶺而治者昌黎謂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其嵌合東西言之昔之重在東以其兼領也今之重在西以郡多於東也所謂邊者海外與黎接諸蠻與□接以交趾曰橫山外皆是所備者只此未聞以北寇透入為虞七八年前有韃寇

大理之說或曰隔於泥六七百里或曰江防僅如許彼何所憚而迂回跋涉於瘴癘避僻之區是必不然朝之名流指臺臣為建思策然今春有傳其人大理未敢以信近承使牒與省劄歸至則果然雖曰垂退豈容慣便則防之之策未可以恩而忽之雖嶺外兵力單弱亦當亟作措置聞京湖遣軍赴助不知間探果的否有言自杞諸種好相雄國若有術以使之用蠻攻國可使彼送死要之隄備嚴密威聲遠暢彼不敢動上策也設突如其來過不得進使大推去為功也寬主上之憂顧成侍郎之勛名乃知天意有在矣某之巡管有猺有獞有鹽徙有海艚隨其萌蘗時時剪除幸稍寧安若二廣脈絡

相關輔車脣齒之勢西安則東安敢不以大者為念東西相望不能走一使通敬而交鄰之好乃自高誼發之既以巢謝舉緩為懼又以日起平安報為喜

與廣西思明府知府黃廣成　明　黃福

竊聞盡己之謂忠率職之謂臣吾心不盡臣職不修矣故古之賢士大夫有民社之寄受孔保之責必體吾君愛民之心盡吾心事君之實罔俾一毫之不盡一事之不治一夫之不獲也今區區安南即古交州聲教之所素及梯航之所常貢隸漢九郡置唐五管後雖叛服不常篡弒相繼宋因循而不取元姑息而外置然偏師一出闔境弗寧或納款通門或逃潛海島子獲洪真弟降

盆稷頑夸傾覆不絕者幾希是知取之不難而削之甚易也今聖天子體堯舜之仁邁湯武之勇薄海內外罔不臣服蠢爾蠻黎負固恃遠自爲弗靖廢厥職而久肆陰謀弑其主而敢爲首惡覆人宗社奪人爵土僭號改元作威作福數其罪不止一端究其由亦非一日民怨既深天討不容朝廷於是出弔伐之師爲興繼之舉友事之大需用必多爲不可勞民遠供特就用於近境罔思明列大邊瀕密邇交土休戚相關有無懋遷未必無不可爲鄉導之人未必無不可爲行間之士儲積有日備禦有方府之富庶孰有大於爾者涉獵經史作爲文章體士大夫嫺騎射鄉土賢之僚屬德之守稱得人孰能

出由右者心一或盡事附弗克使兵或不集則曰令不我行也糧或不足則曰民不我信也箭藥不備則曰我法未施也交謀未奏則曰我計未奇也如此而存心則爾之心盡臣之職修矣天兵南下交土悉平彼外侮既去爾編氓獲安將見民壯之奇將珪組之亂遠矣他日太史公大書曰某年征安南安南悉平思明知府某從征有功表曰如此琤琤然瑩瑩然在人耳目千古之下仰如一日與奇男子也不亦賢乎若或狗苟狐疑管窺蠡測命沮於上事隳於下若不有於皐陶干予政之刑不頭於呂侯甫刑靈之法如此則爾之名位部矣家聲墜矣向謂無能出其右者今則出之左也增悔貽恨徒

爲桑榆吾諭如此汝惟深思力行如命以報吾不喋喋

與廣西太平知府傅希說前任工部虞衡員外郎

前者安南黎民父子不道弔伐師至予承命來理糧運諸事自以才力綿薄弗勝爲憂念太平府爲廣西之邊郡交阯之近境天兵道出其中百需必爲之備愚自孟秋至此府寓經三月想以流官治蠻民初頗不易其事既而倉廩完橋道修箭藥備糧草足官不刑罰而行民不縲絏而信比之兵至事已畢完謂之夸民難化不可也天兵既下有可事完予亦從而來龍州復入交阯之富良旋來寓於憑祥始聞子來守是邦士寮宷且多得人而子又得專其治教想於兵行事舉之後惟士兵一

事則必不勞而辦矣繼有人者詢之再三咸謂足下蒞口稱民難化土兵難起輕言不遜妄自矜誇且有謗及他人者愚初不信後復人至詢問備細識者如出一口噫予昔虞衡所守想知今蒙皇上不測之恩受方面之寄此時此際宵晝遑遑心力胥盡尚恐弗克竟厥事稱厥職而又焉敢自矜自逞乎且士君子居則善一身達則善衆人志不與行反心不與迹違予昔未遇志將以爲有爲今而既遇事乃有所不逮何志行之相戾也如此古云靜言庸違其是之謂與愚以同游之舊故特懇懇言之子能敬其事潔其操不矜不伐不怠不詐而又能愼言不苟愼行不倦俾合境上兵畢至他日政平人

和妝名定價自此始矣捷報班師大將軍獻俘天庭之表而子得以最官名於天官之籍不亦榮乎如是不但滿子平昔之所望而實不負聖天子之所寄也子其詳悉愚不喋喋

與郭總戎書　桑悅

僕以薄技往來兩京遍遊王侯將相之門亦常私記其行實以為後世作明一經者之張本廉介如郤縠儒雅似祭遵老成持重如趙充國以是評麾下其庶幾乎僕自麾下秉節鉞江南泊總督漕運及今專制閫外景蒙厚愛報謝無門家眷之任又承遣軍符發旗牌遠送各堡兵備周匝過申定歷瀟湘如遊虎兕猻上方不知為

險地也夫婦聚首感德難言惟銘心刻骨而已僕竊聞慶等部猺獞為賊其等有三曰真賊曰潑賊曰愚賊鬪旗吹角打村劫路以為生理是名真賊好利者誘之使不安其生好功者迫之使不得其所不得已據險以叛是名潑賊小隙夾讎於彼姓彼村有讎或畏其強也則殺其同姓異村以復之渠以洗劫鬪則不能辨矣是名愚賊大軍勦殺氣洪安死激之與愚執而不化木旱之蓄悉由是名傑至雍等邑十里之外皆為賊藪爾以理致其頭目諭以朝廷威德激之與愚者隨力疏通其情或親至其賊巢穴慰撫之不立崖岸如家人父子歡然相接老幼班侍唱歌進酒抱留信宿而返武陽一嶋生獞盈萬俱出向化其餘各寨來謁者多願今秋自新叶至西成必有新稅增益曲突徙薪絕勝居火其下也僕早喪母有父年老別無兄弟奉養少立微功以酬耆國素志冀贖身以求自全著書為樂足矣足矣此外更無覬望麾下職專總轄必能為朝廷宣德惠以綏服諸獞者管人之見不足為麾下重也相見未卜臨書悵然

與歐總戎　陳憲章

遠枉專使下問某不幸今年二月間先妣下世自是以來憂病相持不復知有人世事忽枉手教具審朝廷大閫外之任寄於公府江之患已乎可賀可賀雖然平蠻之頌老朽竊願公忘之昔者斷藤峽凱歌適足為韓公

之累此廣右之役所以有頌於今日諸公也公識量宏遠所到豈可涯安地方復民業惟公留意焉病叟多言感公厚愛故及此幸勿示他人以為嘉也厚賜謹已拜領感怍無量南井昨為致區區於察院此不贅

與丘侍御

承差廿襄來得至蒼梧書起居通例也而何其辭之切切前此兩附問皆不至死者已矣末先生旦夕臨敝邑將必見之無狀何以致公之惓惓如是耶感怍至矣聖天子念遠方簡命名御史出按治公以井渫之才治之廣右幸甚幸甚夫人之才大小必用之而後見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間居竊聞廣右之積弊甚矣斯民

之望治切矣樹公道明賞罰去故即新使人人盡力於所事而民被實惠止今日圖任之盛意亦公之能事也老朽何足以知之引領蒼梧徒深向往比與李世卿期至南岳世卿今行矣道路其有積哉酒楮不濟謝

上李閣老　　張吉

近蒙投示梧州府重修廟學記議論平正意味淵永盛然有西京渾厚之風不可以近世文字目之但其刺奉請之時生給由在途同儕倉卒考究弗精以致事多失實今訪諸故老稽詞郡志兩學舊在東南門外自宋南渡後迄今無所遷改但舊制各設一廟中隔山川壇韓公徙蜆他所併廟爲一而以縣學附於廟西耳今曰韓公遷之則創置沿革失其實矣廟樂始於韓公歲久崩毀近日修補特定延樂師呂庭碩教諸生肄習如式祭器範銅爲之始於勝國太平間教授吳熙我朝成化中前守吳中陳械亦皆鼓鑄補其不足而大備於今日則皆鄧公之功也今以廟樂祭器皆今日募工所爲則是樂制度失其實矣此等文字勒諸金石傳諸天下後世似此之類雖皆小疵然所損非小自其知者觀之則將掩口捧腹以爲不根之談自不知者觀之則將踵訛襲謬以滋無窮之惑况以虛溢之美納諸其躬君子所不容掩前人之善據爲己有後學所不忍使韓公有知必將曰我未嘗遷學何故厚誣我也前人所製廟樂祭器

歲月職名具在今悉隱而弗彰有識其謂我何自覽觀瑕將有竊議而不得聞者可畏也哉乞將原稿略更數字擲示登鐫不勝幸甚

上外舅西軒陳公求賑濟鄉郡書　　蔣冕

敝州及灌陽民之困於荒歉者極矣山間所生葛根蕨根與夫染色之樹根有曰金羊頭者掘之殆盡村落之間人皆菜色有夫賣妻者有父母鬻子女者有饑困而自縊者有菜食既久困憊無力荷鋤田間因仆而死者春仲且然自今日至於秋成尚隔數月不知將何以堪也往來之人但見城市之間米價不甚翔貴市井遂末者朝夕營營錐力之贏亦足以糊口遂謂所在皆然而不知出郭數里外民之窮之固有不忍言者矣蓋城市之衝略有可觀者往來之人皆得見之而鄉落之民窮之不忍言者散處四遠往來之人固莫之見也鄉落富民往年素稱大有蓄積者今亦僅足自給或自給而且不贍未嘗出餘剩之米以貸貧民貧民得錢亦無從而糴前所云葛蕨之類發掘既盡則將坐以待斃而已古人有言天下有危機禍亂因之而起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使凡爲百姓者皆輕其死則將無所不至其爲患可勝言哉所宜興發振貸汲汲恐後而乃上下相蒙恬莫之省或者方且切切以催科爲務刑罰惟恐不嚴徵斂惟恐不急其亦不仁甚矣周禮

十二荒政一曰散利二曰薄征說者謂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荒政之大莫先於此二者今莫若稍倣其意於稅糧之在民而未徵者則量減之使凡民之有田而被災無收者皆得以蒙其惠至於阻饑之人則急出官廩以賑貸之而不責其償官廩不足則或高時估以招商或發官帑以市糴則猶庶幾也晃常累書以此事奉瀆而尊丈軍務方殷不蒙批答今民之轉徙困踣日甚一日不忍坐視故復冒昧言之伏望尊丈惻然動念與總鎮巡按諸公議所以處此者斷然行之不惑人言則一方飢莩之民皆將生死而肉骨人人受再造之賜矣抑晃又聞文公朱子嘗言於

其君曰臣嘗摩得蘇軾與林希書論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鑒蓋自古及今荒政之失未有不失於遲者晃惟願尊丈救之勿遲而已此尤惓惓之至懇也救荒一事果辱俯從則敝州舊政之方為民患而不可不為之處畫者如差科之偏重驛傳之過勞民款之不宜遠調旁郡夫馬之不能協濟他方諸如此類方將次第陳之以俟裁處今則恐留更僕未能也冒瀆尊嚴引領待命

與兩廣提督蕭都憲三書

吾廣右地方被猺賊毒害自國初以來未有今日之慘執事一聞新命即取道湖南兼程徑趨桂林所至虛心延訪求所以消弭之策籌畫大概見於請兵奏疏者極其痛切又以去歲半年旱暵為虐赤地二三千里亦數十年來所無而柳慶二府被災尤重斗米直銀半兩人至相食既隨宜設法量行賑之而又備以上聞請寬料價以輸邊民危急之患執事為邊方生靈惓惓切切一至於此如此而賊有不平民有不得其安者乎獨念用兵除寇以安民也用之於凶年饑歲老弱轉徙溝壑之餘而農務方急青黃且不能接民能無病乎運軍餉也徵積年逋糧也調民壯以助軍也若是者不一而足勢皆不容以緩則區區殘民將有不得其安者仁人君子寧不思所以處此哉以行師之義寓卹民之仁不惟除

寇兼以救荒前奏疏中所云愁苦萬狀觸目疚心又云少濟目前之急又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惠執事所受勅隨宜區處正謂此類變愁苦而為謳吟轉凶荒而為豐樂實深有望於執事也軍餉糴於廣東者由府江而上糴於湖南者由湘江而上湘江經吾全吾全舊歲凶荒亦前此所無者軍餉之饋運積逋之追徵民壯之調遣能使吾全之民少寬一分乎則吾全之民受再造之恩於執事矣伏惟仁人君子留意焉

各處官倉糧米當於各府州縣秋糧夏稅中支給吾廣右去年徧地旱傷糧稅何從而出哉若必待徵完糧稅而後以本色給之則官軍與民皆不堪命矣今暫將

廣東御廣所糴軍餉支給隨征官軍外旦行借與守城官軍先由桂林以次及於柳慶隨支隨糴隨糴隨運但支給兩三月本色米而不折銀與之則不獨隨征官軍無缺乏之憂而里居士民亦免饑餓之歎不日秋成田禾收穫雨水漸稀林箐可入則平賊有期矣

承專使遠來手劄存問感何可言地方兵荒備極困苦非藉執事極力拯濟則遐荒殘民不知將何底止嘗別楮至痛切處輒欲流涕感又不足言矣勦賊事此時想已有次第但暑雨深山兵皆不能著力又調兵運糧爲日既久首惡劇賊皆將四散逃避欲望十分中擒獲三四勢亦未易班師之後逃避者漸歸不出數月又將聚

集黨衆出而刧掠亦或難免執事當必有以爲善後之計某願與聞焉

與王陽明總制書

近年吾廣西州縣處處皆賊雖僻鄉全州及所轄灌陽與鄰邑興安靈川亦無不然全灌舊所慮者惟湖廣楊峒十八團之賊問來爲害成化末賊常一出桂林知府羅珦督兵擊之勦賊六七百人全灌自是二十餘年安然無事正德八九年來賊自義寧等處來擾興靈都指揮馮瑤督兵截殺賊憚其謀勇尋即斂迹其後大征古田以致洛容失陷由是恭城賊勾引荔浦賊乘虛越過府江而來始惟侵擾灌陽村落近一二年則又越灌陽

而來擾犯吾全州矣舊冬今春及今月來擾吾全者凡三次舊冬今春之來三四日即去民雖荼毒猶之可也今則據險劄營分遣賊徒四散焚刦半月兼旬猶肆行不去民之荼毒則有不忍言者矣全灌興安非無官軍民款然賊衆我寡勢不能敵未免坐視而莫敢救廣西鎮守守巡衙門亦非不遣官督兵前來救援但桂林官兵亦自寡弱戍守很兵不遵紀律往往先期而逃止有打手殺手數百人其分遣而來援也亦果能制賊之死命否耶此賊若非加以兵威俾知所畏憚則吾全灌之民終無息肩之日伏望仁人君子俯恤殘民特垂念慮劄遣選差很兵益以打手殺手選謀勇官員如馮都指

揮者統率前來全灌與安不時往來防禦巡邏遇有聲報隨即策應或密切偵往險惡巢寨相機勦或出奇攻擊如羅知府在成化末年事皆在臨期隨宜斟酌而行待半年或七八閱月後地方果寧方許掣回若賜勦之策果行仍乞行仰府江兵備及平樂知府量發官軍四面夾攻設使猝未攻勦亦乞行仰嚴加防遏毋或任其縱橫出刧肆無忌憚若然則不惟區區殘氓有所恃賴雖幺麽老病如冕者亦得以苟延殘喘於荒山野水之濱遠近老倪人人皆拜大造之賜矣凡此討處不必旌節親臨徼境但嚴行各該衙門專委任而責成焉則事無不濟矣全灌與靈之外前所云洛容自大征後至

今賊皆窟穴縣中上下相蒙謂爲修復已久而實未嘗修復府江賊亦恣肆如故莫如之何今秋嚴布政歸自蒼梧其下承差吏卒死傷於賊者十二三人他可知已右江一帶軍民往來道路常梗日復一日不知必竟何所底止凡若此者愚執事未知之耶使誠知之寧忍不爲之處哉恃斯文雅愛喋喋冒煩伏惟不罪而留意焉幸甚

與楊仕德薛尚謙　王守仁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嚮向在橫木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諸賢勉之

上王陽明　許相卿

狷罪戾餘生遼遠矩正憯禮貿致㦬懼何言伏惟道化德猷坐殿南服炎荒絕徼久外天门之夸一旦手挈之聖治輿圖中覩平復田州一疏遠猷深識夫豈近世功名之士所敢覬見其落黠卿跲伏守堵亦爲吾道增氣

與督府錢桐江議勘交朝使兼止書　張岳

安南之事側聞朝使至梧州成命成算非遠方下吏所敢輕議近傳聞黎氏差人赴京告難且求討賊朝議以奏辭不類外國文字暫止其使若果有此事其勢又必行勘某愚以爲朝使可留梧州或止南寧且毋前進以須後命蓋向之遣使正爲不知黎氏的實根因故欲勘其所以不貢之故今黎氏既來告難則遺裔尚存特阻於逆臣遠竄海外道梗不通其不貢之故不勘自明若使者往彼必自憑祥縣入至丘溫縣諒山府皆莫登庸地也安肯以黎氏要領告我既不得其要領萬里遣使徒受莫登庸欺誕之詞以歸猶之不遣也若不受欺必別尋事端以根究黎氏所在往復酬答中間必有齟齬難處者是二者皆不可某嘗反覆思之使者此行其關繫國體甚大此事情狀既明敵吾何如爾吾力能處則處之一時未能處則且置之於存體面初亦無損固不在使者之勘不勘也某愚以爲可暫留使者且毋前進

欲望軍門會兩省巡按具奏乞下兵部將黎氏齎本陪臣差的當人員護押來兩廣遴委曉事官員并訪各邊熟知彼國事情之人就近體勘真僞如果黎氏所遣要見其國王見係何人在何處見管若干地方并將莫登庸陳昇僭叛緣由併勘明白另行奏聞區處若别無負固方命只是逼於内難不能入貢宜諭以討賊興復之義勉令自強待事寧來貢其前項遣使成命所當收回使者似不必往事理甚明地方重事寧遲毋速某待罪邊郡寢食不寧惓惓之意無非欲持重審慮俾出萬全爲地方莫大之幸伏冀詳處

與蔡督府論辭夸使往憑祥納款書

停征既有明旨今使辭之令往憑祥最是益使往憑祥未絕其求通之路但曰聽候議處而已尚有許多含蓄未便許之也某差文通往令直告之云朝廷爲君臣大義不容不征朝中文武或言事在遠今須當審處故且罷征討之師而令吾兩廣議處若汝不納地請罪吾兩廣議處不得則只有練治軍馬贊朝廷征誅而已汝前次揭帖未見納地請罪之意於理不當接納汝可回去思省停當遵照舊規往憑祥伺候如此則義正理順且留一著以爲後日收拾之地今人探知罷征是實計謀自緩就使不往憑祥其在永安日久無所事不待辭之而自去矣但此只可備目前爾要久當有收煞方有以

上副朝廷之意竊以爲用兵之聲未可全然放下使賊有所顧憚而求款於我益堅然後我得以操縱制馭而要之以納地請罪益此事既出聖斷百十年朝貢之國決不肯如是罷了後而恐更有事也戍兵只打手殺手土兵當掣回其官軍且留在地方待其班滿放回不時又發一兩班來每月只耗行糧十石大要使賊知吾軍馬未盡撤而知懼爾

與唐漁石本兵書

封川地方賊情向因具奏已附報大略夏熱當耕作之時土兵徵名在數千里之外近方畢集而賊中圍困日久饑乏内相抱怨首惡六人已計擒其五餘黨雖猶拒

險摧以土兵想無不靡也近廣右有言古田當首誅者其說亦是但其地方廣濶醜類衆多且先據險要非合全廣之力不足以克之恐悉兵以往萬一別處復有嘯聚如近日封川賀縣者動三二千徒本地哨兵不足防禦必須於大哨中分兵策應兵分則勢弱不惟進不能得志於古田退亦恐損威於策應之賊也故不肖愚策先將各處嘯聚爲害尤急者治之因以威其餘當招則招當守則守無轉顧之憂然後合兵以攻古田力專勢重庶幾可以成功目下封川與馬平五都先後進兵俟了封川又抽其精銳益以新調以勦賀縣若仗廟堂威靈此三處趁今年内得以就緒付地方守巡官收拾結

裹明年力或可爲古田亦不可緩諸葛孔明議劉璋王朗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孫策坐大并有江東今廣西地方大半爲盜區此亦不肖片日而馳之時也但一省而三處用兵恐驟聞不能無惑故敢陳其所以馬平五都刻期不日齎奏請敎伏冀俯賜裁照

與夏桂洲書

某守土無狀致動兵革去冬具柳州馬平用兵事由煩瀆朝聽近者恭承廟算各險寨悉摧破其勞其費皆有不容已者益此賊盤據柳慶之交梗其水陸二路自國初以來凡四用兵沿江一帶雖曾掃除而險巢未破至壬寅夏殺官軍之後勢遂桀張慶遠一郡幾爲絕域前

提督蔡尚書題奉欽依勅捕近巡按御史復有言而二郡有司百姓日以劫害事情來告欲止不能其幸而克之者亦無他術前此賊所以得延殘喘者由我進兵太遲散兵太蚤又徵兵太雜且遠盜以十月後進兵賊已收穫上寨不久涉春雨水淋漓而遠調之兵思歸農種無復鬪志兵倦糧竭勢不得不遂解散也某向備數廣西提學深知其弊故去歲以九月進兵收其禾稼以充軍食又以魚窩等險寨責之南丹東蘭那地三州兵精路近得以更番鬪困故自去秋九月至今春四月我兵尚有餘食賊勢日蹙而更番之兵力亦有餘偶值機會而遂克之耳賊所據地綿亘百十里與柳州融縣各巢

相倚爲惡又擇其惡之尤者分兵追勦所謂上油峒則柳城蠻也所謂古龍古郎舊顯二峒則融縣蠻也誅此數惡魁因以震怖其餘居右獞不可勝誅終歸於撫然必威稍振而後患流而撫可固其大概如此本不足深言以用兵大事亦欲公察其不容已者而非佳兵也某疎拙無能但得地方略靖上以仰稱任使而不負此行之意於平生不啻幸足豈敢復有希冀此某區區本心亦望公俯察及此爾

與翁仁夫書　　田汝成

胥江會李月山談左江平定之績甚悉歸美於執事甚厚嗟乎人患不修職耳鶴於陰而聲聞鼓于宮而谷振

實弘聲茂於今有徵幸甚幸甚雖然事無全功而願有時謬責望者易後而取必者難期是以詩人怨斗揭之求而智者戒躬縞之射又曰行百步者半九十言末路之不可保也左江荒僻秕政積紛賴兄寧謐而擒李寶斷趙楷鬪藤峽編管十八村尤爲瓌瑋又如交南罷討力可回天活數省生靈之命足以勒鼎彝而刊琬琰執事之功亦偉矣優以禮貌寄以腹心膺卓犖之稱犯行輩之忌執事之取重於當道亦特矣雖然恐非執事之福也喘嗽憤作而詰辯嘈吸肌骨削減而案牘糾繞多言損氣多慮損神兼以苦節未安羆熊罔兆鐘鳴漏盡而不知止誰如執事之苦心哉適今府江藤峽兩虎咆

哮隻剃則偏鷙雙餌則競駭苗獠日横法令難施縱設王官尚煩驅擾而執事欲一力當之可謂勇矣幸而說事願君少休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非所望於執事也昔人有言士爲知己死知己豈易遇哉善則相推過則引己讒謗不間而死生不渝此豪傑之士所以甘心委命以圖報也執事所遇何如人哉不遇其人而欲冒危履險以應無已之求亦已難矣夫廣西多變之域也左江既救必將煩君以府江不然則移君以八寨又不然則古田瑤獞之役次第舉矣是賢者無假息之期而愚者永優游之樂也諺曰巧婦忘餐懶婦倚門夫人束髮行義而沒齒令終豈非吉祥人願乎顧事有難料而幸

不可常是以驟馬佚於力窮而畫蛇敗於添足宜倣善
丸九轉空中而不落客有教之者曰止止不止將墮前
聲願執事采宜僚之喻鑒蛇足之議思末路之遥保永
終之譽幸甚幸甚

答方子及全州書　吳國倫

兩粵相望千餘里辱公戀戀數賜問遺素交之情誼敦
於此湘源雖遐粵郡然故楚邑也以公居之又爲入桂
增色細玩諸篇髣髴楚詞不爲粵客吟邇知意有所重
僕自竄流突荒曰與蜒豕爲伍僅僅保累卵頃者倭夷
出我不意亦復因人之力以幸粗安公之威靈庇僕多
矣顧筋力向衰歸期浩蕩兼之江鄉寇亂廬舍一空榮

煢妻孥僅免虎口覩蕭中昔日大難不甚遠矣强顏食
粟撥悶爲詩並足爲知己者笑尊君蔬列鼎之養情景
泰然搆索益當宏遠幾時得飽吾目邪呂韶州僕之故
師亦尊君之故交也略加存視感當鏤心

答廣西撫院李蟠峰　張居正

古田積寇蕩平地方寧敉公威德所及遠矣頃本兵奏
績薄行陞賚閩廣左又以大捷隆恩懋賞當有待也聖
德光被南北寢兵僕伴食無功陰受其福

答兩廣殷石汀二書

積寇蕩平黎庶安堵此不世之功也乃呶呶者猶有異
後之議雖聖明遠矚功罪不淆然亦足亂人意聞其說

皆柳州士夫倡之以此見丈之暫留數月不獨爲地方
計亦所以爲丈計也近來人心不古好生異議以其媢
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惟欲偏徇己私不顧國家便
否即如昨年㘈孫之降舉朝駭懼以爲不可納僕曰納
之而索吾叛人可盡得也貴州之事撫臣請兵請餉衆
皆曰可僕曰此渠叔姪閧爭殺耳不足以煩朝廷古田
密邇會省蕞爾小醜敢戮天子之命吏不容不討衆皆
曰劇賊據險兵力所不能加即欲除之非集數省之兵
費五六十萬不可僕曰不然吾知殷公必能辦此諸君
但觀其破之此三策者皆大違羣議而僕獨以身任其
事主上用僕之策幸而時中矣乃異議者猶欲搜求破

綻阻毀成功以快私指嗟乎人臣爲國家忠計可如是
乎若僕則誠懇矣前承教廣鹽議鑿鑿可行然必得丈
處置有緒後人乃可持循恐終爲異說所壞也南明磊
落偉奇之士昨即欲引寘部堂以其夙案嘗議今初召
起聲實未著故暫借敝省撫臺旋當與丈先後登進耳
同年在仕籍可用者無幾他日爲國家柱石在丈與南
明公新安一郡產此連璧敬羨敬羨先後領華翰或不
能盡復大都具此統惟鑒原
别楮云云其人亦素愛其才故薦之於公後乃知其狂
躁險刻矜己凌人不可大用故昨因其稱疾遂決去之
然公自此更不必置之齒頰矣廣右今已大定聞西省

自府江平復道路開通客旅無阻梧州之鹽方舟而下
南交通貨貿遷有無桂林遂爲樂土此誰之功歟蓋眞
人今日始知公之不可一日去也

答兩廣巡按郭華溪二書

兩江寇盜爲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故
其患滋甚今乘古田之餘威用足下之妙算殲此狐鼠
諒不爲難但炎荒瘴癘之區屯數萬之衆役不宜淹久
貴在臨機速斷沉謀遄發先併力以破其一巢則餘賊
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相持於嶔岑
之間使賊跧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兵機不
敢遙制特獻其瞽見如此惟尙明採擇焉

得報知懷遠已定旁有干紀者皆殄滅無遺欣慰但兩
廣之人好爲議論亦謀無識者往往誤聽之訛言屢聚
賴聖明遠矚三至不疑若如昔時之政則風波萬端由
矣粵地所患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公是非不定紀綱
不振法度不行可恨人旋草草

報中丞蔡公書　張鳴鳳

志草一卷幸賜覽此卷篇數雖不多然經檢史漢六朝
諸史及漢晉諸家志記乃能成之大抵倣土舊志弘治
間盧陵周憲使公所修者僅抄具一統志餘無發明至
嘉靖乙丑南海黃宮詹公爲學憲時始能蒐羅諸史傳
布至今顧某最於諸史潛精披玩頗見所采大有異同

茲復一一檢對悉爲改正恐涉糾駁先輩貽爲輕薄去
竊伏自惟斯文之謬不容不正且此謬處必當日博士
諸生互分摭拾者急於奏功故若此爾非總裁者之咎
也後來悠悠或不相察故隨謬隨注其下似亦頗有增
入非賴君侯寬其銜勒假以日月必不能有此卷雖十
六篇經改定費至五六十暑酷可忍蚊虐難堪請暫緩
待秋涼方敢從事何如何如

答蔡龍陽年丈　王家屏

拓疆易守疆難守疆而無後患尤難田州東蘭互爭歸
土不可以處芮平之明甚而兇叛日占據竊料漁人之
功亦未易收也第令收之改土設流增兵置餉恐非所

得二州之田百石之粟可辦得不償失利不酬害誠在
可已而況取不能守守不能完啓釁搆爭紛紜未已可
無慮邪承教謂宜詩歸田州令其以夸攻夸雖有後害
我勿與知此我中國御夸大體非獨權利害較得失而
知其不可也惟翁臺毅然主張無狥小利拘成議封疆
幸甚

上許制臺　盛萬年

昨職所請鵰勦之說非敢孟浪蓋今日之賊理不能赦
刑不能加大勦既不能而繼之又不可且轉眼秋冬正
其得志之日地方岌岌乎殆矣卽今年二月間突犯柳
州城池幸而覺察更閫羅城縣亦被攻圍跳梁若此及

今不可不爲撲滅然如大村五山馬鑼禁址凉傘野鴨懸岸石牌中埠等數十村皆爲賊藪合兩江有名之賊不下數萬乃大村五山賊勢最大係左江所轄聽其自爲區處若石牌中埠等村則在遷江境内孔道必由去賓州三十里而近察其情形惟專倚大村爲牆壁而根基尚淺相去亦遠一時救援不及蓋賊近則不可不除而攻取則自易爲力此今日所當亟圖者也釋此不圖勢必糾結愈多滅此一二餘必望風解散遲速之間難易天壤職故敢爲力請倘蒙俯允伏望密示若二千之兵未能卒辦奇得柳州無事兵亦甚閒乞台臺俯念遷賓情切俯懸暫撥數百名以資防禦職亦請撫臺撥數

百名湊用自可備一時緩急如併此無之則空拳而搏職所不能惟有束手待斃地方亦立見其潰敗決裂矣至於火藥尤爲喫緊而粵西從不知用昨懇中軍徐以忠前來製造敢具呈上請諸事皆係目前急務仰乞台臺裁斷地方幸甚

上林撫臺三書

近奉台劄軫念右江時事艱難深荷至仁曲體更憶台臺面諭地方有事須報爲西陲安攘計尤切切也職敢不仰承今於六月初三日到賓州矣其在柳州旬日各官惟云近來稍戢及至來賓遷江賓州則士民具訴紛紛痛言盜賊縱橫流毒至極聚黨日衆有數百爲羣者

有千餘爲羣者有三千餘爲羣者白晝出刼殆無虛日人情惶惶職亦且駭且懼謂何以大異前聞若此細問之則云來遷之鄉村刼掠已盡今有一村而被刼兩三次者矣賓州之鄉村則三分刼其二今併一分而不盡不止矣且多買駿馬昔以十兩一匹者今出價二十兩招納亡命教以製火器造衣甲上盜則張旗幟鳴金鼓大非平時盜賊行徑矣意在刼盡村落窮民必入其黨人馬衆多因而攻城掠地其志豈在小哉又聞其密布私人於東西兩廣各衙門俱有月報其以機密事報者尤重酬謝人皆樂爲之用其奸狡更可慮也且賊亦明言欲攻城郭明言官兵有幾其奈我何明言從來說勦

何曾能勦若此肆志無忌而我民亦哭訴於官云及今不救不得不從盜矣大約情形如此加以旱魃爲災秋成無望目今米價騰湧民窮盜起大亂將作以職甫到忽罹此景日夜憂危但欲爲預備之謀莫先於兵食之計今三府州縣未暇論也即以賓州言現在營兵戍兵總不過五百名如柳州軍兵千餘而猶不免窺闞之寇則五百尚不足爲城守況欲調遣禦寇乎且據今賓遷士民之訴賊徒數萬勢可立聚而我以五百疲卒當之戰耶守耶必無幸矣職以爲須增兵數千方可防備但粵西處偏非易今且增二千名專付一將統領給以衣甲器藥時時操練習於攻擊壯其膽勇以備緩急則賊

機應變可靜可動先聲所至賊亦消弭未可知也其餉
亦須加厚方有精兵應募近郡壯夫皆從盜矣計二千
之兵歲得餉銀一萬五千以一萬五千金而壯于城之
氣銷已萌之亂全百萬生靈之命猶爲事半功倍及今
不爲待賊亂形已成倉皇援攘戰守俱困至有挫折民
命已殘國威已損然後奏聞徵兵請餉何益即如遷左
今日議者不惜數百萬金錢而何救於陷城喪師辱國
之禍哉乃知向來有司掩耳盜鈴不以實報故釀成今
日縱橫之患職復隱忍不以直陳則他日潰敗決裂至
蒙斧鉞之誅治職欺罔之罪何況之詞故萬不得已冒
昧陳乞具有詳文併將上民呈詞及各官公移節錄一

二上呈伏惟台臺俯賜鑒察允批二可議處兵餉急爲
整飭庶地方得免荼毒而職亦稍逭於曠瘝矣
近來盜賊情形日甚一日紛紛申訴但非關係重大者
不敢輒瀆台聽惟遷江縣連日告急事干城池民命安
危在呼吸間勢不得不以轉聞若稱黃梓一節在六月
初間曾有二三所官密與職言第恐無援應故欲待請
兵至日方次第具陳以備採擇今請兵尚在築舍而賊
已犯遷江縣官此稟亦見事機危迫非官兵殺賊則必
賊陷城池勢不兩立而當此人心共憤有誓不俱生之
氣故述黃梓請纓討賊之詞料其不敢以身嘗試至稱
上憲一紙之語更有後來其蘇之望且石卿中埠有賊

無頁告詞山積萬口同聲更居臥榻之側而狂鋒十倍
昔時必不可待其先發而受制也倘蒙命將集兵假以
便宜驟若風雨如黃梓輩悉聽驅使則駕輕就熟二村
不足平也二村既平餘則乘勝撫散誠爲事半功倍關
此賊近與大村馬壘結爲婚姻勢成犄角各峒漸漸連
合此後益難圖矣伏望台臺早賜裁酌
本職受事之始業已廣布文告宣揚德威嚮報暫息數
日未幾猖獗如故節據州縣所申焚掠殺擄殆無虛日
未敢一一瀆台聽乃七月初三日有邑獻村賊當官擁
衆立殺失主夫對敵追捕操戈相向此賊之常今事隔
三日官以撫諭臨其境乃奪起殺人是何景象此地爲

賊淵藪此事尤所觀望何可緩於天誅然其賊徒衆多
必不能擒一二渠魁了事也訪得此賊無別長技惟跨
壯馬挾一鎗三鏢連轡橫行如入無人之境各峒亦未
甚聯合倘偵彼出劫暗爲張奇設伏而攻以火器自可
得志惟無一兵應手故未敢請方略茲具文上懇伏乞
台臺留神主張前日通詳請兵奉制臺劄論謂東粵可
以自專西方須仗台臺定謀然後會同計議今事在燃
眉惟望台臺毅然獨斷以救西南半壁此實鄉紳士庶
喁喁引領非職敢爲煩聒也賓州米價每石驟至一兩
若更不雨秋成絕望賊訌於外民潰於內將奈之何仰
知遠廑台念敢以併聞

上按院黃芳榆　　曾俳芳

頃者台駁發會城諸全省羨餘公費藉埽有司不持一錢此間相傳謂直指二百年來惟臺下可對山川無媿即此便是臺下實學將與日格天事業根本職三四謁見台臺輒語龍場事教以良知之學職奚知識竊睹孔門論士唯行已有恥最先生平硜硜勉循斯言味鹹京邸卻斯東粵即遞者薄俸設官宜有廼以本州無措至欲遠借慶遠府十九年分何項錢糧文移動搖豈賓難處獨易乎職寧辭不受豈不知歸家歷歷藜藿意覺不愜便生慚縮豈所謂慚縮固亦良知中來顧惟一念致之塞難臺下將何以命之既惠資斧復給脚力從全州

發至何以克堪臺官立馬索報草率勒謝不備不莊

與學道楊貫齋

昨承台翰欲撥賓州贖鍰助修鎮粵樓曾已發否前輩事業類有根本淨峰公初第往京邸時每夕必借陳紫峰講說易經一卦凜烈抗疏三黜不移至今猶覺有生氣不佞遡過柳謁公入拜北面事之見柳柳州有傲色豈非以節邪臺下出力資之豈獨培植正人學憲職要亦爲吾土作門楣所關甚非淺鮮已方纔登舟晨聞又喪一小价天而既厭不佞矣當冒毒衝險任其去來以順天意無容再淹荷念殷篤多謝多謝

與賓州守劉

賤職事向在永福承諭俟丈涖任後欲爲酌處云云此自丈厚念則然不佞入會城謁見臺按兩司僉謂無辭俸理即近者遷謫諸公無有辭者奈何小嫌傷大體鄙見則謂既決去志不受祿自古人業有斷案且州無措欲遙借慶遠他郡文移上下動經數月又不佞罪譴深重量移難必素餐虛縻無已時故決意辭却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則已與柳州守道力言其詳蒙見許矣台丈適涖相成希爲弟亦言此事勿再陳情今横州之張荷林之陳旦夕且至或者彼中容易處任其或辭或否鄙意固定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萬祈察炤敢布腹心

粵西文載卷五十四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啟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啟　唐　柳宗元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爲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疎蕪之累僶期廢事尤所戰慄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踧踖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啟

某啟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爲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頹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必有休聲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兇徒搆災肩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負爲巳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剪强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贈一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黷威嚴伏增戰悚謹啟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

凡士之嘗願寵貴劇則有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概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爲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顧領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擢囚錮若被

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概捧戴而効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爲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覆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怍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無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

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邇過于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務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宜謹啟

為桂州盧副使謝聘錢啟　李商隱

戢啟錢若干伏蒙賜備行李謹依奉領訖炙若鑿山積如別藏內科擢第未全染於杜香盛府從知却自驚於餅是禮於门重富而可求既不憂貧惟思報德伏惟俯察微懇謹啟

謝再任桂州啟　宋余靖

伏念某本無遠識早玷通班向緣蠻事之興遂委州麾之重畢親從政徒廢居喪之儀尺籍理兵素乏臨戎之變賴廟謀之遠照命元帥以專征一戰成功已濫分於賞典三年奏計當例被於更書忽捧詔音就宜恩旨以謂狂蠻干紀既伏於適誅服嶺頒條宜諳於故俗俾留州任庶曉物情再念某頃被中傷嘗居冗散願得田園之樂靡恩軒冕之榮當警急之期聞命敢忘於濡足及綏寧之際私心誠願於退身再露封章上干旒扆未從報罷仍俾拜嘉此蓋伏遇昭文相公道廣包荒誠深誘善洪鈞造物靡私動植之恩寒谷迴春曲借發生之氣致茲樗散薦被寵光謹當詳練武經勵精政體邊亭警

備冀銷桴鼓之音條敎布宜庶協蒲盧之化上荅乾坤之造次酧陶鑄之私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與廣西經畧張徽猷啟　周必大

茂實飛騰耳熟桂林之伯窮閻局趣夢游嵩氏之洲遙知五筦之兵民欣頌十連之師帥邊疆清晏福祉綏將恭惟某官學殖崇高智符廉正揭從別乘姓名已達于宸廷旋駕軺車風采遂傾于嶺表開帥牙而即拜貽禁職以頻遷訖其外庸方倚申侯之績式是伯辟即遡山甫之歸某披霧尚賒傾風更切雖衡岳元回于隻雁而瀟江不礙於雙魚惓惓之私喋喋奚既

回靜江詹侍郎儀之啟

進班書殿出鎮帥垣以法從之名臣臨參幕之舊部上寬帝顧下慰輿情恭惟某官學造聖真才周身世久徊翔于遠地宜容與于近班意在本朝固當殫辰猷而告于后躬行君子又欲推恩澤而加乎民惟通商則疲甿可蘇惟崇儉則經費自足既康五管即綴四鄰某蕞欲馳辭遽蒙枉問其為欣荷未易名言

回靖江詹侍郎謝轉官啟

時書之良帥垣之寄寵光厚甚中外榮之恭惟某官道可覺民武能威敵自鎮臨于交廣每綏靖于封茨蠢彼元兇敢茲負固方調兵而薄伐俄折馘以趨降下十行千里之褒酹三令五申之績益賞掄難何于將士惟[illegible]

書可示于眷憐穉本朝優異之恩舉近歲潤疎之典厥傳近國名震華夷某托契至深窺文旁忭愧馳辭之未果荷貽問之相先欣感交懷喻言曷究

回靜江詹待制儀之啟

茲承奏功南國加職西清正侍從之巍班表藩宣之異等恭惟某官方端諒學殖高明以愛人利物之心行尊士庇民之術久臨遐服迄著多庸身正令從久謂必躬之效政修用足宜還旣庶之風姑次對于松門即迎登于攬路某雖馳慶牘未辦私函辱厚禮之先焉激慚衷而愧甚其如欣感未易殫論

赴辟廣西通帥啟　劉克莊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丘園之聘無德以堪未報舊知更銜新惠伏念某粗聞理道亦喜功名當聖哲之鶩馳紛侯王之變化歲年將晚寧無老驥之心時命不諧遂有冥鴻之志浮湛閭巷交侶漁樵散髮采薇以養生灌園織屨以自食敢期辟召誤及沉淪旣餽金以治任復折簡而諭指念高堂之滫髓之奉謂陋巷有簞瓢之憂不其餒而可以出矣然而謀之妻子誠寂寂以難堪畏我友朋益遲遲而未往及申再命始勇一行昔夢繞其山川今身游夫圖畫道南粤臨川之里望玉笥丹霞之雲步賦鵩之故墟覽葬魚之遺跡涉江而賓帝子登嶽而欵祝融窮詭異瓌奇之觀忘羈旅飄泊之感此生何幸

所得已多茲蓋伏遇某官鈇鉞一臨弓旌四出豈無聚彥聚幕下而謀焉尚有幽人自水涯而起者顧方遠引亦忝旁招某敢不懷此深恩竭其淺慮並游兔苑雖慚猾客之才不省馬曹嘗矯晉人之弊

除廣西憲謝梁丞相啟　林光朝

膠庠忝職莫助于成材嶺海一封更勞于推轂曾是血氣既衰之日乃爲朝廷可用之人有此叨逾遂令震恐伏念某受材短拙見事每遲自學汙于華途已侵尋于暮齒儲閑進讀有如綺季之逢時太學備員安得陽城之遺愛拔亦止此人其幾之撫病骨以自憐控危衷而有請豈爲望外乃在遺中顧茲蕭條場屋之餘亦出禮樂皇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中惟獨立大寶兼容于是四夸闡其風而以一相處乎內對平津賢良之策乃在盛年進宜公仁義之談適當暇日遂令蕞質亦展微勞某敢不矜恤鮮民滌除滯訟究北流商鹽之弊塞南州買馬之萌奏牘三千或有裨于末議行年六十當無負于新書敬敷惻怛之懷庶答生成之賜

除粵西運判謝宰執啟　吳儆

去中州而適粵叨半刺以來邊雖遠宦之艱在孤蹤而已幸願惟忝冒實有夤緣伏念某憂患餘生衰遲末路念曩日庠序蒞臨之久與平生章句誦習之勤上焉無以取當世之資下焉不能爲一身之地抗塵走俗垂

二十年號寒啼饑餘三百指計時仰祿若旱望雲況當員多闕少之時而在鳳集梟飛之數上紆存記曲徇僥求陋如之何敢有居夸之歎時乎爲養固難擇地而安茲益伏遇某官師表百僚甄陶萬類輔贊彌綸而藏諸用功未嘗言又負偃植各安所施材無或棄致茲寒遠亦預甄收趨名利於市朝誠非得計行忠信於蠻貊尚益罔功

與桂帥張南軒先生啟

大纛高牙想制閫威容之盛橋鞬戎服望轅門兵衛之嚴欣忭交懷夙宵假寐某官淵源聖學師表儒林惟有之是以似之太戊贊于伊陟在賢者識其大者孔子傳之孟軻凡開物成務之殊功皆養氣存誠之餘事用能弘濟于艱難之日[illegible]從容于進退之間雖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然當今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使以交廣要衝朝廷最遠蠻貊賴威懷之略兵民須[illegible]之宜官守倚遠而或偷邊防[illegible]與[illegible]付以[illegible]而交扶南訛始重於[illegible]之命[illegible]斯民以[illegible]道[illegible]堯舜之時我公其歸大于有[illegible]下[illegible]庶人卑[illegible]誦習之雖勤與[illegible]退不能爲一身之計上焉進不能取當世之[illegible]已勝裂境抗塵容之若此致[illegible]之表故雖遠戍衆數[illegible]之下以身受察

引領自歸雖仰視隨水之鳶不堪上薦幸南飛遶樹之鵲未歎無枝

賀靖江出鎮啟　李劉

寓班東觀宅牧南邦一道熟於馳驅不勤易地五箕資其節制何止觀風恭惟某官器識浚明風猷凝劭自望郎而僕被進退可覩由膚使而參帷光華益遠尋領將輸之寄益高澄按之功帝謀帥之惟艱公撫封而少駐英英桂林之价願戀膚功渺渺洞庭之波尚資餘潤某濫承嘉惠竊倚德隣湘水安流正藉戈船之重夜郎爲徼敢忘銅柱之威

代回廣西李經略　三啟

小司寇之持平躐陞五雉大帥府之委重遠寄雙旌懷戚有之寘而無所恭惟某官名高斗北惠滿天南槃槃都會之雄貽邦君之奔走英英文武之特一號令而精明公無遐心民可吐氣某斷輪既老整履已疏宜人獨

桂林遙想玉簪之碧恐渴棠梅嶺願調金鉉之黃

荷裝輕面桂筦分符鞭刀列郡之迎古稱大府穡矜萬家之苦今在細候仁氣南騶書聲東邁恭惟某官迎材治劇厚德鎮浮財貨本末源流早振地官之職侍從論思獻納晚深天水之知遠膺承明之廬歸拜散人之號時方多事公未可閒謀帥須賢起家甚寵若衛公之鎮撫九十六郡與裴志之都督二十八年能安越人莫非

李姓宜其苗裔復此碧宜顧恐青羅碧玉之江山難駐
黃閣紫樞之步武某能錦已久燕賀無由夔府竹枝之
歌既成昨歲漢節梅花之句願寄故人
价藩報政秘殿升班八桂不日炎荒因號登仙之勝四
松取之熱摂殆非寄祿之常帝籍漢乎帥符鼎重恭惟
某官材全棐鉅器博聲宏楓直承明之廬作牧始安之
徼玉簪羅帶江山分一半之天金節油幢庭戶行千里
之外果孫帝眷進庀宸奎河洛圖書之淵榮光上燭嶺
海革殺之治和氣旁行會見出綸又迎歸衮某無由旅
賀猥蒙撝謙論太古而歌散人吾事濟矣去上天而辭
宇相公伊計之

代回賓西憲漕云

起家寺節將漕宅南高明有識及物之心未了選擢而
使軍遠之慈可知恭惟某官兩善兼身為仁由己三仕
無喜色三已無慍色美之治然兩喜多美辭兩怒多惡
辭聽其自爾及茲更化復此立朝遠爲褉被之行遥行
賽帷之寵莫非玉十寧辭九嶷之炎無有退心行收四
牡之勞某屈功曳履有請拉蒼我營小山之居將委身
而就老公作大云之京翩載酒以相從

代回廣西郭提刑云

隨輅而來莉酒遂莫武之得書而已參秋報之何以恭
惟某官驍心拱北卯指宅南漢節梅花已美青黃之實

周原苞栩既成蒼翠之陰京惟千秋之功如在始和之
吉某宗司玩歲木部婾閑二月不違仁勞飛鴻之遠到
五嶺皆炎熱願秣馬以遄歸

同趙全州必愿賀權軍

比蒙省劄皆攝郡章退惟涉筆之文柔距久摯瓶之假
守孤懸越畔無敢告鄰然雖五日京兆之間亦竊千里
榮河之潤佩書咫尺借布戲分

代回全州莫守呂中

奉昭衆賢徒得君垂貽書問訊至辱作來此意何敢忘
邪以類非所宗也恭惟某官久騰茂實宜在本朝奇寶
橫道驥服箱誰其識者斜風吹帷雨注面愛莫助之今

鑒方千里而爲請侯猶是先一州而後天下昨者命出
輶以各闕天空而日月高或木甚擇於此參水深而波
浪濶寧當惟恃於斯人細味精談只慙綿力某無能爲
役豈不懷歸直如朱絲綿願加慈於自愛報之青玉案
媿出物之無奇

代回趙柳州臣鑑

老夫耄矣謹分五雄之一公子何如遠致雙魚之素感
激甚厚報答莫宣恭惟某官千里名駒九苞威鳳榮分
符竹行吟種柳之詩小候成爪即布甘棠之化有華下
問遠及陳人某髦竊屬詞起隨木部曳鄭崇之履小立
斯須揖弘景之冠止然遲暮

代回章象州 時言 二啟

夏辟三千貳卿弗續冬官六十攝長奚功過辱高情遠垂下問恭惟某官材猷膺敏政術融明竹使虎符宣諭人生之貴桂林象郡諒增地望之雄猶枉雙魚見華五雄某去天雖近來日無多竹馬交迎公當厚南土之惠尊罏既熟我當御西風而行

榮紆郡組誕布詔條象郡自秦既入中國之籍虎符分漢是資循吏之功雙旌鼎來五袴咸謠恭惟某官人門其美風調不羣惟服藝於典刑故飛騰於餘實履製尹何之錦技斂奏刀截逍仲舉之輿欲騰別乘宜森其戟出擁朱轓跕跕飛鳶公茂鄙今之意嗷嗷鳴雁民有安

集之期某猥以異姓偏知廉德贊述民心下石必能致渤海之安申公年七十餘聊復咸別當而去

代回全州劉司法

西崦餘齡頃蒙恩而還寂東陽厚意傷饑渴以分光情溢乎文愧溢于感恭惟某官箭策當年衣被典刑剛固緣服之華趨庭有得局促曾之咸游刃不難諒十反之功即登華要之路某枌榆相望蒲柳既凋迷孤棹閩角之雲烟誤爲出守悵江上山間之風月已卜歸期

賀全州趙守 必愿

留雲必書暮映衡山之月趙日可愛曉行湘水之春特惟大雅之英茂對細書之札恭惟某官道臨剛長德配陽休宇民之仁温若重緹之律噓物以氣煖然五袴之歌諒觀莠挺而芸生益慶竹苞而松茂某襪材綫短泥軾未寒三壽作朋請效魯頌萬千之祝七日來復幸觀羲文六二之辭

代回全州趙守 必愿

懷五更三點之鴛行侍同班於吳下驗一寸四分之牛器令假蔭於黔中方罔修飾殷之辭已先拜鳴謙之寵故倚末雖弱念易盈恭惟某官禮樂宗英侯王相種決科唐殿肯吟麗日之輝煌宅牧湘源聊和舞風之滑濟對此重緹之候藹然五袴之歌曾雲必書翻于足存於短至趙日可愛舉頭即近於長安某茈德微泳甘心半

刺地燈煨芋已漸參南嶽之禪山意放梅儻尚憶西湖之飲

與趙經幹啟 汪應辰

伏審既被辟書即奉俞行轅門增重桂嶺有輝伏惟某官嶷以鄉村生於公族信乎皆如麟趾夙著搢芬紹狀焉用牛刀乘登最課屬南邦之開鎮虛仰席以招賢錐之處于囊中昔已知其特異羅而罝之棘下今豈待於先容姑籍佐戎之謀實爲備帥之地某去德云久竊祿于茲將承謦欬之音更託栟櫚之庇其爲忻忭豈易敷陳

賀兩廣吳制府啟 明 宗臣

魏闕絲綸寄風霜於重地轅門旌旆開日月於遐天威攝八蠻歡騰二粵恭惟某官斗山碩德文武兼猷邁迹八闓作邦家之良翰馳聲萬里繫海宇之長城日湞前日汴北民興來暮之歌若江左若粵西碑紀去思之績可文衡於兩省羣才成濟濟之風敷治化於一方萬姓樂優優之政再居宥密遂總樞機以三朝敭歷之哲臣膺五位眷知之新命保釐百粵節制二藩實三監之崇階代一人以貞憲先聲動乎山嶽九重紆綠林之憂威命等之雷霆五嶺息萬斗之瘴東聯十郡尚迴伏波樹柱之鄉西畫諸州奚翅賓毅斷藤之峽權專下節行職之硎範攸存各軍令飛　台之贊詡在望某學愧面墻

才慚肺石叨假名於上國竊斗祿於太倉航海奔趨二載之勤勞奚補邪庭贊助一官之尸素安辭仰佈鈇之邁臨衷務輪之藉庇顧迹羈於外安申燕賀之私而誠積於中深切龍光之望敢僭踰而布悃謹薰沐以陳詞覬餘闓於雲霄擒躬竦息想台闕於左右拜首翹勳惟垂嚴電之光昂巳漢波之潤

候呂豫所相公林下啟　吳國倫

恭念相公閣下以斷斷休休之度佐巍巍蕩蕩之朝經綸克邁前修進退尤關世教寵方隆而戒滿年未至而辭榮十疏陳情九重欽色詔賜安車就第甫伸休沐之期風高解組出都旋被徵還之命光延楚粵道重韋疏

懸輿暫息里門候駕再趨帷幄況綠野之堂新闢父老望塵而赤松之志少酬山川增價伊予小子竊拜下風桑里流歡香山虛社

上戴制臺啟　蘇濬

虎帳春開天闕南荒之紀隼旟秋肅帝眷西顧之憂廑宋為心百令拭目恭惟某官卷舒元氣經緯扶輿為袞為箕紹三千之禮樂如江如漢富數萬之甲兵旬宣已懋三秦推轂特崇五管江頭樽俎折衝于談笑之間嶺徼風霆立變于旌旗之下舉凡候甸采衛之族以及鎔介卉服之區莫不喁喁向風烝烝嚮化而某猥承遞職之典莫仰負紓之供奔走靡寧瞻依獨切敬布積悃莫罄名言

上王按院啟

息龍浴鷺各自適於飛潛老鶴孤鳧總何嫌於修短故金馬之客昂首而步青雲而山澤之癯怡神而棲玄牝留治之開巳定弛張之際何心恭惟某官直方以大經綸爲章指撝而山壁潛消雷動籠筆之聲呼吸而越裳率服風淸銅柱之鄉野老扶杖而往觀鍾銘拭目而可俟況宇內多故方賴調劑而輿情所歸尤賢夢卜某嚴基巳壞豐部行藏道予老而無聞力將衍而益彌如負且乘反招自致之災維鶴在梁曷辭彼其之誚更以桑榆之將暮述蚊蜂措之交侵魑魅窺人雖幸逖於九死

風波滿眼亦且厭其餘生沐雨餐霜敢希伏櫪之驥激流枕石甘同曳尾之龜茲者萬里長驅二毛可憫膏肓益深於歲月筋力已倦於湖山白首歸來猶覺愧余愧影蒼巒作伴不妨呼馬呼牛每望門墻如同陵谷浮生無幾何事北山之移片息尚存且聽南薰之曲

候兩廣鼓制臺啟　　許以忠

兩粵各藩夙擁元戎之地三台重望式隆總制之權故海上倚作金湯而軍中稱爲韓范聲將朝野彩映家山恭惟某官名懸北斗位正西偏氣吐九龍化作丘雲於霄漢手擎天柱獨揩半壁於嚴廊屏官奇動兩朝渥寵綸音倍渥既隆出撫之恩勅紫泥而復拜折衝之命謂東粵西粵山海枕帶夏之交而緯武緯文察家寄屏藩之任必變龍倫品擬持金節以宣威加司馬尚衡莫鐵鋼標以樹績封疆仍領兵令史新象都開若金城羊城鞏如磐石周以上公分陜自昔聞之庶以宰相臨戎于今見矣某猥惟拓落寥寄記有祭御依刑夢裏旁旋門而跋蹈瞬依光霽從中述衷懇以諷議謂供　瀕清香恭候九閽台祉伏願斧扶天驕茂宣皇略既借黃閣調元之手秉鉞而奏凱歌即歸彤庭司軸之班賜環而隆

盛典

賀兩廣兼制臺啟　　連繼芳

論富强於粵以西無沃野之千里勤保障於關以外有

泰山之四維公作長城民皆安堵恭惟某官天材敏卻地望崇華起視西北之風濤誰是東南之天塹僕經綸之大手領鎮撫於崇牙人道二江為瘴癘山嵐之藪公來百粵親南暘寅煩之調惟齋壇得人如神龍之萬深淵則絕漠之域寧俾兕而率獷野夫四奇於掌股之上決千里於樽俎之間牙纛不足為公榮業既懋旂常之績朝廷已深知治行會須列膽履之班

迎廣西新按院啟　代舊按院

恭惟某官金閨通籍玉柱忠文十驄馬之盟敷揚揚其風柄述包陽之帷綱紀攬布　凡俗自笋麥霜發螭頭之正色明珠照月探驪頂之遊踰冀北方震乎霜威落西又傳乎風采嘗聞之啟節上紓如綸拖丹帷以辭闕墨華有咏傳綏風午宗關努中路避行人方城漢水之巴行色落大河之影肝膽杵之野先聲振山嶽之塵望紫氣於符識綠瓜及攢形騁於咫尺恭切鞠迎

賀陳員憲加大參啟

員符推憲節龍賞尚父之鷹揚玉綍賞新銜承寅驚大人之虎變蔚如春曙林澗階銜恭惟某官豸臨西臬鴻漸在江領寶封而俯桐戶鈴案甫披楚雲擊慶甸而桂思諷詠卷奏嶽之尺激揚清濁萬間蓋載黔黎嘗期致題之三前致借運籌于一第文昌襄韓府榮戟柄自艮翰門參藩絲綸寵乎帷幄雷霆憑號召雲

洞照孤月于蓮營珩帯自雍容皮林銷若霧于高暠某
心馳執鞭才謝請纓在泮獻囚雖歎皐陶之淑問勒銘
紀績竊附班史之嵗勳伏願士借掄囗之猛星垂滅狄
之祥樓船寂一聚之沸騰烽火絶四蓮之隱見馬蹄掬
飛電旣取雋而鳴先戈影懸落星豈論功而或後卬須
飲至恭和凱音

迎劉恤部啟

九重怜赤子之無知疏恩仁使五嶺懸紫泥之欽恤待
活慈綸竚沈貫索之妖纔轄結繩之治恭惟某官池上
鳳毛口中麟趾推公平而折獄碟鼠謝其嚴明擁端慤
以行仁化蛇慚其智勇公繼皐陶而作士職在祥刑帝

欽廷尉無冤民命重寬恤猶過肉生白骨粉開人脫桁
云反掌變枯榮驚訶從中得雨抑屯否釋縲紲歡呼雪映
回陽出入九死一生之間囹圄頓為福宅殷勤五奏
覆之請國石而是慰山從其中漢宗之九章凡以副九
心之三宥某謬司城旦之春欣荷獄人之底效劉公痛
鞭之政誠自愧於薄材儲周宗聊作之心庶弘宜乎從
意懸日邊之雙聆折道左之一腰執鞚爭先荷戈恐後

送恤部啟

含將楓宸播紫泥之溫旨疏恩桂嶺流丹筆之慈音雨
沛槁與風薰愠解恭惟某官魁梧秉哲聰穎為郎麟分
振振治世之佳公子夙其颳颳熙朝之良士師布一道

之哀矜賜回冬雪廣多方之全活木揭西江念小民誤
入五刑怜細過寬其三尺平反則起骨加肉擬輕則援
枯就榮笑雷霆之齊臺決晴雲之宋獄神門蕩滿囹圄
草生某班荆未久御李漸遥惟茲瓜代之期聿切葵傾
之念東轅西轍迹若岐乎山川左弭右鞭心期同乎霄
漢

賀王都閫元旦啟

夏開端月頓回寒谷之溫春麗將星益壯長城之重授
時新於太史欽福茂於元戎恭惟麾下韜鈐雷動智勇
陽明八桂維藩綳柳嚴將軍之令六花堅壘前茅肅兵
甲之胸旋節鎮師垣映蒼精於左角帶裘閑保障迎淑

氣于東郊寒送十牛仰恩總齊生之火陽催青鳥南枝
蹄越爲之樓五路門遲草長關河之綠七星春冉烟消
林嶺之紅有長千而帥帥命我公其謂與某猥叨整氣
華岳繁之無旐玉樹倚葭霜于城之垂陛將奔下介用
候上軍所願揭窮陰初明之日同異域不判之春縈筆
紀元熙開之勳若學虎辰問日虎符之新飾自崇

賀丁都護冬節啟

緹灰候氣聿新太史之占牙纛宵風載重元戎之寄徵
陽有户仰人綳藩恭維麾下詩書之帥屏翰之雄磐礎
中垣五路式帶裘之績復翊紀鎖鑰　軍齊踴躍於千
城遵占七日之亨處壯六翦之將和門晝永士知挾纊

之溫候析宵洗民謝閉關之樂雷在地中伏六陰與嵐
瘴同消子肇日初長五福隨陽剛並進其方歌玄酒久
醇醇醪分有脚之陽春賴壯猷之元老恭迎小至豫覘
大來坐桂嶺以折衝霜肅前茅之律標灕山爲節幄籌
開細柳之營彌增嶺表之和用協師中之吉

賀桂林盧别駕啓

日行北陸彌曜肇於東陽山詠南豐壽域開乎西嶺拜
手爾觚縈情祝雀恭惟某官鳳穴廸毛龍泉斗氣七年
滄令尹人快訴歌被性司晨吏逃須鼠維是丑建地
統中降嶽神徐騎崙於九天龍矙屐乎下界夫子爲委
吏道在伶州之中掌刑領度文心游錢穀之外惟丹星

之借重使灕水之安流愛日字人媛遊仙翁之吐火嶽
日俾爾壽來老子之早圖丘城一樓人上神仙授籙
百年爲日人間甲子懸弧

答鄭蒼梧啓　焦竑

日睽風表曠有歲時阻遥阻於川塗因自疎乎問訊某
緣奏最首膺獻言綿絡行之勤恭若清徽之暗挹恭惟
門下風猷贊邁志節清修文章天分之高道義躬行之
美宜借論思於青瑣顧勤撫字于蒼梧人云挾山超海
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春迎銅柱坐覩三年之有成
名重丁銓允應六條之察吏何嘶上考以表中朝某修
問未遑荷知最久民之攸塈非則余加地之可酬王曰

適歸計鳴玉朝天之甚邇其爲傾企未易喻言

賀兩廣軍門重陽啓　董應舉

玉節横霜戎服紀龍山之勝金飈薦菊秋容生韓圃之
香惟日月並應乎嘉名故古今咸標爲勝會矧乎鉞分
天北岳鎮斗南環五嶺八桂之鄉纖塵不起御兩粤百
僚之上惠露常流烈掩前修氣凌西灝登高俯視日邊
見銅柱之標對景清吟筆下開鶴林之艷糕浮五色酒
泛九華茱萸插玳瑁之筵芳藥和金鉉之鼎神仙藥市
應陽數以登年黎庶豚蹄荷玄功而永慶遥知逸興溥
頁輶儀聊供稚野之歆敢冀垂台之照

賀廣西撫臺午節啓　郝世科

能舟柳軋楚方競渡之時虎略深沈嶺表洗兵之日竹
膺涣渥茂對良辰艾葉槐枝翠色映乘門之貺包金切
玉朱明迎午漏之耐五色絲行沾天賜九子糭坐致洪
庥篛幄幄而奪標浮炎級于重險之窟協庭彩而解愠
轉離明于一階之時某忝歐無緣沐蘭有願緘詞寄遠
聊申頁糭之忱撫景歸風若共標竿之賞

迎兩廣督制府啓　吳支

楓陛宣綸九重荷賜環之詔命蒲輪貞寵百粤聯秉鉞
之勛名開日月於遐天寄風霜於重地恭惟台臺秀毓
金華早登黄於淡墨香含玉署爰樹赤於清階風稜氣
烈鷹揚保障外服米鹽殊清贄振筦計內臺忠臣無私

式序定羣嚚之罔是君子不黨拃平瘼均統之廟謨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賢愚僉受其益家非之弗顧也國非之弗顧也人我共成其公中砥於流羣丘以與淸獻之矢心必告事可天知洛社之絕口不談望迴日重玉壐重求矢聲履金甌特簡以弓旌督儲節制所藩撫掌崇登九列東聯儋耳尚迴伏波標柱之鄉西發蒼梧止襲殺斷藤之峽金湯瀚海緯以武本經以文帶礪山河出爲將爰入爲相某仰龍光於聯斗屬鴻茫於垂雲喜覩旂章倍深燕賀緬惟大臣出處實關世道安危非能古而至傅無憂於東顧可馬出而未造有賴以中興亟日徵書當朝鑄冊尚靳台慈之特原鮑繫黃

專下走以伏謁矜先

賀曾學道陞嶺西　張賁

恭惟台臺九曲孕秀八閩間氣光叶夢中浮彩筆破竹詞鋒賦成選內冠青錢頭胸學海早魁鄉里香飄月殿之花纔燕瓊林春入曲江之句牛刀初試滿植潘花兒曷雙飛鳧同梟縣含香粉署才名夙擅白眉曳履鶯班武略徧窺黃石出持文柄益廣襁貳麗日珪璋琢就明堂之器春風桃李培成上苑之材一榜號曰得人滿朝舉爲加額帝因作朕股肱於外須膺特達之賢僉云惟公紐泉於內載錫維新之命作將雨作慶雲億萬民再沐來蘇爲福星爲德曜七十城重瞻臨照星軺引領杖鳩父老爭先桂水歡迎竹馬兒童恐後萱山林長物耕鑿餘年願獲依劉妄意入龍之渡淳情深御李終慙倚玉之蒹葭五子三孫每歸胸鑄十樣數敢悉受栟櫚拜賜如天酬知無地亟欲束身皈命竊先瀝悃披衷爰抒芹曝之私敬申燕雀之賀伏願帝心簡在登四海蒼赤于春堂天寵游膺壽千載文章之命脉

答節推李四餘啟　曾偉芳

仰惟臺下天人學梓山斗望隆秀毓曲江將五羊山河盡歸吐納鼎借西粵羅八桂編戶咸賴帡幪撫扁砭肓之方銷萌靖喙之術綽矣刃解若然硎新不佞偉芳寸朽肸稱一官遙歷罪殆仃沐廢謫允宜值茲投閒置散

之秋寧復揭肩鼓嶽之想懸微風驟至歲二天初顧過柳經撝受約束大府而某其教不謂署簿杇重覆朝夕台案以近天光輸渝入臨階越幾賡役發雲集霧旅名鷺謹先走以鳴荷容面詣而期謝

粵西文載卷五十五

粵西文載卷五十六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議

與湖南大帥江丞相議秦寇事宜　宋　文天祥

一秦孟四者累據山前探報其役兇之窟稱在賀州管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一定可擊之隊伍前此經略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來則賊散兵去則賊聚見吾強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方官軍之始至也整趣精明部分齊一問寇則失之矣無可蹤跡者而秦之黨或爲平民買賣於軍市之間甚者秦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怠衰闌珊零落寇則

忽以百十輩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而往往僨軍蹶將大率坐此今兩閫併兵鼓行而前寇出故智必且散去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變此一不可不知也

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岡複嶺連跨數州林翳深密薈蔚延袤山猺木客聚族其間將四面而裹之則山腳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豬山而燹之則林木疎曠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遥遥空駐山下而彼之軼出他境猖獗自如且如近年嘗遣一將曰吳曰孫屯駐屏山者年餘僅能克靖江境內之擾而不能禁昭賀諸州之剽掠是我軍若入其巢搜原剔藪殊不甚快然彼又竄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可誰何如近年蕭路分曰張者

提兵徑擣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今兩閫兵力甚重非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只是一步趲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界者然吾極其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逃散且兵在山前又無救于彼之橫出此二不可不知也

一所在平寇專藉士人惟今廣西則不然方秦寇之起也柴村彼害訴於閫閫爲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散軍而去未幾則寇已復至尋仇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從而盡殺戮之官不能爲之主而適重其荼毒自此應有被劫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士人畏賊而不敢與爲敵者也又秦寇所至燬劫財物之外出其餘以散之

貧者善良被害惡少蒙利是以鄰井閭賊衆無稜綫延之義常有幸災樂禍之心此一類是士人喜賊而不復與爲仇也今兩閫併兵而前若無士人鄉導是猶盲者索塗何往而可然由前二之則或平民畏寇後禍而不欲爲我軍之用或惡少以寇爲恩而不樂爲我軍之役縱強而驅之未必不首鼠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處最是誤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一聞有張虎者石壁嘗遣之將兵幾擒秦孟四常有張大蟲來我便怕之語若取賊之所怕者表而用之亦破賊驅之一也張虎者近爲郭祭所劾押下邕管効用今以鈞閫求之以屬于環衛使之以功補過其人勇悍有

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
一今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灌陽入昭賀皆經縣鎮郎近日被擄去處而去秦孟四下界巢頗遠一曰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其去秦孟四巢甚近今兩督捕先合商量打併附和諸賊此邦官以書諭爲先告論之說以爲兩路之所疾者惟秦孟四汝曹協從在不殺之科若得﹅寨下我軍直是不殺賊所謂連床賊寨必從風而靡非惟可以離賊之黨因而用之此皆秦孟四或在此徙未可知也旬﹅賊寨來降其中有老幼有財物軍人不免殺戮擾奪此須督捕總統先明秋

毫無犯不殺﹅人之令使降者以我爲信則可此捕之第一機也
一常來廣西止有秦孟四﹅夥賊只因稽於剿捕致上下相挺於是遍昭賀境皆寇今據山前進日所申則秦孟四已遁香不知其蹤跡如近日廣西所報會毛丫頭唐督捕所約夾攻倪崇七桂路分所申打扶蠻源寨皆枝巢去處而渠魁則失之矣某前嘗書槩以此寇必剿故習逃散今乃果然重兵爲錢糧所牽無持久之理所師則兩本仍存頓兵則吾力不繼此事大欠結束今宇文帥參王環爲兵此時方至山前且看申來如何
于本路所仇者秦寇耳今兵入廣之後秦不可蹤跡於

是亦不免到一處恐壞生靈過多而失吾尋仇於秦賊之意草間孤兎無盡滅之理大要當去其渠魁既失其渠魁所在而専泛及於其他心甚念之大聞何以處此
一廣西備白劄子所陳牒報本路全州有鹽田峒秦小九窟穴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巡檢者與賊通此則未必可信訪聞此峒形如葫蘆前尖後濶所以秦小九入而據之蓋以其地形險巧故寄迹於其間而前則不發全州之境賊不欲召兵意將以自存也今亦安知秦孟四不窺其間但其地既有﹅夫當關萬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術而後可破之前日見王環稱申將來乘破竹之勢﹅掃除之回氣若容易然凡言語輕率

便有取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子細調用仍與全州土人密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尤爲上上策也伏乞鈞照
一秦寇竟無蹤跡分曉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小明村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螺溪源南土坪或曰在南圖平山白石山脚其說不一已難憑信今得上總統報直謂二十餘日秦孟四全無風路則兩路用兵以來此賊之出沒可謂神矣大概平賊全要地脚土兵之謂也今本路以客軍望望而前兩已失之廣西爲地主而全無地人關探離東兵甚多要亦徒孟浪耳某前嘗求之南士皆謂秦賊狡猾詭秘之甚見吾强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困嘗畫一壓徼鈞聽矣今果出避他所則日下工夫

止當探賓秦孟四所在然後可言進討不然泛泛而往果何所爲廣西牒報謂湖南兵不當越界深入止宜在兩界上伺候會合始有所激而云今已報山前且回兵駐泊湖廣界上一面遣人關會唐督捕探問秦孟四所向若賓若秦賊有的所唐倅有密約方可鼓行而前緣兵在郘賀境內則糧運在路亦甚可憂廣偶或爲賊所梗立見狼狽是以回師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之今舍歲之公文當必先發鈐轄不免卑輒仰乞鈞察

一廣西昨報本路義丁生井可畏遇人則殺遇屋則燒遇財則搶此前素不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惡已行下杜督捕并路分張與禁戢今續得廣牒以義丁越界深入

肆行刼殺大不可令衆庶見只得抽回緣昨來桂路分初遣之時止有二百兵故須義丁爲助今使鬬調兵既多則亦不須此輩吾運掉自有餘故抽回義丁者所以隨時取中也伏乞鈞照

一秦賊蹤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擒賊無出地脚之說此李想用李祐取吳元濟之策也以地分言之廣西督捕可體探爲便此中既出兵會合亦不當專誘其責須是重賞購募土人爲之鄉導間探全在軍前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計故不欲見之文移今使司因廣中文移檄回境上駐劄因便於運餉然若俟廣西的報而後遣兵使其果知秦賊所在則彼欲自取之以爲功其肯先聞於我乎回軍境上以示持重厚募士人以圖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也

兩廣事宜議

明丘濬

臣謂今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大非總兵顏彪時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挫民財未甚竭人心未甚離自其行師無律而我之軍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之財力始大屈自其殺平民以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日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已攻與戰則在乎因機制變不可以遙度蓋賊之在廣東者當逐之在廣西者宜困之何也廣東本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後居民之無所依歸者爲之驅脅耳

使廣西之猺獞盡歸巢穴彼必不能獨立此所以必逐之也廣西之賊非不欲一鼓直抵其巢穴獸獮而草薙之但山徑險狹雖有百萬官軍亦無所用之此所以必坐困之也

一逐之之策蓋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方相去或一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遠至千里我出此則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迴避迄難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得須分爲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府歷四會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慶府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府界擣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由間道徑岑溪等縣界一路自藤縣而泝北流江登陸由鬱

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徃廉州之靈山
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府四路
之兵俱會于潯州所至之處必須窮捜極追且招且勦
驅之出境而後已然此亦約其大略而已若分兵之或
多或少遇賊之或邀或伏又在臨時處置
一困之之策葢廣西猺寇處處有之惟潯州大藤峽爲
大大者既困則小者不足平矣峽前臨河道後抵柳慶
左界昭梧右接思貴中皆高山峻嶺惟藉刀耕火種畜
積有限兄所耕之田盡在山外大軍四面分守截其出
路彼既不得擄掠又不得耕種不過一二年皆自斃矣
若然其餘龍山衆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

一向恃官軍屢征大藤峽不能成功者葢由每年霜降
以後方纔進兵此時賊已收穫糧穀充盈勢不能困今
大軍須以七月至彼分兵截出蹂其青苗使之秋成無
望出其不意先奪其氣然後次第修葺營壘以爲久困
之計不然則今年爲徒行矣
一屯軍久守所慮者春夏之交瘴癘大作宜于四月還
軍潯州沿江一帶分屯至七八月間仍復屯守
一今之賊徒所以倍蓰于前者其禍起于前日總戎者
之濫殺無辜也葢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
力役養兵奉吏將賴以爲已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
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

又與賊遇四顧無倚不幸爲賊所鹵姑從之以延頃刻
之命賊刼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擄息則使樵爨攻城
則驅之以當矢石厭奔則棄之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
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忖曰我之
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
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大軍既至其眞爲賊者
皆相率逃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皆甘
心爲賊矣與言及此誠可憫傷今之爲總帥者宜深以
前事爲戒既至宜俾一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明言
前人之失必不效尤或將召其父老人等至于軍前指
天爲誓使其坦然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顯跡若能

翻然改過從善亦曲加寛貸或許其殺賊贖罪
一兩廣之人衆口一詞皆不願再調官軍其故何哉葢
懲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于賊也葢總兵等官帶去旗
牌及挽弓報效等項名色志在貪功營利非眞欲圖補
報其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刼制官吏當矢石
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先多致將領不協軍士離心至如
達軍雖曰驁猛然性頗淳朴所以誘引爲非皆出此輩
今旂牌等官宜于見調官軍選用其餘假以試驗報效
爲名者一切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征官軍
一例差遣
一廣州府爲兩廣根本無廣州則無廣東無廣東則無

廣西矣尤宜加意撫綏今兩廣用兵百需皆出於此若復不鉗制旂牌違軍使其又如前日多方擾害切恐有意外之變又不止若猺賊而已

一以蠻攻蠻策之上也廣西左右兩江土官衙門自來皆服調遣近年總兵處置失宜以致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能給事中一員齎敕獎諭使之加倍進兵功成之日重加陞賞給以誥命

一所調各處土官既至宜另加犒賞俾其各認地方從所得便自抵賊巢所得財物悉以與之官軍人等不許抽分升斗及所俘獲妝爲許待後賞則人自爲戰勇氣自倍矣

一廣西素不產鹽而兩江尤爲艱得宜嚴立私販之禁量爲功次等則以爲賞勞士兵之資

一賊中放回被虜軍民或知賊情地勢宜送軍前用爲嚮道其被害之人有欲報讎編爲義兵隨軍調遣蓋此賊猖獗今餘十年狃于常勝驕恣已甚往時依山據險乘間竊發今則披甲乘馬張旂鳴鼓略無忌憚舍所長而用所短此天敗之時也且其徒素無紀律不相統率一酋死一酋立非若宋之儂智高元之黃聖許之徒一敗卽散者之可比也官軍來則入山潛避官軍去則仍出刼掠其爲民害罔有紀極今日之舉如病劇而服附子安危所決倘軍行未久卽慮餉運之勞瘴癘之毒稍有所獲便議罷兵則亦無異于前日之顏總兵矣

按李固言南方用兵之病獘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卽罷去蠻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

廣西衆建土官議

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

爲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爲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衞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衞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特勅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其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卽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

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既受其投詞不煩勘實官給以冠服遣官齎以騎從鼓樂送歸所居俾其擇地立爲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爲非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訟宜乘其初仰遣官會同土官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爲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兼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其永無患乎

駁猺獞議

按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一二萬人倘皆非虛賊巳尋盡此言非獨當時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叅古可以知今惟聖明留意邇有遠方捷報以此言驗之洞見其真僞矣至其言爲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

叛之事此語誠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大抵南蠻與北狄不同蠻性陰柔倚山爲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擄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勦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濕特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蠻者也雖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閉其途絕其原則其患可息矣且今所謂猺獞者非有僭宗豪傑[illegible]非欲爭城邑非欲收人心不過欲擄掠財物以[illegible]其所處深山大箐之中不爲宮室之奉不爲妻妾之用不爲子孫之計所得之財將何所用而用之將何所貿易哉使吾內地之人不與之交通則彼之得財無所用之亦無所於售爲今之計宜敕鎮守都憲將帥藩臬師閫及守令將領嚴束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許其赴官告知備載某物赴某山峒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爲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給不許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米穀生口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之物違者枷號示衆沒入其財物親屬隣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劫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爲賊所竊入者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

不以罔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我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蓋嘗推求其所以竊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役問失于覺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蓋非內無糧餉外無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寮寫立領伏責其與城相爲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怠[illegible]能盡人矣所謂規畫守備之法者每城必爲內垣[illegible]懸爲一門昏夜既上城守卽不容復下必至次明[illegible]後開門彼知無可生路則寢不安席矣又須前出大門[illegible]開用木爲欄懸[illegible]

吠犬徵有風聲犬先知儆彼不能駕梯登垣而盡入之計無所施矣

議控制羈縻州郡

嶺南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於本朝制容迄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卽今南寧府其地控制左右兩江實爲安南咽喉之地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爲府用其土人爲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歲久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伐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戍使有南寧馴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如張栻所言及今無事於此地屯兵以爲重鎮遴選守將謹護其土以爲久遠之計庶可以銷變於未然之先也

新寧縣事宜　田汝成

嘗聞乘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浹然立法貴於其始更治在乎[illegible]竊嘗細酌夲情博諏衆議欽遵等役之策大略有七

一[illegible]以息[illegible]之亂萌於恬嬉撫綏之策[illegible]分轄到其[illegible]終爲負固難以革心宜令[illegible]與連林[illegible]背南渡蓼水[illegible]平原

遠背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畝之有畛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憚於骨絡野鹿駭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悍之性仍在約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牘曾有准入狼家或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酋蠶食編民則廂里漁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放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爲甲甲有總五家爲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爲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夲情周而復始姑勿屬之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太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催刖貯一倉以

便會稽授廛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糧差至處
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地暨於通都各立墟市招
致諸猺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搶攘
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
抵柳慶下委潯梧蒼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猺憑據
利地厚其徒黨宄兇鞫頑官司姑息因循爲一切苟且
之法掊掣商賈瓦器魚鹽公爲齎給如以賂貽名曰常
例以致狼貪無厭驕肆益長白晝横江殺人劫貨舟楫
孔道幾同不通譬之盜窟行則暴客可得也近年不得
巳乃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亦壯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
□致勢而士不易其地常年不到以招虐侮希重民艱

是井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爲覆轍而遂
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孽兒已滅
殘孽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况墟市既立貿易既通
凡村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未通示教誨但聲
灘浪灘兩處猺人既徙平地則遼曠舊穴恐有客賊乘
之而賓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懲今一
勞永逸則宜華豢宄之例以杜貪禍之媒兩處灘磧各
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
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狼猺
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
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

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猾疏府衛公移猶
多遲滯所以彼此携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
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
江悉聽左江守巡參將提調駐於左江衛所摘調官軍
及以邪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
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兵之凡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
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
防護直抵武宣各給行牌以便稽考
四曰設州治以建藩籬分隸平藤峽以彎難盜賊
考千戶所營堡設州治今文峯錄部兵二千來任州
事宜後張本行寨其大宣二日之間宿參木北非乃紫劃

竹踏梅領大神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袤連大同勝化
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𤣥無嗣部兵
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立以
部兵五十人處居兹土暴虐其民以縱嗜慾旋因岑猛
作亂削職從閩民以爲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
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姑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
復任以來怙惡不悛翁婿兒姪兇殘啖人寄於狼虎部
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所有孑存
誅求無所乃又占管狼家以爲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
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蔭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
貪綠提調之名積威鈐制侵削萬端甚至奪其田而貢

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闔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
獵利寄奸恣意馳蕩遂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
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贓如近日以睚眦之怨縱
嗾諸猺攻陷營壘日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
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濶難守故
畀其地而貪其兵以爲民衞此與國初土官納欵受命
者大有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
足貪矣乃徒據我地[illegible]之資虎已爲不可況占管非所
統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衞民而反
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其可[illegible]公以左
屯地方盜賊盤據比遷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所

軍仲瑛爲吏目以猺民爲士兵以其地所入之稅爲月
糧以供軍食潯梧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
四百八十餘名本國初編隸桂林衞食糧人數所以議
給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
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爲武靖屯田千戶所選賢能
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
爲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爲吏
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參將每月秋冬之際移鎭本州申
令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濶民猺雜處
積年搖亂控禦爲難議者欲於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
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因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

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爲伍不費糧
儲況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彈壓
以安民是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
五曰壽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
亂遺棄田土鞠爲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
破蠻甿尚肆憑凌者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衞官司議允
招取歸德思明等處狼家[illegible]守就以絕戶田土給
之每[illegible]免差年久狼人生齒日繁乘引類招朋雜居民
里有司[illegible]無[illegible]求領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
[illegible]得更[illegible]人[illegible]狼[illegible]攻將見戶田稅諉
[illegible]差[illegible]彈之所以

民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
專理其事清查冊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爲
濶爲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方冊每米一石
甲首則科米五斗均猺則編米五斗冊內狼丁雖已物
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承佃
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附註本甲名爲畸
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別甲其見在狼丁編
爲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
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足
六曰處欵兵以愼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欵總凡
一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亦足以

爲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欸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戶揞鼓貼戶之貧轉顧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爲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仕宦豪强往往挾勢占用逞奸賤役有司官員罷閑者不能淸査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閑及以此輩影替抵候夫蒜季入其直以充囊橐惟民欸身役親當頗當皆爲未便獨徵糧顧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令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名每月徵銀五錢在官以充顧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爲率每月科銀陸錢徵收顧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其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猺獞必求精鋭閑曉武藝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令各自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哨爲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爲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爲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聞敢有違犯紀律者三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裁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修舉

七门椎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費費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傳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斤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與潯州衛收貯轉給各循各爲卑頭常例今既歲卑給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鹽每年日久必有所耗宜發賣變價茲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二錢以便出納

議岑溪善後事宜

蘇濬

爲蕩平山寇恢拓疆土酌議善後事宜以圖久安長治事週者岑猺獞嗣荼毒村民上無元戎下無健卒致煩軫慮調集村官然後以次蕩平顧猺獞之種實繁有徒如蛇虺然能驅之而不能絕也急之則散緩之則聚惟覩吾之自治何如耳職謂自治之計不過曰將曰兵曰餉而此三者皆前人已試之方也稽諸往牒自萬曆五年征羅旁撫六十三山諸所規畫犁然具備有參將以主之有練兵中軍官以佐之有遞城北科七山鎮守官以分理之將非不足也大峒七山北科各有戍兵又有耕兵兵非不足也兵食之費按季而支膂腴之區計畝

而受餉非不足也十五六年來令人遵約束而岑溪必
然立法之善可見於此矣顧人怠於承平備寢於廢弛
今日之亂非前法之弊也則廢法之弊也爲今日計更
不必求加於前人之法惟因其法而修明之革其積弊
課其實政不徒任法而重任人雖百年無事可矣至若
節目條件縷分纖析將官得以便宜監司得以操縱者
未能盡詳也謹開列欵伏乞施行

議將之目二

一曰議專官照得梧州重地先年原設總兵一員又有
蒼林守備一員其權其責何備其周及守備既裁總兵
復設之省而以梧州兵務兼攝之左江參將於是梧州

始患無將矣萬曆五年議參將以春夏駐潯州秋冬駐
大峒其意豈不甚善但專駐於東則不得及於西并力
於前則不得顧於後卽地方無事而數千里之夸情數
十邑之軍機已不能兼知並舉況呼吸在一時之間而
文移在數旬之外安能不倉皇失措耶適因左江多事
參將足跡不入岑溪者四年遂致兵政懈弛賊酋窺伺
禍亂之源皆由於此今欲善後必專設參將一員鎮守
岑溪大峒兼制蒼梧諸邑而左江另設參將一員兼制
潯南太三郡則事可責成權不牽掣此今日第一義也
伏候裁奪
一曰議分任照得參將府原設中軍官一員岑溪三鎮

設鎮守官三員至列諸軍政考察誠重之矣邇因宿將
凋謝而以年少不更事者任之事不備嘗政多玩愒營
壘空虛而不問器械頓朽而不知卽有志任事者僅如
晨星而若大峒北科鎮官一兒豎等耳地方重事而可
以兒豎當之乎夫觀將於平居其才與否難知觀將於
行陣其才與否易見今西省衞所之官効勞行間者不
下十餘人誠卽其功之多少爲才之殿最擇其尤者委
之鎮守如一年之內經理有方再著勞績特加薦揚則
賢者競勸而保障有賴矣伏候裁奪

議兵之目四

一曰精召募照得岑溪大峒兵原額一千餘名北科七

百餘名七山五百餘名星列雲屯不爲乏人自抽四哨
鎮金黃又抽二哨鎮六靜而兵始不足自缺多不補隊
不成列而兵愈不足自鈕穢之夫充名營伍日在田畝
夜宿私家鎮官索其常例任其空虛而始患無兵矣夫
無事議減有事議增非計也有兵之名無兵之實非法
也今兵不必增也惟復其原額責其實用缺者補之羸
有力者練之弱者以漸汰之嚴查核而別勤惰何患無
兵至若論地方之緩急則北流懷集比之岑溪差緩金
黃六靜兵宜照舊守大峒而二邑之戍行令該縣再議
可也伏候裁奪
一曰列營陣照得兵有總營有分營聚則成列分則將

亘如腹心手足相爲聯屬今各鎭諸營錯列而居多者四五十人少者十四五人賊多則寡不足恃也查得七山有神塘巢在高山之中四頭有餘地堪建一總營六十三山北科耕兵營爲要害之地堪建一總營舊將諸小營度其地之遠近合四五營爲一營總營鎭官居之統兵五六十名仍定更番之法總營一季移之分營分營一季移之總營不惟常指明也而且勞逸適均矣至若練兵之法亦當更番除夏[illegible]人調者秋冬戍七山北科春夏戍七山北科者秋冬戍大洞使一千土卒與將官通[illegible]之卒[illegible]不[illegible]令矣伏候裁奪

一[illegible]土兵[illegible]千餘計今缺伍者多未可一時而集也即見存者能於征戰應募者疎於技擊未可一時而精也賊方窺吾虛實而吾復以虛示之可乎故必量留土兵一千五百名以五百戍大峒五百戍北科五百戍七山而以見存之卒協力共守將兵者加意訓練日練鎭守官督之月練參將督之夏冬總練監司統之練精兵五百便可撤五百土兵練精兵一千便可撤一千土兵兵盡精而土兵可盡去矣至該縣城池此時宜加防守合將梧州戍敎場兵量留八百分劄城外俟平寧之後始議撤還可也伏候裁奪

一曰通往來照得大峒北科七山環邑左右聯埋雖殊脉絡則一衢路廸陋樹木叢生故敵得以窺吾之來往

而吾不得窺敵之淺深左右不相問而兵坐困矣今欲使各兵營伍聲勢相聯則伐木通道尤爲喫緊自七山各小營以達神塘大營自神塘以達該縣自該縣抵赤黎山心以通大洞北科由大峒北科以通羅旁各開道路令爲周行而路傍樹木多俾工匠盡行砍伐庶兵馬得以馳驅而[illegible]無所措矣昔府江羅旁大征所以爲善後計者皆北策也然兵士既便往來而奸人亦易於出沒必設關隘以守其出[illegible]通山以嚴其入此在將官時加之意耳伏候裁奪

議餉之目二

一曰均月餉照得[illegible]兵[illegible]大[illegible]兵每月給錢七山北科每月四錢五分均是兵役均是糧餉安得厚薄其間耶舊時訓練之法行之大峒而不能行七山北科者皆坐此也今欲更番戍守更番訓練各兵工食每月俱定六錢哨官隊長俱一例支給庶下不憂內顧而上得便責成矣伏候裁奪

一曰分田畝照得七山六十三山猺田延袤數百里膏腴無慮數萬蕩平之後專委府官一員盡行清丈招人耕種以給兵糧所省梧餉良爲不貲但耕兵之說有三有議留土兵耕守授其酋職銜者有議招獞人耕種藉以爲兵者然岑溪距土族甚遠其人未必樂從且土酋桀驁數年之後弱則無以制猺強則易以爲奸縣官

且莫之誰何如桐木鎮之事可鑒也獞人雖云且耕且守但既事鉏耰必不能嫺戈戟既顧妻子必不能加訓練數年之後卒皆脆弱駑怠無足賴如棄月之事可鑒也惟籍其畝數定爲賦額每田一畝歲納賦若干每田數十畝養兵一名農藉兵以爲守兵資農以爲食兵可精而餉亦可省矣伏候裁奪

土司用兵議

近有倡爲用兵土司之策者竊以爲計過矣職以爲土司之兵不必用不可用亦不能用何者土司據有版圖自唐宋已然我朝平定粵西後上表貢方物恐後太祖高皇帝錫以誥綬令世世勿絕是彼乃我之臣也非我

之敵也累年以來朝則朝貢則貢召之戍則戍召之征則征要荒之服不過如是止耳王者以三不朝而移師覊者以包茅不入而致討今者土官有一於是乎如以侵軼爲罪則當曉以文告示以禍福彼欲保其爵土必有悔禍之文尚安事兵如諭之不率亦當聞之朝或貶其爵或更易其人彼不得中國之名號無以壓服諸醜旁觀睥睨者且欲攘而奪其後彼且內顧不暇又安事兵故曰不必伐且中國之制馭諸酋惟在信賞必罰去年岑溪之役虎符一發驍騎隨至其間斃於疫疾者且不可勝數今卽有罪狀猶在功過相準之列顧未賞其功而遽罰其罪其何以示信于夸此不可者一粵西猺

獞之倡甚於土夸而制猺獞者莫如狼兵必欲芟而除之是自弱其兵而自撤其籓也其不可者二語曰鋌而走險其何能擇又曰狐死兔悲痛傷其類夫東蘭之與南丹百拐鎮也亦可相援也吾援之則自相爲讎吾急之則反相爲黨今不務寬之以俟其間而欲激之以合其交過矣過矣且欲云先有事南丹者其爲攻堅乎其爲攻瑕乎此未許於兵家之算也其不可者三聞之兵法曰什則圍之倍則攻之今欲遠三土州各有精兵近萬欲攻之非三四萬人不可計將安出欲取之土兵彼且府役乃是役之所也資叛之募兵其堪戰者幾是示之弱也無以用怯懦之兵乎東粵之動矣乎以一土

酋而煩三省之令海內騷動是自貽感也卽兵足矣而日費千金假以歲月粵西蕞爾之鄉顧堪此騷動乎暴骨之痛可憫竭澤之禍可畏其不可者四故曰不可伐且南丹東蘭皆非用武地也聞其地多崇岡峻嶺僅有仄徑可以容兵一夫守險萬夫莫進也彼且據險則不得不持以歲月而毒氣所染瘴癘繁多恐兵未及交死者過半矣卽幸而勝也彼且與貴州撫水之蠻爲隣鳥不厭高魚不厭深其安能窮焉卽罪人斯得黨類可窮而其地屬石田也中華之人無能居此土者終爲尺資耳故曰不能攻也昔唐之經略西原也而西原之禍卒與唐終始宋之經略撫水也而撫水之禍卒與宋終始

卽南丹一族在宋之時猖獗尤甚竟招撫而後定始以輕動終以姑息胡不取往事觀之也無論前代卽近日之播州獨非殷鑒哉然職於近事則尤有慨焉職觀鄖報抵掌談兵者日不乏人讀其辭令人忘疲衝冠有封侯居胥意然不量彼已不審封疆言之則人人穰苴行之則人人趙括言而符則歸德於已行而不效則諉罪於人意氣何容易使天下之言兵者而皆委之用兵也則抵掌談吐之風庶乎少息矣

粵西文載卷五十七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論

分野論

宋　蔡戡

分野之說肇自黃帝星文之學源于甘石其所從來遠矣遷固范曄之說以斗女爲吳越分而翼軫爲荆楚分凡欲知星文之所係先考郡國之所屬可也方少康庶子之始封而爲越國也都於會稽其後句踐又以會稽而伯閩王搖趙佗割之地也　都東甌　都番禺其地皆北接吳之境上故前代多以吳越並稱而史或謂之揚粵以越亦揚州之分也至范曄以來謂斗牛女爲吳越之分野並屬揚州者皆指越之東界以累世立國之地言之至於兩漢地理志遂併以鬱林蒼梧所屬之郡在越之西界者盡爲牛女之分野則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矣所以杜佑之作通典歐陽文忠公之志唐書東坡先生之圖指掌皆以爲前史之誤也且史記趙佗帝制之時東西萬餘里而一行山河兩戒圖之說則以爲自江源循嶺嶠南東及海皆爲越之地蓋越之疆場最廣自古謂之百粵雖東極於會稽而西則抵西南之界其東界北雖接吳而其西北實抵楚列宿在天所主之分野隨方所向皆當適海際天而後止周禮東南爲揚州正南爲荆州其接吳者爲揚州則星紀之分並在東

南方也固不應盤折而西轉以抵正南之方荆楚之界
而并為星紀之分野也且翼軫所向正南之方亦不應
至始安而終止而始安以南遂屬斗牛之分也通典之
說曰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
域則以隣接宜屬荆州豈有舍荆而屬楊斯不然矣此
則近史之謬也其大槩以為嶺南之地分野所屬其西
界當屬荆州翼軫之次耳唐書天文志曰後世之言星
分者據漢書地理推之是守甘石之遺術而不知變通
之數東漢偏掌圖中其天象分野圖亦援唐志之說以
為荊而南粤如唐志則以韶廣康端封梧藤羅雷崖以
東為星紀分桂潯柳宜昭象龔蒲容白羅以西為鶉尾

分又一行駁師用李淳風之說為分野圖云自韶廣康
封梧藤羅雷州南及珠崖自北以東為星紀其西北屬
鶉尾之次以此參訂則越之東界其北接吳者屬星紀
實斗牛女之分野而越之西界其北抵楚者屬鶉尾實
翼軫之分野前史之差謬至是而後較然明甚雖然靜
江在唐為桂州屬嶺南道在漢為始安屬零陵郡今支
邑之荔浦漢屬蒼梧郡桂林新舊志不盡考諸家之說
遂以始安屬荆州為翼軫之分荔浦以南屬越遂以為
牛女分蓋承前史之謬爾按史記句踐滅吳併有其地
與中國會盟遂王無疆時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
其境土之廣可知矣又按史記楚世家當夸王時楚王

熊渠伐庸楊粵至於鄂楊粵即趙佗傳中所謂楊越也
西漢亦如史記之通用粵越兩字而互見之也又云封
其子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則楚越之舊疆不
復可以西漢郡縣所分為正矣故翰林承旨宋公白等
七人之續通典亦以桂州為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時越
地七國時復為楚戰國時為楚國及越之交境此蓋歷
考前載而其說進退可據者然則靜江府在漢雖屬零
陵郡其實古之越地於星文則皆屬鶉尾荆州之分固
不當以始安荔浦一時之所屬為別也晉志以零陵為
入軫十一度而始安屬零陵郡靜江當軫之十一度矣
且於四星之中別有一星名長沙而禮記正義所引緯

書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有奇軫星共十
七度今長沙去此纔一千餘二十里則靜江當軫之十
一度斷可識矣且天文自二十八宿之外其星有專主
下土者不特長沙也○按晉天文志轄星傅軫兩傍轄
星遠軫凶轄舉南蠻侵○又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
之國號則亦以旁證而類推矣○又牽牛六星次三星
主南越○又南斗東南四星曰狗國晉志雖為鮮卑烏
元之星然一行係之南越當以一行之說為是以其在
南斗旁且南蠻盤瓠之種也○又翼南五星曰東區區
即甌字今永嘉郡此又皆越之東界也○又謂北斗七
星二主楚四主吳不言越者以北斗止七星言吳楚則

越在其間矣〇又五車五星次東南星曰司空主楚不言吳越者以五車止五星而言楚則吳越在其間矣以前數說參酌而言之靜江府者於國爲楚於州爲荆於二十八宿爲軫之十一度於十二次爲鶉尾北斗則第二星主之五車則第四星主之旁而證之星則長沙有轄星有壽丘而斗牛女與東甌狗國之星盡在其東界云

瘴瘧論　　　李璆

嶺南既方土薄故陽氣之發常泄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此寒熱之所作[illegible]凡病者多上熱下寒既覺胸中[illegible]實[illegible]以爲伏[illegible]所[illegible]又多用[illegible]金沸草散青龍湯等藥發表得病之因正以陽氣不固每寒熱發則身必大汗又復投以發表藥則旋踵受斃甚者又以胸中痞悶因轉下痢病人下體既冷得轉痢藥十無一生是瘴癘未必遽能害人皆醫殺之也余紹興間寓蒼梧見北客與土人感瘴不幸者不可勝數余詢其所服藥率用麻黃柴胡鱉甲及白虎湯等藥其年余染瘴病特甚繼而全家臥病悉用溫中固下升降陰陽正氣藥及灸中脘氣海三里治十愈十不損一人余二僕皆病胸中痞悶煩燥一則昏不知人一則云願得涼藥清利膈脘余辨其病皆上熱下寒皆以生薑附子作湯令溫冷服之即日皆醒自言胸膈清涼得涼藥而然不

知實附子也翌日各又以丹砂一粒令空腹服之遂能食粥然後用正氣平胃等類藥自爾遂得平愈既親獲效後於知識間用生薑附子湯療十餘人皆安更無一失又病人須是但問其能飲水否若反畏冷皆上有虛熱非真熱也皆宜服生薑附子湯沉存中良方治瘴七棗湯用烏頭七枚七泡者治法正與此同一服而愈間有脉實非上熱下寒面色[illegible]赤黄即方可隨證治之不可用附子湯今[illegible]行人中[illegible]鄭防禦病寒熱身[illegible]手足[illegible]數[illegible]柴胡湯遂知發服小柴胡湯可愈其證不可遽投熱藥方可多見矣於此難逆料[illegible]

論廣西　　　明　鄭曉

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壤氣習異于廣東山高而秀水清而駛地利物產僅贍自足則桂林其都會也若府江左江右江號爲三江貫絡諸郡綿流甚遠苗夯附據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若其蠶食而巳潯州大藤峽跨黔鬱江上蠻巢穴焉雖有屯戍未見摧輯柳慶號爲盜區行旅苦其荼毒設兵制將控馭督警之可無大患思恩田寧强悍久矣殘破之餘萌孽復作剏土分官不爲無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蹶交阯寔爲桂管保障梧州開府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然諸嶺咽吭列郡襟束形勢使矣

論土官

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貧視東道特異諸巴猺穴盤繞其間左黔右猺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韓雍征剿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梧藤潯等卒竟不能遏制桂林之北六洞為害則北連武宣洛容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象遠下江上下半為已巢窟盤踞門矣至今右江岑氏猺獞雖未餘孽尚存工慮海坂思田更無寧歲剿則嘯兵守任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負猺將陶

論廣西猺獞　　章潢

廣西猺獞盤據萬山之中當江山之險深箐絕谷人跡有所不通也古木懸崖日月有所不照也層岡叠阜莫知其涯際也荒村遠落莫窮其終始也種類莫可識別巢穴莫可跟尋其所以為宮室者則巖巘也其所以相往來者則狼虎也其所以代耒耜者則鋒鏑也殆若犬羊豺狼然莫可以人理化也粵之西則有曰木藤曰八寨曰連城曰六十三山曰七山等巢諸若此類莫可枚舉也粵之東則有曰羅旁曰毛母曰雲稍曰母雞等巢諸若此類莫可枚舉也濱于江者擾及舟楫濱于路者擾及行旅民財被劫擄且及公賦村落被剽掠且及城邑如是而猶曰兵不祥器也而吾諱言之是居者無以為居將棄編氓也行者無以為行將棄商賈也公賦無以為公賦將一不賦也城邑無以為城邑將棄城邑也此必不可者也其動大衆者不得不動也其興大役者不得不役也調兵幾十萬不得計其擾也費糧幾十萬不得計其費也何者誠計其大也誠不得不為士民請命也大兵一動風聲輒露其濱江嶺路探知內地消息者寧鮮有潛遁遠方脫死於鋒鏑之外者耶其深山絕澗耕山而食跡不下居不識內地言語不通者寧無有莫知為猺獞者於條符之下者耶其所報功級者果皆慣夯則惡知其行與俘獲者果皆寇賊種類耶同生天地同稟血氣俱生天地莫知所罰而受俘獲刃鋸也此又仁人之心隱于大兵刀刃之忍有所不及也然則兵者將諱言之耶將樂言之耶往歲督府重臣因粵東羅旁諸巢為地方害且數十年動衆二十萬一舉殲之兵威所震山谷為空計所得功級俘獻即萬萬勿計也乃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近羅旁畏威悔罪哀告求生編里輸差盡從撫處一時東西兩山並稱寧靖說者謂當時收兵太早經略事宜尚未停妥逃匿餘黨尚未搜捕乃不踰年舊日餘孽呼擕潛出盤據舊巢劫掠水陸攻擾城邑謂其藏匿者在六十三山等巢然無實跡可考也謂其糾合者為六十三山等猺然無踪跡可據也即曰將東西夾剿滅此朝食而西之糧餉稱乏入寨濱近之民又數數請兵將從撫耶將從剿耶較之八寨

將孰先耶將孰後耶此執事者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之
也竊以為撫剿有定議而恩信不可失也兵糧有定處
而騷擾所當禁也行師有紀律而玉石所當辨也善後
有長策而犬羊不可無主也地方有緩急而機宜不可
失也此今日為粵西籌者誠無以過之也夫曰撫剿有
定論而恩信不可失者何也蓋六十三山連城等山與
羅旁相去不遠其所屬賊其所糾合誠不知其有無夾
剿之師欲壯其聲勢久今乃又不可已也然昔之受招安
當編[illegible]者尚未有反覆[illegible]逆也一旦使之一槩之鋒鏑
何以示生民之[illegible]一剿之[illegible]也大兵一出頗發
良民之[illegible]今[illegible]其[illegible]其懷恐不復[illegible]

未招撫者必誅無赦則畏威感恩忠信行乎蠻貊矣此
以剿行撫之道也夫曰兵糧有定處而騷擾所當禁者
何也蓋粵西司庫所入不支所出興師十萬支糧三月
欲取辦粵西難矣兩廣用兵調粵西之兵食粵東之糧
舊有定額無議也但近日江右一帶饑歉特甚狼兵一
調勢必騷動窮山谷乘時將起而為盜請出公帑之
積預買糧食分布大兵所過州縣以備行糧饑荒處所
大加賑恤以安反側兵一出境一切糧食取濟粵東則
閭里安戢民得安生糧餉有藉不至苦之此動衆安民
之道也夫曰行師有紀律而玉石所當別者何也蓋東
西猺獞其相濱大江州邑浪人糾合出沒作賊焚燒劫

殺無歲無之誠不可不誅乃其在遠地與華人絕不相
聞一槩取而殺戮俘獲之以為功無乃傷天地之和虧
好生之德也今之用兵誠不以殺戮為功而以安集為
功不以俘獲為功而以制馭為功使兇惡醜類無所逃
於天罰乃無辜羣生得保全於太和之世豈不恩威並
著哉此則神武不殺之道也夫曰善後有長策而犬羊
不可無主者何也蓋今生獞猺雜處而誰自服其主令
守內縣土與今所[illegible]不知幾千萬里也獨有土官者
鎮服為易而其莫[illegible]者[illegible]稍領者則剽掠出沒莫
可制也夫功[illegible]以[illegible]居之山川[illegible]地分隸擇
其[illegible]所[illegible]者令[illegible]分[illegible]以居官給以名色

不徵其租稅行之三年地方無事立為土司等官令其
約束地方聽調徵發仍增置哨堡屬添兵卒則地方永
永無虞也此以夷治夷之道也夫曰地方有緩急而機
宜不可失者何也蓋六十三山等山當粵西之一隅乃
八寨患在腹心士民數數請兵緩急之辨亦既較然矣
顧一省所急者在八寨兩省所急者在夾剿欲獨舉之
則不可欲兼舉之則不能願且置八寨於不論兵威一
振八寨諸獞果能悔罪輸誠分土立官自同齊民豈不
能畧其既往許其將來如其怙罪不悛為害地方則乘
此餘威以殲滅之特摧朽也此則酌量緩急之道也嗚
呼兵者豈得已哉

論雒容柳城　郭應聘

柳州之民歲苦寇擾甚矣固山谷險阨足恃亦逋逃淵藪爲之左右耳積侵吾民膏腴往往托跡豪右冈自完歲輸私租不供公賦恣其吞噬官司索急輒以佃丁庇之甚者保納舍藏無復顧忌賊焰益熾則賦益虧腑爾閭里生計索然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彼爲是者獨何心哉雒容馬平之患胥坐此至有舉十數巢落而附于一門者嗚乎予觀[illegible]吾民律以漢法宜何如坐也孜先王之[illegible]小器安得如郅厲門羅內史其人者[illegible]宜[illegible]

貪湯胡求可

陽禾之患皆始于里民招猺爲佃久之蔓延充斥不可羈縻而豪猾之徒又從之以猺爲利入其私租不供官賦少不當意動以賊占爲辭訴訐追呼積成讎釁驅致劫奪報復地方之事日多矣臨桂西南諸鄉其患胥坐此今征剿之後一時讎類稍知嚮風而里民之害猶未已或賠理舊讎或責償宿負或利其禾畜而怵以再征之言或匿其貨賄而誘以撤堡之議其釀禍類如此春然易動可盡責之狐豕者流哉司疆潟之寄者外飭兵防內戢奸宄庶幾於銷萌保泰之道矣

廣西土官論　田汝成

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吞索以落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爲疎節闊目低而不弛寓約束于假借洪武永樂皇陵大抗四與既同時挈黎饑寡羅衆戍莫不重足疊跡以待微令弘治以前皆無世際洋內路外諸酋稍稍越法然纔及之典甲令其招下之[illegible]命[illegible]正德中權奸橫[illegible]大闇乘之[illegible]非賄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爲利孜孜[illegible]以求[illegible]文附上遂私恩者以[illegible]往往摘疵文致[illegible]多以[illegible]職思或[illegible]之[illegible]功覲然食約故[illegible]遵節莫滋偃蹇隊

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安可彈也龍憑之變皆以纖及未明嫡孽爭立姁嫗不赤多歷年所揮霍塞隈貽屬國觀衄於變仁夫剗其兩雄而不徒睢笑言設伏翦削禍本賢於林會之師功深而不祿其所經略黽勉則予與有聞焉容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道謀恍而不繹賢愚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論藤峽府江

自予涖嶺右按圖牒詢文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略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爲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而勢雖迂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

南紫荆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廹麼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於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遼遠三百餘里萬山參錯曲徑盤雲草樹蔞迷蕤若禾麥暴客蹤伏土著者少而外乘者多奄忽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即狼竄麕跳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集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導探其寨塲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興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江亦涉迂疎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

縱而惡法懲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爲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自事得其利則爲之掩慝埋奸誘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宵露宿惡傳以醜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奸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略救寇之策斯爲首端乎至于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爲將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盖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右尤爲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類從分隔而情疎易于欺侵寡謀性貪則相與搆浮言設險械嚇以脅屈令我蝟縮莫敢誰何若有賕可投即誘以甘聲啗以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庶土酋帖服邊患消寧耳

漢紀論

藴睿

漢之諭文以文告殺何粵論者且謂一紙賢於十萬師至武帝時討東粵幾何勞力而不煩血刃雖競於武哉然爲文遺迹不究後遂元封而後郡邑其地而井牧其

民至建武間明經之彦且彬彬然齒於中國蓋至是而知武帝之遺烈遠矣

唐紀論

余讀高祖與龔志書覩漢文之於尉佗光武之於河西若出一轍固知文告之詞逾於威令真欽之感捷於鼓桴哉李衛公勇略過人世所傳兵法書類多權譎乃招撫嶺南示以禮義又何恂然儒者之風也唐書謂俗人傳著怪詭禨祥皆不足信亮矣

宋紀論

宋藝祖命將平江南獨委曹彬而劇以潘美至殺掠之戒尤諄諄焉余觀潘美平南漢闔寺之外不妄戮一人

其功豈在彬下耶頹宋自承平後武功稍弛文教競興而敬夫之興於桂魯直之興於宜學士翕然宗之其醉稱尤炳讀桂林盛事紀而載觀鄒秉所稱宜貴之應制科者俱不下六百餘人信乎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開國紀論

我太祖諭諸將一曰招徠一曰捉殺而諸將亦皆惟其意指故不戢有剿定不攻而受其[illegible]者之師哉乃其論諸將[illegible]兩江父老且願少須臾無[illegible]剔列矣

遜國紀論

豈稱[illegible]史[illegible]也[illegible]川倒戈武功

大定建文帝遜位矣當是時金甌無缺人心未携帝而偉未忘黃屋乎成旅所起未必無應而帝顧漠然無有方且遜迹於滇蜀閩粵之墟而無悔蓋天地有奉生人無毒帝又何求帝於是乎有隱德矣嗟乎武功已殫兒徒恨黃犢甫諸舉朝莫發竟託於成方遂之詐以論死夫惡必其非真也乃胡濙一言渙然冰釋老歸大內以天年終與千古勝事於乎休哉

敬聖紀論

臣聞之粵人稱孝穆皇后事有異焉曰后父李福斌者賀之迎恩里人居白石龍塘村娶唐氏生孝穆未離乳忽一日龍塘水盡赤已而孝穆生謂為寶錄其然乎異

日易不據以詔而令天子抱無窮之思也要以大宗伯所議是矣謬悠之談夫烏足信傳曰釜山生夏有娀興殷姜嫄造周受命有原古記之矣今亦孰窮釜山有娀姜嫄之所為自也哉

發學論

古人於干戈倥偬之間輒興俎豆而作泮宮服淮夷且後為發狀至今凜凜乎足懲也今之人以武功援攘舉營序而廢之一[illegible]不知幾千萬緡而獨靳宮墻之脩[illegible]霓哉余讀思恩志土[illegible]之智而竟出土酋下[illegible]人

軍政論

軍政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古有世及之官而無世及之卒壯者用之老者更之取其折衝扞禦而已豈有令其銷子孫世世勿絕哉今兵制更矣徙夫應募而集蒼務計畝而輸而衛所之罷癃按籍如故任其詭姓竄名轉相為市畢歲輸公家之廩而稍越之不甚惜冒虛名而實浮費此何以稱焉國家日講節財此之不節揆曰祖制故然亦司計者之過也

屯政論

今之談屯政者每曰武弁之股削也豪右之侵怨也軍沒于利而鬻其貲素封者弁其籍而去之也蓋不獨粵

西然矣然屯之不能不弊也勢也長有家者多市田宅遺之子若孫未易世而其子孫不能有也何况於軍軍且付之𢙣有而况于屯故屯之不能不弊也勢也夫粤西非中原比也十畝之産不當五金丈量而後畝鍾之數猶有存者及今而覈之民則民軍則軍令其名實不相溷不亦廢乎天下未嘗無任事之人而嘗患于沮格任者未幾而議者已擬人各有心甚矣任事之難也

外夸志論

今之策粤事者類曰夸能亂中國不知禦不在夸也今不習漢法不識文書由中國官令之朝拜文書吏捕之急則竄身窮谷故夸何得又有猾手罷民不事備作苦推埋叫呼計無復之輒自結于夸於是皆以厚利導以剽掠夸貪且很隨其彀中而禍中於村落矣大征之後黠者逃深菁癡者飽白刃根株未拔討不得不議撫撫之誠是也顧里胥桀黠素習夸語恃口舌游揚名曰招主素封之家藉夸人爲力作名曰田主此數族不惟以夸市而且以官市公家畝鍾認爲已有而課種稚於佃丁官清其籍則以夸爲解每秋成與夸瓜分之至悍賦則以公家徵急復加斂於夸人夸畏束濕視敲朴甚於刀鋸呼之見吏則縮首寧死不敢詣惟里胥田主言是聽里胥田主率視其人爲奇貨一亂則交搆以搖之未征則陽爲洩漏而寄其孥畜或詐以險庇免誅或執以

要賞而沒其所寄濯其見吏言狀已無售欺則多飾威以嚇之故夸人懼吏滋甚夸不聊生益復思亂縣官不急奸人而惟急夸左右胥胥反爲夸耳目夸之出沒什不得一我一敗頓令未及須而環聽風馳賊無不窺其淺深者故中國之禍舉中國人貽之豈在夸哉何休曰王者不治夸狄夫非不治夸狄也治中國即以治夸狄也苟得良有司甚於勝兵千百矣

氣候論

晁錯曰揚粤之地少陰多陽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不雪一歲之暑熱過中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出汗腠理不密蓋陽不反本而然陰氣盛故晨昏多霧春夏雨淫一歲之間蒸濕過半盛夏連雨即復寒寒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濕肢體重倦多脚氣等疾蓋陰常盛而然陰陽之氣既偏而相搏故一日之內氣候屢變諺曰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冬又曰急脫急著勝似服藥氣故然耳大抵人身之氣通于天地天氣極北寒勝極南熱勝五嶺以南號曰炎方乃其高岡疊嶂左右環合木氣蒸之故鬱而爲嵐惟全州近湖湘窮冬多雪氣候似中州而桂林次之子美謂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良不誣也左右兩江以介昭梧郡居夸獞者猶或差勝若城依巖谷或近卑濕崎嶇廹阨間有近午方

見日色者至若鬱溪嶂峒草木蔚薈虺蛇出沒江水有毒瘴氣易染春三月曰青草瘴四五月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又曰桂花瘴菊花瘴商旅與隸觸熱征行與夫飲食起居不節者每為所中調攝之功宜加慮焉夫病之中人每乘氣虛而入元氣固則邪氣無由而侵猶君子盛則小人無自而進此養生第一義也豈不獨瘴鄉然矣

風俗論

昔司馬子長謂楚越地廣人稀飯稻羹魚火耕水耨而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減然哉廣右在楚粵間全州故湖湘地士秀而文桂柳相濱楚其俗近之自柳子厚

張敬夫後先治茲土而鄒志完劉去華諸公以節義風之士多嚮焉宜山在宋有馮當世黃魯直為之先人材故斌斌而戹於胡元遂稍不振邕與梧號為重鎮幕府所都東人輻湊賢者微重而矜節小人齪齪自持成邛給東人以為外府至若遐陬小邑雜處華夷衣冠介鱗且渦採其間矣蓋讀詩至女曰雞鳴士曰昧旦與于茅索綯為屨履霜之章未嘗不想先王之遺民也廣右之俗無所芬華男衣布素女絕刻鏤氷紈綺繡無所用之茲亦為屨履霜之遺哉乃其窳之習大性故然農不自耕而委之獞人間有事東作者而灌溉不時耔耨易倦桂林而下多不辨菽麥至今根荄雜生亦不一顧也吏

不習文書事居人不知貿遷公家之文移民間之刀尺一一仰辦於他省女自饔飧外不習女紅至不識機杼作何狀雞鳴七月之詠又何寥寥也豈偷生無積聚者其俗終不可挽耶昔管子治齊令士不逸於閒燕農不荒于田野工商不惰于業作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是所望于維風者哉

[illegible]田論

昔之[illegible]者率皆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特而不可長恃也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勞公[illegible][illegible]哉知休是制[illegible]令死命[illegible]年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幾處皆居中獞人且寖患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獞人負租不[illegible][illegible]肆然睢盱[illegible]挺之狼

果可長恃耶夫馭得其道猶可作使馭失其道狼且作敵聖人有金城隱然虎豹在山則自恃之道也

岑溪論

岑溪之禍蓋始於疎而釀成於激當其初發捧土可塞一決即濫觴矣時議者盈庭欲做先年大征故事兩臺毅然獨斷起陳吳於田間集伍兩於近地批亢擣虛一舉而芟焉昌黎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岑溪之謂哉余觀猺人殊無遠畧乃其戀田里顧妻子之心與吾人等一旦怵于奸謀喪其樂生用土荒蕪孥戮相望風雨飄搖毀巢覆卵即僅存餘息悔之後矣當威之後而用恩其招攜不易易耶所最患者奸民猾胥以賊為外府

強則奸闌出入為之耳目弱則嚇以威令而陰汲其貲屬階之生此為戎首誠得良有司單車入壘詢其疾苦而法繩諸奸即介鱗為我衣裳可也

慶遠府土官論

我國家用夏變夷窮髮之地舉為編戶乃承平以來宜州廣綸日投片鋤此何以故則計失於恇怯而禍成於陵夷也忻城在唐宋已為內地而涵濡于國家衣冠禮樂之化者迨百餘歲一旦求於和就裂冠毀冕棄亦了而強之從命當事者有戾心矣遠比莫往者鄉距郡城數十里有近乃不能剗其剛而舉三百餘村之內地界之長官司棄設心以貸數有從虎狼於常廝非熟計也

蘇寬朱斌備自首書生計無復之不足苛責督臣陳謨振臣決策國是所貪良非細故亦恐舉祖宗之土地置之若輕舟飄瓦何以貞中涓耶此風一熾効者相踵自莫楊之侵我那灘也而思恩倒自莫之厚之熾我董界也而荔波倒自東蘭之侵我三旺那地之占我中下里也而河池益劇司土者日以上聞至下詔書切責而彼心未厭鷙擊猶故今日剽一聚明日燬一村我不能保其嬰兒而彼且畜之為廝養卒日復一日其不淪胥於夷者無幾矣夫變夷之與變於夷也可同日道哉詩曰我先公日辟國百里今也蹙國百里古今盛衰之感策宜事者有遐思矣

鎮安土官論

鎮安僻在諸峒上霧下潦與羣獠亡異其故路稱郡從建今治自我明始問其山有盤石巖石大如盤故稱宏觀蓮花之塘四時不涸洞多泉流田仰溉灌爬沙穿竹而紆廻自澗曾無舉耒之勞乃郡人田事之外無日不凌山阪涉澗藪射飛逐走以相娛快地饒人衆亦足雄諸部落矣

田州土官論

田州故在岑所而終不能有也正德之季敢以賂成不律則激以發其則覬以市恩謝湖皮首令宵人得從中制太阿謂已倒持矣猶逆撫作賊兵撫逆酋而後其

勳伐豈取夷宜爾耶田寧之設竟不克終議者謂林故與王左聽事固未易言也岑氏世有田州而猛不能守至失其宗祧越在草莽吾中國不推亡繼絕乃欲與思恩並殄之其何以服諸酋當其時岑氏之宗尚熾十八司之勢未分當事者能無却顧哉余所恨者盧蘇再叛弑主神人胥怒而竟縱不問則前日之姑息為之階耳天下事如持衡然宜輕而重之宜重而輕之任事之難即豪傑且無以自解他又何責哉

武靖州土官論

韓襄毅王文成皆稱武靖州要害設官以治其慮深矣當時任事豈盡乏人而何取於囹圄之岑鐸識成之邪

佐也鐸猶藉其材官且耕且守邪佐創軍實殷民以自封矣知人故不易哉夫武靖非諸土州比也土酋藉其幅員歸于公家宜世世嗣不絕武靖故中原地第藉兵外夸爲吾藩籬今伍符空設而徒棄內地以資狼心非設官初意矣且邪佐再傳而絕滿寶一傳而絕天之所殄不可與也翁用之議洵若觀火時哉不可失矣

思明府土官論

國初思明轄七州一縣久隸官郡迨其後也日削月朘上思與忠州入邕思明州入太平思明祿縣改州令直隸上石西州漸爲[illegible]所吞西平州淪於安南且不復返矣[illegible]欽州役地而粵西則吞豈當事者未及聞耶方今黎莽乞封權在中國有能援登庸納土故事卻彼金人索我侵疆豈不堂堂烈烈哉然而操縱之機固未易言矣

上石西州論

左右江土司相錯然以流官而轄土官者有之未有以土官而反轄流官者上石西州土官絕世業已改土爲流乃思明土知府猶倨然臨其上是夏未能變夷而夷反能制夏足顧居上手顧居下大防潰矣夫土官如豺狼然萬一恣行桀驁箝制州官輕則損威重則肆毒爲非細也太平思明壤地相屬改而隸之太平其庶矣乎

泗城州土官論

泗城廣輪延袤兵力亦勁與慶遠諸州互相雄長然其不善之積且世世矣剪之後有應也應之後有援也至蹦田州吞長官其者以國家之兩章故伯任其逼且奪而莫之誰何天奪之鑑宜其及已今程縣已廢故址尚存華失其鹿夷競逐之其何需之有爾程縣之距慶遠稍邇而距泗城甚遙國初改隸慶遠民非無謂有能舉洪武間故事覈其疆界令入慶郡版圖奏茲醜夷誰敢睥睨其間哉是將有待矣

奉議州土官論

奉議一隅[illegible]界鎮安其勢甚孤[illegible]斷州鎮以伐其謀耶夫以蕞爾一隅控二雄邪非藉內地無以爲重故直隸藩封如宋元故事非無意也今土官殄世判官掌其事者百餘年豈一尺組能制夷人之命官則漢官制則夷制因俗而理故易相安耳夫以華治夷至數更牧守而未定以夷治夷即一判官而有餘此亦制馭之術也

思明州土官論

黃竑師姦也身逭大戮世濟其兇而傳及四世猶併思明州而有之王法幾不振矣阿失其柄馭委其銜甚者爲其餌而陰庇其私尚可謂中國有人乎承祖雖有罪然思明州故其屬也爭地以戰上下相夷乃削上官之地畀其爭奪之下邑體統已紊彼安能俛首而甘心者

始謀不慎反以釀爭悲夫

龍州土官詩

按永樂間三將軍問罪安南由龍州度憑祥用扼交人之亢鼓後安南納欵叩關謝罪纍纍請命則二州固中國之藩籬亦入交之門戶也黎賊父子血染劍鋒莫氏末臣面縛近在州與老少能傳其事至于今為烈哉州與交人小有嫌隙不惜破英因之問罪司馬之受降用以招伏其日後亦一名有寄之者如有天下當余湯之是豈宿文良之業須月分紹彼之余者其有返思哉

[illegible]

[illegible]

原有定額國家亦不靳名器金帛之錫以鼓舞其心故趨徵者恐後然行之久而兵日驕恣民且苦兵矣總督尚書王守仁以徵調頻數人不堪命因議更番戍守之法戍省者三千戍梧者四千戍柳者二百地方小警以戍兵驅之魚書不煩而足神緩急其制良善然窮年外處月餉無幾武夫悍卒多不樂役第以老憊充數到伍以後潛歸相屬其名存其實亾於是戍兵不足恃而警報一聞又不得不議征兵矣萬曆十六年督府劉繼文以地方寧謐議減戍卒之數然兵額旣減而虛名如故云

粵西文載卷五十七

粵西文載卷五十八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考

古南越考

宋　馬端臨

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北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非禹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兼得楚之交秦始皇略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後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郡出為南海桂林象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者也秦末趙佗遂王其地漢因封之佗受數代其相呂嘉反叛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討平

之元封初又遣軍自合浦徐聞入南海至大州方千里略得之後兼置交趾刺史其餘土宇自漢以後歷代開拓後漢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妹徵貳反於是九眞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自立為交趾帝使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至獻帝乃立為交州其邊州詔使持節給鼓吹以重威鎮加九錫六佾之舞漢末其地並屬吳仍分為廣州後屬以建寧太守遙領交州晉平蜀亦然及平吳仍為交廣二州宋分為廣州交州越州齊並因之梁陳以來締置混雜不能悉舉唐分十五部此為嶺南道五代時為劉氏所據宋乾德四年平南漢始盡得嶺南之地又為廣南東路西路五嶺之南人雜夷

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珠崖環海尤難賓伏是以漢室嘗罷棄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易與迷節爰自前代至於唐朝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也

洮水考

明 蔣冕

洮陽爲縣屬零陵郡載在前漢書地理志中後漢書所志亦同而史記本紀已有漢將破英布軍洮水南北之說實高祖之十二年則洮陽正以破布軍有聞於時而名縣本此洮陽洮陽則洮北也前漢書王子侯表武帝元朔五年封長沙定王發之子狩燕爲洮陽侯則元朔以前洮陽已爲縣矣注史漢兩家者皆莫能的知洮水所在蘇林則曰洮音兆徐廣則曰洮音道在江淮閒至史炤著通鑑釋文亦謂洮音兆在淮南蓋史炤字音引用蘇說而所謂在淮南者則因英布王淮南遂襲取徐廣之說以爲洮水在淮南皆以已意揣度言之非其實也惟胡三省灼知其誤且云按通鑑布軍既敗走江南高祖令别將追之别將擊布軍於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則洮水當在江南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注洮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於湘水如淳註漢志洮陽之洮音韜蓋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而洮水又在長沙國境内英布之軍實大敗於此杜佑曰漢洮陽城在永州湘源縣西北按今全州漢洮陽縣地有洮水在清湘縣北胡氏此說考據最爲精審史記黥布傳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僞與亡誘走越蓋洮陽在零陵南爲楚極南之境洮陽之南則越境也自楚入越未有不經洮陽者胡氏以洮水南北爲吾洮陽而用如淳之音一洗徐廣蘇林史炤書說之謬今陝西有臨洮府又有洮州衛臨洮在漢屬隴西郡隴西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洮州[illegible]以[illegible]爲洮水所經得名春秋僖公八年及二十五年公與諸侯盟於洮杜氏謂洮曹地[illegible]以兩地洮水[illegible]因而名之皆與吾洮陽之洮全不相涉[illegible]將來或有稽考[illegible]府[illegible]爲洮陽令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宗慤以功封洮陽侯皆吾全之洮非隴西之洮也鶴山魏文靖公亦謂清湘土豁東出於瀟谿西會於洮水正指漢將破布軍處蓋洮水視湘水雖小而縣以洮名顧在湘水未名縣之先自漢至隋皆然隋平陳後始廢洮陽而湘源名縣歷唐逮宋又改湘源爲清湘云

致堂流寓全州考

致堂胡先生以紹興二年壬子歲來吾全有初至清湘闕安仁帥司爲背成所襲五言律詩四首次年癸丑遊礲嵓有五言古詩十二韻其皆載在斐然集中今集之二十卷又有悼亡別記大略謂其妻張宜人以紹興元

年辛亥四月丙入郡十二日盜曹成敗師兵於衡又遷
於全西南至灌江與昭接境餘屋三間兩廡荆茅遮闕
之上下五百餘指度冬及春撐霧昏昏大風不少休繫
舟御寒不食僅給千子六月成餘衆卒入灌江宜人與
二幼子及余登舟避一夕忽聞鼓聲已近徙從闕然
因避地於此今不去遂留是冬十一月先生奉其父
文定命省宗族至蓬宜人守湘山寺中癸丑文定來湘
潭敗八月先後集畢會先生初至清湘時中有航
缺年華蘇文定要其雲參之句與先生遊盡之說當是其
年僅除消散日共存余在北衣冠詩謂我求瘦伏似
則先生之去其在癸丑之初歟予於遊覽品未然附為

家北行是以秋仲長功始會於衡耳然則先生寓吾全
已閱歷寒暑非泛泛使軺經過者比稱爲寓公夫豈不
宜而前後郡志顧無一言及之何也晁備員內閣檢宋
人所修清湘縣志見先生游磵嵓詩乃據斐然集較補
其訛缺者數字并錄初至清湘四詩藏於家先生諱寅
字明仲建寧崇安人文定公長子五峰先生兄也父子
兄弟皆名列宋史儒林傳中文公朱子嘗稱先生議論
英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鶴山魏文靖公亦稱先
生自游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之學舉進士
與張忠獻公同召引誼劘上往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
堪者追廢王安石配食孔廟追論京蔡誣謗宣仁后遂

徙炎荒幾陷五十三家羅織之獄平生任重道遠之死
不渝扶植三綱大有功於斯世吾全既辱先生流寓則
當奉祀學宮以申後學景仰範之心先生卒官徽猷
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晁嘗考先生流
寓吾全歲月景仰不已遂形於詩

鄉先輩蕭珪及寶衛翁陳孟賓科第考

吾全士入皇明來舉進士始蕭珪珪治尚書以州學生
舉洪武十七年湖廣鄉試明年第進士其會試也名在
九十五其年會試錄於珪名之下書曰湖廣永州府全
州學生蓋是時吾全尚隸湖廣故也予嘗見此錄抄本
於先師大學士瓊臺丘先生家故大宗伯華容黎文僖公
家亦有此錄二本所書皆同然考之州志及州學進士
題名記皆無之珪官監察御史以與千戶喬用交惡被
逮論戍株連鄉人謫戍者數十人豈鄉人忿之故并其
履歷不欲道而後之修州志記題名者遂因而遺之歟
抑吾全文獻不足故然也在勝國時雖科舉取士甫行
輒罷前後僅十六科然吾全士之登鄉科者亦未嘗乏
方延祐甲寅初科已有寶衛翁者以明易舉湖廣省試
其名第於十六其所試經義有司爲刻梓以傳見於前
八科三塲文選中可考也其後又有陳孟賓者以善賦
中湖廣省試其名次亦與衛翁同其所試荊山璞賦是
在京師藏書家嘗得而錄之實以全州路貫陳之貫以

清湘縣其名姓郡邑若此焯焯而州志及鄉貢題名記皆遺而不載且二子皆以有文見錄於主司故姓名得附其文以傳若其他名雖見錄而文不見錄者計亦未必無也志記又安得不遺之哉此誠文獻不足之故矣暇日間與州守姑蘇顧侯華玉談及此事侯因屬予筆之以補志記之缺遂疏其略如右

總督兩廣軍務考

王世貞

洪武元年師下廣西命永嘉侯朱亮祖出鎮廣永樂中廣西則都督韓觀山雲侯柳溥相繼為大帥得專征及誅賞獨有文臣督撫之寄至正統十四年苗寇蠭起廣東則命侍郎揭稽廣西則命侍郎李棠各巡撫之然二

廣地勢犬牙賊東西豕突來往叵測而武臣自守便利不相策應天子用兵部尚書于謙言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一切便宜從事然事已即歸不恒設馬昻再以提督至葉盛以巡撫至成化元年復命都督趙輔率大兵討之陞浙江參政韓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然於制書獨重雍既平寇遂命總督軍務兼理巡撫久之雍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患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上命副都陳濂撫廣東僉都張鵬撫廣西而雍專治軍務以憂去五年復起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設總府居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參將而下悉聽節制而兩廣巡撫復不設仍統於總督正德十一年改總督為提督嘉靖四十五年因廣東寇發遂制不便兵部題准總督軍務止撫廣西於廣東另設巡撫至隆慶四年又改總督開府兼理糧餉巡撫廣東於廣西另設巡撫

廣西山川考

章潢

桂林正禹貢要荒之服所謂荊楚之南百粵之西衡山之陽蒼梧之野九疑之塞皆是也五嶺西止於越嶠嶠去興安五十里去靈川九十里秦伐南越運道皆由於此非陸梁地也山自岷山之脈一支為衡山者從南而分東西一度大庾一度桂嶺水自九疑五入洞庭四落

南海者皆出越嶠之東南域內靈之三源皆三山為主分其一海陽別為湘灕出於靈江口者人知之熟矣酈道元云湘灕之間謂之始安嶠自嶠之陽南流注灕名曰始安水又南與瀉水合出西北邵陵縣界邵陵乃武岡新寧之境也有夫夷川源出廣西全州北至邵陽會資水蓋西延之山有岡如海陽然水分東西背流而別西北去新寧歷寶慶新化至於益陽會資水入湘江達於洞庭東南為黄所江為六洞江合灕江達於南海同為瀉水之源此則世所未講者也又興靈之界有陽高山東南發源為川江為小融江南為路江出為北偪下連南偪邏邑之東南小融出邑北二十五里與灕瀉三

水合故曰大融水經引漢書曰灕津者此際也大融而下歷千秋峽風水相搏如銀故曰銀江銀江而下有淦江出興安嚴關從南而東會灕江之東南二里淦江而下有苷棠江自小融分為東西帶融歷龍嵒合苷棠出白石湫同為灕江會桂郡之東南世傳湘灕一派不知三源七派合助上流中有淦棠二水及堯山之三百派支分派落復歸於桂故自白石而下深瀰廣浸與湘江埒然禹導九江濟湘二水與焉其源出海陽西延者世未之及盍導其流使之疏而山水之源入蠻服者所不暇究蓋王者不治夸狄之意非言不事於攻取也不為治其井邑溝洫而亦不責其賦稅貢貨蓋勢有所不能

盡焉者然匠大匠歸得所之心而聖人亦未嘗忘焉至秦始皇其志與古人異窮兵黷武盡天下之利以為已有慕越之珍奇異物乃命史祿鑿渠僅十餘里而舟楫之利遂薄南海豈惟楚越之民獨賴焉是歲丁亥自臨洮至遼東同築長城逮今足為藩障均可謂無聖人之心而有聖人之澤者矣何也始則厲民終則歸利於民非澤乎然天下後世頌神禹之功而不追祖龍之澤者原其心故也

三江考　魏濬

府江左江右江謂之三江府江本灕江東南注經平樂出梧江昭州既為郡從郡名府原無別義翁憲副周庭定以陽朔而下龍門而上屬昭州者為府江謂不如從灕江桂江之名為雅左江發源交趾徑龍江明寧橫貴出潯州而右江則自牂牁入粵逕融柳烏泥西來注之又逕象武與左江會於潯合流而東予初不解左右之義閱地形則左宜為右而右反為左後詢之知者乃得其故兩江處粵西南極陬入者多由東粵或下灕水皆遡流而上從遡流者分左右相沿習有此語故不變爾又邕州自有左右三江之號左出廣源右出峨利會於合江鎮流入橫州是為鬱江鬱江左江也右江又曰黔江

說

湘灕二水說　宋　柳開

湘灕二水始一水也出於海陽山山在桂州興安縣東南九十里西北至縣東五里嶺上始分南北為二水北為湘水南為灕水求其二水之名於書記皆無所說淳化元年開自全州移知桂州乘船泝湘水而抵嶺下沿灕水達於桂州問其嶺之名即分水嶺也分水是湘灕水也二水異流也謂其同出海陽至北嶺分南北而相離也二水之名疑昔人因其水分相離而乃命之曰湘水也灕水也其北水所謂湘南水所謂灕將有以上下先後而乃名之也水固屬北方北方為水之主也以其北流者歸主也乃尊之以湘字加其名為上焉又疑為

以北者入於華南者入於夸華貴於夸也故以湘字爲
先焉既二水以二字分名之即北者爲先名湘也即灕
者必加南流者也所以灕江是分水之南名也因其水
之分名爲相離也乃字傍從水爲湘爲灕也凡爲字皆
命名者也名者强稱物也古之以萬物錯雜懼難別識
也乃以名各記之矣即物之名有類有假有義有因焉
斯二水之名以其水分相離爲名是取類也是所假也
是從義也是有因也今書灕江爲離字疑其不當爲此
離字也當以字傍加水作此灕字也又字書古無此灕
字的其理增而合之爲字焉亦猶古之他字皆以義以
理揆物者以成字也非與天地同生於自然耳亦皆由

於人者也於今悉爲世所用矣以斯而言之即古之所
爲者未必即爲是今之所作者未必即爲不是即凡事
亦無古無今惟其爲當者是也則湘灕二江之名孰曰
非乎若以其南方爲灕流南方爲灕江也即所說之義
其疎矣

瘴瘧說　王棐

南方天氣溫暑地氣鬱蒸陰多閉固陽多發泄草木水
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元氣不固感而病作是謂之瘴
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痎瘧謂之冷瘴重者蘊熱沉沉晝
夜如臥灰火中謂之熱瘴甚者一病失音莫知其所以
然謂之瘂瘴冷瘴不死熱瘴久而死瘂瘴無不死此方
書之說也愚謂瘂瘴者非傷寒失音之症乎非中風不
語之症乎治得其道間亦可生安得謂之無不死邪若
夫熱瘴乃是盛夏初秋茅生狹道人行其間熱氣蒸鬱
無林木以蔽日無水泉以解渴伏暑至重因而感疾或
飲食不節偶成此症熱晝夜不止遲治一二日則血凝
竟不起矣南方謂之中箭亦謂之中草子然挑草子法
乃以針刺頭額及上下唇仍以楮葉擦舌皆令出血徐
以草藥解其內熱應手而愈安得謂之久而死邪至於
冷瘴或寒多而熱少或寒少而熱多亦有疊日間日之
異及其愈也瘵發於唇驗其症則是外方之瘧本非重
病每因誤而致殺　亦不可以不死而忽之但診脈息極

微見其元氣果虛與附子川烏等藥而愈或誤投以寒
藥所謂乘風入胃陰盛乃亡若診其脈息雄盛審其症
候實熱且服和解等藥而徐治之或誤投以熱藥所謂
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但診脈而用藥萬不失一然觀其
形氣之怯壯察其脈息之虛實參以病之盛衰分其症
之陰陽極工巧以審之其庶幾乎病者亦不可全咎於
風土皆不攝不節有以致之聞自入廣以來但用修養
之法晨興盥漱後先服平胃散間或投以不換金正氣
散洗面後啖少粥已時早食申時晚食夜則服消食等
藥一聚會宜節飲不宜大醉及頻數耳但天氣不常一
日之間寒暖數變卻須脫著以時稍稍失節亦無深害

所甚急者宜加意焉省食生冷則脾胃自壯省餐油膩則胃腸自快無大忿怒以傷天和重節色欲以固真氣如此調攝決可以保無恙也

五瘴說

梅摯

瀕海之地嶺表之區皆有瘴焉何則岡巒重複之勢日月回薄之所靡不蒸鬱人或不支緣間以生疾有自來矣太宗御宇提封萬里外諸荒服率皆内附文軌一同故命官分治大小之職歲無虛曠用能適遐邇之宜均勞逸以行由是寬傳宣化遠民受賜其間供職或康寧者有之疾疫者有之奄忽者有之康寧固無他議疾疫奄忽者皆曰瘴之由也是俾仕者皆畏遠憚瘴而獨後

斯民輕斯任哉載之傳曰天有六氣淫則生疾陰陽風雨晦明此其常也且二氣之大生育萬物各遂其宜焉有異於南北而戕人乎蓋人自暴自殘之耳予謂仕有五瘴之患避之猶未能也若夫急征暴斂剝下以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晨昏荒宴廢弛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後逆氣成象俾安者疾之疾者殛之以示天戒雖日在輦轂下亦不可逭殃其絕遠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瘴之過止歸咎於土瘴得不謬歟予被命遐服忝知州事大懼五瘴之漸行無以箴戒又奚懼山川之瘴乎因爲瘴說以袪惑焉

玉髓泉說

林岊

磐石之石湘之奇石也磐石之泉湘之奇泉也由東西往來者水浮湘江陸遵磐石而磐石之下亦有江流則螺江也螺江之岸修乎如帶湘山右據峥嶸超突十步一岊五步一竇層見疊巢者磐石之石也生於洞穴覆以嶽嶽色青味甘響摇江潭者磐石之泉也余比政暇肯遊斯境喜而徘徊淪流尋源循涯導津有溜而瀾有溢而盂有澄而泓覺粹精之混融飲一瓢以自適因舊址爲亭據衝要領晴暉坐挹江光石乳留照徜徉左右拾騷吟於林壑訪釣隱於烟波超然忘歸蓋逸興之四

集也客有踞泉上問余家閩曾巨濤沃日之紅澄瀾際天之碧旣倚嵓而熟觀歷江淮抵燕趙太行之峻特黄流之奔猛抑又接於心目乃愛是焉何也余曰泉亦多愛矣有海泉有淵泉有山之泉有井之泉有谷之泉有石之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淵也險止亨行山也冽食寒泉井也谷之泉唐人所謂振鷺之瀑石之泉漢人所謂太山之霤晉人所謂涓涓始流是也今斯泉生斯石無一點塵雜氣又當楚粤之通衢瀑容井德鍾山之趾出知所適三江會同淼然湖海湘中號之第一此固余之所甚愛而思與往來者數也

降眞香說

明　桑悅

柳之懷遠産香藤葉大如掌多刺鑽蹀紋嚙巨材産多於山林紆欒之處歲久色微黄曰藤香或深藏巑岏巨石攫路人迹不到霜饕雪虐積以歲月皮肉俱爛赤心如鐵謂之降眞眞之所成假降久矣天之於人純眞並畀長與世接巧僞日滋欲聦明盡亡耳目俱喪纖假悉屏獨全其天果易得邪嗚呼物降其假其眞香於一時人降其假其眞香於萬世故曰人爲貴安得舉世皆淳萬物同春入混沌窍結鴻濛爇焚眞香會人以遺乎假合之身

用茅說

柳州郊野多産茅根株如蛇虺結蟠長沒牛馬因猺獞藉埋伏刼商至冬則盡焚之弘治甲寅二月予忝當道檄築玉融之缺城數百丈且置敵樓百楹於其上與里胥籌其役僉曰未或易致邑瓦工惟三四人瓦難猝具蓋樓合暫用茅時便茅已盡焚各村老翁至回祿虐焰不及處採取有得蓬蓬勝於亂葱予懼新城灰土未乾忽春雨連綿與城樓帡幪其頹圯故求茅甚急日坐行府中聞負擔簌簌聲則喜吾茅將至雖連城之璧化孟之金不願易也且是物未火前隨處叢寨最爲人所賤惡豈知丁時之缺亦逢亨運上下貴重之有如是邪嗚呼茅．也昔焉在野爲藪以蔽賊今傳而輸官護城以禦寇凡物能取其長未必無可用也抑亦僻遠之茅素不黨惡至是而得顯用歟雖然城樓聳翠民之具瞻不得已而用茅茅性易腐其品極卑升之茲樓之上氣象蕭然無以壓人之望是可暫而不可常也因循苟且不急求瓦以易之而以全城專託焉則悞矣昔漢高祖以安劉付周勃勃猶士夫也劉卒賴以安唐太宗取李勣於羣盜因以爲將不爲無補使居相臣託孤之任安能久而不變哉高祖用瓦太宗用茅故其後之城或固或不固

應泉說

顧　璘

天氣之將至厥符豫見故陽生則灰動霜降則鐘鳴物理所徵無足怪者柳山故有泉邇者書院廢圯池淵湮塞泉涸不流正德甲戌二月八日璘與中丞蔣公及諸賓僚來訪遺址遂議興復是日命山人浚池即得舊所甃石龍首泉涓涓自口出不數日遂循徐而流至山下郡人莫不喜曰泉固有知也哉璘曰不然天地之氣運諸玄間以時盛衰其徵在三光山川與人物爾湘南之氣於今爲盛若太宰涇川張公中丞梅軒少宰敬所二蔣公秉鈞中外自餘方嶽郎署之賢聯輝接迹蔚然並興斯固元氣之積而發焉者也泉之至不其然乎泉舊名達乃更曰應益表其靈矣

辨

還珠洞辯疑　明　陳璉

桂城伏波山下有洞名還珠相傳前代有一漁者由洞口數百步深入漸明朗見一物狀如犬瞑目而睡前有一珠甚光瑩因竊懷歸官府尋知之意其爲異物亟命還之漁人復至故所此物猶未醒故世傳爲還珠洞或云漢馬伏波征交趾回載薏苡珠經此因得名至今未有定論然豪人題此洞有云纍纍威聲振白蠻背將相載洞溪山無人爲起文淵問端的珠還薏苡還以此觀之迺伏波之事無疑彼漁人之說涉於怪誕奚足信哉

桂林淫祠辯疑

予聞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卄漢高祖張良韓信

等廟莫究所以及觀建武志邕州亦有高祖祠云馬伏波征蠻酋長請降願朝漢天子於是立高帝祠以祭之又父老相傳云宋胡穎守潭專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穎轉官廣西鄉人聞風皆以淫祠易以帝王名臣之號倖免一時相傳至今遂不能改以其所言近理彼溺於淫祀者尚當省哉

沉香潭辯疑

洪武戊寅冬璉偕桂林府照磨臨洮馬可俊如京師舟下清湘數十里有沉香名潭潭在石崖下有枯木橫置崖上相傳沉香言有神物呵護人不敢取取則致禍予既蓄疑未得其實因停舟崖前命可俊射之聲發數矢

偶落其一片拾而視之甚輕紋理如桂木爇之則不香始知其爲僞也桂林大墟下石崖上有一木亦云沉香後爲人竊去皆此類也去沉香潭不遠有一石函曰諸葛武侯藏兵書於石崖上殊不知武侯平生出師未嘗至此又其所著書皆盛傳於世人莫不知其肯爲藏秘之事哉此特好事者爲之耳璉既辯沉香之僞因及此以釋世人之惑

陶敬齋墓稱呼辯　蔣冕

鄉先賢宋寶謨閣學士陶公崇方理宗寶慶初元以著作佐郎上保業惟獨謹微持久四事帝嘉納之且曰卿所陳四事切於朕躬朕當行之其略見於宋史今之元

人修宋史採入理宗本紀而不爲公立傳其履歷亦行皆莫能詳惟郡志謂公字宗山少聰敏十歲賦筆山詩有驚人句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歷仕兩廣召試館職象柳子厚爲文嘗擬宋鐃歌鼓吹曲及楚詞七敍以進於朝理宗在潛邸時公爲講讀官龍飛被召首陳保業等四事及因輪對又陳郡縣武備厚民生厲士氣之論與時宰忤黜知信州終於任贈特進謚文肅有敬齋文集行於世子夢訥典春陵瑞陽兩郡終監丞郡志又云公歷官行事見國史而竟莫詳公之所歷何官今惟郡北洮村坊有覺苑寺寶慶以後題額皆公職銜甚備曰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崇政殿說書兼侍講寶謨閣學士正

奉大夫知信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清湘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陶崇寺雖重建於元至大三年而寺額猶是宋人書其書公職銜可信無疑公墓在昇鄉安道市北路傍石翁仲石獸尚存蓋當時賜葬鄉人稱爲陶學士墓或稱陶大監墓二說皆是而成化中修州志者乃云陶大監墓俗呼爲陶學士墓則不考之過也公嘗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省有監有少監爲長貳公由著作佐郎歷貳而長故當時有大監之稱後又進寶謨閣學士尋知信州故當時又稱公爲學士則公之墓稱學士或稱大監無不可者自唐宋至元凡官秘書崇文諸監者類有大監少監之稱或止以姓加於

官名之上曰某監如知章稱賀監誠齋稱楊監故周文忠公必大詩有楊監全勝賀監家之句虞文靖公集有送宋誠甫大監祀天妃又有爲歐陽原功少監題宋妍古竹二詩此其尤著者至我朝專以太監少監名內臣長貳今內府二十四監皆然外臣雖有國子欽天上林苑諸監而其長貳則不復以大監少監稱之矣蓋前代所稱大監之大讀爲如字而今代所稱大讀爲太州志豈習聞今代所稱遂誤以前代所稱者混而爲一不復分別邪鄉人閱州志輒以爲疑因漫筆爲疏其略如右抑公官至侍從方以舊學爲時君所寵任乃以忠言讜議見忤時宰出補外郡齋志以歿則其平生持守之正亦可概見不獨文章之逸發而已惜其言行無所於考不能得其詳也宋人淸湘志謂公歿在理宗朝所忤時宰豈史彌遠邪抑韓侂冑邪

蒼梧九疑之辨　　黃佐

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晉習鑿齒云虞舜葬零陵元和郡志亦云九疑舜之葬也漢文穎註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之馮乘縣九域志謂九疑山亦名蒼梧山未免皆牽合按山海經云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縣界蒼梧九疑當是兩處後人誤引舜死之地以爲舜葬之所耳太史公曰舜南狩行死於蒼梧之野歸葬於零陵之九疑山太史公

遍歷天下名山大川必有所據今當從史記及山海經

桂林非有粵辨　　章潢

今之桂林春秋戰國屬楚自楚滅越時越人散去海濱各爲君長今桂林在嶺之北去海二千里與越不相涉東越都會稽閩越都甌冶南越都番禺駱越都交趾蓋自粵之統名在岐海中者是也秦桂林爲西越地者以其爲南越之屬後趙佗所擊併蒼梧寔不與焉即非秦之桂林可知矣五代時劉晟盡有嶺南西地者二十年時亦僭稱南漢地非越王也終始無越之名何得以百粵名之楚越雖皆有南蠻之名而其種類自別今越西蠻與武陵九疑多同者同一疆界故也

虞山堯山辨　　　　魏濬

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零陵之九疑則信以爲即今之蒼梧矣而戴記止謂舜葬於蒼梧之野其說辨者甚衆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山今陳留平丘有鳴條而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遠合之孟子此說近是但以舜嘗有南巡之事桂州遂名山爲虞而建廟以祀舜黃潭縈於虞山之後亦曰皇澤灣皆以舜得名遂以舜所有堯山以其與虞山正相望也尤可異者灌陽遂有禹廟殺石禹貢不載殘迹實所未今古人遺迹輒自□人者會後遂轉相附會者多類此然亦知精神如水行地何所不在使今鄉知所欽仰亦佳事也

瘴解

瘴解贈貴縣知縣吳警衆　　　明　靳貴

人有恒言五嶺之外多瘴今廣之東西是也蓋其地當天之極南之區恒燠而過炎風氣與中原殊仕其土者類以是爲訶其來尚矣今年夏吾鄉友國子生吳君警衆以論判試吏部吏部嘉其才授貴縣知縣夫以一介儒生釋褐拜七品官爲一邑爲民父母亦可爲榮矣而或者乃猶以地僻多瘴爲慮予以爲不然夫瘴亦天地之氣也元氣則雖日當之無傷也不然鬱林蒼梧之境戶不下數百萬彼人之生也林立者將藉養於他方乎元氣不充而外氣乘之又何特百粤然也且人必有所警而後知畏知畏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德日謹業日修令聞日起祿位日進者實由之審若此其爲病邪非邪況夫攝生知畏則嗜欲不期節而自節起居不期愼而自愼元氣日充而外不干雖不有斯齡可期矣則茲瘴也乃所以爲慶也而人何慮焉雖然吾嘗聞之矣仕有瘴非方隅之謂也有世顧非瘴而不慮何哉急催暴斂剝下奉上租賦之瘴也深文巧抵逞惡不自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廢公廢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貨財之瘴也□□□□□□色帷薄之瘴也是五瘴者非必百粤有之而當□州處何地者尤多何者無所警而畏心不存也彼方以得善地爲慶有求必得有欲必遂放僻邪侈之心生而五瘴作吾見民怨神怒安者疾疾者殆而閩東粵之邦皆椎髻箕距之地也以是論之則世之所謂慶者又惡知其非所以爲病乎吾以是爲警衆慶不知所謂患也雖然丹書有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敬即畏之謂也可以禔身可以理人可以養生可以成名一敬立而百瘴消矣警衆雅與吾善非燕游一日之好其爲精敏好修其於民情吏事洞然也其別也請言於予予不可默作瘴解贈之警衆執是以周旋則一敬立而百瘴消於一令乎何有警衆往哉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平樂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illegible]

題跋

題羅池廟碑陰　　宋　田錫

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强爲羅池之神呂黎韓退之敘其事而銘之於碑矣其有遺意錫幸得而紀焉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質而無其文故周勃持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祚游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賢彬彬然若黼黻之華衮鏘鏘然若咸韶之在懸古人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害以衆令人以隨顏子之賢當周德之衰尚能明仁義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聖人之道假塞爲瘠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間通籍於元和之時潤步高視飛聲流輝謂佐王之才得以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雖得其時而無知己或有知己一人而已故國僑出湯以子皮之死奪吾之慟以鮑君亡交惟公有劉公禹錫之交有韓侯退之在朝有呂衡州以同賞與公爲游處有異而混以文章與公相游激而公位不過爲尚書外郎命不過爲柳州之牧以謫而出之[illegible]不服四[illegible]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馬[illegible]於[illegible]命[illegible]以是知爲仁者未必獲福修德者或窮多[illegible]聞[illegible]公爲靈神其

貴在祀典尤崇所職者以明以幽所主者爲雷爲風助天以總爲靈助國以濟[illegible]農所以籩豆有加蘋蘩用豐其疏爵也有衮冕羽翟其用樂也有簫笳笙鏞安得公之生也忠惟及於一州公之亡也神猶介於遐陬唯爵兮感[illegible]而靈[illegible]潔修迓神之來有[illegible]兮桂舟饋神之賢有椒漿兮[illegible]無金策追封之贈無衮衣加寵之優使公與沅湘之魂爲偶而配濤之神作儔以公之齊聖廣淵聰明正直玄深之量昭明之識而不爲星爲辰斡運於[illegible]北辰不爲嶽爲瀆[illegible]吐風雲康於黎民胡爲作柳州之[illegible]爲羅池之神是知天難諶兮命靡常閔紀爲碑於[illegible]之文

羅池廟碑跋　　董逌

文公敘羅池事既異矣夫鬼神茫昧幽眇不可致詰聖人閟而不言將知道者深觀其隱自理得之然不以示人恐學者惑也昔[illegible]人尚祭祀事死以生其敬小人以鬼則有[illegible]御[illegible]可不察邪昔觀文公守儒道甚嚴以世教爲己任其[illegible]自[illegible]事[illegible]決果誠不惑於世謂能守道者至羅池神[illegible]惟恐不盡豈亦徹於好奇而不[illegible]

爲[illegible]

羅池之文[illegible]不[illegible]其以子厚正直爲神[illegible]矣昔[illegible]忠[illegible]文公[illegible]田弘正碑衛訓

嗣事爲諱必曰事嗣則語參錯而雜比故能起而振也余讀此碑至牛繫軛下引喙上檮益知簡鍊差擇其精至此信天下之奇作然永叔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工處不知何故反於此疑之考衡謂事嗣退之便是一體得於彼而失於此蓋亦不思也

為陳中丘書羅池碑

佛經言人之生死變化出入六道中落上修則天神果下墮則阿修羅果然天中極樂修羅極苦以樂苦相求者皆有甚恨懺悔修泥洹果者然後出此柳子厚浮躁進摶得罪其將以忿恚憤怨死若在此法中修修羅界宜也今西方諸國尚神爲俗各有名號以祈福禳惟女因正名爲阿修羅落西域以神人爲修羅其自有名者以其所顯著得名號得之已知羅池之指是也愈不讀佛書不知其果如是方且敘其怪變謂聰明正直也

集古羅池廟碑跋　歐陽修

右羅池廟碑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三年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摹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載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兩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書姚廉州墓銘後　鄒浩

予頃在廣西聞姚廉州治宜兵民諸公交薦不幸倩僚有出按本路者挾私隙以文致其罪既而朝廷知之遂復進用後數年予與其子彝從容又觀鄉先生敘叔所作墓銘益信其有以過人而不克壽以顯悲夫於是爲書此石以詒後之助焉

留題昭平王氏來仙閣

王氏來仙名閣舊矣閣前拱北軒竹間翔風亭梅邊拱梅亭則予所名者拱北有軒而勝未立翔風有勝而亭未構拱梅亭勝俱未有也所費不多久欲自爲特以其家拘忌陰陽因仍至此主人好事後當成之亦足以助一邦士大夫登覽之勝

浩以崇寧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自零陵移昭平居此閣四年十一月七日自昭平移漢陽離此閣杜門循省凡十六甲子非主上之恩與天同造何由脫死炎氣生還膝下乎感涕援毫概見於此

題自書卷後　黃庭堅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於城南余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游龍水城南帖

龍水城南大雷雨後十里至廣化寺谿壑相注溝塍為一草木茂密稻花發香郜彥明置酒招余及華陽范信中龍城歐陽佃夫約清旦會於龍隱洞余三人借馬自南樓來至則彥明及其弟彥昇在焉初至震雷欲雨既而晴朗燒燭入洞中石壁皆深過道崖險路絕但扶將上下亥乃出洞之南東還臥洞口佃夫挺琴作賀若有清風發於土囊音韻激越余與彥明棊賭大白彥明似藏行也是日信中從佃夫授琴久之得數句洞南有喬木似栟櫚熟視葉間有實纍纍似椶櫚問從者蓋木威也木威本草經無有宜州諸城皆多有之風俗取豚膾合之為饈盤中珍品也頃有饋余余不能啗也佃夫曰廣東蓋號為烏欖猶邕貴間謂波斯橄欖云木威之葉廣東西人用作而衣柔韌密緻勝荷葉也彥明者臨淮郜華彥昇兄也信中名寥佃夫名襄余者江西之修水黃某修道游崇寧四年六月辛巳

跋山谷書范滂傳 劉克莊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頁五木駢頭就僇所殺天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實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羣宵以清流盡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殊令銜指摘范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斲君實晦叔棺族莘老而泰陵不聽檜欲按朱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侂胄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發錮名勝茂陵一口奮發亟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阸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暨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余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網罹而已若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詣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為榮同於為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義嗚呼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覘勝負為向背首鼠大陽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尚莉乃翁求出科門斷刺翦段怨亦不採者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求必染與范尹歐余同貶況其與君對俟及同死于康卓公遠竄不悔因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想跋於石魯文忠定于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

闔門避謗絶口不言明允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烟瘴之憂而不能自强於善者覽卷宜有愧色

跋海州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往年余從事江淮制置使府實與鹵對壘同舍郎數年間貴顯略盡獨余無尺寸功請監南嶽廟歸既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海南黎寇入省地胥吏逐太守士或徒手取爵賞克籍名余亦傍觀而已彼諸人并皆狀貌魁傑及有他謬巧其所以能異於余者勇耳今黃錄尉禽廣西賊不由外臣保奏徑攜功狀自□□□□詘余親黃君狀貌非甚魁傑□□□□□□□□□致其身者亦勇耳嘆人以□□□□□□題此書之末以識余愧

題蔣邕州墓志銘後　　張栻

予來桂林首訪昔舊之賢則聞蔣邕州之名且曰邕州非獨行義推於鄉閭邕州之政近世所難得也而予不及見其人也已而士大夫有自邕來者皆曰邕之人至今思公不忘而□□□□□來受事於幕府者問前牧之善政亦莫不以公爲首且□□歎息至其州之民言之則人爲有思凝之至予於是歎夫蔣公之賢去邕且十年而使人得之□雖至於貪者服弱者□此豈偶然也哉及□其□□□□□□□□□□□小忠其釋今落先示以信號令簡而賞罰明持身嚴正屢戒邊吏毋得少侵卒之至於治民雖細事必躬親不以入吏手務爲安靜不擾之政而其梗悍爲善良害者則必懲不貸其所以久而不忘者蓋如此予嘗怪今之爲吏其號爲能者則或以察爲明以刻爲公以不恤爲能任而其號爲賢者則又或以姑息爲惠以縱弛爲寛以模棱爲善處故其能適以賈怨貽毒殘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患及於後日嗟夫此豈其所謂賢能也哉若公之賢則無幾矣然自中興以來爲邕者不下數十人而其民之不忘不過二三人而中公又近而尤見稱者則夫天理之在人心其可沒哉公之葬予友張安國嘗爲之志其辭甚美獨述守邕事未詳故予追書之以授其子礪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許吏部以直道不容時宰而其典州持使者節所至懷然推其學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寄詩蓋公遊廣右時也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灌河來砥柱乃中立而不斷斯言尚可想見公平生也

跋鄒文忠公□□墓銘

鄒公名節在天下固宜晚生所能贊而讀其文字之雄猶可以想見其日能瀝之時有激懦夫於今世也邪

跋蔣邕州墓志銘後　　朱熹

予始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

為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塋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恭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劉文潛跋記則又知公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自知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為不少矣如君之才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邪是可哀也文潛所論辨病綴緝遺賢之嘆尤與人意合章鄉稱攸縣嘗論嶺西臨法因得此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歎不已輒記其略於其後云

跋山谷宜州帖

山谷宜州書最為老筆自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忠賢流落為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識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曾無疑所藏黃魯直晚年帖　周必大

右友人曾無疑所藏太史黃公帖其前一帖崇寧癸未公寓武昌寄宜州十二月赴貶時留與黃州何頡斯舉者明年二月南過洞庭寄家永州五月初道由桂林題名於行甎太師榕水閣是月十八日至宜有貨黎秀才宅予手約今刻石秀峰帖中後六帖皆與融州郡監高德修乙酉九月㫁公卒自崇觀以後凡片紙隻字禁切甚嚴不災與聞則雖尖蔔猶俯同其筆法蓋一弛一張

人事也抑或舉有天道焉觀三代兩漢以來彝器碑刻沈埋蝕泐之餘傳寶百世何獨公遺墨邪嘉泰壬戌閏臘月丁巳

跋張敬夫栻劉文潛焞與蔡邕州書

吾友張敬夫劉文潛皆眼高四海未嘗輕以一字許人先後帥桂林聞邕州遺愛及華李夫書至數百言推是以考其平生則張安國之銘豈諛墓者壽祿不於其身有子而才自宜光顯於世而僅也三抑於春官六十未離選調以此知遠方賢能阨窮不少矣予嘗在進退人才之地深有愧於斯文紹熙元年九月甲子

范寥詩跋　岳珂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趙太府亦余伯山禹續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為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游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攜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歎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處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壽鑄為門別制扇橋之笈中之

官樓攻媿見之為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萊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闉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撥紙何奇畫引筆行累生烟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嵓嵓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曾啓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神我閱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況其眞蹟君清倖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眞蹟呈似攻媿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鎸里士愈思叔嚐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犖犖擅天網手驅名流入

鈎黨屯雲蔽日日光無耶舍神器春冰上汝南節士居危邦志剗蕭艾扶蘭芳我生作不逮死辭死今亦俱百陽千年興衰眞奪日毀譽亦應知可遠安知後人哀後人又起諸賢落向數宜州老子亦有神蟬蛻顧揚端道貞少陵寵氏已名世煙雨難毛亦絕人今生孟博吾尚友時事發殘迴有鸞鵠觜老鐵鄉獨感斯文聊運肘老人名猶九淵一紙千金不當疇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恨則發人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爾切須知前因本粗忠不幸為滂甘伏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過眼茲素荷在向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籍碑二詩明白痛快足以申二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

叔未章頗傷峻觸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如春晚飲罷披圖清興遠夜光照壁四座驚金薤銀鈎真墨本當年太史謫宜州腸斷梅花棲戍樓拾遺不達東道主翰林長作夜郎囚贊烟瘴雨森鈇鉞更值韓盧搜兔窟老色上面歡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殊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筆下寫出精神奮與亡萬古河一撥叢論到頭不堪說刑章下郡遠道微清流入河專非絕先朝今昔紙亦嗚止氣消盡邪氣生殺門新伸作長望如京人馬來縱橫生蛟人手不敢死往事多深有三數對字寒鶴徒爾為好刻此書增輸算作嬰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柴作亦佳特末

免唐人所謂日黎淮西碑猶欠骨頭不得之戲耳伯山前輩老成嘗為九江教官余又及同班行於壽世科今為嶺江外轄莽方無用者

跋重修興安靈渠記後　　明　張智

右重修桂林之興安洪灘靈渠功績記并詩賦題志一帙乃今工部尚書吳興嚴公為監察御史時奉命修築而郡儒從而紀載之稱揚諷誦欲其傳於永遠也適予以非才承乏史氏公持其帙過史館謁識其後予謂士之遇時而有所作為其功績之巨細自有史官書之藏之金匱以永于久是以世之任者惟患道之不行不患名之不彰惟患刑罰之不施不患功績之不著今尚書

公之修是渠也上奏天子之明詔下與一方之水利其所係誠非細故今之職紀載者宜特爲公書之名當與國家之史並傳於無窮尚焉用郡儒之紀述又焉用藪謭之辭乎然公之名固見於實錄矣殊不知實錄秘藏石室非千百年之久弗傳於世公有此匡世之良策利民之德政而使數千百年以前之人不預聞之豈非士君子之缺典乎故弗辭而書其左方以啓之若夫渠之始末已見郡儒記誌茲不復云

跋胡忠簡公封事藁　楊士奇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搢刻於融州與仙端劉長吾得之以惠

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楊文安公謂此書在左司郎中曹垓范濟舜文所爲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湯奏即不免南遷予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内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濟事云爲戶部檢計郎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臾之胡之謫又贈其行本曾云此書范所爲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按察司題名記後識　周進隆

昔温公記諫院題名有某忠某詐某直某曲之言欲人覩之使知警懼以求其益於人大哉是司題名前古木熊公金華章公後曲阜孔公俱如故事舉行有碑有記但一移於亭後之蔫人不及觀一立於堂北之陰人不常觀予視篆之初有慨於斯謹將後立斷碑易以新石仍續未題之名與遷觭問之碑俱置堂南之東西用存觀感以不忘警懼之心亦温公之意也

跋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峰詩刻　吳寬

此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峰詩也石刻在桂林府學字畫纖細頗不類他刻將其石嵌學間歲久爲人手摸而平故文淺而然頃工部以公事至廣西知予所欲得也搨而見贈惜乎拓墨不甚精耳

總府記跋　湛若水

總府者三府同寅協恭之地也書稱三后協心易稱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無總府之設凡欲以協同也府創於總督韓公承應總鎮陳公總兵陳公贊成之府題名肇於今總督竹田林公舜擧總鎮潘公世貞總兵郭公世臣贊成之自陳公迄潘公總鎮者凡七公自陳公迄郭公總兵者亦凡七公自韓公迄林公總督者凡十有五公於是總府始有題名記而缺與肇修益公於撫綏之餘海宇平定之後尤欲以紀往績而示來世其有功斯府人矣若水適以安南之使止過稽而見夫三公者稽過甚勤聞者道三府之事謂公曰子豈有事哉子

惟以鎮以靜予應曰然林公曰予職無所弗督督責在予予應曰然郭公曰予惟茂事是統其敢弗虔予應曰然若三公其有不協同者乎然而自三公而上等而辨之其然與否者可知矣雖或繼三公者其然與否又可以類而知矣是故後之視題名者曰某也然某也否某也賢某也不賢某也協以成功某也乖以債事其將起敬起畏起勸起懲毋使後之人復議我也林公遂俾予跋於下方云

跋揭文安公全州學記後　　蔣冕

右記出揭文安公文粹公諱傒斯字曼碩豫章之豐城人仕元終翰林侍講學士文安其謚也其爲此記在泰

定帝紀元之四年丁卯春公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丁艱家居之筆記爲吾州學作而學無石刻州志亦不登載冕嘗錄之以補舊志　右予及州之守丞皆不果刻提學僉憲慈谿姚公鏌以按州守龍溪陳侯璜刻之而侯不書作者姓名號因考元史及黃文獻公集得其歷官之概書之以屬陳侯俾刻於石俾觀其文者知其人焉昔公之作記在泰定丁卯之歲今姚公刻記於石亦以正德丁卯丁卯於五行爲火文明之象也吾州文運其將自此而興乎文運之興非以督學得人而鼓舞振作之有其道邪初姚公升督學之命吾廣西士大夫皆以文翁常袞之化閩蜀者望之公涖任未數年文風士習翕然丕變夐異於昔非公身任教化之責竭心一力孜孜不倦何以能然也公先是行部各郡縣埽擇士之質美而可教者聚於宣成書院中嚴立規條因材而篤教有次第不亟不徐務令學者涵養本原辯析義理講求制度以成明體適用之學而於時文之險怪者則痛抑之一切詭經畔道之言雖工弗取且聘江浙閩楚爲儒者及各郡邑學官之明經術者分經教授一時人材多所造就其有功於吾廣甚大雖文翁之於蜀常袞之於閩亦不是過至於文安公之遺文而表章之以作士氣以推文化於一州以爲各郡邑之倡特公篤意學校中之一事耳未足以盡公也記刻既成附書其後以

致感仰之意云

題唐曹祠部詩集後

桂林在唐有二曹詩人皆負重名於時其一諱鄴字鄴之陽朔縣人嘗作四怨三愁五情詩爲中書舍人韋愨所知力薦於主司大中間登進士第由天平節度掌書記遷太常博士爲祠部郎中仕終洋州刺史其一諱唐字堯賓桂林附郭人嘗爲道士太和中舉進士中第累爲諸府從事以暴疾卒於家二公詩歐陽文忠公撰唐藝文志謂其集各二卷近年浙中刻唐四十家詩有鄴之詩止二卷而堯賓詩集則無傳焉惟文苑英華選其大小遊仙及病馬等作唐詩鼓吹選其買劍雙松等作

唐音選其小遊仙等作唐詩品彙選其武陵詞等作皆七言律及七言絶句凡古體五七言者皆無之郝天挺註鼓吹謂堯賓有集二卷今無傳則其集在金元之間已無傳於世矣鼓吹顧以堯賓大遊仙詩十一首爲宋邕所作則選山之誤也堯賓詩見於諸家所選者皆傑出一時可歌可誦鄴之視堯賓差後出而其詩格調高古意深語健諸體略備其集雖止二卷纔百餘篇而爲諸家所選殆三之一尤世之不可少者其爲太常博士在懿宗朝有詔召劍南東川節度使高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月卒贈司空鄴之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進取多蹊逕謚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謚曰刺

從之事載新唐書璩父元裕列傳中其爲博士持正守職斷斷乎不苟若此蓋非獨能詩也鉞自幼時見鄴之公讀李斯傳詩於書坊所刻古文眞寶中載鄴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之句吾而誦之其習而不知爲誰所作及遊京師讀唐文粹始知爲公詩今考之集中其詩全篇十二句姚鉉節其首尾八句而以此四句載於文粹中古文眞寶因而取之文粹又載公杏園即席上同年一詩見當次韻以寓規慕之意蓋見於公詩寤寐不忘者廿餘年嘉靖甲申中秋得謝過浙中始獲觀其全集其冬瓊山唐君平侯以按察僉事督學來廣西見公詩本詩於武選主事鄭德甫處請而書之取以刻置宣成書院中且以堯賓詩附於其後刻成德甫首以一冊見遺閱之欣然者累日因敬題其卷末使讀者知二公之詩皆爲世所重而公則公忠剛直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表然爲時之正人君子尤足以楷範後學詩蓋其餘事云

再書曹祠部詩後

詩之顯晦繫乎時尤繫乎人有其時矣而表章之無其人焉欲望其顯而不晦蓋亦難矣鄴之堯賓二曹公詩在唐宋時嘗顯矣至元有國百有年乃皆湮沒無聞皇明混一海宇以來我皇上紀元嘉靖歷有五六十年蓋將古有文運盛之時也於是前代遺文古書往往出

於江南好事之家而鄴之詩集始獲與中唐晚唐諸集號四十家者偕顯於世浙中既有刻本桂林守亦刻焉刻本在桂林序於提學僉事唐君者未七八年其板已日漸朽蠹廣西按察使睢寧范君邦秀得之於塵埃叢蔽中命工浣滌修補而取予所書詩跋刻附集末置之憲司公署中令掌故典守惟謹桂林本字多魯魚亥豕之訛予因取浙本正之且據浙本增其脫落者三首又檢諸家所選堯賓詩凡唐君舊所未附者三十五首悉附於其後范君亦一一刻之予故不揆鄙陋再爲之表海內之士自是而知桂林有二曹詩人者實范唐二君先後表章之功也

書威信侯廟記後

右威信侯廟記宋人祝禹圭所作其文載在宋淸湘志
及本朝正統間州志中二志所載詳略不一而首尾皆
同尾皆至封威信侯而止其文恐非當時全文也自國
朝洪武以下六十三字則今代人所書成化中續修州
志乃以此六十三字連屬上文合爲一記遂以禹圭爲
國朝人則誤矣偶閱前後諸志見其牴牾不合參考而
正之庶俾後之續州志者不至仍襲其誤也

題敬所相公考全州科第補遺說後

顧　璘

全州自秦漢以來屬零陵郡其地居九疑蒼梧之間蓋
帝舜所嘗巡行漸被禮樂聲教之懿固已久矣莫可究
而原也歷代爲縣爲州不一國初始自永州割隸桂林
正德癸酉間璘出守於是按其山川形勝融朗清峻宜
多賢人奇士生乎其間即今觀之可知也顧前代文獻
疏闊志記多所遺脫豈非守土者之咎與觀相國敬所
所考寶衕翁陳孟賓諸賢皆表表者且復遺之斯則其
固多矣璘嘗欲檢歷代史作淸湘人物志以表見之而
値遷任未就今固不能不望諸交承君子爾

跋敬所相公奏總制陳公請賑書後

右相國敬翁奏總制太保陳公請賑本州書也既而
糧發粟咸如所議饑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傳曰仁人之

言其利博哉殆謂是也璘聞朝臣言相國居禁密端[illegible]
焉恒以四方弗靖爲己任憂形於色此人人得而見之
然其圖回和輯敷之百司之間而成之廟堂之上者人
安得知之哉此其鄉國一事其懇到委曲必期萬全如
此可以觀相國之心矣璘故與今守章君謀刻於石俾
邦人世世以無忘篤近之仁也

跋贈遠卷

孟　洋

始顧子被詔遠謫何子洎余並集田給事宅余謂遠方
山水佳勝莫如前當是時豈有他慮明日余即被繫顧
子果得全州田何諸君復餞之贈詩盈卷余獨不與焉
然當時諸君又豈知余有桂林之謫哉及余與顧子同
時來此文字相往來弗絕幾二年矣今年夏余得量移
過全留十日全之山水佳勝者相與歷覽殆盡此豈遐
裔常有而贈言諸君又弗得與矣顧因出是卷示余余
曰今日與吾子游幸矣過此以往幸而再遇屢遇固弗
可知也其不幸終身弗復遇亦未可知也故知贈言者
之意豈有窮哉遂書諸卷末

跋林都憲察院題名記後

潘希曾

院署之有題名俾可考也可考則其人其政其名位所
到勳業所就有不容以掩者而勸戒彰矣大中丞長樂
林公家藏此刻乃廣西察院所爲題名者也公在弘治
中嘗以御史按廣西去之二十載遂以右都御史總督

兩廣回視列名諸君子上下百餘年間勳名赫然照人其右者蓋公之盛固不待是以傳而是刻將藉公以爲重然猶手之不置抑以自考也此古人不自滿假之心而公之所以過人者歟宜其位益崇功益懋勳鼎彝而垂竹帛不特斯名之題而已也往時公遷浙憲某在諸生中受知最久敢附其說以致景仰之私

跋林都憲平蠻奏凱卷

大都憲長樂林公弘治中以御史按廣西決策運籌創平諸蠻一時能言之士相與歌誦之題其卷曰平蠻奏凱後公累遷今官奉勅巡撫兩廣遂總軍戎之務焉恭公胸中兵甲素所蓄積當時歌頌之者已卜其有今日

矣孔子嘗謂有文事必有武備又謂不出樽俎而折衝千里公得之矣視彼佔畢陋儒平居誦說唐虞倉卒不能一時退舍者豈亦吾夫子之教使之然邪三復茲卷不能不爲之太息

鹿原稿跋　　戴希顥

士君子發雲雷之屯以經綸天下才以濟世文以華國懋著勳績以昭文明之化固足以副其志矣然豐城之劍卒沒於塵埃合浦之珠竟沉於淵藪而有不盡然者是以君子未嘗不惜之也予叔鹿原始此謂與先世居江西之寧州洪武初遷戍於柳距叔則六代也叔幼而資性明敏穎悟超絕弱冠補邑庠正德庚午鄉魁登甲戌進士庚辰官刑曹歷至正郎一日謂予曰勝巳之友不可無也予昔登第嘗謂天下士諒不多讓及與大筵川南君采棠陵諸君子游見其英邁不凡議論高古乃幡然悟惕然省曰此奇才也因而閉門自奮數月出示所有諸君相顧駭愕曰了何過人之速乎向當爲伍今百尺竿頭更出一步矣以是知友道之係匪輕而學問之成有自也嗣是學益閎肆才益充拓每憂時愛國而情發興思或覽勝尋幽而觸物感興信筆成章如探囊取物與所謂鉢龍方殘而精華已鋪錦矣觀之者不覺令人神懼方期適用不意丙戌卒於京邸遺稿漫散大半予仰檢拾僅獲百餘篇耳以是深爲痛惜幸賴吾御

史臺蒙泉二公一刻於閩再刻於滇既足以表彰之矣然予猶所輯閩徒爲蠹蝕遂合前二集傳刻於學適振齋孔君曰弘幹者先聖六十一代孫也力加訂正以替厥成予以狀請序於都憲任公公覽而嘉美之且歎其有用之才深惜其未竟之志俾予叔願欲弗達之情幾然以著非公闡揚之寧不至於泯滅也乎嗚呼昔沒於塵埃劍之未遇也今就淬礪而霜刃矣昔沉於淵藪珠之未遇也今飾冠冕而華美矣晦於始而明於終雖不能大試於用亦猶夫用也此珠劍之所以爲幸也合滇閩二集而並觀之則予叔之才之志明顯益著匪徒以文之著爲幸也予受業於叔有師弟之誼存焉仰誦是

集而精蘊之雅手擇之嘉宛然在目若親領其聲欬矣者又予之所以深幸也因僭數語於篇末以示欲言之意云

題徐武功與諸賢送韓襄毅公總督兩廣卷後　王世貞

此韓襄毅公再起帥嶺南而故相徐武功先生俊而敍之一時諸君子若夏大常杲徐方伯珵張大參顯劉憲僉珏錢方伯昕馮憲副定并徐先生爲十人以少陵氏上哥舒翰開府勳業青冥上交親氣概中詩語爲韻而分賦之者也令獨業字韻闕蓋徐先生敍而不及賦故先生既以分韻而悔詡襄毅公之忠勲戡亂與哥舒之

貪殘起釁不可同日語奈何以哥舒擬公雖然亦僅取一時之致云爾以哥舒之不能當襄毅豈俟徐先生言之少陵氏異日不云乎寄語防邊將慎勿學哥舒譬之韓昌黎之奉于司空書與實錄順宗紀故自爲氷炭也是之則爲詩與書非之則爲史故文士恒側耳獨怪玄宗委驕而付哥舒者十餘年必使之盡耗河西隴右之財力以病劇不任而後暫已襄毅公之繇中丞而晉大夫由提督而拜總督寧不隆寄渥錫哉公篳路藍縷以開嶺外百世之安然未能竟三載不病而强以病免嗟乎何幸將之久而賢將之弗克久也是二語也以哥舒則不可以襄毅公則可而是十君子也其名位詞翰賢

三吳一時遊片語零落無異吉光之羽人且寶之而况爲公之子若孫者哉

書胡文順卷　楊起元

胡公宥休寧人以御史按治廣西隨二蒼頭曰文順文學未及一歲轉僉雲南憲撫夸染瘴病亟文順焚香封股以進公服之良愈又半月有內寺之命忽鬱鬱不樂病復作勢不可起文學昇天以身禱遂自刎然公亦竟以是日逝嗟夫茲二士者求之於古罕見其儔矧今之人邪嘗讀東漢書載李善存撫孤兒彼一蒼頭與獨行之君子並列范氏其能史也然當時報丘令鍾離意上書爲善行狀命拜善太子舍人遷至日南太守能以惠

愛爲政俊來異俗則范史非能傳蒼頭也今二士之義過於李善而上書之舉孰爲鍾離曰南之舉不宜獨行之傳其可必乎嗟夫吾不能不有所感也聊書其卷以堅文順之耆於將來

桂海志續跋　王士性

桂林無山而不鴈宕無石而不太湖無水而不嚴陵武夷茲特就人所已物色者而志之余言說不能窮矣柳之立魚融之仙嵓亦皆得其一隅而陽朔江行抑又過之譚奥勝者每云藉令巨靈六甲可移於吳楚間不知游屐何如噫何渠知其不終而爲吳楚邪

書林勲比校書後　魏濬

考萬曆二十二年桂州一郡丁田之數田倍於比校書所載而丁口加之十二按紹興元年全灌始改屬廣南西路未幾李綱奏仍屬湖南數所云在全灌未改之先則今之丁田實未能有加於宋也入我明來惟弘治間嚴數頗蕃此後惟桂州一郡稍增於舊通計全粵實惟日減長民者不可不深求其故也

粵西文載卷五十九

粵西文載卷六十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贊

桂林劉與人贊　宋　張孝祥

河目甚口須髯怒張人貌而天耆邪其骨已朽其人不死與天地齊年耆邪山高谷深變化成空一笑相從惟我與公（乙酉中月付嵩中道上文道華使刻之石）

慶太平春岡贊　明　韓　雍

一鼓而平桂州白面之瘇巴剗峽賊之腹心再鼓而空橫石大坑之窠復斷峽賊之喉頭五征不克之險巢悉灰燼於兩戰之餘百年難制之狂寇皆族滅於旬日之頃黃童白叟鼓舞得更生之懽碧水丹山清肅無烽烟之警是固監軍總戎親督戰以成功而實天佑國家錫南邦之嘉靖撼天動地威風震懾乎百蠻旋乾轉坤懽聲沸騰乎五嶺贊軍韓老目擊盛大奇勳焉岡張廷齊慶太平春景

成化元年乙酉冬十二月大軍攻潯州進攻大藤峽賊太監盧公總戎趙公親統兵直擣桂州厓等處太監陳公張卿薛公游擊和公與予及御史汪霖劉慶親統兵直到橫石嶺等處背腹夾攻勢如破竹俘斬以萬計不半月而峽賊盡平凱旋之明日適值新正因置酒大會作此以紀其盛是月除日

三公井贊　吳廷舉

蒼梧會府雄峙南邊東山之麓下有源泉東泉姚公鑿
相後喬簡在帝心總督粵地惟時總鎮鄭公其人干城
重託心膂良臣總戎朱公王侯閫閫鈐閣運籌虎符龍
節三公仗鉞先後光臨中外異秩彼此同心近念梧人
遠戍士卒飲於河廼蛇爲盤城中四井次第經營鑿
嘗此水色味清冷公等合謀予贊其決曰給萬家無[illegible]
無渫井傍大澤滙爲小池往來濯濯想像浴沂士庶感
恩名三公井悉子述詞庸示久永

頌

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頌 幷序　唐　尸邵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者曰
隴西李某字某刊澤旋於裔土美化被乎遐毗是用授
虞書陟明之義參尉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校右散騎
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略守捉招討處置
等使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經略觀察處置等使實檢
兵符加擁使節某月自合浦如南海於是縣道鄰谷鰥
寡孤老洎于士吏相與懷思隱然不去乎心森然不離
乎目願所以昭明其德光顯於後嶺南經略使判官試
知容州留後事監察御史裏行同郡李寀始以文學居
僻遠之首遂參帷幄役以某能當器任之重留總軍府

美公之政大備感公之禮有加因其人之情而上之上
可其奏夫其郡之四封濱於百越外則有山寇海盜民
境雜處之虞内則有勤戍勞師流散轉徙之弊親帥我
下以撫吾人慰薦傷夷安集疲耗懼貨貢之闕至助之
以家財憫徭事之繁仍代之以私屬選武藝峙老疾罷
減塞卒四千餘人以趨農時率浮隨闢汙萊開置屯田
五百餘頃以足軍實舍寇賊之爲縲囚者釋而遣之以
除其怨而狙獷以順禁人民之相鹵賣者執而誅之以
去其害而帝將以安官吏行其監炎而連燒於廬舍公
剏其制以御其災改而並居以從舊俗多怨聯毗而致
扂於飲食公乃其防以解其惜怨而鄉黨以和樹板幹
而啓閉畢修列亭燧而陁害斯拯差重輕以行徵令無
不均之議量遠近以納貢職無不供之貢人用富庶家
有儲峙敦之以禮懷之以仁潔已而不汚未嘗有貰貸
勤身而不怠未嘗有懈弛明足以照通情隱慝而不爲
察威足以制猾人暴吏而不爲苛古之良能何以加此
其人之獻狀云爾惟公我有唐宗室枝屬之選臨州刺
史諱孝誌府君之曾孫弘農郡太守諱憬府君之孫太
子太傅贈司徒諱齊物府君之子洪緒丕績之餘裕弘
休純懿之下鍾寬博而柔良高明而疏達根於經義飾
以藝文故其仕王畿宰京邑累執憲簡且登軺車備蕃
臣賓介之職居大府紀綱之任二亞京尹兼中司之貴

復爲宮相在常伯之位歷饒州刺史而後至於是州恩結于人功加於物必闡理效而與頌聲且夫有美焉有刺焉詩人之義也善善而褒之惡惡而紬之春秋之事也使賢士大夫之事業不沒於後太史公之制也以余之嘗修史記而爲訓辭椽人之懷心而頌之曰

帝念南方廹界蠻夸人親被寇攘或勞師屬之於公俾養妝之匪直勤身亦帥其屬贍我貧匱字我惸獨息人便農墾田積粟修其教化被以威德賊害既除禍災斯息完我廬舍親我骨肉咸保其生且易其俗蛮蛮羣族孰不蒙福播爲頌聲公受百祿彤弓旅矢以長諸侯人之懷德刊石垂休

宋頌有三　李師中

神武頌太祖也以天下授太宗本有休功其臣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沒於人

於赫神武不顯其功天命在我圖惟厥終不卜不謀付命太宗惟帝之心天地之公

文明頌太宗也嘆乎其有典常如作樂告其成功焉

於昭文明緝序其畧既有典常底定四方渙爾用章德音不忘

仁功頌眞宗也能中上帝之祐以和戎狄以安萬民

於鑠仁功已任大覆萬民咸壽恢爾戎狄以及鳥獸吁嗟仁功草木遺及如文武之訓

廣西經略趙公德政頌并序　張茂良

紹定四年秋有詔帥廣西趙公進直顯謨閣易鎮寶婺桂人德公之久結戀不釋卽無量壽佛西偏肖像建祠寓其去思猶以爲未足乃相與誦述善政刻之水月洞石崖此石永存德名不朽公丞相忠定公之子名崇模字履規屏翰我邦六閱歲紀政先仁恕鎭靜不擾捐利廣民恩惠周浹本端末整闔境晏淸人享和平之福形諸歌頌理則宜然頌曰

帝眷甌宇粵居南土遴帥之尊拜其治所始時桂人惟悴數罟公於番拯其疾苦宣上恩旨滌以膏雨疏剔蟊蠹民脊蹐釋喘喧歌謡謂來何暮帝曰嘉哉寬我憂顧賜蕃增秩車術漢故維公之德不茹不吐施于有政咸以仁寓安民民安弗肅鉤距耘耨紃綏倉箱筐筥賦斂代輸屢捐帑貯環堵晏眠吏無叩戶平價發廩以賙饑阨斂散循環邑有高庾攻堅易朽加惠黌宇有美前軌紹其遺矩吁嗟先賢魑魅是禦揭祠烝嘗蘭藉椒醑屯分部與俗機鬼妖巫覡狗發摘寘斥絕其根株鄰荒民流襁負藍縷賦粟結廬于時處處構斂道殣分命緇侶掇免貍吶惠及齒腐骼石傕山康莊坦步虹梁廣濟屹若砥柱南渠可舟濟埋疏淤灑潭督府匠石斤斧翬譙凌雲鐵甕安堵參帶改觀水亭坡墅游刃所及百廢

具舉民不知役約已有裕江閩湖湘跳梁猗鼠踰嶺以
南寂然桴鼓莫儆島居種夷盤瓠易擾難安頹首妥貼
爲政以德計效如詩稚耋相告公我父母今舍我去如
孩失哺我言匪私感在心膂俾熾而昌奚斯頌魯公壽
無疆受天之祐爰作聲詩磨崖江滸崖石嵓嵓昭示千
古

慶遠鑄城頌并序　　黃應德

嶺右自淳祐以來南有寇患朝廷重我南郡移師戍之
今太師寶文胡公時以郎官專對上前獨言遣戍非經
久之策當如唐李德裕築邊故事按山河道里擇險築
城以扼其阻上雖可其議未果行也寶祐甲寅秋前閩

復辣上思公言乃命經略一道公至閫甫封以宜當西
南今闢道必能干城者可往訓虎符得武經大夫雲侯
守之侯謂帥府受約束公曰惟事事有備無患耳昔儂
獠來寇元嘉時照守流璞以郡居要衝繕城浚隍上下
皆謂過計及魏兵所向所至赤地而大將臧質獨璞城
以捍虜往事明驗可見矣今震乎其鄰獨不營爲苞桑
計乎侯奉命惟謹至宜顧城陋不足恃則經營距郡二
里而近有山環迤皆峭壁懸淵內可容萬竈飛泉在中
取不竭侯熟視歎曰設險無踰此矣亟聞于公以闢廣
堂得旨以帑百萬下之郡鳩工計材伐石舂土因山之
勢聯絡而成之周圍一千八百餘丈爲城翀如爲門閎

如直與相繆山之前下瞰龍江後倚天河四面形勝嶷
然天成雖鈞衡聯步無所施也凡州縣置寨舍糗糧器
械峙積之所咸備而侯來以民遷姑徙附邑宜山治焉
均宜民休養生聚亦莫不愛適有居用永是城於茲新
城又以見侯之是役非獨地利人和從可知矣役始於
乙卯季春之望落成於仲冬之朔侯指授規畫必躬必
親其協力相之者郡從事鍾鏊文學掾林均清遠節度
推官顏得遇也城成以其壘皆石乃名鐵城圖上帥府
寶文公命應德記之夫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不能自爲
險也而設險則人力存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此王政
之所不廢也今宜得侯爲保障重門設險豈得無啓崗

愛彼窮伏莽俟時覬覦者將不復作意亦造物者設
是久而有待於侯之來也亦嘗有力當無伏患而侯之
速立斯城也侯聞之[illegible]門戰守自[illegible]郡後關丁壯
治戈甲明斥堠絡繹鄰徼宜備無不周城其大可書者
然役何所資不覺所以成侯之績者胡公與焉胡公名
顯字叔獻長沙人文武術又被命入秦是爲之頌曰
惟天惠民特生人傑[illegible]承宿於藩於垣明明天子不
我遐棄擬命帥臣經略西事永惟宜陽外控西夸居瓊
之衝實爲藩籬僉[illegible]寇[illegible]幹者腹天子曰吁保障難
爾邇[illegible]延領[illegible]少[illegible]其公其人天子曰俞
伊錫斯土發延[illegible]功如[illegible]往欽哉往

御彈彈患然肯來自公來宜奉命悉力熟視地形設險守固遵經遵營因山爲城石壁四環屹然天成雙流環森如帶斯逶迤石崖嵒角亦嶷表裏關宏修高無與倫內容萬寇外扼咽喉四面如鐵形勝卓絕車不得馳騎不得列率不可攻敵不可犯雖有賁育勇無所施迺立府庫儲財積粟拯卹分屯兵食具足復用石工鑿井於中山下出泉涓涓不窮自城外離下瞰淵水東西對峙摩崖在[illegible]懸[illegible]深[illegible]存[illegible]集接棟連落道便可漢集[illegible]公盡心得[illegible]學同我倖事運[illegible]熙熙鹵人聞風心寒股慄逃迹而遁邊境寧謐宜山峨峨龍水湯湯鐵城之功山高水長四民交忻磨崖刻頌億萬斯年永戴我宋

大司寇嚴公平反冤獄政績頌并序

明　莫士安

今工部尚書嚴公震直吳興之鉅室也世爲烏程人公之先府君樂隱不仕以謙厚忠正爲鄉里推重爲當時官達所敬禮官有勞煩不易集之事必延府君詢訪其舉行次第及損益之宜府君詳言不隱任事者卒聽納其說果能無擾而底於成公私咸德府君之善料多中爲尚書嚴公其長子也尚書處家時一一不以門戶事經其志但治內而不府其外素厚重有威望人莫不以重器期公知其積德樂善根帶久固其發必昌大府君卒厥後果起身爲御史太祖高皇帝奇其狀貌嘗語近臣曰此子南人北相得福必厚試使安南奉揚德意及論說爲藩之禮各臻其極使還以其所聞見有關國體者悉陳之上悅其知要復使廣西舉廉革貪清涼益著又仰命董役修治鹽策公以用民力有當足民食幸歲有收則洪役可爲也禱於南嶽願雨賜時若俾歲稔以資民用是歲果如公禱民不知役之爲難後刑部以卡事舒仲參將上意就公同決重獄時天久不雨公默禱以天不時其雨豈以獄之重者有冤於其邪獄成枉天仍旱獄非枉天不宜靳雨以蘇民是日遂雨甚[illegible]日雨復大澍公尚以獄爲人命至重雖大雨可卜其無枉尤當盡心詳讞以審其情不可付之他人也獄至讞之再訴以無枉遂讞決既決之日大雨明夜雨復達旦有爲公賀者公舉手加額仰天告曰此聖德格天小臣何能致焉吁予以見公之誠誠皆厚德之至也故公能敬事先帝保爵上卿迄今聖朝寵握令緒自始至終一本於誠其何以孚感神祇復蘇人能若是其至哉宜頌之以銘以示後人頌曰

爲政嚴公生茲慶門蘭茁其芽繁德之存爲天子吏出使於[illegible]明有威於官[illegible]賀藩體載論雜史

之嚮維上之尊有闕必献帝聽勿繁廼祭西廣儒立祀
敦董治兵役民不知煩詳審大罪因不告冤神之府之
有感無爽岳靈可瀆天瓢遽援維公之德如輿如璠維
帝之德如乾如坤肆予作頌式示後昆

出師頌　　劉節

皇帝登極十有四年廣右守臣以用師平古洛諸邑蠻
寇聞事下集廷議大司馬皆曰廣右兵弱且敗第鮮之
忠義走符檄與他藩戍卒及蕃土著之勇悍者餘十萬
廼復事大司徒若曰汝等以發數告儲峙且奏之閒備
肅出退雖全十萬給之公第若曰廣東鎮也視師者中
惟右丞必才賢與望出中外者擾異右適宜往廼屬諸

南臺中丞蕭公曰是嘗撫畿甸撫貴陽撫河陝諸重鎮
者茲人其可哉僉曰可哉廼疏名請於上制曰可爰授
使者以璽書節鉞馳詣留都速公以往公拜受命廼發
傳取道于江黃入楚趨衡湘直抵桂郡族將改閱兵卒
曰未集也問餉曰未足也公慨然曰是誠在我廼檄
偏將領其事廼選武弁持節徵兵於田蘭諸部落曰不
用命者戮廼給醝權若干金糴於湖口遏糴者有罰廼
馳檄於東廣諸郡邑令轉輸粟石五萬供餉約以金若
干償其值曰不給者有罰令下奉持而奔走繹絡於道
明年三月徵兵者來告曰兵集矣罔敢後糴者輸者咸
來告曰餉足矣罔敢後公廼按地易險分兵爲五道以

入某也由某道入攻某寨某也由某道入破某穴某也
入自某道戮某衆某也入自某道擒某元惡某也取道
自某入伐某地盡合於某地俘馘而禽獮之廼至某也
以戎闔爲統帥某也籌某也梟監某帥師某也率某部
伍兵某也率某番戍兵某也率某土著兵某也率某道
募兵某也率某郡邑民兵某也爲正兵某爲奇兵某爲
翼兵某爲疑兵某爲援兵某爲犄角兵某也餉儲某兵
給之某也餉儲某地需某兵給之用命者賞否者罰甚
者戮閱負嶋者股栗戍犇智竭力効死以從事未幾某
以斬首若干級告某以俘獲人若干畜若干器械若干
告某以擒某渠魁告某以戮某渠魁告某以平某寨捕

某穴告偏將廼類以其成功來告公曰可矣廼振旅弓
者曰囊巳矢者曰服巳干盾者曰戢巳旌旆曰反而藏
巳廼奏凱而入農愉於野工憐于市商者賈者懽於途
老者迎少者趨壯者椎牛醑酒爭持以獻於道咸舉手
加額曰完我宅廬保我婦子康我穀我生我育我我公
之德胄我民者溥矣歌謠之聲摧馬而進公顧曰有是
哉師既入始而藩而臬繼而偏將而關衛郡邑諸屬邑
咸稽首于公之庭曰廣右蠻夸爲寇甚如飲食矧茲古
洛肆侮者三十年矣盤踞數邑延毒未巳我公誅之若
芟菅然不勞餘力公之功豐矣偉矣庇佑我有衆者大
矣敢不拜稽首爲公賀公荅曰有是哉諸賢之力也僉

復再拜曰安黎庶奠邦土靖蠻夸以斬綏諸夏公之功百世之功也敢不拜稽首爲公祝公讓曰我皇上神武威加於海以日者厓西顧授予以節鉞專制師事予恪共罔敢懈迺克有濟予敢居成功哉迺北面稽首曰明明廟謨赳赳雄斷皇上之功也休哉僉亦北面稽首曰休哉先是公遣諸禆將將兵以行公親視師於郊鉦鼓旗旆不令而肅前者導後者撤左者翼右者擁堂堂之陣落膽㩁兇而奪之氣師還公復盤兵勞諸將以入士躍馬騰完矢整甲觀出師之期精銳若倍焉宜哉民之迎士之歡耋吏之相慶咸以爲廣右數十年太平復見於今日矣時有爲史執筆爲圖親公出師之容之盛以

獻于公公謂節曰是惟如何節再拜曰似矣請述其事爲我公頌之頌曰

我皇聖神蠻夸來賓悉主悉臣執贄而塈既蘇而田既順迺宜爰有南苗世爲狏猺族類悍驕盤居阻修生蠢是讐堯仁弗柔肆其實頑盜戈竊于桂象恭殘守臣弗寧疏於大廷勤我甲兵帝命煌煌我公肅將經營四方駿駿戢馳秉鉞而西赫而德威我兵我戎如熊如羆徂征既同于旗萬旟戈矛森殳奄其長驅彼悖而狂背爲豺狼鋒蝟斧螗今也虺蛇兎躅于罝汚我奠鄰掃其穴巢斮彼梟鷙川丹原膏險阻既除結茅爲廬一炬而墟干戈指麾旌旄翻飛公曰還歸山川廓清天開日明蠻方以平有驪伾伾一矢不遺師完而嘻凡此武功既隆既豐惟公始終告成于皇厥績用彰邦家之光有崇者巔可磨可鐫公功萬年

銘

井銘并序

唐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甖甀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顚恒惟咨嗟怨惑訖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垍其利悠久其和者浮僭淡康若惟事不將來是察者將姿凡用罰百六十二有役庸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寸有二

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嘻肯似於政其來日新

元巖銘

李渉

桂之有山潛靈億年狀如騰雲戟列劍攢嵒之有洞穿竅[illegible]盤虎掛龍懸形狀萬端旁馳杳冥仰踏巑岏玉落磐除幽深晝寒已陵地小別有洞天文籍之圃吾何有爲酒一卮兮琴一曲元嵒之下可以窮年

玄風洞銘并序

宋 柳開

出桂城東抵慶林觀背山下有洞出風淳化元年開知州事往避秋暑因刻銘於洞左曰

桂東叢峰穴谷通風凄肌森襟沒骨侵心瑩雪若潔凝
氷若冽暑宇若煥周颬流毒其何如斯爲能安之嶺山
峨峨嶺水湯湯亘古綿今氣炎土荒物爽通情候乖用
節夏雨多涼秋旱多熱春燠冬扇朝順夕變反側無恒
天癘相仍我來洞中百慮時窮脩然自釋忘崎終日勤
銘崇石用紀罔極

桂州延齡寺西峰僧成整新堂銘 并序

桂州西峰僧成整淳化元年下山十二年矣整之師
洎祖師悉如整聞與贊善大夫張洲爲整作新室以居
之有問整之行何爲奇者對曰若將入陣戰賊身能進
不顧死者足爲善將矣況如孫吳乎交朋問視其交無

欺者足爲義士矣況如管鮑乎爲政廉以平足爲良吏
矣況如龔黃乎入朝事君直能言必盡誠者足爲賢臣
矣況如伊周乎父兄在視其室無私者足爲孝子矣況
如曾顏乎爲文理勝辭者足爲大儒矣況如荀孟乎惟
整焦然坐一室足不踐山下寸地況入豪貴汚賤之門
嗃嗃如狗鼠詬竊哉有善萬惡心動即生身遠自藏幾
滅半矣方之外殊而內周者止是整能潔其行與之善
將之卜商較其輕重整亦足爲貞僧矣由瀨湘而南問
僧者語整爲諸先冬十二月堂成開啓罷州任得歸闕
留文堂下爲整以銘之
知生爲役兮無息無利畏同陷遠兮出來以巽復本論

元兮尤耽其味寧如不殊兮益增乎累整之專嚴兮潔
行世世超然遐邁兮時誰可洎窮觀永古兮何足有貴
萬類千變兮終焉若是包極六合兮未充貪意精明至
止兮深藏自閉維堂斯𡨴兮猶多餘地羣性草樹兮藤
藤茂翠環郁脩覩兮勝情與智祖源師派兮成流善繼
於家於國兮有顯名位崇塵夜燭兮昏嚚若醉城闉崇
岫兮疑盡相視渾淪奔紛兮兢思而議駐步天違兮海
除難悅吁嗟整之兮離垢脫穢我寧爾及兮腸塡滓滯

感應泉銘 并序　鄒浩

昭平江水不可飲飲輒發瘴日用汲井乃在二三里外
又石路崎嶇當風雨寒暑時尤以爲病怨於余居樂川

之上仙宮嶺之下有泉出焉其涼瑩徹一邦之井無與
比者因疏道爲小池日得四五斛用遂有餘而人不勞
名之曰感應泉銘曰
有穹其山有溶其淵動惟厥時以出斯泉惟泉沛然莫
遏其源我感我應其來自天

仙李洞銘 并序　尹穡

仙李崑即玄元栖霞洞也唐祖老氏尊以玄元之號而
所在祠之今洞額鑱刻篆字奇古不磨又有老君像在
焉蓋其自唐始邪建炎己酉八月故相李公書棲霞洞
名刻於洞門之外後六年經略安撫使李彌大與賓客
遊愛其雄俊降傑咸講易名逌曰昔唐鄭冠卿遇日華

月華君於此具有仙蹟且聃吾祖也故相國亦其苗裔
而予又愛賞於此宜以仙李名之魯郡尹穡聞而銘之
銘曰
七星駢羅俯離水腹藏容明納千趾老仙遺洞邈誰知
後繼來之李復李異枝同根蔭福祉巨畫更鐫垂前美
紫氣臨關西未止強留著書繫尹喜未係銘焉適當𠋣
附名崖端永不毀

甘棠橋銘　韓　璜

子產濟人未知為政昔者鄭人溱洧是病以輿為舟顛
倒冠履先王之政民未病涉油油陽水環郡而流維桂
之民朝夕沉湫詵謂此水可揭而涉莫或抗之咫尺壞

斷有梁其容百桂下攢覆以土木平地之安負挈而
有績無止不褰不濡詵知履水小傾弗支至於大壞
紀之餘獨其名在維昔之人不慮不圖紛彼水齧爭
而呼顯遠方公甚惠而慈恤民之力如已勤之欽材鳩
工始更作新翬飛蜺垂如化所成傍欄蝶蝶上屋渠渠
中容車騎邊列賈區我來自東見此永歎宛如昔遊
霄之間村人謂我公我子產政則過之視此輪奐我
此橋實曰甘棠如古名公銘不可忘使我百年以安
危邦人之名邦人之思

龍隱巖銘　張　澂

桂嶺摩天郡皮經地兩崖稠盡石之變窮神之秘尚所
鑿故其高者峭峻拱容礪矛槊而其下者宏曠洞達鉅
觀渊瞻彼龍嵓穴竊籠蓯跨寥廓發地百尺蜿蜒躩踞
勢拏攫騎風乘雲去為膏澤起焦潤或為至人老子孔
明世程獲結神宵像宗介朱元宛如昨風醒雨溢森然
向人惡遂羅祭龍不官孔甲劉累失其學亦復舞歛號
蚋生物困䗤鍊我生安澤夢想湖海天一握正見神物
下飲濤波鏗濩濟孝條修是且大環臂栩霧再須臾上
征疾者迅有出飛電自存此視光絕後有追者嬰豈知
門有突成木有磨張將莊姿常態寧漾沈歎容揚擢潭
淑滴游而其長浮斧塗帶山容月寒風露淒然誰與樂
郡觀陳迹感欲步兮治以戒我作銘詩警不時皆婉瀾

龍珠之巖嵓曰月齊光萬古託

清湘滕景重驄已齋銘　魏了翁

人之一心至一不二所居廣居所位正位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爾性爾命何關人事古之學者蓄德精義各欽
厥止夫豈有為雖云善身所以善世名曰為人孰非為
己毫釐之差厥繆千里氣盈驕佈氣衰循利氣暴恥安
氣柔恥異爾性爾命而人作止篤哉滕君念茲久已我
銘巾之鐵善扶志

清湘蔣成父順公一齋銘

蔣君築室命之曰一原一之初沖漠無迹其物不貳其
生不測兩儀其感五行與質於爻用六而蓍用七卦八

玄九河圖則十引而伸之時蔦時億而此一者流行不
息職職芸芸各一太極驗之人心虛靈湛寂五行之端
五性之實必有事焉不顒不覩是戒是懼靡徐靡亟致
用之原皆由此出始於尚絅終入天德犋君敬之一在
爾室眞如實踐聲聲無斁

復水月洞銘并序　范成大

水月洞剜灘山之麓梁空踞江春水時至湍流貫之石門正圓如滿月槎光景穿映望之皎然名實其實舊矣近歲或以一時燕私更其號爲朝陽邦人弗從且隱山東洞既曰朝陽矣不應相重乾道九年秋九月初吉吳人范成大甫田人林光朝攷古揆宜俾復其舊成大又為之銘百世之後尚無改也銘曰

有嵌屏顏中淙潨湍水淸石寒圓魄在上終古弗爽如月斯望灘山之英灕江之靈復其嘉名范子作頌勒于龍從木月之洞

碧虛亭銘并序

唐鄭冠卿遇日華月華君於棲霞洞與之偕不能成酧傾壺飲之僅得滴瀝獨記其贈詩二篇出門見二樵者問曰洞中樂乎跬步亦失所在吳人范成大小築其處以識幽討按詩卒章云不緣過去行方便那得今朝會碧虛即以為亭額且銘之曰

空洞維石中函碧虛誰歟知津有翹負芻我來叩門而翁在否雖不能笛能醉我酒爲君作亭表嵒之扃名嵒所命而我之銘

屏風嵒銘并序

此洞穴皆幽暗偪仄秉燭而遊唯屏風巖高廣壁立如康莊大廈延納翠景內外照徹石湖居士名之曰空明之洞由磴道數十級出小石穴山川城郭恍然無際乃作觀嵒是名壺天府客范曰大哉斯壺函裹如許居士曰世所有相如空淨華心月顛倒二二故善巧者能於寶珠及以芥子□□□出現塵刹彼觀者不覺不知也□□或客語且笑曰然則亦或神通邪居士亦笑而爲之銘曰

心塵目華三昧現前我提一筵彌羅大千無有方所四維上下此三昧門溥施遊者

碧桂山林銘并序　方信孺

桂府稍西五里吞象溪吐陽江是爲西湖魚峰隱山相拱揖大凡游觀之勝俱斂避下風右魚峰一二有古精舍最勝處豐林靈泉層一崭沸水石之奇奇怪怪如虎豹之仰伏鳳鸞之翔集不可以名紀枚計又有如臺榭者嶄然糢精舍而中立紫帽山人幽尋樂之□意終老承腹倚巖借丹霞于小築其上有堂有奥爰居爰處且面勢端翁與千山觀相襟帶日力所加山川城郭毫髮不能遁前所謂最勝處今序屏掌握中孚若稽圖牒與

州在唐貞觀間文石薦瑞曰坐主大吉子孫五千歲太宗詔李靖有碧桂之林蒼梧之野觀此瑞文如符所紀之語即以碧桂山林名之山人倦於游盍將遯世願奉母慈持妻子遂與隱者淪朝夕於此山中庶幾再遇者石以獻之明天子顧不休哉於乎陵遷谷化今昔一轍爲湖爲田等埽□千載悠悠可以圖山林於茲敝舍乃爲銘曰

碧桂之東有斗其峰有金其墉氣佳哉鬱葱碧桂之西峰房蟻蟓爾蠻爾夸化劒刀鉏犁碧桂之南大海天涵維崖維偕一王仁是覃碧桂之北萬仞壁立不騫不泐聖人壽與匹其中盤盤我居之安有泉水可汲有烟霞可餐援素琴而彈流水高山知音孔艱吾與子俱還

爲張自明作碧瑤壇銘 并序

紫帽山人既作碧桂山林銘丹霞子□□其絶頂以爲碧瑤壇抉奇搜秘於斯紫帽山人爲之銘曰

碧桂之阿□□嵯峨有方者壇仍此坡隴如踞虎豹如翔鸞鼉或坐而奕或倚而哦布席而飲植杖而歌上天星辰大地山河伊俯仰間可藏可摩安期羨門騎氣相過笑傲今古等一剎那忽來不速歟我松蘿彼何人斯山靈所呵

卦德亭銘 并序　陳孔碩

卦德之亭八觚括蒼管湛營之長樂陳孔碩名之既而復銘之曰

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既畫既分有萬斯夥萬殊一實皆備於我八司厥位一常主中若樞得環以應無窮流形相搶自我陶鎔我坐斯亭洞然八極卷舒晦明一出入息八者旁羅吾見其一

馬家嶺銘　蔣用卿

路因兵斷習坎莫平險逼崖岸久艱於行遵父遺命功鞭石成棧道坦坦可傳淑聲

戍顏橋銘 并序　明　周進隆

桂城南宜山渡東有河分自灕江伏波山之東支流過七星岩及龍隱巖穿山復合於灕其河迺臨桂陽朔灌陽諸郡邑往來必由之道昔橋既廢而以小舟濟一遇暴風漲水必有覆溺之患過者慨歎正德庚午靖江王府命承奉陶貞修之出內藏之金採石募工以成厥緒晃然如長霓橫波自是商民經者如履坦途始事於正德辛未十二月落成於癸酉二月爲利甚溥不可無記以屬進隆竊惟十月成梁夏令著稱不作無益召公進戒今是役能利民之利使人頌感於不磨卓然有可書者故爲書其事而又繫以詩曰

桂東之江兮衆流滙奔以渡以涉兮民病朝昏孰爲遂兮列之以石左而右兮周道矢直桂東之山兮萬木鬱葱綠陰盤鬱兮渡於長虹造爲舟兮去危以易往而來

今萬民攸利橋之成兮功留江邊橋之功兮高出山巔
我詩之鐫兮永百千年

鬱林瑞泉亭銘 并序　　周孟中

鬱林城南安遠橋之上有泉湧出石間不假疏鑿混混不竭君子玩之以進修小人資之以朝夕賢才兆之而彙征自宋迄今嘗有作亭而記之者矣歲久復就堙沒亞參潮陽姚公政暇訪而得之乃謂州守閩漳邵君曰了盍亭其上以紹述前人而迓奉天休者亭成邵君請銘遂爲之銘曰

地不愛寶瑞泉乃通其源混混其出濛濛君子以之作聖之功小人賴之夕飧朝饔惟泉泓澄瑩潔妍媸莫逃

善鑑萬物取之不窮用之不竭秋空無雲與天一色或疑而紫厥瑞匪常兆應俊髦彙征周行羽儀天朝爲邦家光忠烈政事萬古流芳噫嗟瑞泉其流在地不鑿而得豈專在是與道爲體不息不二玩而契之於此爲至猗歟藩參來歌來游意與天會心與神謀顧謂州守汝職承流盍亭其上以迓天休守曰諾哉走豈敢忽爰構經營成之不日余僭作銘鑱于貞石與泉同流垂之無斁

拙客窩銘 并序　　田汝成

爲廣西僉事陳公作公名大珊字弱寶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

橫山陳子體道居貞與世無競嚴大易先迷之戒味老氏守雌之旨是能宅心玄嘿克伐不行其言曰巧與拙孰賢也夫輪囷之櫟棄於匠石濩落之瓠捐於惠施以言乎無用則審矣然卒不失其性以保其眞是故麗以技窮黿以靈灼泗人善水而溺于水佞夫善辯而斃於辯由茲而談拙者不猶愈乎雖名譽不彰而禍患不及昔人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誠哉是言也遂題其室曰拙客窩其友田汝成聞而韙之爲之銘曰

作昔先民貽猷有晰救塞以忠匪巧以拙我秉其哲蒙世人嗤衆皆嵎嵎我獨蛇蛇臨難不避當炎不趨棄彼剞劂截韶瑾瑜志存參魯道協回愚捷徑嶮巇拙客不履矩步規行周道如砥世味耳醲拙客不營餐寒茹淡

魂魄載寧臣以巧敗國以佞傾懿茲拙客保節完名我友作室揭以表志警取盤銘諟同笏記我用作歌戀彼儇嫺

甑珠洞銘 并序　　鄺露

伏波山東枕灕水盤遶鑽注驪龍穴焉名甑珠洞高數百丈如層城複道其最奇者有石懸空而下狀若浮莛去地一線不合聞昔有神人名揭諦者試劒於此下有玉樹似珊瑚枝而白慶元中朱晞顏獲一小枝價值千金刻石識之其上有朱公小景高宗御贊米黻得名能書六朝翰墨漁獵無餘骨與氣勁妙逐神俱風姿亦舞縱覽起余其景贊皆方信孺手勒公自書云潘景純來

㪚熙寧七年五月晦日同遊余遊時日月偶合自題云
鄺瑞露崇禎七年五月晦日繼至重爲之銘銘曰
日月不隔如彼千秋形影不隔與子同遊士貴知已君
其勿憂

粤西文載卷六十